

大乘无量寿经解

黄念祖居士 著

妙音弘法团恭敬整理简体版

一切佛经，及阐扬佛法诸书，无不令人趋吉避凶，改过迁善。明三世之因果，识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极乐之莲邦。读者必须生感恩心，作难遭想。净手洁案，主敬存诚。如面佛天，如临师保。则无边利益，自可亲得。若肆无忌惮，任意褻渎。及固执管见，妄生毁谤，则罪过弥天，苦报无尽。奉劝世人，当远罪求益，离苦得乐也。

恭录自《印光大师文钞（三编卷四）·灵岩山寺念诵仪规题辞》

大乘无量寿经解序

释净空

丙寅之秋，余于美国东西两岸弘法，历十大城市，侨胞中颇有能信弥陀净土且发愿依教奉行，喜悦无量，知其善根福德不可称量也。道经洛杉矶，遇故人翟氏兄妹云：家严八秩庆，印经以为寿，如何？余曰是纯孝也，其善于亲友称觴远矣，盖能以此寿乎众，是得无量寿也；且告之曰：雪师今春西归，余为报师法乳之恩，拟讲夏莲居大士会集之《无量寿经》，师昔尝演是经于台中，亲笔眉注在此，详阅梅黄二序、念公跋文，皆深赞其美，而《大经合赞》十四条，道尽诸佛度生本怀，的是老婆心切，固无待言也，展卷共读之，悲欣交集。翟氏兄妹发心资印二千部，余任八千部，并许悉力宣扬，结万人生西之胜缘也。

丁卯仲春，《寿经》印成，普施中外广为流通，唯愿从此佛声远震三千界，苦海遍种九品莲耳。四月初华府佛教会成立，诸莲友推余首任会长，为说《寿经》大意。莲华精舍同人来告，礼请念公来美弘法，余称善，曰：是莲大士之传人也。此土何幸感得善友瑞应，极怱怱之，并嘱众善师事之，冀其珍此希有之胜缘也。八月纽约庄严寺夏令营参学，为说普贤愿王，圆满日经华府返达拉斯，九月飞台北弘大经，行前承念公惠以巨著，启视之，乃《寿经会本解》也，悉其备历艰辛方成斯著，携归快读，竟之，掩卷太息曰：正法式微久矣！提倡无人故耳。莲公《会本》虽现曙光，流通不足，多有未见闻者，余虽多次倡印，终未能人手一卷。何况此经讲者希，注者希，常见唯丁福保氏《笺注》、唐吉藏《义疏》、隋远公《义疏》而已。三者以远公《疏》最为明晰，惜其文辞简约，时人研习较难。曩余以如此希有重要之第一经，实为如来称性

之极谈，众生本具之化仪，一乘之了义，万善之总门，净土群经之纲领，一大藏教之指归，净土三经之根本大经也；顾未见时贤为之注，时引以为遗憾耳，不图今日而有此注，正法其兴之兆欤，众生福德因缘以致之欤。读之再，益觉其训文详实，释义精当，广征博引，以饶净业资粮为急务，诚谛之语，感人极深。於戏！净土法门极难信而极易行，难于经义之明耳，今有如是经会，复有如是经解，经义明之有助矣！弘讲宣扬释然矣！余年花甲，深信净土为一切诸佛度生成佛之第一法门，志趣大乘者在所必读，普度有情者在所必宏，是以发愿尽未来际读诵劝进焉。于是毅然任流通之责，请梓行万部，以为首倡，深愿如念公本愿：各地闻风兴起，印者无量，读者无量，发心获益者无量，遍界法施而回劫运。念公跋语有云，此经多印一部，持诵多增一人，即减少一分业力，挽回一分世运。所望弘法长德，忧世贤达，合力提倡，普遍推行，庶使此照真达俗、事理双融之契经，凡圣齐摄、性修不二之宝典，光明遍照，佛日常辉，则其潜消灾祸，扶翼伦纪，效力之伟将有非言可喻者。治本之图莫善于此，救时之要亦莫先于此，耆硕俊彦所见皆同，幸勿等闲视也。善哉斯言！尤不可思议者，协助编校此注者，有简丰文、阎瑞彦、阮贵良、李衍忠、郑光惠等诸君，校未终篇，深得经注之启示，各发大心，愿尽形寿，专修专弘，简等诸君均大学毕业，与此注信有殊缘也，进而请授此经暨净土其余经论，以为弘习资粮。余欢叹莫名，不敢以学陋违其请。愿我同伦，心同佛，愿同佛，解同佛，行同佛，则必为诸佛护念，一切菩萨之所拥护，皆得上品上生，始不负莲大士、念公二老会集详解之苦心也。念公不弃浅学，嘱为之序，义不敢辞，谨述殊胜因缘，与乎善信云尔。

一九八八年岁次戊辰诸佛欢喜日 净业学人释净空谨识于美京华府佛教会

目 录

第一卷	1
壹、前 言	1
贰、概 要	4
一、教起因缘	5
二、本经体性	8
三、一经宗趣	10
四、方便力用	16
五、所被根器	18
六、藏教所摄	21
七、部类差别	28
八、译会校释	30
九、总释名题	36
叁、正释经义	41
(壹) 序分 (第一至第三品)	41
法会圣众第一	42
德遵普贤第二	50
大教缘起第三	73
第二卷	83
(贰) 正宗分 (第四至第四十二品)	83
法藏因地第四	83
至心精进第五	95
发大誓愿第六	103
必成正觉第七	141
积功累德第八	150
圆满成就第九	163

皆愿作佛第十	171
第三卷	173
国界严净第十一	174
光明遍照第十二	181
寿众无量第十三	187
宝树遍国第十四	188
菩提道场第十五	190
堂舍楼观第十六	194
泉池功德第十七	196
超世希有第十八	202
受用具足第十九	203
德风华雨第二十	206
宝莲佛光第二十一	208
决证极果第二十二	209
十方佛赞第二十三	212
三辈往生第二十四	216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	241
礼供听法第二十六	245
歌叹佛德第二十七	252
大士神光第二十八	254
愿力宏深第二十九	256
第四卷	258
菩萨修持第三十	258
真实功德第三十一	267
寿乐无极第三十二	274

劝谕策进第三十三	282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288
浊世恶苦第三十五	293
重重诲勉第三十六	305
如贫得宝第三十七	308
礼佛现光第三十八	312
慈氏述见第三十九	317
边地疑城第四十	318
惑尽见佛第四十一	323
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328
(叁) 流通分 (第四十三至第四十八品)	330
非是小乘第四十三	330
受菩提记第四十四	332
独留此经第四十五	336
勤修坚持第四十六	340
福慧始闻第四十七	345
闻经获益第四十八	349
肆、后 记	352
伍、再 记	353
陆、附 录	357
一、本经原序	357
初印原序 (黄超子居士序)	357
重印《无量寿经》五种原译会集序 (梅光羲居士序)	358
二、本经原跋	361
敬跋重印大经会集本后 (萧方骏居士跋)	361

敬跋三印大经会集本后（黄念祖居士跋）	362
三、大经合赞	365
四、莲翁恩师八秩寿赞	366
五、注经偶颂	367
六、本解常引经论目录	368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解

简称大乘无量寿经解

菩萨戒弟子耶（yùn运）城夏莲居 会集各译（敬分章次）

金刚乘三昧耶戒弟子黄念祖 敬解

第一卷

（从前言、概要至正释经文第一品至第三品）

壹、前言

夫净土法门者，乃一乘了义，万善同归，三根普被，凡圣齐收，横超三界，径登四土，极圆极顿，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也。而其中之《无量寿经》者，乃净土群经之首要。净宗大德常称为净土第一经者也。至于《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者，乃先师夏莲居老居士，会集《无量寿经》汉、魏、吴、唐、宋五种原译，广撷（xié协）精要，圆摄众妙，汇成今经，现推为《无量寿经》之善本者也。

《无量寿经》乃净宗之总纲。我国清代彭绍升居士赞曰：“《无量寿经》者，如来称性之圆教，众生本具之化仪。”日本释道隐赞此经为：“如来兴世之正说，奇特最胜之妙典；一乘究竟之极说，速疾圆融之金言；十方称赞之诚言，时机纯熟之真教也。”先舅氏梅光羲老居士亦赞云：“《无量寿经》者，如来称性之极谈，众生本具之化仪；一乘之了义，万善之总门；净土群经百数十部之纲要，一大藏教之指归也。”如上诸贤所以盛赞此经者，盖以本经持名念佛法门，圆满直捷，方便究竟，一超直入，最极圆顿。以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之究竟果觉，作我众生之因心。以果为因，因果同时。从果起修，即修即果。心作心是，不可思议。故《弥陀要解》曰：“一声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五浊恶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与浊恶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尽，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又曰：“举此

体（指法界体）作弥陀身土，亦即举此体作弥陀名号。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可见此经实是大悲慈父如来世尊称性极谈，诸佛秘藏，和盘托出。且此念佛法门，亦即众生本具之化仪。此一句佛号，正如《要解》所示，即是众生本觉理性。故知此介尔能念之心，即是如来果觉。是故《观经》云“是心是佛”。此心持名，即是“是心作佛”。本来是佛，现又作佛，是故当下即佛。直捷了当，方便究竟，奇特殊胜，不可思议。更以净土诸经之中，唯此经备摄圆妙。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以弥陀十念必生之大愿为本。深明三辈往生之因，广摄九界圣凡之众。正显持名念佛之法，直指往生归元之路。是故此经称为净宗第一经也。

但此殊胜第一之净宗宝典，竟在我国《大藏》中尘封一千余年。考其原因，盖由此经五种原译，互有详略，出入甚巨。例如弥陀大愿，在魏唐两译为四十八愿，在汉吴两译为廿四愿，在宋译则为三十六愿。遂使初心学者，专持一译，难明深旨；遍读五种，又感艰难。于是多舍此经而专攻《阿弥陀经》矣。清初彭绍升居士曰：“此经阐扬者少，实以无善本故。”诚哉是言！是以宋王日休、清彭绍升、魏承贯等大居士，均为宏扬此经，先后而有会本与节本之作。

宋代大居士王日休，曾撰《龙舒净土文》，四海称誉，传诵至今。王氏临终，端立往生。可证居士实为我国净宗解行俱优、殊胜希有之在家大德。王氏深慨宝典之尘封，于是乃会集《无量寿经》汉魏吴宋四种原译另成一本，名为《大阿弥陀经》。王本问世，海内称便，丛林奉为课本，流通胜于原译。我国《龙藏》及日本《大正藏》亦均采入王本。莲池大师曰：“王氏所会，较之五译，简易明显，流通今世，利益甚大。”又曰：“以王本世所通行，人习见故。”故于所著《弥陀疏钞》中，凡引证《无量寿经》之处，多取王文，间采原译。又幽溪大师更有盛焉，于所撰《弥陀圆中钞》中，专取王本经文。近代印光大师于所撰《重刻圆中钞序》中，亦赞王本“文义详悉，举世流通”。

王氏会经，虽大有功于净宗，但所会之本颇多舛（chuǎn 喘）误。白圭之瑕，贤者惜之。莲池大师谓其：“抄前著后”，“去取未尽”。彭绍升居士斥之为：“凌乱乖舛，不合圆旨。”今笔者仰承古德诸说，窃计王氏之失有三：一者，王氏会集，仅据四种，未及唐译。唐译名《无量寿如来会》，出自《大宝积经》，乃菩提流志大师所译，多奥妙精要之文，为他译所无。二者，去取未尽，取繁遗要，改深为浅。例如莲池大师所责：“如三辈往生，魏译皆曰发菩提心，而王氏唯中辈发菩提心，下曰不发，上竟不言，则高下失次，故云未尽。”由上例可见，“上竟不言”即是遗要，“下曰不发”即是改深为浅。故

莲池大师与彭氏斥之也。三者，率意增文，俨若自著。王氏每以自著之文，演述原译之义。故莲池大师责曰：“抄前著后，未顺译法。”盖责其抄引经文于前，复又自著文句于后。盖是会集，必须依据原经，万万不可于原译外，擅增文句。故责王氏“未顺译法”。由上可见王氏之失，非是不应会集，而在于会本之多疵也。

彭绍升居士憾于王本之失，乃取魏译本而删节之。是为《无量寿经》之第七种。但此仅为魏译一种之节本，而非诸译之会本。于是晚清魏承贯（字默深）居士，为救龙舒之失，取五种原译，另行会集，别成一书，初仍名《无量寿经》，后经正定王耕心氏改名为《摩诃阿弥陀经》。魏本文字简洁精当，远过王本。但率自增文之病，未能尽免，故魏本亦未尽善也。

先师夏莲居老居士，悲智双运，宗说俱通。圆融显密禅净于一心，专宏持名念佛摄万德。为宏净宗，故愿此净宗第一之经，破尘生光；冀此无上之典，饶益当来。乃继前贤，重行会集。屏弃万缘，掩关三载，净坛结界，冥心孤诣，稿经十易，方庆经成。首蒙宗教俱彻之慧明老法师手持会本摄影于佛前，为作证明。律宗大德慈舟老法师继之专讲此经于济南，并亲为科判。先舅父梅老居士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此经，称之为最善之本。后复于经序中赞曰：“精当明确，凿然有据。无一义不在原译之中，无一句溢出本经之外。艰涩沉晦，使之爽朗；繁复冗蔓，归于简洁；凌乱俾成整严，阙疏悉令圆满。必期有美皆备，无谛不收。……虽欲不谓之善本不可得也。”于是先师会本问世以来，不胫而走。佛界尊宿多以会本文简义丰，词畅理圆，讲说赞扬，流播中外。见者闻者，欢喜信受。持诵印行，络绎不绝。近且蒙海外佛学界收入新印之《续藏》。行见大经光明，常照世间。昔贤会集之胜愿，幸告圆成。《无量寿经》之善本，于兹庆现。此实为希有难逢之大事因缘也。

念祖乃具缚下凡，谬蒙先师以注解宏扬此经之大事相嘱。余虽初发大心，但以障深慧浅，承此重命，实深惶惧！所幸曾参先师讲席，亲闻此经全部。且于廿载随侍之中，得聆禅净密各宗玄奥，粗晓先师会集大经之深心。六十年代初，曾试写此经玄义之提纲一册，呈师鉴核，幸蒙印可。但经文革浩劫，此稿已荡然无余。现余年逾古稀，复多宿疾。愧深恩之未报，惧无常之将至。于是奋老病之残身，继传灯之宏誓，以此身心，供养三宝。闭门谢客，全力注经。冀报先师暨十方三世上师三宝与法界众生之深恩于万一。

复以本经之殊胜在于契理契机。理者，实际理体，亦即真如实相，真实之本际也。契理者，盖本经乃“住真实慧”，“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并“惠以真实之利”，纯一真实也。又本经称为中本《华严经》，经中所诠之一切事

貳、概 要

理，即《华严》之事理无碍、事事无碍之一真法界。《华严》秘奥之理体，正在本经，故云契理。至于契机，则更是本经之独胜。经中之持名法门，普被三根，齐收凡圣。上上根者，正好全体承当；下下根者，亦可依之得度。上则文殊、普贤法身大士，亦均发愿求生；下至五逆十恶，临终念佛，亦必随愿得生。横出三界，圆登四土，顿与观音、势至并肩。可见此法门之究竟方便，善应群机也。

又契机者，亦寓契合时机之义。如来垂慈，独留此经于诸经灭尽之最后百年，正表此经能契于当前及未来之社会也。当前科学发达，人类应具之知识弥广。社会进步，每人所肩之责任倍增。故咸应广学多能，鞠躬尽瘁，参加建设，造福人民，实现人间净土。晚近太虚法师提倡人间净土，曾详引《无量寿经》文句。盖以此经双照世出世间，详示真俗二谛。夫净宗之妙，在于“不离佛法，而行世法。不废世法，而证佛法”。因持名之法，最为方便。随地可修，何待遁入山林；随时可念，不劳闭关宴坐。但发广大觉心，一向专念名号，下至十念一念，亦得往生。不误世间工作，依旧顿脱生死。既能自觉觉他，广度众生于未来；亦复自他俱利，造福社会于当世。是故经云：“当来之世，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愍，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值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良以此经符合社会之实况，真俗并照，事理双融，凡圣齐收，心佛不二，故能长存而独留于末世；良以此经不但为净土群经之纲要，一大藏教之指归，实亦为此界他方，现在未来一切有情离苦得乐，究竟菩提之法要。是故念祖感恩图报，发无上心，敬注此经，续佛慧命。虔祈两土导师，十方如来，上师本尊，金刚护法，慈恩覆护，威德冥加。冀此注释，上契圣心，广启众信，凡有见闻，同入弥陀一乘愿海。

貳、概 要

（十门分列中前九门）

谨释此经，依华严宗法及《弥陀疏钞》例，总开十门：计为一、教起因缘。二、本经体性。三、一经宗趣。四、方便力用。五、所被根器。六、藏教所摄。七、部类差别。八、译会校释。九、总释名题。十、正释经义。

前九门总论全经纲宗部类，此与天台宗之五重玄义，大同小异。虽详略取舍稍别，总之，皆将一经纲要，综论于前，发挥明了，使读者先识总体，后研

经文，纲举目张，易于领会。此亦类似近代书籍中以概论为首也。今则名为概要，是为贰。

（最后之一门，方依经章次注释经文，是为叁）

一、教起因缘

教起因缘者，明大教所以兴起之因缘。初明大教与净土法门之兴起。次则详述本经兴起之因缘。

夫一切法，不离因缘，大教之兴，因缘无量。而无量因缘唯为一大事因缘故。《法华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唯以佛之知见，示悟众生”。《华严·性起品》：“如来、应供、等正觉性起正法不可思议，所以者何？非少因缘，成等正觉出兴于世。以十种无量无数百千阿僧祇因缘成等正觉出兴于世。”乃至广说如是等无量因缘，唯为一大事因缘。大事因缘者何？唯欲众生开示佛知见故。夫《华严经》乃世尊最初所创言，《法华经》乃末后之垂教，自始至终，唯为此大事因缘，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亦即欲一切众生开明本心，同佛知见，等成正觉也。本经兴起因缘亦复如是。《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即《阿弥陀经》唐译本）云：“我观如是利益安乐大事因缘，说诚谛语。”可见净土法门之兴起，正同于《华严》、《法华》，同为一大事因缘也。何以故？如《弥陀疏钞》云：“今但一心持名，即得不退。此乃直指凡夫自心究竟成佛。若能谛信，何须遍历三乘，久经多劫，不越一念，顿证菩提，岂非大事。”可见净宗正是直指顿证之法。以念佛心，入佛知见。净宗之兴起，正由此大事因缘也。下详明本经兴起之因缘。

甲 称性极谈，如来正说

《华严》、《法华》均圆顿称性之教。但其归趣，却在本经。藕益大师赞本经云：“绝待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法华》秘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行之司南，皆不出于此矣。”是故本经称为称性之极谈也。又日道隐于所著《无量寿经甄解》中曰：“五浊之世，造恶之时，圣道一种今时难修。其难非一。特此一门，至圆极顿。而且由其简易直捷，则出世之正说偏在斯经。一代所说归此经，如众水归于大海。……由此言之，百万阿僧祇因缘以起《华严》之典，一大事因缘以成《法华》之教，亦唯为此法之由序。”盖谓《华严》、《法华》两经只是本经之导引，本经者正是一大藏教之指归。《华严》经末，普贤大士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是其明证。圣教如旃（zhān 沾）檀，片

片皆香，法法圆顿，本无高下。唯以众生垢重障深，心粗智劣，饥遇王膳，而不能飧。唯本经持名一法，乃易行道，人人能修。《大势至圆通章》曰“净念相继”，“自得心开”，即凡夫心，开佛知见。至于根器浅者，但能至心信乐，愿生彼国，乃至十念，临命终时，蒙佛摄受，便生极乐。花开见佛，悟入无生。奇妙疾捷，莫过于此。一切众生由此得度，十方如来乃称本怀。又本经所宣，乃如来真实纯一之法，无有权曲，故名正说。又乃世尊称其本性，和盘托出，毫无保留，故名称性。一切含灵皆因此而得度脱，乃称性中登峰造极之谈，故为称性极谈。

乙 三根普被，圣凡齐收

夫众生根器千差万别，世尊故说八万四千法门广应群机。《华严》圆教专接上上根人，智慧如舍利弗，神通如目犍(jiān 间)连，于佛声闻弟子中均称第一，但在华严会上，如盲如聋，况是下于此者，故云下根绝分。至于小始诸教，乃接权小之机，对于上根则有教浅机深之失，亦不应机。唯本经之持名念佛法门，圣凡齐收，利钝悉被。彻上，则如普贤文殊，尚发愿求生极乐。普贤偈云：“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文殊偈云：“愿我命终时，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又如本经云：“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植众德本，当生彼国。”彻下，则《观经》中，五逆十恶，临终得遇善友，教以念佛，十念成功，亦生彼国。可见本经乃广收万类、普被三根之阿伽陀药，能愈万病。故本经云：“值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上明本经，广应群机，而其恩德尤深于我侪(chái 柴)凡夫。当今末法，众生福慧浅薄，垢障深重，唯赖此方便法门。但凭信愿持名，便能功超累劫，往生极乐，径登不退。若无如是微妙法门，凡夫何能度此生死业海，而登彼岸。故大悲慈父，两土导师，悯念我等，开此净土法门，妙显苦乐二土，激扬沉迷众生。此大火聚，彼清凉池，宝莲在前，刀山在后。于是自然生起胜愿，厌离娑婆，求生极乐。既生信愿，更持名号，便得度脱。生彼国已，见佛闻法，得无上悟，由有念而入无念，因往生而契无生。顿悟此心，本来平等。唐海东元晓师云：“四十八愿，先为凡夫，兼为三乘圣人。”可见净土宗之妙，首为凡夫得度也。

丙 他力妙法，善护行人

其他法门，全凭自力，末世修行，多诸障难。例如《楞严》中广明行人于禅观中之五十种阴魔干扰。行人正见稍失，便陷魔网。故该经云：“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可见行人稍有执著，便失正见，即入

魔途，求升反降，甚至堕入泥犁。是故其余诸法，名难行道。

但念佛法门，同于密法，是他力门，属于果教。行人发心念佛，仗弥陀本愿摄受，威神加被，护持行者，魔不能扰。如《十往生经》云：“佛言：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彼佛即遣二十五菩萨，拥护行者。若行若坐，若住若卧，若昼若夜，一切时，一切处，不令恶鬼恶神得其便也。”又《首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云：“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故《净修捷要》云：“大势至菩萨，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于念佛人，摄取不舍。令离三途，得无上力。”又《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及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又念佛之人有四十里光明烛身，魔不能犯。

由上可见念佛之人，有弥陀所遣之廿五菩萨，于一切时处，拥护加持，又有大势至菩萨等，威德摄受，复为一一切诸佛之所护念。故得远离魔难，安稳修持。仗他力故，化险为夷，故称易行道。或以谈他力为著相，应知他力，亦是自心。自他不二，自他宛然。因他力而显自心，从有念以入无念，正是本法深妙处。是故《弥陀要解》云：“此之法门，全在了他即自。若讳言他佛，则是他见未忘；若偏重自佛，却成我见颠倒。”

丁 暗合道妙，巧入无生

夫无念与无生远非凡夫之所能。圆教八地菩萨，离一切心意识分别，始名真得无生法忍。可见此乃圣者之所难，安能期之于具缚凡夫。是以善导大师《四帖疏》曰：“今此观门等，指方而立相，住心而取境，总不明无相离念也。如来悬知末代罪浊凡夫，立相住心尚不能得，何况离相而求事者。似无术通人，居空立舍也。”盖以众生妄心，念念相续，如急流水，从未暂息。今若勉强按捺，粗念虽得稍息，细念从未暂止。行人倘若错认，便云相应，实大谬误。于是大悲慈父，兴无缘之慈，垂兹奇妙方便法门，指方立相，摄心专注。即此妄心，持佛名号，念一佛名，换除百千万亿妄想杂念。念得纯熟，乃忘能所。心无所住，佛号分明。暗合道妙，便契《金刚般若经》无住生心之妙谛。夫众生之生灭心，处处能缘，独不能缘于般若。须位登别教地上之菩萨，方能契入，于无住时即生心，于生心时即无住。其余地前诸贤，仍是打成两截，一时生心，另一时无住，可见凡夫绝分。今此净土法门，教众生持名念佛，令众生即念离念，潜通佛智，暗合道妙，巧入无念，即凡成圣。故《疏钞》曰：“越三祇于一念，齐诸圣于片言。”至哉妙用，不可思议！其他法门乃正入无生，故为难行道。今此净业，巧入无生，盖易行道也。念佛法门乃修行之径路，而持名一法又为四种念佛中之径路。故称为径中之径。又本经不倡“一心

不乱”，直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宗。但能发心专念，皆可往生。故更为明确简要。是故此经称为净宗第一经。因其为直截中之直截，方便中之方便。绝待圆融，不可思议。日本净宗大德推重此经，过于我国。日《黑谷大经释》云：“于往生教，有根本亦有枝末。此经名根本，余经名枝末。又此经名正往生教，余名傍往生教。……又此经名往生具足教，他经名往生不具足教。”据上之义，净土宗譬如妙高峰头，而本经正如峰头之顶尖。本经谓，当来一切含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是知利济众生，此经为最。持名之法，暗合道妙，最易行故。

戊 大圣垂慈，特留此经

经云：“当来之世，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愍，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值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又《法灭尽经》中，亦具《无量寿经》最后入灭之情景。此正显本经兴起之胜缘，持名法门之妙用，既如营养丰富之美食，可增健者之体力；复如殊效神验之灵药，能愈不治之沉痾。广疗众病，普施饶益。故云“大哉妙用，不可思议”也。至于末世，浊恶弥深，众根愈劣，人寿十岁，垢重障深。于兹恶浪滔天，毒焰遍地之际，世尊垂慈，仍特留此法，以作慈航，以降甘露。佛恩深重，粉身难报。

二、本经体性

一切大乘经典皆以实相为经正体。古德云：“诸大乘经皆以一实相为印。”实相者，真实之相也。又平等一相也。实相无相，亦无不相，相而无相，名为实相。无相者，离一切虚妄之相。无相即离相。又实相无不相，非顽空与断灭，非如龟毛兔角，一切虚无。《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意谓即相离相，离尽虚妄之相，即见实相。故云即见如来。此指法身如来也。法身如来离一切相，故云实相无相。但非无法身，故云实相无不相。生灭之法，全属虚妄，但生灭之中，有个不生不灭的；诸生灭法是差别相，但差别之中，有个无差别的。不生不灭，无有差别，即是平等相。故云实相乃平等一相也。

实相义深，若明实相，即为悟大乘理。兹以喻明：譬如以金制作塔、像、瓶、碗、钏（chuàn 串）、环，各显差别之相。倘将众器，重入冶炉，复化为金，原有诸相，尽皆消灭，但各器本体之金，仍旧如是。可见各器差别之相，有生有灭，皆属虚妄，但各器本体之金，平等一相，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以上以金喻真实平等之实相，以金器喻种种差别相。由上喻可明，若看破诸金

器——塔、像、瓶、碗、钏、环等虚妄差别之相，即见诸器中平等真实之金。以喻离一切法虚妄之相，即见实相。离虚妄差别之相，故云无相。于虚妄差别诸相之中，有真实平等之本体，故云无不相。当相离相，相而无相，乃显实相。

但实相离言说，正如南岳怀让云：“说似一物即不中。”故实非任何世间譬喻所能深明。于上喻中，若误认为实有一具体之金相可得，则仍在相中，而非无相之实相矣。故云“凡有言说，皆无实义”。

又《圆觉经》云：“诸幻尽灭，觉心不动”，“幻灭灭故，非幻不灭，譬如磨镜，垢尽明现”。经中所云幻灭后之觉心，与垢尽后之明现，均指离妄所显平等一味之实相也。磨镜实是磨垢，镜性本明，非从外得。垢除明现，离妄即真。故云：“不用求真，唯须息见。”众生之见，皆妄见也。真者，佛知见也。

又《要解》云：“吾人现前一念心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非青黄赤白，长短方圆；非香非味，非触非法。觅之了不可得，不可言其无；具造百界千如，不可言其有。离一切缘虑分别语言文字相，而缘虑分别语言文字，非离此别有自性。（注：如上喻中诸器皆不离金）要之，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故无相，即故无不相，不得已强名实相。”

可见实相乃吾人当前一念心性之强名。吾人一念心之性强名为自性。二祖觅心不可得，即是“安心竟”，但不可言其无。六祖云：“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亦不能执为有。盖离四句，绝百非，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灵明洞彻，湛寂常恒”；“孤明历历”；“炳赫虚空”；“灵光独耀，迥脱根尘”。故莲池大师赞曰：“大哉真体，不可得而思议者，其唯自性欤！”

实相之旨，如上粗明。至于本经体性，何得称为实相耶？下申其说。世亲菩萨《往生论》云：“庄严佛土功德成就，庄严佛功德成就，庄严菩萨功德成就。此三种成就愿心庄严，应知。略说入一法句故。一法句者，谓清净句。清净句者，谓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此论直显事理无碍之一真法界。即事而真，当相即道。极乐世界种种依正庄严，一一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一一即是实相。故云本经以实相为体也。明蘧（qú 渠）庵大师曰：“琼林玉沼，直显于心源；寿量光明，全彰于自性。”幽溪大师《圆中钞》曰：“夫琼林玉沼，寿量光明，固一切诸法之相也。然则直显于心源，全彰于自性。顾何相之可得哉！此正无相不相，相而无相之正体。（即指实相）”盖吾人心性，量同法界，灵明洞彻，湛寂常恒。竖穷三际，横遍十方。极乐国土，非在心外。百界千如，皆我本具。心净则佛土净，土净即我心净。何有一法，在我心外。本经

所詮，直显本心，全彰自性。当相即道，无非实相。如《弥陀要解》云：“实相无二，亦无不二。是故举体作依作正，作法作报，作自作他，乃至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无非实相正印之所印也。”由上可见全经囿圉在一实相中，故云以实相为体性也。

又本经《德遵普贤品》云：“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大教缘起品》云：“欲拯群萌，惠以真实之利。”《积功累德品》云：“住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志庄严妙土。”“真实之际”者，真如实相之本际也。此即本经之所开示者也。极乐妙土乃“真实智慧”之所庄严成就者也。弥陀世尊摄此妙土，宣此妙法者，欲惠予众生以“真实之利”也。此三真实，即一即三。方便究竟，不可思议。极乐依正，净土法门，举体是真实之际，故云本经以实相为体性也。

三、一经宗趣

经之所崇向者，名之为宗。宗者要也。全经之宗旨也。又宗者，修行之要径也。故知宗者，为全经之纲领。纲举目张，领提衣顺，是故于辨体后，首应明宗。体是理，宗是行。体者，乃宗所依之体。宗者，即是显体之宗。二者互相表里。宗是会体之要行，故应崇向。《香象心经疏》云：“言之所贵曰宗，宗之所归曰趣。”又圭峰大师《圆觉略疏》云：“趣者，意趣、趣向。即心意所归趣之处。”可知，趣者，归趣也。是故依经宗旨，明其所为，识其所求，究其所至，名之为趣。

魏译《无量寿经》之宗趣，古有多解，其例非一。《嘉祥疏》云：“此经宗致凡有二例。一、法藏修因，感净土果。二者，劝物（指众生）修因，往生彼土。”海东元晓师《宗要》云：“此经正以净土因果为其宗体。摄物（指众生）往生以为意致。”昙鸾师云：“以佛名号为经体。”善导师云：“念佛三昧为宗，一心回愿往生净土为体（体字即指宗趣之趣）。”日释观彻《合赞》云：“此经念佛为宗，往生为体（即趣）。一经所尊专在念佛，故以念佛为之宗也。宗之所趣唯在往生，故以往生为经体（即趣）。”

净宗称《无量寿经》为大经，《阿弥陀经》为小经。盖此二经仅有详略之别。故莲池《疏钞》称大经为大本，小经为小本，良以二者实同一经也。《阿弥陀经》之宗趣，亦有多说。兹择其精要者，如《疏钞》曰：“依正清静，信愿往生，以为宗趣。”《圆中钞》云：“以信愿净业为一经宗要。”《弥陀要解》曰：“以信愿持名为宗。”

综上大小二本，中外诸家所明宗趣，皆以信愿持名，往生净土为本。于是广参诸家之说，据本经之文，标明本经宗趣曰：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以圆生四土，径登不退为趣。

甲 首明宗

经中《三辈往生品》中，所有上中下三辈往生之人，莫不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因。又弥陀第十九愿曰：“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经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第十八愿曰：“闻我名号，至心信乐。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五逆，诽谤正法。”可见第十九愿重在发菩提心，一心念我。第十八愿重在至心信乐，一向专念。故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弥陀本愿之心髓，全部大经之宗要，往生必备之正因，方便度生之慈航，本经所崇，全在于此，修行要径，唯斯捷要，故为本经之宗也。

昙鸾大师《往生论注》曰：“《无量寿经》三辈往生中，虽行有优劣，莫不皆发无上菩提之心。此无上菩提心，即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即是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即摄取众生有佛国土心。是故愿生彼安乐净土者，要发无上菩提心也。若人不发无上菩提心，但闻彼国土受乐无间，为乐故愿生，亦当不得往生也。”又《安乐集》曰：“依天亲《净土论》（即《往生论》）云：‘凡欲发心会无上菩提者，有其二义：一者，先须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二者，须知三种顺菩提门法。何等为三？一者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著自身故；二者依慈悲门，拔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故；三者依方便门，怜愍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是名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顺菩提门者，菩萨远离如是三种菩提门相违法，即得三种随顺菩提门法。何等为三？一者不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诸乐故。菩提是不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违菩提门。是故不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二者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故。……三者乐清净心。欲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摄取众生彼国土故。菩提是毕竟常乐处，若不令一切众生得毕竟常乐者，则违菩提门。’此毕竟常乐，依何而得？要依大义门。大义门者，谓彼安乐佛国是也。故令一心专至，愿生彼国，欲使早会无上菩提也。”

又海东元晓师《宗要》云：“发菩提心，是明正因。”又云发菩提心有二：（一）随事发心。“烦恼无边，愿悉断之。善法无量，愿悉修之。众生无边，愿悉度之。……此心果报虽在菩提，而其花报，在于净土。所以然者，菩提心量，广大无边，长远无限，故能感得广大无际依报净土，长远无量正报寿命。

除菩提心，无能当此。”(二)顺理发心。“信解诸法，皆如幻梦，非有非无，离言绝虑。依此信解，发广大心。虽不见有烦恼、善法，而不拨无可断可修。

(不拨无即不排除之意。拨者排也，无者除也。故上句之意为：虽不见烦恼与善法，但仍有可修与可断)是故虽愿悉断悉修，而不违于无愿三昧。虽愿皆度无量有情，而不存能度所度。故能随顺于空无相。如经言，如是灭度无量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如是发心，功德无边。设使诸佛穷劫演说彼诸功德，犹不能尽。”

又《观经》云：“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又曰：“若有众生愿生彼国，发三种心即便往生。何等为三？一者至诚心，二者深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发此三心，亦即发菩提心也。又密宗最重发大菩提心，其教典《菩提心义》云：“菩提之心，成佛之本。大事因缘，莫过于此。”又《菩提心论》云：“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故。若修证出现，则为一切导师。若归本则是密严土。不起于座，能成一切佛事。”又赞菩提心曰：“若人求佛慧，通达菩提心，父母所生身，速证大觉位。”又诸经之王《华严经》云：“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发心之要，不言可喻。

元晓师等以发菩提心为正因，念佛为助因。我国善导、灵芝与日净宗诸家则以持名为正行，发心为助行。两者相左。莲池大师《疏钞》中和会之曰：“还以持名为正行，复以持名为发菩提心，则双取两家而和会其义也。”今崇“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本经之宗，正是双取两家，复又摄归名号，正与莲池大师之意相契。且此八字，展之则为彻悟禅师之教曰：“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约之则为藕益大师所倡之“信愿持名”。《弥陀要解》以信愿持名为宗，并云：“信愿持名为一经要旨。信愿为慧行，持名为行行。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故慧行为前导，行行为正修，如目足并运也。”又：“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合此信愿，的为净土指南，由此而执持名号，乃为正行。……大本《阿弥陀经》（指《无量寿经》）亦以发菩提愿为要，正与此同。”可见“信愿持名”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正是同旨。藕益大师以“信愿持名”为《小本》之宗。大小两本，宗旨应同。故今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大本之宗，正是遵奉藕益大师之垂教也。

“一向专念”者，“一向”二字有数义：(一)朝向一方前进；(二)偏向一边；(三)一味；(四)总是；(五)一段时间。故知“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即专恒依止持名念佛法门之义也。“一向专念”，本于弥陀本愿第十八“十念必生”之大愿。

弥陀因中发十念必生大愿，故行人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必得往生净土，圆证不退之妙果。经中上辈、中辈及下辈往生之人，皆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而往生极乐净土。盖以果觉因心，究竟方便，全显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不可思议之威神功德。又“一向专念”者，古云：“上尽形寿，下至十念。”上尽形寿者，指从发心念佛之日，终身念佛，直至命终之最后一念也。此乃其上者也。其下者，未能及此，或因障重，或以事繁，未暇多念，则于每日行十念法，亦符于“一向专念”。更下则如《观经》所说恶逆之人，临欲命终，得聆圣教，至心悔改，十念称名，亦得往生，故云十念必生也。行者应知，一向专念指从初发心念佛，直至最后一念也。而其关键实在最后。如上说恶逆之人，十声念佛，第一声是初念，第十声则命终，亦是从初发心直至命终均在持名，故合一向专念之旨。反之，如有人念佛数十年，或于最后阶段，轻视持名而改行他法，或于临终不欣极乐而恋世间，未能念佛，是则不名一向专念也。

或疑念佛何以有如是功德？因能念所念，皆是实相故。《弥陀要解》云：“光则横遍十方，寿则竖穷三际。横竖交彻，即法界体。举此体作弥陀身土，亦即举此体作弥陀名号。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持名即始觉合本。始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也。”由上可见，弥陀名号即法界体，故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又名号即众生之本觉理性，起心念佛，是为始觉。今所念之佛，正我本觉。故云持名即是始觉合本。是故念念相应，而念念即佛。是显持名功德不可思议。又据密典，六字洪名中一个阿字，功德已是无量。日兴教大师曰：“自阿字出一切陀罗尼，自一切陀罗尼生一切佛。”又：“阿字真言，十方佛心。诸佛法身，同所加持。”又：“毗卢舍那，以此阿字名为秘藏。”又：“三身唯说阿字一法，诸经广赞此法功德。闻名触耳，众罪冰消。唱声见字，万德云集。浅观但信，直游净土。深修圆智，现证佛道。”阿字功德如是，故佛号之功德可知矣。且此一句佛号，下手最易，无分男女老少，不论智愚闲忙，人人能念，个个可行。名召万德，妙感难思。从有念巧入无念，即凡心顿显果德。如《疏钞》云：“齐诸圣于片言，越三祇于一念。”极圆极顿，至简至易。故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但为本经之纲宗，实亦为一大藏教之指归也。

乙 次明趣

夫宗之所归者名趣。“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所归，在于往生极乐净土，证三不退。故本经以圆生四土，径登不退为趣。

夫净土有四土：(一)凡圣同居土；(二)方便有余土；(三)实报庄严土；(四)常寂光

土。以下略说明四土往生之相。

(一)凡圣同居土。极乐世界之凡圣同居土，是同居净土。我等所在之娑婆世界，亦是凡圣同居土，此土亦有凡有圣，如文殊常现五台，诸阿罗汉常往天目或雁荡。是皆此土之圣也。但我等所居之同居土是同居秽土，故虽同名同居，而实有不同也。如《要解》谓此之同居曰：“由实圣（指小乘初二三果）过去有漏业，权圣（大权示现之菩萨）大慈悲愿，故凡夫得与圣人同居。至实圣灰身（指涅槃），权圣机尽（指度生之缘已了），便升沉硕异，苦乐悬殊，乃暂同，非究竟同也。又天壤之间，见闻者少。幸获见闻，亲近步趋者少。又佛世圣人纵多，如珍如瑞，不能遍满国土，如众星微尘。又居虽同，而所作所办，则迥不同。”按《要解》义，此土凡圣之同居逊于极乐者有四：(1)暂同。此土小乘初二三果，证阿罗汉便入寂灭；大权菩萨，度生机尽，便不复示现。故与此土凡夫只是暂时同居，非究竟也。在彼净同居土，则可与诸大菩萨俱会一处，直至成佛。(2)难遇。虽有圣者现居此土，但不易见闻亲近。而在极乐则皆如师如友，朝夕同聚也。(3)希少。圣者如珍如瑞，希有难逢。而极乐则“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4)所作不同。在此土，圣者咸游圣域，而众生轮转六道，升沉无定。凡圣虽同居此土，而其所作与成就，则迥然不同。在极乐则同尽无明，同登妙觉。故知同居净土之同居，胜于此间无量亿倍也。

又此土之凡，包括地狱、饿鬼、畜生三恶趣。而彼土同居则“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实”。得往生者，不复更入三恶道，永离恶趣。不似此间众生，生死海中，头出头没，辗转恶道，苦趣时长也。

更有进者。如《要解》云：“当知吾人大事因缘，同居一关，最难透脱。”盖以同居土之凡夫，须断尽见思二惑，方得漏尽通，始截生死流，出同居而升方便有余土。此名竖出三界，其事甚难也。今此往生法门，乃舍同居秽，而生同居净。得生极乐，即断生死，故名横出三界。而往生之人，不待断此见思二惑，但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便蒙佛愿冥加，决得往生净土。其事至易，故名易行道。如是方便直截，殊胜希有，乃十方世界之所无。故知极乐同居，胜于十方佛土。又带业往生，仍属凡夫，但无退转，一生成佛。故往生同居，亦即圆生四土也。

(二)方便有余土。若人念佛功深，以离杂乱之心，专念一句名号，心口相应，字字分明，心不离佛，佛不离心，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如是念佛，名事一心。若达此境界，虽不求断惑，而见思烦恼，自然断落。则从此界之同居秽土，横生极乐方便有余净土。

(三)实报庄严土。若忆佛念佛，历历分明，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无第二念，不为贪瞋烦恼诸念之所杂乱，是名事一心。事上即得，理上未彻，属定门摄，未有慧故。若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于自本性，忽然契合，了知能念所念唯是一心。不住有念，不落无念。如《疏钞》云：“若言其有，则能念之心，本体自空；所念之佛，了不可得。若言其无，则能念之心，灵灵不昧；所念之佛，历历分明。”无念而念，念而无念。言思路绝，不可名状。唯是一心，清净本然之体，更有何法而得杂乱。是名理一心，属慧门摄，兼得定故。念佛若达理一心，破一分无明，则生实报庄严土，同时分证常寂光净土。

实报庄严土乃法身大士之所游居。别教初地、圆教初住以上诸大士，始得生此，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方生此土。此土大士，色心自在，身土互现。于一毫端，现宝王刹。于微尘里，转大法轮。称性庄严，无障无碍。圆教初住以上直至等觉菩萨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皆属此土，位位皆分证常寂光土。

(四)常寂光土。法身佛所居之土，名为常寂光土。《要解》云：“实相之体，非寂非照。而复寂而恒照，照而恒寂。照而寂，强名常寂光土。寂而照，强名清净法身。”故知身土不二，皆属强名。寂照同时，非思量境。又常寂光三字全显涅槃三德如来秘藏。常即法身德，法身常住故。寂即解脱德，尘劳永寂故。光即般若德，智光遍照故。等觉大士破尽四十一品无明，更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法身全显，圆证三德，彻本心源，究竟清净，证入常寂光土。

凡夫带业往生同居土，以亲闻佛训故，无退转故，寿命无量故，故必于此一生，圆断诸惑，圆净四土，故生同居，亦即生上三土。故曰圆生四土。

又此土修行难，退缘多故。故修道者多如牛毛，得道者少如麟角也。极乐成佛易，无退转故。经中《往生正因品》云：“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极乐胜于十方者，首在带业凡夫，一生彼国，便得阿惟越致。阿惟越致，此翻不退。又不退有三义：(一)位不退。入圣流，不堕凡地。(二)行不退。除见思惑，伏断尘沙，恒度众生，不堕小乘地。(三)念不退。破无明，显佛性，念念流入如来果海。以上三种不退，若在此土修持，须断见惑，如藏教初果，通教见地，别教初住，圆教初信，名位不退；通教菩萨，别教十向，圆教十信，名行不退；别教初地，圆教初住，方名念不退。但此净土法门，横生圆超，不可思议。凡往生者，不再堕凡地，是证位不退；极乐国土，唯一佛乘，故不堕于小乘，是行不退；既生同居，即同生上三土，圆修圆证，于此土中，必破无明，显佛性，而证念不退。于念不退中，超尽四十一因位，一生成佛。如《要解》云：“五逆十恶，十念成就，带业往生，居下

下品者，皆得三不退。”又：“了此，方能深信弥陀愿力。信佛力，方能深信名号功德。信持名，方能深信吾人心性本不可思议也。”又极乐不退之因缘有五：一、弥陀大悲愿力摄持，故不退。二、佛光常照，菩提心增进，故不退。三、水鸟树林悉演妙法，增其正念，故不退。四、纯诸菩萨以为胜友，外无魔邪，内无烦恼，故不退。五、寿命永劫与佛齐等，故不退。

慨夫，圣德难思，佛恩难报。弥陀悲心至极，圣智无伦，从而流现此凡夫易生之同居净土，行人不须断惑消业，只要信愿持名，下至十念，皆得往生，横出三界，永离诸苦，位登不退，一生补佛。超情离见，不可思议。是乃十方世界之所无，故为千经万论所同赞者也。往生同居，便是横生上三土。证位不退，亦即圆证三不退。念念普利群生，心心流入觉海。是为本经之趣。

四、方便力用

如《大毗卢遮那经》云：“菩提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故知度生之方便，正是诸佛大愿之结归，大智之显现，万德之所庄严，果觉之究竟处也。是故继体性宗趣后，而论本经方便胜妙之大力大用。

如《观佛三昧经》云：“佛告父王：‘诸佛出世有三种益。一者，口说十二部经。法施利益，能除众生无明暗障，开智慧眼，生诸佛前，早得无上菩提。二者，诸佛如来有身相光明，无量妙好。若有众生称念观察，若总相，若别相，无问佛身现在过去，皆能除灭众生四重五逆，永背三途。随意所乐，常生净土乃至成佛。三者，劝令父王行念佛三昧。’父王白佛：‘佛地果德，真如实相，第一义空，何因不遣弟子行之？’佛告父王：‘诸佛果德，有无量深妙境界，神通解脱，非是凡夫所行境界。故劝父王行念佛三昧。’”又：“佛告父王：‘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念佛之心，亦复如是。但能系念不止，定生佛前。一得往生，即能改变一切诸恶，成大慈悲。’”以上释尊大慈至孝劝父之言，唯劝念佛。可见种种行门非不殊胜，但非凡众之所能修。唯有系心念佛法门，最是应机，但能依教念佛，定能往生。一得往生便能转恶成善。念佛之方便妙用，显示无余。

据上经中释尊劝父王念佛，谓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念佛之心系念不止，佛意所指之念佛，乃四种念佛中之持名念佛。念佛有四种：(一)持名念佛；(二)观像念佛；(三)观想念佛；(四)实相念佛。

(一)持名念佛。即本经所宗，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善导大师曰：“唯有径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余门修行名竖出三界，如虫生竹中，竖出则难，故称

难行道。但念佛如虫横出竹中，易于透脱，是横出三界，称易行道。喻为径路，因其方便直捷，成功迅速也。(二)观像念佛。以陈供圣像，注目观视。但像在可修，离像则难。净因易断，相续甚艰。故云：“像去还无，因成间断。”故其方便不如持名念佛之随时随地可修也。(三)观想念佛。即《观经》所说，“以我心目，想彼如来”。但凡夫之心散乱浮动，鲜有静定之时，难入微妙之观。故云：“境细心粗，妙观难成。”故不如持名之方便易行，不问上智下愚，无论苦乐忙闲，人人能念，个个可行也。(四)实相念佛。远离生灭、有无、能所、言说、名字、心缘等相，专念自性本具天真之佛。但以众生未出轮回，生灭之心，念念相续。如《圆觉经》云：“未出轮回，而辨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若免轮回，无有是处。”又：“何况轮转生死垢心曾未清静，观佛圆觉而不旋复。”譬如太末虫处处能栖，而不能栖于火焰。喻众生心，处处能缘，独不能缘于般若。是以实相之佛，圆觉之性，虽然众生本具，但因妄心念念生灭，而不能观。故《观佛三昧经》佛告父王，诸佛本德，真如实相等，非是凡夫所行境界。故劝父王念佛也。由上可见念佛法门于诸法中，称为径路。而四种念佛中，持名念佛，更为方便究竟，故称为径中之径。

又四种念佛，难易悬殊，深浅似异，实则事理不二，浅深相即。若是圆人看来，称名暗合道妙，初步即是到家。故持念佛名又何异于念佛实相？《弥陀疏钞》云：“实相云者，非必灭除诸相，盖即相而无相也。经云：‘治世语言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云何万德洪名，不及治世一语？”又《圆中钞》曰：“四明云：‘圆极之果，所有名字，一一不虚，究竟成就，盖其所召，皆真极故。’故大经云：‘世谛但有名，无实义。第一义谛，有名有实义。佛是究竟第一义谛故。’又今弥陀既已证乎究竟第一义谛，故一称嘉号，万德齐彰。弥陀万德慧日，既已俱体齐彰，众生黑暗罪瑕，自然当念消乎尘劫。罪性本空，虚而不实者既销，则称名功德，福等虚空者自生。”据上《钞》义，一称名号，功德尚然，况本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者乎！又持名即是甚深般若，念得纯熟，万缘齐放，能所顿空，即是无住。于此之时，一句佛号，朗然明白，相续不断，即是生心。此本众生行不到处，兹以念佛故，暗合道妙，不行而行，无到而到。句句是佛知见，念念放般若光。密教谓“声字皆实相”，故念佛名即是念实相。持名念佛，无异实相念佛。

又本经大小二本，秦译《小本》有“一心不乱”之文，今此大本不云“一心不乱”而专主“一向专念”。两者相较，则本经所宗更为明确，更契众生根机，弥显慈尊恩德无极。《弥陀要解》云：“若执持名号未断见思，随其或散或定，于同居土，分三辈九品。若持至事一心不乱，见思任运先落，则生方便

有余土。若至理一心不乱，豁破无明一品，乃至四十一品，则生实报庄严净土，亦分证常寂光土。”盖谓散心持名，即得往生同居净土。若能念到一心不乱，乃往生上三土之所需。此实为圣贤之行境，而非芸芸凡夫之所能。若必一心不乱，始能往生者，试问苦海众生能有几许得度？则此持名方便法门，亦将是难行道矣。又《大经合赞》云：“依此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方得一心不乱故。不能专念，决难一心故。”综上两说，故知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全显两土导师、十方如来之本心，弥陀无尽大悲之胜愿，方便至极之大慈，力用难思之果德，凡圣齐收，利钝俱被，下至十恶五逆，饿鬼畜生，但能发心专念，悉得度脱。广被一切含灵，普惠真实之利，大恩大德，大愿大力，度生大用，微妙难思。如是方称如来本怀，才是究竟方便。

五、所被根器

前明本经广收万类，普被三根。今当更明：万类之内，如何是器。三根之中，谁是当机。

夫根器有“是器”与“非器”之别。破漏之器，不堪承受法露，故名非器。《疏钞》云：“前三非器，谓无信者、无愿者、无行者。反是皆器。”信谓：信生佛不二，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众生念佛，定得往生，究竟成佛。愿谓：厌离娑婆，欣慕极乐，如子忆母，必欲往生。行谓：从愿起行，一向专念，无有间断。以上三事，号为资粮，资粮欠缺，便难前进。信愿行三，缺一不可。如鼎三足，缺一便倾。缺足之鼎，是名非器。《疏钞》复云：“又复世人，虽行众善，于彼佛土，无信行愿，亦名非器。虽有诸过，于彼佛土，有信行愿，亦名为器。”

论“机”，则有“当机”与“不当机”之别。三根之中，谁最当机，古说不一，今当明究。盖以世尊五时说法，均是随机设教，应病与药。一般而论，则大乘经典，菩萨众当机，小乘典籍，二乘当机。唯此净土，奇特殊妙，独标一格。古有诸说，下标三例：

甲 上辈往生，唯是菩萨。本经明三辈往生，每辈再分三品，则同于《观经》中之九品。唐善导大师以前之古德诸师，谓往生极乐上品上生者，是四地至七地已来菩萨，上中品是初地至四地已来菩萨，上下品是大乘种性以上至初地已来菩萨。中品上生是小乘三果。若如是解，则九品之中，上品唯是菩萨圣众所生，中上品是小圣所生，从上上至中上四品凡夫绝分。

乙 本为凡夫，兼为圣人。善导大师于所著《观经四帖疏》破前说曰：

“如来说此十六观法，但为常没众生，不干大小圣也。”意谓佛说《观经》中之九品往生，只为沉溺之众生，而非专为菩萨与阿罗汉也。又云：“又看此《观经》定善及三辈上下文义，总是佛去世后，五浊凡夫，但以遇缘有异，致令九品差别。何者？上品三人是遇大凡夫，中品三人是遇小凡夫，下品三人是遇恶凡夫。”复云：“今以一一出文显证，欲使今时善恶凡夫同沾九品，生信无疑，乘佛愿力，悉得生也。”又于《行卷偈》前，开示《大无量寿经》之机曰：“其机者，则一切善恶大小凡愚也。”大师之说，上契圣心，下洽群机，实大有功于净土，故中日诸师多宗此说。如日《合赞》云：“第十八愿，十方众生，三辈众生，皆是具缚凡夫，是其机也。”后复云：“如元晓云：‘四十八大愿，初先为凡夫，后兼为三乘圣人。’故知净土宗意，本为凡夫，兼为圣人也。”此说之要妙，在于直显如来度生无尽之悲愿，扫尽凡夫退怯之心，普令正信此法，发心念佛，乘佛愿力，悉得往生也。

丙 专接上根，傍及中下。此说从文字表面上，似同于甲而反于乙，实则与乙同，主我辈凡夫均可直登九品，故与甲根本相违也。但此谓专接上根者，盖恐世间浅见之士，每谓净宗乃斋公斋婆之行，而鄙视之。故作是说，以济之也。如《弥陀疏钞》曰：“又《起信因缘分疏》明信位初心，有四种机。以礼忏灭罪被初机；以修习止观被中机；以求生净土被上机。初谓业障众生，中谓凡夫二乘。是知净土是大乘菩萨所修矣。”又《弥陀要解》谓持名“法门深妙，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见。唯马鸣、龙树、智者、永明之流，彻底担荷得去”。盖因持名一法，乃至圆至顿无上法门，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故云深妙。但蓦直念去，不假方便，不落思量，直起直用，自得心开。当下破尽戏论，荡除一切计度分别。故云：如是深妙之法，唯有马鸣等肉身大士，始能直下承当，彻底担荷也。马鸣大士，东天竺人，传佛心印，为禅宗十二祖，中兴大乘，造《大乘起信论》。《论》末劝导众生念佛，求生净土。龙树大士，南天竺人，为禅宗十四祖。开铁塔，亲觐（jìn 禁）金刚萨埵，复为密教之祖。入龙宫，取《华严经》，又为华严宗祖。复以广造众论，力宏净土，《楞伽经》悬记云，登欢喜地，往生净土，故又为净宗之祖。我国称大士为八宗之祖，因天台、南山、法相、三论诸宗，亦皆崇为其宗之祖也。智者大师诵《法华》，身心豁然，得入法华三昧，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后住天台山创天台宗，临终右胁西向，称念弥陀观音而寂。永明大师于天台韶国师发明心要，乃法眼宗嫡孙。后专志净宗，日诵洪名十万声，兼行日课一百零八事。蒙观音大士，甘露灌口，妙慧涌现，著《宗镜录》一百卷，及《心赋注》、《万善同归集》等，蔚为法炬，光照万世。七十二岁焚香别众，坐脱西归。以上四德，咸为肉

身大士，法门龙象。《要解》谓唯如是之人，始能彻底承当净土法门。近世学人焉得以世俗之见，而鄙视净土耶？

又《要解》云：“故一声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五浊恶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与浊恶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尽，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由上可见，念佛法门实是无上深妙之法，唯有上根方能直下承当也。又本经《菩萨往生品》曰：“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又《受菩提记品》曰：“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云：“菩萨了知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随顺忍，或入初地。舍身速生妙喜世界极乐净佛土中。”《弥陀疏钞》云：“故知念佛，菩萨之父，生育法身。乃至十地始终，不离念佛。何得初心自足，不愿往生！”可见净土法门正契菩萨之机。

由上可见，持名念佛，乃果觉因心之法，唯佛与佛方能究尽其体用。是法无上深妙，广深如海，沐其中者，下根人浅游海滨，亦即身在大海，并得海水浴之乐。若欲深穷其底，则唯赖上根利智之士，若潜水工作者，深入海底，方能知其深广之无量。故云专接上根，傍及中下。

以上乙丙两说，文异旨同。恰似庐山，横看成岭，侧看成峰，现相有差，本体是一。总之，只是这个庐山。故两说文字虽异，但悉皆阐明两土导师悲智无量，福慧双圆。言专接上根者，正显如来之大智大慧。盖此净土法门，乃弥陀住真实慧，从真实之际之所开化显示。故唯佛与佛乃能究尽。弥陀之一乘愿海，六字洪名，圆融具德，超情离见，举体是事理无碍、事事无碍之一真法界，故非思量分别之所能知，语言文字之所能及。故云“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行人若能于此无上甚深微妙之法，稍生信解，其人必是上根，故云“专接上根”。同时如来从真实慧中，开演此法门者，欲惠众生真实之利也。故此法门必方便究竟，普被三根，普令现在当来一切凡愚浊恶众生，悉登彼岸，故此甚深之法，复又“傍及中下”也。

至于谓此为专接凡夫者，盖显如来之大慈大悲。世尊悯念末世凡愚，障深苦重，乃发无上宏深大愿，故号愿王。大愿之核心乃第十八愿，文曰：“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乐，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五逆，诽谤正法。”盖以生死凡夫，迷心逐境，沉沦苦海，头出头没，若无此十念必生之大愿，众生何由得出轮回？故为多障众生，特垂方便，开此易行之法，甚至于经灭时独留此经，以作舟航，故云“专为凡夫”也。

又密典《毗卢遮那经》云：“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盖明必有究竟方便度生之法，方是如来果觉之究竟。故十念必生之究竟方便，实由于弥陀究竟成就之最极方便处，正是本经中“如来定慧究畅无极”处。今人焉能因此法之易行，而鄙视之乎！例如彩色电视机、录音机、电子计算机，必须安全易用，虽于科技无知之人，一按电钮，便能享受此最现代之科学成果。人必因其安全易用，而赞其科技之先进。依同理，又焉能因持名之易行，而轻此法门乎？

故知上之两说，各有所重，乙则赞净法之普被，首在著眼于凡夫。丙则显持名之深妙，彻底承担唯上根。故应会通，莫死句下。

盖此法门巧被诸根。如《要解》云“上上根不能逾其阃（kǔn 捫），下下根亦能臻其域”。圣凡齐收，利钝悉被。《弥陀疏钞》谓此法门为“尽摄利钝诸根，悉皆度脱。”并云：“诸余法门，高之则下机绝分，卑之则不被上根。是以《华严》如盲，荧光增结。唯此一法，上下兼收。可谓万病愈于阿伽，千器成于巨冶。”又：“但持佛名，必生彼国。则或高或下，或圣或凡，乃至或信或疑，或赞或毁，知有彼佛，便成善根。多劫多生，俱蒙解脱。”至于当世，若问何人正是当机？则不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智下愚，久修初习，宿根利钝，善恶差别，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信，因信发愿，从愿起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是之人，正是当机。

六、藏教所摄

凡体究经典，宜先知此经属于何藏，说在何时，判属何教。于此了知，则有助于理解全经。夫一代圣教之判分，诸家有异，撮要言之曰：三藏、二藏、五时、二教与四教、五教。凡释经者，须先判明。今本经三藏中属经藏，二藏中属菩萨藏，五时中主要属方等时，二教中属顿教，四教五教中属圆教。

甲 三藏。藏者，《大乘义章》云：“包含蕴积名藏。”经典能包含蕴积文义，故名为藏。一、经藏，梵语修多罗，此云契经。二、律藏，梵语毗奈耶，此云调伏。三、论藏，梵语阿毗达磨，此云对治。本经在经律论三藏中，属经藏。

乙 二藏。《智度论》曰：“虽俱求一解脱门，而有自利利人之异。故有大小乘差别。为是二种人，故佛口所说，以文字语言分为二种。”即声闻藏与菩萨藏也。圣教虽众，不出此二。（缘觉摄归声闻，故止二藏）《净影疏》云：“龙树云：‘佛灭度后，迦叶、阿难于王舍城，结集法藏，为声闻藏。文

殊、阿难于铁围山，集摩诃衍为菩萨藏。’《地持》亦云：‘佛为声闻、菩萨行出苦道，说修多罗。结集经者，集为二藏。以说声闻所行，为声闻藏。说菩萨行，为菩萨藏。’”今本经中，广演大乘，详陈信愿往生，殊胜因果，净佛国土，依正庄严，弥陀无边愿海，普度众生之道。故为菩萨藏摄。

丙 五时。天台大师，依《涅槃经》判如来一代之教为五时。第一，佛最初三七日说《华严经》，曰华严时。第二，次十二年于鹿野苑等说小乘《四阿含经》，曰阿含时。第三，于此后八年之中，说《维摩》、《大集》、《楞严》并此经等，弹偏斥小，叹大褒圆。广（方也）说藏通别圆四教，均（等也）被众机，故名方等时。第四，又于后二十二年，说《大般若》诸经，名般若时。第五，最后以八年说《法华经》，一日一夜说《涅槃经》，九界三乘，悉蒙授记，无论小大，皆令作佛，此时名曰法华涅槃时。说本经时在第三方等时。又此经蒙世尊多次宣说，故不应限于一时也。

丁 判教。

(一)四教与五教。古今诸师判分教相者，凡有十二家，其中最著者乃天台所立之四教与贤首宗之五教。天台四教曰藏、通、别、圆。一者藏教，亦名小乘教。二者通教，谓大乘中通说三乘，通被三根。三者别教，谓大乘经中所说教法不通小乘等者是也。四者圆教，谓法界自在，具足圆满，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碍法门等是也。贤首宗判教云：“圣教万差，要唯有五：(1)小乘教。(2)大乘始教。(3)终教。(4)顿教。(5)圆教。”(1)小乘教，所说唯是人空，纵少说法空，亦不明显，未尽法源故。(2)大乘始教，未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义，不许定性阐提成佛，未尽大乘极则之谈，故名为始。(3)终教，由中道妙有，定性阐提皆当作佛，方尽大乘至极之说，故名曰终。(4)顿教，唯说真性，一念不生，即名为佛。不依地位渐次而说，故名为顿。如《思益经》云：“得诸法正性者，不从一地至于一地。”《楞伽经》云，初地即八地，乃至无所有何次等。(5)圆教，统该前四，圆满具足。所说唯是无尽法界，性海圆融，缘起无碍。相即相入，帝网重重。主伴交参，无尽无尽。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是故十信满心即摄一切位，圆成正觉。

(二)二教。以上判教虽有不同，但顿渐二教，诸家同摄。天台贤首两家，亦皆以渐顿而分四教五教。《五教章》云：“或分为二，所谓渐顿。以始终二教，所有解行，并在言说，阶位次第，因果相乘，从微至著，通名为渐。言说顿绝，理性顿显，解行顿成，一念不生即是佛等，名为顿。”我国隋代慧远师（即净影）判本经曰：“今此经者，二藏之中，菩萨藏收。为根熟人顿教法轮。云何知顿？此经正为凡夫人中厌畏生死，求正定者，教令发心，生于净

土。不从小大，故知是顿。”明大佑师判《小本》曰：“渐顿分之，此属顿教。”我国诸师判本经大小二本，多同此说。故知本经在顿渐二教中，为顿教所摄。

以上乃就顿渐二教而判。若依贤首小、始、终、顿、圆五教以判本经教相，古今中外净宗诸大德，虽因机缘不同，而稍异其辞，而其实旨，莫不以本经不但实属圆顿教，且为顿中之顿，圆中之圆也。

清代彭二林（际清）居士于《起信论》中判本经曰：“《无量寿经》者，如来称性之圆教。”日释道隐于《无量寿经甄解》直判本经为“本愿一乘、顿极顿速、圆融圆满之教”。彼土大德，多同此说。《大经释》曰：“天台、真言虽皆名顿教，然彼许断惑证理，故犹是渐教也。明未断惑凡夫，直出过三界者，偏是此教。故此教为顿中之顿。”又日溪师云：“圣道诸教，理是圆融，益是隔偏，以其顿机难得也。是以教虽圆顿，望机自成渐。净土言圆顿者，于圆满速疾利益。”盖指其它圣教，虽具圆融之理，但众生根机粗浅，莫明其旨，无由蹶解起行，而蒙法益。是故法虽圆顿，但以行人机浅，顿法成渐，圆法成偏。但净宗则不然，人人能行，皆得真实之利，不劳断惑，直出三界，故实为顿中之顿圆满之教也。又《圆中钞》云：“圆顿法门，亦必须先开圆解，而次修圆行。破三惑而方证圆果，以阶不退。今则但说彼土依正二报，以之为开解生信。七日持名，一心不乱，以之为造修行门。临命终时，即得往生，以阶跋致（指阿鞞跋致，义为不退）……故知此经为五浊恶世之无上醍醐。”可见《钞》意亦与上引日德之说吻同，且所谓“无上醍醐”，自然应是契理契机最极圆顿之圣教也。是以日《秃钞》云：就顿教有二教二超。二教者，一难行圣道之实教，所谓佛心、真言、法华、华严等之教也。二易行净土本愿之教，《大无量寿经》等也。二超者，一竖超，二横超。《甄解》释云：“由自力修断，故名竖超。净土本愿，真实由他力故，超越成佛之法也，故名横超。……横超之顿，持名顿中之顿也。”以上诸德咸遵善导大师之说，判本经为顿极顿速、圆融圆满之教。如《甄解》称本经为“专中之专，顿中之顿，真中之真，圆中之圆”、“绝对不二之教，一乘真如之道也”。

《弥陀要解》云：“释迦一代时教，唯《华严》明一生圆满。而一生圆满之因，则末后《普贤行愿品》中，十大愿王，导归安养，且以此劝进华藏海众。嗟（jiē 揭）乎！凡夫例登补处，奇倡极谈，不可测度。《华严》所禀，却在此经。而天下古今，信鲜疑多，辞繁义蚀，余唯有剖心沥血而已。”

《要解》复云：“故当来经法灭尽，特留此经（指《无量寿经》）住世百年，广度含识。阿伽陀药，万病总持。绝待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

《法华》秘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行之司南，皆不出于此矣。欲广叹述，穷劫莫尽！”夫《法华》者，乃天台宗崇为纯圆独妙者也。《华严》乃贤首宗尊为别教一乘，事事无碍，全圆之教也。今藕益大师指出，天台之纯圆，贤首之全圆，其秘髓与奥藏，皆不出此大经之外，可见此经正是全圆。又为《法华》之髓，复是纯圆。故云此经正是圆中之圆，此与日本诸大德之判教，异口同声，正如宗门所谓，一鼻孔通气者也。近代净宗大德印光法师赞《要解》云：“理事各臻其极。为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妙极确极！纵令古佛出世，重注此经，亦不能高出其上矣。”可见《要解》之判此经如佛亲判也。

又《疏钞》云：“依贤首判教分五，谓小、始、终、顿、圆。今此经者顿教所摄，亦复兼通前后二教。……圆全摄此，此分摄圆。”又云：“四法界者：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事理无碍法界。此三诸教所有。四事事无碍法界，唯《华严》一经有之。名为别教一乘。……以《华严》全圆，今得少分。……圆教全摄此经，此经分摄圆教。”故莲池大师判《小本》为分圆。故列举大小二本中事事无碍法界十例，以证《阿弥陀经》分属圆教。

可见莲池大师亦判《阿弥陀经》为圆顿之教，此则中日诸大德之所同也。所异者，或崇之为圆中之圆，或谦之为分属于圆。此盖机缘之异，而善巧不同耳。莲池本怀与善导、藕益暨日本诸大德何尝稍异。盖《疏钞》之作，正当狂禅风靡之际，故不得不权宜善巧，俯就群机，而作方便之谈。正如沈善登居士之言曰：“所谓大权菩萨，曲被当机。应病与药，时节因缘应尔也。”

至于莲池大师于《疏钞》中，广引净宗经中事事无碍之文，实寓深意，足证苦心。盖事事无碍法界唯《华严》一经所专有。故知大师于本经中广作征引，以证本经正显事事无碍法界，亦即证明本经属于圆教，实不容或疑也。兹步大师遗踪，专论本经中事事无碍法界之玄义。华严宗立十玄门示此法界之无碍。名为玄门者，以通此则可入华严圆教之玄海，故曰玄门。今依《探玄记》所说十玄次第，引证经文，以明本经实具十玄，于是则确证本经正属圆教，即是中本《华严》。以证如上之说皆是真实语，非因净宗行人之妄自尊大也。

(一)同时具足相应门。夫《华严》教理以缘起为主。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一法成一切法，一切法起一法。一时具足，圆满显现，故曰具足相应。《华严·妙严品》曰：“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大疏》曰：“如海一滴，具百川味。”是为此门之玄义。今此经中，具显此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如经中《至心精进品》，法藏比丘“于彼二十一俱胝(zhī 只)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国，超过于彼”。经中二十一俱胝佛土表无量佛土，法藏比丘摄无量佛土为一极乐净土，是即《华严》中一切

诸法同时同处，为一大缘起而存在，具足相应之义。是为十玄之总门，实亦本经之总相，本经实亦同此一大缘起而出现也。又《泉池功德品》中“其水一一随众生意”，众生所欲水之冷暖、缓急、深浅，各各不同。而此一水，能同时同处满足一切众生心意。水是一法，众生之欲是多法。而此一水能同时相应于一一众生之意，此正是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也。何况此水复能同时“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乃至）甘露灌顶受位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静，无诸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辄独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只是一水，但能于同时同处满一切闻者之愿，各各闻其愿闻之法，且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可见《华严》十玄之总门，已举体显示于本经矣。

（二）广狭自在无碍门。《大疏》云：“如径尺之镜，见千里之影。”盖镜喻狭，而千里之影喻广也。本经《发大誓愿品》云：“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莹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以一刹之力用，遍彻十方，是为广。一刹之相不坏，是为狭。力用无限之广与一法之狭，不相妨碍，各各自在，故名广狭自在无碍。又：“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像”，亦复如是，同明广狭自在之玄门。

（三）一多相容不同门。《大疏》云：“若一室之千灯，光光相涉。”盖一中有多，多中有一，是为相容。而一多之相不失，是为不同。《华严·卢舍那佛品》云：“以一国土满十方，十方入一亦无余。世界本相亦不坏，无比功德故能尔。”一土满十方，十方入一方，相容之义也。本相不坏，不同之义也。本经中弥陀宝香普熏愿文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彼国万物中任何一物，皆为无量宝香所成。以无量香入于一物，表一切法入于一法，表一多相容。又一物之一相，与众香之多相共存，表两相不同之义。又此香遍于十方，复明一法遍于多法，更显一多相容不同之妙。

（四）诸法相即自在门。上显相容，此表相即。晋译《华严·十住品》云：“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譬如水之与波，以水喻一，以波喻多。波即是水，水即是波，彼此相即，而各自在，故云相即自在。又《大疏》云：“如金与金色，二不相离。”至于本经《法藏因地品》云：“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各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见。”亦明一音中一切音，一身中一切身，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多即是一，一即是多。如水与波，一水多波是相即自在之义也。又经中《歌叹佛德品》云：“其所散华，即于空中，合为一华。华皆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华盖。”多花成一花，故多即是一。一花中含

多花，故一即是多也。是为本经中显现之第四玄门。

(五)隐密显了俱成门。《大疏》云：“若片月澄空，晦明相并。”盖指隐处具显，显处具隐也。本经《礼佛现光品》云：“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时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处一寻。”又：“乃至泥犁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满世界，其中万物，沉没不现。滉漾浩汗（汗者广大无际之貌。《文选·郭璞赋》有汗汗之辞），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即表一切法即于佛光之一法。则一法（佛光）显而一切法（此土万物，圣贤光明）俱隐。是为隐显俱成第五玄门之相。

(六)微细相容安立门。《大疏》曰：“如琉璃瓶，盛多芥子。”以上各门，咸明广狭无碍，一多相容之义。今此第六门，更指无论如何微细之中，亦可含容一切诸法，一毛一尘之中，无边刹海，一切诸法，同时涌现，如一镜中映现万象。《普贤行愿品》云：“一尘中有尘数刹，一一刹有难思佛”，“于一毛端极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正显此义。今本经《积功累德品》谓法藏比丘于因地中，“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旃（zhān 沾）檀，优钵罗华，其香普熏无量世界……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乐有情”。又《宝莲佛光品》曰：“一一华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夫一光者，乃莲光中三十六百千亿分之一，是表至极微细也。而一光中含摄三十六百千亿佛，表极微细中含容一切诸法也。

(七)因陀罗网法界门。以上微细兼容门，明一重之相入相即，而未明重重无尽相入相即之义。故假因陀罗网为喻，以明此义。因陀罗网者，帝释天宫所悬之珠网。网有千珠，互相映照。一一珠中各现一切珠影，此是第一重之各各影现。而一珠中所现之一切珠影，复现于其余九百九十九珠之中，是第二重之影现。如是千珠重重映现，无有穷尽，以喻诸法之相即相入，重重无尽。《大疏》云：“若两镜互照，传耀相写。”在本经中《宝莲佛光品》云：“众宝莲华周满世界。……一一华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各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上第六门中已明“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是微细相容门，彼乃一重之相即相入。更征其前后之经文，则可广显重重无尽之相即相入之妙义。一阿弥陀佛国中，有无数宝莲华。一一华中放无数光，一一光中有无数佛。一一佛放光说法，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如是则极乐国中，有无数莲，莲放光，光现佛，佛现国土，土中又有无数莲，莲复放光现佛。每一莲华喻一帝珠，如是莲华周遍佛国。可见本经正显《华严》因陀罗网重重无尽、

事事无碍之玄门。

(八)托事显法生解门。由上之重重无尽，故尘尘法法皆是事事无碍法界。故可任就一尘一事，显此法界全体。如《大疏》云：“立像竖臂，触目皆道。”经中《菩提道场品》曰：“又其道场，有菩提树。……复由见彼树故，获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华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一见彼树，可证无生，是正为“托事显法生解”之玄旨。华果树木，皆作佛事，亦复如是。

(九)十世隔法异成门。此门表延促无碍。以上八门横示圆融之相，此是竖示。十世者，过现未三世，每世又各有过现未三世，于是成为九世。九世互入，为一总世。总世与前九相合，而为十世。此十世隔历之法，同时具足显现，是曰隔法异成（别异之法俱时成就，谓之异成）。晋译《华严·初发心功德品》曰：“知无量劫是一念，知一念即无量劫。”又《普贤行愿品》曰：“尽一切劫为一念”，“我于一念见三世”。皆显延促同时、三际一如之义。故《大疏》曰：“若一夕之梦，翱翔百年。”本经之中，亦多显此。如《大教缘起品》云：“能于念顷，住无量亿劫。”《德遵普贤品》云：“于一念顷，遍游一切佛土。”又《歌叹佛德品》云：“于一食顷，复往十方无边净刹。”同显此第九玄门。

(十)主伴圆明具德门。横竖万法成为一大缘起，法法交彻，故随举一法，其他一切法即伴之而缘起。亦即举一法为主，则其他一切法皆为伴，而赴于此一法。更以他法为主，即余法成伴而尽集之。故一法圆满一切法之功德，是名圆满具德。《大疏》云：“如北辰所居，众星拱之。”今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以“十念必生愿”为大愿之本。专重持名念佛，名具万德，此一句佛号圆满具足一切法之功德。举体是《华严》玄门圆明具德之义。经中《三辈往生品》云：“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此明净心念佛一声之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又大愿中有闻名得福愿，十方众生以闻名故，“寿终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又有闻名得忍愿，他方菩萨以闻名故，应时可获一二三忍，证不退转。可证弥陀名号，妙德难思。如东密《阿字观》云：“自阿字出一切陀罗尼，自一切陀罗尼生一切佛。”阿字主也，一切陀罗尼与一切诸佛皆伴也。一字之中，主伴功德无量无边，是即圆明具德之玄意。

又彼国土，色声香味触，一一圆明具德。故见光、见树、闻声、嗅香，莫不增益善根。“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触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

“波扬无量微妙音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淨，无诸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流布万种温雅德香，其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触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又“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树功德，皆得六根清彻，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又“宝香普熏愿”曰：“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可见一尘一毛，莫不圆明具德也。

《华严玄谈》谓，诸法何故事事无碍？从唯心所现故。诸法之本原，非有别种，唯自如来藏心缘起之差别法，故必有可和融之理。《华严·金狮子章》云：“或隐或显，或一或多，各无自性，由心回转，说事说理，有成有立，名唯心回转善成门。”唯心善成门，即主伴圆明具德门。

本经《积功累德品》谓法藏比丘“住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志庄严妙土”。故知极乐依正清淨庄严，皆真实慧之所流现。如《往生论》所谓，三种庄严入一法句，一法句者清淨句，清淨句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知妙土庄严即是清淨法身，无二无别。经中《寿乐无极品》云：“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胜。郁单成七宝，横揽成万物。”经云一旦开明，其所开明者，当人之自心也。七宝与万物，佛之国土也。由自一心，而现妙土，由心回转，以成世界，是故事事无碍，圆明具德。故经云：“开化显示真实之际。”真实之际者，真如实相之本际。故知所显现者，当相即道，即事而真，一一无非真如、实相，亦即一一无非自心。是故超情离见，圆具十玄也。《华严》之独胜，端在十玄。今本经亦具，足证本经不异《华严》。《华严》末后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今本经全显净宗，导引凡圣，同归极乐。故称本经为中本《华严》，诚有据也。又据《要解》判《小本》曰：“《华严》奥藏，《法华》秘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行之司南，皆不出于此矣。”且极乐不离华藏世界，弥陀即是毗卢遮那，故判本经为圆教，谁曰不宜？

但此判教亦只是平等中之差别相。若是圆人则法法俱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是差别中之平等相。

七、部类差别

为深究本经，应知同部同类之经论，傍及带说净土之典籍，以便参研。

甲 同部。本经与小本《弥陀》，是同部经典。本经吴译本，曾亦名《阿弥陀经》，与秦罗什所译之小本同名。故世称本经为大本，秦译之《阿弥陀

经》为小本。《疏钞》谓，大小二本，“文有繁简，义无胜劣，判属同部”。

现小本《弥陀》，共有三种。

1. 《阿弥陀经》，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2. 《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唐三藏法师玄奘译。
3. 《阿弥陀经秦唐两译会集本》，现代菩萨戒居士夏莲居会集。

秦唐两译，大体相同，稍有出入。秦译精要流畅，众所宗向。唐译则准确详备，力保原面。先师会集两译，撷（xié 协）其精要，更据六朝石经，补足秦译所佚之廿一字。按襄阳石经乃六朝人手书而刻石者，于一心不乱之下，尚有“专持名号，以称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廿一字。宋代元照师，载入《灵芝疏》。明蘧（qú 渠）庵师亦推崇石本。幽溪大师于《圆中钞》大声疾呼：“今传（指秦译本）讹脱，凡读习者，应依古本，而增正之。”会本依先德意，补入此廿一字。于是会本，既备两译之长，复补秦译之佚。圣意备显，易启正解。于是秦译原文应是“一心不乱专持名号”（此八字应一气读下）。正同于唐译之“系念不乱”，亦复与本经之“一向专念”同旨。弥显持名妙法，从果起修，果觉因心，他力冥加，不可思议。《要解》云：“若执持名号，未断见思，随其或散或定，于同居土分三辈九品。”可见众生但能信愿持名，决可往生彼国凡圣同居土。实不待持至事一心不乱或理一心不乱。持名法门妙用，和盘托出。足证会本实大有功于圣教也。

乙 同类。凡倡导忆念弥陀，愿生极乐之经典，均属同类。其中亦有亲疏，以持名念佛为亲，其它为疏。

1.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是经与以上大小二本，合称净土三经。乃净宗基本经典，具谈十六妙门，劝导观想念佛与持名念佛。

2. 《阿弥陀鼓音声王陀罗尼经》，劝导持名兼主持咒。

3.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十大愿王，导归极乐。

4. 《后出阿弥陀佛偈经》，始终唯偈，共五十六句。中云：“发愿喻诸佛，誓二十四章。”与本经汉吴两译中弥陀廿四愿相同。

5. 《首楞严·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劝导众生，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以念佛心，入无生忍。

6. 《般舟三昧经》，后汉月支三藏支娄迦谶（chèn 衬）译。另《大方等大集贤护经》乃此经之异译。经主九十日为一期，不坐不卧，修佛立三昧，天台称之为常行三昧，唱名观念阿弥陀佛。

7. 《往生论》，天亲菩萨造。倡五念法门，求生净土。（净土宗三经一论，即此论）

8. 《往生论注》，北魏昙鸾大师造。净宗古佚书之一。

9. 《游心安乐集》，唐道绰(chuò 辍)大师造。净宗古佚书之一。

丙 带说净土经论。复有诸经论，虽不专论净土，但亦带摄称赞极乐，劝导往生。其中昭著者，如：1. 《法华经》。2. 《悲华经》。3. 《随愿往生经》。4. 《文殊说般若经》。5. 《目连所问经》。6. 《十往生经》。7. 《观佛三昧经》（佛记文殊当生极乐）。8. 《文殊发愿经》（文殊发愿求生极乐）。9. 《入楞伽经》（佛记龙树，生极乐国）。10. 《毗婆沙论》（龙树大士造）。11. 《大智度论》（同上）。12. 《大乘起信论》（马鸣菩萨造）。等等。

净土经论约百数十部。以上就本经部类，与带说净宗经论略举其要。至于密部有关净宗之典籍，为数尚多，均未列入。

八、译会校释

“译”指本经之原译本。“会校”指根据诸种原译而会集校订之本。“释”指本经诸本之注释。

甲 本经译本

本经乃“我佛屡说，诸师竞译，东来最早，译本独多”（见梅光羲居士本经序）。自汉迄宋，凡十二译。宋元而降，仅存五种。

一、《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后汉月氏沙门支娄迦谶译于洛阳。（以下简称《汉译》）

二、《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一名《无量寿经》，一名《阿弥陀经》。吴月氏优婆塞支谦字恭明译。（以下简称《吴译》）

三、《无量寿经》，曹魏印度沙门康僧铠译于洛阳白马寺。（以下简称《魏译》）

四、《无量寿如来会》，唐南印度三藏菩提流志译，此本出《宝积经》。（以下简称《唐译》）

五、《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宋西域沙门法贤译。（以下简称《宋译》）

至于佚失之七种，据《开元释教录》计为：

一、《无量寿经》二卷，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译。

二、《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曹魏沙门帛延译于洛阳白马寺。

三、《无量寿经》二卷，晋沙门竺昙摩罗多（晋言，法护）译。

四、《无量寿至真等正觉经》二卷，一名《乐佛土乐经》，一名《极乐佛土经》。东晋西域沙门竺法力译。

五、《新无量寿经》二卷，东晋迦毗罗卫国沙门佛陀跋陀罗（晋言，觉贤）译于道场寺。

六、《新无量寿经》二卷，宋凉州沙门宝云译于道场寺。

七、《新无量寿经》二卷，宋罽（jì 绩）宾国沙门昙摩罗蜜多（宋言，法秀）译。

以上阙失者七。连前存世者五，世称十二代译。实则八代十二译：计汉二、吴一、曹魏二、西晋一、东晋二、刘宋二、唐一、赵宋一。盖译时，分在八代，译本则为十二种也。《甄解》云：“凡于诸经中，传译盛无如今经。斯乃以出世正意，利益无边故也。”《会疏》云：“凡于一切经中传译盛然，无如今经。斯乃道理幽邃，利益最上故也。”两疏同一卓见。

存世五种，差异较著。不似《阿弥陀经》之两译与《金刚经》之六译，其文之详略虽稍有异，而内容实是相同。今经五译，不但文字详略差别悬殊，且内容深广亦复有异。例如弥陀因地大愿，汉吴两译为廿四愿，宋译为三十六愿，魏唐两译则为四十八愿。且愿之内容，各译亦复不同，可见出入之巨。现世流传，魏译较广。《甄解》指出，以汉吴两译，对校魏本，粗举大者，计有八异。如与唐本对检，略有七异。今不详录。至于宋译，与诸译差异更大。

诸译何以不同？清沈善登居士《报恩论》曰：“其所以不同之故，略考诸经，约有三端：(1)译手巧拙不同……(2)梵本传写不同……(3)本师前后多次宣说不同。本师三百余会说法，既多指归净土，则自然屡说不一说，而亦随时随机，开通大意，依义不依语，显然可知。”故知《无量寿经》，乃佛多次宣说，梵本不一。译者所据不同，且译笔之巧拙有差，于是译文自然差异也。

沈氏复明梵本易误之因曰：“盖梵筴皆写本，易致脱误，如汉译大本经，乃尔劫时下，脱误数十字，文义不贯。又《四十二章》藏本，与石刻赵文敏写本，及藏外流通各本，章节前后多寡各各不同。而与《法苑珠林》所引又不同。且有《一切经音义》所摘字，而诸本皆无者。大抵诵习多，则传写多，而得失异同亦多。”又曰《甄解》云：“以审诸译，是梵本广多，致使传译文义，存没详略不同耳。”可见《甄解》与沈氏意同，总明本经为佛多次宣说。且诵习者多，梵本传写者多，梵本有多种，存没详略有不同，梵筴写本又易脱落，故今诸译本甚有差异。

日本日溪师亦同沈氏之说。伊云：“异译文句，与今经（指魏译本）稍差异者不少。思夫，多异本，传者不一，故致斯异。亦或非一时说，例如般若诸

经。以此经如来本怀，处处异说，致此多本。盖此大悲之极处也。”

以上诸德皆主本经乃世尊多度宣说之法，实有所据。例如本经唐译本名《无量寿如来会》，乃《大宝积经》中一会之文。足证佛说《宝积经》时，亦宣说本经也。

沈氏又云：“魏译文辞详赡（shàn 善），义理圆足，故自来讲家多据之。唐译差与相近，盖同一梵本也。宋译亦甚明畅，而辞句前后大异，又一梵本也。汉吴二译，文辞拙涩，而义有相补备者，则又一梵本也。”沈氏虽未能直从古梵策取证，但今若细究存世之五译，可推知当年梵策至少有三种。故知沈氏之说可信。至于他师有认为五译只是同本异译，各本差异，只因译者意乐不同，实未能服人。例如本经《小本》秦唐两译，罗什大师因秦人尚简，乃摄十方佛为六方佛，此诚译者应机之妙。文简应机，而经义无失，是始为译者之意乐与善巧也。至于本经诸译之差别，大异于是，不但详略不同，且义理之深广亦异，故不应是译人意乐不同也。

例如弥陀大愿乃净宗之缘起与本经之纲宗，而“十念必生”之愿，正是弥陀大愿之髓。此愿见于魏唐两译，而汉吴两译之愿文中无之。若谓魏唐两译之四十八愿，与汉吴两译之廿四愿只是译笔开合之不同，则实难自圆其说。世间焉有如是大胆之译人，敢率自意，妄删大愿之心髓。故知必是所据之原梵本不同，方有此异耳。

又如《吴译》廿四愿中有“国无女人”与“莲花化生”之胜愿，而魏唐两译虽具四十八愿，反而无之。若谓原本是一，诸译只是开合不同，则请问《吴译》此二愿从何而来？何以廿四愿中有之，四十八愿之本竟然无之？可见诸译所据之原策不一。正如沈善登氏所说，本经蒙世尊多度宣说，又因梵策易脱落，乃有不同之原本耳。

从上之例，可见会集诸译，实有必要。是以从宋至今，王龙舒、彭二林、魏默深与先师夏莲居诸居士，先后均曾校会本经也。

乙 四种会校之本

以上五译，互有优劣彰晦。例如十念得生之本愿与一向专念之要旨，于汉吴两译则未彰。至于五恶五痛五烧之宏文，乃世尊苦口婆心之告诫，于唐宋两译则不具。魏译较备，为诸译冠，但于“国无女人”与“莲花化生”两愿，亦未明具。故宋龙舒王日休论诸译云：“其大略虽同，然其中甚有差互。……又其文或失于太繁，而使人厌观；或失于太严，而丧其本真；或其文适中，而其意则失之。由是释迦文佛所以说经，阿弥陀佛所以度人之旨，紊而有序，郁而不章，余深惜之。”于是乃取汉吴魏宋四译，校正会集，叙为一经，名曰《大

《阿弥陀经》。是即本经会集本之始也。

校会之本，自宋迄今，凡有四种：

一、《大阿弥陀经》，宋国学进士龙舒王日休校辑。

二、《无量寿经》，清菩萨戒弟子彭际清节校。

三、《摩诃阿弥陀经》，清菩萨戒弟子承贯邵阳魏源会集。（原名《无量寿经》，后经正定王荫福居士校订，并改今名）

四、《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现代菩萨戒弟子郅（yùn 运）城夏莲居会集。

于是本经乃有五种原译本，四种节会本，共有九种。

五译之中《魏译》流传独广，王本一出取而代之。莲池大师《疏钞》中，“语则多就王文。以王本世所通行，人习见故。”清末印光法师亦称王本为“文义详悉，举世流通”。由上可见，王本在我国之流通，远过《魏译》。

王本虽甚流通，并收入《龙藏》与日本《大正藏》，但王氏之作则有得有失。例如《疏钞》云：“王氏所会，较之五译，简易明显。流通今世，利益甚大。但其不由梵本，唯酌华文，未顺译法。若以梵本重翻而成六译，即无议矣。故彼不言译而言校正也。又其中去取旧文，亦有未尽。如三辈往生，《魏译》皆曰发菩提心，而王氏唯中辈发菩提心。下曰不发，上竟不言，则高下失次。且文中多善根，全在发菩提心。而三辈不同，同一发心，正往生要旨。乃反略之，故云未尽。”莲池大师所论精要，正中要害。王氏自序中有云：“其文碎杂而失统，错乱而不伦者，则用其意而修其辞。”是正莲池大师所指，不由梵本，未顺译法之深病。若据梵本重译，始可用本人自撰之文句以表经义。今乃会集，焉能不取原语，而任意行文，是乃万万不可也。至于三辈发心亦然，擅改《魏译》，又复高下失次。是皆王本难掩之疵也。

清乾隆彭二林居士（名绍升）亦于王本义有未安。于所著《无量寿经起信论》中论王本曰：“王氏本较为畅达，近世通行。然有可议者，如序分中游步十方以下，广明菩萨行愿，为令行者发起大心，积集德本，究竟成佛，乃是此经开章要领，而王氏删之。至往生上下二辈，一删去发菩提心，一云不发。胎生一节，删去疑惑佛智乃至胜智。前则乖成佛之正因，后则失往生之正智。他如叙次愿文，后先舛（chuǎn 喘）错，皆当校正。”彭氏鉴于王本之失，乃专就《魏译》去其繁复，并按云栖本，增入四十八愿先后数目，仍名《无量寿经》。是为第七本。（王本为第六本）但此本只是《魏译》之节校本，而非诸译之会集本。两本相较，则彭本优于《魏译》。近代丁福保居士，作《无量寿经笺注》，所注者即彭本。惜彭本只是节校本，未能救王氏会本之病，故仍不

能称为善本。

清咸丰中，邵阳魏承贯居士，谓诸译及王氏会本，犹未尽善。乃会集五种原译，别成一本，仍名《无量寿经》。（魏氏之本，集五种原译，是为“五会本”之始。王氏只是“四会本”，所会未及《唐译》）同治中王荫福居士极崇魏本，曾亲记云：“近世邵阳魏居士复本云栖大师之说，遍考诸译，别为一书。包举纲宗，文辞简当，乃得为是经之冠冕。”王氏复博考众本，手自校讎（chóu 仇），并定经名为《摩诃阿弥陀经》，是为本经之第八本。

魏氏发心广大，复精于文字，为救王龙舒居士杜撰经文之失，备取五译，会成一经，力求句句有来历，期成善本。所愿极胜，所成亦伟。其所会集远超王本。王荫福居士赞之为本经八种之冠，亦非过誉。但所憾者，魏氏虽愿力补王氏杜撰之过，惜未全免。兹举其荦（luò 洛）荦大者如下：

（一）魏本第二愿曰“设我成佛，国中天人，纯是化生，无有胎生。……”此中“无有胎生”四字，诸译皆无。且此四字与原译文相违。《魏译》云“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唐宋两译同之，而魏氏竟谓无有胎生。此实为难掩之疵也。

（二）五恶五痛五烧一段数千言，魏氏删节为“生时痛，老时痛，病时痛，死时痛，患难穷苦痛。淫欲火烧，瞋忿火烧，贪盗火烧，邪伪火烧，愚痴火烧。是为五痛五烧。”魏居士原愿“无一字不有来历”，惜未能贯彻初衷。上之一段，于诸译中，并无来历。

（三）魏氏会本谓极乐之宫殿楼观，堂宇房阁，“或处虚空，或在平地，或依宝树而住。”其中“依宝树而住”之语亦各译所无。

（四）会本中“过是以后，《无量寿经》亦灭，唯余阿弥陀佛四字，广度群生。”亦各译所无。

由上可见，魏氏之本与前诸本相较，虽后后胜于前前，惜仍未能尽免率增乖舛之过。但此巨失，势在必救，以免后世因袭，甚至篡改经文。故须防微杜渐，绝此罪源。并为大经，早得善本。是以先师夏莲居老居士，乃有第九本之作也。

先师夏老居士，未冠学儒，先程朱而后陆王，甫壮入佛，摄禅密而归净土。夏老博贯群籍，深于文字，专攻久修，教眼圆明。于壬申（一九三二）之岁，发愿重校此经。掩关津门，阅时三载。遍探五种原译，洞察三家校本。无一语不详参，无一字不互校。虔恭敬慎，日祷佛前。千斟万酌，时萦梦寐。及其成也，四众欢喜。宗教俱彻之慧明老法师（夏老之皈依师），搭衣捧经摄照于佛前，亲为印证。先舅父梅擷（xié 协）芸居士，连续播讲于电台，誉为善

本。慈舟法师专讲此经于京鲁，并亲为科判。北京极乐庵方丈妙禅老和尚，聘请山东女子莲社吴倩萝（xiāng 乡）社长来寺开讲此经两月。其他发心宏扬，专志持诵者，不可胜数。印行流通，相继不绝。是以先舅父梅老赞云：“于净宗要旨，穷深极微，发前人未发之蕴。”又：“精当明确，凿然有据，无一义不在原译之中，无一句溢出本经之外……有美皆备，无谛不收……虽欲不谓之善本不可得也。”先舅之语，现已举世公认，并将本经采入新印之《续藏》。大经尘封千载，今始得善本，先贤会经之愿乃圆。大经放光，众生有幸。本经名《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是为大经之第九本。

丙 本经注释

五译之中，《魏译》较备。故大经注疏，集于《魏译》。我国大德多为小本弥陀作注。至于注大本者仅隋净影、唐嘉祥两家。

①《无量寿经义疏》六卷，隋京师净影寺沙门慧远撰疏。世称《净影疏》。

②《无量寿经义疏》（与上同名），唐嘉祥寺吉藏撰。世称《嘉祥疏》。

又新罗国（今朝鲜）有憬兴、元晓两家，所注亦在我国流通：

①《无量寿经义述文赞》三卷，新罗国沙门憬兴著。世称《憬兴疏》。

②《无量寿经宗要》一卷，新罗国黄龙寺沙门元晓撰。曾入唐游学，还后，化振海东。其疏曰《海东疏》。

③《游心安乐道》一卷，亦元晓师撰，乃净宗古佚十书之一。

大经光明，照耀日本，注释之盛，远超我国。笔者所知者已廿余种，计为：

①《无量寿佛赞钞》一卷，兴福寺善珠作。②《无量寿经述义》三卷，最澄集。③《无量寿经私记》一卷，智景作。④《无量寿经义苑》七卷，纪州总持寺南楚作。⑤《无量寿经略笺》八卷，享保五年洛东禅林寺院溪作。⑥《无量寿经钞》七卷，望西楼了惠作。⑦《无量寿经直谈要注记》廿四卷，永享四年增上寺西誉作。⑧《无量寿经见闻》七卷，良荣作。⑨《无量寿经科玄概》一卷，小仓西吟作。⑩《无量寿经会疏》十卷，越前胜授寺峻谛作。⑪《无量寿经开义》六卷，平安西福寺惠空作。⑫《无量寿经贯思义》三卷，蕙（yì 意）州理圆作。⑬《无量寿经显宗疏》十七卷，江州性海无涯作。⑭《无量寿经要解》三卷，法霖作。⑮《无量寿经讲录》十卷，纪州矶肋安乐寺南麟作。⑯《无量寿经梵响记》六卷，灵凤作。⑰《无量寿经眼髓》十一卷，摄州定专坊月溪作。⑱《无量寿经义记》五卷，堺（jiè 界）华藏庵惠然作。⑲《无量寿经海谛记》廿卷科二卷，摄州小曾祢（mí 迷）宪荣泰岩作。⑳《无量寿经永安

录》十三卷，蕙报专坊慧云作。①《无量寿经甄解》十八卷，道隐作。②《无量寿经合赞》四卷，观彻作。其中第六、第十、第廿一、第廿二诸著，本书引证甚多。

又注释大经校会本者，共三种：

①《无量寿经起信论》三卷，清初彭际清作。

②《无量寿经笺注》，清末丁福保作。

以上两种所注者，皆为彭氏之节校本（即大经第七种）。

③《佛说摩诃阿弥陀经衷论》，清光绪正定王耕心作。所注为大经第八种魏承贯氏会本。

又清末沈善登居士著有《报恩论》三卷，中有《净土法门纲宗》、《无量寿经纲宗》、《往生正因论》等。

九、总释名题

经题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

（《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后汉支娄迦谶（chèn 衬）译；《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一名《无量寿经》，一名《阿弥陀经》，吴支谦译；《无量寿经》，曹魏康僧铠译；《无量寿如来会》，唐菩提流志译；《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赵宋法贤译。自汉迄宋，同经异译可考见者，凡十有二，近代流通唯此五本）

菩萨戒弟子郗（xùn 运）城夏莲居（法名慈济）会集各译（敬分章次）

凡经之名题，皆直显本经之要旨。使学者因名达体，一览经题，直窥全经大义。是以天台家注经，先释经名。

大经五种原译，各有经题。王氏会本名为《大阿弥陀经》以别于原译与《小本》。但“大”字之增，无所依据。彭氏节本与魏氏会本，皆名《无量寿经》同于《魏译》，三种一名，混同易误。正定王氏改魏氏本为《摩诃阿弥陀经》，摩诃二字亦复无据。

考从汉迄宋十二译中，以“无量寿”为名者十，以“清净平等觉”为名者二，以“正觉”为名者一。最初汉代一译名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最后宋代一译名为《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今此会本直取宋译经题《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为首，去其重复之“经”字，下从汉译经题《无量清净平等觉

经》去其重复之“无量”二字，于是经题为《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自然佳妙，不假斧斤。两译原名，摄于一名之中；十二种经题悉入一题之内。全经大旨，昭然目前。净宗要义，备于题内。人法喻、教理行、体相用等齐显于一名之中。如帝网珠，圆摄一切妙法。本经会集之妙，于此可见麟爪。

以下正释本经题名

题中首字曰“佛”，佛者乃梵语佛陀之略称，义为觉者。觉者对迷而言，迷则众生。三觉俱圆，即名为佛。三觉者：自觉、觉他与觉满。三觉圆满，名为佛陀。是知佛者即三觉俱圆之众生，众生即未觉之佛。又佛者乃十号之一。十号者：(一)如来；(二)应供；(三)正遍知；(四)明行足；(五)善逝；(六)世间解；(七)无上士；(八)调御丈夫；(九)天人师；(十)佛。十号具足为世所宗，故名世尊。世尊梵音薄伽梵。《佛地经》云：“是薄伽梵最清净觉，极于法界，尽于虚空，穷未来际。”（《成实论》等合无上士与调御丈夫为一号，则从如来至世尊为十号。十号之详释在下之第四品中）上明佛字为极圣之通号。今就本经，题中佛字即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如来。华（指中华）云：能仁寂默。能仁是其用，寂默是其体。究竟极果，乘大愿船，生五浊世，示现成佛。为度我等，演说本经。是即一切众生大恩大德之慈父；无法不知、无法不见之导师；大觉圆满之释尊也。

“说”者，悦也。悦所怀也。“佛说”二字显此经是世尊金口所宣，非余人之说也。佛以度生为愿。今众生机熟，堪受净土大法，究竟解脱。故今乐说，以畅本怀。

“大乘”者，喻也。乘以运载为义。大者所乘，或所乘者大，故名大乘。别于声闻缘觉仅求自觉之小乘。《十二门论》云：“摩诃衍者，于二乘为上，故名大乘。诸佛大人乘是乘故，故名为大。又能灭除众生大苦，与（给也）大利益事，故名为大。又观世音、得大势、文殊师利、弥勒菩萨等，诸大士之所乘，故名为大。又以此乘，能尽一切诸法边底，故名为大。又如般若经中，佛自说摩诃衍义无量无边，以是因缘故名为大。”又《宝积经》曰：“诸佛如来正真正觉所行之道，彼乘名为大乘。”以上经论明大乘者，唯如来与大菩萨能乘，大者所乘故。又所乘之道，是诸佛如来之所行，所乘者大，故名大乘。又此大者，当体得名，常遍为义。体无边涯，绝诸对待。横该十方，竖通三世。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无有一法先之，唯此先于诸法，（如傅大士偈：“有物

先天地，无形本寂寥”）故强名为大。如《涅槃经》云：“所言大者，名之为常。”又云：“所言大者，其性广博，犹如虚空。”今此经中“大乘”二字，正喻“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之净宗第一义谛。能念之心，本来是佛，是能乘者大。起心念佛，念念作佛，故所乘者大。又能修者，即“是心是佛”之心，所修者，即“是心作佛”之心。能修所修，只是一心。即心即佛，心佛不二。又可云，能修者，即“是心是佛”之佛，所修者，即“是心作佛”之佛，自佛他佛，只是一佛。自他不二，自他宛然。能所不二，修证不无。超情离见，强名为大。以此为能乘所乘，强名大乘。故经题中，以大乘为喻，以明全经要旨。

“无量寿”，梵语为阿弥陀。即本经所说极乐世界教主之圣号。阿弥陀三字是密语，含无边密义。今若译梵文为华语，显密旨于显说，则可译成无边德号。今经翻为无量寿，是取其中首要之义。经中无量光、无边光等十二圣号，同为阿弥陀之德号。《汉译》本则翻为无量清净佛、无量觉、无量清净平等觉。（其中觉字与佛字正同）以上多种圣号，咸曰无量。实则佛之功德、智慧、神通、道力、依正庄严、说法化度一一无量。盖以世尊妙德无量，故德号亦无量，一一名中所含之德亦无量。是以持名所召之德无有量。

今经题中首标“无量寿”者，以此三字，统摄一经所说。盖无量寿是法身常住之体。寿是如如智之体，光是如如智之相，故经题标寿德，光德即摄于中。又《甄解》云：极乐净土“三种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一切归寿命。”又“安乐国土依正三种庄严，入一法句，无量寿故。”故经题中标“无量寿”德号，则法藏因地愿行与果地佛德，极乐之依正主伴，全部经旨，摄无不尽。

“庄严”者，《探玄记》曰：“庄严有二义：一是具德义，二交饰义。”故《小本》曰：“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往生论》称极乐三种庄严，已见前。细论则有廿九种庄严，文繁不引。今本经曰：“一向专志庄严妙土”，“庄严众行”，又“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又“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如上所引，正显经题中庄严之义。盖法藏“一向专志庄严妙土”，“庄严众行”，是其殊胜愿行也。因行获果，故曰：“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果感乐刹，故曰：“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

又经中“荣色光曜（yào 耀），不可胜视”，“无量光炎，照耀无极”，“白珠摩尼以为交络，明妙无比”，“华果恒芳，光明照耀”，“随风散馥，沿水流芬”，“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奇妙珍异，周遍校饰，

光色晃曜，尽极严丽”，咸显彼佛世界具足庄严，周遍其国，是庄严一辞中所含“交饰”之义。至于“具德”者，则如经第九品中“如实安住，具足庄严”。故知极乐世界如是庄严者，盖由于如实而安住也。实者，真实之际也，是谓具德。又第十五品中“一切庄严，随应而现”。此正显事事无碍法界之圆明具德也。

“清净”者，身口意三业，离一切恶行烦恼垢染之谓。《探玄记》云：“三业无过云清净。”盖谓身口意三业，皆无过失也。又清净土指净土，清净身指佛身，清净人指如来。又《往生论》谓，三种庄严入一法句，一法句者清净句。清净句谓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此与经题中“庄严清净”妙合天然。三种庄严者，无量庄严也。今齐入一清净句中，是“一切即一”。又经云“心净则佛土净”表“一即一切”。《华严》玄旨，又于此处见之。又《汉译》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佛。又其中第十八愿曰：“我作佛时，诸佛国人民有作菩萨道者，常念我净洁心。寿终时，我与不可计比丘众飞行迎之，共在前立。即还生我国，作阿惟越致。”此中之净洁心即是清净心，亦即《往生论》中之清净句。佛名无量清净佛，佛心是无量清净心，总之是一法句，即是清净句，即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亦即是一句佛号。故发大乘心，持名念佛，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正是本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宗。又清净句，表实际理体。从清净句出生三种庄严，三种庄严同入一清净句，是为经题中庄严清净之义。

“平等”者，离差别也。经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正显平等之义。《入佛境界经》曰：“菩提者，名为平等。平等者，名为真如。乃至平等者，即是入不二法门。”故知有差别即是二，即不如矣。故云平等即入不二，即是真如。可见平等之义甚深。今题中曰“平等觉”，可有四解：一曰平等普觉一切众生，普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之法。今经中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法，普被三根。本经谓，当来一切含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正显平等普觉之义。二曰以平等法觉悟众生。《净影疏》曰：“无作无所有等，为平等法。”持名之法，心作心是，暗合道妙，巧入无生，从有念入无念，因往生证无生。念得能所两忘，即是《金刚般若》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亦即《净影疏》之“无作无所有”。以如是法教导众生，横出三界，成究竟觉，是谓以平等法，觉悟众生。三、平等觉指如来之正觉。正觉无一切高低深浅之别，故曰平等觉。四、专就本经，“平等觉”亦即极乐教主之圣号。以上诸义，题中俱摄。

“经”者，梵语修多罗。直译为线，义译为契经。契者，一者契理，理者，实际理体也。二者契机，机者，机宜，众生根机也；兼指时机，时节因缘

也。故契机者，切合众生水平与时代也。今为省文，略去契字，但名曰经。经具贯、摄、常、法四义：贯则贯穿所说之理；摄则摄持所化之生（指众生）；常则古今不易；法则近远同遵。上述四字，可尽“经”字之义。

又佛所说者通名为经。故题中“经”之一字，是通名。“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十四字，是本经独具之别名。

诸经立名，不离人法喻。或单或复，可得七类：单一者三，具二者三，具足者一，共成七类。例如：

单一	{	单人	阿弥陀经	阿弥陀是人	无法喻	
		单法	大般若经	般若是法	无人喻	
		单喻	梵网经	梵网是喻	无人法	
复二	{	人法	文殊问般若经	文殊是人	般若是法	无喻
		法喻	妙法莲华经	妙法是法	莲华是喻	无人
		人喻	菩萨璎珞经	菩萨是人	璎珞是喻	无法
		具足人法喻	大方广佛华严经	佛是人	大方广是法	华严是喻

今本经题亦具足人法喻。题中“佛”字表此土果人，“无量寿”是彼方果人，故题中具两土果人。“庄严清净平等觉”七字是法。“大乘”二字是喻。乘者车也。此经可运载无量众生咸达宝所，如《法华》之大白牛车，故以大乘为喻。

诸经皆具教行理。本理立教，依教修行，从行显理。注家释题，须明本经题中别具之教行理。专就本经，则“佛说大乘”是教，“庄严清净平等觉”是行，“无量寿”是理。“无量寿”表三际一如、涅槃常住之法身本体，亦即众生本具之佛性，是心是佛之本心。故判属于理，盖其为实际理体也。“佛说大乘”是教，即依此“无量寿”之理体，直指大乘为喻，为宣说众生本具之大经，判之为教，义甚分明。又从教起行，故下文中“庄严清净平等觉”即是佛所教化之妙行也。一句阿弥陀，以之庄严自心，清净自心，是即依教修行也。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圆显本具之平等觉，是以行显理也。又得往生者悟无生忍，从体起用，复以此平等妙法，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往生净土，同证大觉，复是从众行显理也。

若以经题配三大，则无量寿是体大，庄严清净是相大，平等觉是用大。

依《汉译》，“无量清净平等觉”即阿弥陀佛义，更可以本经题配三觉。无量寿佛，是我本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以庄严自心是名始觉。始觉合本觉，直趋究竟觉，即题中“清净平等觉”也。又可解为“平等觉”是我本觉。

起心念佛，以自“庄严”，是为始觉。始本不离，直趋觉路，顿入寂光，证“无量寿”。如是则平等觉是我因心，无量寿是我果觉。如是妙义辗转无尽，悉在一题之中。是故《圆中钞》疏曰：“闻首题名字，获无量功德。”《钞》曰：“如《金光明》，及诸大乘，多作此说。”

（贰、概要竟）

叁、正释经义

（此为十门分别中第十门）

前明全经纲宗与经题总义。下则正入经文，分品逐句，阐发经义，谨以局心限量之言，略彰净宗无尽之妙。兹依先例，全经分三：初、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藕益大师曰：“序如首，五官俱存。正宗如身，腑脏无阙。流通如手足，运行不滞。”依大师意，“序如首（头也）”指经之序分犹人之有首。由首之五官（眉眼耳鼻口）可窥其人之善恶智愚。观一经之序品，便可知全经之大小偏圆。故序分中，亦必含有深文。今依大师之旨，判分本经如下：

（壹）第一品至第三品为序分。

（贰）第四品至第四十二品为正宗分。

（叁）第四十三品至第四十八品为流通分。

今之三分，亦正如我国净影、嘉祥两家对本经魏译本之判分。

（壹）序分

又序分复分为二：一通序，二别序。

通序，又名证信序，诸经皆具。如天台与嘉祥等，依《法华论》以六种成就为证信序。六成就者，宗密大师曰：一信、二闻、三时、四主、五处、六众。六缘不具，教则不兴，必须具六，故云成就。以证经文，确为佛说，真实可信，故名证信。本经之前二品属之。

别序，又名发起序，乃发起全经之端由。以法不孤起，起必有由，诸经各别，故又名别序。例如小本《阿弥陀经》乃不问自说。本经则因世尊放光现瑞，阿难启问而说。各经不同，故名别序。今经第三品属之。

初通序

法会圣众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qí 其）闍（dū 督）崛（jué 绝）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俱。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憍（jiāo 骄）陈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jiān 间）连、尊者迦叶、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

“如是我闻”，诸经皆置此四字于经首，盖遵世尊之遗教。世尊将般涅槃，阿难悲不能胜，阿泥楼陀教之曰：徒悲何益，应前向佛，请问四事：其一即“一切经首，当置何字？”佛即答曰：当置“如是我闻”，佛在某方等六事（即上述之“六成就”）。其中“我”字，即阿难。“如是我闻”，表如是法门乃我阿难所闻于释尊者也。此正可破当时之疑。因阿难结集经文时，大众生起三疑：一疑佛重生；二疑阿难成佛；三疑他方佛来。故阿难曰：“如是我闻。”则群疑顿释。

或疑曰：佛成道廿年，阿难方出家。又十年方命为侍者。如此，则卅年前佛所说经，阿难何能皆曰我闻？此有三解：①辗转闻。②佛重说。③阿难自通。

①辗转闻。《报恩经》言，阿难所不闻经，从诸比丘闻，或诸天子说。

②佛重说。《报恩经》言，阿难因佛命为侍者，乃求三愿。其中第三乃“所未闻经，请佛重说”，佛许之。

③阿难自通。《金刚华经》言，阿难得法性觉自在三昧，所未闻经，自能忆持。

“如是”者，信成就也。居六种成就中之首位。《智度论》曰：“佛法大海，信为能入。”又《华严经》说，信为手。如人有手，至珍宝处，随意采取；若人无手，空无所获。可见，信者乃入法之初门，舍此莫由。又为摄法之上首，故云：“才入信门，便登祖位。”

又“如是”者，指所闻之法体，即实相之理体。实相妙理，古今不变，故曰如。如理而说，故曰是。今依本经，藕益大师曰：“依实相理，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曰是。”盖实相妙理，只是当前一念心之自性。非生非灭，无去无来，湛然常住，故名曰如。依此心性念佛，求生净土。能念是实相心，所念是实相佛，所生是实相土，咸为实相正印之所印。故大师曰：“决定无非，

曰是。”

“我闻”者，闻成就也。阿难结集法藏时，自言“如是法门，我从佛闻”。我者自我，闻者亲闻，以告大众，实可证信。

圣人无我，而阿难仍自称为我者，不坏假名故。实相无相，故非同于凡夫之有我，实相无不相，故非同于二乘之无我。阿难随顺世间，假名为我，无乖于第一义谛。又《观经疏》云：“无我则无闻，无闻则化道绝。为传化不绝，假名说我。”

“闻”者，耳根发耳识，今不云耳闻，而言我闻，盖以我字统收诸根识等，以总代别，以我代耳，故曰我闻。以上“如是”表信顺，“我闻”表师承，我之所闻，皆世尊金口所宣，传承有自，决非他说，或为臆造。以之证信。

“一时”者，时成就也。盖时无实法，长短随心。延促同时，三祇一念。如《疏钞》曰：“或说者得陀罗尼。一刹那顷，一字之中，说一切法门。或听者得净耳根，于一刹那，闻一字时，于余一切悉无障碍。或说者时少，听者时多，或说者时多，听者时少。或说者神力延促随宜，听者根器利钝不一。古谓三乘凡圣所见佛身报化，年岁短长，成佛久近，各各不同故。今止取佛及弟子师资机感相遇之顷，说听事毕，便名一时也。”又《佛地论》云：“说听究竟，总言一时。”是故经中不言某年某月，但以师及弟子，机应和合，说听事毕，即名一时。又经中不举年月者，各地历法不同。又世界时分不一，四天王天一日，便是人间五十年。且现代科学证明，太阳围绕银河系中心运行一周（即太阳上之一年），相当于地球时间之二万万年；且物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则时间随物体运动速度而变异，本非定量。故经中只言“一时”最切实际。

“佛”者，主成就也。佛为一切众生之宗主，故名为主。又六成就中，主成就最为主故。

“佛”者，梵语为佛陀，今只言佛，乃省文也。译为华言，则为觉者。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异于凡夫之不觉；觉他异于二乘之独觉；觉满异于菩萨之在因。三觉俱圆，众圣中尊，故称为佛。又云智者，智即觉之义。智无不知，所谓得一切种智，即觉满之义。在本经中，此处佛字，即指大恩慈父，本师释迦牟尼佛。

“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处成就也。王舍城古有二说，一曰上茅城（或作上第城）（旧城），一曰寒林城（新城），两说不一。今据《智度论》中曰：“佛涅槃后，阿闍（shé 舌）世王，以人民转少故，舍王舍大城，其边更

作小城。”《甄解》云：“本王舍城者，上第旧城也，更作小城者，寒林新城也。此既佛灭后阇(shé 舌)王筑之，佛何住后城乎？今正佛所住处，明知上第城也。”此说可证，佛说此经是在旧城。《慈恩传》云：“王舍旧城，处摩揭陀国中，古昔君王多住其内。其城又生好香茅，故举为称。”又曰《望西疏》曰：“若依宗家，应是上茅。”（宗家即善导大师）望西师意，亦谓经中之王舍城，即上茅旧城。此说可信，故不引异说。

《法华论》云：“如王舍城胜余一切城舍故，显此法门最胜义。”五天竺有十六大城，而王舍城最大。故在此城说经，以表此经之最胜。又《大宝积经论》云：“问云：何故此法唯王舍城说，非余城廓？答曰：释此法门法王住处故。喻如王舍，王所止住，故名王舍。此法门亦复如是，法王住处，释成此义故，说住王舍城。”

耆阇(dū 督)崛山，是王舍城外五山之一。《净影疏》曰：“耆阇山，此翻名灵鹫山也。此山多有灵仙居住，故名为灵。亦有鹫居止此山，故名为鹫。”又：“此山顶似鹫头，又名鹫头山。”《西域记》志此山曰：“北山之阳，孤标特起。既栖鹫鸟，又类高台，空翠相映，浓淡分色，如来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广说妙法。”《智度论》曰：“耆山于五山中最胜故。①此山精舍，近城而难上，近城故乞食不疲，难上故杂人不来。故多住此，不在余处。②是耆山福德吉处，诸圣人喜住处。佛为诸圣主故多住。③耆阇山是三世诸佛住处故。④是中清净，有福德闲静故。一切诸佛行处，十方诸菩萨赞叹恭敬，八部大力众神所守护、恭敬供养处故，诸大乘经多在此山说。⑤是中十方无量智慧福德力大菩萨，常来见释迦牟尼佛，礼拜恭敬听法故，诸大乘经多在此山说。”《法华论》云：“耆阇崛山胜余诸山。佛在于此说，显此法最胜。”故本经即在此山说。

“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俱”。本品独标比丘众及菩萨众，第二品末广标余三众弟子及诸天众：“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信士七千人，清信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共大会。”经末则云：“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可见说经时，会中有诸大菩萨、声闻、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直至诸天梵众、天龙八部，咸来听法，此乃六成就中之众成就。会中，有菩萨、声闻、诸天人等与此界四众弟子二万人同闻，非是阿难独闻。是可证信。

“与大比丘”。与者，共同之义。表佛与大众共在会中。“比丘”是梵语，名含三义故不翻。三义者：(一)乞士。谓乞食乞法。乞食谓，既出家已，乞求自活，不事经营，无所贮积。万缘俱放，一意清修，故曰乞食养身。乞法

者，参师访道，露宿风餐，询求妙法，期成圣果，故曰乞法养心。(二)破恶。正慧观察，破烦恼恶，见思惑（指见惑与思惑）尽，超出三界。(三)怖魔。如《涅槃》说：“魔性妬（gòu 垢）（据《中华大字典》，‘妬’有八义，今取其一，‘妬’者恶也）弊，忌他胜己，见彼胜己，故怀恐怖。又惧其人，多化众生，同出生死，空其境界（魔之境界空虚），故生恐怖。”若人出家受戒，羯（jié 捷）磨成就，地行夜叉，空行夜叉，天行夜叉，辗转赞叹，声传欲界六天，魔闻心怖。

“大”者，梵语为摩诃。具有三义：谓大、多、胜。大者，《弥陀疏钞》云：“天王大人所共敬仰，非小德也，名大。”《净影》云：“旷备高德，过余近学，故名为大。”多者，内典外籍，无不博通，非寡解也，名多。胜者，胜过余学，超于九十六种外道之上。再者，《佛地论》另有三义。(一)最极利根，波罗蜜多种性。(二)得无学果位。(三)得小果已，趋大菩提。以上三义，故名曰“大”。又嘉祥师谓“大”有三义：一生大解；二破大恶；三证大果。由上可见，大比丘者乃德高望重、回小向大之比丘，乃比丘众中之尊宿。

“万二千人俱”，标比丘之人数。曰《会疏》曰：“诸经多标千二百五十人。今经与《法华》标万二千人，盖是出世本怀，一代胜会，故十方大德皆云集乎！”上说甚是，会众之盛，正表世尊说法之胜也。又“俱”者共集之义。

“一切大圣，神通已达”。上二句，赞诸大比丘之德。“一切”，乃该罗事物之称，又“一切”普也。“一切大圣”，赞叹之辞。《嘉祥疏》：“游心空理，隐显难测，故称圣人。”《会疏》曰：“初果已上，悉名圣者。以究大阿罗汉，故名大圣。亦可虽外现声闻，内秘菩萨之行，故名大圣。”《净影疏》曰：“大有两义：一位高名大，一德胜名大。会正为圣。”综上可见，或从德而言，契于空理，会合正道曰圣；或从位而言，初果以上称圣。唯回小向大，行菩萨道，直趣佛果者（乃名究大阿罗汉），或大权示现者，方名大圣。

又《净影》曰：“神通已达，叹其德胜。所为神异，故名曰神。无壅曰通。所谓身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及与漏尽。”故知“神”为不测之义，“通”为无碍之义。“达”者，《嘉祥》曰：“达者言证，证六通三明等是也。”阿难当时，虽未得漏尽，但以当机，应须并列。又《净影》释曰：“阿难增上利根，虽居学地（未得无学果位），而成无上胜妙功德，故曰大圣。于神通中，解了毕竟（彻底了解），亦名已达。”是故阿难亦得名列“一切大圣，神通已达”。

“其名曰：尊者憍陈如”。“尊者”梵语阿梨耶，译为圣者、尊者，谓智德具尊者。乃阿罗汉之尊称。《净影》曰：“有德可尊，故曰尊者。”《会

疏》曰：“尊谓尊贵，有德可贵，故曰尊者。”“憍陈如”梵文全名作阿若憍陈如。阿若是名，憍陈如是姓。译为华文是“了本际”、“知本际”，或作“已知”、“无知”（无知之义，非无所知，是知无之义）。《净影》曰：“阿之言无，若之言智，证无成智，故曰无智。‘无’是一切诸法本性，名为本际。于此本际知见明了，名了本际。”憍陈如于世尊初转法轮，度五比丘时，首先悟道。《法华文句》曰：“是释迦法中第一弟子。”《增一阿含经·弟子品》中，佛称之为“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宽仁博识，善能劝化，将养圣众，不失威仪”。今经首列尊名，正表能闻受此经法者，皆是第一弟子。本经《非是小乘品》曰：“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归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尊者舍利弗”。梵语舍利，译为鹫鹭。梵语弗，译为子，故曰鹫子。因母得名。其母身形端正，眼净如鹫鹭，乃名鹫子，谓是鹫鹭之子。又名珠子，亦表其母眼净如珠。又名身子，表母身端正。舍利弗在佛声闻弟子中，智慧第一。在母胎时，能令母得妙辩，胜于乃舅俱絺（chī 吃）罗（后亦证阿罗汉）。八岁登座，十六出国，议论无双。七日之内，遍达佛法。本经说此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惟大智者，始能深信不疑。故列上首，仅次憍陈如。

“尊者大目犍（jiān 间）连”，即《阿弥陀经》中摩诃目犍连。摩诃即是大义。目犍连是姓，译为（一）赞诵；（二）采菽；（三）菜菔根等。其族出家人多，故于尊者姓氏冠以大字，曰大采菽（大目犍连）以拣别之。其名为拘律陀，父为相国，从拘律陀树神祈求得子，因以名之，于佛弟子，神通第一。《智度论》曰：“如舍利弗，于智慧中第一，目犍连神足第一。”又：“舍利弗是佛右面弟子。目犍连是佛左面弟子。”尊者神通甚广。例如举一城释种，上升梵天；外道移山，制之不动，及降服毒龙等等。难以具述。

“尊者迦叶”。迦叶姓也，此译为龟或饮光。名毕波罗，亦树名，因父母祷于该树神而生，故用以为名。尊者乃大富长者之子，能舍大财，修头陀大行，为大人所识，故名为大迦叶，以别于同时之三迦叶：（一）十力迦叶；（二）童子迦叶；（三）童女迦叶等。

又迦叶译为龟，《法华文句》云：“其先代学道，灵龟负仙图以应。从德命族，故云龟氏。”又云饮光。因于毗婆尸佛时，为冶金师。与一贫女，共以黄金，庄严佛像。自尔以来，九十一劫，身如黄金，光色晃耀，掩蔽余色，故名饮光（饮指吞，光吞诸色，即饮光义）。

尊者头陀行第一。头陀者梵语，此云抖擞或云淘汰，以十二行淘汰尘劳烦恼。十二行者：（一）住阿兰若（寂静处）；（二）常行乞食；（三）次第乞；（四）日

中一食；(五)节量食；(六)过中(午时)不饮浆；(七)著粪扫衣；(八)但三衣；(九)冢间坐；(十)树下宿；(十一)露地坐；(十二)但坐不卧。以斯苦行，扫除尘累，澄净身心。迦叶年老，不舍头陀。佛悯其衰，劝命休息。迦叶头陀如故。佛乃深赞云：“有头陀行，我法久存。”故云头陀第一。

尤应深省者，大迦叶尊者，即传佛心印之禅宗初祖。《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第三卷云：“梵王至灵山，以金色钵罗华献佛，舍身为座，请佛为众生说法。世尊登座，拈华示众，人天百万，悉皆罔措。独有金色头陀，破颜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摩诃迦叶。’”此即世传之拈花公案。世尊传心于迦叶，为禅宗初祖，迦叶再传于阿难，为二祖。今上首中，标举大迦叶，正表禅净不二之深意。

“尊者阿难等”。唐宋译作阿难陀，略称阿难，译曰庆喜、欢喜。又云无染。乃白饭王之子，佛之堂弟也。生于佛成道日。净饭王既闻太子成佛，又闻宫中诞子，更增欢喜。乃曰，今日大吉，是欢喜日。语来使言，是儿当字为阿难。又尊者端正清静，如好明镜，见其相者，闻其声者，睹其威仪者，莫不欢喜，故以为名。又尊者随佛入天宫龙宫，心无乐著，故名无染。佛寿五十五岁时，阿难出家，侍佛二十五年，佛所宣说，悉能忆持，不忘一字。《涅槃》称“阿难多闻士”。又迦叶赞曰：“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故曰多闻第一。

“等”者，魏译中列三十一人，今会本仅列举其中上首五人之名，故曰阿难等，以概其余。

“而为上首”。今称首座为上首。大众一座之上位，称为上首。各经中上首人数不同。例如《称赞净土佛摄受经》于大苾(bì必)刍一千二百五十人，列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阿泥律陀四人等为上首。今经则憍陈如五人等为上首，是乃一切大圣，神通已达之大尊者中之上首。

按“一切大圣，神通已达”之句，本为菩萨叹德。如《密迹金刚力士经》云：“与大比丘众四万二千俱，菩萨八万四千，一切大圣，神通已达。”今此经中以赞叹菩萨功德之语，以赞声闻。正表此等常随圣众，本法身大士，隐本垂迹，或他方圣众，助佛宏化，为影响众。“一切大圣”，指其本地，本是究竟菩提之人故。“神通已达”者，示权迹。游戏神通来此土故。故知所列之声闻众，皆是大权示现，助我世尊，开显净土法门也。

综上五圣，了本际，谓了知其久远之本际，故首列之。身子智慧第一，表弥陀之佛智、不思議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胜智之深广无涯。目连之神通第一，显游戏神通之誓愿。大饮光，显弥陀殊胜光明，无不照

见，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庆喜表闻名欢喜，悉得度脱。又迦叶是宗门初祖，阿难为二祖，阿若憍陈如表当人之本际，舍利弗表众生本具之智慧，目连即众生本有之神通，饮光表灵光独耀、迴脱根尘，庆喜表庆快平生、心心相继。故知一部大经，正是付法传心；一句名号，直显本来面目。于此荐得，始称带角之虎。但当蓦直念去，便是无上深禅。无论定持散念，决定功不唐捐。

本经先列声闻，后彰菩萨。正如《佛地论·第二》云：“先说声闻，后说菩萨。声闻众者，近对世尊，亲受化故。又诸声闻，常随佛故，形同佛故。”是故诸经多是先声闻，而后菩萨。

“又有普贤菩萨”。菩萨乃梵语之略存，具足应云“摩诃菩提质帝萨埵”。“摩诃”译为大，“菩提”译为道，“质帝”译为心，“萨埵”译为众生或有情。合之则应为大道心众生。简称菩提萨埵，义为觉有情。同佛所证之谓觉，无明未尽之谓情。又觉是所求佛道，有情是所化众生，利生为急，广度群生同登大觉，故谓觉有情。菩萨二字则是最略者也。

云何为大道心众生？以具四种大故。四种者《清凉疏》谓：“一者愿大，求大菩提故。二者行大，二利成就故。三者时大，经三无数劫故。四者德大，具足一乘诸功德故。”此亦含摄《法华》之六大：(一)信大法；(二)解大义；(三)发大心；(四)趋大果；(五)修大行；(六)证大道。以具上述诸“大”故，名为大道心众生。

“普贤”亦名遍吉，《清凉疏》谓普贤有三：(一)位前（但发普贤心）；(二)位中（等觉菩萨）；(三)位后普贤（得果不舍因行，谓成佛仍不舍因地之行）。疏谓普贤之义为“果无不穷曰普，不舍因地曰贤”。此即位后之普贤，是为如来之化现也。至于《会疏》云：“体遍法界，故曰普。位邻极圣，故曰贤。”是为位中普贤，乃等觉菩萨也。《会疏》又云：“能导御一切，发十大愿王。愿西方往生，特翼赞弥陀，故于此经是为上首。”又《探玄记》曰：“德周法界曰普，至顺调善曰贤。”《大日经疏·一》曰：“普贤菩萨者，普是遍一切处，贤是最妙善义。谓菩提心所起愿行，及身口意，悉皆平等，遍一切处，纯一妙善，各具众德，故以为名。”普贤、文殊乃释迦如来之二胁士，侍佛左右，乃释尊会中上首，在华严会上，亦是上首。又普贤菩萨为一切诸佛之长子。《四十华严经·四十颂》曰：“一切如来有长子，彼名号曰普贤尊。”可见普贤正是如来法身之所流现，化作等觉大士，襄赞释尊，演唱圣教。若据密教，普贤即是密教初祖金刚萨埵。金刚萨埵即是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圣无动尊大威怒王秘密陀罗尼经》曰：“此金刚手是法身大士，是故名普贤。”又金刚智之《五秘萨诀》曰：“金刚萨埵者，即是普贤大菩萨异名也。亦名一切如

来长子，亦名大阿闍（shé 舌）黎。”本经《德遵普贤第二品》中，复有“为教菩萨，作阿闍黎”之文。今此经中，普贤大士，列最上首，正显密净不二，故先师夏老云：“净土即是密教显说。”（藏密红教祖师莲花生大士，即阿弥陀佛之化身佛，故红教尊崇弥陀，劝生极乐，远盛于其他教派。密净不二之旨，于本解中，暂不详论）

“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亦云曼殊室利。此云妙首，亦云妙吉祥，亦云妙德。是诸佛之师。《放钵经》曰：“今我得佛，皆是文殊师利之恩也。过去无央数诸佛，皆是文殊师利弟子。当来者亦是其威神力所致。譬如世间小儿有父母。文殊者，佛道中父母也。”如《心地观经》曰：“三世觉母妙吉祥。”又“妙德”者，《法华嘉祥疏·二》曰：“文殊，此言妙德。以了了见于佛性故。德无不圆，累无尽，称妙德也。”《会疏》曰：“具三德秘藏，神化不思议，故名妙德。”妙吉祥者，《圆中钞》曰：“微妙三德，同佛所证，故亦云妙吉祥。……惑业苦三，有少分在，皆未吉祥。位居究竟，三德圆彰，故又号妙吉祥也。”文殊于菩萨众中，智慧第一。本为龙种上如来。现在北方常喜国成佛，号宝积如来，未来成佛，号普见如来，故知文殊大士乃过现未三世成佛者。今示现会中，大智独尊。表此法门，惟大智方能信入。又妙德者，了了见佛性故，今邻普贤位列上首，正表禅净不二之旨。

“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弥勒，此云慈氏，菩萨之姓也。名阿逸多，此云无能胜。具足则为慈无能胜。《弥陀疏钞》云：“以在母胎中，即有慈心，故以名族。又过去生中，遇大慈如来，愿同此号，即得慈心三昧。又昔为婆罗门，号一切智，于八千岁，修习慈行。又弗沙佛时，与释迦如来同发菩提心，常习慈定。又《思益经》云：‘众生见者，即得慈心三昧。’又《悲华经》云：‘发愿于刀兵劫中，拥护众生。’是则慈隆即世，悲臻后劫，至极之慈，超出凡小，故无能胜。”大士位居补处，现在兜率内院。四千年后（指兜率天之四千年，相当于地球上之五十七亿六千万年）下生此界成佛，福德殊胜。三会龙华，度生无量。

本经以上三大士为菩萨众中上首，盖因三大士净土缘深，正好影响海会大众，同归净土。《普贤行愿品》中普贤菩萨于逝多林中，发十大愿王。继云：“是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宫城内外、象马车乘、珍宝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到已，即见阿弥陀佛。”又偈云：“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既往生彼国已，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

无余，利乐一切众生界。”又《文殊发愿经》云：“愿我命终时，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生彼佛国已，成满诸大愿，阿弥陀如来，现前授我记……”如是两大士，发殊胜大愿，求生极乐，可劝一切菩萨，皆仰信文殊之大智，入普贤之大行，普导众生，同归极乐。是故此经，列为上首。次列弥勒者，《大宝积经·发胜志乐会》弥勒问佛：“若有众生发十种心，随一心专念向于阿弥陀佛，是人命终当得往生彼佛世界。世尊，何等名为发十种心，由是心故，当得往生彼佛世界？”可见弥勒大士正是襄赞释尊同宏净宗妙法也。又本经中第卅二品下弥勒当机。第四十六品，佛咐嘱弥勒大士曰：“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咐嘱汝等作大守护……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弥勒承佛咐嘱，宏持是经，是故大士，不但当来龙华会上，必说此经，直是尽未来际，亦必常说不绝。

“贤劫”。现在之住劫，名为贤劫。在此大劫中，有千佛出世，故名贤劫。《悲华经·五》曰：“此佛世界，当名娑婆。……时有大劫，名曰贤善。……是大劫中，有千世尊，成就大悲，出现于世。”据《佛祖统记》，此劫中，第一佛名拘留孙佛，次为拘那含牟尼佛，三为迦叶佛，四即为今之释迦牟尼佛，此后有弥勒等九百九十六佛相继出世。今此会中，弥勒与其他贤劫中成佛之九百九十五大士皆来集会，听佛说法，故知贤劫中未来一切诸佛，皆必同宣此经。（另说，贤劫共一千零五佛，弥勒以下一千零一人，未成佛。非所常见，故不详录）

以上第一品，以信、闻、时、主、处、众六种成就，为本经证信。经中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超越余经，同于《法华》。又普贤最为上首，同于《华严经》。亦表本经之同于上之圆教二经也。

德遵普贤第二

第二品是上品圣众之补充。本品之首，于菩萨众中，拈出上首之贤护等十六正士。品末复标余之三众及诸天大众，以补足上品中六成就中之众成就。尤应著眼，本品名《德遵普贤》，盖表与会之无量无边诸大菩萨，咸共遵修普贤之德。普贤之德，实亦无量，而其心中之心，要中之要，则为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也。是为本品之纲。

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惟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住菩萨、神通华菩萨、光英菩萨、宝幢菩萨、智上菩萨、寂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香象菩萨、宝英菩萨、中住菩萨、制行菩萨、解脱菩萨，而为上首。

“正士”者，《度世经》曰：开士、大士、圣士、力士、正士等，皆菩萨之异称。又《甄解》云：“‘正’谓正道，‘士’谓士夫，在家之称。此等大士，外现凡形，内深达正道故，居家名为正士。”又《会疏》曰：“十六正士者，《文殊师利净经》言：‘菩萨八万四千及十六正士’。则明知正士之名，云居家菩萨。‘正’谓正道，‘士’谓居士。此等大士，虽葆光和尘，久出于邪道，深达于正法，故云正士也。”准上可知，正士者，即在家菩萨。又十六者，密宗以十六数，表圆满无尽。《出生义》云：“厥有河沙尘海数量，举十六位焉；亦尘沙之数不出于此矣。”

“贤护”等十六正士，常见经论。《胜思惟梵天经》及《思益经》，列十六名。《智度论》标十六，但仅列六名。《论》曰：“善守（即贤护）等十六菩萨是居家菩萨。”下列五名，兹不俱引。《思益经》云：“若众生闻名者，毕竟得三菩提，故云善守。”又《大方等大集贤护经》曰：“王舍大城有优婆塞，名曰贤护，为众上首。”又《大宝积经·贤护长者会》佛说贤护长者众乐事：“其受于快乐果报，虽复忉利帝释天王，犹不能及，况复人间。”又《名义集》曰：“颯（bá 拔）陀婆罗，翻为贤护。自护贤德，复护众生故。或云贤首，以位居等觉，为众贤之首故。”可见贤护正士，乃示生于王舍城，位登等觉之在家菩萨。若按今经别意，据《般舟三昧经》，此跋陀和（即贤护）菩萨，是念佛三昧发起人，亲见弥陀。今故来此胜会，助显念佛三昧无上法门。

“善思惟菩萨”。唐译为善思惟义菩萨，魏译为善思议菩萨。按《四童子经·现生品》，善思惟等正士，是他方世界来此示现之在家菩萨。经云：“东方去此佛刹十千俱胝（zhī 只），有一世界名宝鸣。佛名狮子鸣声如来。有一菩萨名善思议（即善思惟）应托来到此土，化生阿闍（shé 舌）世王宫内。南方去此五百亿世界，有一世界，佛名宝积善现如来，有一菩萨名寂静转（即慧辩才），于此舍卫城内，生大居士似师子家。西方去此过八亿百千佛刹，乐音如来所，有一菩萨名无攀缘（即观无住），于此波罗奈国，化生大居士善鬼家。北方去此六万四百千亿万佛土，住菩提分转如来所，有一菩萨名开敷神德（即神通华），生此毗耶离城大将师子家。此四童子与无量大众，共来娑罗双树所，恭敬供养。”又此下光英菩萨等四正士，如《佛名经·第七》说光英、慧上（即智上）、寂根、愿慧四菩萨，从四方佛土，来集此界之相。又《文殊师利净经》亦说此四正士，从四方来，同上所说。又《月灯三昧经·第三》说：“香象菩萨从东方阿閼（chù 触）佛，与那由多菩萨，共来问讯释迦牟尼佛。”以上贤护至香象共为十正士。其余六人如《甄解》云：“其余智幢（即宝幢）、宝英、中住、制行、解脱等，虽未见经证，准前思之，必应是他方来大

士也。”按《甄解》所注是《魏译》。《魏译》仅列十五正士之名，其中缺慧辩才菩萨。此菩萨见于《唐译》。《甄解》以为信慧即慧辩才，今经开为两人，始合十六之数。故知信慧菩萨亦应如宝幢等正士，亦是他方来者。《甄解》于此，更有阐明。文曰：“初列贤护等十六正士者，彰此法不以出家发心为本。次列他方来者，彰十方佛土中，悉以此法为出世大事故。共来精进求此法。”此议甚得经旨。盖在家修行，最宜持名念佛也。十方大士悉来听法，表此法殊胜，实为大事因缘故。

又“贤护”表如来善护念诸菩萨。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三根普被，万类齐收，正是贤护之义。又“善思惟”，表正智明了，深信佛慧，并表法藏因地五劫思惟，结得大愿之胜因。“慧辩才”，表明信佛慧，辩才无碍，即经中“演慈辩，授法眼”，“常以法音觉诸世间”之义。“观无住”（见《唐译》，《魏译》作空无）表经中“譬善幻师，现众异相，于彼相中，实无可得”。亦表法藏永劫因行，说空无相无愿之法。“神通华”表从神通力，集万行之德华，以自庄严，具足方便，成就众生。如经云：“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光英”，表光明英发，又经中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等，光中极尊，是光英义。“宝幢”（见《唐译》，《魏译》作智幢）表智慧殊胜犹如宝幢。“智上”（见《唐译》，《魏译》作慧上）表经中“无等无伦，最上胜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如是无上妙智，超出一切，故名智上。“寂根”，《会疏》云：“寂灭境智，诸根清静，故名寂根。”《甄解》云：“境智寂灭，根本严净，云寂根。”今据本经中《真实功德品》云：“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正表寂为根本，照用无穷。照而常寂，故表寿命无量。“信慧”，《会疏》云：“信心智慧，永断疑网。”《甄解》云：“明信佛智，无上智慧。”又本经中“已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人身难得佛难值，信慧闻法难中难”。此净土宗，是难信法，若能信入，皆因宿具慧根。“愿慧”表阿弥陀大愿之王，智慧广大，又可与信慧正士合参，正表净土以信愿持名为宗。“香象”菩萨乃东方阿閼佛国菩萨，曾于维摩会上，作同闻众。香象身出香风，此菩萨身香亦如之。香象力大，表弥陀愿力无边。“宝英”表弥陀愿海，乃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能令凡夫，无功德者径登不退，证入涅槃。是乃宝中之英，故曰宝英。“中住”，安住中道，不落二边，当相即道，即事而真，净念相继，即念离念，是中住义。“制行”，表严持净戒，制恶行善。又念佛即是持戒，是制行义。“解脱”，表灭除结缚，故名解脱。如经云：“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泥洹（huán 环）之道。”又：“值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而为上首”，表以上十六正士为会中无量无边、一时来集之在家菩萨之上首。据《会疏》及《甄解》义：(一)普贤、文殊正是释迦会中上首。故举两大士总摄会中一切菩萨。(二)弥勒是当来贤劫成佛诸菩萨之上首。(三)贤护等十六正士是会中居家菩萨之上首。此说稳妥，故不采《净影》之说。彼将文殊、普贤亦并于贤劫成佛之菩萨中也。

咸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

本品从“咸共遵修”至品末之“不可思议”皆是赞叹普贤大士暨会中一切菩萨之德。

“大士”者即菩萨，即大道心有情。士谓士夫。大者，即前释大道心之大，兹不赘。本经会中，以普贤菩萨为一切菩萨之上首，余文殊、弥勒、贤护等出家在家菩萨，暨十方来会无量无边之诸大菩萨，皆悉遵行普贤大士之德。普贤大士乃华严长子，其至德即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也。《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谓大士十种广大行愿：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如上十愿，愿愿皆曰：“我此大愿，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行愿品》复云：“若人诵此愿者。……是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宫城内外，象马车乘，珍宝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到已，即见阿弥陀佛，……其人自见生莲华中，蒙佛授记。得授记已，经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又其中第十愿“普皆回向”显“普”。从初礼敬乃至第九愿“恒顺众生”显“贤”。故知十种大愿，显“普贤”义。“贤”则竖穷三际，“普”则圆摄无余。《清凉疏》云：“果无不穷曰普。不舍因门曰贤。”正显经中普贤，即位后普贤，亦即善导大师所谓从果向因之相。又普贤偈云：“我既往生彼国已，现前成就此大愿。……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是即普贤自言，我既往生极乐国已，成就所发之十种大愿，乃以殊胜行愿功德，皆悉回向众生，同生极乐。普皆回向，乃成“普”义。弥陀四十八愿，摄一切众生，是“普皆回向”之本源。普贤十大愿王，正是弥陀大愿之第三十五愿之广演。愿曰：“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被宏誓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行，行普贤道。”（此愿留

在第二卷中详释)由是可见,会中圣众,多是曾生极乐,被宏誓铠,游化十方,助佛宏化。如是辗转教化,辗转度脱,是故经中,无量无边一切菩萨,皆遵普贤大士之德。

“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上两句初赞诸大士之实德。“无量”者,其多其大,无法称量,名曰无量。《摄大乘论释》云:“不可以譬类得知为无量。”行谓六度四摄等大行。愿谓四宏誓与十大愿等胜愿。愿以导行,行以满愿,行如足,愿如目,互相依持。“具足”谓圆满无余。《行愿品》云:“闻此愿王”,“读”,“诵”,“书写”……“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此正显从果向因,以弥陀之善巧方便加持回向,成就无量超出十地诸圣之行愿。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一切功德法”指佛果之无尽功德。《仁王经疏》云:“施物名功,归己曰德。”《净影疏》曰:“功谓功能,诸行皆有利益之功,故名为功。此功是善行家德(指自有之德),故名功德。……德体名法。”“法”者,梵云达磨。通于一切,无论小者、大者、有形者、无形者、真实者、虚妄者、是事物者、是道理者,皆称为法。《唯识论》曰:“法谓轨持。”轨谓轨范,可生物(指众生)解。例如“无常”,使人生起无常之解。持谓住持,不舍自相。一切诸法,各有其相。

“安住一切”者,《会疏》云:“安住者,不动义。德成不退,故曰安住。无德不具,故云一切。”前引《行愿品》中,“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者,即是一念中,圆成行愿,故能安住于如来一切佛果功德之法。

“游步十方,行权方便”。此二句初赞大士之权德。游步,是游行与游化之义。十方者,东西南北四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是为八方,更合上、下二方,名为十方。盖表空间之一切处所。“游步十方”表大士神通游戏,自在游行,化度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行权方便”者。权,对实而说,具权宜与权变之义,俗谓通权达变。权亦即“方便”之异名。《法华文句》曰:“方者法也,便者用也。”浅言之,方是方法,便是便利。按佛教义,则如《大集经》云:“能调众生,悉令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又如《法华玄赞》云:“施为可则曰方,善逗机宜曰便。”又《净影疏》云:“化行善巧,随物所宜,种种异现,名权方便。”综上经论,故知以善巧稳便之法,妙契众生根机,导向究竟之果觉,名为行权或行方便。

“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入者,《嘉祥疏》释为“解契宗源”。《净影疏》云:“证会为入。”可见入者,为契会证入之义。亦即《法华》中“入佛知见”中之入字也。“佛法藏”者,《嘉祥疏》云:“名理为藏。”盖谓佛法

藏为法性之理体。法性含藏无量之性德，故名佛法藏。又法性中含摄一切佛法，故名佛法藏。是故“入佛法藏”即《法华》中“善入佛慧，通达大智”之义。又《甄解》据从果向因义，释云：“如来一切功德宝藏，佛果功德也。此之功德大宝海，说言佛法藏，即是佛所得一乘也。”《甄解》之说，显会中诸菩萨皆是大权示现，从果向因，已入如来一乘果海，但不舍因行，故来会赞助释尊也。

“究竟”者，至极之义。“彼岸”者，《智度论》云：“波罗，秦言彼岸。”又云：“以生死为此岸，涅槃为彼岸。”又《涅槃经》云：“彼岸者，喻如来也。”是以净影师释“究竟涅槃”曰：“彰果毕竟，涅槃彼岸，到名究竟。”（《疏》谓彰明已得至极之觉果，到达涅槃彼岸，名为究竟）按《甄解》意，则为证入佛之一乘大功德宝海，契佛所得涅槃。（以上两说同旨）是诸大士，圆证果德已，从果向因，遵普贤德，普现十方，来法会中，同宏净法。

彭际清居士曰：“‘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三句义中，全摄净土法门。菩萨一切所行，不离方便。以方便故，取于净土，得常见佛。以见佛故，闻法修行，入佛法藏，圆满觉心，究竟彼岸。若无方便，无量行门，终不成就。如《大般若经》云：‘是菩萨由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故，从此处没，生余佛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在在生处，常得值遇诸佛世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终不离佛。’当知欲不离佛，须以念佛为因。如《华严》十地，始终不离念佛。”按彭氏之说，菩萨度生，须有方便。最胜方便，是教人念佛。念佛生佛国，见佛闻法，终不离佛，故能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彭氏之论，深得经旨。

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兜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斯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仰，请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城，坏诸欲堑。洗濯（zhuó 卓）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贮功德，示福田。以诸法药，救疗三苦。升灌顶阶，授菩提记。为教菩萨，作阿阇（shé 舌）黎，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

上段末二句“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再赞大士之实德。今文及下文两段，则再赞菩萨，普于十方，示现八相成道之殊胜权德。

“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愿”者，誓愿也。《法窟》曰：“于出世道悌（xī 希）求为愿。”（悌者，念也，愿也，故悌求同希求）又“世界”者，世指时间，界指空间。《首楞严经》曰：“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

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

“等正觉”见《唐译》，是为新译。《魏译》为“等觉”，是为旧译。等觉有二义：(一)等觉是菩萨之极位，将得妙觉之佛果。其智慧功德，等似妙觉，故谓之等觉。昙鸾大师曰：“望于妙觉犹有一等，比下名觉，故名等觉。”(二)等觉即佛果。《往生论注》曰：“以诸法等，故诸如来等。是故诸佛如来，名为等觉。”又《智度论》曰：“诸佛等，故名为等觉。”《会疏》云：“等觉有二义。一、如来名等觉。二、一生补处位。”于是注经家于此经文，亦有两说。一谓，是住等觉位菩萨，于十方示现八相成道；一谓，此乃果佛，从果向因，示现八相，乃成佛后之力用。总之，大觉妙用，不可思议，似不必于此二者强执一说，不妨并存。盖因菩萨众多，境界不一也。

“舍兜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表八相成道。但其位不一，凡有五等。《甄解》曰：“(一)如《华严·贤首品》及《起信论》。于十信满位，示现八相。《占察经》说四种作佛中，第一信满作佛当之。(二)如《大集经》中，灌顶住菩萨（十住满位）能于无佛世界，示现八相。《占察经》第二，解满作佛当之。(三)《仁王经·菩萨教化品》明初地八相。《占察经》第三，证满作佛当之。(四)《入如来智德不思議经》明究竟地（一生补处）八相示现。《占察经》第四，一切功德行满成佛当之。(五)《华严·不思議品》诸佛念念出生智。此明佛后得智，出生八相示现也。此五中，前四是因中示现，第五佛后业用也。斯经所明，若依诸师，多是第四（补处）作佛。若依今宗，此中无所属，以弥陀巧方便回向所作故，因果共不可思议。若强论之，或应在第五（佛后）之中焉。”由上可见，示现八相成道之人，阶位有五，一般只知补处成佛所现，《甄解》则偏重为佛后。诸说不妨并存，五位不妨齐有。盖十方来会之菩萨无量无边，其阶位于平等中，亦不碍于差别也。

又“八相成道”指本师释迦与一切诸佛示现成道之通途。但诸经论因开合不同，所说亦异。或说七相，乃至九相、十相。今说八相者，乃从经论之多数也。再者八相之中，内容亦不尽同。《大乘起信论》谓八相为：“(一)从兜率天下；(二)入胎；(三)住胎；(四)出胎；(五)出家；(六)成道；(七)转法轮；(八)入涅槃。”但《四教仪》则为：“(一)从兜率天下；(二)托胎；(三)出生；(四)出家；(五)降魔；(六)成道；(七)转法轮；(八)入涅槃。”两相对照，便知《四教仪》是开《起信论》之“成道”为“降魔”与“成道”，合《起信论》之“入胎”与“住胎”于“托胎”。可见两者，只是开合不同，内容无别。

《嘉祥疏》依《四教仪》判《魏译》之八相，甚合于今此会集本，故仍依之。经中“舍兜率”是第一相，“降王宫”是第二与第三两相，“弃位出家，

苦行学道”是第四相，“降伏魔怨”是第五相，“成最正觉”是第六相，“请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及以下诸句是第七相，下段文中之“于此中下，而现灭度”是第八相。

“舍兜率”即第一相从兜率天降生也。“兜率”或“兜术”、“睹史多”本是一名，译音有异。其义为妙足、知足、喜足等。乃欲界中第四天。内院现为弥勒大士之净土，外院则为天众欲乐之处。《普曜（yào 耀）经·说法门品》云：“其兜术天，有大天宫，名曰高幢，广长二千五百六十里。菩萨常坐，为诸天入，敷演经典。”《佛地论·第五》云：“睹史多天，后身菩萨，于中教化。”后身菩萨即一生补处菩萨。此世界过现未三世之补处大士，皆从此天降生。

“降王宫”降生于王宫，是中含摄第二相之托胎，与第三相之出生。本师释尊之托胎，如《因果经》云：“于时摩耶夫人于眠寤之际，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空而来。从右肋入，身现于外，如处琉璃。”至于出生，则如《涅槃经》云：“从母摩耶而生。生已，即周行七步。”周行者，乃指四维上下之十方。《净影疏》曰：“于十方各行七步，示现丈夫奋迅之力，于十方独出无畏。”又《魏译》曰：“从右肋生。”《释迦谱》亦云：“菩萨渐渐从右肋出。”

“弃位出家，苦行学道”。此表“出家”之第四相。《魏译》甚详，文曰：“现处宫中色味之间。见老病死，悟世非常。弃国财位，入山学道。服乘白马，宝冠缨珞，遣之令还。舍珍妙衣，而著法服。剃除须发，端坐树下。勤苦六年，行如所应。”《普曜经》云：“尔时太子日服一麻一麦，六年之中结跏趺坐。”修习艰难勤苦之行。

“作斯示现，顺世间故”。以上二句，出自《唐译》，深显《法华》玄旨。《法华·寿量品》云：“一切世间天人及阿修罗，皆谓今释迦牟尼佛，出释氏宫，去伽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善男子，我实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自从是来，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亦于余处，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导利众生。……如来见诸众生，乐于小法，德薄垢重者，为是人说，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我实成佛已来，久远若斯。但以方便教化众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说。”两经合参，信知本师，作八相成道之种种示现，只为随顺世间众生之根机，行权方便，普皆度脱而已。实则释尊久已成佛。

“以定慧力，降伏魔怨”。此二句亦自《唐译》。是第五相之降魔。魔者，梵语魔罗之略称。此翻障碍，能为修道作障碍故。又翻杀者，害人善故；又常行放逸，断慧命故。又翻恶者，多爱欲故。魔类有四：《净影》曰：“一

烦恼魔，谓贪嗔等，能害善法。二阴魔，谓五阴身，共相摧灭。三者死魔，能坏命根。四者天魔，好坏他善。”今经所降伏者指天魔。如《婆沙论》云：“（节录）菩萨昔居菩提树下，初夜魔女来相媚乱。……中夜魔军总（皆也）来逼恼。……须臾觉察即入慈定，令魔兵众摧败堕落。”又《西域记》云：“集诸神众，齐整魔军。治兵振旅，将胁菩萨。……菩萨于是入大慈定。凡厥兵杖，变为莲华，魔军怖骇，奔驰退散。”以上均表菩萨定力。又《智度论》云：“菩萨智慧力故，大破魔军。”则显菩萨慧力。是故经云：“以定慧力，降伏魔怨。”怨指怨家。

“得微妙法，成最正觉”。此二句是第六相成道之义。“微妙”者，《维摩经》曰：“微妙是菩提，诸法难知故。”菩提者佛之知见，亦即实际理体，当人自性。经云：“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故云微妙难知，与“微妙是菩提”也。又《净影疏》曰：“理是妙法，由得此法，故成正觉。”理指实际理体，故亦同于上经。又《长阿含经》曰：“如来大智，微妙独尊。”综上所述，“得微妙法”者，即契世尊之佛智，入实相之妙理，证正真之菩提。故成正觉。正觉者，如来之实智。故成佛曰成正觉。“最正觉”者，崇显佛觉之无上圆满究竟。如《释迦谱》曰：“得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会疏》曰：“觉之中为最极，故云成最正觉。”成最正觉即究竟成佛。

“天人归仰，请转法轮”暨以下诸句，为第七相。天人者，天道中人。归者归敬，仰者钦仰。《智度论》云：“今是释迦文佛得道后，五十七日寂不说法。自言，‘我法甚深，难解难知。一切众生缚著世法，无能解者。不如默然入涅槃乐。’是时诸菩萨及释提桓因、梵天王诸天，合掌敬礼，请佛为诸众生初转法轮。佛时默然受请，到波罗奈鹿林中转法轮。”又《法华经》云：“尔时诸梵王，及诸天帝释，护世四天王，及大自在天，并余诸天众，眷属百千万，恭敬合掌礼，请我转法轮。”“法轮”者，指佛之教法。演说佛之教法，称为转法轮。轮者，转轮圣王之轮宝，回转四天下，碾摧诸怨敌。故以譬喻佛之教法，亦流转一切众生界，破除诸烦恼。《法华文句》云：“转佛心中化他之法，度入他心，名转法轮。”嘉祥师云：“自我至彼，故称为转。”又《探玄记》解法轮曰：“法是轨持义。通有四义：谓教、理、行、果。轮是所成。义亦有四：（一）圆满之义。以离缺减故。（二）是具德义。以穀（gū 估）辐辏（wǎng 往）等，悉皆具故。（三）有用义。谓摧辗惑障故。（四）转动之义。谓从此向彼，即从佛至众生；亦从彼向此，即从众生至佛果。”

“常以法音，觉诸世间”。从此句下，直至“于此中下，而现灭度”以前，亦皆是第七转法轮之相。“法音”者，广指如来教法，不局限于言语音

声，盖世尊说法，乃尘说，刹说，炽然说，无间说，说时说，默时亦说。不但有情说，无情亦说。故不宜以法音限于世尊之言教也。“世间”者，罗什大师曰：“世间者，三界也。”即欲界、色界、无色界也。世尊受请后，广演一代大小权实偏圆诸法，觉醒三界一切众生，故曰：“常以法音，觉诸世间。”此是转法轮之总相。

“破烦恼城”。（见《唐译》）烦恼者，贪嗔痴等，烦心恼身，故名烦恼。又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戒取十种，称为十烦恼。天台宗以见思、尘沙、无明三惑称为三烦恼。《智度论》曰：“烦恼者，能令心烦，能作恼故。”城者，城堡也。佛演妙法，摧破众生身心中烦恼之堡垒，故曰“破烦恼城”。

“坏诸欲堑”。《净影疏》曰：“爱欲之心，深而难越，故说为堑，教断令坏。”《甄解》曰：“‘坏诸欲堑’者，舍欲心。爱欲是诸苦之本。欲流深广，众生漂溺之而难度，说以为堑。《字苑》云：‘堑，绕城长水坑也。’佛法剑，截欲堑，令散坏也。”

“洗濯（zhuó 卓）垢污，显明清白”。《合赞》曰：“见爱烦恼，譬如垢污，空慧能除，亦如洗濯。除邪显正，故曰显明。以护法城，故曰清白；超诸毁谤，故曰清白。”文中之“法城”，指智断之果。如《合赞》曰：“智断之果，谓之法城。”《嘉祥疏》曰：“遣除迷垢，故云洗濯”，“无相之解，是无漏明，故云清白”。又《甄解》曰：“洗濯垢污，显明清白，是澍（shù 树）雨德。雨有能洗物垢污，能显清白体之德。如来法轮洗濯尘劳垢污，开显本有净体也。”以上《嘉祥》、《甄解》两疏中，清白之解，优于《合赞》。综上所述，故知“清白”者，智断之果也，无漏之明也，本有净体也。若融通禅门，则“洗濯垢污”即“迥脱根尘”，“显明清白”是“灵光独耀”。会归净宗，则“都摄六根”是“洗濯垢污”，“净念相继”、“自得心开”是“显明清白”。盖“一声佛号一声心”，念佛即是始觉合本也。

“调众生，宣妙理”。调者，和也。众生者，一切有情也。宣者，示也。妙理者，实相之理体，亦即《法华》“佛之知见”也。开佛知见、示佛知见乃“宣妙理”也。令一切有情，悟佛知见，入佛知见，乃“调众生”也。调和琴弦，以发正音，调和众生，令契中道。净土法门，是佛知见。持名念佛，即从空中道。

“贮功德，示福田”。“贮”者积也。“福田”者，夫世间种稻之田，称为稻田，以之为喻，为众生植福之所，称为福田。《净影疏》曰：“贮积功德，名贮功德。现受物供，故名为示。生世福善，如田生物，故云‘福

田’。”《甄解》曰：“福田者，供养如来，所施虽少，获福宏多。犹如良田，所种虽少，收实甚多（《菩萨本行经》）。所以佛为福田，贮无上功德故也。”以上诸释，皆与今经相契。又《俱舍论》有四福田：（一）趣田，畜生也。（二）苦田，贫穷困苦之人也。（三）恩田，父母等也。（四）德田，三乘之贤圣也。是为广义之福田。

“以诸法药，救疗三苦”。诸佛度生，应病与药。药喻如来妙法，病喻众生疾苦。如《涅槃》曰：“度众生故，为说无上微妙法药。”三苦者：（一）苦苦，由苦事之成，而生苦恼者。（二）坏苦，由乐事之去，而生苦恼者。（三）行苦，行者，迁流之义。由一切之迁流无常，而生苦恼者。《嘉祥疏》云：“三有之苦（即三界生死），故云三苦。”《甄解》谓“祥释为稳”（指嘉祥师之释更为稳妥）。盖除三有生死之苦，更合净宗之旨。《甄解》释经文曰：“如来大医王，能知其病，应病与药，治三有之苦。病有众多，法药亦多，故云诸法药。”

“升灌顶阶”。（见《唐译》）“阶”者位也。“灌顶”者，印度古代国王即位时，取四海水，灌于王顶。密教同之，有灌顶法。灌顶有多种，简言之，则为二种：（一）结缘灌顶。行人乞法，为结佛缘，引入灌顶坛，授以本尊之印与真言，此后行人即可依教，随分修习，是为结缘灌顶。（二）受职灌顶。于如法积行之士，传受秘法，而作灌顶。得灌顶已，堪受师位，于密法中作阿闍（shé 舌）黎，是为受职（或传教）灌顶。上乃粗分。若详论之，则在上述二者之间，尚有常行之四种灌顶：（一）瓶灌，得修习生起次第之自在。（二）密灌，得修气脉明点之自在。（三）慧灌，得具菩提心诀之修持自在。（四）大手印灌，得修大手印道之自在。密教重传承，未经灌顶，不得擅自修习，经轨亦不得擅阅。

又灌顶复有初位与后位之别。初位者，如《大日经疏·十五》曰：“（下文略有删节）譬如世间刹利之种，欲绍嗣其位，令王种不断故。为其嫡子，而作灌顶。取四大海水，以四宝瓶盛之。……水令流注太子之顶。灌此水已，大声三唱：‘汝等当知，太子已受位竟。自今以后，所有教敕，皆当奉行。……’今如来法王，亦复如是。为令佛种不断故，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顶。……从此以后，一切圣众，咸所敬仰，亦知此人毕竟不退于无上菩提，定绍如来法王之位。”以上就行人初位而释。至于后位，则如《秘藏记》曰：“菩萨初地乃至等觉，究竟迁佛果时，诸佛以大悲水灌顶，即自行圆满，得证佛果，是顶义也。”又《秘藏记钞·七》曰：“灌者，大悲护念义。顶者，佛果最顶义。诸佛护念，令至佛顶住，皆名灌顶也。”今经云“升灌顶阶”，对与会大士而言，乃指后位；若指教导众生，则受灌者是初位。

“授菩提记”。（见《唐译》）“授”者，付与之义。“记”者，记识之义，亦即悬记之记。佛对发大心之众生，授与当来必定作佛之记，称为授记。憬兴云：“圣说当果（指当来之果），令识因利（指因地之利），故云授记。”盖言佛为预说当来成佛之果，令行人识其当下自因之利。令知现在菩提之因，定得成佛之果，故云授记。经中“授菩提记”表与会大士均蒙授记，定当作佛；复指是诸大士广为众生授记作佛。

“为教菩萨，作阿阇（shé 舌）黎，常习相应无边诸行”。（见《唐译》）阿阇黎译为教授，又译轨范师，乃轨范正行，为僧师范者之尊称，通指教授善法之师。今经承“升灌顶阶”而言，乃专指真言阿阇黎，又称金刚阿阇黎，乃绍承金刚萨埵祖位，作传法灌顶者之称号。“相应”者契合之义。如三密相应与境智相应等。密宗以三密相应之旨为主，为令众生身口意三业顿契如来三密，故即身成佛。故密宗亦称相应宗。此四句与前“升灌顶阶”二句，深表密净不二之旨，表会中诸大士，为宏密乘，乃教导诸菩萨，成为金刚阿阇黎，故本身恒常修习无量无边相应之行。

“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善根”者，身口意三业之善，固不可拔，谓之根。又善能生妙果，出生余善，故谓之根。“护念”者，保护忆念也。《会疏》曰：“护谓覆护，念谓记念。”《净影疏》曰：“护使离恶，念令增善。”故知此两句综赞会中诸大士，遵修普贤之德，使余菩萨，无边善根，皆得成熟。故无量诸佛悉皆护念。

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师，现众异相。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裂魔见网，解诸缠缚。远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立方便，显示三乘。

上一段文，续演转法轮之第七相。本品名为德遵普贤，正表经中普贤位列上首之义。盖本经为圆教，从果起因，故先普贤而次文殊。普贤表行，文殊表智。无智则不能起行，故复当标显文殊，如《无量寿经起信论》曰：“不度文殊智海，难入普贤行门。以不能了知自心，一念顿圆，平等正性，凡圣共有，一际无差。以不了故，所有愿行悉不具足。何以故？心外起修，即成有漏。以无边功德，不外自心。随顺真如，修一切法，则能具足无边功德。”是故从“诸佛刹中，皆能示现”以下，标显文殊智德。例如“譬善幻师，现众异相，于彼相中，实无可得”等，俱表从文殊妙智，圆满普贤胜行。

“诸佛刹中”，以下共八句，显会中菩萨智德。文中“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见《唐译》），表诸大士，普门示现之德。不但于此国土，示现八相，

亦于十方世界，普现八相。“幻师”譬喻也。《智度论》曰：“西方有幻术人，一切皆能化现，宫殿城郭廊宇，结巾为兔，竖带为蛇，种种变现等。”故今借术者之幻化，以喻大士之普门示现。故曰：“譬善幻师，现众异相。”下曰“于彼相中，实无可得”（见《唐译》），因实知是幻，故于幻不迷。如《宝积经》中学幻天子说偈赞佛曰：“如幻师作幻，自于幻不迷。以知幻虚故，佛观世亦然。”亦正如《圆觉经》曰：“知幻即离”，“离幻即觉”。故于幻相，无著无得。文中盛赞大士之权实二德。“皆能示现”是权德，“实无可得”是实德。会中诸大士，皆圆具此权实二德，故云：“此诸菩萨，亦复如是。”

“通诸法性，达众生相”。“法性”又名实相、真如、法界、涅槃、实际等。“性”者体也。一切法之自体，名为法性。如《起信论义记》曰：“法性者，明此真体普遍义。……通与一切法为性。”又《唯识述记》曰：“性者体也。一切法体，故名法性。”又《大乘义章·一》曰：“法之体性，故云法性。”故知法性乃万法之体，在染在净，在有情数，在无情数，其性无有改变，故名法性。又法性即是真如，亦即实相。《嘉祥法华疏·五》曰：“法性即是实相，三乘得道，莫不由之。”又《止观·一》曰：“法性名为实相。尚非二乘境界，何况凡夫。”华严宗谓真如有不变与随缘二义。以随缘义，变造一切诸法，故称真如为法性；又以不变故，虽随缘变造染净、有情与无情种种万法，而真如不改不变。例如水变为波，而不变失水之性。法性真如，纯善无染，唯以缘有染净，而所变之法，有染净之别。又《会疏》曰：“菩萨有二种智，能为一切修行本。何者为二？一谓如理智，能照诸法本性。不一不异，不生不灭，是名通诸法性。二谓如量智，能照众生殊相，迷悟凡圣各异，是名达众生相。”故“通诸法性”是根本智，“达众生相”是差别智。

“供养诸佛”。供养有二：一、财供养，供养香花饮食等财物。二、法供养，如说修行利益众生。又分三种：(一)利供养，奉香花饮食等也；(二)敬供养，赞叹恭敬也；(三)行供养，受持修行妙法。《甄解》曰：“能游无量佛土，兴供养云，故云供养诸佛。”

“开导群生”。如《维摩经》曰：“虽知诸佛国及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众生。”是名“开导群生”。

“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唯识论·十》云：“神力难思，故能化现。”诸大士为度众生，化作种种身形。行动之速，似闪电光。菩萨能于一念之顷，普至十方国土，上供下度，平等普照，亦无优劣亲疏、物我彼此之分。《会疏》曰：“电光有四义：一速疾义，二破暗义，三不住义，四无分别义。

菩萨一念一时，普至十方世界，上供养诸佛，下利益众生。无有出入前后相，如电速疾。菩萨能照诸佛会，能破众生暗，如电破暗。菩萨能化无量身应现微尘刹，无有住处，无有朕迹，如电激空中，无所从来，去无定迹。菩萨平等，无有先此后彼等分别心，如电光照物，无彼此先后分别。”（上云菩萨一念，普至十方。故其神速，超过光速无量亿倍）

“裂魔见网”。“裂”者，破也。“魔”者，《智度论》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是故名为魔。”“见”者，指思虑、推求、决定等，包括正邪。《止观·五》曰：“一切凡夫，未阶圣道，介尔起计，悉皆是见。”又《大乘义章·五》曰：“推求说之为见。”此上是广义，凡有思虑、计较、分别、推求等等，悉名为见。又《止观·十》曰：“作决定解，名之为见。”此义较狭，唯指具决定性之知解。见有邪正。有无、断常等见，皆是邪见。“魔见网”者，邪见参差交错，令人难于脱离，譬如罗网，故云邪见网。《华严经》曰：“我慢溉灌，见网增长。”又《智度论·十一》曰：“是人邪见网，烦恼破正智。”魔见网，即邪见网。《智度论·八》曰：“有念堕魔网，无念则得出。”可见起心动念皆堕魔网，惟有净念相继，无念而念，方得出离也。

“解诸缠缚”。“缠”者，绕也。“缚”者，捆也，系也。依憬兴师意，“缠缚者即八缠三缚”（余诸家多谓十缠四缚，今取憬兴说）。八缠者：（一）无惭，（二）无愧，（三）嫉，（四）恚，（五）恶作，（六）睡眠，（七）掉举，（八）昏沉。三缚者，贪瞋痴也。《净影疏》曰：“亦可一切诸烦恼结，通名缠缚。菩萨教人断离，名解。”上二句，表会中诸菩萨以“通诸法性，达众生相”，具根本智及差别智，故能为众生破魔见网，令离邪业。能为有情，解诸缠缚，令离烦恼。

“远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见《唐译》）此二句重叹会中大士之实德。所觉殊胜，远超声闻与辟支佛之地。“声闻”者，佛小乘法中之弟子，闻佛之教，悟四谛法之理，断见思二惑，出分段生死，而入于涅槃者。《净影疏》曰：“如来所说言教名声。餐（义同闻）声悟解，故曰声闻。”“辟支佛”者，辟支为梵语，此翻为因缘，佛者觉义。故旧译辟支佛为缘觉，新译为独觉。据《大乘义章》云：缘觉有二解：一、观十二因缘，断惑证真，从缘得觉，故名缘觉。二、因见风动树等等外界事相之缘，而得觉悟，曰缘觉。天台一家更区分此二名曰：出有佛世，观十二因缘而得悟者，为缘觉。出无佛世，观风吹树动、叶落花飞之外缘而成道者，为独觉。上之声闻、辟支佛二乘，均为佛弟子中之下根。今诸大士，远超于此。如《甄解》曰：“二乘虽得三空门，唯沉偏空。菩萨不然，能达幻网，得平等法。故虽住三空门，而不住无为，不住有为。故能行声闻，能行缘觉，而超越声闻、缘觉之

地。”又《大宝积经·善德天子会》说：以声闻法教化众生，故我是声闻。以辟支佛法化益众生，故我是辟支佛也。以大悲法教化众生，故我是菩萨。于一切法得解脱，一切无碍故。从所化众生，或以声闻法化益，或以辟支佛法化益，或以菩萨法化益。故我是声闻，我是缘觉，我是菩萨也。此明诸大士善巧方便，虽随机度生，示现二乘，而离声闻、辟支佛之相，故云“远超”。又文中“地”者，乃位也，界也。

“空、无相、无愿”者，《净影疏》曰：“众生及法，悉无自性，故名为空。乃至因缘，相亦不有，说为无相。此离所取，远离妄想能取之心。故曰无愿。”又《智度论》云：“无愿故不造生死之业，亦名无作。”又云：“观诸法空，是名空。于空中不可取相，是时空转名无相。无相中不应有所作，为三界生，是时无相转名无作（即无愿）。譬如城有三门，一人身不得一时从三门入，若入则从一门。诸法实相是涅槃城，城有三门：空、无相、无作。若人入空门，不得是空，亦不取相，是人直下事办，故不须二门。若人入空门，取相得是空，于是人不为门，通途更塞。若除空相，是时从无相门入。若于无相相，心著生戏论，是时除无相相，入无作门。”盖谓空、无相、无愿喻如门。由此法门，契入诸法实相之涅槃城。若人从空门入，亦不见空相，便直入涅槃城。若得空相则不能入；若除空相，即可从无相门入。倘著于无相之相，即无相相，亦不能入。须除此无相相，便从无作（即无愿）门直入此城。故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

“善立方便，显示三乘”。方者方法，便者便用。《法华文句》曰：“方者，法也；便者，用也。”《法华玄赞》曰：“施为可则曰方，善逗机宜为便。”《法华义疏》曰：“方便是善巧之名，善巧者，智之用也。”《大集经》曰：“能调众生，悉令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又《会疏》曰：“《维摩经》云：‘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达空无相是大智。随宜施設名方便。方便有二种：一深解空而不取相受证。二以实相理深莫能信受，要须方便诱引群生，令其渐悟。其德广大，不二乘（即非二乘）所能为，故言善立。”“三乘”者，乘者车也。《四教仪集注》曰：“乘以运载为义，运出三界，归于涅槃。”又喻如运载工具，使人乘之各到其果地。《法华》以羊、鹿、牛之三车，喻小、中、大三乘。小者，声闻乘。中者，缘觉乘。大者，菩萨乘。《法华·譬喻品》曰：“如来有无量智慧、力、无所畏诸法之藏，能与一切众生大乘（指一佛乘）之法，但不尽能受。舍利弗，以是因缘，当知诸佛方便力故，于一佛乘分别说三。”又《法华文句》曰：“方便者，门也。……为真实作门。真实得显，功由方便。”依此释，则小乘为入大乘之

门，故谓之方便教，又三乘为通于一乘，故亦名方便教。以上经论，正显“善立方便，显示三乘”之旨。（上第七相转法轮竟）

于此中下，而现灭度。

（“中下”据《魏译》磲（qì 气）砂藏本与高丽藏本）此是八相成道中之第八般涅槃相。涅槃旧译为“灭度”，新译为“圆寂”。“灭度”者，灭生死之因果，渡生死之瀑流。《涅槃经》曰：“灭诸烦恼，名为涅槃。离诸有者，乃为涅槃。”又《贤首心经略疏》：“涅槃，此云圆寂。谓德无不备称圆，障无尽曰寂。”又《甄解》曰：“义充法界，德备恒沙为圆。体穷真性，妙绝相累为寂。”上之经论，表法身大士，专志佛果，不住灰灭。但为饶益中下二乘，善巧方便，而示现入灭之相。如《法华·寿量品》曰：“若佛久住于世，薄德之人，不种善根，贫穷下贱，贪著五欲，入于忆想妄见网中。若见如来常在不灭，便起骄恣（zì 自），而怀厌怠，不能生难遭之想，恭敬之心。……（中略）是故如来虽不实灭，而言灭度。”非灭现灭，故云“示现”。作此示现，为度中下之机故。若是上根，则见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本离生灭，何有涅槃。是故隋智者大师读《法华·药王品》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

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及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悉睹无量诸佛。于一念顷，遍游一切佛土。

“三摩地”，梵语。旧称三昧、三摩提、三摩帝等，翻为定、正定、正受、调直定、正心行处、等持等。《智度论》曰：“善心一处住不动，是名三昧。”又：“一切禅定亦名定，亦名三昧。”又：“诸行和合，皆名为三昧”，“一切禅定摄心，皆名为三摩提，秦言正心行处”。又《法华玄赞》曰：“梵云三摩地，此云等持。平等持心而至于境，即是定也。”天台曰：“若以空慧，照诸禅定种种法门，出生乃至无量三昧。”今经于“而现灭度”下，继言“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表诸大士虽示涅槃之相，而实是不生不灭，平等常住之如如法身。是诸大士咸是德遵普贤，从果向因者也。又“陀罗尼”，梵语，此翻为持、总持、能持、能遮。《智度论》曰：“陀罗尼者，秦言能持，或能遮。能持者，集种种善法，能持令不散不失；譬如完器盛水，水不漏散。能遮者，恶不善根心生，能遮不令生。若欲作恶罪，持令不作。是名陀罗尼。”又云：“菩萨得是一切三世无碍明等诸三昧，于一三昧中，得无量阿僧祇陀罗尼，如是等和合，名为五百陀罗尼门，是为菩萨善法功德藏。”盖三昧定也。定力发慧所得，说为陀罗尼。如《智度论》曰：“是三昧修行，习久后能成陀罗尼”，“是诸三昧，共诸法实相智慧，能生陀罗尼”。又：“三昧但是心相应法也。陀罗尼亦是心相应，亦是心不相应。”陀罗尼是心不

相应者，“如人得闻持陀罗尼，虽心瞋恚亦不失，常随人行，如影随形。”盖《智度论》之义：三昧者，只在心相应时现前。如瓶坯未烧，虽有瓶相，不能盛水。陀罗尼如经火烧成后之瓶器，故能持菩萨无量功德。虽心不相应时（例如心生烦恼），亦常随人行，如影随身。又《智度论》曰：“陀罗尼世世常随菩萨，诸三昧不尔，或时易身则失。”故知陀罗尼一得永得，胜于三昧也。

“华严三昧”。乃佛华严三昧之异称。以一真法界无尽缘起为理趣，达此理趣，蹶解而起万行，庄严佛果谓之华严，一心修之谓之三昧。《净影疏》曰：“如《华严》说，彼一三昧，统摄法界一切佛法，悉入其中。”《八十华严》曰：“尔时普贤菩萨入广大三昧，名佛华严。”又《六十华严》曰：“普贤菩萨正受三昧，其三昧名佛华严。”《法界记》云：“言华严三昧者，解云，华者，菩萨万行也。何者？以华有生实（指果实）之用，行有感果之能。虽复内外两殊，生感力用相似。今即以法托事，故名华也。严者，行成果满，契合相应，垢障永消，证理圆满，随用赞德，故称为严也。三昧者，理智无二，交彻熔融，彼此俱亡，能所斯绝，故云三昧也。”《华严经》又云：“一切自在难思议，华严三昧势力故。”又《合赞》曰：“法界唯心，名佛华严。以因行华，严果德相，令显著故。入此三昧，现见十方佛及佛土。”又《嘉祥疏》曰：“此三昧皆饰法身，故云华严。”因此三昧，庄严法身故。以上诸说皆明华严三昧之义。其中《合赞》所谓“法界唯心，名佛华严”，此表一真法界，唯是自心，于此了达，即华严三昧。如《嘉祥疏》云“此三昧皆饰法身”，盖谓此三昧悉庄严法身，法身即本妙明心，即是自心。故知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出，复又会归此法界也。

“总持”，即陀罗尼。“具足”者，所具满足。盖云一切陀罗尼门无所不具也。陀罗尼有四种：（一）法陀罗尼，又名闻陀罗尼。于佛之教法，闻持而不忘也。（二）义陀罗尼。于诸法之义，总持而不忘也。（三）咒陀罗尼，于咒总持而不忘也。咒者，佛菩萨从禅定所发之秘密言句，有不测之神验，名为咒陀罗尼。义翻之名，有四：①明；②咒；③密语；④真言。《秘藏记》云：“凡夫二乘不能知，故曰密语。如来言真实无虚妄，故曰真言。”（四）忍陀罗尼。安住于法之实相，谓之忍。持忍名为忍陀罗尼。

“百千三昧”。《会疏》曰：“百千三昧者，众生无量，心行不同，有利有钝，于诸结使有厚有薄。是故菩萨行百千种三昧，断其尘劳。譬如为诸贫人欲令大富，当备种种财物，一切备具，然后能济诸贫者。又如欲治诸病，当备种种众药，然后能治（以上取意）。”又《智度论》曰：“从首楞严三昧乃至虚空际无所著解脱三昧，又如见一切佛三昧，乃至一切如来解脱修观师子频呻

等，无量阿僧祇菩萨三昧。”如是等诸三昧无不具足，故云具足成就百千三昧。《论》中复云：“于一三昧中得无量陀罗尼。”陀罗尼即是总持，是故经云：“具足总持百千三昧。”

“住深禅定，悉睹无量诸佛”。住深禅定者，安住于深妙之禅定。《会疏》曰：“深定者，所住三昧，微深幽玄，非二乘及初心菩萨所能为。”又《甄解》曰：“《唐译》云‘一切种甚深禅定’。一切种者，谓一切种智。全理之事，故云甚深。”故知深定，实是理定，非仅事定也。又《净影疏》曰：

“住深定门，起行所依。无心往来，直以三昧法门力起，故须住定。下明起行，悉睹现在无量诸佛，摄行宽广。”净影师之意为：悉睹诸佛是行门，起此行门，依深禅定。不待起心动念，直从三昧法门之力起行，故须住于甚深禅定。若依本经则定中见佛，正是弥陀第四十五“定中供佛”大愿。愿文曰：

“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速得清静、解脱、普等三昧，诸深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失定意。”《甄解》曰：“普等三昧，曰深定门。此三昧弥陀智愿之所成，甚深无涯底，故云深禅定。悉睹周遍，是其业用。”由愿文可见，会中诸菩萨皆蒙弥陀智愿之力，因得闻弥陀名号，皆得普等三昧等甚深禅定，故蒙愿力加持，定中供无量诸佛。既往供佛，必定见佛，故云“悉睹无量诸佛”也。又《般舟经》云：

“是菩萨不持天眼彻视，不持天耳彻听，不持神足到其佛刹，不于此间终生彼间，便于此坐见之。……佛（释尊）言：菩萨于此间国土，念阿弥陀佛，专念故得见之。即问持何法得生此国？阿弥陀佛报言：欲来生者，当念我名。”是以念佛三昧，称为宝王三昧，故甚深禅定，悉睹诸佛，都消归念佛三昧也。故知持名功德不可思议，一乘愿海不可思议。

“于一念顷，遍游一切佛土”。“一念”，指极短促之时刻，但其时限，诸说不一。如《仁王般若经·上》以“九十刹那为一念，一念中之一刹那，经九百生灭”。又《往生论注·上》以“百一生灭为一刹那，六十刹那名为一念”。两者均以一念中具多刹那也。但《智度论》以“一弹指顷有六十念”，

《华严探玄记·十八》谓“刹那兹云念顷，一弹指顷有六十刹那”。两者均谓一念即一刹那。兹为简单易记，故从后者，以一念顷即一刹那。至于刹那一念之间，即能遍游诸佛国土者，此正弥陀之第十一愿：“于一念顷，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巡历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上文已曰，此诸大士，

“随时悟入华严三昧”，此三昧据果而言，亦名海印三昧。名为印者，以世间印章为喻。印上文字能同时顿现，而无前后之差；举体齐彰，亦无或隐之处。名为海者，犹如大海，同时影现种种差别之相。形象千差，水体无别。万相繁

兴，而水湛然。宛然万相，宛然无相。时无先后，故延促同时，三世古今不离于当念；齐现水中，故广狭自在，十方世界不离于当处。《华严经》曰：“一切自在难思议，华严三昧势力故。”又《甄解》曰：“一念之顷，周遍无量佛土者，所到一乘清净无量寿世界故，结归念佛三昧也。”此说甚妙，以念佛故，得生极乐，即可乘阿弥陀如来一乘愿海中第十一愿之加被力，而出现如是不可思议之神通妙用，于一念顷，遍游佛土，非二乘所能测。

得佛辩才，住普贤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谛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庶类作不请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使不绝。兴大悲，愍有情。演慈辩，授法眼。杜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拯济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

“得佛辩才”。辩才者，善巧宣说法义之才能。此则《净影疏》所谓“言能辩了，语能才巧”也。又《嘉祥法华疏》曰：“速疾应机名辩，言含文采曰才。”此则以能迅速应机方名辩才也。《会疏》曰：“言音开惑为辩，随机巧妙为才，无不皆出于圣智。”三疏之中，此说为上。又《净影疏》谓如来得四无碍智。如来由无碍之智，兴无碍之四辩：(一)义无碍辩。谓了知一切诸法义理，通达无滞故。(二)法无碍辩。谓达一切诸法名字，分别无滞故。(三)辞无碍辩。于诸法名字义理，随顺一切众生殊方异语，为其演说，能令各各得解故。(四)乐说无碍辩。谓随顺一切众生根性所乐闻法而为说之，圆融无滞故。上表诸大士契于圣智，得无碍之辩才，善应根机，广宣妙辩，故曰“得佛辩才”。

《甄解》复进一解曰：“若依根本教，但说一字，亦为得佛辩才，传如来如实言故。不但此菩萨尔，凡夫说亦同诸佛辩才，赞扬佛慧功德，开化十方有缘而已。”

“住普贤行”。上文已言诸大士“咸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今文云“住普贤行”，表诸大士咸安住于普贤大士之大行，各各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

《华严经》中，仅一普贤，如斯倡导。今经则无量无边，德如普贤之法身大士，咸来集会，同宏净宗。

“善能分别众生语言”。（见《唐译》）《魏译》文为“入众言音，开化一切”。《净影疏》曰：“入谓解也。谓解众生种种言音，用之起说。”《会疏》引《密迹经》云：“此三千大千世界有八十四亿百千垓（gāi 该）众生之类，言辞各异。计是一切皆归一义至真之惠，菩萨应殊（指各类众生）唱异言，说法开化。”《密迹经》复云：“此菩萨能入种种言音，能说法开化。”又《称赞大乘功德经》云：“傍生鬼等，亦闻如来以随类音而说法。”由上众

生无边，众生语言亦是多种。但法身大士悉能解了，随其本类言音，而为说法，应机随缘，普作饶益。恶趣众生，亦闻如来之随类音，而得闻法得度。此明会中诸大士，皆有如是智慧辩才与功德威力也。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开化”者，即《法华经》之开佛知见。“显示”者，即示佛知见。际者，究竟边际也。“真实之际”者，佛之知见也。一部净土妙法，举体是佛之知见，处处是华严境界。故此经中，悉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咸为“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也。《智度论》曰：“如、法性、实际，是三皆是诸法实相异名。”《甄解》云：“实相妙处尽理至极，云际也。”准上两说，则真实即实相之异名，真实之际者，乃实相妙理，究竟至极者也。亦正是佛之知见也。《会疏》曰：“开显真实为显示，谓会十界归一乘尅成菩提故。真实之际者，以一佛乘为法涯际故。”又《甄解》曰：“若依小乘，偏真为实际。若依渐教，以离二边为真实际。若依圣道实教，诸法实相为真实际。若依净土，光阐道教为权方便，誓愿一佛乘为真实际，一实真如海故。圣道守理而非唯理，净土以事而非唯事（即事即理事事无碍）。于众生所入，则虽有事理空有不同，而从诸佛咨嗟（jiē 揭）见之（指十方如来赞叹净宗），则唯此誓愿一佛乘、一实真如海为真实之际。”可见《会疏》与《甄解》均以此净宗一佛乘为真实之际，亦即佛之知见也。今诸大士，为诸众生宣演十方诸佛同赞之誓愿一佛乘，故云“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若圆会宗下，如布袋和尚曰：“只这心心心是佛……一切不如心真实。”故知真实之际即是自心。明自本心，见自本性，即为“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但念佛法门，亦复不二，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故念佛之本心，正是真实之际。故云一声佛号一声心，又经云：“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深妙禅。”

又第三品中，如来“欲拯群萌，惠以真实之利”，第八品中，法藏比丘“住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志庄严妙土”。此三真实，(一)真实之际，(二)真实之利，(三)真实之慧，实为一经之纲。将于下两品文中详论之。

“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净影疏》曰：“谓过分段、变易世间一切法也。”《合赞》云：“超过分段、变易二死，安住出世二空之智，此即成就智断二德也。”《会疏》曰：“三界虚妄，皆不常住，总名世间。众生国土，臧否万差，是名诸所有法。菩萨深以大智慧，达性空无相，故云超过。”又《甄解》之说稍异于前，彼曰：“世间诸所有法者，有为可破坏，名世间。依正善恶因果等，一切有为诸法，言所有法也。菩萨能知一切三界虚妄，而行世间不舍，故云超过。”以上诸说皆是，但《甄解》弥契本经。

“心常谛住度世之道”。谛者，安也。度者，出也。故本句之大义为，心

常安住于出世无为之道。《净影疏》云：“谛谓安谛，谓常安住真实无为度世之道。”《甄解》曰：“出有为，证无为，而不著无为，故云谛住。此菩萨心常住无住处涅槃，云心常住。”又《会疏》曰：“悲智相印，以为栖神之宅，故云谛住。”

“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万物指万法。自在者，通达无碍也。《法华经·序品》云：“尽诸有结，心得自在。”又自在者，施为无壅，神通自在。夫心有拘累，随物而转，故为烦恼所缚，凡夫著有，二乘滞空，皆堕情执之中，咸是心随物转。故于万物不得自在。大士深达法性，当相离相，不随物转，故无缚系。宗门云：“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进而物随心转，故能随意自在。如《净影疏》云：“由成胜通，于一切物变化随意，故能利物，名为自在。”大士神通自在，于一切万物心无拘束，随缘变化，饶益众生。纳须弥于芥子，转四海入毛端。随意利他，故云自在。

“为诸庶类作不请之友”。庶者，凡庶。类者，品类。又庶者众也，庶类指众生也。“不请之友”者，《会疏》云：“众生背觉，沉迷漂流。生盲无目，无希出心。菩萨愍之，无疲厌念。常为不请之友，随逐爱护。（中略）故《涅槃》偈曰：‘世救要求然后得，如来无请而为师。’”又“不请之友”，见《维摩经》曰：“众人不请，友而安之。”肇公曰：“真友不待请，譬慈母之趣婴儿。”净影曰：“（一）所化众生无机感圣，名为不请。菩萨强化为作因缘，名友安之。（二）所化众生虽有道机，无其乐欲，不知求圣，名为不请。菩萨随机而为强化，名友安之。”

“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此有二解：（一）《净影疏》曰：“明修胜解如来藏性，是如来甚深法藏。暗障既除，明现己心，故曰受持。”是以明心为受持甚深法藏。（二）《甄解》曰：“即闻持三世一切如来法藏也。多闻归一闻，一闻即是闻其名号。”是以闻佛名号，为受持甚深法藏也，弥合净宗。

“护佛种性常使不绝”。“护”者，维护。“佛种性”者有多说。《探玄记·十一》曰：“菩萨所行，名为佛种。”又《净影疏》曰：“法界诸度，是佛种性。”两说正同，均以菩萨所行之六度万行，为佛种性。所谓“度”者，即度生死流，登涅槃岸，故以“度”为佛种性也。又《会疏》据诸经论，标举佛种性之四义，今但举其三：（一）众生所具佛性。众生心中具如来性，本来不变能生过恒沙功德，但为无明所蔽，虽有同无。菩萨为兴教化，开发彼本具之如来藏，名为绍隆佛种。（二）以菩提心为佛种。《华手经》曰：“譬如无牛，则无醍醐。若无菩萨发心，则无佛种。若有牛则有醍醐。如是若有菩萨发心，则佛种不断。”（三）以称名为佛种。《宝云经》曰：“譬如种树，有其种子，离于腐

败，具足生芽因缘。善男子：闻佛名者，得其种子，具足因缘，便得受记。”按经义云：种植种子，如不腐败，必能生根发芽，长成大树。闻佛名号，如得种子，信愿持名，即是具足因缘，必得受记作佛。故云持名为佛种。据《会疏》义，以菩提心与称佛名号为佛种性。足证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正是“护佛种性，常使不绝”也。“常使不绝”者，《嘉祥疏》：“欲使如来法种不断故也。”《净影疏》曰：“护使离障，起善无间，名常不绝。”又《甄解》曰：“《大论》云：‘于无佛处，赞叹三宝音。’三宝音者，即受持宣说佛法藏也，众生由之植善发智，成德契理，故三宝种子，传传相继，常使不绝。”以上三说正好合参。

“兴大悲”。从此句直至“拯济负荷，皆度彼岸”十句，表诸大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之德行。“兴大悲，愍有情”者。愍者，哀念也。菩萨悲悯众生，普令出苦，非二乘凡夫爱见之悲，故云大悲。又《会疏》曰：“拔苦为悲，乃至悲是真实平等之悲，故谓大悲。”又《涅槃经·十一》曰：“三世诸世尊，大悲为根本。”密部《大日经·一》曰：“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故诸大士咸发同体大悲之心。

“演慈辩”，从慈心起说也。《净影疏》曰：“依慈起说，名演慈辩。”“授法眼”。法眼者，如来五眼之一，五眼者：(一)肉眼；(二)天眼；(三)慧眼；(四)法眼；(五)佛眼。法眼者，乃菩萨为度众生照见一切法门之智慧。《会疏》曰：“佛道正见，名为法眼。”《净影疏》曰：“智能照法，故名法眼。”由上可见，法眼者，了达众生种种根器，善知一切救度之法，应机施与，而度脱之。如上之智慧，即名法眼。《净影》又曰：“教法生解，名授法眼。”盖教导众生，于佛法生正解，如同以法眼，授与众生也。“杜”者，塞也。“恶趣”者，畜生、鬼、地狱三恶趣也。恶趣极苦，欲令出离，教人离恶，则闭塞通往恶趣之道。今经弥陀大愿曰“来生我刹”，“不复更堕恶趣”，是真实之“杜恶趣”也。又“开善门”者，《会疏》曰：“大慈德也，善门则菩提涅槃之门也。”本经《寿乐无极品》曰：“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静阿弥陀佛国。”是为真实之开善门也。

“于诸众生，视若自己”。表同体之悲。人所宝爱，莫过自身。令视众生，如同自己，故能救度群生，心不暂舍。如《涅槃经》偈曰：“一切众生受异苦，悉是如来一人苦。”故普愿“拯济负荷，皆度彼岸”。“拯”者，救助也。“济”者，渡也，成也，益也。故“拯济”即是救度之义。“负”者，担荷也。《大法炬陀罗尼经》佛言：“菩萨担者，誓愿荷负一切众生出离世间。……譬如长者家内丰饶，多诸珍宝，唯有一子。以爱念故，财宝乐具悉给

与之，无有疲倦。菩萨亦复如是，一切乐具尽皆与之，乃至令入无余涅槃，是故名为荷负重担。”上引经文，深显“拯济负荷”之义。“度”者，到也。

“彼岸”者，涅槃也。《大论·十二》曰：“若能直进不退，成办佛道，名到彼岸。”表大士普度，悉令一切众生证入无余涅槃而后已也。

“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以上二句，表诸大士具足福智二严，位齐果位，乃从果向因之大菩萨，咸得如来之福德庄严。“智慧圣明不可思议”明大士咸得如来之智慧庄严（《净影》与《甄解》、《合赞》诸家，皆同此说）。“圣”者，正也。又肇公曰：“智慧，体；圣明，用。无事不照谓之圣。菩萨权实灵照，不可以言思拟议其形容。故云‘不可思议’。”肇公之意为：智慧是本体，圣明是妙用。一切事皆能照了通达，名之为圣。菩萨之权智与实智，所生之灵明照用，众生凡情，绝不能解，故曰不可思。一切语言，不能表达，故曰不可议。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故其形其容，无法拟议。又不可思议有二种：一者理空，非感情所测；二者神奇，非浅识所量。又《智度论》曰：“小乘法中无不可思议事，唯大乘法中有之，如六十小劫说《法华经》谓如食顷。”

“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总结以上德遵普贤之诸大菩萨，为听闻赞扬净宗妙法故，为广宏普贤愿王故，为普度十方三世一切有情往生净土究竟涅槃故，同德同心，一时来会。《净影疏》曰：“为法心同，故来一时。”

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信士七千人，清信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共大会。

“清信士”即优婆塞，“清信女”即优婆夷。以上经文，独见《汉译》。

《魏译》则仅有菩萨与比丘众。《宋译》经末曰：“并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均广于《魏译》。

（以上通序终）

次别序

下一品为别序，亦为发起序。序中如来现瑞放光，阿难喜悦请问，世尊正答所疑，演出一部广大、圆满、简易、直捷、方便、究竟、第一希有难逢法宝——《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

大教缘起第三

尔时世尊，威光赫奕，如融金聚。又如明镜，影畅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惟：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悦豫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喜得瞻仰，生希有心。即从座起，偏袒（tǎn 坦）右肩，长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寂定，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耶？为念现在他方诸佛耶？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

释尊将欲演说无上殊胜净土法门，故现瑞放光，以兴起阿难之问端，并令闻者生希有想，生难遭想，依教奉行，求生净土。按圆顿诸经，具说本师释尊放光之相。今经亦然。《汉译》曰：“于时佛坐，思念正道。面有五色光，数千百变，光甚大明。贤者阿难，即从座起，更正衣服，稽首佛足，前白佛言：今佛面目光色，何以时时更变，明乃尔乎？今佛面目光精，数百千色，上下明彻，好乃如是！我侍佛以来，未曾见佛身体光曜（yào 耀），巍巍重明乃尔；我未曾见至真等正觉，光明威神，有如今日。”《吴译》同之，唯文字稍简。余译则语而未详。《魏译》中两度云“光颜巍巍”，又云“威神光光”。《唐译》云：“威光赫奕，如融金聚；又如明镜，凝照光辉。”《宋译》云：“面色圆满，宝刹庄严。”五译合参，便知汉、吴两译最详，余译乃其简略。唯《宋译》中“宝刹庄严”，显光中现刹之义，可补古译之不足。由是亦可见会集诸译之必要。又古注经家多谓本师说此经时，未曾放光，盖未详考汉、吴古译之故耳。

“世尊”指释迦牟尼佛。《净影疏》曰：“佛具众德，为世尊重，故号世尊。”佛是世间极尊，故称世尊。“威”者，有威可畏谓之威。此指威神。《胜鬘（mán 慢）宝窟》曰：“外使物畏，目之为威。内难测度，称之为神。”“光”者，光明也。自莹谓之光，照物谓之明。即放光照耀之义。光明有二用：一者破暗，二者表法。因佛之光明，正是智慧之相。“赫”者，明也。“奕”者，盛也。故知“威光赫奕”表佛所放之光，雄猛有威，明耀盛大。此下以熔金喻之，金色光耀，熔金弥甚。喻佛光明，如熔金聚集，故曰“如融金聚”。

“又如明镜，影畅表里”。影者，光影也。畅者，通达也。海东憬兴曰：“镜光外照，名为影表。即同佛身，光明外舒。外照之光显影，畅在镜内，亦同所放光还曜（yào 耀）巍颜。故云表里。”《净影疏》曰：“镜光外照，名为影表；外照之光，明显镜内，名为影里。佛身如是，光明外照所放之表，显曜

佛身，名影表里。”按上两说，佛身内外映彻，喻如明净之镜，由镜放光外照，谓之“影表”；所放光明，还照镜内，谓之“影里”。汉、吴两译中，佛光“数百千色”，“数千百变”，“光甚大明”，“上下明彻”，“巍巍重明”，皆显“影畅表里”之义。《宋译》为“面色圆满，宝刹庄严”，则更显佛光明中，影现十方宝刹，如大圆宝镜，映现十方。如《甄解》所释：“则光颜巍巍中，影现宝刹庄严相。其犹珠宝镜中，能现森罗万相乎！”上说正显《华严》境界。

“现大光明，数千百变”。指佛于会上放大光明，瞬息万变，光色参回，自然最胜。如《法华经·序品》曰：“眉间白毫，大光普照。”故知“现大光明”即彼之“大光普照”。故知《魏译》中之“威神光光”亦应同此，咸表佛之威光明曜广大，无能比者。至于“数千百变”，则同于本经《寿乐无极品》中之“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胜”。同表佛光，自然交参回转，光色变化，愈变愈胜，无有穷极。

“尊者阿难，即自思惟”。尊者阿难乃本经之当机。若论其本，实亦从果向因之法身大士。《法华经》中佛告菩萨曰：“我与阿难等于空王佛所，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难常乐多闻，我常勤精进。是故我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阿难护持我法，亦护将来诸佛法藏，教化成就菩萨众。”若论其迹，则为集结经藏、传佛心印（禅宗二祖）、传授密乘、承传大教之关键人物。《莲华生大士应化因缘经》曰，密教初祖莲华生大士，从阿难受释尊预嘱传付之密法。又《胎藏界曼陀罗钞·三》曰“阿难密号集法金刚”，此又显阿难之本——盖金刚即佛也。故知阿难护持佛法是其本愿，现则示现为佛侍者，续佛慧命，继往开来。故于本经当机，乃能善自思维，发此妙问。

“色身诸根，悦豫清静”。“诸根”指色相身之眼、耳、鼻、舌、身等五根。“悦豫”者，喜乐也。“清静”者，《嘉祥疏》曰“光显也”。又《宝积经》曰：“如来身者，自性清澈。何以故？如来久已远离一切烦恼诸垢秽故。如来身者，出过世间。何以故？不为世法之所染污故。乃至如来身者，如净镜中微妙之像，如净水中明满之月。”综上引证，经文释为：当时世尊，眼等五根，同现喜容，心中安乐，妙相清澈，如镜中影，如水中月，光明圆满，净若无形，和悦欢喜，清静庄严。又佛何故喜？《净影疏》曰：“喜有二义：（一）念弥陀佛所成行德可庆，故喜。（二）念众生得益时至，故喜。”

“光颜巍巍”。“光”者光明，“颜”者容颜。《无量寿经笺注》曰：“佛之颜有光，故云光颜。”“巍巍”者，高大尊胜之貌。《嘉祥疏》曰：“巍巍言德盛高显也。”总表佛之德容，显曜光明，超于一切。

“宝刹庄严”。集自《宋译》。上有“面色圆满”四字。表佛面容所放妙光明中，映现十方佛土之庄严宝刹。“刹”者，《法华文句记·二》曰：“此云田，即一佛所王土也。”故知刹即佛土、佛国之义。下《宋译》续云：“如是功德，得未曾有。”盖为昭示十方，佛将开演第一希有之法，故现是前所未见之瑞。故本经中续曰：“从昔以来，所未曾见。喜得瞻仰，生希有心。”此表阿难虽久侍佛侧，但如斯瑞像，前所未见。今日幸能瞻视钦仰，见此光明，心中欢喜，乃起希有难遭之想。于是阿难从座而起，袈裟被体，袒露右肩。此名“偏袒右肩”，乃比丘致敬之极。“长跪”者，双膝著地。“合掌”者，合左右两掌之十指，故又名合十。印度以合掌表敬礼，表一心专注，恭敬之仪。“白”者，表白也。阿难长跪合掌，向佛陈说，敬发所问。

“入大寂定”。离一切散动，究竟寂静，谓之大寂。“大寂定”者，如来所入之禅定。《涅槃经·卅》曰：“我于此间娑罗双树，入大寂定。大寂定者，名大涅槃。”又《甄解》云：“普等三昧及大寂定，并是念佛三昧异名也。……今佛为说念佛法门，住念佛三昧。”故知大寂定，通说即为佛之禅定，名大涅槃。若按今经，则指念佛三昧，念佛三昧称宝王三昧，为三昧中王。今日世尊开演净土法门，故入念佛宝王三昧。

“住奇特法”。《净影疏》曰：“佛所得法，超出余人，在世所无，故云奇特。”《合赞》曰：“济凡秘术，今日将说，故曰住奇特。”又《甄解》曰：“奇特法者，如来正觉果海，名为奇特。奇特之极，至下‘华光出佛’之文彰矣。且如《华严·性起品》，一切众生身中有正觉智，叹之云奇哉！奇则奇矣，奇而非特。又如《法华·提婆品》，龙女成佛，特则特矣，特而非奇。唯此一法，最奇最特。何者？经说：‘众宝莲华，周满世界。’此莲华，欲言是依，则华外无佛正觉；欲言是正，则说言‘百千亿叶’。欲言是因，则如来果上功德；欲言是果，则十方所生妙华。欲言是主，则能含十方三世无量慧；欲言是伴，则唯是如来正觉。欲言是一法，则此中出无量法；欲言是无量，则亦一句名号。奇奇特特，不可称、不可说、不可思议之法，强名为奇特法。”上义甚深，兹略释之。如来果德，称为奇特。最极奇特，如经中“华光出佛”之文，则彰明矣！且如《华严经》云：“一切众生身中有正觉智。”此实甚奇，但众生皆具，则非特殊现象，故云奇而非特。《法华》中龙女成佛，八岁之龙女，能立即成佛，确极特殊。但特而非奇。因众生本来是佛，人人有分，个个现成。故龙女成佛并不名奇。唯此经中之净宗一法，既是最奇，又是最特。下依经中《宝莲佛光品》从依正、因果、主伴、一多等说明之。依常情而论，池中莲花，应是依报。若说是依，但一一花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

出三十六百千亿万佛。可见佛从花现，故云花外无佛。故不能说是依。若说是正报，经中说花有“百千亿叶”，明明说是花叶，而非佛身，故不能说是正。若说是因，但此乃如来果德之成就，故不是因。欲言是果，然此花是十方世界所生之物，不待行人果觉功圆，则不是果。若说是主，则能含十方三世无量慧，含摄一切，其伴甚多。若言是伴，则心外无法，唯是如来正觉。极乐之依正主伴一切一切，唯是阿弥陀如来自心所现。欲说是一法，但一花中有无量光，其中出生无量法；若说是无量，则只是一句名号。三种庄严，入一法句。所以说此乃奇中之奇，特中之特，不可称、不可说、不可思议之法。亦不可安名，只是勉强名之为“奇特法”。今日世尊欲宣弥陀弘愿一乘、最奇特之法，住于弥陀之所住，佛佛相念，故曰：“住奇特法”。

“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佛所住”者，《净影疏》曰：“住佛住者，涅槃常果，诸佛同住。今日世雄（指释尊），住彼所住，住大涅槃，能起化用。”《会疏》曰：“佛所住，不（非）二乘菩萨所能及，唯佛与佛住之。”又：“佛说三乘随他教时，各住三乘法，今住佛随自所住，故云住佛所住。”后说甚好，今佛所说，是佛果觉，乃佛境界，故住于诸佛自之所住，而流出此殊胜妙法，以为众生之因心。又《甄解》曰：“住佛所住者，住普等三昧。普等三昧及大寂定，并是念佛三昧异名也。三世诸佛皆住此念佛，故云佛所住。今佛为说念佛法门，住念佛三昧。”《甄解》之说，更切经旨。

“导师”者，指引导他人入于佛道者。《十住断结经》曰：“号导师者，令众生类示其正道故。”《华首经》曰：“能为人说无生死道，故名导师。”《佛报恩经》曰：“大导师者，以正路示涅槃径，使得无为常乐故。”（无为指无为法，常乐指常乐我净）又《甄解》曰：“导师行者，即弥陀世尊平等引接无所遗故。”又：“大导师者，即弥陀世尊，以本愿引摄五乘。”故今本师演说本经，正是住弥陀之所行也。

“最胜之道”。《净影疏》曰：“无上菩提，是最胜道。”又《会疏》释曰：“于一切世出世中无有伦匹。”《甄解》曰：“最胜道者，念佛往生一道，于一切方便中，无上最胜故。”又：“最胜道者解脱德，《涅槃经》云：‘无上上，真解脱。’故无上上，即最胜义。”《甄解》之两说，互为表里。因念佛即无上上最胜之道，往生必证涅槃也。又正当念佛时，心作心是，当下即是，即无上上解脱时也。今日释尊，将演弥陀之妙法，故住于弥陀之所住，行弥陀之所行，念弥陀之所念。故云住诸佛所住最胜之道。

“去来现在佛佛相念”等等。《嘉祥疏》曰：“去来现在佛佛相念者，明三世诸佛皆有化众生之念，光光相照，又智智相照，故云相念也。”《甄解》

曰：“去来现佛等，举三世佛相念，以推度今佛所念。”又《合赞》曰：“我以三世诸佛相念，类知得无今佛亦念诸佛。然今超过诸佛，现此奇相，有何故耶？”经云“威神显耀，光瑞殊妙”，表所现色相，光颜巍巍，威神难测，放光现瑞，殊胜绝妙，十方宝刹，映现光中。是故《合赞》称为超过诸佛也。阿难因现睹光瑞，前所未见，欢喜庆幸。复自思维，今日世尊现希有之光明，显难睹之瑞相，故知世尊必入大寂之定，住奇特之法。此定此法即是念佛三昧，导师之行，最胜之道。盖以三世如来佛佛相念，故推计释尊今时必正念佛，但未知所念何佛，故问曰：“为念过去未来诸佛耶？为念现在他方诸佛耶？”若不是念佛者，何故今日佛之“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威者，勇猛也。神者，不可测度也。显耀者，光丽也。佛光中映现庄严之十方宝刹，妙显《华严》不可思议之玄门，所现光瑞，殊妙绝伦。故请佛宣说。

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为哀愍利乐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义。汝今斯问，胜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蜎（yuān 渊）飞蠕（ruǎn 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含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

此段为本师答问之语。“善”者，好也。“善哉”，称赞之辞也。《智度论》曰：“善哉善哉，再言之者，喜之至也。”净影师谓，阿难所问“称机、当法、合时”，故佛赞之。《甄解》谓“所问称可佛心故”。以下即如来自释其赞叹之故。“汝为哀愍利乐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义”。“哀愍”，悲心拔苦也；“利乐”，慈心与乐也。佛赞阿难汝今愿拔一切众生苦，与一切众生乐，乃能问如是之义。“微妙”者，法体幽玄故曰微，绝思议故曰妙。盖以法之本体幽深玄妙，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故名曰微妙。

“汝今斯问”。此句以下直至段末，皆表阿难此问功德。“一天下”乃四天下之一。“四天下”者，即住于须弥山四方之四大洲：一、南瞻部洲（即地球）；二、东胜神洲；三、西牛货洲；四、北郁单洲。故知一天下即一大洲。佛言，阿难此问之功德，胜于供养一大洲之阿罗汉、辟支佛，与多劫布施诸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虫类，百千万倍。劫者，梵语劫簸之略，译为长时。

《智度论》云：“四十里石山，有长寿人，每百岁一来，以细软衣拂，拭此大石尽，而劫未尽。”“蜎”者小虫，“蜎飞”，能飞之小虫。“蠕动”者，无足而行也，指爬行之虫也。阿难之问，何以有如是功德？盖以“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含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含灵指含有灵性者，即众生也。《汉译》曰：“阿难，今诸天帝王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汝皆度脱之。”盖因此问而引出，凡圣齐收，利钝悉被，横超三界，径登四土，诸佛同赞，经论共

指，一乘了义，万善同归，不可思议，净土法门。当来一切众生，皆以此法，而得度脱，故佛赞其功德。

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矜哀三界，所以出兴于世。光阐道教，欲拯群萌，惠以真实之利。难值难见。如优昙华，希有出现。汝今所问，多所饶益。

“无尽大悲”。《普贤行愿品》曰：“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又：“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无尽”者，即《行愿品》中“无有穷尽”。如来以无有穷尽之大悲心“矜哀三界”。“矜哀”者，怜恤也，怜悯也。“三界”者，欲界、色界、无色界也。佛为悲悯三界之一切众生，“所以出兴于世”。此正表明如来出现世间之本怀。《法华经》曰：“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释尊所为之大事因缘，即宣说弥陀愿力，普度众生也。

“光阐道教，欲拯群萌”。“光”者，明也，大也，广也。“阐”者，开也。“道教”指正道实教，即诸佛之教化，总指世尊一代时教，八万四千法门。故知“光阐道教”，即广宣如来经法之义。“拯”者，救也，助也。

“萌”者，芽也。“群萌”，即指群生。诸如来以大悲为体，欲救一切众生，故曰“欲拯群萌”。《会疏》曰：“渐顿各称所宜，随缘皆蒙度脱。故云‘拯群萌’。”又曰：“‘欲’指释迦大悲所愿。然此一字，通上下，含二义：一谓‘欲拯群萌’。诸如来以大悲为体，欲愿（原文）未度者令度，未安者令安。‘光阐道教’皆为之（原文）也。故通上文。二谓欲‘惠真实之利’。谓如来欲愿众生入弥陀海故。”《甄解》则于上说，结归后义曰：“诸佛之所以出兴于世，欲说弥陀愿力，惠救万众生，将为本怀故。”

“惠以真实之利”。“惠”者，惠施也，亦恩赐之义。“真实之利”者，按善导大师意，指弥陀誓愿为真实之利。大师偈云：“如来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甄解》赞曰：“此今家（日人称善导大师为今家）独步妙释，他人所未谈也。顺此祖释，以弥陀本愿为真实利，则可以八万四千法门为光阐道教，其义明矣。”又《甄解》引《六要》曰：“真实利者，指此名号，即是佛智也。”《甄解》又云：“今真实者，佛智名号。善导所谓法藏因中所成真实，故言本愿真实。开之则真实五愿，合之一句名号。故知此真实通教行信证。应知‘之利’者，名号之大利。其大利之所究竟，即无上涅槃妙果。”又《甄解》曰：“真实之利对权假方便。故以世法望小乘，小乘真而世法假也。以小乘望权大乘，权大乘真而小乘假也。以权大乘望实大（《华严》、《法华》等），实大真而权大假也。以《华严》、《法华》等实大乘，望弥陀十九愿（十九指《魏译》文曰：‘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欲生我

国。’），十九真而《华严》、《法华》假也。何以故？《华严》、《法华》以往生为经益，彼犹不出十九愿故。以十九愿望甘愿（《魏译》文曰：‘闻我名号，系念我国，植众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国。’），二十愿真而十九愿假也。以二十愿望十八愿（十念必生愿），二十假而第十八真也。今真实中之真实，圆顿中之圆顿也。”

夫圆顿至极，莫过于《华严》与《法华》，今贬之为权假，而独赞本经之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为圆中之圆，顿中之顿，真中之真者，何耶？《甄解》答曰：“今就利益论，彼假此真。何故？彼说速疾成佛道，不见速疾成佛人，故自成别时意趣。法体非别时意，人机劣故。今信不疑者，十即十生，往生不退至菩提故，初生处即菩提，在世灭后但此一法故，一切凡圣行无别故，利益真者莫过斯。”其意为：若论法体，诸经皆实。但今论利益，则余经假而唯此法为真。何以故？因《法华》等虽说有速疾成佛之道，但不见依法修持当世成佛之人。故仅成为别时（指后时）成佛之因。就法体论，本不须待至别时，但修行者根劣，故不能速疾成佛。唯此净宗一乘愿海，六字洪名，十即十生，万修万去，故胜余经。且，（一）往生必证菩提，（二）法灭唯此经度生，（三）凡圣念佛齐等（《疏钞》“齐诸圣于片言”），故云：真实之利，无有过于此法者。

又本经能惠真实之利者，缘由经中开化皆是真实之际，极乐妙土正是弥陀住真实慧之所流现。如《往生论》曰：“三种（指佛土、佛、菩萨）成就愿心庄严，略说入一法句故。一法句者，谓清净句。清净句者，谓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真实之际者，无为法身也。极乐依正者，真实智慧之流现，一切真实，故能惠以真实之利。无为法身即实相，故《要解》云：“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无非实相正印之所印也。”可见入此门中，一一皆入实相，故所惠真实之利，莫过于此也。

“难值难见。如优昙华，希有出现”。值者，遇也。《会疏》曰：“佛法难闻，故云难值。佛身难睹，故言难见。”优昙花，一译灵瑞花。此叶似梨，果大如拳，其味甘。无花而结子，亦有花而难值。《般涅槃经》曰：“有尊树王，名优昙钵，有实无华。若金华生者，世乃有佛。”又《文殊现宝藏经》曰：“无佛世有实无华。”又《出曜（yào 耀）经》曰：“数千万劫，时时乃出。群生见华，谓曰如来将出。”据上诸经可知此花，希有难逢，于有佛世，方始出现。故以喻佛之真实教法，难值难遇。今因阿难之问，开释尊之本怀，显弥陀之宏愿，乃将此真实之法和盘托出，普利群生。故赞阿难曰：“汝今所问，多所饶益。”

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顷，住无量亿劫。身

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慧，究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正觉”者，证悟一切诸法之真正觉智，即如来之实智。故成佛曰成正觉。如《净影疏》曰：“如来正觉，总举佛智。”可见“如来正觉”四字，全表佛智。此智甚深，故曰“难量”，因佛极证涅槃甚深法性故。《嘉祥疏》曰：“如来正觉其智难量者，明真智妙绝，照穷法界，非下情所测。”又《甄解》曰：“如来正觉者，乘弥陀一如来成正觉故，此应身即本地身也。其智难量，……念佛三昧为所住，住此发胜妙智故。”盖谓释迦如来正觉，乃乘弥陀一如之乘而来成正觉。故与弥陀同一真如，亦即同一法身。当前现瑞之应身佛，实即法身（本地身）如来。一如弥陀住于念佛三昧，由于住此三昧，发胜妙之智慧。故“其智难量”。因此非地上及等觉诸大士，所能称量测度也。由于胜妙真智，照了真如，并能通达一切诸法，无有阻碍。故曰“无有障碍”。

“能于念顷，住无量亿劫。身及诸根，无有增减”。（上四句见《唐译》）显本地法身之德。住无量亿劫，表佛寿命无量。《最胜王经·寿量品》偈曰：“若人住亿劫，尽力常算数，亦复不能知，世尊之寿量。”今经云能于一念，住无量劫，此即《华严》事事无碍法界十玄门中之“十世隔法异成门”。如《晋译华严》曰：“知无量劫是一念，知一念即无量劫。”延促同时，正与今经一味。足证今经无异《华严》，释尊即是毗卢。我土应身教主，亦即是法身无量寿佛。释迦与毗卢、弥陀不一不异。下云“身及诸根，无有增减”，表佛身殊妙。由于住本地法身，示现之应身，即具圆满报身德。

“如来定慧，究畅无极”。定者，禅定。慧者，智慧。戒定慧，称为三无漏学。《会疏》曰：“究谓究竟，畅谓通畅。简异（即不同）因位所得，故曰无极。”故经义为，佛之禅定智慧，究竟通畅，非一切在因位之大士所能得。

“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最胜”二字，自《唐译》）心离烦恼之系缚，通达无碍，谓之自在。又不谋而运，一切无碍，谓之自在。如《华严经》中之十自在：（一）命自在。菩萨得长寿慧命，经无量阿僧祇劫住持世间，无有障碍也。（二）心自在。菩萨智慧方便，调伏自心，能入无量之大三昧，游戏神通，而无障碍也。（三）资具自在。菩萨能以无量珍宝，种种资具，严饰一切世界，清净无碍也。（四）业自在。菩萨能随诸业，应时示现，受诸果报，无障无碍也。（五）受生自在。菩萨随其心念，能于诸世界中，示现受生无障无碍也。（六）解自在。菩萨胜解成就，能示现种种色身，演说妙法，无障无碍也。（七）愿自在。菩萨随愿欲，于诸刹中，应时出现，成等正觉，无障无碍也。（八）神力自在。菩萨神通广大，威力难量，于世界中，示现变化，无障无碍也。（九）法自在。菩萨

得大辩才，于诸法中，广演说无边法门，无障无碍也。(+)智自在。菩萨智慧具足，于一念中，能现如来之十力无畏，成等正觉，无障无碍也。今云“最胜自在”，应如《法华经》“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圆满究竟《华严》之十自在。故云“最胜”。

此下世尊许说，并敕令阿难谛听（细心听法），善自思维所闻义理。末云：“吾当为汝，分别解说。”（以上别序竟）

别序又名发起序，盖为发起全经正文。现因阿难启问，世尊允说，演此究竟方便、最极圆顿之殊胜净土法门。但以此乃超情离见、不可思议难信之法，众生情执深重，信不能及。故于发起序中，深入证信。共计五重：第一，世尊放光现瑞证信。第二，阿难欢喜启问。阿难之问有两要义：一者，阿难见佛放希有之光，必是住奇特之法，导师之行，最胜之道。但此法此行此道，必是佛佛相念，而非其他。二者，阿难何能问此妙义，正表阿难本是德遵普贤、从果向因之大菩萨。会中纯一无杂，演说圆音，今正是时。会众殊胜，正表妙法希有。第三重证信，则是世尊赞叹此问之功德难思。佛说：当来一切含灵，皆以此问，而得度脱。一语道破净土法门所以兴起之真因。故本品名为《大教缘起》。第四重，佛告阿难，如来之所以出兴于世者，只为“欲拯群萌，惠以真实之利”。云何惠予？则唯赖弥陀愿海六字洪名。正因阿难之问，而启示如是妙法，希有难逢，如优昙花，当来一切众生，全赖阿难之问而得度脱，故佛赞阿难以证信。第五重，世尊深知此实为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故晓喻众生曰：如来觉智难量，神通无碍，定慧究畅，于法自在。世尊所说，真实不虚，万勿轻疑，但当仰信。是乃喻示我等，佛是果觉，我是凡夫，焉可以凡夫愚昧之分别心，妄测如来圣智，但当信受，必满所愿。

由上可见，经之序分，全为证信。本经《小本》之宗，藕益大师指为“信愿持名”。此三资粮，缺一不可，而信居首，其要可知。序分中先说此经之本，乃“真实之际”，故可信。本经之用，乃广惠众生以“真实之利”，故应信。何谓“真实之际”？正如莲池大师《疏钞》中所开口便道者：“灵明洞彻，湛寂常恒；非浊非清，无背无向。大哉真体，不可得而思议者，其唯自性欤！”故知真实之际，即当人之自性也。何谓“真实之利”？《疏钞》又曰：“澄浊而清，返背而向；越三祇于一念，齐诸圣于片言。至哉妙用，亦不可得而思议者，其唯《佛说阿弥陀经》欤！”《阿弥陀经》乃本经之小本，故知至哉妙用，其唯本经欤！本经之宗为“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圆摄“信愿”，“一向专念”即是“持名”。大小两本，同一纲宗。如是妙法，

叁、正释经义

三辈齐收。遂令凡夫，顿同补处。大哉妙用，不可思议，即是本经之发心念佛。此即真实之利也。如是真实妙用，于一念顷，顿越三祇（三大阿僧祇劫），一声称名，位齐诸圣。我等幸闻，此真无量劫来希有难逢之一日也。
（序分竟）

（第一卷终）

第二卷

本卷从经中第四品至第十品，详陈弥陀因地，见佛闻法，初发大心，五劫精勤，结得大愿。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三根普被，万类齐收，积功累德，住真实慧，一向专志庄严妙土。于无量劫，积植德行，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内容，净土三经，唯此独备，故称本经为净土第一经也。

（贰）正宗分

经之正宗分，如人之身躯，心肺各脏皆备于是。本经以第四品至四十二品为正宗分。弥陀因行，法藏大愿，极乐依正庄严，三辈往生正因，极乐菩萨修持，边地疑城生因，娑婆秽土恶苦，极乐显现证信等，皆摄于此。故不但为全经之主体，实亦为一部净宗妙法之纲宗也。

本经于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之因地修行、殊胜誓愿等等无边妙法行，陈述详尽，广于余经。本卷内容，即弥陀因地发愿，与大愿圆满之经过。经中首云，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数之劫，此表过去之时极为久远。此时弥陀为世饶王，遇佛出家学道，法名法藏，发起宏深誓愿，故知弥陀因地发心修行，为时实难称计。但更应知弥陀发愿之时，已非凡夫，古德多称此时已是地上菩萨。如是则弥陀最初发心之时，更远于此也。是故净宗学人于此应生净信，弥感佛恩。盖此极乐依正及持名妙法，乃弥陀无量无数不可思议劫，精勤修习之妙果。今则以此果觉，作我因心，此恩此德，匪言可喻。再者弥陀因地久证法身，故此一乘愿王、六字洪名、极乐依正种种庄严，甚至一毛一尘，无非弥陀无为法身、真实智慧之所流现。一一皆超情离见，一一皆是实相正印之所印，一一皆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一一皆惠予众生真实之利。故此法门，不可思议。

下第四品，首明法藏比丘因地学道发心之因缘。

法藏因地第四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

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

“无央数劫”。梵语阿僧祇，翻为无央数。央者，尽也。无尽数之劫，称为无央数劫（或阿僧祇劫。劫之义，见上品“布施累劫”。劫为极长之时间单位，非算数所及之劫，名无央数劫），亦名阿僧祇劫。而此阿僧祇劫又复是无有限量，非思议所能及，故云“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指过去之时，久远无极。

“世间自在王”。（自《唐译》）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尽数之大劫时，有佛出现于世，名为“世间自在王”。是乃古佛别有之名号，称为别号。世间自在者，常在世间而不为世间所拘碍。如“佛照世间相，常住自寂灭”，是世间自在义。又《甄解》曰：“以世间配般若，自在即解脱义，王是法身。三一相即，不纵不横，名世自在王。”是从涅槃三德释佛名号。古代一切从属于王，故以王喻法身德，一切皆从法身所流现，又一一还归于法身。故曰王是法身。通达世间，属般若德。于世自在，是解脱德。故“世自在王”圆摄三德，三即是一，一即是三，如“∴”字三点，不纵不横，表涅槃真身，常乐我净之无上妙德。

“如来、应供……佛世尊”是诸佛通号。一切佛同具此十号，实则诸佛德无量，故德号亦无量，今随众生机，节略而称十号。

又此十号在诸经中之开合，颇有不同，例如《净影疏》依《成实论》合无上士与调御丈夫为一号，开佛世尊为两号。今依《涅槃经》、《璎珞经》、《大论》，无上士与调御丈夫分为两号。至于佛世尊，《涅槃经》则合之为第十号，今依《涅槃》之说。

以下分释十号。

一、“如来”。如者真如也。乘真如之道来成正觉，故名如来。又如诸佛安稳道来，此亦如来来，更不去至后有中，故名如来。又如诸佛而来，故名如来。又《合赞》曰：“《涅槃·梵行品》曰：‘云何名如来？如过去诸佛所说不变。云何不变？过去诸佛为度众生，说十二部经，如来亦然，故名如来。’”又《会疏》曰：“如来义有三：谓法身、报身、应身也。《金刚经》云：‘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此法身如来也。《转法轮论》云：‘第一义谛名如，正觉名来。’此报身如来也。《成实论》云：‘乘如来道，来成正觉，故名如来。’此应身如来也。”又《天台寿量品疏》云：“如者，法如如境，非因非果，有佛无佛性相常然。遍一切处而无有异为如，不动而至为来。指之为法身如来也。”盖佛有法、报、化三身，故如来之释亦有法、报、应（即

化)之异。具如《会疏》所释：(一)无来去者为法身。(二)正觉于第一义谛、真如实相如是而来，是为报身。(三)乘真如实相之道而成正觉，如是而来，是为应身。诸释皆可依《会疏》之说，而知其意。

二、“应供”。《大论》曰：“佛诸结使除尽，得一切智慧，故应受一切天地众生供养。以是故佛名应供。”又《净影疏》曰：“证灭相应，故名为应。又证灭故，合应供养，故云应供。”又《会疏》曰：“万行圆成，福慧具足，应受天上人间供养，饶益有情，故号应供。”

三、“等正觉”。梵语三藐三菩提，具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为无，耨多罗为上，三为正，藐为等，菩提为觉，即无上正等正觉。菩萨因行圆满而成等正觉。旧译为无上正遍知，《维摩经肇注》曰：“阿耨多罗，秦言无上。三藐三菩提，秦言正遍知。道莫之大，无上也。其道真正，无法不知，正遍知也。”又《净影疏》曰：“正者理也。于理穷照（即彻照于理体），故云遍知。”

四、“明行足”。“明”有多解。(一)《大论》曰：“宿命、天眼、漏尽，名为三明。”《会疏》与《净影疏》同之，均谓“明”即三明也。(二)但《净影》又谓：“明是证行，证法显了，故名为明。”是说较深。盖《华严》一经唯是信解行证。若于行法显了明证，如是方为明也。(三)《涅槃经·十八》曰：“明者，名得无量善果。……善果者，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说最深，盖以得无上正等正觉为明也。今释本经，以《涅槃》之说为妥。又“行足”者，《涅槃经·十八》曰：“行名脚足。……脚足者，名为戒慧。乘戒慧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名为明行足也。”《净影疏》同之。《疏》曰：“龙树说，戒空慧等，名之为行。此二（指戒与空慧）圆具，故名为足。”又《会疏》稍异，《疏》曰：“行足者，谓身口意业，真正清洁。于自愿力一切之行，善修满足，故号明行足。”

五、“善逝”。善者好也，逝者去也，故又名好去。《大论》曰：“好去者，于种种诸深三摩提（即正定）无量诸大智慧中去。如偈说：‘佛一切智为大车，八正道行入涅槃。’是名好去。”又《合赞》曰：“善者，最初发心。逝者，大般涅槃。如来不舍最初发心，得大涅槃，是故如来名为善逝。”是均以入涅槃为善逝。又《会疏》曰：“善逝即妙往之义也。谓以无量智慧，能断诸惑，妙出世间，能趣佛果故。”是以趣佛果为善逝。与上说亦无实异。至于佛无来去，云何名好去？《净影疏》曰：“佛德圆满，更何处去，而言好去，虽无去处，非不能去。如劫尽火，虽非所烧，非不能烧，故得云去。”

六、“世间解”。又译知世间。《甄解》曰：“世间者，名为五阴。解者

名知。诸佛世尊善知五阴，故名世间解。”《净影疏》曰：“世间解者，是化他智。善解世间，名世间解。”《会疏》曰：“谓世间出世间因果诸法，无不解了，故名世间解。”综上三释，故世间解者，乃化他之圣智，谓如来如实知世间与出世间种种因果诸法也。

七、“无上士”。士者人也。人中最胜，名无上士。《涅槃经》曰：“如来者，名无上士。譬如人身，头为最上，非余肢手足等也。佛亦如是，最为尊上，非法僧也。”又曰：“有所断者，名有上士。无所断者，名无上士。”

《会疏》同上二说，《疏》曰：“业惑净尽，更无所断，于三界天人凡圣之中，第一最上无等，故号无上士。”又《智度论》曰：“涅槃法无上。佛自知是涅槃，不从他闻。亦将导众生令至涅槃。如诸法中，涅槃无上，众生中佛亦无上。复次，持戒、禅定、智慧教化众生，一切无有与等者，何况能过，故云无上。”

八、“调御丈夫”。《净影疏》曰：“能善调伏众生，名调御丈夫。”

《合赞》曰：“自既丈夫，复调丈夫。故号佛为调御丈夫。若具四法，则名丈夫。何等为四？(一)近善知识；(二)能听法；(三)思惟义；(四)如说修行。”又《会疏》曰：“谓具大丈夫力用而说种种诸法，调伏制御一切众生，令离垢染，得大涅槃。”或问：女人等亦应化度，何以独标丈夫？《智度论》答曰：“若说丈夫，二根（同具男女二者之根）、无根（天阉）及女尽摄，故说丈夫。”盖谓名为丈夫，则可概摄妇女、无根及二根等人。

九、“天人师”。《净影疏》曰：“能以正法近训天人，名天人师。”

《会疏》曰：“所有天上人间、魔王外道、释梵天龙，悉皆归命，依教奉行，俱作弟子，故号天人师。”又《合赞》曰：“诸佛虽为一切众生无上大师，诸众生中，唯天与人能发无上大菩提心，是故号佛为天人师。”

十、“佛世尊”。《成实论》等开为两号，以佛为第九号，世尊为第十号。今依《涅槃经》，合佛世尊为第十号。佛者觉也。自觉觉他与觉满，三觉圆满，故称为佛。又《合赞》曰：“佛者名觉，既自觉悟，复能觉他。譬如有人觉知有贼，贼无能为。”又佛名知者。如《智度论》曰：“佛陀，秦言知者。知过去、未来、现在众生数、非众生数，有常、无常等一切诸法。菩提树下了了觉知，故名为佛陀。”又：“佛一切智慧成就故，过去、未来、现在，尽不尽、动不动，一切世间了了悉，故为佛陀。”“世尊”梵名薄伽梵。圆备众德，为世钦重，故号世尊。《成实论·十号品》曰：“如是九种（指前诸号）具足，于三世十方世界中尊，故名世尊。”又《智度论》以佛为第十号，以世尊为具十号尊德之总号，与此开合稍异，义无不同。

“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见《汉译》）彼佛住世宏法共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间之人民，演说经文，讲论道法与道要。“道”者，觉悟之路也。《俱舍论》曰：“道义云何？谓涅槃路，乘此能往涅槃城故。”又《华严大疏》曰：“通至佛果，故名道。”道法者，至涅槃正道之法也。道要者，佛道之枢要也。如《赞阿弥陀佛偈》曰：“究畅道要无障碍。”

有大国主，名世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发无上真正道意。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

“世饶王”。（见《汉译》）经曰：“世饶王，闻经修道，欢喜开解。便弃王位，行作比丘。”义寂云：“准彼经文，世饶王者，亦为法藏在俗时名。”盖《汉译》之文甚为明确，作国王时，名世饶王，出家后，即法藏比丘。

当时有一大国王，名为世饶王。闻世间自在王佛说法，顿然心开，了解实义。故曰“开解”。由于开解，自然“欢喜”。如各经末咸云：“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于是“寻发无上真正道意”。“寻”者，随即之义。“发”者，发心也。“无上真正道”梵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佛所得之道。更无能过之者，故名“无上”。“真”者，真实。“正”者，圣智，如法相而知故。“道”者，无碍道也。“意”者，能求之心。即此求菩提道之心，名“意”。故知“发无上真正道意”，即是发无上大菩提心也。世饶王闻法开解，随即发无上大菩提心，舍弃国土与王位离世出家，成为沙门。“沙门”原为出家人之通称，包括外道。后始作为佛教僧侣之专称，义为勤息。《会疏》曰：“此人勤修善法，息诸恶故。”至于《四十二章经》云：“辞亲出家，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为沙门。”此则“沙门”之深义也。

“号曰法藏”。法藏即世饶王为比丘时之法名。《汉译》为“法宝藏”；《吴译》为“昙摩迦”；《唐译》为“法处”；《宋译》为“作法”；《大论》为“法积”。唯《魏译》为“法藏”，今经沿之。诸本不同，只是译者用辞之异而已。又“藏”者，《探玄记》云有四义：(一)含摄，(二)蕴积，(三)出生，(四)无尽。以一切法为所藏故，名法藏。如《嘉祥疏》曰：“在能蕴蓄佛法，故曰法藏。”又以能开佛法藏故，名为法藏。

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与世超异，信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逾者。

本段盛赞法藏比丘出家后修行之德。“修菩萨道”自《吴译》。表法藏菩萨直趋一乘，不落权小。《宋译》曰“大乘第一”。故知菩萨所修，唯是一乘

真如圆满大法。“高才勇哲”。才，能也，智也。哲，明知也。《嘉祥疏》曰：“称逸群之能，故曰高才。能自胜胜他，故称为勇。坏邪见之明，所以言哲。”又《净影疏》曰：“才谓才巧，才德过人，故曰高才。志强名勇。心明称哲。”盖谓法藏菩萨才能过人，勇猛精进，心明智朗。

“与世超异”。《净影疏》曰：“此德孤出，名世超异。”又《会疏》曰：“不（非）常人所及，故云与世超异。”又《合赞》曰：“或约地上发心，则所谓世者，地前世间之义耳。”盖《合赞》对于法藏菩萨，当时居于何位而发菩提心，未敢遽（jù 据）断，故以疑惑之语出之，而曰：“或约（如果是）地上发心。”地上发心，则“与世超异”中之“世”字，当指初地以前之一切，盖地前统名世间，登地以上，才名出世间也。窃窥《合赞》之意，亦偏于法藏当时是地上发心，唯未率言之耳。法藏菩萨何位发心，注经家颇有异解。《净影》云：“今寻发无上心，是地前世间行，下我发无上正觉之心，是地上出世间行。”义寂、望西等同之，盖谓此段之发心，位在地前；第五品中之发心，乃是地上菩萨发心。至于昙鸾、嘉祥、善导诸师与《甄解》均异之。

《甄解》破《净影》曰：“说有前（此段）后（第五品），发心无有二，唯是一发心也。”盖谓此段是释尊说法藏菩萨之发心，后段是法藏比丘自述所发心。又后说亦只是重述此发心。是以经中所说虽有先后之次，详略之别，而法藏所发唯是一心，并无有二也。《甄解》之见甚是。《甄解》复云：“其龙树大士为初地（指所判法藏比丘发心之位），或为八地。……亦是果向因，大与诸师别也。”盖据《大论》，龙树大士判法藏菩萨发心或位居初地，或居八地，皆是地上发心。故大不同于余师也。《甄解》之说实有所据。《法华·寿量品》曰：“我（释尊）实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经中复云释尊与弥陀，于无量阿僧祇劫前，同为大通智胜如来前之王子。故知阿弥陀如来成佛亦极久远，法藏比丘正是从果向因。

“信解明记，悉皆第一”。信者，信受。《大乘义章·二》云：“于三宝等净心不疑名信。”《晋译华严经·六》云：“信为道源功德母，……示现开发无上道。”解者，了解，开解，解了。《华严经》以“信解行证”为纲要。盖因真实信解，方能生起真实行证。又“明记”者，记忆分明也。于所闻法，记忆不忘，了了分明，故云明记。“悉皆第一”有二解：一者，至高无上，人莫能超。二者，所信所解所契，悉契第一义谛。故云“悉皆第一”。

“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殊胜”者，佛教术语。殊者，特也。胜者，超也。事之超凡绝俗，世间希有者曰殊胜。“行愿”者，乃身行与心愿相资。《菩提心论》曰：“求菩提者，发菩提心，修菩

提心。”发者，信愿也，修者，行也。信愿行三资粮。此三者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弥陀号大愿王，净土法门全依弥陀一乘愿海，以信愿持名为宗。可见“愿”字实为自觉觉他之关键。大愿能生大力，故与念慧力，同作增上因缘。

《净影疏》曰：“起行之愿，名为愿力。”《会疏》曰：“愿力者，四宏誓愿能净佛国土，成就众生故。”今法藏菩萨所具殊胜之愿力，无能及者，是故号为大愿王。又“念慧力”指念力及慧力。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称为五力。《智度论》曰：“五根增长，不为烦恼所坏，故名为力。”又：“天魔外道不能阻坏，故名为力。”又“念力”者，念根增长，能破诸邪念。“慧力”者，慧根增长，能破三界诸惑。又灵峰大师曰：“念根增长，成就一切出世正念功德，名念力。慧根增长，能遮（止也）通别诸惑，发真无漏，名慧力。”见思惑为通惑，三乘所同断。尘沙惑、无明惑为别惑，别属菩萨所断。慧光止惑，显发无漏真智，名为慧力。如是诸力，悉皆殊胜。“增上”者，有强力势，能使它法增长上进曰增上。今经中增上，至极殊胜。因所增上者，非是余法，而是“其心”。“其心”者，当人之自心也。《金刚经》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此二经中所标之“其心”，正是一心。譬如磨镜，垢尽明现。无明惑尽，自心朗现，故云“增上其心”也。

“坚固不动”。其心如金刚，能破一切，而不为一切所破，故云坚固。其心如如，《金刚经》曰：“如如不动。”故云不动。此之不动，不是沉空滞寂，而是心心契于真如法一，念念流入如来觉海也。

“修行精进，无能逾者”。“修行”者，为通用之辞，自晋后转为佛教术语。如理而行戒定慧，曰“修行”。即佛教中教、理、行、果四法中之行法。

“精进”者勤也。《慈恩上生经疏》曰：“精谓精纯，无恶杂故。进谓升进，不懈怠故。”又“逾”者，越也，过也，胜也。此二句总结上文。修行总括以上种种妙行。如是诸行，悉皆精勤升进，故云“修行精进”。法藏比丘之德行，无人能及，故云“无能逾者”。

往诣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颂曰：

“诣”者，往也，到也。“所”者，处所也。“顶礼”，梵音那谟，此译归命、稽首、顶礼，或直曰礼。常云：顶礼佛足。我所贵者顶也，彼所卑者足也。以我之所尊，恭敬彼之所卑，表礼敬之极。“伽他”旧作“偈”，此翻为颂。颂者，赞也，歌也。采用偈颂之意有二：（一）偈文少字之中能摄多义，易解易持。（二）偈音美妙，用之赞咏。法藏比丘到佛前礼佛赞佛，并发以下广大誓愿。现在当来一切众生，皆依此一乘愿海而得度脱。

如来微妙色端严 一切世间无有等

光明无量照十方 日月火珠皆匿曜（yào 耀）
世尊能演一音声 有情各各随类解
又能现一妙色身 普使众生随类见

此颂在《汉译》每句为五字，《魏译》为四字，唐宋两译均为七字。《吴译》缺此偈。唐宋两译义理文字均较胜，故今会本亦为七言。

本颂首段是赞叹佛德。“微”者，细小也，精妙也。“妙”者，好也，善也，精也。乃赞美之辞，具不可思议、无比之义。佛之报土报身，色相不可思议，称为妙色。“微妙”者，精妙之极也。“色端严”者，色相端正庄严也。

《法华经·序品》曰：“身色如金山，端严甚微妙。”“匿”者，藏也，隐也，亡也。“曜”者，明也，照也。首四句义为：如来微妙难思之色相，端正庄严。一切世间所有诸物，无有能与等比者。亦即赞佛偈中“十方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之义。佛放无量之光明，普照十方国土，其中日、月、火、珠四者之光焰，悉皆隐蔽不现。“火”者，灯火、火烛，兼指一切火光。

“珠”者，摩尼也，又作末尼，具足为震路（duò 惰）末尼，译作珠、宝、离垢、如意。合之可意译为如意宝珠。有大光明，超诸世品。《会疏》曰：“天下至明，无大于日月。万品光耀，无过于摩尼。若映佛光，皆悉隐蔽。”

后继四句，均是《唐译》原文。赞叹世间自在王佛圆明具德，事事无碍，不可思议之妙用。其义为，世尊演说妙法，能于一音声之中，普使九法界、六趣、四生种种异类众生，各各随其品类根性，而能闻能解佛之所说。世人言语，常因方言问题、知识水平问题而不能解。世尊则妙用无穷，普使一切众生随类得解。更为不可思议者，乃于任一音声，圆具如是无边不可思议妙用。正显超情离见之《华严》事事无碍境界。《华严·普贤行愿品》曰：“一切如来语清浄，一言具众音声海，随诸众生意乐音，一一流佛辩才海。”此偈正与本经“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各随类解”之文同旨。一声中有无量声，无量声中之——声，皆有无边妙用，能随众生之意乐，一一流出无边之慧辩，使众生得闻、得解、得度。此即是十玄门中之“主伴圆明具德门”。一法圆满一切法之功德，故曰圆明具德。今一音之中出无量音，圆说一切法，普度无边众，是即“圆明具德”。可见本经实与《华严》一味。

上明如来之语密。下曰：“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见。”此二句显世尊之身密，能现一微妙之色身，普使种种众生，各各随其品类，而得见佛。按佛身可别为五：(一)法身；(二)报身；(三)应身；(四)化身；(五)等流身。(一)法身，即自性身，名为毗卢遮那，译为遍一切处。乃中道理体，离一切相及诸戏论，具无边真净功德，乃唯佛与佛之境界。(二)报身，如来名卢舍那，译为光明

遍照，能使初地以上之菩萨感见之。(三)应身，如释迦文，指八相成道之佛。地前菩萨、二乘、凡夫得感见之。(四)化身，一时化现之佛为化身。(五)等流身，密教所立四身之一。佛身示现为与人天鬼畜等类同形之身，异类可得见之。今经则佛于一身，现无量种种之身，可使种种众生，各各得见。同表圆明具德，不可思议境界。

上为赞佛，下为发愿。法藏比丘于叹佛功德后，随即发起广大誓愿，愿自作佛，愿摄佛土，普利众生，速成正觉。盖发广大愿实为至要。如《普贤行愿品》曰：“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劫，相续演说，不可穷尽。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行愿。”盖净宗以信愿行为三资粮。灵峰大师曰：“非信不足启愿，非愿不足导行。”清省庵法师曰：“修行急务，立愿居先。愿立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又曰：“故知欲学如来乘，必先具发菩萨愿，不可缓也。”

下段为愿求自觉觉他之德。为觉他故，首须觉己；求自觉者，端为觉他。

愿我得佛清净声 法音普及无边界
宣扬戒定精进门 通达甚深微妙法
智慧广大深如海 内心清净绝尘劳
超过无边恶趣门 速到菩提究竟岸
无明贪瞋皆永无 惑尽过亡三昧力

首二句乃法藏比丘，愿具如佛利他之行德，愿得如来清净之声。“清净”者，无恶行之过失，离烦恼之垢染曰清净。愿我如佛能宣无过离垢之法音，普及无边各各之界。“界”者，《大乘义章》曰：“界别（分别、差别）为界，诸法性别，故名为界。”盖谓界者，以差别为义。事物彼此能持自相，差别而无混，是曰界。俗语中“各界人士”，此界字亦具上义。由是可知，“普及无边界”即是遍于一切。第三句“宣扬戒定精进门”，此句是《宋译》，在《唐译》为“演说施戒诸法门，忍辱精勤及定慧。”《唐译》文详，表宣说六度：(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进，(五)禅定，(六)般若。《汉译》亦如之。今《宋译》较略，盖以戒定精进三度，赅（gāi 该）摄其余。此下“通达甚深微妙法”，此法即十方佛赞，持名念佛无上甚深之法。法藏比丘愿法音如佛，广宣六度等妙行，欲令众生通达此甚深微妙之法，心作心是，明自本心，识自本性，皆当成佛度生也。

首四句，求觉他之德；此下六句，求自觉之德。前求法音宣流，此六句，求智慧如海，直至究竟彼岸。

“智慧”即般若。《智度论》曰：“般若者，秦言智慧。一切诸智慧中，

最为第一，无上无比无等，更无胜者。”又《往生论注》曰：“般若者，达如之慧名。”其义为：通达于真如之智慧，名为般若。又《大乘义章》曰：“真心体明，自性无暗，目之为慧。”其义为：真心本体明现，自性朗然，明显无暗，称之为慧。今经于自觉愿中，首言智慧者，以智慧最上故。又佛法大海，智为能度故。如《汉译》曰：“檀施调伏意，戒忍及精进。如是三昧定，智慧为上最。”《嘉祥疏》曰：“明五度为行，不能出离生死。要须智慧达解本原，方皆过出，故云最上也。”又从上引《大乘义章》可见，智慧即真心体明，自性无暗。故知正当智慧深广如海时，其内心亦必清净，无恶无过，离垢离染，绝诸尘劳。故云“内心清净绝尘劳”也。如《心经》云：“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绝”者，断也，灭也，彻无也。

“尘劳”者，烦恼也。因贪瞋等烦恼，如尘垢蔽覆真性，劳乱身心，故曰尘劳。如上智慧深广，清净绝尘，故超越无边无数畜鬼地狱之门，不堕三恶道。故云“超过无边恶趣门”，并迅速达到菩提之究竟彼岸。菩提，觉也。菩提究竟岸即究竟觉也。《三藏法数》曰：“究竟即决定终极之义也。谓能觉了染心之源，究竟终究，同于本觉，故名究竟觉。”是为菩萨大行圆满，究竟至极之觉。即成佛之位也。法藏比丘为度生死，首求智慧。以慧照故，内心清净永绝尘劳，于是杜塞恶趣，速证究竟果觉。故云“速到菩提究竟岸”。“岸”者，彼岸也。生死为此岸，涅槃为彼岸。“究竟岸”者，究竟涅槃之位也。“无明”痴之异名。《大乘义章》曰：“痴暗之心，体无慧明。故曰无明。”无明贪瞋，即三毒。由于智慧到彼岸，并因三昧之力，故三毒永无。三惑（见思、尘沙与无明）俱尽，过失皆亡。“三昧”者，正定，正受，等持。《探玄记·三》曰：“三昧，此云等持，离沉浮故，定慧均故，名等也；心不散故，住一境故，名持也。”至于诸三昧中，唯有念佛三昧，最尊如王，至贵若宝，故《大集经》中称之为宝王三昧，此处所指，应即此三昧也。末后“力”字，表以上种种盛德，乃由此三昧力也。故云：“无明贪瞋皆永无，惑尽过亡三昧力。”此六句愿文，以智慧为首，以宝王三昧及定慧等持为结，实有深意。

亦如过去无量佛 为彼群生大导师
能救一切诸世间 生老病死众苦恼
常行布施及戒忍 精进定慧六波罗
未度有情令得度 已度之者使成佛
假令供养恒沙圣 不如坚勇求正觉

上之一段愿文，求佛之觉他德。首四句表法藏比丘愿如过去无量一切诸佛，为一切有情之大导师，导引众生，离苦得乐，从迷得悟，出生死海，入佛

知见；并以种种方便，令一切众生得无畏力。故曰：“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诸世间”者，浅言之，欲界、色界、无色界是世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皆在生死海中，故愿救度。进言之，则地前诸位亦是世间，无明未尽，亦应度脱。“常行布施”以下四句显法藏菩萨无尽大悲之本愿，愿常行六度，普度众生。《普贤行愿品》曰：“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磧（qì 气）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又《大日经》曰：“大悲为根。”今法藏菩萨亦复如是。以大悲故，广行六度，普度群生。

六波罗蜜，即六度，是证涅槃之正因。愿行六度，即“法门无边誓愿学”与“佛道无上誓愿证”也。又布施治悭贪，持戒治破戒，忍辱治瞋恚，精进治懈怠，禅定治散乱，智慧治愚痴。常行六度，是即“烦恼无边誓愿断”也。自觉觉他，以己之觉，普觉众生；以己之行，导引众生；以己之德，回向众生。是即“众生无边誓愿度”。故下云“未度有情令得度，已度之者使成佛”，拯济负荷，悉登彼岸。此之四句，实摄四宏誓愿。

“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恒沙”者，指印度恒河之沙。因恒河沙多，又因大众眼见，故佛常引为喻。文意为，假令供养如恒河沙数无量诸佛，“不如求正觉，坚勇而不怯”（上为《汉译》原文）。今此经文，正与《华严·普贤行愿品》一味。《行愿品》曰：“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代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比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zhī 只）那由他分、迦罗分、算分、数分、喻分、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以“坚勇求正觉”是法供养，是真供养，供养中最，故胜于以余物供养恒沙诸圣也。上文中“俱胝”，此云千万。“那由他”，此云万万，以下则为更多之数。最后“优婆尼沙陀分”，将大地碎为极微之微尘，其数众多。法供养之功德，如地球所有微尘之总数。至于财物供养之功德尚不及一微尘，更何能比于地球微尘之总和？此乃盛赞法供养功德不可思议。此较量弥显法藏菩萨“坚勇求正觉”，其功德远超供养恒沙诸圣。

愿当安住三摩地 恒放光明照一切
感得广大清净居 殊胜庄严无等伦

**轮回诸趣众生类 速生我刹受安乐
常运慈心拔有情 度尽无边苦众生**

此之八句是求成佛摄净佛土愿。此八句实以上诸愿之总归，亦是下四十八愿之核心。《普贤行愿品》曰：“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菩提，属于众生。”为成就度生事业之究竟方便，故发大愿摄净国土。

“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上句中“三摩地”即三昧、正定。愿安住于正定之中，常放光明，遍照一切。又上句，寂也，体也；下句，照也，用也。此二句正表定慧等持、寂照同时、体用不二之妙德。放光表修德，其体为性德。寂而常照，照而恒寂。土即常寂光，身即无量寿、无量光如来。故安住寂定，恒放光明，遍于一切。

至于所感得者，乃“广大清净”之佛国也。句中“居”字，即指国土。“广大”者即经中“宽广平正，不可限极”。“清净”者，即“清净庄严，超越十方”。故云“广大清净居”也。如《往生论》所谓三种庄严入一法句，一法句者，清净句。清净句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无为法身，体也，从是流现极乐依正庄严。故云：“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无等伦”者，无能等，无能比。又《魏译》曰“道场超绝”。超绝即殊胜，故与此同。

《嘉祥疏》曰：“修道疾速成佛，故云超绝。”嘉祥大师一语破的。净宗之殊胜超绝，首在疾速成佛，凡夫往生，径登不退，不退才能疾速成佛也。因有此殊胜方便，故普愿“轮回诸趣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安乐”。此之安乐，才是真实安乐。顿脱生死，速成正觉，故云安乐。又《称赞净土经》曰：“为诸有情宣说甚深微妙之法，令得殊胜利益安乐。”又：“无有一切身心忧苦，唯有无量清净喜乐。是故名为极乐世界。”故云“受安乐”也。经云“惠以真实之利”正指此。

“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慈者，与乐。悲者，拔苦。此两句表法藏大慈大悲之弘誓。愿常为一切众生拔苦与乐，尽未来际拯济负荷，度尽众生，方成正觉也。“常”指时间。过去、未来、现在为三际。常即竖穷三际，即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时间。“无边”兼指空间，遍及十方虚空，即横遍十虚，包括一切空间。故无边者，乃十方三世无量无边也。法藏菩萨于一切时中，于一切处，大慈大悲，度脱众生，务期度尽方休。但时间无有穷尽，空间无有穷尽，众生亦无有穷尽，故此大慈大悲大愿大行亦终无穷尽也。

**我行决定坚固力 唯佛圣智能证知
纵使身止诸苦中 如是愿心永不退**

本颂分为三大段，首为赞佛，次为发愿，在末后四句偈，则为请佛证明。法藏比丘发愿已，即请世自在王如来为作证明。“我”者，法藏自称。我之愿行，所具决定坚固之力，唯佛世尊三觉圆满，五眼明朗，智慧无碍，始能为我真实证明。故云“唯佛圣智能证知”也。又法藏发愿时已是地上菩萨，境界甚深，故非余人所能知，唯佛圣智始能作证。此亦深表法藏大士妙德难测。

最末二句，结誓立心。《唐译》曰：“纵沉无间诸地狱，如是愿心终不退。”无间地狱，苦毒无限，《唐译》举地狱极重之苦，以摄诸余。今经法藏誓言，“纵使身止诸苦中”，诸苦自当赅（gāi 该）括地狱。我之如上愿行，纵堕地狱亦不退转，正显前文“我行决定坚固力”也。又《会疏》曰：“但有其愿，愿即虚。但有其行，行即虚。要须愿行相扶，所为皆尅。”（“尅”今作“克”，成也）

至心精进第五

本品续前。法藏菩萨发大愿曰：我已发无上正觉之心。我成佛时，国土佛号，悉闻十方，一切有情乃至下等虫类，生我国者，悉作菩萨，无有余乘。并愿所发之一乘愿海，超逾无数佛国。世间自在王如来应其所请，为现二百一十亿佛刹，法藏皆悉睹见，乃于五劫精勤修习，结得胜愿，所摄佛国，超过彼二百一十亿佛刹。是故本品名为至心精进。“至心”者，如经文中所示至诚无上之种种心行也。又有进者，法藏于亲睹无边佛刹后，“便一其心，选择所欲”。文中“一心”正显“至心”也。“精进”者，“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也。

法藏比丘说此偈已，而白佛言：我今为菩萨道，已发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蜎（yuān 渊）蠕（ruǎn 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是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否？

此段承上启下。上品中以偈表愿，今文中乃以长行白言，“已发无上正觉之心”。盖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急务，立愿居先。是故法藏菩萨于发无上菩提心后，祈结大愿，超胜无数佛国，故请求世尊为演经法。

此段大意为：我今行菩萨道时，已发无上菩提之心，愿成佛，愿一切如佛。故请求世尊为我广说经法。我当信奉，如法修行。愿永离一切勤苦生死之本。盖生死极苦，又无休歇，故曰勤苦。欲除生死苦果，当拔其根。此根即见

思、尘沙、无明等惑。断尽诸惑，故曰“拔诸勤苦生死根本”。复愿速成正觉。文中“速”，即上品中“速生我刹受安乐”中之“速”字。两个速字，同显一心。盖法藏菩萨度生心切，故愿“轮回诸趣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安乐”，“诸天人民及蜎（小飞虫）蠕（小爬虫）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也。群生之类，生其国者，无有二乘，唯是菩萨，必补佛位，是法藏大愿，称为一乘愿海。悉成佛果，乃一佛乘故，无二亦无三也。是故三辈往生，皆须发菩提心也。故知速欲成佛，旨在速度众生。为欲速度众生，故须作佛之时，自之“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此即四十八愿中，第十七“诸佛称叹愿”，第十八“十念必生愿”，第十九“闻名发心愿”之根本也。欲令十方众生，闻佛名号，乃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乃至下至十念，皆悉得生。故知众生得度，首在闻名，故法藏菩萨愿成佛时，佛之智慧光明，国土之超胜殊妙，导师（教主弥陀）之名号功德，普闻十方。端为众生闻名发心，得生极乐，决定成佛也。段末则请佛证明：“我立是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否？”愿己佛国，胜余佛国，不知能否，请佛垂训。

又此段中“为菩萨道”。“为”，行也。“无上正觉”者，无上正等正觉之简称，梵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经法”佛之金口所说，为万世之常法者，称为经法。“奉持”即常见之“奉行”，以奉受与行持为义。故经末常为“信受奉行”，表敬受遵行，拳拳服膺之义。“教授”。宣传圣言，名之为教；训诲于义，名之为授。即教导与传授经法义理之义。如是之善知识，称为教授善知识。今之经文，乃其简称，义即导师。

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底。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汝自思惟，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此段大意：佛答法藏曰，譬如一人以斗量取大海之水，久经时劫，尚可穷见海底。人能以至心（至极之心）求道，精进不已，必皆得果。（“会”者，义寂云“皆也”，憬兴云“亦必也”。“克”同“剋”，简体作“克”，义为杀也，必也，遂也，得也）又有何愿，不能求得！

彭绍升居士《无量寿经起信论》释曰：“法藏云：‘我发无上正觉之心。’当知无上正觉，一切愿王从此出生，一切净土从此建立。才发此心，极乐庄严一时具足，故曰：‘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所以者何？一切法不离自心故。”彭氏之说，道出世尊此答之本意。盖发起至心，必含圣果，因彻果海，花果同时，但当精进，何愿不得！一切因果不离自心，无有一法，居于心外。

下文连下三个“自”字，首曰“汝自思惟”，继曰“汝自当知”，三曰“汝应自摄”。世尊不直截作答，但直指三个“自”字，实是老婆心切，深意存焉。日峻谛于《会疏》释“汝自当知”云：“汝自当知者，例如《法华》三止说。其义深广，不可容易说故。”此说甚好，彼经“止止不须说”，正是今经之义。六祖曰“密在汝边”，古禅德曰“汝自会取好，我不如汝”，亦此经三个“自”字之义。峻谛师继曰：“此含三义：（一）谓法藏菩萨宿殖（同植）深厚，高才勇哲，与世超异。净佛国土之事，久既洞达，虽佛智无所加之。故如汝所知，汝自当行之也。（此复明法藏是从果向因也）（二）谓摄取佛国，各随乐欲。或取秽浊，或求清静，或摄三乘，或愿一乘。故任菩萨意乐，宜摄取之，不用如来之指示也。（三）谓凡于净土，有报有化。法报高妙，非菩萨之分。唯应自分，宜摄取之也。故云‘汝自当知’。”上峻谛师所云“唯应自分”，此之自分，即宗门所谓法身向上事也，故超于“菩萨之分”。个中义理，非凡情所能解会。

下法藏菩萨，再度启请。

法藏白言：斯义宏深，非我境界。惟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惟修习，誓满所愿。

“斯”，此也。“宏”，大也。“境”者，心之所游履攀缘者，谓之境。如色为眼识所游履，谓之色境。乃至法为意识所游履，谓之法境。又实相之理，为妙智游履之所，亦称为境，亦属法境。“界”者，界域。“境界”，指所观之境、之界域。又《无量寿经笺注》曰：“自家势力所及之境土，又我所得之果报界域，谓之境界。”“演”，宣说也。“如来应正遍知”，即如来、应供、正遍知，乃佛十号中之三号。此乃简称，以代表佛之十号。

此段大意为：法藏菩萨答曰，此义太深，超我境界（若通俗，勉强可作水平解），于是再度请佛广说无量佛刹，我若闻后，定能如法修习，圆满所愿。

峻谛师云：“斯义弘深，非我境界者，亦有三意：一谓菩萨常途净土之行，我已知之。今欲得诸佛土之中最胜净土，斯义弘深，非我境界。二谓实虽随各自乐欲，应摄取之。今欲五乘齐入报土，斯义弘深，非我境界。（报土乃法身大士所居，今令二乘、人天乘齐入报土，故非凡情所能测）三谓虽法报高妙，非菩萨之分，我能经无量劫，当克获之。（法报二身，经无量劫，必可悟证，但当下尚非其分，故下云非我境界）斯义弘深（广大谓弘，幽邃谓深），非我境界也。虽有三义不同，抛却己分，专归佛力，斯乃法藏菩萨自开他力门也。”峻谛师“开他力门”之说，正明净宗超情离见，不可思议，究竟方便，果觉因心之无上妙谛。兹粗释之。伊谓法藏菩萨云“非我境界”者，共有三

意：一、我虽已知诸菩萨摄集一般净土之行，但今欲摄最胜净土，超过诸佛国土，故“非我境界”。二、应摄之净土，其实际虽依本人各自之愿乐，但今欲五乘行人皆能生报佛之国土，乃十方之所无，故非我境界。五乘者：(一)人天乘；(二)声闻乘；(三)缘觉乘；(四)菩萨乘；(五)佛乘（即如来乘）。今欲令五乘行人同入报佛之土，迥异常情。人天乘，凡夫也。声闻缘觉乘，小乘也。今欲令凡小行人，等同大乘，与一佛乘之大菩萨，同登报佛净土，此义极深，故曰“非我境界”。三、法身与常寂光土，报佛与实报庄严土，境界高妙，非一般菩萨分内之常行。我可经无量劫，专精修习，而证得之。但我当下尚非其分，故曰“非我境界”。法藏菩萨此答，虽有不同之三义，但总是“抛却己分，专归佛力”。“非我境界”四字即是抛却己分，请佛明示，即是专求佛力也。上文中世间自在王如来答曰：“汝自思惟”、“汝自当知”、“汝应自摄”，此三个“自”字皆直指当人自性，开显妙心，正《观无量寿经》中“是心是佛”之玄旨。但欲一切众生内重己灵，明此根本，方能生起无量无边自觉觉他之妙行。今法藏菩萨再请曰“非我境界”，请佛广演，是即外慕诸圣也。峻谛师曰：“此乃法藏菩萨自开他力门也。”此语道破净宗玄微，世称净宗为他力法门。净宗所以能三根普被，一生成办，凡夫二乘例登不退，皆仗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之力，此即仗他力。净宗之所以究竟方便者，即以弥陀无上果觉，作为众生因地初心，因达果海，果彻因源，因果同时，感应难思，此又是他力之妙用。更加以外圣易信，己灵难明。是以具缚凡夫但能信“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深信此两个“有”字，切愿往生，一向持名，即可如愿，径登不退。是乃凡愚所同能，若独言究明自心，则唯上智所堪任。法藏菩萨于因地中，悲愿宏深，开显此他力法门，是以世称弥陀乃大愿之王。又密宗亦是他力门，同属果教，皆是从果起修。此殊胜难思之他力门，正是弥陀悲愿至切处，亦正是净密二宗方便究竟处。盖自他本来不二，肯仗他力，即是于此难信之法，能生净信。难信能信，全由当人之无上智慧，此即是自力。但能信入，老实念去，自然能所两忘，自心朗现。从事持达理持，即凡心成佛心。净宗之妙，全在于此。

法藏菩萨陈明“非我境界”后，乃启请世间自在王如来，为之广说诸佛之无量胜妙刹土。我若得闻如是等等妙刹及其摄取之法，我当思维修习，誓当圆满我之所愿。

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

“高”者，上也，崇也，远也。“明”者，光也，照也，通也。《会疏》

曰：“高明约具德，深广约愿心。谓持戒禅定，超胜世间，故谓高；方便般若，照究诸法，故谓明；远彻来际无挠（谓能远究达于未来之极处，而无阻挠），故谓深；周摄一切无遗，故谓广也。”“即为宣说”表佛说法。“悉现与之”表佛现土。世间自在王佛宣说示现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严净”者，庄严清净也。“圆满”者，“圆”为周遍之义，性体周遍为圆。“满”者具足之义。故“圆满”亦作“圆足”。故知“圆满”即华严宗圆明具德之义。

“二百一十亿”。此有疑曰：若法藏菩萨当时所见限二百一十亿之数量，何以又云所摄佛国，“都胜无数诸佛国者”？此有二答：（一）据《华严经·华藏世界品》意，佛刹无量，总有二十重，其围绕刹数即二百一十微尘数。今此经中，亦以二百一十标示刹土之数，暗合《华严》义，即含摄十方无量之国土。（二）《大智度论》云：“阿弥陀佛先世时作法藏比丘。佛将导遍至十方，示清净国，令选择净妙之国，以自庄严其国。”由是思之，经意乃以二百一十亿刹，表十方佛刹。

至于所说之二百一十亿佛土，为限于清净国土，抑亦兼及秽土，古德根据经文中“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有两异说。一者《嘉祥疏》云：“二百一十亿佛土，善因虽有强弱之分，然所招之土，同是七宝国土之粗妙应现。……粗之言大，妙之言美，明所现二百一十亿皆是大善之土耳。”据嘉祥师意，所现唯净。二者，通现净秽土。《净影疏》云：“粗，不精也。说恶说粗，令其舍远。说善说妙，使其修习。”是则所说二百一十亿佛土，有净有秽也。憬兴、义寂、玄一、望西诸师，亦俱云通秽。《悲华经》曰：所现佛国“或有世界，严净妙好；乃至或有世界，有大火灾”，是为兼有秽土之明证。

又所现佛土，有报有化。《悲华经》曰：“或有世界，纯是菩萨，遍满其国，无有声闻缘觉之名。”是报佛之土也。又：“或有世界，清净微妙，无诸浊恶。”是则化佛之净土也。尔时世间自在王如来，“应其（指法藏比丘）心愿”，将此二百一十亿佛国报化净秽诸土之相，“悉现与之”，令其得见。

“说是法时，经千亿岁”。以表说法现土之详尽，亦显时间延促无碍。

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惟究竟。便一其心，选择所欲，结得大愿，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一俱胝（zhī 只）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国，超过于彼。

“睹”亦见也。《甄解》云：“睹则眼见，见则慧见。如见分见，取推求照察义。”盖谓“睹”指眼见。“见”指慧见，即如唯识中“见分”所指之

见。以“推求”与“照察”为义。今云睹见，则两者俱备。当尔所时，法藏比丘于世间自在王佛所现二百一十亿佛土，尽皆目睹心明。或疑法藏比丘在因地中，何能遍见十方诸佛净妙国土？答曰：《法集经》云：“菩萨摩訶萨，得彼诸佛如来天眼。”又《大智度论》曰：“天眼彻视，则不动而遍至。十方不来，比丘亦不往。如佛天眼故，十方国土皆悉一时睹见也。”据上经论，可知法藏菩萨摩訶萨，承世间自在王如来威神加被，得如佛之天眼。故能不动而遍见十方，于佛说国土，皆悉睹见。

“起发无上殊胜之愿”者，“起”亦是发义。更无有上，是曰“无上”。“殊胜”者，事之超绝希有者，曰“殊胜”。《会疏》曰：“无有此上，故云无上。超胜诸愿，故曰殊胜。谓庄严无上故，受乐无上故，光寿无上故，名号无上故，生因无上故，利益无上故。是总四十八愿大体。”

“天人善恶”。判定善恶之性，诸说不一。兹撮要介绍如下：

一、《菩萨璎珞本业经》以顺第一义谛为善，违第一义谛为恶。经曰：“一切众生识，始起一相住于缘。顺第一义谛起名善，背第一义谛起为恶。”经云第一义谛，即真谛、圣谛、胜义谛、真如、实相、中道等，亦即实际理体。谛者，真实之道理。此道理为诸法中第一，故云第一义。若众生起一念，顺理体为善，背理体为恶。此之判定，以理体为准。

二、《唯识论》以顺益此世他世之有漏无漏行法为善，于此世他世违损之有漏行法为恶。《论》曰：“能为此世他世顺益，故名为善。人天乐果，虽于此世能为顺益，非于他世，故不名善。能于此世他世违损，故名不善。恶趣苦果，虽于此世能为违损，非于他世，故非不善。”是以顺益与违损而判定善恶者。

三、《净影》判三种善恶：(一)“顺益为善，违损为恶”。此与《唯识论》同。(二)“顺理为善，违理为恶”。理者无相空性也。例如行布施，若能于施者、受者及所施物皆体空无物，是顺于理，无相之行，是为善；若有所施、能施及所施之物，存于意中，是为违理有相之行，即为恶也。如是则上从佛菩萨，下至阿罗汉，所修之善法名善。人天众生所修之善法，都是有相行，名之为恶。(三)“体顺为善，体违为恶”。此与(二)相兼，亦同于《璎珞》。法界真性，为己自体。体性缘起而成行德。所行只是自体，心无所缘，随心所欲而不越轨，是名为善。依此，则无论凡夫二乘，纵上至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凡是缘修之善行，俱名为恶。

四、天台宗立六种善恶：(一)人天之善。五戒十善之事善也。然人天之报尽，还堕于三恶道，故亦为恶。(二)二乘之善。能离三界之苦，故名善。然但能

自度，不能度他，故亦为恶。(三)小乘菩萨之善。慈悲兼济故是善。然未断一毫之烦恼，故名为恶。(四)通教三乘之善。三乘同断见思之烦恼，是为善。但堕于二边，不见别教中道之理，未断一分之无明，故亦为恶。(五)别教菩萨之善。见中道之理，是善。然犹为隔历之中道，不能见圆教圆融之妙中，所行带方便，不称于理，亦是恶。(六)圆教菩萨之善。圆妙之理，是至极之善。然此有二义：①顺实相之圆理为善，背之为恶。②达此圆理为善，著之为恶。著圆尚为恶，况复其余。上以达圆理为善，著圆理为恶，乃天台宗独特之发挥，其义甚精。

“国土粗妙”。“粗妙”已见前注，粗者不精，妙者胜妙。义寂师曰：“净土之中有粗妙异。粗即变化，妙即受用。”义为：净土之中有粗与妙之不同。粗者，有衰有变。妙者，乃自受用或他受用之实报土。

“天人善恶”者，因也。“国土粗妙”者，果也。人善则土妙，人恶则土劣也。故《会疏》曰：“夫国土者，即众生之影响耳。形修（长也）则影长，形短则影促。”盖谓土之粗妙如影，身之修短为形，因形定影，影必随形也。故《净影疏》云：“天人善恶，泛说一切诸土之因。国土粗妙，泛宣一切诸土之果。”

“思惟究竟，便一其心，选择所欲，结得大愿”。法藏菩萨于诸佛国，善恶之因，粗妙之果，一一思量分别，穷深极微，达于究竟。“究竟”者，即经中真实之际，即一法句，清净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乃专一自心，选择度生所欲。开化显示，流出依正种种庄严，不可思议净土法门。得成大愿，惠予众生真实之利。又“一其心”者，即一心也，故本品名“至心精进”。一心者即真如也，如《止观》曰：“一心具十法界。”又《探玄记》曰：“一心者，心无异念故。”又《教行信证文类》曰：“言一念者，信心无二心。故曰一念，是名一心。一心则清净报土真因也。”正如本经一心结得大愿，显一心乃报土真因。

“精勤求索”。汉吴两译，均作“勇猛精进，勤苦求索”，故知“精”者即精进义，“勤”为勤苦义。又“求”者，愿求也；“索”者，取也。

“恭慎保持”。《汉译》曰：“我当奉持，当即中住。”“恭”者，敬也。“慎”者，谨也，诚也，静也。《汉译》“当即中住”，即“恭慎”两字之实义。安住中道，是真恭慎。“保持”与“保任”同一保字，宗门曰：“心心不异谓之保。”“持”者，行持也，又执也。即《汉译》之“奉持”也。故知恭慎保持者，乃自然敬肃，从容中道，心心不异，任运自持也。

“修习功德，满足五劫”。《魏译》云：“具足五劫，思惟摄取庄严佛国清净之行。”《唐译》云：“于彼二十一亿诸佛土中所有严净之事，悉皆摄

受。既摄受已，满足五劫，思惟修习。”《宋译》云：“往一静处，独坐思惟，修习功德，庄严佛刹。发大誓愿，经于五劫。”古德于此，颇有异解。

(一)净影、憬兴诸师，并以五劫为发愿后之修行时。《净影疏》云：“依愿起行。”又：“故彼法藏于一身中，在彼佛所，五劫修行。”又《略笺》云：“斯乃修行之时也。盖五劫之间，思惟励修，修成满所愿之行。其既发愿，不可无行。”上皆明五劫为发愿后修行时。

(二)明此为发愿时。《合赞》云：“五劫者，发愿思惟之时节也。”望西亦以为发愿时。《会疏》云：“盖夫菩萨建立净土，犹如良匠建大城。先沉思图画之。……五劫思惟，如图画之。……”此以五劫思惟，喻如施工之前，先打图样。故同于《合赞》，谓为发愿时，而非愿后修行时。《甄解》亦同此说。盖诸家均据《魏译》，上说正与《魏译》相符。

(三)嘉祥师云：“于五劫中，修行发愿也。”此则双举修行与发愿，两者并举，但以发愿为趣，此正与《宋译》相契。《宋译》中先曰“思惟修习”，后曰“发大誓愿，经于五劫”，故知五劫之中，以清净行，修习摄取佛土之大愿，经历五劫，大愿方成。此亦正与今之会本相契。本经中于“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之后，方曰“所摄佛国，超过于彼”。正契于嘉祥师之说。故此五劫乃“修行发愿”时也。

段中“俱胝”即千万。法藏比丘，于五劫中，对于二百一十亿佛国，种种奇妙功德，殊胜庄严，与各各善恶粗妙之差别，悉皆“明了通达，如一佛刹”。经此长时思惟、选择、修习、摄取，于是结得大愿，而“所摄佛国，超过于彼”。此中“彼”字，指二百一十亿佛国。今法藏菩萨大愿摄取之佛国，实超胜于二百一十亿佛国，亦即超逾十方佛土。极表极乐净土之超胜独妙。

既摄受已，复诣世自在王如来所，稽首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

“既摄受已”乃承先启后之文。于是法藏菩萨复至世间自在王佛处。“稽首”，头至地也。“礼足”，以自头接佛足。随即绕佛，亦是敬礼。三匝者，绕佛三周，表作礼之殷重。绕行后乃合掌安住佛前，向佛禀白云：“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此表法藏比丘之行，深可圣心，畅佛本怀，广应群机，故得叹许，而赞曰“善哉”，此佛深喜之辞也。

“今正是时”。《法华经》因时机成熟，会三归一，于三乘行者，咸颁大白牛车，皆入一如来乘。为诸众生开佛知见，示佛知见。乃曰“今正是时”。

今经亦然，欲令十方九界众生，同入弥陀一乘大誓愿海，一切含灵，皆得度脱。是故世间自在王如来告言：“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此表如来，劝令宣说，普利大众。“大众”二字广摄当时会上及未来世之一切凡夫、二乘与菩萨（今日我等凡夫亦皆在其中）。普令大众得闻，发愿往生，径出生死苦海，故令大众欢喜也。亦令大众闻法得利，普发弥陀之愿，学法藏之所行，摄取佛刹，满足大愿。《净影疏》曰：“法藏自说己愿，令诸菩萨学之同发。”又《会疏》云：“菩萨闻之，自发勇猛心。彼既丈夫，我亦尔。彼发妙愿，我不尔乎？故能缘之满足大愿也。”“满足无量愿”，指能满一切志愿。又《往生论注》云：“满足往生净土一愿，即一切志愿悉满足。故云满足无量愿。”昙鸾大师（作《论注》）和盘托出诸佛心髓。法藏菩萨五劫精勤求索之大愿，只为众生能真实发起往生净土之一愿。故我辈末世凡夫，但能满足此一愿，即与弥陀大愿相应，便入一乘愿海，便与弥陀大愿同体，故云即是满足无量愿也。何等方便，何等直捷，从果起修，直趋究竟。不可思议，净土法门。

发大誓愿第六

本品乃法藏菩萨遵佛明训，于大众中宣说所发殊胜大愿。此大誓愿，妙德难思。如《甄解》曰：“四十八愿功德成就，而归一正觉，正觉之体即是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名弘誓本乘海，亦名悲愿一乘。此乃弥陀正觉功德也。正觉功德不可思议者，由誓愿不可思议。是以《行卷》以卅六句叹誓愿不可思议，以彰正觉功德广大。文曰：‘敬白一切往生人等，弘誓一乘海者，成就无碍无边最胜深妙不可说不可称不可思议至德。何以故？誓愿不可思议故。悲愿喻如大虚空，诸妙功德广无边故。犹如大车乃至犹如大风，普行世间无所碍故。能出三有系缚城，乃至开显方便藏。良可奉持。特可顶戴也。’”

至于愿文多寡，诸译颇有差异。汉吴两译同为廿四愿，且经中明言“便结得二十四愿经”。《宋译》则为三十六愿。魏唐两译则为四十八愿。至于《后出阿弥陀偈经》曰“誓二十四章”。可见廿四愿于诸经中实居多数。但世间流通者，只是《魏译》。故世人熟知四十八，而罕闻廿四愿也。

且汉吴两译虽同为廿四愿，但内容亦甚不同。《吴译》第二愿为“使某作佛时，令我国中无有妇人。女人欲来生我国中者，即作男子。诸无央数天人民、蜎（yuān 渊）飞蠕（ruǎn 软）动之类，来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长大，皆作菩萨、阿罗汉，都无央数。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

佛。”此中具有“莲花化生”与“国无妇女”之殊胜大愿。而《汉译》无之。其他诸译亦皆阙如。由此可见，诸译差异之甚。

且汉吴两译虽同曰廿四愿，但实际内容，则不止廿四。以上《吴译》第二愿为例。此一愿中实具(一)国无妇女；(二)莲花化生；(三)蜎蠕得生，并皆作菩萨、阿罗汉；(四)菩萨、阿罗汉无量等精要胜愿。准是可知，所谓廿四愿，实不止廿四。据诸《后出阿弥陀偈经》“誓二十四章”之经文，可知弥陀誓愿实为廿四章，非仅廿四愿也。

至于魏唐二译同为四十八愿，但名为四十八，实际则不足四十八。例如《魏译》第廿九愿为“设我得佛，国中菩萨若受读经法，讽诵持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觉”。第三十愿为“设我得佛，国中菩萨智慧辩才，若可限量者，不取正觉”。实则此两愿只有广略之异，第三十愿只是第廿九愿之补充与引申而已。《唐译》中第廿九与三十愿，亦与此同。更有进者，魏唐两译均缺“国无女人”及“莲花化生”之愿。可见魏唐两译之四十八愿，并未圆具诸愿。

至于汉吴两译，则缺“十念必生”之根本大愿。可见汉吴魏唐宋五译，均非《无量寿经》之善本。是以会集诸译，广撷(xié 协)众长，另成会本，实不容缓也。

于是夏师会集诸译之大愿，既重古译多见之廿四，又采世间所流通之四十八，乃以廿四为章，四十八为目，既符“誓廿四章”，又合四十八愿。经中备集诸译之长，十念必生、国无女人、莲花化生诸愿，皆见于会本。复妙摄各愿精要，以少文而显多义。例如《魏译》第卅八愿曰：“设我得佛，国中天人，欲得衣服，随念即至。如佛所赞应法妙服，自然在身。有求裁缝捣染洗濯(zhuó 卓)者，不取正觉。”第二十四愿曰：“设我得佛，国中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诸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觉。”《魏译》此两愿显衣服与供具之如意，但缺饭食如意。如《汉译》第二十三愿(《吴译》为第十四愿)曰：“我作佛时，我国诸菩萨欲饭时，则七宝钵中，生自然百味饭食在前。食已，钵皆自然去。不尔者，我不作佛。”(于此又可见魏唐之四十八愿，实不足四十八也)今此会本，摄集以上三愿为：“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可见会本，文约义丰，诸译所具之弥陀胜愿，备显无遗。是以近世诸贤，公认此为善本，良有以也。

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

“听”者，耳闻也。“察”者，心中审思也。《会疏》曰：“如来听其说明，照察丹诚，故云听察。”故经义为法藏菩萨请求世尊，垂慈于我，听我所

说，鉴我诚心。以下法藏陈说所发大愿。

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饿鬼、禽兽、蜎（yuān 渊）飞蠕（ruǎn 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堕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一、国无恶道愿。二、不堕恶趣愿。

首四句，总括全部大愿。愿我成佛时，所居之佛刹，具足无量（无法以数量表示）胜妙功德，具足无量清净庄严。具足者，圆满也。周遍含摄，无欠无余，故云具足。所具功德与庄严，皆不可思议，超情离见，非思量分别之所能知，非语言文字之所能表。故曰“不可思议”。《华严经》独明事事无碍之不可思议境界，一多相即，小大相容，广狭自在，延促同时，重重无尽，圆明具德等等。详之则为十玄妙门。前于判教一节中曾浅述之。今经阿弥陀佛即是毗卢遮那如来，极乐净土何异华藏世界，极乐依正举体是事事无碍不可思议境界，一一圆具无尽玄门。故曰“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由于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故能令众生，闻名得福，闻名发心，十念必生，径登不退。复以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庄严，故万物严净，穷微极妙；光莹如镜，彻照十方；触光安乐，垢灭善生；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见菩提树，证无生忍。妙显极乐世界，一尘一毛，悉皆圆明具德。是以此四句，列于愿首。表以下一一各愿，莫不如是。一一之愿皆是为众生，一一之愿皆是弥陀本妙明心之显现。一一之事相皆是清净句，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下明，我此佛刹中，无有地狱、饿鬼、畜生（经中常以禽兽蜎飞蠕动之类表畜生道）三恶道。“地狱”此为汉语，梵语为那落迦、泥犁等。《摄大乘论音义》曰：“此译有四义：（一）不可乐；（二）不可救济；（三）暗冥；（四）地狱。”今经言地狱乃是其中之一义。《婆沙论》曰：“瞻部洲下过五百逾缮（shàn 善）那，乃有其狱。”“逾缮那”即由旬，天竺里数之名。《维摩经肇注》云：“上由旬六十里，中由旬五十里，下由旬四十里。”故常言地狱，以狱在地下也。但应知者，地狱不仅在地下，或在山间，或大海边、旷野、树下、空中，皆有其狱。总之地狱有三类：

一、根本地狱，乃八大地狱及八寒地狱。八大地狱对八寒而言，亦名八热地狱。瞻部洲地下五百由旬有地狱，名为等活，从是依次而下至第八狱，名为无间，此八狱乃层层竖立者也。据《俱舍论》兼考《大论》，此八狱为：（一）等活地狱。彼中罪人遇种种斫（zhuó 卓）刺磨捣，苦极身死，然冷风吹之，皮肉还生，等于前活。（二）黑绳地狱。先以黑绳缚罪人肢体，而后斩锯。（三）众合地狱。

众多苦具，俱来逼身，合党相害。(四)号叫地狱。逼于众苦，发悲号怨叫之声。(五)大叫地狱。逼于剧苦，更发大哭声。(六)炎热地狱。火随身起，炎炽周围，苦热难堪。(七)大热地狱。热中之极，故曰大热。(八)无间地狱。受苦无间，无有间歇。

以上八大地狱外，更有八寒冰狱，依次横列：(一)頞(è 饿)部陀，此云疱。严寒逼身，体上生疱也。(二)尼刺部陀。极寒逼身，体分疱裂也。(三)呵罗罗(寒逼而自口中所发之颤声)。(四)阿婆婆(同上)。(五)虎虎婆(同上)。(六)喴(wà 袜)钵罗(青莲花也)。严寒逼迫，身分折裂如青莲也。(七)钵特摩(红莲花)。身分折裂如红莲花也。(八)摩诃钵特罗(大红莲花)。身分折裂如大红莲花也。

此上为根本地狱。下叙近边地狱、孤独地狱。

二、十六游增地狱。八大地狱中每一大狱，皆有四门。每一门外，每附增四狱。名为(一)塘(táng 唐)煨(wēi 畏)增；(二)尸粪增；(三)锋刃增；(四)烈河增。合为十六处，称为十六游增地狱。八大地狱合计共有一百二十八处。亦名近边地狱。

三、孤独地狱。在山间、旷野、树下、空中，其类无数，受苦无量。地狱苦果，其最重处，一日之中八万四千生死，经劫无量。《辅宏记》云：作上品五逆十恶者感之（指最极恶逆者）。

“饿鬼”者，《大乘义章·八》曰：“以从他求故，名饿鬼。又常饥虚，故名为饿。恐惧多畏，故名为鬼。”《婆沙论》云：“鬼者畏也，谓虚怯多畏。又威也，能令他畏其威也。又希求名鬼，谓彼饿鬼恒从他人，希求饮食以活性命。”又云：“有说饥渴增（盛也）故，名鬼。由彼积集，感饥渴业。经百千岁，不得闻水名。岂能得见，况复得触。有说被驱役故，名鬼。恒为诸天处处驱役驰走故。”此道亦遍诸趣。有福德者，作山林冢庙神。无福德者，居不净所，不得饮食；常受鞭打，填河塞海，受苦无量。《辅宏记》云：“下品五逆十恶者感之（指恶逆中之最轻者）。”

“畜生”新译为傍生。指傍行之生类。《新婆沙论》云：“其形傍，故行亦傍。以行傍，故形亦傍。是故名傍生。”傍者，横也。《会疏》云：“此道遍在诸处。披毛戴角，鳞甲羽毛。四足多足，有足无足。水陆空行，互相吞啖，受苦无量。”《辅宏记》云：“作中品五逆十恶者感之。”

“焰摩罗界”者，指焰摩罗王之世界。焰摩罗，又作炎摩、琰摩、阎摩、阎摩罗等。译为缚，缚罪人之义。焰摩罗王，义译为平等王。此王登录、治理世间生死罪福之业。主守地狱，八寒八热，及其眷属诸小狱等。决断善恶，役

使鬼卒。于五趣中，追摄罪人，捶拷治罚，更无休息。故《三启经》云：“将付琰（yǎn 眼）魔王，随业而受报。胜因生善道，恶业堕泥犁。”又译双王，兄及妹皆作地狱王。兄治男事，妹理女事，故曰双王。“焰摩罗界”者，即此王之管界。《俱舍论》云：“琰魔王国，于此瞻部洲下，过五百逾缮那（即由旬），有琰魔王国，纵广量亦尔。从此展转，散居余处。”又《长阿含经·地狱品》云：“阎浮提南，大金刚山内，有阎罗王宫，王所治处。纵广六千由旬。”

“三恶道”，又名三恶趣，又名三涂。为一切众生造恶所生之处，故名恶道。地狱、饿鬼、畜生三道，名三恶道。《法华经·方便品》曰：“以诸欲因缘，坠堕三恶道。”盖谓众生如内有贪求欲乐之念，是为因。外攀缘欲境，是为缘。以此因缘，起念造恶，终堕恶道。

本章具两愿，“国无恶道愿”及“不堕恶趣愿”。首数句之文意为，我若证得如来果觉，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即已究竟成佛，是时我所住持之佛土，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以上数句，总表极乐世界之微妙殊胜。故于第一愿首宣说之。以下则分叙四十八愿各各内容，其下第一愿曰：“无有地狱、饿鬼、禽兽、蜎（yuān 渊）飞蠕（ruǎn 软）动之类。”乃国中无有三恶道愿。此正表弥陀大悲心切。故首两愿，唯愿众生无苦。三恶道乃苦中之极也。密教中曰：“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又《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曰：“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故愿国中永无恶趣。

“不堕恶趣愿”，或曰“不更恶趣愿”，为第二愿。此承第一愿而言，我国不但无三恶道，甚至从焰摩罗界（即地狱界）等恶道中，来生我国之一切众生，受佛之教化，不但永不更入恶趣，并悉皆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净土论注》曰：“佛所得法，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法华玄赞》曰：“‘阿’云无。‘耨多罗’云上。‘三’云正。‘藐’云等。又‘三’云正。‘菩提’云觉。即是无上正等正觉。”《大智度论·八十五》曰：“唯佛一人智慧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恶道众生善根微弱，复多宿业，蒙佛愿力加被，摄受往生。生彼土已，悉令成佛，此实阿弥陀如来慈悲至极之无上圣愿。盖以从恶趣带业往生之众生，宿具恶业，应堕恶道。但因弥陀愿力加持，往生极乐不复更堕三途，故曰不堕恶趣。故龙树大士曰：“若人生彼国，终不堕三趣。”又善导大师曰：“乃至成佛，不历生死。”是则横出于六趣矣。

又此章大愿，摄二殊胜。一者，恶趣众生，亦得往生极乐，不复更堕恶道。表弥陀悲心无尽，度化无余也。二者，凡往生者，悉皆作佛，究竟菩提。由此可见弥陀本心，念念愿一切众生成佛，而此愿既已成就，足证弥陀智慧功

德、威神力用不可思议。末云：“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表此愿成就，我（法藏菩萨）方成佛。若此愿不成，我终不成佛。故曰：“不取无上正觉。”以下各愿，简为“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磨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三、身悉金色愿。四、三十二相愿。五、身无差别愿。

此章具三愿。“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磨真金色身”，是为第三“身悉金色愿”。生彼土者，身皆紫磨真金之色。真金色者，盖为如来之身色。善导大师曰：“诸佛欲显常住不变之相，是故现黄金色。”日溪师曰：“此标中道实相色。”今此大愿，欲令一切往生之人，同佛身相，皆真金色。此显生佛不二，真实平等。故《会疏》曰：“是故愿言，我国人民，纯一金色，无有好恶，彼我平等，情绝违顺。”《会疏》之说，正显中道实相之义。

“三十二种大丈夫相”。国中天人，皆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是为第四愿，称为“卅二相愿”。三十二种大丈夫相，又名三十二大人相，简称三十二相。此三十二相，不限于佛，转轮圣王亦具此相。《智度论·八十八》谓，佛现此大人相者，因“随此间阎浮提中天竺国人所说，则为现卅二相”。此说极好，佛本离相，而现相者，顺世间习俗故。又《法界次第·下》曰：“如来应化之体，现此三十二相，以表法身众德圆极。使见者爱敬，知有胜德可崇。人天中尊，众圣之王，故为现卅二相。”此三十二相，《三藏法数·四十八》云：“①足安平相。足里无凹处者。②千辐轮相。足下有轮形者。③手指纤长相。手指细长者。④手足柔软相。手足之柔者。⑤手足缦（màn 漫）相。手足指与指间有缦网之纤维，交互连络如鸭鹅者。⑥足跟满足相。跟是足踵。踵圆满无凹处者。⑦足趺（fū 肤）高好相。趺者足背也。足背高起而圆满者。⑧腓（shuàn 涮）如鹿王相。腓为股肉。佛之股肉纤圆如鹿王者。⑨手过膝相。手长过膝者。⑩马阴藏相。佛之男根，密藏体内，如马阴也。⑪身纵广相。头足之高，与张两手之长相齐者。⑫毛孔生青色相。一一毛孔，生青色之毛而不杂乱者。⑬身毛上靡相。身毛之头右旋向上偃伏者。⑭身金色相。身体之色如黄金也。⑮常光一丈相。身放光明，四面各一丈者。⑯皮肤细滑相。皮肤软滑者。⑰七处平满相。七处为两足下两掌两肩及顶中。此七处皆平满无缺陷也。⑱两腋满相。腋下充满者。⑲身如狮子相。身体平正，威仪严肃。如狮子王者。⑳身端直相。身形端正，无佞（yǔ 雨）曲者。㉑肩圆满相。两肩圆满而丰腴者。㉒四十齿相。具足四十齿者。㉓齿白齐密相。四十齿皆白净而坚密者。㉔四牙

白净相。四牙最大而白者。⑮颊车如狮子相。两颊隆满，如狮子之颊者。⑯咽中津液得上味相。佛之咽喉中，常有津液，凡食物因之得上味也。⑰广长舌相。舌广而长，柔软细薄。展之则覆面而至于发际者。⑱梵音深远相。梵者清静之义，佛之音声清静而远闻也。⑲眼色如紺青相。眼睛之色如紺青者。⑳眼睫如牛王相。眼毛殊胜如牛王也。㉑眉间白毫相。两眉之间有白毫，右旋常放光也。㉒顶成肉髻相。梵音乌瑟膩沙，译作肉髻。顶上有肉，隆起为髻形者，亦名无见顶相。”（其它经论与此大同小异）望西师曰：“依此愿故，众生生者，皆具诸相，不假修得。问：‘具足此相，为华开后，将为前耶？’答：‘不待华开，是生得故。’”

再下为第五“身无差别愿”。愿曰：国中众生，容貌形色，悉皆端正洁净，等同一类。若有差别及好丑之分，则不成佛。此愿显极乐国人，等同一相，无有差别。故昙鸾大师曰：“以不同故，高下以形。高下既形，是非以起。是非既起，长沦三有。是故兴大悲心，起平等愿。”是即发起此愿之本因也。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六、宿命通愿。七、天眼通愿。八、天耳通愿。

本章明彼土众生具第六“宿命通愿”，第七“天眼通愿”与第八“天耳通愿”。“通”者，神通之简称。穷潜神异，所为不测，谓之神。所作无壅，自在无碍，谓之通。神通有六种，称为六通，即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与漏尽通。此六通中，第六唯圣（指阿罗汉），前五通凡，异生（非人）亦可得之。三界诸天皆可依果报，而自然感得前五种之神通（甚至鬼神亦有小通），但不能得漏尽通。此漏尽通唯圣者所证。须断尽烦恼，方为漏尽也。

今应注意者，经中极乐众生所具之通，远超余经论中禅定等所得者。例如凡夫之宿命通，能知不过八万劫。今云无量劫者何也？盖以极乐众生仗佛本愿力，而具大乘不共之通，故远胜于凡小也。《甄解》曰：“小乘前五通，唯依四根本定得。漏尽通，依四禅未至中间及三无色（‘无色’者，指无色定。文中‘三’字或为‘四’字之误，盖八定者，乃色界之四禅与无色界之四无色定也）。大乘依一切禅悉能之。今此经所说，大异于彼说。一切人天皆以佛愿为所依。故云，阿弥陀如来本愿力为增上缘。《事赞》云：‘三明自然乘佛愿，须臾合掌得神通。’岂容同于有漏禅为所依耶？”故彼国天人之通，非修得者，不待修而自得成就，又不同于诸天报得五通。乃依弥陀之修德为因，依如

来愿力，而酬得安乐自然之报德。是以胜于常途之报得。故《要集》云：“不于四静虑中，而修神通因。只是彼土任运生得之果报，不亦乐乎！”

又佛菩萨与二乘之身通有多种不同。《甄解》据《大乘义章》云：“(一)宽狭不同，如《地持》说，声闻二千国土，为通境界。缘觉三千国土，为通境界。（今经中则以亿那由他百千佛刹为通境界，可见差异之甚）(二)多少不同。二乘一心一作，不能众多。诸佛菩萨一时能化现十方世界一切色像，一时能现五趣之身。(三)大小不同。二乘化现大身，不能入小；化现小身，不能容大。诸佛菩萨现大身满三千界，能以大身入一尘中；化现小身如微尘，能以小身容受一切。又佛菩萨于一切色物，大能入小，小能容大。二乘不能。(四)迟速不同。二乘欲至远处，多时乃至。以其不同如意通故。诸佛菩萨，一念能至十方世界。以其所得如意通故。(五)虚实不同。二乘所化现一切，相似而已，不得实用。诸佛菩萨所化现，皆得实用。(六)所作不同。诸佛菩萨化无量人，各令有心。随作一事，令人异辨。二乘不能。(七)所现不同。诸佛菩萨但现一身，令人异见。但出一声，令人异闻。安住一土，十方俱现。二乘不能。(八)根用不同。如《涅槃》说：‘诸佛菩萨，六根互用。’二乘不能。(九)自在不同。如《涅槃》说：‘诸佛菩萨，凡所为作，身心自在，不相随逐。其身现大，心亦不大。身现小，心亦不小。喜忧等一切皆尔（意谓身现喜，心亦不喜）。’二乘不能。”今彼国天人之神通，如《合赞》云：“今则大乘不共之通，而更加（弥陀）本愿力，岂混同凡小通？”

本章中“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是第六宿命通愿。宿者，宿世也，即过去世，俗称前世者也。命者，指生命。故宿命即指前世过去之多生。能知过去多生所作种种善恶，称为宿命通。《甄解》曰：“事谢于往（过去之事）名为宿，往法（过去之法）相续名为命。于此照知无壅，名宿命通。”又《会疏》云：“谓能知自身一世二世三世，乃至百千万世宿命及所作之事，亦能知六道众生各各宿命及所作之事。是名宿命通。”二乘极远知过去八万劫事，菩萨所知无极。今愿文言，无量劫时宿命，故知此为大乘菩萨之通也。

此愿含二意。一者，如日澄宪师云：“不知宿命故，于善不进，于恶不恐。万善懈怠，众恶造作，只为不知宿业也。彼罗汉忆泥犁苦，流血汗（有阿罗汉忆及先世在地狱中种种惨痛，怖畏之极，流出血汗）。福增（古德之名）见先身骨，忽开悟。（又有人）不知先生母，以为妻；不知先世怨，养为子；不知先身父，以为美食等。皆迷宿命事，著今世乐。忽闻本缘，皆生厌心者也。”故极乐国人应具宿命智通，知众生宿世行业，因势诱导，以为化度众生之方便。二者，静照云：“若识宿命，则不自高。忆念过去无诸功德，但依佛

誓得生此国。”又澄宪云：“往生彼国者，先知宿命，深仰佛德。”故极乐国人因宿命智通，而弥上仰佛德也。

“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洞”者，深也，通也。“彻”者，通也，明也。十方，指空间。去来现在，即过去、未来与现在，指时间。“去”承上宿命通愿，指知十方过去无量劫中宿命所作善恶之事，悉皆“洞视彻听”。以下言知十方未来与现在之事，则第七天眼通愿与第八天耳通愿也。天眼通，又名天眼智通，又名生死智通。天眼，天趣之眼。能见粗细远近一切之色，及众生未来生死之相。《智度论·五》曰：“天眼所见自地及下地（例如天人，则天道为自地，修罗、人、畜生、鬼、地狱五道为下地）中六道众生诸物，若近若远，若粗若细诸色，莫不能照。”又天眼通者，《会疏》曰：“能见六道众生，死此生彼，苦乐等相。及见一切障内障外，世出世间，种种形色，无有障碍也。”凡夫肉眼，只见障内，例如围墙是障，凡夫但见墙内，不知墙外之一切。天眼能见障外，故通达无碍。又彼国天人之天眼，远胜二乘及诸天之天眼。龙树大士曰：“二乘中小声闻不作意，一千界为通境。若作意者，见二千国土。大声闻不作意者二千，作意者三千。缘觉小者，不作意二千，作意三千。其大者，作意不作意，皆见三千大千世界事。诸佛菩萨见无量世界事。”至于彼国天人，不问作意不作意，所见世界与众生生死流转，及其因缘业行，远超二乘。如《宋译》第五愿曰：“一切皆得清净天眼，能见百千俱胝（zhī 只）（百万）那由他（亿）世界，粗细色相。……”今经云洞视“十方去来现在之事”，即能见无量世界之事。可见极乐国人之通，实是佛菩萨神通也。

又此愿意有二说：一者，如望西曰：“或土众生，以不见于诸苦果，故不恐苦因。亦以不见诸乐果，故不修乐因。法藏愍念此等众生，选择此愿摄众生也。”又《会疏》曰：“肉眼昧劣，不见一纸之外。但缘目前，思从于此。不见地狱重苦，勤修无勇。不见净土胜乐，欣求念淡。”又澄宪曰：“呜呼悲哉！不见地狱饿鬼之苦果，不见父母师长之受报。厌离心缓，报谢思怠。”故望西又曰：“上求下化之要，厌苦报德之道，其唯在天眼照视者欤！”

二者，如《谛记》广其意云：“如《会疏》等言，愿兴约灭恶生善，厌苦欣净。若尔，则非真土（指极乐）所得之益而已。今正约真土所得者，或有净土，其土圣众，虽有天眼，或见二千世界，或见三千世界，不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佛国。或有净土，其土菩萨，但虽得天眼，而不能圆具五眼。是以殊兴此愿而已。故《愿成就文》曰：‘肉眼清彻，靡不分了。天眼通达，无量无限。’等谓得一天眼则圆得五眼。（本经第三十品中，‘彼佛刹中，一

切菩萨，修行五眼’，是其证也）是以能见尘数佛国，明照众生，死此生彼，济生利物，常作佛事，是此愿之胜益也。”盖其意为：若谓此愿之起，仅为灭恶生善与厌苦欣乐，此尚非极乐真净国人之实际利益。极乐国土天人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国；且得天眼即能圆具慧眼、法眼、佛眼与本具之肉眼，是为五眼。是以能见尘数佛国，并明照众生生死去来种种之相。于是可以救济群生，利乐万物。此方是本愿之殊胜利益。上之两说，后者切近弥陀本愿。

经中彻听十方未来现在之事，是第八天耳通愿，又名天耳智通。天耳，指色界诸天人之耳根，能闻六道众生之语言，及远近粗细一切之音声。《会疏》曰：“天耳通者，能闻一切障内障外，苦乐忧喜，语言音声，无壅也。”此愿《魏译》文为“国中天人，不得天耳，下至闻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不悉受持者，不取正觉。”《唐译》文曰：“国中有情，不获天耳，乃至不闻亿那由他百千逾缮那外说法者，不取正觉。”准上可知，极乐天人之耳通，远超二乘，不但普闻十方音声，且能听无量诸佛说法也。

澄宪曰：“此通至要。地狱众苦之声，饿鬼饥饿之声，闻之镇（‘镇’字或是‘震’、‘俱’之误）增大悲之心。乾闥（tà 踏）紧那（天帝之乐神。所弹琉璃之琴，其音普闻此三千大千世界）之乐，神仙诵经之音，闻之常乐寂静之洞（洞者，洞府，指神仙息处）。况诸佛说法，闻悉受持；菩萨对谈，听并渴仰哉！”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通。若不悉知亿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九、他心通愿。

此第九“他心通愿”。他心通，亦名他心智通。他心智，乃知他人心念之智。他心智通者，照一切众生心中所念，如明镜现万象故。此愿之意，如澄宪云：“世俗犹以知他心为要，况出世利物乎！”又《会疏》曰：“是故愿言：我国圣众，不藉修持，自知他心。应其意乐，接化无方也。”《魏译》文曰：“不得见他心智，下至知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中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后世解此经者亦有两说：一者，“下至”乃就此通力之下者而言，可知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若其上者，则可知十方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佛刹。二者，下者指众生心念，若论其上，则可知诸佛菩萨之心。《甄解》曰：“二乘但知凡夫小圣粗心，不能知细。诸佛菩萨所知微细，乃至佛心，亦能知之。安养菩萨，亦复如是。”安养，乃极乐世界之异名。生极乐之菩萨众，其中上者，多是一生补处菩萨。复由弥陀宏愿之加被，故可上知佛心。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顷，

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巡历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十、神足通愿。

十一、遍供诸佛愿。

此章具第十“神足通愿”，第十一“遍供诸佛愿”。文中合说两愿，如“周遍巡历供养诸佛”，“巡历”偏显第十愿，“供养”偏显第十一愿。

“波罗蜜多”或“波罗蜜”，译为事究竟、到彼岸、度无极，或简译为度。菩萨之大行，能究竟一切自行及化他之事，故云事究竟。菩萨乘此大行，能由生死之此岸，到究竟涅槃之彼岸，故名到彼岸。（波罗者，彼岸也。蜜多者，到也。彼方文法为彼岸到，我国云到彼岸）因此大行，能度诸法之广远，故名度无极。生彼国者，具足神通（神者妙用不测，通者通融自在），自在无碍，能彻底贯彻一切自行与化他之事，故名“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顷……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此显神足通，亦名神足智通、神境智通、身如意通、身通。“那由他”，即此方之亿（指万万。我国古时于亿另有三说，曰十万、百万、千万三种，故古师定此数亦不同）。神足（亦云如意足）者，《会疏》云：“此有三：（一）运身通。谓乘空行，犹如飞鸟。（二）胜解通。谓极远方，作意思维，便能速至。（三）意境通。谓极远方，举心缘时，身即能到。”又《大论》云：“如意通有三种：（一）能到。（二）转变。（三）圣如意。能到有四种：一者，身能飞行，如鸟无碍。二者，移远令近，不往而到。三者，此处没彼处出。四者，一念能至。转变者，大能作小，小能作大。一能作多，多能作一。种种诸物，皆能转变。外道辈转变，极久不过七日。诸佛及弟子，转变自在，无有久近。圣如意者，六尘中不可爱不净物，能观令净；可爱净物，能观令不净。是圣如意法，唯佛独有。”

“于一念顷”。指极短促之时间。“一念”之时限，诸说不一，已见前释。今依《翻译名义集》以刹那为一念。并依《大论》“一弹指顷有六十刹那”，故知一念，指一弹指所占时间之六十分之一，故甚短暂。然于此短促刹那之际，可“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巡历”，深显极乐国人神通妙用，不可思议。“那由他”数也，古说不一。其小者，如《玄应音义》谓“那由他，当中国十万”。其较大者，则谓“那由他，隋（隋代称中国为隋）言，数千万”。（他说不俱引）故其数难于确定，但可定言“亿那由他百千”表一难以数计之大数也。于一刹那，能超过如是众多佛刹，表所到之处至远也。“周遍巡历”者，表所游之国至广也。“供养诸佛”，表所兴之事至繁也。而悉于一念之顷，圆满成就者，备显极乐国土之事事无碍，一多相即，延促同时。芥子须弥，十方不离当处；一念遍供，三世不隔当念。当下即是，圆摄无遗。故云：华藏无异极乐，净土遍收玄妙。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寂静。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十二、定成正觉愿。

此第十二愿名“定成正觉愿”。往生者决定成佛。正显弥陀之本心，唯以一佛乘，广度无边众生于究竟涅槃也。愿文中“远离分别，诸根寂静”，自《宋译》。“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自《唐译》。至于《魏译》则为“不住定聚，必灭度者，不取正觉”。善导大师释《魏译》时，多以《唐译》助显之。并于此愿立四名：一名必至灭度愿；二名证大涅槃愿；三名无上涅槃愿；四亦可名住相证果愿。《甄解》赞曰：“高祖（指善导）愿名太尽愿意矣。”今会本取《唐译》之文，又以“定成正觉”为愿名，正符善导大师之意。

善导大师于四十八愿中，称“定成正觉”、“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诸佛称叹”与“十念必生”等五愿，为真实愿。视为四十八愿之心要。可见此愿，实是弥陀宏誓之心髓。彼佛本怀，只是为一切众生决定成佛。为实现此愿，乃有“十念必生”之殊胜大愿，众生依此最简最易、极圆极顿之径路，念佛往生，则皆可成佛也。

愿文中“分别”者，思量识别诸事与理，曰分别。以虚妄之分别为体性，即妄于无分别法之上，而分别我与法，故称之为分别之惑。断此分别之惑，谓之无分别智。《唯识述记·七》曰：“言分别者，有漏三界心、心所法。以妄分别为自体故。”愿文中“远离分别”，即舍除分别之妄惑，了达“真如即万法，万法即真如”。

“寂静”者，离烦恼曰寂。绝苦患曰静，即涅槃之理。《资持记》曰：“寂静即涅槃理也。”又《往生要集·上》曰：“一切诸法，本来寂静，非有非无。”“诸根”者，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今此六根，同归寂静。如《华严经》曰：“观寂静法，离诸痴暗。”不生分别，自然远离痴暗，而诸根寂静矣。更有进者，世尊释迦牟尼，牟尼即寂默与寂静义。《仁王经合疏·上》曰：“牟尼者，名也。此云寂默。三业（身口意）俱寂默也。”《理趣释》曰：“牟尼者，寂静义。身口意寂静，故称牟尼。”身口意寂静，正是今经中“诸根寂静”。而寂静正是涅槃之理体也。

由于远离分别之妄惑，诸根寂静，契入涅槃之理。故续曰：“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等正觉”，乃无上正等正觉之略称。“大涅槃”，亦佛果之名，译为入灭。具云般涅槃。般，此云圆。涅槃，此云寂。故义翻为圆寂。以义充法界，德备尘沙曰圆。体穷真性（本体穷尽于真如法性），妙绝相累（微妙而断绝诸相之累）为寂。《贤首心经略疏》曰：“涅槃，此云圆寂。谓

德无不备称圆，障无尽名寂。”大涅槃者，指大乘之涅槃，拣非小乘。大乘涅槃，具法身、般若、解脱之三德，有常、乐、我、净之四义。离分段、变易二生死，具无边之身智，是大乘涅槃。至于二乘，则三德之中，仅具解脱；四义之中，唯常乐净。但离分段，仍有变易生死。灰身灭智，是为小乘涅槃。

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绝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触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十三、光明无量愿。十四、触光安乐愿。

此章具二愿。“千万亿倍”以上，为第十三“光明无量愿”。“若有众生”以下，为第十四“触光安乐愿”。第十三与第十五“寿命无量愿”，《净影》称为“摄法身愿”，以其摄法身成就也。《甄解》以此二愿，为真报身之德，又谓此光寿无量二愿为“方便法身大悲之本”。盖无量寿则竖穷三际，佛身常住，众生有依；无量光则横遍十方，德用遍周，摄化无尽。故为大悲方便之本，报身之实德也。故知愿中自誓光寿无量，实为一切众生悉皆光寿无量。又《往生论》云：三种庄严入一法句。一法句者，谓清净句，即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三种庄严，四十八愿中极乐依正种种殊胜庄严也。入一法句，则全归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也。故《甄解》曰：“若约佛所证，则四十八愿，皆入光寿法身。”盖谓极乐依正，只是弥陀法身之流现也，故四十八愿全显法身。若论度生，《甄解》又曰：“又以摄生，则愿愿皆为众生。故云：‘四十八愿，摄受众生。’又云：‘一一誓愿，为众生故。’如是四十八愿，互摄互融，不可思议。”

此愿意为：我法藏成佛时，愿我之光明，无量无边，“普照十方”之一切净秽国土。望西师云：“横摄十方虚空无边，故国土亦无边。国土无边，故众生亦无边。众生无边，故大悲亦无边。大悲无边，故光明亦无边。光明无边，故摄取益无边。以要言之，欲益无边，故光无边。”依望西意，下文亦同此解，欲利益无边，故光明无边，具德无尽。

“绝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本经《光明遍照品》曰：“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可见弥陀光明“绝胜诸佛”者，盖因前生愿力超绝，故今自然得之。是以经中复曰：“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

又《大法炬陀罗尼经》谓诸佛有两种光明：(一)常光。(二)放光。常光者，谓圆明无碍，无时不照也。放光者，谓以光（使人）惊悟，有时而照，或现或收随宜自在也。今愿所指是常光。《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曰：“彼如来恒放无量

无边妙光，遍照一切十方佛土，施作佛事。”是为常光之明证。

第十四愿，显佛光所具利生之妙德。“见我光明，照触其身”，凡见佛光者及蒙佛光照及之人，“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本经《光明遍照品》曰：“遇斯光者，垢灭善生，身意柔软。若在三途极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终皆得解脱。”是即“莫不安乐，慈心作善”之意。又《礼赞》云：“弥陀世尊，本发深重誓愿，以光明名号，摄化十方。”又如《观经》云：“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光明摄取，正指今愿。遇此光者，皆得往生，故云“来生我国”。此正显光之德益，不可思议。由上可见，光明无量是佛身德，而此光明实为利生，故云“四十八愿，全显法身”，又云“一一誓愿，为众生故”。

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亦皆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觉，于百千劫，悉共计校，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十五、寿命无量愿。十六、声闻无数愿。

此章含第十五“寿命无量愿”及第十六“声闻无数愿”。至于寿命无量愿中，既指佛之寿命无量，兼明国中无数声闻天人寿命亦皆无量。今此一愿，在《魏译》分为两愿，可见今此会本之四十八愿，所摄弥陀愿德，广于任一古译。

第十五“寿命无量愿”中，首为彼土教主，寿命无量。如《法华》说山海慧如来：“寿命无有量，以愍众生故。”盖教主住世时短，则化事短促，众生难遇；教主长住，则化缘无穷，利生无尽。故澄宪赞曰：“佛寿无量，化道至德也。谁不渴仰此愿哉！”又弥陀是报佛，极乐是报土，教主寿命无量，是真实无量，非有量之无量。以现在语言表之，寿命无量，指绝对之无量，非相对之无量也。

此愿下明，国中人民寿命亦皆无量。澄宪云：“人民寿命无量，净土第一德也。”继释云：“修行佛道者，死魔为恐。生死间隔，退缘根本也。见佛闻法，值遇众圣，供养诸佛，亲近善友，自然快乐，无有众苦，其德非一。若寿命短促者，遗恨几计（难计），如玉杯无底故。此愿最至要者也。”（盖玉杯实为良材，若无底则不成器也）又望西亦曰：“诸乐根本，只在此愿。”又如《群疑论》谓彼国人民“命极长远。纵令凡夫，还入变易（了分段生死而入变易生死），究竟成佛。”盖生极乐，见佛闻法，一切时处皆是增上，无有退缘，寿命复又无量，故不论根器如何，凡往生者，必定成佛。称之为净土第一德，良有以也。

第十六“声闻无数愿”。愿文曰：“国中声闻天人无数。”澄宪云：“阿

弥陀佛，弟子无量。三无量中，其一也。”三无量者，光明无量，寿命无量，眷属无量也。愿云声闻兼摄缘觉。或疑《悲华经》谓彼佛国土，“无有声闻、辟支佛乘。所有大众，纯是菩萨，无量无边。”今经何云“声闻无数”耶？盖此二者，文虽相左，而义实无违。今经三辈往生，俱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三辈生者，既已悉发菩提心，所行必是菩萨乘。故《悲华》云“纯是菩萨”也。至于彼国声闻缘觉，只是就其断惑之情况而言。虽断见思，未破尘沙与无明惑，是称声闻。非是只求自度之二乘。若只求自度，不愿度他，则是未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即不能往生矣。证诸《宋译》，此意甚显。《宋译》曰：“我得菩提成正觉已，所有众生，令生我刹。虽住声闻缘觉之位，往百千俱胝（zhī 只）那由他宝刹之内，遍作佛事，悉皆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按声闻不闻他方佛名，但求小乘涅槃，不取佛果。今极乐人民所谓为“声闻”者，能远至无数佛国，作无量佛事，度无边众生，悉令成佛，正是大菩萨之行径。岂能视为一般声闻耶？是所谓之“声闻”，皆已发菩萨之大心，行菩萨之大行，趣无上之大果。其实正如《悲华》所谓：“纯是菩萨”也。

本章下云：“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觉，于百千劫，悉共计校，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总显佛寿无量，人民寿命无量，国中弟子无量。“三千大千世界”者，乃一佛所化之境。以须弥山为中心，合四大洲日月诸天为一世界。如是之世界积至一千，名为小千世界。积一千个小千世界，名为中千世界。积一千个中千世界，名为大千世界。因大千世界，先以一千乘世界，得小千。又以一千乘小千，得中千。最后又以一千乘中千，乃得大千。如是三度以千乘之，故曰三千大千世界。实际只是一个大千世界，而非三千个大千世界也。三千大千世界具有一十亿个世界。现代天文学家已初步发现宇宙中世界无量。人现皆知太阳及九大行星等，称为太阳系。地球即太阳系中之一员，绕日运行。现知太阳不但自转，且亦绕一银河星云之中心（初步假定为黑洞，黑洞者，天体之一）运行，约二万万年来绕行一周。太阳是银河星云中之一颗恒星，银河星云约有一千亿个恒星。宇宙中有无数之星云。星云本身亦在运动，银河亦只是宇宙更大天体中之一员。如是辗转扩大，不可穷尽。当前天文学上之发现，已初步证实经云之世界无量。至于三千大千世界，乃一佛所化之境。佛无量，故世界无量。

愿文大意为：三千大千世界之一切众生，皆成缘觉，以其神通之力，共同计算，皆不能知阿弥陀佛寿量，其国人民寿量，及国中人之数量。

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十七、诸佛称叹愿。

此第十七“诸佛称叹愿”。称者，称扬。叹者，赞叹。《汉译》曰：“我作佛时，令我名闻八方上下，无数佛国。诸佛各于弟子众中，叹我功德国土之善。诸天人民蠕（ruǎn 软）动之类，闻我名字，皆悉踊跃，来生我国。”《吴译》类之。望西云：“六八愿中，此愿至要”，“若无此愿，何闻十方？我等今值往生教者，偏此愿恩，善思念之”。望西意为，若无此愿，则我等身在娑婆秽土，如何能闻彼土之教主与佛刹之名字，以及彼佛彼土，胜妙功德，清净庄严？若未曾闻，又何由发起求生彼土之胜愿？故今日我等能闻净土法门，实由此愿之力。故本师释尊于此秽土，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及其国土不可思议功德，令我得闻。故赞曰，四十八愿中“此愿至要”。法藏求愿名闻十方者，只为普摄十方一切众生，往生极乐，究竟成佛。若无此愿则十念必生之愿，便同虚设。盖闻名方能持名也。

又《会疏》解“称叹我名”曰：“称我名者，此有三义：（一）诸佛称扬彼佛德号。（二）诸佛咨嗟（jiē 揭）称名之人。如彼小经，诚证护念称名之人。（三）诸佛亦咨嗟，亦自称彼佛名。”继又释言：“三世诸佛，依念弥陀三昧，成等正觉故。”此表诸佛称叹之义有三：（一）诸佛赞叹彼佛圣号。（二）诸佛赞叹一切称念弥陀名号之人。（三）诸佛本身亦称念弥陀圣号。依念佛三昧圆成佛果。

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乐。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五逆，诽谤正法。十八、十念必生愿。

此第十八，“十念必生愿”。日净宗古德较量诸经，余经中《华严》独真实。若与此经相较，则此经为真。又本经诸大愿与此愿相较，则此愿最为真实。盖表此愿乃真实中之真实也。“至心”者，至诚之心也，至极之心也。

《金光明经文句》曰：“至心者，彻到心源，尽心实际，故云至心。”（彻者，彻底。到者，达到，即游子到家之到。心源者，自心之本源。尽者，穷尽。实际者，即本经中“真实之际”）“信乐”者，信顺所闻之法，而爱乐之，即信心欢喜也。又“至”者，真也，诚也，实也。“心”者，种也，实也。“信”者，真也，实也，诚也，验也，满也，忠也。“乐”者，欲也，愿也，爱也，悦也，欢也，喜也，贺也，庆也。故“至心”即是真、实、诚、满之心，愿欲爱悦之心，欢喜庆幸之心，以如是心而信之乐之，故谓“至心信乐”。“善根”者，身口意三业之善，固不可拔，又善能生妙果，生余善，故谓之善根。“心心”者，纯一之心也，净念相继之心也。“回向”者，回者回转，向者趣向，回转自身所修功德，而趣向于所期，谓之回向。《华严大疏钞·廿三》曰：“回者转也，向者趣也。转自万行，趣向三处，故名回

向。……三处，谓众生、菩提以及实际。”又《往生论注·下》曰：“回向者，回己功德，普施众生，共见阿弥陀如来，生安乐国。”是即愿中“回向”二字之义。“愿生我国”即回向之鹄的，愿我共一切众生，往生极乐国土也。

“十念”者，如《观无量寿经》曰：“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笺注》曰：“十遍称名也。”望西曰：“经十念顷，专称佛名，为十念也。此言念者，谓称南无阿弥陀佛。经此六字顷，名一念。”以上经论义同。“乃至十念”者，指称念名号，下至仅得十念者，亦得往生。此乃指其至下者，故云“乃至”。若能多念，则多多益善矣。

或有疑问，文中但云“十念”，何以径谓为称佛名号，而非他种念佛耶？答曰：“十念”中之“念”，即指口念佛名之念，实有明证。本经《宋译》曰：“所有众生，求生我刹，念吾名号，发志诚心，坚固不退。彼命终时，我令无数苾刍（比丘）现前围绕，来迎彼人。经须臾间，得生我刹。”其中“念吾名号”只能解作念佛洪名也。又《般舟经》曰：“尔时阿弥陀佛语是菩萨言，欲来生我国者，常念我名，莫有休息，如是得来生我国土。”又《观经》言，下品下生者，或有众生，作不善业，五逆十恶，具诸不善。临命终时，遇善知识，为说妙法，教令念佛（观想念佛）。若不能念者，应称佛号。“如是至心，令声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终之后，即得往生。由上经义可证，所云“十念”者，直是持名念佛也。

古注经家，于此愿文，亦有异解。有曰此是“摄上品愿，有说下品非也”。又有曰：“此是上三品。此中十念，是依十法起十念。非是称名十念。”所云“依十法起十念”指弥勒所问十念。《弥勒发问经》言：“具足如是念，即得往生安养国土。凡有十念。何等为十？一者，于一切众生，常生慈心。于一切众生，不毁其行。若毁其行，终不往生。二者，于一切众生，深起悲心，除残害意。三者，发护法心，不惜身命。于一切法，不生诽谤。四者，于忍辱中生决定心。五者，深心清净，不染利养。六者，发一切种智心，日日常念，无有废忘。七者，于一切众生，起尊重心，除我慢意，谦下言说。八者，于世谈话，不生味著心。九者，近于觉意，生起种种善根因缘，远离愧（kuì 愧）闹散乱之心。十者，正念观佛，除去诸根。”《宗要》曰：“如是十念，既非凡夫（所能）。当知初地以上菩萨，乃能具足十念。”以上诸说咸以此愿专为上品，甚至地上菩萨，乃能具足，则中下凡夫，何由得生？可见以上诸家之议，未契净宗他力果教之真谛。至于义寂以《观经》下品下生之十念，注本经第十八愿之十念，深有见地。望西云：“宗家不尔（宗家指善导）。今

之十念，但是口称。上尽一形，下至一念，通于三辈，摄于九品，莫不皆往。”意为今愿文中之十念，只是口念。上者尽一生之形寿，唯念佛名。下者仅念一声，皆可往生。（仅念一声者，指临终一念，或“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亦皆得往生）

本愿文曰“至心信乐”。《观经》亦曰“如是至心，令声不绝，具足十念”。如何名为“至心”？又如何名为“具足十念”？此乃本愿之关要。罗什大师于此，有最极精要之论。师曰：“譬如有人，于旷野中，值遇恶贼，挥戈拔剑，直来欲杀。其人勤走，视渡一河。若不渡河，首领难全。尔时但念渡河方便。我至江岸，为著衣渡？为脱衣渡？若著衣衲，恐不得过。若脱衣衲，恐不得暇。但有此念，更无他意。当念渡河，即是一念。此等十念，不杂余念。行者亦尔。若念佛名，若念佛相等，无间念佛，乃至十念。如是至心，名为十念。”盖谓此时心中所思，唯是如何渡河，更无别念。如是之念，即是一念。如是念佛，即是至心。相继至十，即是十念。

《宗要》又曰：“今经说十念，具此隐密、显了二义。”显了十念，即上文罗什大师所譬之十念；隐密义之十念，即《弥勒发问经》中，慈心等十念。义寂云：“一一念中，自然具足慈等十念。”意谓，能如《观经》所说或什师所譬之十念，一一念中，自然具足弥勒所问之十念。盖于显了中，自然含摄隐密之深意。此语道破净宗玄微。世人多慕玄妙，而不知最极玄妙，只在平常中。故云“平常心是道”。但当平平常常，老老实实，绵密念去，自然暗合道妙，念念离念。以凡夫心入诸法实相，唯持名与持咒为最易。念佛何以有如是功德？因念念暗合实相故。

“唯除五逆，诽谤正法”。“五逆”者，罪恶极逆于理，故谓之逆。是为感无间地狱苦果之恶业，故又名无间业。《阿闍（shé 舌）世王问五逆经》曰：“有五逆罪。若族姓子、族姓女，为此五不救罪者，必入地狱不疑。云何为五？谓杀父，杀母，害阿罗汉，斗乱众僧，起恶意于如来所。”又《华严孔目章·三》曰：“五逆，谓害父，害母，害阿罗汉，破僧，出佛身血。初二背恩养，次三坏福田，故名为逆。”至于常言之五逆，则为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以上三者同义）犯此逆者，身坏命终，必堕无间地狱，一大劫中，受无间苦。

“诽谤”者，诽义同谤。谤者，毁也。言人之恶而过其实曰谤。诽谤正法，即诽谤佛法。此十念必生之大愿，普被一切，但除既犯五逆又谤正法之人。《观经》曰：五逆十恶，临终十念，亦得往生。今经所除，盖既犯五逆重罪，复诽谤正法，罪上加罪；且谤法罪最重，谤法之人称为谤法阐提，故不能

往生矣。

或问，若人犯五逆罪，而不诽谤正法，《观经》谓可往生。若有一人，但诽谤正法，而不犯五逆，可往生否？《往生论注·上》答曰：“但令诽谤正法，虽更无余罪，必不得生。何以言之？经云：五逆罪人堕阿鼻大地狱中，具受一劫重罪（但劫尽得出）。诽谤正法人堕阿鼻大地狱中，此劫若尽，复转至他方阿鼻大地狱中，如是展转经百千阿鼻大地狱，佛不记得出时节。以诽谤正法，罪极重故。”又曰：“汝但知五逆罪为重，而不知五逆罪，从无正法生。是故谤正法人其罪最重。”

但善导大师《观经疏》另有一解。谓五逆谤法，不得往生者，乃佛止恶之意，方便之说。《疏》云：“此义仰就抑止门中解。如四十八愿中，除谤法五逆者，然此之二业，其障极重。众生若造，直入阿鼻。历劫周障（zhāng 章），无由可出。但如来恐其造斯二过，方便止言，不得往生。亦不是不摄也。……若造还摄得生。虽得生彼，华合径（过也，至也，见《字汇》）于多劫。此等罪人，在华内时，有三种障：一者不得见佛及诸圣众，二者不得听闻正法，三者不得历事供养。除此以外，更无诸苦。”《合赞》宗之，亦云：“言唯除五逆，诽谤正法，是乃就未造之机，且抑止之而已。若有已造机、已回心，则还摄取，莫有漏也。”意为：所言除者，实为止恶之意，使未造恶者，不敢造也。若是已造者，但能回心，忏悔念佛，则仍旧摄取，无有遗漏也。可见弥陀大愿，摄机无尽。故善导大师曰：“如来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意谓，三世诸佛出兴于世，唯为此大事因缘，宣说阿弥陀如来不思議愿力，惠救万众。故大师又云：“今逢释迦佛末法之遗迹，弥陀本誓愿，极乐之要门，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也。”以上《往生论注》与《观经疏》之说，殊似相违，实则亦可会通。《论注》正符如来抑止之意，令人慎莫谤法也。《论》中复云：“此生愚痴人既生诽谤，安有愿生佛土之理？”是故经云五逆谤法，不得往生。至于《观经疏》则显弥陀悲愿无尽。五逆谤法，果能临终念佛，是即忏悔发心，如是之人，亿亿中亦难一二，故佛慈悯，仍然摄受。

又善导大师云：“弘誓门多四十八，偏标念佛最为亲。人能念佛佛还念，专心想佛佛知人。”又云：“唯有念佛蒙光摄，当知本愿最为强。”善导大师约四十八愿为真实五愿。若论至约，则唯第十八愿。故于《事赞》中曰：“一一愿言，引第十八。”《甄解》云：“四十八愿虽广，悉归第十八愿。”又云：“谓由此愿故，使众生生无三恶趣之土，不更恶趣。具相好，现神通，而得灭度。入光寿海故。是以此愿，特为最胜矣。”又《笺注》曰：“故知四十

八愿之中，以此念佛往生之愿，而为本愿中之王也。”此愿显弥陀之究竟方便，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不可思议功德。以名号即实德，“声字皆实相”故。

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经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十九、闻名发心愿。二十、临终接引愿。

此章包括第十九“闻名发心愿”与第廿“临终接引愿”。“名号”即名字。显体为名。名彰于外，而号令于天下为号。名与号同体。此辞通于诸佛菩萨。于本经常专指极乐导师名号——阿弥陀。“发菩提心”。菩提，梵语，旧译为道，新译为觉。肇公曰：“道之极者，称曰菩提。秦（指中国）无言以译之。盖是正觉无相之真智乎！”菩提心即是求真道之心，求正觉之心。又菩提心即自觉觉他之心。详言之如《往生要集》所云之二种菩提心。(一)缘事菩提心（此即密乘之行愿菩提心），以四弘誓愿为体。(1)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应身菩提之因。(2)烦恼无数誓愿断，是法身菩提之因。(3)法门无尽誓愿学，是报身菩提之因。(4)无上菩提誓愿证，是愿求证得佛果菩提也。由前三行愿，具足成就，而证得三身圆满之菩提，还复广利一切众生也。(二)缘理菩提心（此即密乘之胜义菩提心）。一切诸法，本来寂灭，安住于中道实相，而圆成上求下化之愿行。是为最上之菩提心。谓为缘理之菩提心。

新罗元晓师于《宗要》论无上菩提之心曰：“一者随事发心。二者顺理发心。言随事者：烦恼无数，愿悉断之；善法无量，愿悉修之；众生无边，愿悉度之。于此三事，决定期愿。初是如来断德正因；次是如来智德正因；第三心者，恩德正因。三德合为无上菩提之果。即是三心，总为无上菩提之因。因果虽异，广长量齐，等无所遗，无不苞（同包）故。如经言：‘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先心难。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我礼初发心。’此心果报，虽是菩提（成佛），而其花报，在于净土（往生）。所以然者，菩提心量，广大无边，长远无限。故能感得广大无际依报净土，长远无量正报寿命。除菩提心，无能当彼。故说此心，为彼正因。是明随事发心相也。所言顺理而发心者：信解诸法皆如幻梦，非有非无，离言绝虑。依此信解，发广大心。虽不见有烦恼善法，而不拨无（拨无者，排除也）可断可修。是故虽愿悉断悉修，而不违于无愿三昧。虽愿皆度无量有情，而不存能度所度。故能随顺于空无相。如经言：‘如是灭度无量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乃至广说故，如是发心，不可思议。是明顺理发心相也。随事发心，有可退义，不定性人，亦得能发；顺

理发心，即无退转，菩萨性人，乃能得发。如是发心，功德无边。设使诸佛穷劫演说彼诸功德，犹不能尽。”元晓师所谓随事发心，即前文之缘事菩提心；其顺理发心，即前之缘理菩提心。以《宗要》较详，故备录之。

又《劝发菩提心文》曰：“发菩提心，诸善中王。”《无量寿经起信论》曰：“是知菩提心者，诸佛之本源，众生之慧命。才发此心，已成佛道。以与佛智、不思議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胜智相应故。”又经中三辈往生，皆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可见发菩提心，实为首要。今此第十九愿为闻名发心。证诸第廿六愿闻名得福，第四十七愿闻名得忍，故此愿理应释为因闻佛名号，蒙佛加被，发菩提心。弥显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愿王宏誓愿力，不可思议。

“修诸功德……昼夜不断”表发大心后之大行。因闻名而发心，修诸大行，是为第十九愿之全文。其中“六波罗蜜”，亦称六度。度者，度生死海，到涅槃之岸也。“六”者：(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进；(五)禅定；(六)般若。六度摄万行。“坚固不退”者，指如上之大愿大行，决定不移，永不退转也。如偈云：“我行决定坚固力，唯佛圣智能证知，纵使身止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是坚固不退义。“一心念我”。一心，已见前解，指万有之实体真如。今约本经，唯一坚定之信心，不为他心所夺，谓之一心。如《教行信证文类》曰：“信乐即是一心也。一心即是真实信心也，是故论主建言一心也。”又《探玄记·三》曰：“一心者，心无异念故。”又《止观·四》曰：“一心者，修此法时，一心专志，心不余缘（指心中不缘其他一切事物）。”又一心有事理二种。无余念为事之一心，入实相为理之一心。今“一心念我”实兼事理。现世净业学人，但深信切愿称念名号，即是“一心念我”。如善导大师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远，念念不舍。”是即一心念佛。盖从事入理，且事中举体是理也。

以上第十九愿是因，第廿愿是其果也。若人如第十九愿发心念佛，则临寿终时弥陀与极乐世界诸菩萨等众，前来接引，现其人前，经须臾间（指俄顷，据《大集经》即今之四十八分钟），彼人即往生极乐净土，作阿惟越致（不退转）菩萨。（以上是为第廿临终接引愿）深显果教他力不可思议之方便妙用。具缚凡夫，能带惑往生者，皆因弥陀此愿，临终圣众现前，慈悲摄受之大力。如宋灵芝师曰：“凡人临终，识神无主。善恶业种，无不发现。或起恶念，或起邪见，或生系恋，或发猖狂。恶相非一，皆名颠倒。”可见凡夫业重，临终之际，更多颠倒。复以四大苦逼，痛不可言，何能正念持名？不能持名，何得往生？故知凡夫往生，非凭自力，全仗弥陀大愿加被，令不颠倒，始能往生。

也。如《圆中钞》曰：“娑婆众生，虽能念佛，浩浩见思，实未伏断，而能垂终心不颠倒者，原非自力，而能主持，乃全仗弥陀，而来拔济。虽非正念，而能正念。故得心不颠倒，即得往生。”证诸《小本》唐译与《悲华》两经，此意益显。小本唐译，名为《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文曰：“临命终时，无量寿佛，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俱，前后围绕，来住其前。慈悲加佑，令心不乱。”可见凡夫临终心不颠倒，亦不散乱，正念持名者，全因弥陀慈悲加佑之力也。又《悲华经》曰：“临终之时，我当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其人见我，即于我前，得心欢喜。以见我故，离诸障阂。即便舍身，来生我界。”又说愿曰：“所有众生，若闻我声（声者名也），发愿欲生我世界者，是诸众生，临命终时，悉令见我，与诸大众，前后围绕。我于尔时，入无翳三昧。以三昧力故，在于其前，而为说法。以闻法故，寻得断除一切苦恼，心大欢喜。其心喜故，得宝寔(tián 填)三昧。以三昧力故，令心得念及无生忍。命终之后，必生我界。”是经所显他力妙用，弥为明显。《称赞净土经》是本经小本。

《悲华经》说弥陀因地及极乐庄严，均明彼佛临终接引，摄受往生之殊胜愿力。可见弥陀愿王，妙德难思，大恩大力，不可称量。

“阿惟越致”，又作阿鞞跋致。译为不退转。是菩萨阶位之名。据《弥陀要解》云：“阿鞞跋致，此云不退。(一)位不退。入圣流，不堕凡地。(二)行不退。恒度生，不堕二乘地。(三)念不退。心心流入萨婆若海。若约此土，藏初果，通见地，别初住，圆初信，名位不退；通菩萨，别十向，圆十信，名行不退；别初地，圆初住，名念不退。”上言不退有三。最上名念不退。此土行者，别教须登初欢喜地，圆教须至初发心住，方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始能念念流入萨婆若海。萨婆若海，即一切种智海，即如来果海。双舍二边，全归中道。始曰念念流入萨婆若海。可见念不退之难证。但今愿言，十方众生，闻名发心，一心念我，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小本》亦云：“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要解》又云：“今净土，五逆十恶，十念成就，带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下下品人，亦证三不退，一生圆成佛果。此乃十方世界之所无，唯极乐所独有。如是胜异超绝，言思莫及。故《要解》云：“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奇勋，弥陀之大愿，何以有此。”今此两愿，于四十八愿中，如箭靶之红心；至于第十八愿，则如红心中之中心。

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植众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极乐，无不遂者。若有宿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终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

取正觉。二十一、悔过得生愿。

此为第廿一“悔过得生愿”。“无不遂者”以前，同《魏译》第廿愿。（文句则兼取唐宋两译）以下则采自《吴译》第五愿（《汉译》类之），结成此愿，名为悔过得生。所异于第十八、第十九与第廿愿者，端在宿世作恶之人，罪业深重，所受果报在于三途。今生闻名发心，悔过向善，至心回向，植德求生。临命终时蒙佛愿加被，不堕三恶道，往生彼国。是为本愿之殊胜慈德也。故云“四十八愿，愿愿皆为众生”。大悲慈父，恩德无极。我辈佛徒，当何以报？

愿中“系念”指心念系在一处，不思其它。如《观经》曰：“应当专心，系念一处，想于西方。”“植众德本”，“植”者，种植也。“德本”，如善根。德者，善也。本者，根也。又德本者，德中之根本也。依是义故，弥陀名号，名为德本。如《教行信证》曰：“德本者，如来德号。此德号者，一声称念，至德成就满足，众祸皆转。十方三世德号之本，故曰德本也。”“宿恶”，指宿世所造之恶，即过去生中之罪恶。“悔”者，改也。改往修来也。“悔过”者，向佛法僧三宝忏悔罪过，誓不更造也。本愿名“悔过得生”，故知悔过乃往生之关键。盖一切罪从忏悔灭也。“持”者，奉持。“命终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是本愿之主旨。若宿世作恶，有决定业，命终之后，须于此界或于他方堕三恶道。以今世悔过修道行善，诵经持戒，发菩提心，专念极乐，至心回向，求生净土等，于是乘弥陀此愿功德，遮其宿业，蒙佛摄引，不堕三途，径生极乐，故云“无不遂者”。“遂”指求生极乐之愿得满足也。可见宿业深重之人，皆可不更三途，带业往生。弥陀悲愿之深，摄度之广，超逾十方。

当前海外佛教界于“带业往生”之旨，颇有争议。今据本经，则知带业往生之说，实据佛愿；且所带之业，正指恶业也。

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信，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终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华中化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二十二、国无女人愿。二十三、厌女转男愿。二十四、莲华化生愿。

此章摄三愿。“国无妇女”，是第廿二“国无女人愿”（见《吴译》）。“若有女人……命终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是第廿三“厌女转男愿”，又称“女人往生愿”。第廿四为“莲花化生愿”（见《吴译》）。

第廿二“国无妇女愿”。《吴译》曰：“令我国中，无有妇女。”《汉译》愿成就文中“女人往生者，则化生，皆作男子”。又曰：“其国中悉诸菩

萨、阿罗汉，无有妇女。”又唐道宣律师引经云：“十方世界，有女人处，即有地狱。”今极乐无三恶道，亦无妇女，纯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盖男女之间，易生情爱，便是退缘。是以极乐同居胜于娑婆。

第廿三“厌女转男愿”。善导大师于《观念法门》释此愿云：“乃由弥陀本愿力故，女人称佛名号，正命终时，即转女身，得成男子。弥陀接手，菩萨投身，坐宝莲上，随佛往生。”又：“一切女人，若不因弥陀名号力者，千劫万劫，恒河沙等劫，终不可得转女身。”如释迦因地，行菩萨道，积一大阿僧祇劫勤修，渐离女身。可见女转男身，实非轻易。今以闻佛名号，“得清净信”（清净者，离恶行之过失，无烦恼之垢染。无垢无疑之信心，名清净信），由于净信发菩提心，厌离女身，愿生极乐。信深愿切，必起念佛之胜行。蒙佛本愿加威，于命终时，即转女成男，往生极乐。是为“厌女转男愿”。

第廿四“莲花化生愿”。“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华中化生。”本经第四十品曰：“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胜智，断除疑惑，信己善根，作诸功德，至心回向，皆于七宝华中自然化生，跏趺而坐。须臾之顷，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又《阿弥陀鼓音声王陀罗尼经》曰：“西方安乐（即极乐）世界，今现有佛，号阿弥陀。若有四众，能正受持彼佛名号，以此功德，临欲终时，阿弥陀佛即与大众往此人所，令其得见。见已，寻生庆悦，倍增功德。以是因缘，所生之处，永离胞胎秽欲之形，纯处鲜妙宝莲华中，自然化生，具大神通，光明赫奕。”上之二经，同表往生极乐之人，皆于莲花中自然化生，清净无垢，神通智慧，放大光明，俱如菩萨。即弥陀此愿之所感证。莲池大师《弥陀疏钞》曰：“六趣众生，则中阴之身自求父母。往生善士，则一弹指顷，莲华化生。是莲华者，乃卸凡壳之玄宫，安慧命之神宅。”意为：六趣中一切众生，命终之后，中阴身现，于此身中，依自身宿业因缘，往求世间父母。投身母腹粪秽之处，结成污染罪业之体。何如往生之善士，临终蒙佛接引，一弹指间，化生莲花之中，径生安乐之国。此莲花者，实为行人脱卸凡夫罪身之玄幽宫殿，安养当人慧命之神妙舍宅也。上数语深表弥陀大愿，悲心至极，妙德难思。又《大日经疏·十五》曰：“如世人以莲华为吉祥清净，能悦可众心。今秘藏中，亦以大悲胎藏，妙法莲华，为最秘密吉祥。一切加持法门之身，坐此莲台也。”可见极乐九品之莲，正显大日如来密意，举体皆是最胜秘密吉祥。

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乐，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

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二十五、天人礼敬愿。二十六、闻名得福愿。二十七、修殊胜行愿。

此章三愿。从“闻我名字”至“莫不致敬”，是第廿五“天人礼敬愿”。从“若闻我名”下至“诸根无缺”，是第廿六“闻名得福愿”。再下为第廿七“修殊胜行愿”。本章三愿皆表闻名功德。

上第十八愿十念必生，乃往生之正因，四十八愿之核心。第十九与第廿两愿，乃第十八之开广。第廿一愿，专指具有宿恶之众生，若能悔过，发菩提心，一心专念，亦皆得往生，不更恶道。第廿三愿，则专指妇女，闻名净信，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则命终转男，往生极乐。以上皆因闻名发心，得生净土，是为得益中之上者。今章则显其下者。盖众生根器不一，故闻名之信乐发心亦不一，或因大心未坚，或因信愿不深，或以持念不专，是以未能全契弥陀十念必生等大愿，故当世未能了脱生死，仅能获福于现在及来生，故获利未能如前之数愿也。

第廿五愿，“修菩萨行”谓六度万行。是乃广修众善者。本经三辈往生，皆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盖发心乃诸善中王，持名是万行之首。缺此往生正因，虽行众善，则广而不专，博而未精，未契弥陀本愿，难于今生现证，故唯受人天礼敬而已。第廿六愿，“生尊贵家”者，《大论》曰：“生刹利为有势力；生婆罗门家为有智慧；生居士家为大富。故能利益众生。”又《会疏》曰：“生下贱家，受世轻慢，利济不广。”是故闻名得福，来生皆生尊贵之家也。又“诸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以下第廿七愿。“梵行”。梵者，清净之义。梵行，清净无欲之行。断淫欲诸天，皆名为梵天。如梵天断淫欲之行，曰梵行。《法华嘉祥疏》曰：“有人言通取一切戒为梵行，别名断淫为梵行，故《大品》曰：‘淫欲障生梵天，何况菩提！’”以上皆以离欲为梵行，但另有深义，以证涅槃之万行为梵行。如《法华嘉祥疏》曰：“梵行之相者，梵名涅槃，即根本法轮大涅槃也。行即万行，到大涅槃也。”又《大日经疏·十七》曰：“梵谓涅槃。梵行谓修梵行者名。具大涅槃名为梵。”上二经疏，皆谓到大涅槃之行，为梵行。是则梵行之深义，不局限于持戒与断淫而已。今愿文曰“殊胜梵行”，应兼此二义。盖断除淫欲，礼佛念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即趣向大涅槃根本法轮之妙行也。一闻佛名，即具如是功德，足证佛号，名具万德。又闻名功德，微妙难思。如《尊胜陀罗尼经》曰：“诸飞鸟畜生，含灵之类，闻此陀罗尼，一经于耳，尽此一身，更不复受。”又《涅槃经》曰：“是大涅槃，亦复如是。若有众生，一经耳者，却后七劫，不堕恶趣。”一经于耳，尚具上述功德；何况经耳之后，兼能信受，

其功更胜。一般经中“闻”字，不是但闻，义兼信受。是故闻名之人，今生纵不即能往生，来世亦必常修殊胜梵行也。

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聚。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计身者，不取正觉。二十八、国无不善愿。二十九、住正定聚愿。三十、乐如漏尽愿。三十一、不贪计身愿。

从此章第廿八至第卅八愿，为摄彼土众生愿，表极乐国中众生之功德受用。此章具四愿，“国中无不善名”，是第廿八“国无不善愿”。“住于定聚”以上，是第廿九“住正定聚愿”。“犹如漏尽比丘”以上，是第卅“乐如漏尽愿”。最后“若起想念，贪计身者，不取正觉”，是第卅一“不贪计身愿”。

第廿八“国无不善愿”。极乐国中尚无不善之名，何况有不善之实耶？龙树大士曰：“彼尊佛刹无恶名，亦无女人恶道怖，乃至无有诸趣恶知识。”盖表极乐无有不善也。又《往生论》云：“净土果报，离二种讥嫌过，应知。一者体，二者名。体有三种：一者二乘人，二者女人，三者诸根不具人。无此三过故，名离体讥嫌。名亦有三种，非但无三体，乃至不闻二乘、女人、诸根不具三种名故，名离名讥嫌。”上论中所谓之讥嫌名，即愿文中之“不善名”也。又《疏钞》曰：“由耳之所闻，唯是诸佛如来万德洪名，菩萨、声闻及诸天善人，种种嘉号，曾无三恶名字，历耳根故。”耳中不闻恶名，故曰“无不善名”也。

又如《阿弥陀经》曰：“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实！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灵峰大师于此更有妙解。

《弥陀要解》曰：“问：白鹤等，非恶道名耶？答：既非罪报，则一一名字，皆诠如来究竟功德。所谓究竟白鹤等，无非性德美称，岂恶名哉！”其意如下，经云：“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故或问曰：彼国既有白鹤等鸟，则白鹤之名岂非恶报之名耶？《要解》答曰：经云“汝勿谓此鸟，实是罪报所生”。白鹤等，既非罪报所生，则其假名，亦非恶名。是诸鸟等皆如来性德所显，故其名字乃表如来性德，正是美号，焉可视为恶名？又《观经》曰：“如意珠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化为百宝色鸟。”可见极乐依正，悉是如来果觉之所庄严。是诸众鸟，皆是弥陀变化所作。彼土一色一香，一尘一名，无非中道，皆是不可思议法界之全体大用。是故彼国一一名字，皆显如来性德。如来证穷法界，照彻心源，功德究竟。以一真一切真故，一究竟一切究竟。又以假名诠显实法，故彼

土一一名字，悉皆究竟。白鹤是究竟白鹤，共命之鸟是究竟共命之鸟。是诸众鸟皆如来性德之所显。故其假名，亦皆是性德之美称，而非恶名矣。

第廿九“住正定聚愿”。“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聚”。由于第五“无差别愿”，生彼国者，形貌无差，悉同一类。形既相类，心亦同然。心皆同一，住于定聚。定聚者，指正定聚，乃三聚之一。三聚包括一切众生。聚是聚类之义。一切众生分为三类，是名三聚。三聚之说通于大小乘，其义不一。一者，(一)正定聚，必定证悟者。(二)邪定聚，毕竟不证悟者。(三)不定聚。介以上二者之中，盖有缘则证悟，无缘则不证悟也。二者，《会疏》曰：“定聚者，具云正定聚，亦言不退转。便是菩萨阿鞞跋致也。云何名正定？凡一切众生，虽根性万殊，以类聚之，不出三种。以必堕六趣为邪定；以升沉随缘为不定；以定至菩提为正定。”三者，据《起信论》，十信以前之凡夫，不信因果，为邪定。十住以上为正定。十信之人为不定。此乃实教大乘之说。本经第廿二品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见《唐译》），皆悉住于正定之聚，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明得生彼土，便入正定之聚，必证大涅槃果。故善导大师曰：“不断烦恼得涅槃，斯示安乐自然德。”又龙树大士云：“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起心立德，修诸行业，佛愿力故，即便往生。以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聚。正定聚者，即是阿鞞跋致不退位也。”（又善导大师依愿言及《唐译》经文，谓此愿亦具现生不退之密义，文中“若当生”则指求生之人，亦入正定聚。是为不共之说。当于第廿二品中详论之）

第卅，“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是为“乐如漏尽愿”。“热恼”，为剧苦所逼，身热心恼，故名热恼。《法华经·信解品》曰：“以三苦故，于生死中，受诸热恼。”今极乐国中“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永离热恼。“清凉”，清净凉爽，正与热恼相反。《大智度论·廿二》曰：“人大热闷，得入清凉池中，冷然清了，无复热恼。”清凉池，喻涅槃也。今往生之人，入于彼土大清凉池中，故皆“心得清凉”。“漏尽比丘”，漏者，泄漏，即烦恼之异名。烦恼现行，使心连注，流散不绝。故名为漏。又眼等六门，日夜流注烦恼，故名漏。以圣智者断尽此烦恼，称为漏尽。六神通中前五通为有漏通，唯漏尽通为无漏通。烦恼断尽之比丘，称为漏尽比丘，即阿罗汉。法藏菩萨愿彼国众生，受乐无极，且于“所受快乐”心无染著。如阿罗汉，断尽诸漏，于诸世法，不执不著。故云“犹如漏尽比丘”。以喻受乐而无乐想。义寂名此为“受乐无染愿”；憬兴名之为“受乐无失愿”，皆是此意。

第卅一“不贪计身愿”。无起想念，贪计身者。凡夫修行，多堕身见，身见乃见惑之首，见惑不断，则不能入圣流，势必常沦生死，欲出无期也。贪计身者，谓执有我身而贪著计度也。《会疏》曰：“于自身妄执，计爱憎违顺，是名贪计，是所谓我执也。”凡夫妄以自身为我，贪执计较，爱护倍至，顺则生爱，违则生瞋，种种分别贪著，举体堕于烦恼。《往生论》云：“远离我心，贪著自身；远离无安众生心；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此三种法（应）远离，（以其）障菩提心，应知。”盖谓贪执自身，无安众生心，供养恭敬自身心，此三者，皆障菩提心，故应远离。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若障菩提心，即不能往生。是故愿曰：“若起想念，贪计身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秘要。说经行道，语如钟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三十二、那罗延身愿。三十三、光明慧辩愿。三十四、善谈法要愿。

此章具三愿。“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是总述。以下分演。善根者，身口意三业之善，固不可拔谓之根。罗什大师曰：“谓坚固善心，深不可拔，乃名根也。”又以“善”能生妙果，生余之善，故名为根。“皆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是第卅二“那罗延身愿”。憬兴称之为“身得坚固愿”。“金刚”者，梵语跋折罗（或伐折罗），译为金刚。《三藏法数·五》云：“金中最刚，故云金刚。”又《大藏法数·四十一》云：“梵语跋折罗，华言金刚。此宝出于金中，色如紫英，百炼不销，至坚至利，可以切玉，世所希有，故名为宝。”（即金刚石，俗云钻石，硬度最大）又金刚者，金刚杵之简名。《大日经疏·一》云：“伐折罗即是金刚杵。”原为印度之兵器。密宗以之表坚利之智。《大日经疏·一》又云：“伐折罗，如来金刚智印。”又《仁王经念诵仪轨·上》云：“手持金刚杵者，表起正智，犹如金刚。”杵有金、银、铜、铁、石、水晶、佉（qū 区）陀罗木等，无量种之不同。帝释之杵，乃金刚所成。又执持金刚杵之力士，称为执金刚，简称金刚。《行宗记·二》曰：“金刚者，即侍从力士，手持金刚杵，因以得名。”

“那罗延”者，译为胜力，或坚牢。有四义，（一）梵天王之异名。（二）罗什大师云：“天力士，名那罗延。端正雄健也。”（三）《大日经疏·十》：“毗纽天有众多别名，即是那罗延天别名也。是佛化身。”又《秘藏记》曰：“那罗延天，三面，青黄色。右手持轮，乘迦楼罗鸟。”（乘鸟表空行）（四）《涅槃经疏·七》曰：“那罗延，此翻金刚。”乃十九执金刚之一。《维摩经》云“那罗延菩萨”。古注经家多谓众生身心相依，身有苦乐，心必忧喜。心有忧喜，

身有损益。法救云：“如来身力无边，犹如心力。”又《密迹力士经》云：“如来之身成钩锁体，犹如金刚，铿（kēng 坑）然坚绝，不可破坏。”故愿国中众生，三业庄严，体固如金刚，力强如那罗延，同具殊胜身业也。

今依密教，执金刚、金刚手、金刚萨埵等，乃一名之异译。《仁王经念诵仪轨·上》云：“此金刚手，即普贤菩萨也。手持金刚杵者，表起正智，犹如金刚，能断我法微细障故。”又《圣无动尊大威怒王秘密陀罗尼经》云：“此金刚手是法身大士，是故名普贤。即从如来得持金刚杵。其金刚杵五智所成，故名金刚手。”今愿文曰“金刚那罗延身”，若据显迹，则如过去诸解，视为天上力士，那罗延神，大力坚固之身。今据密义，金刚与那罗延，均是执金刚，简称金刚。论其密本，即是金刚萨埵，即是普贤，乃法身大士。又密教尊金刚为示现威猛相之佛。是以“金刚那罗延身”应解为等同如来之“金刚身”或“金刚体”。

“金刚身”，指金刚不坏之身，谓佛身也。《涅槃经》云：“如来身者，是常住身，不可坏身，金刚之身。”又：“诸佛世尊，精勤修习，获金刚身。”

《新译仁王经》曰：“世尊导师金刚体，心行寂灭转法轮。”《良贲（bēn 奔）疏》曰：“金刚体者，坚固具足。体者身也。佛身坚固，犹如金刚。”若据密意，则往生者，亦如世尊得金刚不坏之体。故皆寿命无量，身具金刚“坚固之力”。

“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为第卅三“光明慧辩愿”。彼佛寿命无量，国中天人寿命亦皆无量。又彼佛光明无量，是故彼国人民，身顶皆有光明照耀。盖主（佛）伴（国中人民一切贤圣）一如也。又“光明”者，自莹（亮）谓之光，照物谓之明。有二用。一者破暗，二者现法。盖佛之光明，是智慧之相。（见《往生论注·下》）又《超日明三昧经·下》云：“是知大智发外，能照法界，名为光明。”又《涅槃经》云：“光明名为智慧。”又大慧禅师曰：“只以此光宣妙法，是法即是此光明，不离是光说此法。”彼国天人身顶既有常光，正是智慧成就。以佛力护佑，故智慧殊胜。于佛智、不思議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胜智，悉皆照了。故云“成就一切智慧”并“获得无边辩才”。“辩才”指善巧演说法义之才。《净影疏》曰：“言能辩了，语能才巧，故曰辩才。”又诸菩萨说法之智辩，称为四无碍智、四无碍解或四无碍辩。四无碍者：（一）法无碍。名（名相）句（语句）文（文段）能诠之教法名为法。诠者，具也，善也，言也。于教法无滞，名为法无碍。（二）义无碍。知教法所诠之义理而无滞，名为义无碍。

(三)辞无碍。于各地诸方之言辞通达自在，名为辞无碍。(四)乐说无碍。以上三种之智，为众生乐说自在。又名辩无碍，契于正理，起无碍之言说，名为辩无碍。彼国人民，由于成就一切智慧，故得无边辩才，以四无碍辩，宏演法要。

“善谈诸法秘要”乃第卅四“善谈法要愿”。秘者，秘奥之义，言法门之深奥也。又秘密之义，言法门隐密，不易示人也。“秘要”者，如《法华文句·五》曰：“四十余年，蕴在佛心，他无知者，名为‘秘’。一乘直道，总摄万途。故言‘要’也。”又《法华嘉祥疏·九》曰：“言约（简要也）理周（具足也），故称为‘要’。昔来隐而不传，目之为‘秘’。”《法华经·法师品》曰：“此经是诸佛秘要之藏，不可分布妄授与人。”又密宗，称秘密宗。因密法者，正是诸佛秘要之藏，不轻示人者也。今极乐菩萨“善谈诸法秘要”，乃善能开演诸佛一切显密甚深秘要。“行道”，经行也。行道诵经，乃天台常行之三昧。乃于行道时诵经也。“钟”，梵语“键椎”之一。乃鸣集之法器。鸣钟乃集众之号命。又鸣钟有胜功德。《增一阿含》云：“若打钟时，一切恶道诸苦，并得停止。”又《佛祖统纪·六》曰：“人命将终，闻钟磬声，增其正念。”“语如钟声”者，谓说法人，声如洪钟，中正宏广，持续远闻。震醒长夜，警觉昏迷，引生善心，停息诸苦。音声功德，并如钟也。又钟身铸有真言、种子字、大乘经偈。鸣钟一声，即如转诵钟身所具一切显密经法。以喻说法人，一一声中，皆寓无量妙义也。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行，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或乐说法，或乐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三十五、一生补处愿。三十六、教化随意愿。

此章中，“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补处”，是为第卅五“一生补处愿”。一生补处者，以一转生补佛处，如今兜率内院中之弥勒大士，一生即补佛位，即《法华》所说“余有一生在，当得一切智”，是名一生补处。又如《会疏》曰：“一生补处者，是等觉位。尚有一生无明（具足应云：一分生相无明）未破。故曰一生。此品无明，其力最大。唯此后心，以金刚智破之，即补妙觉之位，故曰补处。”若依密教，一者，一实之理。于密宗初地菩萨之位，先得净菩提心。自此一实，出生无量之三昧总持门，渐次增长至于第十地（以上之初地至十地，乃密十地，不同于显教之十地）。更有第十一地，即佛地。以一转生补佛处，是名一生补处。如《大疏·六》曰：“今此经宗，言一生者，谓从一而生也。初得净菩提心时，从一实之地，发生无量无边三昧总持门。如是一一地中，次第增长，当知亦尔。迄至第十地满足，未至第十一

地。尔时，从一实境界，具足发生一切庄严。唯少如来一位，未得证知。更有一转法性生，即补佛处。故名一生补处。”

又昙鸾大师更谓极乐菩萨或可不从一地至一地，而顿登补处，“案此经推彼国菩萨或可不从一地至一地。言十地阶次者，是释迦如来，于阎浮提，一应化道耳。他方净土，何必如此？”鸾师之说，深显极乐菩萨圆解圆修，一地一切地。故生彼国者，皆不退转。顿超阶次，圆证补处。深显弥陀大愿，妙德难思。

下第卅六“教化随意愿”。如上愿所明，生彼国者，安居乐国，悉登补位，成等正觉。但菩萨成佛各有愿力。如愿被弘誓铠甲，返入秽土，普利群生，教化有情，则承弥陀愿力加持，教化随意，无不圆满。是为本愿之意也。又铠者铠甲，古时战士对敌作战时所被服之物，用以遮卫身体，防卫矢石等。

（近代之避弹衣亦是此类）菩萨入生死，降魔军，则以自之弘深誓愿为铠甲。因弘誓之心坚逾铁石，可以此心出入生死之阵。至于所教化者，首云“皆发信心”，盖“信为道源功德母”也。本经小本曰：“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盖此净土法门，极圆极顿，超情离见，故为一切世间难信之法也。又《小本》曰：“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又曰：“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是以极乐大士宏化十方，咸以劝信为首也。“修菩提行”，盖三辈往生，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今云“修菩提行”，即具发心与专念两要义。修菩提之大行，必由于发起菩提之大心。且菩提行中，实以一向专念，最为上首。一切菩萨，万善齐修，但十地菩萨，地地不离念佛也。又大行菩萨，普贤为首。故教化一切有情，“行普贤道”。普贤者，圭峰大师曰：“一约自体，体性周遍曰普，随缘成德曰贤。二约诸位，曲济无遗曰普，邻极亚圣曰贤。三约当位，德无不周曰普，调柔善顺曰贤。”故本经中，与会诸大菩萨，咸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普贤之德者，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自利利他，无有穷尽之德。极乐大士遵行普贤之德，复教余土众生，皆行普贤之道。

如是极乐大士，被弘誓铠，入生死海。“虽生他方世界”，或现身秽土。因有弥陀愿力加持，“永离恶趣”。各各随其意乐，或说法，或听法，或现神通等。“随意修习”，悉皆圆满。众生受教，亦皆至心信乐，求生净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须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三十七、衣食自至愿。三十八、应念受供愿。

此第卅七“衣食自至愿”。“饮食衣服”见《宋译》。“种种供具”见《唐译》。又《汉译》第廿三愿曰：“我国诸菩萨欲饭时，则七宝钵中，生自然百味饭食在前。食已，钵皆自然去。”（《吴译》第十四愿同此）又《魏译》第卅八愿曰：“国中天人，欲得衣服，随念即至。如佛所赞应法妙服，自然在身。有求裁缝、捣染、浣（huàn 换）濯（zhuó 卓）者，不取正觉。”今经备集五译文义，结成此愿，名为“衣食自至愿”。如《会疏》释《魏译》曰：

“佛本何故兴此愿？见或国土，为衣食故，苦役万般。四时不宁处，一生疲贪求。何况禾下丧数千生命，镬（huò 获）中杀无量蚕子，依之沉迷无涯，受苦无穷。是故愿言，我土圣众，衣食住宅，随意现前。著衣吃饭，皆助道法也。”

“种种供具”者，花香、幢幡、宝盖、璎珞、卧具、天乐等等。如是一切无量无边，殊胜供养之具，皆随意即至，如愿供养。如《吴译》曰：“欲得自然万种之物，即皆在前，持用供养诸佛。”《宋译》曰：“我以神力，令此供具自至他方诸佛面前，一一供养。”是故云：“随意即至，无不满愿。”

下为第卅八“应念受供愿”。《宋译》曰：“所有菩萨，发大道心，欲以真珠璎珞，宝盖幢幡，衣服卧具，饮食汤药，香华伎乐，承事供养他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世尊而不能往。我于尔时，令彼他方诸佛世尊，各舒手臂，至我刹中，受是供养。令彼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宋译》愿文，深显佛力。又如《魏译》云：“一发意顷，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失定意。”是明自力。是以极乐人民，或因佛力加被，或以自力功圆，皆可随念普供诸佛。如经云：“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深显生佛不二，感应道交，供佛之念才兴，诸佛摄受已毕。顿修顿证，因果同时。

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三十九、庄严无尽愿。

从第卅九至第四十三，此五愿是摄佛土功德愿。上第卅九是“庄严无尽愿”。《会疏》释曰：“‘严’谓庄严，‘净’谓清净，‘光’谓光明，‘丽’谓华丽。‘严净’，明体离垢。‘光丽’，表相奇特。以长、短、方、圆、大、小等为‘形’，以青、赤、白、黑、正、不正为‘色’，皆非世间所有，故云‘殊特’。”意为：万物体无垢染，故曰严净。形相光明奇丽，故曰光丽。其形与色皆非世间所有，故曰形色殊特。《会疏》继曰：“点事（指如微点之事相）妙理相即，故谓穷微。无漏之相，实相之相，故谓极妙。”意为：极乐一切事相，一毛一尘之微点，皆从实际理体而显，与妙理相即不二，故曰穷微。穷者，尽也。微者，精也。且此一切形相，乃清净心之所显，弥陀

无漏功德之所现，故为无漏之相。且一一皆是圆明具德，一一皆是圆圆果海（“圆圆果海”见《显密圆通》，指无上圆满圣觉果德之海），当体即是实相，相而无相，无相而相，故曰极妙。继曰：“广略相入，不可思议。故云无能称量。”意为：极乐世界全显事事无碍法界，一多相即，小大相容，广略相入，重重无尽，超情离见。言语道断，故不可议。心思路绝，故不可思。言思不能及，又焉可称量？故曰“无能称量”。可见极乐净土，唯佛与佛方能究尽。除佛一人外，一切众生上至等觉，中至具天眼之一切小大凡圣众生，皆不能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更何能总为宣说？故云：“有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树，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树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像。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四十、无量色树愿。四十一、树现佛刹愿。

此章具两愿。从“亦能了知”以上，表第四十“无量色树愿”。“欲见”以下，表第四十一“树现佛刹愿”。

“国中无量色树，高或百千由旬”。“无量色树”，指国中一切宝树，七宝化成，荣色光耀。行行相值，茎茎相向。是诸宝树，周遍其国。树高或百由旬乃至或千由旬。一由旬者，此方四十里至六十里，详见前注。又道场中，更有树王，名“道场树”，即菩提树。西域前正觉山之西南，行十四五里，有毕钵罗树，佛坐其下成正觉，故名菩提树。《维摩经菩萨行品肇注》曰：“佛于树下成道，树名菩提。此树光无不照，香无不熏，形色微妙，随所好（喜也）而见。树出法音，随所好而闻。此如来报（果报也）应（应化也）树也；众生遇者，自然悟道。”本经成就文中，复云：“复由见彼树故，获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者无生法忍。”彼土菩提宝树能令见者自然悟道，证入无生法忍。此树功德真是无上希有，微妙难思。故知此树实是阿弥陀愿王秘密庄严心之流现。此心乃密教所判之第十住心，乃究竟佛果第十一地如来之所证，故能究竟惠予众生真实之利。树德高远，彼国菩萨中，善根劣者，本难知见。但以弥陀垂慈，大愿加被，悉令了知。

第四十一“树现佛刹愿”。今此愿文，树现佛刹，同于《观经》第四宝树观。经文简录如下：“此诸宝树”，“生诸妙华”，“涌生诸果”，“有大光明，化成幢幡、无量宝盖。是宝盖中，映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十方佛国，亦于中现”。《观经》此观，正此愿之成就。极乐国中，宝树无量，一一树光化现宝盖无量。一一宝盖，中现十方佛国。明净清晰，如同明镜。见他方佛国，明了清澈，如对明镜，自观本面。可见极乐国土，含摄一切佛刹。相入

相即，不可思议。

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莹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睹者，生希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四十二、彻照十方愿。

此第四十二“彻照十方愿”。“广博”者，宽阔无边。“严净”者，庄严清静。“光莹”者，光明晶莹。“彻照”者，无微不显，无远不见也。“希有”者，《涅槃经》曰：“譬如水中生于莲华，非为希有。火中生者，是乃希有。”极乐国土，庄严清静，光洁如镜，照见十方。如《观经》中，大势至菩萨天冠“有五百宝华。一一宝华，有五百宝台。一台中，十方诸佛净妙国土广长之相，皆于中现”。故知彼土，小大相容，广狭无碍。一毛一尘，悉皆映照十方。《往生论》曰：“宫殿诸楼阁，观十方无碍。”昙鸾师注曰：“如净明镜。十方国土，净秽诸相，善恶业缘，一切悉现。”又《华严经》曰：“譬如明净发光金玻璃镜，与十世界等。于彼镜中，见无量刹。一切山川，一切众生，地狱饿鬼，若好若丑，形类若干，悉于中现。”以上经论，皆明“光莹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之义。“众生”指极乐世界与十方一切众生。若见极乐彻照十方之相，悉皆生起无上殊胜菩提之心。此心希有，如火中莲。故云“生希有心”。因生此心，故《宋译》续曰：“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华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四十三、宝香普熏愿。

此第四十三“宝香普熏愿”。《会疏》谓此界“金银虽发辉，无旃（zhān 沾）檀之香。沉麝虽熏馥，无珠玉之光。”今极乐中，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又妙香芬馥，普熏十方，广作佛事，故称奇妙。如《华严经》鬘（yù 寓）香长者云：“阿那婆达池边出沉水香，名莲华藏。若烧一丸，如麻子大，香气普熏阎浮提界。众生闻者，离一切罪，戒品清静。雪山有香，名具足明相。若有众生，嗅此香者，其心决定离诸染著。罗刹界中有香，名海藏，其香但为转轮王用。若烧一丸，香气所熏，王及四军，皆腾虚空，游止自在。善法堂中有香，名香性庄严。若烧一丸，熏彼天众，普令发起念佛之心。须夜摩天有香，名净藏性。若烧一丸，熏彼天众，莫不云集彼天王所，恭敬听闻王所说法。兜率天中有香，名信度嚩（pó 婆）啰。于一生所系菩萨座前，若烧一丸，兴大香云，遍覆法界，普雨一切诸供养具，供养一切如来道场菩萨众会。妙变化天有香，名夺意性。若烧一丸，于七日中，普雨一切不可思议诸庄严具。”上述世间诸香，且有如斯胜用，何况弥陀如来本愿所现，乃法界万德之香。如《维摩

经·香积佛品》云：“尔时维摩诘问众香菩萨，香积如来以何说法？彼菩萨曰：‘我土如来，无文字说。但以众香，令诸天入，得入律行。菩萨各各坐香树下，闻此妙香，即获一切德藏三昧。’”今极乐妙香，亦复如是，功德无边；普熏十方，广作饶益。能令闻香众生，“皆修佛行”，“尘劳垢习，自然不起”（见经中第廿品）。极乐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复熏十方世界，皆显事事无碍法界。

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逮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深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失定意。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四十四、普等三昧愿。四十五、定中供佛愿。

此章中，从“至于成佛”以前，表第四十四“普等三昧愿”。“定中”以下，表第四十五“定中供佛愿”。从第四十四以下诸愿，皆为彼国以外，他方菩萨，闻弥陀名，得殊胜法益之愿。首第四十四，为闻名得诸三昧，至于成佛之愿。“逮”者，及也。《易·系辞》：“水火相逮。”注曰：“水火不相入，而相逮及。”又逮者，追也。据《会疏》意，令闻名人，即时得诸三昧，故言“皆悉逮得”。《宋译》曰：“所有十方一切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号，应时证得寂静三摩地。”其中“应时证得”，亦即“皆悉逮得”之意。

“清净”者，所住之三昧，无染无著，故曰“清净三昧”。如《会疏》曰：“寂静三摩地，无缚无著，故名清净。”又“解脱”者，所住三昧，离一切系缚而自在，名曰解脱三昧。如《会疏》曰：“止观无碍，故名解脱。”又曰：“念佛三昧，能除一切烦恼，能解脱生死，故须名清净解脱三昧。”又“普等”者，普者普遍，等者平等。《悲华经》谓之遍至三昧，《芬陀利经》谓之普至三昧，《宋译》谓之普遍三摩地，《唐译》谓之平等三摩地门。《会疏》释曰：“若依诸师，但是菩萨所得三昧名也。憬兴云：‘普者，即普遍义。等者，即齐等义。所见普广，佛佛皆见，故所住定，名为普等。’玄一云：‘由此三昧力，普见诸佛世尊，故言为普。平等现无所不及，故言普等。’若约选择本愿正意，则是念佛三昧德号也。普谓普遍，凡圣通入之义。等谓平等，念一佛功德，等同一切佛之义。《菩萨念佛三昧经》曰：‘譬如众生，若依须弥金色之边，其身即与彼山同色。所以然者，山势力故。又如诸水，悉入大海，同其一味。所以然者，以海力故。若人得念佛三昧，亦复如是。’是普遍义也。《文殊般若经》云：‘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赞阿弥陀佛偈》云：‘我以一心赞一佛，愿遍十方无碍人。’是平等义也。”《会疏》以清净三昧、解脱三昧、普等三昧为念佛三昧。盖念佛三昧为宝王三昧。具是一切三昧功德，自当同具种种三昧之名也。“三昧”，即三

摩地，译为正定、正受。（详解见第二品）“总持”，即陀罗尼，谓持善不失，持恶不生，并能持无尽义。（详解见第二品）深妙之总持，故曰深总持。十方菩萨，因闻名故，得诸三昧，与深总持，安住定中，得成正觉，故曰“至于成佛”。

第四十五“定中供佛愿”。定中供佛，不失定意，同于《德遵普贤品》中“住深禅定，悉睹无量诸佛”。正是普贤大士甚深境界。《往生论注》云：“八地以上菩萨，常在三昧。以三昧力，身不动本处，而能遍至十方，供养诸佛，教化众生。”望西师谓住定供佛：“约常途者，初地以上。”又曰：“初地以上，虽有此德，八地以上，是无功用。”盖谓初地菩萨，虽初有此德，但尚不能全离功用。八地以上，才是无功用道。《会疏》谓他方新发心菩萨，因闻弥陀名号，顿登上地菩萨，得诸三昧，住定供佛。《疏》曰：“纵虽新发意菩萨，闻名字人，能得定慧相即，真俗相照，顿得上地菩萨也。”又《文殊般若经》曰：“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議佛法等无差别。皆乘一如成最正觉，悉具无量功德、辩才。如是入一行三昧（即念佛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云云。于三昧中，遍知诸佛世界差别相，正与住定供佛同旨。

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证离生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德本。应时不获一二三忍。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四十六、获陀罗尼愿。四十七、闻名得忍愿。四十八、现证不退愿。

此章具三愿。“获陀罗尼”以上，为第四十六“获陀罗尼愿”。“一二三忍”以上，为第四十七“闻名得忍愿”。此下为第四十八“现证不退愿”。

第四十六愿，“离生”者，离生死也。三乘行人，入于见道。因见谛理，断见思惑，永离三界之生，是云正性离生。《万善同归集》云：“齐登解脱之门，咸阐离生之道。”十方菩萨，以闻名故，皆证此离生之法。并得“陀罗尼”。陀罗尼，即“总持”，见前释。陀罗尼有四：（一）法陀罗尼，于佛之教法闻持不忘。（二）义陀罗尼，于诸法之义总持不忘。（三）咒陀罗尼（又咒陀罗尼，有五名。据《秘藏记》意，五名者：（1）陀罗尼；（2）明；（3）咒；（4）密语；（5）真言。陀罗尼者，佛放光时，光中所说也。是故陀罗尼与明，其义不异。持陀罗尼人，能发神通，除灾患，与此方咒禁法相似，故曰咒。凡夫二乘不能知，故曰密语。真言者，如来之言，真实无虚，故曰真言）。（四）忍陀罗尼。于法之实相安住，谓之忍。持忍名为忍陀罗尼。十方闻名大士，皆得如上陀罗尼，安住于诸法实相，故云“获陀罗尼愿”。

第四十七“闻名得忍愿”。“清净”者，无染无著之本然。“欢喜”者，适悦在心，寂灭为乐也。“平等”者，浅言之，则为离诸高下、深浅、大小、亲疏、智愚、迷悟种种差别，曰平等。进言之，则真如周遍，万法一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往生论注》曰：“平等，是诸法体相。”又曰：“众生见阿弥陀如来相好光明身者，如上种种身业系缚，皆得解脱。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身业。闻阿弥陀如来至德名号，说法音声，如上种种口业系缚，皆得解脱。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口业。若遇阿弥陀如来平等光照，若闻阿弥陀平等意业，是等众生，种种意业系缚，皆得解脱。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意业。”盖谓十方大士，若于阿弥陀如来，睹相、闻名、见光、知意者，皆入如来之室。以闻名故，得毕竟平等之业。与此愿之“闻我名者，证离生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全然一味。以闻名故，得住平等法中，即住于诸法实相也。又《汉译》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平等觉。故知十方大士，闻佛名号，至心信乐，以平等心，念平等觉，如是安住，亦是“得平等住”之义也。此一句佛号即是实相，即是法界全体，即是诸法平等体性。但能念念相继，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故曰“得平等住”。如是心行，是菩萨行，辗转教授，同归极乐。普惠众生真实之利，故曰“修菩萨行”。如是修行，自然具足一切佛果之功德根本，故云“具足德本”。如《会疏》曰：“(一)菩萨六度，一切功德之本，故名德本。(二)选择摄取果号，能流出六度万行，为众德本原（此乃以持佛号为德本），故名德本。”

“一二三忍”。忍者，安忍也。《魏译》云：“第一，第二，第三法忍。”“法忍”者，法为所证之理，心安于法为忍。《大乘义章·九》云：“慧心安法，名之为忍。”此上法忍，诸家之说不一，有深浅之别。例如《仁王经》明五忍：(一)伏忍；(二)信忍；(三)顺忍；(四)无生法忍；(五)寂灭忍。《仁王经私记》云：“初地、二地、三地得无漏信，名信忍。四、五、六地趣向无生，名顺忍。七、八、九地，诸念不生，名无生忍。十地、妙觉，得菩提果，名寂灭忍。”古注经家中，有认为伏忍、信忍、顺忍，即本经之三忍者；甚至有以最初伏忍之上中下三位，为本经之三忍者。盖皆不许他方菩萨闻佛名号，应时即得一忍、二忍，乃至无生法忍也。但据经文，此三忍中，包括无生法忍，实无可疑。《魏译》第三十四愿曰：“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深总持者，不取正觉。”《宋译》文：“闻我名者，应时即得初忍、二忍，乃至无生法忍。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见愿文中之第三法忍，决定是无生法忍也。又据《论注》曰：“即见彼佛，未证净心菩萨（指初地至七地），毕竟得证平等法身。”（又曰：

“平等法身者，八地以上法性生身菩萨也。”）又曰：“闻阿弥陀如来至德名号……毕竟得平等口业。”皆是闻佛名号，得证无生法忍之明证。

无生法忍，略云无生忍。真智安住于无生无灭之实相理体而不动，谓之无生法忍。《智度论·五十》曰：“无生法忍者，于无生灭诸法实相中，信受通达，无碍不退，是名无生忍。”又《智度论·七十三》曰：“无生忍者，乃至微细法不可得，何况大？是名无生。得此无生法，不作不起诸业行。是名得无生法忍。”又《大乘义章·十二》曰：“理寂不起，称曰无生。慧安此理，名无生忍。”又《楞严经长水疏·一》曰：“了法无生，印可决定，名无生忍。”又《大乘义章·十二》曰：“如龙树说，初地以上亦得无生。若依《仁王》及与《地经》，无生在七、八、九地。”《宋译》曰：“闻我名号，证无生忍。成就一切平等善根。住无功用，离加行故，不久令得阿耨菩提。”望西释曰：“既云无功用，知证第八地。”故知本经之第三忍，即《仁王经》之无生法忍。若据望西师意，则位当八地也。

望西曰：“问：以闻名力，岂得无生？答：佛愿力故。如《十住论》云：‘过去无数劫，有佛号海德。今现在十方，各得成正觉。皆从彼发愿，闻名定作佛。’”上之论证，妙显他力，佛愿加被，使闻名者，证无生忍，定当作佛。且闻不是但闻，必能起行。例如《涅槃疏·廿》云：“若闻常住二字，生生不堕者，闻有多种，若能深思惟，如说行者，即生生不堕。”意为：闻后能深思惟，并如说修行，始能得生生不堕之益。可见闻之一字，意兼信受，不仅是一经于耳也。

今愿文之“一二三忍”，实即本经《菩提道场第十五品》中之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者无生法忍。《无量寿经钞·五》曰：“(一)音响忍，由音响而悟解真理者。(二)柔顺忍，慧心柔软，能随顺真理也。(三)无生法忍，证无生之实性，而离诸相者。是悟道之至极也。”此三忍当于第十五品中详论之。

第四十八“现证不退愿”。愿曰：“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不退转者，所修之功德善根，愈增愈进，不更退失，略云不退。即梵语之阿鞞跋致（详见前注）。盖以菩萨行愿，难发易退。据《仁王经》别教之信位菩萨，名为轻毛菩萨，随风东西。又南本《涅槃》曰：“无量众生发阿耨菩提心，见少违缘，于阿耨菩提，即便动转。如水中月，水动即动。”又喻曰：“譬如鱼母，多有胎子，成就者鲜。如庵罗树，花多果少。众生发心，乃有无量。及其成就，少不足言。”故云：“鱼子庵罗华，菩萨初发心，三事因中多，及其结果少。”又《十住菩萨断结经》（节录）：“时舍利弗告来会菩萨：我曩（nǎng 囊）昔，或从一住进至五住，还复退堕而在初住。复从初住至五

六住。如是经六十劫中，竟不能到不退转。”又《宝雨经》曰：“有世界名娑婆，其国有佛名释迦牟尼。若诸有情闻彼名，于阿耨菩提得不退转。由彼如来本愿力故。”古代澄宪师赞此愿为“释尊五百大愿之中，最胜愿也”。可见两土导师同发此最胜之愿，正是“一路涅槃门”也。盖以无量菩萨，未到不退之位，虽极勇猛，如救头燃，但以障缘竞来，屡屡退转。遂令学道者如牛毛，得道者如麟角。弥陀因地悯其勤苦，发无上愿。以佛威德，令闻名人，即得三忍，证不退转。原在退位，乘佛愿力，唯进不退，疾至菩提，实为大庆。又《会疏》曰：“谓难思愿力，一得一切得，不退与三忍，同时具足故。”深显弥陀一乘愿海、究竟方便之妙用。又《十住毗婆沙论》曰：“若人疾欲至不退转地者，应以恭敬心，执持称名号。”又《小本》曰：“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会疏》曰：“谓三忍不退，悉摄在名号中。称名时，名义不离，自得此等德。”可见凡闻名者，但能信愿持名，亦悉能现证不退。弥陀一乘愿海，妙德难思。六字洪名，究竟方便。四十八愿，愿愿摄众生，愿愿显真实。分之则为四十八，合之则为一法句。一法句者清净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必成正觉第七

法藏比丘于世间自在王如来，说四十八愿已，乃于佛前复以偈颂表此行愿，并请证明。以大愿真诚深广故，应时感得雨花地动。空中赞云，必定成佛。以上是本品内容。

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

我建超世志	必至无上道	斯愿不满足	誓不成等觉
复为大施主	普济诸穷苦	令彼诸群生	长夜无忧恼
出生众善根	成就菩提果	我若成正觉	立名无量寿
众生闻此号	俱来我刹中	如佛金色身	妙相悉圆满
亦以大悲心	利益诸群品	离欲深正念	净慧修梵行

“我建超世志”。建者，立也。所谓“超世志”者，注经家中颇有异解。如《净影》云：“前所发中，求法身愿、求净土愿，名超世愿。”《净影》以《魏译》光明无量愿、寿命无量愿与诸佛称扬愿，为摄法身愿。国土清净愿、国土严饰愿为摄净土愿。《净影》仅许此五愿，超出世间也。憬兴同之。义寂、望西等则谓总指所发之四十八愿。后说甚是。《甄解》曰：“吾祖（善导）言不可思议四十八愿，又云无碍誓愿。世人以谓此四十八愿者，愿愿各

头，喻栗与柿相并耳。皆是隔历不融之见而已。今不然，喻如一匹蜀锦，巧织成华果枝叶。似根茎枝叶有别，而所织成，但匹锦耳。今亦如是。虽数有四十八，而但是一正觉善巧所庄严。……故曰无碍誓愿。又曰不可思议四十八愿。四十八，一一愿皆具不可思议德故。诸愿相入，而无所隔，名无碍。”由上可见四十八愿互融互入，一一皆是超世之愿也。

又善导大师于《法事赞》中云：“弘誓多门四十八，偏标念佛最为亲。”是谓一一之愿悉为念佛也。又《往生论》谓三种庄严入一法句。一法句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法藏菩萨大愿摄三种庄严，究竟圆满。圆入一法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且以“声字皆实相”，故此“南无阿弥陀佛”一句名号，即是法身本体，即是圆圆果海。乃四十八之所标，故体具本愿一切功德妙用。又此名号，是性德之本体，修德所圆成，性修二德，圆摄无余。今四十八愿，偏标念佛。愿愿皆摄佛之果德，一一全显无为法身，故可悉谓为摄法身也。诸愿互融相入，无所隔碍。一一愿含无量不可思议无上殊胜之愿，无有限量。进言之，则所云“四十八”者，亦只是随顺众生之假名，实则本愿无量也。又本愿之数虽无量，但究竟只是一法句也。

至于对“超世”之解，诸家亦复不同。义寂谓为超胜地前世间之位，故名超世。憬兴谓为地前十向满位一重发心。盖均谓为初地之前也。善导、昙鸾等师，则大异于是。如昙鸾师谓：“法藏菩萨于世间自在王佛所，悟无生法忍，尔时位名圣种性。（此乃《璎珞经》中六种性之第四种，即十地菩萨）于此性中发四十八愿。”善导大师亦判为十地菩萨之发心。故均远超地前之说。复以法藏菩萨大愿，不但超过三乘，且超逾诸佛愿也。经云：法藏发愿之初，便言“我立是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后出偈经》云：“发愿逾（超也）诸佛，誓二十四章。”经中成就文曰：“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逾十方一切世界”，“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可见法藏菩萨超世之愿，亦超逾诸佛之愿也。极乐世界，无量清净庄严，全显当人自性。心作心是，理事无碍。水鸟树林，宣流正法。声色香光，悉增道念。重重无尽，自在无碍，全是圆明具德，不可思议。举体是事事无碍法界。复以闻名便登不退，见树契悟无生，十念必生净土，凡夫例登补处，此皆十方国土之所无，极乐同居所独有。故云无上殊胜超世之愿也。

“必至无上道”。道者，菩提也。如来所得之道，更无有能超越而居其上者，故曰无上道，即无上正等正觉也。如《法华经·寿量品》：“每自作是意，以何令众生，得入无上道，速成就佛身。”法藏菩萨亦复如是，欲令众生，至无上道。至于“必至”者，可有二解：（一）“必至无上道”者，本愿主体

也。一一愿中，皆以正觉自誓，如次之二句“斯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盖四十八愿，具体愿文，虽各有异，但大愿共本，实为入无上道同成正觉也。故《法华·劝持品》曰：“我不爱身命，但惜无上道。”是乃以“无上道”为大愿之主体也。(二)以无上道为大愿之果也。《净影疏》曰：“得果决定（即决定得果），故云必至无上道矣。”

“复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大施主者，于一切人行大施。至于所施者，为是财耶？法耶？净影师云“法施化益”，是谓法施。憬兴师非之曰：“欲济贫苦，必财施故。”是谓财施也。又《宗镜录·九十五》曰：“以无财法，名为贫穷。”故知普济贫苦，即须法财并施。故《积功累德品》曰：“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立众生，住于无上真正之道。”是为法施。经中复云：“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须，最上之物，利乐有情。”是即财施也。故知大施主必须财法二施。如《会疏》曰：“以财济世贫，以法周无福。故曰大施主。”盖谓以财施救济世间贫穷困苦之人，以法施普利无福闻法之士，故名为“大施主”也。

“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长夜”，喻众生之沉沦生死，常云生死长夜。夜表冥暗无光。众生无明覆心，昏迷不觉，沉生死海，枉受诸苦。为令永离一切忧悲苦恼，出生死长夜，故予财法二施。而其中慈悲至极者，则为令其“出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一切施中，此施最上。令一切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也。但欲令众生出生善根，成就菩提，则莫若持佛名号，求生极乐。故下曰：“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此四句乃大愿之心，全经之眼，十方如来度生之妙手，一切众生出苦之宝筏。四十八愿全是此四句之开演，如善导大师所谓愿愿皆标念佛也。阿弥陀圣号，具无量义、无量寿、无量光、无量清静、无量庄严、无量智慧、无量菩提，乃至无量之无量。无量寿表常住法身，故以无量寿摄一切。如来名号，普闻十方。闻名众生，俱来我刹。以称名故，即多善根。得生净土，必证菩提。殊胜圆满，究竟方便。弥陀大愿，所以超世，并号愿王者，正在此也。

“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圆满”。愿来生我刹之人，身相如佛，身皆金色，同具卅二相。此即愿文中之第三、第四两愿之重述，但更殊胜圆满，因悉皆如佛也。

“亦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上二句指身德，此二句则表心德。句首“亦以”二字，应著眼。盖愿凡来我刹之人，亦能如我（法藏）以大悲心，利益群品，故云“亦以”。盖愿刹中人民，皆能如佛，视诸众生，等同一体，均发同体大悲之心也。如《华严经·行愿品》云：“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

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故愿来生我刹之人，发大悲心，普利群品。品者品类。“利益诸群品”即普利一切种类之无数众生。

“离欲深正念，净慧修梵行”。“欲”指贪欲。《四十二章经》云：“离欲清静，是最为胜。”“正念”者，八圣道之一，离邪分别，而念法之实性，名正念。《观经疏》云：“舍相入实，名为正念。”“净慧”者，《会疏》云：“净慧则是般若波罗蜜。非人天小乘不净之慧，故名净慧。”“梵行”者，清静无欲之行。为《涅槃》五行之一，菩萨利他之行，能为一切不善之对治。离过清静，故名梵行。又证涅槃之万行，名梵行。《会疏》：“欲是诸苦之因，施（度）戒（度）能离之。正念是善护助，如著铠入城，忍（度）定（度）能为之。净慧则是般若（度）。精进一度总通五故。是则菩萨六度也。”望西师稍异于此，以离欲为施戒忍，正念为禅定。总之皆谓离欲，正念与净慧，即是菩萨之六度。修此六度，能离贪瞋痴三毒，故曰梵行。望西师又云：“离欲即无贪，善正念无瞋，净慧无痴，此名梵行。”

愿我智慧光 普照十方刹 消除三垢冥 明济众厄难
悉舍三途苦 灭诸烦恼暗 开彼智慧眼 获得光明身
闭塞诸恶道 通达善趣门 为众开法藏 广施功德宝

上段表无量寿，本段表无量光。无量寿，体也。无量光，相用也。从此体相用流出无边之化德化益。善导大师《定善义》曰“一一誓愿为众生”。今此偈颂，正显是心。

“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智慧光”者，有二义：一者，如《涅槃经》云：“光明名为智慧。”又《超日明三昧经》曰：“大智发外，能照法界，名为光明。”详见前光明慧辩愿注，兹不俱引。二者，如昙鸾大师《赞阿弥陀佛偈》曰：“佛光能破无明暗，故佛又号智慧光。”上句，义同前。下句，则表“智慧光”是弥陀圣号之一。亦弥陀十二光明之一。“愿我智慧光”是《宋译》之文，在《唐译》则为“愿获如来无量光”。据此则智慧光，即无量光。且弥陀虽列十二名，实则一名中，均圆摄余之光德，故知智慧光亦无量、无边、无碍、无等、常照、清静等光也。是故下句即“普照十方刹”。无量光，则横遍十虚，故无刹不照。且此光明即是智慧，能照破众生无明之垢暗，故此下重显智光妙用，而曰消除垢冥等等。

“消除三垢冥，明济众厄难”。“三垢”者，贪瞋痴三毒之异名。“冥”者，无知也。《俱舍论·一》曰：“以诸无知，能覆实义，及障真见，故为冥。”“明”者，显也，备也，盛也，成也。“济”者，度也，救也。“明济”，于《会疏》本作“广济”，故知明济即广度之义。“厄”者，碍也，缚

也，难也。“难”，苦难、灾难、困难也。故此二句之浅释即为，消除众生贪瞋痴三毒之垢暗，广救种种痛苦与灾难。厄难众多无数，故云众厄难。佛之智光，悉能明济。如《会疏》曰：“三垢是贪瞋痴。此三垢染心性，故名垢。令众生盲冥，故云冥，是流转因（流转生死之因）。众厄难，是其果，谓六趣四生也。佛光普流清静、欢喜、智慧之德，消除三障之冥。集因既灭（消灭集谛之苦因），苦果盍（hé何）止（终止流转之苦果），故云广济等。”

“悉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者，承上文而言。消除三毒，则离三恶道。盖三途极苦，大圣垂慈，愿令舍离。故四十八愿之首，为国无恶道与不堕恶趣。今云“悉舍三途苦”，其义同也。“暗”，喻也。无明烦恼覆蔽众生心源，昏昧冥盲而无所见，故云“暗”。佛之智光如日，佛智能照破无明烦恼，如日破暗，故云“灭诸烦恼暗”也。

“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眼之用为见，故常以眼表见。常喻曰：般若如目，余度如盲。宗门常云：参方须具参方眼，看教须具看教眼，是皆以眼表般若之正见也。又《华严·离世间品》十眼中，于五眼外，第六曰智眼，见诸法故；七、光明眼，见佛之光明故；八、出生死眼，见涅槃故；九、无碍眼，所见无碍故；十、一切智眼，又曰普眼，见普门之法界故。今云“智慧眼”者，可释为十眼中之慧眼与智眼，亦可解为众生本有之“如来智慧德相”，亦即佛眼。如《会疏》曰：“智慧眼，即智慧。谓众生心中本具智慧眼，由无明幻翳，妄为昏盲。住昏盲中故，以佛眼为彼，认盲为自。佛光普照，开众生心中本慧眼，灭无始时来盲冥，故言‘开彼’也。”盖谓众生昏盲无知，不识本具佛眼，反自认为盲，将佛眼推向佛边。今因佛光普照，开明众生心中本有智慧之眼，而消灭盲冥也。

“光明身”。《三藏法数·十三》谓有三种光明：(一)外光明，日月火珠等之光明能除暗者。(二)法光明，妙法能除愚痴之暗者。(三)身光明。诸佛菩萨及诸天等之身有光明，能除暗者。如经云：“身顶皆有光明照耀。”身有光明，是为光明身之浅释。进言之，“获得光明身”另有三义：一者，如《千手陀罗尼经》曰：“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藏，一切如来光明所照故。”由于佛光普照，众生垢灭善生，慧眼开明，净心持念，于是十方如来光明护照，行者自身即成光明藏也。二者，如《论注》云：“佛光明是智慧相也。”故光明身与智慧眼不二。智慧眼开，了了见性，光明身顿即成就也。三者，如《思益经》曰：“如来身者，即是无量光明之藏。”盖愿一切众生皆由真实智慧，而证如来法身也。

“闭塞诸恶道”。恶道者，《地持经》言：“乘恶行往，名为恶道。”即

乘恶行而往之道路，亦名恶趣。地狱、饿鬼、畜生等是也。上名三恶趣，亦有加入修罗，名为四恶趣者。“闭”者，关闭也，亦即塞也。令诸众生免除堕入三恶趣，或四恶趣之厄难，是为闭塞诸恶道之粗解。《会疏》更进一解，谓六道皆是恶道，《疏》云：“六道，则流转所由。故言恶道。”《会疏》之说，于经有据，《魏译》曰“横截五恶趣”。以修罗分入余趣，故六趣成为五趣。经云“五恶趣”即《会疏》所解，六道均名恶趣。是以“闭塞诸恶趣”即是断除众生轮回六趣之途。令出生死之海也。今会本第卅二品亦曰：“横截于五趣，恶道自闭塞。”（会自汉魏两译）

“通达善趣门”。“通达”者，畅通无壅也。“门”者，具两义。一者差别；二者趣入。《大乘义章·一》曰：“门别不同，故名为门（即分门别类之义，如部门、门类）。又能通人，趣入名门。”法有种种差别，即是有种种门，皆能使人趣入涅槃，即是“门”义。故指经中之法为门。《四教义·三》曰：“门者，以能通为义。佛教所诠正四句法，通行人至真性实相之理。故名为门。”后者正是今经中之义。“善趣”者，一般指六趣中之三善趣，但此与今经之义相违，上既以六趣皆名恶趣，故人天等趣不能复称善趣。故知善趣门不是趣向人天之门，而是上善者所趣向，故名善趣门。如《会疏》曰：“菩提者，则上善所入，故言善趣门。”是谓入菩提妙觉之法门，才是善趣门。此门唯有发菩提心上善之人方能趣入，洞开此门，故云“通达善趣门”。云何洞开？则唯有成就净国、普摄群生之净土法门也。

“为众开法藏”。承上而言。上云“闭塞诸恶道”，悉令出生死海也。“通达善趣门”，咸令登涅槃岸也。为实现此愿，首须开示佛之知见，故云“为众开法藏”。广演妙法，令众悟入，导归极乐，究竟菩提，故云“广施功德宝”也。“众”指九界众生，包括菩萨、缘觉、声闻与六道一切众生。“开”者，开佛知见，亦常云“开示”之义。法藏者，又名佛法藏，乃法性之理体，亦即当人本具之如来藏性也。法性含藏无量之性德，故曰法藏。又法藏者，如来所说之教法也。教法含藏多义，故名法藏。多法集积，故又曰法蕴。其数有八万四千。《法华经·宝塔品》云：“持八万四千法藏，为人演说。”又《俱舍论》云：“所化有情，有贪瞋等八万烦恼。为对治之，世尊说八万法蕴。”是以愿为无量众生，开显法性之真实，复流出八万四千妙法，对治众生烦恼。但于八万四千法门，唯一净土妙法，能惠真实之利，普令一切含灵皆得度脱。故知所开法藏之首要，正是本经也。“广施”者，普遍施给也。普利一切众生，故云广施。所施之物，乃功德之宝。“功德”者，天台《仁王经疏·上》曰：“施物名功，归己曰德。”又《胜鬘（mán 慢）宝窟·上》曰：

“恶尽言功，善满曰德。又德者得也。修功所得，故名功德也。”综上二说，则利生与去恶名功，此功之果曰德。德者得也。功德者，修功所得也。

“宝”者，本段末后一个“宝”字，应深著眼，此诚为画龙点睛之笔。盖开法藏所开显者，即此宝也。广施与众生者，亦即此宝也。又此“宝”字具三义：一者美称。如尊佛而名为宝王如来，赞美念佛三昧曰宝王三昧，尊佛菩萨之印契为宝印等。二者，宝乃梵语摩尼之译名。《仁王经良贲（bēn 奔）疏》曰：“梵云摩尼，此翻为宝。会意翻云，如意宝珠，随意所求皆满足故。”又《涅槃经·九》曰：“摩尼珠，投于浊水，水即为清。”又《弥陀疏钞》云：“明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亦正是以宝珠喻佛号也。三者，《智度论·四十七》曰：“于诸宝中，法宝是实宝。今世后世乃至涅槃能为利益。”今经中宝字，悉俱如上诸义。所说之法是真实法宝，此法至妙无上，故喻之为宝，此法能满众愿，故喻为如意之宝。若切指此宝，则是持名之法。盖念佛之心印，坚固不坏，有如金刚故称宝也。如《观佛三昧经·观佛密行品》云：“譬有贫人，依豪贵衣食。时有王子出游，执大宝瓶。瓶内藏王宝印。贫者诈来亲附，拿宝瓶逃走。王子觉之，使六大兵乘（骑也）六黑象追之。持瓶人走入空野泽中。毒蛇自四面来，欲啗持瓶者。惶惧而东西驰走。见空泽中有一大树蓊（wěng 翁）郁。头戴宝瓶，攀树而上。时六兵疾驰至树下，贫人见而吞王宝，以手覆面。六黑象以鼻绞树倒之。贫人堕地，身体散坏。唯金印在宝瓶放光。毒蛇见光四散。佛告阿难：住于念佛者，心印不坏，亦复如是。”（以上经文，在《宗镜录》九十五卷中有注释，兹不录引）但今应申言者，则其末后所云：“佛告阿难：住于念佛者，心印不坏，亦复如是。”故知念佛法门是真实不坏之法宝。此念佛妙法，心作心是，全性起修，全修在性。自心起念，还念自心。以佛果觉，作我因心，故令因心，顿同果觉。“住于念佛者，心印不坏”，功德之宝，正是此心。故此心印，称为宝印。弥陀大愿，普度众生成佛，为践此大愿，故大开法藏，广施无尽功德所严无上之宝。即此信愿持名之真实法宝也。“住于念佛者，心印不坏”，实为一大藏教之眼目。持名念佛时，即是心印发光时，故云“一声佛号一声心”。故《大集经》曰“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即无上深妙禅”也。于上之语，若能信受，即是蒙佛深恩，为我开智慧之眼，得光明之身也。上心印之语，亦即是如来心心相印之印，诸祖以心传心之心。闻此宝印，粉身难报。

如佛无碍智 所行慈愍行 常作天人师 得为三界雄
说法师子吼 广度诸有情 圆满昔所愿 一切皆成佛

上二偈乃愿求佛德，愿己福慧，等同如来。首句“如佛无碍智”，求己智

如佛也。“无碍智”者，指通达无滞、自在融通之佛智。《涅槃经·八》：“如来不尔，悉知自地及以他地，是故如来名无碍智。”《大集经·一》曰：“无碍智慧无有边，善解众生三世事。”《魏译无量寿经·下》云：“佛眼具足，觉了法性，以无碍智，为人演说。”故法藏发愿求此无碍智，为九界众生，演说妙法，契理契机，一切无碍。

“所行慈愍行”者，愿求己之所行，能如世尊之慈愍行也。世尊以无缘大慈，哀愍众生，等同一子，拯济负荷，悉登彼岸。故愿能行佛之所行。故上句愿求佛智慧，此句愿求佛慈悲，智悲并运，圆契菩提。此二者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常作天人师”。“天人师”为如来十号之一（注见前）。“得为三界雄”。“三界雄”亦为佛之德称。三界者，欲界、色界、无色界也。《法华经·方便品》曰：“世雄不可量。”《净影疏》云：“世雄，佛之异名。”佛断尽一切烦恼，故为三界中之大雄。总之，此一段是大愿之总结。上言“无碍智”，求智慧也。自“慈愍行”以下，表誓愿也。《会疏》曰：“愿是万行之先导，慧即佛道之眼目。愿以导因行，慧以照佛道。愿慧成满，即名如来，故谓‘得为三界雄’。”盖誓愿与智慧，成佛正因也。两俱圆满，从因得果，故为三界之雄。

“说法师子吼”。愿己说法，能如世尊，于大众中，作“师子吼”。师子吼，喻也。师子，即狮子。师子一吼，百兽畏惧。故称世尊决定无畏之说法，为师子吼。《涅槃经·廿七》曰：“师子吼者，名决定说。”又《维摩经·佛国品》曰：“演法无畏，犹如师子吼。”肇公注曰：“师子吼，无畏音也。凡所言说，不畏群邪异学。喻师子吼，百兽下之。”如是说法，故能“广度诸有情”。且此广度有情之句，正是法藏大愿之根。故云：四十八愿，愿愿皆是众生也。

“圆满昔所愿”。“昔所愿”者，即法藏菩萨，于五劫中，精勤求索，结得之四十八大愿也。所发本誓，一一功圆果满，故名“圆满昔所愿”。“一切皆成佛”，此之一句，奇哉！奇哉！粉碎虚空！此正是四十八愿之本体。从此一句，流出四十八愿。一一之愿，亦只是显此一句。《往生论》谓三种庄严（佛土、佛、菩萨）“入一法句故，一法句者，谓清净句。清净句者，谓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此清净有二种，应知，何等二种？一者，器世间清净。二者，众生世间清净”。今云“一切皆成佛”，极显此二种清净也。本经《泉池功德品》云：“其水一一随众生意。……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甘露灌顶受位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

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辄独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水者，无情之器物也。何以能有如是无量妙用，应机随宜，欲闻则闻；又具如是不可思议殊胜功德，能令闻者，永不退转！是知一真法界，一尘一毛，无不圆明具德。一真一切真。一尘一毛，无一非圆圆果海。（见《显密圆通》，指无上圆满圣觉果德之海）情器世间，悉皆清静。有情无情，悉皆成佛。故曰“一切皆成佛”也。此一句子，剖出三藏十二部心髓，道破宗门一千七百公案玄旨，直显密宗大圆胜慧大圆满之密意。此即一法句，此即清静句。亦可称为禅宗所谓之末后句。万德齐彰，一法不立。言思莫及，唯当默契。

斯愿若尅果 大千应感动 虚空诸天神 当雨珍妙华

“尅果”，《会疏》云：“尅谓尅成，果谓果遂。”亦即常云成就之义。“感”指感应。感属于众生，应属佛菩萨。此偈意为：本愿若能成就，大千世界一切圣众，应受感动。当现瑞象，梵天、帝释诸天之天神，当从空降下珍奇殊妙之天花，以为证明。如《净影疏》云：“斯愿一偈，请证要（求也）瑞。若定尅果，大千应动，空雨妙华。”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雨妙华，以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说偈才毕，立即现瑞，故曰“应时”。大地震动，是器世间之瑞应。雨花、奏乐、赞言，是情世间之瑞应。证明法藏大愿决定成就。“普地”，指全世界之大地。“六种震动”有三说：一者，指六时之动为六动：（一）佛入胎时；（二）出胎时；（三）成道时；（四）转法轮时；（五）由天魔劝请将舍性命时；（六）入涅槃时。二、以能动六方曰六动。《大品般若经·一》曰：“尔时世尊故在师子座，入师子游戏三昧。以神通力感动三千大千国土，六种震动。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边涌中没，中涌边没，地皆柔软，令众生和悦。”是以东、西、南、北、中、边六方之动，曰六动。三、动有六相，以六相之动，名为六动。《晋华严经》以动、起、涌、震、吼、觉为六动。动者摇荡，起者升高，涌者凹凸，震者有声，吼者巨响，觉者觉他，令物觉悟。上三说，第一表震动之时，后二表震动之相。至于普令震动之因缘，《智度论·八》曰：“佛何以故震动三千大千世界？答曰：欲令众生知一切皆空无常故。复次如人欲染衣，先去尘土。佛亦如是，先令三千世界众生见佛神力，敬心柔软，然后说法。是故六种动地。”今者普地六种震动，正应法藏大士“大千应感动”之誓；复表今发愿，正是将转无上大法轮也。“天雨妙华”，“自然音乐”，《唐译》为“天华鼓乐满虚空”。《嘉祥疏》云：“地动表皆行因。雨

华明必得果。自然音乐，证妙乐之土，说法化物也。”意为：所现诸瑞象中，地动表得果皆由行愿之因（是“皆行因”之意）。雨花者，有花则有果，以表大愿必然得果。“自然音乐”表必得妙乐之土，并广宣妙法，化物无尽。最后“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会疏》曰：“尅果无疑，故云决定。决定中之决定，故言必成。无上正觉，即佛果。无有此上，故名无上。”

至于法藏大士才发愿已，空中便即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者，何也？《无量寿经起信论》所释，甚为精要。兹用其意，而简述之如下：“一切佛土，不离众生一念清净心，而得成立。法藏大士，发此宏愿，只为破除众生妄执，开显当人本有心量。令知净土即是法性本然，非从外得。何以故？自性空寂，离诸恶趣；自性妙圆，具诸相好；自性无碍，现六神通；自性无住，不可断灭；自性无作，无有限量；自性无外，如风广被；自性无内，如镜普现；自性光明，如日普照；自性平等，如香普熏。菩萨即顺众生自性本具之空寂心、妙圆心、无碍心、无住心、无作心、无外心、无内心、光明心、平等心，而庄严佛土。是以四十八愿，一一愿即众生本具之心。即以自心，庄严自土，如水归海，如响应声。心土不二，因果同时。是故法藏发愿毕，空中即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以不可思议之因，起不可思议之果。当知不可思议之因，即不可思议之果。有志净土者，须从此信入。”此论宜深参究。

积功累德第八

本品中法藏菩萨发大愿已，从愿起行，于无量劫，住真实慧，植众德本。教化无量众生，住于无上之道，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是功德，说不能尽，是故品名“积功累德”。

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斯弘誓愿已，住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志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廓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

法藏菩萨于佛及天人大众中，宣发以上之“弘誓愿”。“弘”者，广也。《法界次第》释曰：“广普之缘，谓之为弘。自制其心，名之曰誓。志求满足，故云愿也。”弘誓愿者，泛指佛菩萨弘大之誓愿。今言“斯弘誓愿”，则专指法藏菩萨之四十八愿也。发斯愿已，由愿生起无边殊胜妙行。

本品开章明义，其第一句，直曰：“住真实慧。”此一句子，乃一切妙行之大本，为无量人天开正眼。本经《德遵普贤品》曰：“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大教缘起》曰：“欲拯群萌，惠以真实之利。”今云：“住真实

慧。”此三句虽各有异，而其真实则不二也。真者，真如也。实者，实相也。

《观佛三昧经》云：“佛地果德，真如实相，第一义空。”穷极真如实相之源底曰真实之际。当来一切含灵，皆因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名，而得度脱者，真实之利也。能显此真实之际，惠此真实之利者，即此真实之慧也。慧者，

《大乘义章·二》云：“据行方便，观达为慧。就实以论，真心体明，自性无暗，目之为慧。”是乃以明自本心，见自本性，方名慧也。“真实”者，《大乘义章·二》云：“法绝情妄为真实。”故即离妄之本真，亦即自性清净心。

《大乘止观》曰：“此心即自性清净心，又名真如，亦名佛性，亦名法身，亦名如来藏，亦名法界，亦名法性。”又《教行信证》曰：“无为法身即是实相，实相即是法性，法性即是真如。真如即是一如。然则弥陀从如来生，示现报应化种种身也。”故知“真实慧”者，即真如、实相、自性、佛性、自性清净心等所诠理体之照用。简言之，“明心见性”是明本体也。于此彻透，安住如如，从体起用，即为“住真实慧”。又真实者，法身德也。真实利者，解脱德也。真实慧者，般若德也。今三真实，亦即涅槃三德，如伊字（∴）三点，非并非别，不纵不横，即一即三，即三即一也。今经于妙行之先，首曰“住真实慧”，此诚画龙点睛之语。住真实慧，即入一法句。一法句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继云：“勇猛精进，一向专志庄严妙土。”“勇猛精进”者，无间无杂也。“一向专志”者，心志专一也。“妙土”者，精美绝伦，不可思议之国土也。“庄”者，恭也，正也，盛饰也。“严”，尊也，肃也，装也。可见“庄严”二字，可以俗语解为，以尊重、恭敬、正肃等等善美，而装饰之。今大士妙德是能庄严，妙土是所庄严，以万德融成妙土，是谓“庄严妙土”。

“住真实慧……庄严妙土”是极乐净土之大本，普贤妙行之纲宗。本经《礼供听法品》阿弥陀如来开示十方来临之正士曰：“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道破净土真因。与今所云一味无差，互为表里。盖一切空无我，仍求净土者，是真实慧也。专求净佛土，安住一切空者，是真庄严国土也。无生可度，终日度生。庄严佛国，佛国离相。建立水月道场，大作梦中佛事。远离二边，妙契中道。圆修圆证，弹指圆成。故曰：此即弥陀大愿之本，普贤大行之宗也。盖明真实之体，方起真实之慧。住真实之慧，故能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如珠发光，还照珠体。故极乐水鸟树林一色一香，悉皆圆明具德，一一皆是圆圆果海，皆是真实之际也。复因一是弥陀大觉真心，果觉妙德，一一又是我等当人自心本具之如来智慧德相。弥陀所显，乃我本心，是我家珍，非从外得。发心念佛，正似珠光，还照珠体。亲切自

然，不劳功力。是故能广施真实之利也。本品表法藏大士修如是之妙因，故证得净土法门如是之妙果也。

以上三句是总纲。“所修佛国”下四句表所严净之佛国。“开廓广大”。“开”者，张也。“廓”者，空也，大也，虚也。故“开廓”者，空阔之貌。《往生论》曰：“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即“开廓广大”之义。《净影疏》曰：“开廓广大，明土广也。”《嘉祥疏》曰：“廓以安众为义，明净土广安往生之众，荡然无限极也。”憬兴师解云：“无量德成故。”综上三说，盖佛国开廓广大者，乃法藏大士无量妙德之所成。国土空旷无有涯际，能广容无尽往生之众，无有极限也。

“超胜独妙”。“妙”者，《法华游意》云：“妙是精微深远之称。”又《大日经疏·一》云：“妙名更无等比，更无过上义。”是谓无比无上为妙。又如《净影疏》：“超胜独妙，明土胜也。”《会疏》云：“超胜独妙者，明非特广大，其中庄严之事，身土依正，皆悉第一无比，超诸佛刹，最为精。故谓超胜。唯此一土，最不思议，故言独妙。”此下复举七事，以显极乐之独妙。《疏》曰：一、“谓法报应化，所出本国故”。其中“本国”，即指极乐。谓极乐乃法身佛、报身佛、应化身佛，三身果佛之土。故超诸应佛之化土也。二、“佛身光寿超过诸佛故”。因弥陀为佛中极尊，光中之王，寿命无量也。三、“名号利益，独出难思故”。谓弥陀圣号，名闻十方。若有闻者，至心信乐，十念必生。闻名信受，速至菩提。诸佛同宣，十方共赞，故云“独出”。复以闻名发心、闻名得福、闻名得忍；以闻名故，住三摩地，证不退转。功德无量，是以“难思”。四、“令五乘齐入报土故”。五乘者，(一)人；(二)天；(三)声闻、缘觉；(四)菩萨；(五)如来也。报土乃法身大士之所居。今令凡夫、二乘、地前菩萨，悉可圆登报土，故云“独妙”。五、“二乘、根缺、女人、类，顿转一乘故”。一登彼土，悉皆具足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同乘大白牛车，一如来乘。故曰顿转一乘。六、“往生正因，易修易获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往生正因。无论男女老少智愚忙闲，人人能行。甚至五逆罪重，地狱相现，临终苦迫，观想难成，仍可称名，而得往生。故云“易修”。信愿持名，十念必生，故曰“易获”。七、“生后得果，太顿太高故”。五逆十恶，临终十念，即得往生，径登不退。故曰“太顿”。带惑凡夫，横生彼土，便是阿鞞跋致，位齐补处。故云“太高”。此诚十方之所无，故云“独妙”。如《礼赞》曰“四十八愿庄严起，超诸佛国最为精”也。

“建立常然，无衰无变”。“建”，初兴也。“立”，终成也。“常”，

恒也。“然”，如是也。“衰”，浸微也，弱也。“变”，更也，易也。“建立常然，无衰无变”者，谓一经建立，恒常如是，无有衰弱、减退与变坏等相。《净影疏》云：“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明土常也。”又《嘉祥疏》云：“建立常然者，于此间（娑婆）坏劫，而彼（极乐）无改，相续常然。”憬兴师云：“建立常然者，因满果立，无改异故。无衰无变者，不为三灾之所坏故。”（三灾者，水、火、风）

又望西《无量寿经钞》依善导大师教，于上经语深有发挥。今依其义，以释经文：据《佛地论》，“常”有三种：（一）本性常；（二）不断常；（三）相续常。又据《三藏法数·八》曰：“（一）本性常者，即法身也。谓法身本性常住，无生无灭也。（二）不断常者，即报身也。谓报身常依法身，无间断也。（三）相续常者，即应身也。谓应身于十方世界，没已复现，化无穷尽也。”又《华严演义钞·卅四》云，“自性，即凝然常”指法身。善导大师《事赞》云：“极乐无为涅槃界。”又云：“无衰无变湛然常。”可见今之经文，所云常然等，即本性常、凝然常也，法身也，自性也。是故常然，无衰变也。

望西设问曰：“既是修因感果之土，而亦有始，宁容得言，非因非果，凝然常耶？”复自答曰：“修因感果，是始觉智。无为凝然，则本觉理，始觉究竟，无非本觉。如《释大衍论》云：‘若得始觉，还同本觉。’谈能证曰（谈到能证之时曰）：虽似有始，至所证时，始本不二，本有常住。”望西末后数语，宜著眼。谈者，说也。至者，到也。在有说有证之日，虽似有始，当到家时（即至有所证时），言语道断，一切不二，本有常住。以上皆引申望西之说。

此下复据密部《大乘密严经》云：“佛已超过彼，而依密严住。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又云：“密严净土超诸佛国，如无为性不同微尘，此密严中诸佛菩萨，并余国土来此会者，皆如涅槃。”《密严经疏》云：“如无为者，密严土者，即是诸佛他受用土。于法性土，以悲愿力建立故。此净土如法性土，离无常过。以是故说，如无为性。”又云：“今此密严藏，但于清静如来藏心之所现，故非微尘成。”依上经疏，极乐乃如来妙心之所现，法性妙土之所成，非如其它世界乃微尘聚集之一合相。微尘者，非指尘埃，乃组成物质小而又小之粒子。前所知者电子为最小。今已发现更有小于电子者，暂名夸克。现科学家亦知夸克亦非最小，此小而又小者，亦不可穷尽。（自一九八〇年后，科学家发现微中子，它在空间所占之区域，只等于一个电子一百亿分之一。彼等弥漫于太空之中。微中子能穿透十亿公里厚之铝板或钢板，如穿薄雾）如是小而又小之粒子，即是微尘之义。今经谓：极乐与密严，皆非如是粒

子之所成，举体是如来妙心，是当人自性。故不生不灭，无衰无变，凝然常住，“如无为性”。

于无量劫，积植德行。不起贪瞋痴欲诸想；不著色声香味触法。但乐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寂静行，远离虚妄。依真谛门，植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

本品初段明庄严净土，此下三段表严净自心。盖心土不二，心净则佛土净也。“于无量劫，积植德行”，是此下三段之总标。劫者，表极长难喻之时间。无量劫者，表劫数又无量，此乃无量之极长之时。故其时间，无法称说，不可计量。以表修行久远。“行”者，身口意之造作。“德行”者，所成之善谓为德，能成之道谓为行。故德行指功德与行业，又指具足功德之行。即戒定慧三无漏学与六度也。又《会疏》云：“行谓行业，三业所作。德谓福德，行之所感。”又：“非朝夕所得，故云积植。”积者积累，如点滴所聚。植者培植，似育苗成林。经时久远，不可计称，故云无量劫也。

“不起贪瞋痴欲诸想”。“想”者，对缘生心曰想。如于境执取男女等种种差别之相，谓之想，能取境界差别故。贪想、瞋想、痴欲想是三恶想。如《郁迦罗越问经》，谓菩萨行布施时，以离欲想、修慈想、无痴想对治三恶想。菩萨舍所施物，生离欲想。于求者与乐因缘，故瞋恨心薄，名修慈想。以此布施功德，回向无上道，则痴心薄，是名不痴想。今法藏大士不起三恶想，离诸烦恼。

“不著色声香味触法”。“不著”者，不贪著也。“色”等，六尘也。(一)色尘。一切形色，如青黄赤白，及种种形象。(二)声尘。一切音声，乐声与噪声等等。(三)香尘。鼻之所辨别者，芬香与恶臭。(四)味尘。舌之所辨者，饮食之种种美劣之味。(五)触尘。身之所辨者，例如细滑粗涩、寒热温和等等。(六)法尘。谓意根对前五尘分别好丑，而起善恶诸法。又此六尘中，如男女之美容，丝竹歌咏之乐音，栴(zhān 瞻)檀与男女身香，饮食肴膳种种美味，上妙衣服与男女身分柔软细滑之触觉，皆令众生贪著其事，不得出离。今法藏菩萨，内无恶想，即离惑因。不著六尘，是离惑缘。憬兴云：“内因既离，外缘斯止，故云不著。”由于无三恶想，乃离惑业之因。六尘为缘，不著六尘，复离起惑之缘。憬兴师明其因果，谓内离惑业之因，故能止外惑业之缘，内外皆离矣。

“但乐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自《宋译》)“但”者，唯也，独也。此二句与前二句，应一气读下。前二句是“万缘放下”，此二句是“一念单提”，此正净业之纲宗。《华严经》明，十地菩萨，地地不离念佛。本经《大教缘起品》云：“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又《观佛三昧经》云：“尔时

会中即有十方诸大菩萨，其数无量，各说本缘，皆依念佛得。”又：“佛告阿难：汝今善持，慎勿忘失。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皆说如是念佛三昧。我与十方诸佛及贤劫千佛，从初发心，皆因念佛三昧力故，得一切种智。”是故弥陀亦如释尊及十方如来，从初发心，皆因念佛三昧，证无上菩提。故但乐忆念诸佛也。“所修善根”指诸佛所修之功德。忆念佛德，感恩图报，思欲齐等，是名忆佛。佛之善根，念佛最胜，今欲齐等，故亦当持名念佛。名具万德，总摄一切善根。故知老实持念，实暗摄忆佛功德也。又《安乐集》曰：“或有三昧，但能除贪，不能除瞋痴；或有三昧，但能除瞋，不能除痴贪；或有三昧，但能除痴，不能除贪瞋；或有三昧，但能除现在障，不能除过去、未来一切诸障。若能常修念佛三昧，无论现在、过去、未来一切诸障，悉皆除也。”是故法藏菩萨，于净心诸行中，首云“但乐忆念诸佛”也。

“行寂静行”。《探玄记》云：“无余涅槃名寂静。修彼名行。”又《资持记》曰：“寂静，即涅槃理也。”又世尊释迦牟尼圣号。牟尼译作寂静或寂默。《理趣释·下》云：“牟尼者，寂静义。身口意寂静，故称牟尼。”又《大日经疏》云：“牟尼者，寂默义也。常寂之土，微妙寂绝，幽深玄远，不可以言说之。如是法界寂然大灭度法，唯佛一人究竟清静，故名牟尼也。”今经所云“行寂静行”，是大菩萨入无余涅槃之行，是法界大灭度法，非指二乘之寂静行也。

“远离虚妄”。无实云虚，反真云妄。虚假不实，故云虚妄。《圆觉经》曰：“虚妄浮心多诸巧见，不能成就圆觉方便。”又《涅槃经·卅八》曰：“一切恶事，虚妄为本。”是故首应远离虚妄，为止恶之本也。法藏菩萨所住是真实慧，所行是清静行，故能远离一切虚妄。

“依真谛门，植众德本”。“谛”者，真实不虚之义。世间与出世间之道理，决定不虚妄者，名为谛。《二谛义·上》云：“谛是实义。有于凡实，空于圣实，是二皆实。”意谓：凡俗以有为实，圣智以空为实。故有与空皆是实，故立二谛。顺凡俗迷情之法，曰俗谛，或世谛。圣智所见涅槃寂静真实之理，名真谛，或胜义谛、第一义谛。《智度论·卅八》云：“佛法有二谛。一者世谛，二者第一义谛。为世谛故，说有众生。为第一义谛故，说众生无所有。”又《大乘义章·一》云：“俗谓世俗。世俗所知，故名世谛。真者，是其绝妄之称。”“门”者，法有种种差别，能使人趣入涅槃，故称为门。“依真谛门”者，依第一义谛为门也。依真谛之胜义，植众德之根本。故曰“依真谛门，植众德本”。《金刚经》曰：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依真谛门”，即无四相也。“植众德本”者，修一切善法也。“植”

者，种植也。“德”者，善也。“本”者，根也。诸善万行之功德，为佛果大觉之根本者，称为德本。又万德之根本称为德本。依是义故，阿弥陀佛名号，体具万德，名召万德，故曰德本。如《教行信证·六》云：“德本者，如来德号。此德号者，一声称念，至德成满，众祸皆转。十方三世德号之本，故曰德本也。”如上所引《观佛三昧经》，释尊曰：“我与十方诸佛及贤劫千佛，从初发心，皆因念佛三昧力故，得一切种智。”亦与之同旨。皆以持名念佛为十方三世德号之本。故知植众德本可有二释：(一)者，菩萨因中，万德圆满。从因得果，故云“植众德本”。(二)者，众德本者，即念佛名号也。且此二说实不相违。因菩萨因行不离念佛故，故(一)中有(二)；又念佛圆具万德故，是(二)中摄(一)。故云无违也。

“不计众苦，少欲知足”。“计”者，计较执著也。“苦”者，《佛地经·五》曰：“逼恼身心名苦。”“众苦”者，如二苦（内苦，外苦），三苦（苦苦，坏苦，行苦），四苦（生、老、病、死），八苦等。分类不同，均表苦类众多。菩萨了达一切诸苦，皆是虚妄，毕竟不可得。故能安忍，住于平等。故曰“不计众苦”。“少欲”者，不多求也。“知足”者，所得虽少而不恼恨也。如《涅槃经》云：“少欲者，不求不取。知足者，得少不悔恨。”又《遗教经》云：“少欲之人，则无谄曲以求人意。亦复不为诸根所牵。行少欲者，心则坦然，无所忧畏。触事有余，常无不足。有少欲者，则有涅槃。是名少欲。汝等比丘，若欲脱诸苦恼，当观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隐（wěn 稳）之处。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又《法华经·劝发品》云：“是人少欲知足，能修普贤之行。”又义寂师引《般若经》云：“‘云何菩萨少欲？乃至阿耨菩提尚不欲，何况余欲。是名少欲。云何菩萨知足？得一切种智，是名知足。’此意不求他境名少欲，安住自法名知足。他境即是色等五欲，自法即是现量之智。”准义寂意，则不于心外取法，无一法当情者，名为少欲。体露真常，寂灭为乐，如如不动，为知足。于此“少欲知足”一句，具如是妙意，足证佛经语深。

“专求白法，惠利群生”。“白法”者，白净之法，指一切善法。《大乘义章·七》曰：“善法鲜净，名之为白。”《魏译》为“清白之法”。《净影疏》云：“所显之法，出离邪谤，名为清白。”《嘉祥疏》曰：“是无漏明，故云清白。”《会疏》云：“大乘法，名为清白。”“惠利”者，“惠”者惠施，“利”者利济。故经义为：专求无漏大乘清静之法，用以普施有情，利乐群生。

“志愿无倦”。“倦”，疲也，厌也。《华严经》普贤大士十大愿王，概括其愿末之意为：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礼敬（乃至回向）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礼敬（乃至回向）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是即“志愿无倦”之义也。

“忍力成就”。“忍力”者，忍辱之力。法住师云：“忍有三种：一者安苦忍，谓于世违事能受故。二、他不饶益忍，谓他于己有违损能受故。三、法思维忍，谓于法无分别故。”此三忍成就，故曰“忍力成就”。又《会疏》明十忍，《疏》曰：“忍之为德，持戒苦行所不及。能行忍者，可名为有力大人。忍辱正治瞋恚，通断三毒。《宝云经》于菩萨所修法，各说十法。中说忍法，菩萨有十法，能净于忍。何等为十？(一)内忍；(二)外忍；(三)法忍；(四)随佛教忍；(五)无方所忍；(六)修处处忍；(七)非所为忍；(八)不逼恼忍；(九)悲心忍；(十)誓愿忍。(一)内忍。云何名菩萨内忍？菩萨饥渴寒热，忧悲疼痛，身心楚切，能自忍受，不为苦恼。是名内忍。(二)外忍。云何名菩萨外忍？菩萨从他闻恶言骂詈，毁辱诽谤，或毁辱父母兄弟姊妹眷属、和尚阿阇(shé 舌)黎师徒同学，或闻毁佛法僧，有如是种种毁訾(zǐ 紫)，菩萨忍辱，不生瞋恚，是名外忍。(三)云何名菩萨法忍？佛于诸经说微妙义，诸法寂静，诸法寂灭如涅槃相，不惊不怖，作是念言：‘我若不解是经，不知是法，终不得菩提。’是故菩萨勤求咨问读诵。是名法忍。(四)云何名菩萨随佛教忍？菩萨瞋恼毒心起时，作是思维：‘此身从何而生，从何而灭？从我生者，何者是我？从彼生者，何者是彼？法相如是，从何因缘生？’菩萨作是思维时，不见所从生，亦不见所缘起；亦不见从我生，亦不见从彼起；亦不见从因缘生。作是思维，亦不瞋，亦不恼，亦不毒。瞋怒之力，即便减少。是名随佛教忍。(五)云何名菩萨无方所忍？或有夜忍昼不忍，或昼忍夜不忍；或彼方忍，此方不忍；或此方忍，彼方不忍；或知识边忍，不知识边不忍。菩萨不尔。一切时，一切方，常生忍心，是名无方所忍。(六)云何名菩萨修处处忍？有人于父母、师长、夫妻、男女、大小、内外如是中生忍。余则不忍。菩萨忍者，则不如是。如父母边生忍，旃(zhān 沾)陀罗边生忍。是名修处处忍。(七)云何名菩萨非所为忍？不以事故生忍，不以利故生忍，不以畏故生忍，不以受他恩故生忍，不以相亲友故生忍，不以愧赧(nǎn 南)故生忍。菩萨常修于忍，是名菩萨非所为忍。(八)云何名菩萨不逼恼忍？若瞋因缘，烦恼未起，不名为忍。若遇瞋因缘时，拳打刀杖，手脚蹴踏，恶口骂詈，于如是中，心不动者，则名为忍。菩萨若有人来起发瞋恚亦忍。不起发瞋恚亦忍。是名菩萨不逼恼忍。(九)云何名菩萨悲心忍？尔时菩萨若作王，若王

等，有大功业，为苦众生而作其主。是苦众生，若来骂辱触恼之时，菩萨不以我是主故，而生瞋恚。如是众生，我当拔济，常为拥护，云何而得生于瞋恼。是故我今悲心怜愍，不生忿恚。是名菩萨悲心忍。(+)云何名菩萨誓愿忍？菩萨作是念：我先于诸佛前，曾作狮子吼，发誓愿言，我当成佛，于一切生死淤泥中，为拔诸苦众生。我今欲拔，不应瞋恚，而恼于彼。若我不忍，尚不自度，况利众生等。”（以上节录）法藏菩萨满足诸忍，故云“忍力成就”。

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和颜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

上云“惠利群生”，慈也。“忍力成就”，忍也。是故“于诸有情”，常以慈忍为怀。“和颜”，柔和之颜容。《会疏》曰：“内离妄染，故外常温和。故云‘和颜’。《胜天王般若经》曰：‘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是随顺佛清净教。视诸众生，面门先笑，曾无颦（pín 贫）蹙（cù 醋）。所以然者，心离秽浊，诸根清净。不染离垢，心不瞋恚，内无恨结。’”“爱语”者，四摄法之一。四摄法者，布施、爱语、利行、同事。随众生根性，而善言慰喻，使生亲爱之心，依附我受道。谓之爱语摄。故《胜天王般若经》言：“下声细语软美之言，顺彼意语故。”“劝谕”者，劝导慰谕也，为众生开佛知见，示佛知见也。“策进”者，勉之使进，即常云之促进，令众生悟佛知见，入佛知见也。

“恭敬三宝，奉事师长”。自谦曰恭，尊人之德曰敬。《法华经嘉祥疏·二》云：“谦逊畏难为恭，推其智德为敬。”“三宝”者，一切之佛陀，佛宝也。佛陀所说之教法，法宝也。随其教法而修业者，僧宝也。至于佛灭度后，住于世间者，称为住持三宝。木佛画像，佛宝也。三藏之文句，法宝也。剃发染衣者，僧宝也。所以名“宝”者，据《宝性论》，共有六义：(一)世间希有；(二)离垢；(三)势力；(四)能庄严世间；(五)最上；(六)不变。又佛者，觉知之义；法者，法轨之义；僧者，和合之义。“恭敬三宝”，钦仰其德也。“奉”者，尊崇奉养。“事”者，承侍。“奉事”者，敬养服侍也。“师”者，教我以道者。“长”者，德行，或辈分，或年龄高于我者。省庵师《劝发菩提心文》曰：“若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礼义。若无出世师长，则不解佛法。不知礼义，则同于异类。不解佛法，则何异俗人。”师长恩重，故应奉事。又密宗以恭敬上师为根本戒。又谓“一切供养功德中，供养上师最为胜”。可见“奉事师长”，实为修行要务。又《会疏》云：“此（奉事师长）中，含摄孝养父母之句。师者，出世大本；父母，世间福田。菩萨必须恭敬奉侍故。”此说亦有所据，如《观经》云：“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无有虚伪谄曲之心”。“虚”者，虚妄不实。“伪”者，诈现假相。

“谄”者，佞（nìng 拧）也。逢迎人意而吐其言，即常云之阿谀奉承也。“曲”者，不直也，枉也，邪也。无有虚伪、谄伪、谄曲，则心端直无过。如《净影疏》云：“无有虚伪谄曲之心，明离心过。”《维摩经·佛国品》云：“直心是菩萨净土。”肇公注曰：“直心者，谓质直无谄。此心乃是万行之本也。”肇公以质直无谄之心，为万行之本。语至切要，未可忽之。

庄严众行，轨范具足。观法如化，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讥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

“庄严众行”者，《净影疏》曰：“彰（表也）行成就。”“庄严”者，福智二严。“众行”者，“檀（布施也）等一切行也”。意谓：以福与智，庄严布施等度及万行。《唯识述记·七》曰：“善资粮者，福智二严。”《涅槃经·廿七》曰：“二种庄严：一者智慧，二者福德。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则知佛性。”又《探玄记·三》曰：“庄严有二义：一是具德义，二交饰义。”故知“庄严众行”者，表一一行中皆具福德与智慧也。进言之，则一一行中悉是从性起修、全修在性也。故《净影疏》谓“庄严众行”，是彰明所行成就也。“轨范”者，轨则与模范也。又“轨”者，法则也；“范”者，法也，常也。由于所行皆具福智，故所说所教，皆成轨则；所行所示，为众模范，故云“轨范”。悉是常法，无可变易，无所欠少。故曰：“轨范具足。”

“观法如化”者，观一切皆如幻化也。“观”者，智之别名。《大乘义章·二》曰：“粗思名觉，细思名观。”又《游心法界记》曰：“言观者，观智。是法离诸情计，故名为观也。”又《会疏》曰：“观之字，即三观也。盖夫三谛三观者，万行之要枢，菩萨之肝胆也。”又：“法之一字，即指一切有情非情，生死涅槃诸法。”“如化”者，《会疏》曰：“非空非假、而空而假之譬。则是中谛也。”意谓：既言如化，则非绝对空无，故言非空。若言是有，则只如幻化而已，并非实有。又既云如化，乃非有而现假有。既是幻化，则所现举体是空。故《会疏》谓为“非空非假，而空而假”，是显中道之义。

“观法如化”者，即观一切法，皆是中道。

“三昧常寂”。“三昧”者，正定也。“常寂”者，真体离生灭之相，谓之常。绝烦恼之相，谓之寂。《唯识述记》曰：“不生不灭，绝名相于常寂之津。”是故《净影疏》曰：“三昧常寂，止行深也。（止行者，修止之行也。止心一处曰止，乃禅定之异名也）”绝名相，离烦恼，不生不灭，住于常寂。如三昧，故云深也。由于常行中道，住一切如化之妙观，自然入于不生不灭甚深常寂之正定。又《遗教经》曰：“譬如惜水之家，善治堤塘。行者亦尔。为智慧水故，善修禅定，令不漏失。”此表定慧等持之因行。本经《大教缘起

品》曰“如来定慧究畅无极”是其果德。

“善护口业”下六句，表菩萨身口意三业清净。三业之中，则以“善护意业”为首要。是即菩萨“善护己念”之正行。由于深契中道，正定常寂，了达真源，远离生灭。自然远离一切烦恼之垢，是以意业，“清净无染”。意业清净，身口随之。于口业云“不讥他过”。“讥”者，谴也，诽也，指责人之过失也。口业不讥他过者，实由于意业之不见他过也。“他”者，一切有情也。进言之，则包括有情无情，万事万物之一切法。一切无过，本自无染。清净本然，本自圆成。如“首楞严”义为“一切事究竟坚固”。又如《圆觉》，“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行”，又“一切烦恼，毕竟解脱”。是故一切平等，无有可讥者。

“善护身业，不失律仪”。“律”者，戒律。“仪”者，仪则。《大乘义章·十》云：“言律仪者，制恶之法，说名为律。行依律戒，故号律仪。”其意谓：所谓为律仪者，防恶止非之法，称为戒律。行为依止于戒律，称为律仪。又《行事钞资持记》云：“通禁制止为律，造作有相名仪。”综上之意，依止戒律，体现于行仪，名为律仪。又律仪戒者，乃三聚净戒之一。三聚戒者：(一)摄律仪戒。受持五、八、十、具足等一切之戒律。(二)摄善法戒。以修一切善法为戒。(三)摄众生戒，又云饶益有情戒，以饶益一切有情为戒。上三为大乘菩萨通受之戒，于(一)摄律仪戒中，在家菩萨受五戒与八戒。出家菩萨须受(一)中之十戒与具足戒。《涅槃经·卅一》云：“戒是一切善法梯橙。”（“橙”同“凳”，见《中华大字典》）又《璎珞本业经·下》云：“一切众生，初入三宝海，以信为本。住在佛家，以戒为本。”《五灯会元》云：“法要有三，曰戒定慧。”以上经论，广显戒德。《普超三昧经·一》曰：“被戒德铠，化度众生。”此正为“善护身业，不失律仪”之真意。戒铠于此有二义：一者，护持义。以戒德为铠甲，如消防队员衣石棉衣。入三界火宅，冒三毒烈焰，拯济群生，无所畏惧。二者，庄严义。以持戒德，而自庄严。不失律仪，轨范人天，令众钦仰归止，来受教化。慕我戒德，学我戒行。进修定慧，而度彼岸。

前引《圆觉》：“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行。”与今“不失律仪”，互相照映，正显中道，理事无碍，圆解圆修之妙行。了知戒定慧与淫怒痴平等平等，仍严持净戒，不失律仪。虽严持律仪，轨范具足，但自心常寂，一切平等，悉无取舍，更无爱憎。不见己是，不道人非。如是持戒，是真持戒；如是修行，是普贤行；如是知见，方契中道。若人稍闻平等之意，便谬斥持戒为著相，诽谤戒律。或稍能持戒，便增我慢，自赞毁他，侈谈他人过失。是皆以病为药者也。

上三段为法藏大士严净自心之德行。下为成就众生之德行。

所有国城、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立众生，住于无上真正之道。

“聚落”即村落，即今之乡村居民点。“著”者，执也。有所执著，则难离舍。今无所著，故皆可用以布施。于布施下，续戒、忍等五度。因诸度咸以无著为本。是即《金刚经》宗旨，远离四相，修一切善法，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此六度，乃菩萨究竟自他兼利之大行，能到涅槃彼岸。菩萨自行此法，亦以此教导利益众生。故续云“教化安立众生”。《会疏》释曰：“以道授他为教，转恶成善为化。引导众生安住正道，建立大心，故云安立。”盖大士以六度教导与摄受众生，使之转恶成善，发起大心，安住正道。此道非是小道，盖为“无上真正之道”。“无上”者，无有更能胜过之者。《净土论注》曰：“无上者，此道穷理尽性，更无过者。”又《华严大疏钞·十三》曰：“无有能过者，故号为无上。”“真”者，真实，无迷无妄。“正”者，于理无差曰正，又无邪无曲曰正。又禅门解“正法眼藏”中之正字曰：“正”者，是佛心之德名。此心彻见正法，故云正法眼。“道”，一者，以能通为义。《俱舍论·廿五》云：“道义云何？谓涅槃路。乘此能往涅槃城故。”又《华严大疏·十八》曰：“通至佛果，故名道。”二者，涅槃之体，排除诸障，无碍自在，谓之道。《涅槃无名论》曰：“夫涅槃之名道也，寂寥虚旷，不可以形名得。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由上可知，道者，通至涅槃之路，又即是涅槃也。综上经论，“住于无上真正之道”者，真正者，真实无差也。无上者，此道穷性尽理，更无有能过之者。大士教令众生，登涅槃彼岸，安住涅槃道果。

下明，由于如上之殊胜妙德，而感如下增上胜果。

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帝；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

“如是诸善根”，指上文积功累德之种种善根，是为能感。感必有应。果必酬因。是故法藏菩萨感得胜果。生生世世，所生之处，均得如下文所得之妙果。首云“无量宝藏，自然发应”。“宝藏”者，《笺注》曰：“累积珍宝之库藏也。妙法能济众生之苦厄，故以为喻。”“发应”者，相感而自然开发也。《会疏》曰：“菩萨于多劫积布施持戒功，故自感宝藏涌出应其德。”

“长者”，乃印度古时，对年长并具德财者之通称。《法华玄赞》云：“心平性直，语实行敦，齿（年）迈财盈，名为长者。”“居士”者，在家修

佛者之通称。《法华玄赞·十》曰：“守道自恬，寡欲蕴德，名为居士。”又《会疏》曰：“姓贵位高，大富年耆（qí 其），是名长者。多积财宝，深归佛乘，居家丰盈，名居士。”“豪姓”，指名门、望族、大姓、贵家（如乡里之贵者，称乡豪）。“尊贵”，指高官显吏。“刹利”，梵语，印度四姓之第二，具云刹帝利。据《西域记》义为王种，即今所谓王家贵族。又《智度论·卅二》曰：“刹利者，王及大臣也。”二义稍违，或古印度大臣多是贵族欤？“国王”者，一国之主。“转轮圣帝”，或称转轮王、转王。身具卅二相。即位时从天感得轮宝。轮有金银铜铁四种，依其次第，统领四三二一之大洲，如金轮王领四洲，余依次例减。《会疏》曰：“转轮王者，四洲之主。由轮旋转，威伏一切故。”“六欲天主”，乃欲界六天之王。六天者，(一)四天王；(二)忉利；(三)夜摩；(四)兜率；(五)化乐；(六)他化自在。“梵王”，大梵天王之异称。梵天总指色界诸天。以上盖表菩萨以善根力，感得生生尊贵，德高望重，财富充足，乃至或为人王，或作天帝，上宏下化，能满所愿。更以善根力故、大愿力故，常得值佛。“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所作功德，无量无边，“说不能尽”。

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栴（zhān 瞻）檀、优钵罗华，其香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须，最上之物，利乐有情。

大士广修不可思议普贤大士之德，故其胜感，亦不可思议。首云“身口常出无量妙香”。“栴檀”者，乃印度香木之名，我国所无，译作与乐。据《慧苑音义》，此木有赤白二种，白檀能治热病，赤檀能去风肿，故名与乐。“优钵罗”，译为青莲花、红莲花。其花香气芬馥。《慧苑音义》曰：“优钵罗，花号也。其叶狭长，近下小圆，向上渐尖。佛眼似之，经多喻之。”大士身口常出妙香，是乃戒德之所感。《观佛经·三》曰：“常以戒香，为身璎珞。”又《戒香经》曰：“世间所有诸华果，乃至沉檀龙麝香，如是等香非遍闻，唯闻戒香遍一切。”本经曰“其香普熏无量世界”，故知其香应是戒香也。

“端”者，端正。《魏译》言“容色端正”。“严”者，庄严。“三十二相”，就佛丈六化身而言，则有三十二相。若就报身，则有八万四千相。“八十种好”，指八十随形好，此亦就丈六之身而言。若是报身，则有六十四亿一千六百万随形好。《观经》曰：“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各有八万四千随形好。”又《法界次第·下》云：“相好乃同是色法，皆为庄严显发佛身。但相总而好别。相若无好，则不圆满。轮王释梵亦有相，以无好故，相不微妙。”又《智度论》曰：“相粗而好细。众生见佛则见相，好则难见故。又

相者余人共得，好者或共或不共。以是故，相好别说。”由上可见，“相”乃其粗者、共者、显而易见者。“好”乃细者、不共者、微妙难见者。法藏菩萨因地，于卅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无有缺少。

“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须最上之物，利乐有情”。手出诸宝，如《维摩经》中之宝手与妙臂二菩萨。罗什大师曰：宝手者，手中能出无量珍宝也。又云：“以施报故，手出无尽宝物，如五河流，故名妙臂。”义寂师判此为十地菩萨之行，以智度成故。妙智融通，故随意无碍。《净影》曰：“手出供具，供养诸佛。”义寂云：“施诸有情，供养三宝。”可见手中所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所须最上之物”，端为上供与下施也。如《唐译》云：“诸宝香华、幢幡缯盖、上妙衣服、饮食汤药，及诸伏藏珍玩所须，皆从菩萨掌中自然流出。”普施众生，“利乐有情”。于一手中流出如是无量无边种种最上之物，正显《华严》一多相即、圆明具德之玄旨。

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由是因缘”，总指以上种种殊胜因缘。能令所化之众生，发起无上菩提之心。深表法藏大士，以无量心，发无量愿，起无量行。一一皆称真如法界。是故愿无虚发，功不唐捐。故“能令无量众生”，亦称法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此心即是真如本心也。

圓滿成就第九

第九品，名圓滿成就。以上从第四至第八品，皆显法藏大士因地愿行。从本品起则是果德成就。本品内容有三：(一)佛赞法藏因圆果满。(二)阿难启问。(三)世尊正答。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

(一)世尊总结前文，盛赞法藏比丘，修普贤菩萨之大行，积累无量无边种种功德。“于一切法而得自在”。世尊自称“我为法王，于法自在”。今以此语赞因地之法藏，乃赞叹之极也。一切自在，即一切无碍，亦即一切圆成矣。圆满成就，融通无碍，才曰“自在”。又观自在菩萨之圣号，寓此深密之玄旨。自者，自性也，自心也。观自在者，了了见性，了了见心也。是即甚深般若。故能照破五蕴，度一切苦厄。亦即“于一切法，而得自在”。是则以自在为因，仍以自在为果。因果同时，不可思议。又《会疏》注曰：“今言于一切法而得自在，成就世自在王佛之果故也。言一切法者，即四十八愿之法也。谓庄

严净土法，摄取众生法，庄严法身法等也。”意谓法藏四十八愿悉皆圆满，愿中所摄一切之法，悉皆圆融无碍，成就世间自在王佛之果觉，故云一切自在。清彭际清居士于此经文亦有深解，简录于下：“法藏以无量心，发无量愿，起无量行，无不一一称真如法界。众生无量，国土无量。菩萨随顺众生，经不可说、不可说那由他劫，入不可说、不可说恒河沙佛土，悉以无量行海而严净之。所以者何？以法界本无量故。如是严净无量佛土，度脱无量众生，而实无佛土可严，亦无众生可度。所以者何？以法界即非法界故。斯则悲智双融，理事无碍。故能‘于一切法而得自在’。”上之二说正好互参。

“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此语真是金刚王宝剑，直下斩尽众生情见。今此经文，与《妙法莲华经》中“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直是一句。一味一音，等同无异。此非偶合，实因体同。故下引《法华》，以证经义。《法华经》云：“诸佛随宜说法，意趣难解。所以者何？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唯有诸佛，乃能知之。所以者何？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舍利弗：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故，出现于世。舍利弗：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上明诸佛唯因一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而出现于世。佛之开示，既是“佛之知见”，故唯有诸佛，乃能如实知之。众生在情见中，起心动念，皆是妄想分别。故佛虽有种种譬说，但众生于“佛之知见”如聋如盲，不能真实解了。《圆觉经》云：“未出轮回，而辨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此显思量分别不能解了“圆觉”。南泉云：“说作如如，早变了也。”（说出个如如，其真实义早已变失了也）故云“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当知此之一件大事，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法藏果觉，实非语言之所能宣，亦非众生生灭心、思量分别之所能及。在凡夫分上，语言不能知，无语亦不能知；分别不能知，无分别亦不能知。法藏究竟法身妙果，唯有如如与如如智。故非凡情所能测。

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

“圆满”者，圆妙具足也。“成就”者，嘉祥《法华论疏》云：“具足无余，不可破坏，故云成就。”又《往生论注》曰：“依本法藏菩萨四十八愿，今日阿弥陀如来自在神力。愿以成力，力以就愿。愿不徒然，力不虚设。力愿相符，毕竟不差，故曰成就。”又《法华经·普贤劝发品》云：“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于如来灭后，当得是《法华经》。一者，为诸佛护念。二

者，植众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发救一切众生之心。”上《法华》云成就四法，当得《法华经》。今则法藏大士，所发一切誓愿，悉皆圆满成就。故得“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

“实”者，真实，亦即实相，真如与法身。“如实安住”即如实而安住于此真实之际。简言之，即安住于诸法之实相。实相者，正本经之体也。又实相即真如，故“如实”即是“如如”。“如实安住”即《金刚经》之“如如不动”也。又实相即法身，《往生论》曰：“又向说观察庄严佛土功德成就，庄严佛功德成就，庄严菩萨功德成就。此三种成就愿心庄严，应知。略说入一法句故。一法句者，谓清净句。清净句者，谓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今经“如实安住”，即是安住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即是入清净句。此清净摄二种清净：一者，器世间清净。二者，众生世间清净。此一法句，摄二种清净与上说三种庄严。故云：“具足庄严”。如《往生论注》云：“此庄严事，纵使毗首羯磨（jié 捷）磨（毗首羯磨乃天帝名。此天善工艺，巧变化，司建筑）工称妙绝，积思竭想，岂能取图（描绘也）？性者，本义也。能生既净，所生焉得不净？故经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威德”者，可敬畏曰威，可尊爱名德。《法华嘉祥疏》曰：“畏则为威，爱则为德。又折伏为威，摄受为德。”“广大”，《探玄记》云：“大以包容为义，广则体极（本体极圆）用周（妙用周遍）。”又“广大会”亦为阿弥陀佛名号之一，具广大会聚之德，故有此名。因十方众生往生极乐，法会盛大，圣众无量，全因弥陀盛德之所感。今经曰“广大”，正显此德。

“清净佛土”。经中十一品云，极乐世界，“清净庄严，超逾十方”。又《汉译》中，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佛，或无量清净觉。盖极乐乃如来真心之所现，自性清净之所成。故无量清净。又极乐世界即是密严世界与华藏世界之异名。《大乘密严经》云：大日如来“依于难思定，现于众妙色。色相无有边，非余所能见，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经明大日如来住于难思之妙定，定中现极乐国土与无量寿佛，故知大日即弥陀，密严即极乐也。又云：“密严净土，超诸佛国。如无为性，不同微尘。”又《密严法藏疏》云：“密严土者即是诸佛他受用土。”又云：“今此密严但于清净如来藏心之所现。”又《往生论》曰：“以一心专念作愿生彼……得入莲华藏世界。”又《金刚顶经》曰：“唯此佛刹，尽以金刚自性清净所成，密严华藏。”皆表极乐即密严、华藏。皆清净如来藏心之所现，金刚自性清净所成。是以“清净庄严，超逾十方”。故云“威德广大、清净佛土”。

（二）阿难兴问。

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耶？未来佛耶？为今现在他方世界耶？

(三)世尊正答。

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胝（zhī 只）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

阿难从事起问，世尊如理正答。理事无碍，妙显中道。（本段前六句，见《宋译》）世尊告阿难曰：“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此与《金刚经》中“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一味无差。灵峰大师《金刚破空论》解之曰：“以真如无别处所，可从彼来。生死无别处所，可从此去。故以有缘则现，譬如水清月现，月实不来。缘尽则隐，譬如水浊月隐，月实不去故。”此亦正是本经此三句经文之解。盖如来法身遍一切处，更何能言，法身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一切处皆是自性法身故。唯以遇缘而现来去，是故经云“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即此义也。以上经句“来无所来”，答所问国界，此属空间。表十方虚空不离当处。下则答所问之时间曰，“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如《涅槃》云：“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又《首楞严·观音圆通章》云：“生灭灭已，寂灭现前。”盖证入无生，无生则无灭。“非过现未来”，盖时有过现未者，妄念相续故。前念灭，是过去，下念生，是未来。妄念不生则亦无灭，则时无过去与未来。现在念念不住，故无现在。又既无过去与未来，则何有现在？是以《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又《信心铭》最末一句为“非去来今”。正显三世古今不离于当念。

上显法身理体，真实之际。下明方便普度，真实之利。理不碍事，寂而常照，悲心无尽，垂迹度生。故下云：“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等等。“酬”者，报也，答也。“酬愿”即俗语之还愿，谓实践其本愿。“愿”即指因地中之四十八愿。今既成佛，则本愿中无量光寿等等三种庄严，无一不实现也。四十八愿一一之愿，皆为法身。今则法报化三身成就矣。又一愿，皆为众生。是故必然“酬愿度生”也。

“现在西方”。“现”者，今也，又示现也。佛身遍一切处，身土不二，故佛土亦遍一切处。云西方者，方便示现也。如《法华经·寿量品》云：“若有众生，来至我所。我以佛眼，观其信等，诸根利钝。随所应度，处处自说，名字不同，年纪大小。亦复现言，当入涅槃。又以种种方便说微妙法，能令众

生发欢喜心。”今云“现在西方”，即“随所应度……方便说微妙法”也。因此正是“指方立相，即事而真”之殊胜方便。善导大师剖示其义，谓娑婆众生，妄心爆动。指方立相，尚未能专注，况无方无相耶？又《上都仪》云：“归命三宝，要指方立相，住心取境，以凡夫系心，尚不可得，况离相耶？”

“去阎浮提百千俱胝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曰极乐”。上句是《宋译》文，《魏译》为十万亿刹，《唐译》为十万亿佛刹。《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同《宋译》。《阿弥陀经》同魏唐两译。诸译不同，其故有二：一者，如《法华》所说，随众生根器，所说名字不同，年纪大小。是故两土距离亦可不同。实者极乐娑婆皆遍一切处，互融互摄，本无距离之可言。二者，“亿”、“俱胝”、“那由他”之数，所表大小不一。亿有四说：(一)十万；(二)百万；(三)千万；(四)万万。俱胝其译为亿，故亦可为十万、百万、千万，乃至万万。但前三者，则为常用者。那由他，可为十万，或千万，亦有解为万万者。其义不一，是故难校。今于十万亿取亿数之最大者，则为十万万万。“百千俱胝那由他”，取“俱胝”与“那由他”之最小者，则为千万万万。较十万亿大一百倍，故不必局限于数量。诸经互参，则可知所示现之极乐世界，距此土至少在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三千大千世界为一佛之国土）。凡夫闻之，常感极乐甚远，惧不能去，此实由于迷自心量故。据《楞严》，则十方虚空生我心中，如片云点太清里。何远之有！故《观经》曰：“阿弥陀佛，去此不远。”实因本在众生各各自心之内也。又《弥陀疏钞》曰：“分明在目前，亦何尝远？”莲池大师之说，透彻心源。

“有世界名曰极乐”。“世”指时间，过去、现在与未来，所谓三世也。“界”者疆界，指空间，即四维上下，所谓十方也。合时与空，故称世界。“极乐”梵语须摩提，译有多名，亦云安乐、安养、清泰等。《弥陀要解》谓“极乐”乃“永离众苦，第一安隐（wěn 稳）之谓”。《弥陀疏钞》曰：“显至极之乐，非人天一切诸乐之比。”故名极乐。

诸佛国土，随机所感，有四种土。《弥陀疏钞》曰：“四土者，一曰常寂光土。经云：‘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其佛住处，名常寂光。’是极果人所居。二曰实报庄严土。行真实法，感殊胜报。七宝庄严，具净妙五尘故。亦云无障碍土。以色心不二，毛刹相容故。是法身大士所居。三曰方便有余土。断四住惑，属方便道。无明未尽，名曰有余。是三乘圣人所居。四曰凡圣同居土。是四圣六凡之所共居。”凡是凡夫，圣指圣人。圣人应迹世间，与凡夫同居一处，故曰凡圣同居土。今娑婆世界亦名凡圣同居，但此土浊重多恶，不净充满，荆棘瓦砾，丘陵坑坎。是乃同居秽土。至于极乐同居，池流八德，树盈七

珍；宝莲佛光，遍满国土；水鸟树林，演说妙法；诸上善人，入正定聚，永离众苦，唯受大乘法乐。是为同居净土。又极乐同居净土，圆明无碍，亦通于常寂等上三土。《弥陀疏钞》云：“随其机异，所见亦异。有于同居见寂光土；有于同居见实报土；有于同居见方便土；有于同居但见本土。如《像法决疑经》云：‘今日坐中无央数众，或见此处山林、地土、砂砾；或见七宝；或见是诸佛行处；或见即是不思议诸佛境界。’皆随机异见也。”故《弥陀要解》云：“今云极乐世界，正指同居净土。亦即横具上三净土也。”又云：“今约信愿行三。弥陀名号不可思议，故能令凡夫所感同居极乐，最极清淨也。此则十方佛土所无，极乐同居独擅，方是极乐净土宗旨。”以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万德庄严，一句清淨。以此最极清淨、不可思议一句弥陀名号之真因，自然感得不可思议、最极清淨之极乐同居国土。极乐世界之同居净土，超越十方，故常曰极乐之妙，首在同居也。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上明国土，是依报，土为身之所依，故名依报。佛是能依，故名正报。佛有三身：(一)法性身，简称法身，居常寂光土。(二)报身，居实报庄严土。(三)应化身，常现方便有余及同居等土。又佛之三身，实非一非三，而三而一，如伊（∴）三点，不纵不横，不并不别，不可思议。又化身有二：一者示生化身，即示现八相成道之身；二者应现化身，应众生机，而现胜应或劣应之身。又可分为：(一)佛界化身。现佛界之身。(二)随类化身。随九界之类，而现其身。《弥陀要解》云：“今云阿弥陀佛，正指同居土中，示生化身。仍复即报即法也。”谓今经中，正在说法之佛，是指同居土中，示生化身佛。同时即是报身佛与法身佛。此语精妙。《圆中钞》云：“随土感见，三身有异。随机感见，四土不同。”是故若于同居，但见同居本土者，则说法之佛，只是示生化身佛。若见实报土，则见报身佛。若见常寂光，即见法身。佛之三身，譬如摩尼宝珠。珠体、珠光、珠影，三者不相舍离。法、报、应化三身，亦复如是。同居横具上三土，亦是此义。表上三土，亦即在同居。故往生极乐同居，功德殊胜，不可思议。

又阿弥陀佛即是毗卢遮那如来。如《弥陀疏钞》曰：“智觉云：‘总持教中，说三十七佛，皆毗卢遮那一佛所现。谓遮那内心，证自受用，成于五智。自当中央法界清淨智。次从四智，流出四方四如来。其妙观察智，流出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如来。’则一佛而双二土也。”因弥陀即毗卢，故云“一佛”。“土”者净佛国土。“二土”者，华藏与极乐。“双”者兼也，义为兼领，盖谓一佛兼领两净土也。

又东密（日本密宗）亦谓阿弥陀佛即是大日如来。日兴教大师《阿弥陀秘

释》云：“一者无量寿。法身如来居法界宫，不生不灭。是故大日如来或名无量寿佛。二者无量光。法身如来妙观察智光，遍照无量众生，无量世界，常恒施利益。故大日如来或名无量光佛等等。”（大日即毗卢）

“阿弥陀”具无量义。一译无量寿，二译无量光，三译甘露王。密教以此三名，依其次第，表法报化三身。又可译为无量庄严、无量清净等等。又十二光名，亦皆弥陀名号。

又“阿弥陀”三字，每字亦具无量义。阿字为本不生之义，故是空谛。弥字为吾我之义，故是随缘之假谛。陀字为如之义，故是中谛。又《阿弥陀秘释》云：“阿字，一心平等本初不生义。弥字，一心平等无我大我义。陀字，一心诸法如寂静义。又阿字佛部义。示理智不二，法界体相故。弥字，莲华部义。妙观察智，生法二空，实相本来不染六尘，如莲华故。陀字金刚部义。如来妙智，自性坚固，能破一切妄想怨敌故。又阿字，空义。一心法体本自虚妄相空无故。弥字，假有义。一心平等，诸法如幻假有故。陀字，中道义。一心平等，诸法离二边，无定相可得故。又阿字，有义。一心体相，本有不生，无灭尽故。弥字，空义。一心诸法，自性不可得故。陀字，不空义。一心诸法，本来法身功德，无断绝故。又阿字，因义。佛界众生，因一心觉，因一心迷故。弥字，行义。断人法二我，证生法不空，至佛果故。陀字，果义。示不二一心如理智，是则佛果故。如是差别法门，即名字相。又如是字相，互无定相。如帝网珠，不可取舍。一心平等，不可得故。”又曰：“是故唱阿弥陀三字，灭无始重罪。念阿弥陀一佛，成无终福智。如帝网一珠，顿现无尽宝珠。弥陀一佛，速满无边性德也。”以上《秘释》之说顿开诸佛秘藏，直显持名一法，摄盖一切法功德。专念弥陀，即可迅速圆满自性本具之无边妙德。如上妙谛，直示佛之知见。正显此法，实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又《阿字观》曰：“自阿字出一切陀罗尼，自一切陀罗尼生一切佛。”佛号中一个阿字功德如是，故佛号之功德不可思议，明矣。

“成佛以来，于今十劫”表四十八愿圆满成就，成等正觉，号阿弥陀佛。从法藏成佛至释尊说经时，已历十劫。但应著眼，此云十劫，正是为酬愿度生，示现之事相。此乃一期应机之权说。若究其实，则弥陀实久已成佛，弥陀即大日如来，已见于上所引证之《大乘密严经》，兹更引三证：

一、《法华经·化城喻品》云：“乃往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名大通智胜如来。”又：“其佛未出家时，有十六子”，“尔时十六王子，皆以童子出家，而为沙弥”，“我今语汝：彼佛弟子十六沙弥，今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十方国土，现在说法。……西方二佛，一名阿

弥陀（是第九子）。……第十六我释迦牟尼佛，于娑婆国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上明弥陀乃十六王子中之第九王子，释迦是第十六王子。释迦成佛以来，已无量劫，如《法华·寿量品》云：“尔时佛告大菩萨众，诸善男子：今当分明宣语汝等。是诸世界，若著微尘，及不著者，尽以为尘，一尘一劫，我成佛以来，复过于此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又：“如来见诸众生，乐于小法。德薄垢重者，为是人说，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我实成佛以来，久远若斯。但以方便，教化众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说。”释迦于印度成佛，成佛以来，于今二千余年，实为方便之权巧示现。故弥陀于极乐成佛，“于今十劫”亦复如是。实皆久远成佛。

二、灵芝《弥陀经义疏》云：“《楞严·势至章》云：‘我于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准大本（指《无量寿经》）中，即弥陀也。（其意为：根据《无量寿经》，《楞严》中之无量光如来即阿弥陀佛）今经（指《阿弥陀经》）大本，皆言十劫，乃是一期赴机之说，不足为疑。”上为灵芝师引《楞严》恒沙劫前有佛名无量光，证明弥陀久已成佛。十劫只是权说。

三、《笺注》云：“依真宗（指密宗）之教意，则西方之阿弥陀，于胎藏界主证菩提之德，于金刚界主大智慧门。妙观察智之所成也。然则大日如来成道之年劫，不可说，不可思议。弥陀之成道，亦不可说，不可思议。”以弥陀即大日故。

“今现在说法”，言“今现在”则非过去与未来，直指当下。故云“今现在”，表阿弥陀佛是现在佛。当下此时正为众生说法。故应发愿往生，礼觐（jìn 禁）听法，依法修行，速补佛位。又彭际清居士曰：“不唯尔时（释尊说法时），名为现在。乃至今，以及后后无尽，同名现在。以佛寿无量也。”故知此非三世迁流之现在，而是后后无量，直是常住，故永称现在。且无论今后若干久远时劫，凡有人读到“今现在说法”，则正指此时此刻，弥陀正在说法。因彼佛说法无间也。

至于说法者是何身。据《弥陀疏钞》意，说法者，当是应身。然亦兼报。如《观经》云“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沙由旬之身”，则是报身说法。《疏钞》又云：“有谓说法是应身报身，有谓三身齐说，各随机见。”“三身齐说”则说法者虽是应身报身，实亦兼法身矣。

“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因彼土圣众无量，复有十方前往礼觐听法之圣众，亦皆无量。悉皆围绕彼佛座下，一心恭敬，听佛说法。

皆愿作佛第十

本品唯见于汉吴两古译。品中有两要义：一者，阿闍（shé 舌）王子等闻经欢喜，发愿成佛，如阿弥陀佛，释尊即为证明。是为启发我等，今日得闻此经，亦当如阿闍王子，发起大愿也。二者佛说是诸王子，已于无量劫中行菩萨道，过去生中即佛弟子，故今复相值，此表一切诸法不离因缘。故知我等今日得遇此经，闻是净宗妙法，亦必多生以来，蒙受两土导师教化济度，故于今日方能有如是殊胜因缘也。

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是愿时，阿闍（shé 舌）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华盖，俱到佛前作礼。以华盖上佛已，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

此王子与五百长者，正是现在与当来一切含灵之典范。“闻之皆大欢喜”，此欢喜非一切世乐可比，乃因弥陀究竟圆满、超世希有之大愿而喜；为弥陀圆证菩提，大愿成就而喜；为弥陀证此究竟方便，以持名妙法普度一切而喜；为我等与当来一切含灵，皆依此法以度生死而喜；并为我等亦可辗转教导众生，普令度脱而喜。是故此喜，世所未有，故曰“大欢喜”。“盖”者宝盖。以之献佛。“作礼”者礼拜。礼敬供养，表衷心敬信。故上诸句，表“至心信乐”。“却坐听经”以下，表希求佛智，闻法无厌足也。并皆发愿作佛，“皆如阿弥陀佛”。见贤思齐。愿我之大愿、大行、大慈、大悲、大智、大力，如是一切，皆能如阿弥陀佛，住真实慧，摄净佛国，普利有情。是即真发菩提心也。故我等闻经之人皆应如是，信乐礼敬，发无上心。

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叶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值也。时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代之欢喜。

“佛即知之”者，“如来悉知悉见”也。《观经》曰：“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以人心与佛心，无毫厘许间隔。故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大众发心，“佛即知之”，并立即证明曰：“是王子等，后当作佛”，乃为授佛记也。是表愿力不可思议。普贤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弥陀以四十八愿接引众生。一切皆赖信愿行为资粮而登彼岸。是故省庵师云：“修行急务，立愿居先。”

“供养四百亿佛。迦叶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值也”。表善根与因缘之不可少也。本经《福慧始闻品》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

法不能闻。已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今我等能遇是经，复能信受，则决非小缘。盖由于过去生中，非于一佛二佛而种善根，实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也。故亦应如阿闍王子等，闻经发愿，持六字之德号，入一乘之愿海，辗转教授，同证弥陀也。

（第二卷终）

第三卷

（从第十一品至第廿九品）

上卷表弥陀因地大愿之发起。本卷表弥陀究竟果觉圆满大愿之成就。经中备显极乐依正主伴，清净庄严，微妙奇丽，圆明具德，超逾十方，超情离见，不可思议。于第廿四品，标显本经纲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三辈往生之胜行，复于廿五品更广明往生之正因。故祈读者，于如是章句，应深尊重，发起净信也。

上卷明发愿，本卷表愿成。故知经中种种超胜独妙之处，均由于本愿之最胜极妙也。且经中再三拈出“愿”字，如第十五品末曰：“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第廿七品曰：“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及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卷末第廿九《愿力宏深品》云：“阿弥陀国长久广大，明好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由是可见，上卷是因，本卷是果。佛国超逾十方，唯因佛愿宏深，恩德无极。

第廿九品末复云：“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故我侪（chái 柴）今日，正宜乘阿弥陀佛所施恩德，发愿往生，同入弥陀一乘愿海。如第廿三《十方佛赞品》曰：“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往生正因品》曰：“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故知深信切愿，持佛名号，乃我等唯一直出生死之宝筏。以佛果觉，作我因心。因果如如，直趋究竟。自觉觉他，唯此普施真实之利。

又经中从第十一《国界严净品》至第卅二《寿乐无极品》，广说西方极乐世界依正主伴种种清净庄严，事事无碍之相。如是无量无边、微妙奇丽、不可思议之事相，悉因阿弥陀佛殊胜大愿之所成，亦即极乐导师本净明心之所现。事理无碍，故经中所宣妙相，悉是实际理体。复以事事无碍故，彼国一毛一尘，无不圆明具德。事事无碍乃《华严经》所专擅，今经复广显事事无碍，故知今经何异《华严》，极乐不离华藏。如日弘法大师《秘藏记》曰：“华藏世界义。华者，理也。理遍法界，藏诸法于其中，故曰华藏。是华藏世界者，最上妙乐在其中，故曰极乐。当知极乐与华藏，虽名异而非异处。”又《秘藏记钞·六》曰：“天亲《净土论》（又名《往生论》），极乐世界名华藏世界，

是其证也。以莲华成国土，故云华藏。受最上妙乐，故曰极乐。是一处异名也。”

又《往生论》谓极乐三种庄严入一法句。“一法句者，谓清净句。清净句者，谓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昙鸾大师注曰：“此三句展转相入。依何义名之为法？以清净故。依何义名为清净？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真实智慧者，实相智慧也。实相无相故，真智无知也。无为法身者，法性身也。法性寂灭故，法身无相也。无相，故能无不相。是故相好庄严，即法身也。无知，故能无不知。是故一切种智，即真实智慧也。”昙鸾大师云：“相好庄严即法身。”是画龙点睛之笔。《宗镜录》曰：“至理一言，转凡成圣。”经此一点，大地无寸土。世多谓净土偏著于事相。然未知极乐世界不可思议，所显事相即是法身。如善导大师所说，“指方立相，即事而真”。密宗所主“当相即道，即事而真”，与此同旨。又如文殊令善财童子采药，童子持一茎草来，并曰：“遍观大地无不是药者。”若能如是会取，则禅密净土，即三即一；尘毛刹土，悉显事理无碍，事事无碍境界。

国界严净第十一

佛语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雨冥之异。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惟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逾十方一切世界。

此段正明极乐世界依报庄严。是第一“国无恶道”，第卅九“庄严无尽”等愿之成就。“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往生论》明三种功德庄严。一者彼佛国土；二者阿弥陀佛；三者彼诸菩萨。（每一皆具无量功德庄严）具此三种功德庄严，故云：“无量功德，具足庄严。”《论》又云：“彼佛国土庄严功德者，成就不可思议力故。如彼摩尼如意宝性，相似相对法故。”盖谓极乐世界一一皆应国人机宜而现。如泉池德水，“一一随众生意”，犹如摩尼宝又名如意宝，能随人意而现种种。《论》中“如彼摩尼如意宝性”者，《论注》曰：“借彼摩尼如意宝性，示安乐佛土不可思议性也。诸佛入涅槃时，以方便力，留碎身舍利，以福众生。众生福尽，此舍利变为摩尼如意宝珠。此珠多在大海中，大龙王以为首饰。若转轮圣王出世，以慈悲方便，能得此珠，于阎浮提作大饶益。若须衣服、饮食、灯明、乐具，随意所欲种种物时，王便洁斋，置珠于长竿头。发愿言：‘若我实是转轮王者，愿宝珠雨如此之物。若遍一

里，若十里，若百里，随我心愿。’尔时即便于虚空中，雨种种物。皆称所须，满足天下一切人愿，以此宝性力故。彼安乐佛土亦如是，以安乐性种种成就故。”又“相似相对”者，《论注》曰：“彼宝但能与众生衣食等愿，不能与众生无上道愿。又彼宝但能与众生一身愿，不能与众生无量身愿。有如是等无量差别，故言相似。”盖谓极乐国土成就不可思议力，超逾一切，无能比者。今借摩尼为喻，此宝实亦远远不如，故云“相似”。且只是勉强以为对比，故云“相对”。对者，对比也。

又“无量功德，具足庄严”者，昙鸾大师《论注》曰：“从菩萨智慧清净业起，庄严佛事。依法性入清净相。是法不颠倒，不虚伪，名为真实功德。”昙鸾大师和盘托出如来秘藏。盖谓菩萨依于法性之实际，入于清净智慧（即经中之“住真实慧”也）。故远离虚伪颠倒，是为真实功德。真实功德即“无量功德”。极乐世界乃如是真实功德之所庄严，故曰“具足庄严”，故成就不可思议之力。《论注》又曰：“不可思议力者，总指彼佛国土十七种（请参阅彼论）庄严功德力，不可得思议也……此中佛土不可思议，有二种力：一者，业力。谓法藏菩萨出世善根大愿业力所成。二者，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力所摄。（乃由弥陀无上最善住持国土之功德威力所摄成）”又十七种功德成就中，第一为庄严清净功德成就。《论注》曰：“此清净是总相。佛本所以起此庄严清净功德者，见三界，是虚伪相，是轮转相，是无穷（指生死）相。如蚘（chǐ 尺）蠖（huò 获）（屈伸虫）循环，如蚕茧自缚。哀哉众生……颠倒不净。欲置众生于不虚伪处，于不轮转处，于不无穷处，得毕竟安乐大清净处，是故起此清净庄严功德也。”今经曰“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亦正因此功德成就也。

“众苦”者，苦以逼恼为义。苦事众多，诸经论中为三苦、八苦等。三苦者，(一)苦苦。此身已是苦果，更加众苦逼迫身心，苦上加苦，故曰苦苦。(二)坏苦。此土无真乐，虽有少分之乐，乐不久住。当乐坏时，不胜忧恼，故曰坏苦。(三)行苦。非苦非乐，因念念迁流，故名为行。终归变灭，故曰行苦。上之三苦，极乐永离。如《疏钞》曰：“彼国离欲清净，则无苦苦；依正常然，则无坏苦；超过三界，则无行苦。”

又八苦者，乃人间之苦，即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与五阴炽盛八苦。(一)生居胎狱，是生苦。(二)老厌龙钟，是老苦。(三)病受苦痛，是病苦。(四)死悲分散（自身四大，与今世眷属悉皆分散），是死苦。(五)爱则欲合偏离。常所亲爱之人，乖违离散，不得共处，是名爱别离苦。(六)怨则欲逃偏遇。常所怨仇憎恶之人，欲求远离，反而集聚，是名怨憎会苦。(七)求则欲得偏

失。世间一切事物，心所爱乐者，求之而不能得，是名求不得苦。(八)五阴炽盛苦。《圆中钞》曰：“五阴者，色受想行识也。阴即覆盖之义。谓能盖覆真性，不令显发也。盛即盛大之义。谓前生老病死等，众苦聚集。故曰五阴炽盛苦。”此土八苦交煎，彼土永离诸苦。《疏钞》曰：“彼国莲华化生，则无生苦。寒暑不迁，则无老苦。身离分段（指分段生死），则无病苦。寿命无量，则无死苦。无父母妻子，则无爱别离苦。诸上善人，同会一处，则无怨憎会苦。所欲自至，则无求不得苦。观照空寂，则无五阴盛苦。”

“诸难”，指八难，谓见佛闻法有障难。又名八无暇，谓无有闲暇以修行业也。八难者，《圆中钞》曰：“一、地狱难。地狱之中，长夜冥冥，受苦无间，障于见佛闻法，是故名难。二、畜生难。畜生道中，受苦无穷，障于见佛闻法，是故名难。三、饿鬼难。饿鬼道中，受苦无量，障于见佛闻法，是故名难。四、长寿天难。谓此天以五百劫为寿，即色界第四禅中，无想天也。言无想者，以其心识不行，如冰鱼蛰虫。外道修行，多生其处。障于见佛闻法，是故名难。五、北郁单越难。梵语郁单越，华言胜处。谓此处感报，胜东西南三洲也，其人寿一千岁，命无中天。为著乐故，不受教化。是以圣人不出其中，不得见佛闻法，故名为难。六、盲聋喑哑难。谓此等人，虽生中国，而业障深重，盲聋喑哑，诸根不具。值佛出世，而不能见佛。虽说大法，亦不能闻。故名为难。七、世智辩聪难。谓世间之人，邪智聪利者，惟务耽习外道经书，不信出世正法，故名为难。八、生在佛前佛后难。谓佛出现于世，为大导师。令诸众生，离生死苦，得涅槃乐。人有缘者，乃得值遇。其生在佛前佛后者，由业重缘薄，既不见佛，亦不闻法，故名生在佛前佛后难。”又：“此之八处，虽感报苦乐有异，而皆不得见佛，不闻正法，故总称为难。”极乐世界，则“永无诸难”，如《圆中钞》曰：“无三毒之因，不造恶逆之业，故无三途之苦果，无三道之障难也（地狱、畜、鬼三恶道之难）。闻法入定，不堕无想，故无长寿天难也。虽受极乐，常受教化，故无北俱卢洲（即郁单越）难也。六根清静，明利黠（xiá 霞）慧，故无盲聋喑哑难也。众生生者，皆正定聚，故无世智辩聪难也。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经无量劫，观音即补其处，号普光功德山王佛，故无佛前佛后难也。”

“恶趣”。趣者，谓众生趣往之处。有因必有果。从因向果，是名趣。《俱舍论·八》曰：“趣谓所往。”又《法华文句记》曰：“从一至一，故名趣。”“恶趣”即“恶道”，即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也。《阿弥陀经》曰：“彼佛国土，无三恶道。舍利弗：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实。”此正第一大愿，“国无恶道”之成就。

“魔恼”。魔者，梵语魔罗之略，译为能夺命、障碍、扰乱、破坏等。

《义林章·六》云：“梵云魔罗，此云扰乱、障碍、破坏。扰乱身心，障碍善法，破坏胜事，故名魔罗。此略云魔。”又《慧琳音义·十二》云：“魔罗，唐云力也。即他化自在天中，魔王波旬之异名也。此类鬼神有大神力，能与修出世法者，作留难事。名为魔罗。”又《智度论》中称四魔：一者烦恼魔。贪等烦恼，能恼害身心，故名魔。二者阴魔。色等五阴，能生种种之苦恼，故名魔。三者死魔。死能断人之命根，故名魔。四者他化自在天子魔。其魔王能害人之善事，故名魔。此中第四，为魔之本法。他三魔因相类，乃从而称魔也。今云“魔恼”者，以魔能恼害身心故。又烦恼即魔故。

极乐世界永无魔恼者，因举体是一清净句也。乃“住真实慧”之所庄严，“真实之际”之所开示，故能惠“真实之利”。于真实中，一法清净，尚无魔恼之名，何况有实？如《法华经》云：“佛言：若有女人闻是经典，如说修行，于此命终，即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生莲华中，宝座之上。不复为贪欲所恼，亦复不为瞋恚愚痴所恼，亦复不为骄慢嫉妒诸垢所恼。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是明极乐无有诸恼也。至于魔事，秽土众生，以念佛故，尚得免除，何况生彼净土？《十往生经》云：“佛言：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彼佛即遣二十五菩萨，拥护行者。若行若坐，若住若卧。若昼若夜，一切时、一切处，不令恶鬼恶神得其便也。”又此土修行，若生魔障，则以念佛治之。（见《止观·九》之二）又《净土修证仪》云：“十乘之理观，能发九境之魔事，以五蕴生死迷暗之法为境故。净土之事观，以弥陀果人清净之功德为境故，永绝魔事。心无邪念时，则圣境现前，光明发显。”弥陀果德，无量清净。是故彼国，永绝魔事。

“亦无四时、寒暑、雨冥之异”。“四时”者，春夏秋冬。“寒暑”者，大冷大热。“雨冥”者，阴雨。彼国十七种功德庄严成就中，此显第三种庄严性功德成就。《论注》曰：“性是本义。言此净土，随顺法性，不乖法本。又言性是必然义，不改义。如海性一味，众流入者，必为一味，海味不随彼改也。”今于天，则无四时等异；于地，则无江海山谷之相。唯是宽广平正，黄金色地。于人，如《论注》云：“诸往生者，无不净色，无不净心，毕竟皆得清净平等无为法身。”此正显性地平等，法海一味之密意。是为庄严性功德成就。

“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惟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无江海须弥等，续显性功德成就。“须弥”者，译为妙高山，乃一小世界之中心，四宝所成。处大海中，出水三百三十六万里。外有

九山八海。其外围名曰“铁围山”。须弥山顶中央为帝释天所居。余卅二天，分住四侧。四天王天，居山半腹。南瞻部洲等四大洲，在海之四方。（按太阳绕须弥。过去有人认为须弥山在地球上，显系误会，须弥乃较太阳更大之天体。南瞻部洲即地球。至于所谓“水”者，指流体。“海”者，指流体会积之处，非世间之实海也）

“自然七宝”者。《会疏》曰：“娑婆秽国，杂业所感，故以泥土瓦砾为地体。彼土专以无漏净心所现，故以七宝为其体。是布施持戒所摄取也。性不造作，故云自然。”文中“性不造作，故云自然”，与《论注》解“性功德成就”曰，“性是必然义”同旨。盖性德自然，非可造作。是自然义。修德有功，性德自显，必然如是，是“自然”义。“七宝”者，诸译及余诸经论稍有差异。本经指“金、银、琉璃、水晶、琥珀、美玉、玛瑙”。（美玉见《唐译》，水晶见汉吴两译）《阿弥陀经》为“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智度论》曰“金、银、毗琉璃、颇黎、车磲、玛瑙、赤真珠（此珠极贵，非珊瑚也）”。《般若经》七宝中包括琥珀。《魏译》亦有琥珀。总之极乐众宝，微妙奇丽，远超世间。聊借世宝之名，以作比况耳。

“黄金为地”见《小本》经文。今曰“自然七宝，黄金为地”，乃表性德自然之黄金等七宝，合成为地也。《魏译》曰：“其佛国土，自然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合成为地。”又《观经》曰：“琉璃地上，以黄金绳，杂厕间错。以七宝界分齐分明。一一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华，又似星月，悬处虚空。”今极乐国土，地无土石，唯是性德妙宝庄严。如《往生论》云：“备诸珍宝性，具足妙庄严。”“珍宝性”者，盖谓自性中之珍宝。是故具足一切微妙庄严。此即《往生论》中，庄严种种事功德成就也。

“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心净土净，心平地平，心地平等，则大地平正。《往生论》偈云：“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即此宽广不可限极之意。《论注》曰：“如虚空者，言来生者虽众，犹若无也。言十方众生往生者，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虽无量无边，毕竟常如虚空，广大无际，终无满时。”是即《往生论》庄严量功德成就。庄严之“量”不可限极也。

“微妙奇丽，清净庄严”。“妙”者，胜妙难思也。“微妙”者，则妙中之妙，难思中之难思也。“丽”者，美好也，光华也。“奇”者，异也，不耦也，特也，非常也。“奇丽”者，特异独超之美妙与光华也。如极乐之地七宝所成，一一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华，又似星月，故云奇丽。“清净庄严”。清净者，永离染也；庄严者，具万德也。《论注》曰：“从菩萨智慧清

净业起，庄严佛事。依法性入清净相。”又曰：“性者，本义也。能生（性）既净，所生（国界）焉能不净。”因安乐国土是清净本性之所庄严成就也。

“超逾十方一切世界”。本经《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愿作佛时，智慧、光明、国土、名字，皆闻十方。并曰“我立是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由于法藏菩萨因中发超胜无数佛国之愿，至作佛时，本其所愿，即自得之。如《光明遍照第十二》曰：“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是故极乐国土，具足庄严，“超逾十方一切世界”。

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dāo 刀）利天，依何而住？

“忉利天”，译言三十三天。欲界六天中之第二，在须弥山之顶。中央有一天城，帝释所居。四方各有八天城，总数为三十三处，故称卅三天。此忉利天之诸天，与四天王天，皆依须弥山而住。阿难今闻佛说极乐世界无有须弥山，故问上述诸天，依何而住。

佛告阿难：夜摩、兜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

“夜摩”具名须夜摩，欲界天中第三天。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须弥而住，名地居天。夜摩以上住于空中，名空居天。译为时分、善分。《佛地论》曰：“夜摩天者，谓此天随时受乐，故名时分。”“兜率”，译作上足、妙足、知足、喜足等，乃欲界第四天。于五欲之乐，生喜足之心，故名喜足。其内院为弥勒大士之净土，外院为天众之欲乐处。

“色无色界”。“色”指色界诸天，“无色”指无色界诸天。皆位居欲界天之上，住于虚空。故世尊反问阿难，若无须弥，天即无有住处者，夜摩以上诸天，住于何所？今娑婆世界夜摩诸天，尚能不依须弥，能住于空。则彼土诸天，何须有须弥也。阿难答曰：因有不可思议业力，致使诸天依空而住。

“业”者，《俱舍光记·十三》曰“造作名业”，谓身口意之所作名业。作善名善业，作恶名恶业。善业有生乐果之力用，恶业有生苦果之力用。故名业力。《有部毗奈耶·四十六》曰：“不思议业力，虽远必相牵。果报成熟时，求避终难脱。”

佛语阿难：不思议业，汝可知耶？汝身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及佛神力，故能尔耳。

“果报”者，据《笺注》意，果报指过去所行善恶，感得之结果与回报，

故名果报。本为一体。若细区分，则吾人今日所遇之境界，由于过去世中，所造业因之结果，是名“果”，又对应于造业之缘而报者，名为“报”。正可生果之物曰因；助其因而促使得果者，名曰缘。譬如米麦之种子，因也。农夫之耕耘与雨露之滋润等，缘也。今年米麦之成熟，是以去年米麦为种子，故对应于去年之米麦，则是果。对应于去年之农夫与雨露，则为报也。

“不可思议”者，超情离见，非众生思维语言之所能及。“众生业报”。“业报”指业因与果报。由于善恶之业因，则遭受乐苦之果报。《宝积经·九十六》曰：“阎罗常告彼罪人，无有少罪我能加。汝自作罪今日来，业报自招无代者。”又如《普贤行愿品》曰：“菩萨自念，我于过去无始劫中，由贪瞋痴，发身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作业无边，报必随之。如《俱舍论·九》曰：“上至世尊无能遮抑，以业势力最强盛故。”故云“众生业报，不可思议”。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者，如《大集经》曰：“众生之行不可思议。众生境界不可思议。”又临济曰：“你欲识佛祖么？只你能听法的便是”，“每日多般用处，欠少什么？六道神光，未曾间歇”。可见众生之日用与境界，均超情离见不可思议也。又《法华经》曰：“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深显众生善根，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

“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言诸佛者，通指十方如来。“圣力”。力者，力用。又据《梵语名义大集》及《宗镜录·四十八》，有五种力：(一)定力；(二)通力；(三)借识力；(四)大愿力；(五)佛法之威德力。此五种力不可思议，故云圣力不可思议。现约今经，法藏大士住真实慧，于无量劫庄严佛土，德如普贤。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欲令一切众生皆得真实之利。以如是大愿大行无量真实功德，故成就圣力与国土皆不可思议。昙鸾师于十七种国土庄严功德成就下，一一注曰“焉（或安）可思议”。如“光为佛事，焉可思议”，“此水为佛事，安可思议”，“此影为佛事，安可思议”，“此声为佛事，焉可思议”。最殊胜者，则为诸往生者，“不断烦恼，得涅槃分，焉可思议”。又《金刚顶经》曰：“唯此佛刹，尽以金刚自性清净所成，密严华藏。”（前已明证极乐世界即是密严华藏）如是胜妙国土，皆非微尘所成，本非世间物质，不赖万有引力而维系，故不需有须弥也。且以国土乃金刚自性清净之所成，故云世界不可思议。

“其国众生功德善力”。“其国”指极乐世界。诸往生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种种正行、助行、定善、散善，求生净土。持万德圆具之名，入一乘大愿之海。如是殊胜功德，无量无边，故其力用，实难思议。修善所得之力用，

称为“善力”。《净影疏》曰：“依法正修，名为善力。”极乐众生之功德善力均不可思议。又“住行业地”者，《会疏》曰：“行业之地者，是则弥陀如来大愿、大行、大业成就之地也。”极乐众生因有无量功德善力，乃能安住于弥陀如来愿行大业成就之地，故云“住行业地”。如第二卷第四十七愿征引《论注》，谓见弥陀身相，得平等身业，闻名得平等口业，遇光知法得平等意业。是即住于弥陀之行业地也。由于极乐众生功德善力，安住弥陀行业地之力，及彼佛无上威神之力，是故极乐国土，不赖须弥，自然安住。

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惑。但为将来众生破除疑网，故发斯问。

阿难至此，始陈明发问之动机，盖鉴于当来众生，情执深重，于此疑惑，故代启问。今世此界众生，往往颠倒，谬执此界之现象与规律，以管测诸佛境界。甚至执一隅之见，以疑佛说。闻佛说极乐无须弥，便疑彼国诸天，依何而住。佛破其惑，故反问之。盖以此界夜摩等天，亦不依须弥。焉能据忉利以下之事相，以疑极乐。阿难大权示现，为众生而问，故不云“住空”，而答“不可思议”。于是引出世尊殊胜开示，道出全经要旨。盖本经通身是一部“不可思议”也。

上述众生情见，不但不明佛法，实亦违反现代科学。因我人所处之世界是三维空间，故人脑之思维分别，在妄念不断之情况下，不能超出此空间之局限性。更焉能依三维空间之规律，以妄测更多维空间之实际？现多维空间之理论已为科学界所承认。佛世界常寂光土之维数应为无量维。

又彼土实超人天，因顺馀方，始名人天。所云忉利、四天王天等等，亦皆是顺方适俗之谈。经云彼国圣众，“有在地受经听经者”，又“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又彼土圣众，宫殿随身。故知其国宫殿有居空者，有在地者。故以夜摩（空居）、忉利（地居）等天为喻耳。经中《超世希有品》曰：“但因顺馀方俗，故有天人之名。”故知天人与天皆是顺俗之说。

光明遍照第十二

前《国界严净品》显依报庄严。今第十二与十三两品，显正报庄严。光明遍照，是身遍十方。寿命无量，是竖穷三际。本品赞扬弥陀光明，首赞弥陀光明之独胜，次显光明之因胜，三显十二光之胜名，四显光明妙用之殊胜。

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由

旬，或百千万亿由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惟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此品乃弥陀第十三“光明无量愿”，与第十四“触光安乐愿”之成就。第十三愿曰：“光明无量”，“绝胜诸佛”。此愿成就，故“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至于佛果平等，光明何异？望西师答曰：“常同常别。诸佛妙德，内证虽同，本愿别故，光有胜劣。”此正经中“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之意。“恒沙”指印度恒河之沙。“四维”，东西南北四方。“顶上圆光”，佛有顶光与身光，此指顶光。“由旬”乃印度表示距离之单位。古帝王一日行军之里数，为一由旬。或云四十里，或三十里。又《维摩经》肇公注曰：“‘由旬’，天竺里数名也。上由旬六十里，中由旬五十里，下由旬四十里。”以上差异，盖由中印两国从古至今，度量衡单位常有变化。且行军一日之里程本非恒量，故不必定执一数也。从一由旬至“百千佛刹”，表诸佛光明所照之远近，以为对比。“惟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显弥陀光明之独胜。以证弥陀光明最尊第一，超越十方。是为本品内容之首。

次正显弥陀独胜之因。上品云“清净庄严，超逾十方”，今品又曰“十方诸佛所不能及”，下复云“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于平等法中，而又有如是差别者，盖由于前世求道之本愿不同也。弥陀第十三大愿曰：“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绝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是以“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盖谓至成佛时，每如其本愿而现光明，皆自然成就，不因计划与安排。因果如一，是故“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隐（wěn 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議光。

此段是本品之三，显光明之十二胜名。此十二光明，称十二光佛，均为无量寿佛之异名。亦正是法藏成佛之果觉。《首楞严经》曰：“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佛。彼佛教我念佛三昧。”今经之十二光佛，即彼往昔恒沙劫前之十二如来也。又密部《九品往生阿弥陀三摩地集陀罗尼经》曰“是内坐十二大曼陀罗大圆镜智宝

像，其名为一切三达无量光佛……智力三明超日月光佛”，正与本经相合。又《唐译》为十五光，《宋译》为十三光，乃开合不同耳。

“无量光佛”。昙鸾大师《赞阿弥陀佛偈》曰：“智慧光明不可量，故佛又号无量光。有量诸相蒙光晓，是故稽首真实明。”大师此赞，深契圣心。直指光明即是智慧，智光不二。“是故稽首真实明”，以此光明即是真实，故应稽首礼敬也。因此大经，唯一真实。真实之际，真实之慧，真实之利。今偈云“真实明”，可见极乐依正因果纯一真实。又宋大慧禅师曰：“只以此光宣妙法，是法即是此光明，不离是光说是法。”“是法”指真实法，即真实也。不离是光说是法，智慧光明不二也。此光即真实慧也。只以此光宣妙法，乃惠以真实之利，亦即光中之妙用。是故《赞佛偈》云“有量诸相蒙光晓”也。因此智慧光明之真实明，能开晓诸有中一切之相，亦指开晓一切诸有中之众生。故云“有量诸相蒙光晓”，一切众生蒙此光益而晓了真实之慧也。《论注》曰：“若遇阿弥陀如来平等光照……是等众生，种种意业系缚，皆得解脱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意业。”是即“蒙光晓”之义，亦即惠予众生真实之利也。

“无边光佛”。《赞阿弥陀佛偈》云：“解脱光轮无限齐，故佛又号无边光。蒙光触者离有无，是故稽首平等觉。”昙师此赞，远胜余师。义寂解“无边”曰“无边际故”，《净影》曰“广也”，皆不如昙师之圆妙。昙师以解脱光注无边光。解脱者，涅槃三德之一。复名之为“轮”。轮者，圆具之义，表解脱之德圆满具足。“无限齐”者，离一切局限与齐同。“离有无”者，离有无之二边。离一切边，从容中道。边中俱离，究竟解脱，是“无边”义也。亦即《论注》中“毕竟平等意业”也。末后直云“平等觉”（“平等觉”亦弥陀圣号），顿显第一义谛，毕竟平等，万法一如。昙师此赞，剖显无边光佛号之深义。此真能赞佛者也。

“无碍光佛”。“无碍”者，憬兴、义寂曰“无障碍”，《净影》曰“自在”。昙师赞曰：“光云无碍如虚空，故佛又号无碍光。一切有碍蒙光泽，是故顶礼难思议。”其意为，光如虚空，故无障碍。本体常寂，妙用无穷。自在无碍，光明遍照，一切有碍（有情），皆蒙光益。故云“难思议”也。

“无等光佛”。见唐宋译。《魏译》为“无对光佛”。《净影》曰“他光不敌，名无对光”，憬兴曰“非诸菩萨之所及，故无对”，昙师赞曰“清净光明无有对，故佛又号无对光”。无对与无等之义同，无有等对，即是绝待。

《首楞严经》曰：“我真文殊，无是文殊。”此显无等无对绝待之义。若是文殊，则二文殊，便有等对矣。故知“无对光佛”号，其义甚深。

“智慧光”。《净影》曰“于法善照，名智慧光”，憬兴曰“光从佛无痴

善根心起。复除众生无明品心，故智慧”，又昙师赞云“佛光能破无明暗，故佛又号智慧光”。后两者，均以破除无明，而名智慧。彼佛智光，能荡除我等无明心垢，惠予我等真实之利，是故弥陀称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常照光”。见《宋译》。常寂光中，寂而常照，故名常照光。《魏译》为“不断光”。《净影》曰“常照不绝，名不断光”，憬兴曰“佛之常光，恒为照益，故不断”，昙师赞曰“光明一切时普照，故佛又号不断光”。一切时普照，正是常照之义。

“清净光”。《净影》曰“离垢称净”，憬兴曰“从佛无贪善根而现，亦除众生贪浊之心，故清净”，昙师赞曰“道光明朗色超绝，故佛又号清净光。一蒙光照罪垢除，皆得解脱故顶礼”。故知此光明朗离垢，复能为众生消除贪浊与罪垢，故号为清净光。又《往生论》云：“此三种成就愿心庄严，应知，略说入一法句故。一法句者，谓清净句。清净句者，谓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是知清净一名，体是真实法身。广摄国土、佛、菩萨三种庄严。故《汉译》弥陀名号为无量清净佛，又弥陀密号为“清净金刚”。当知清净二字，其义甚深。

“欢喜光”。《净影》曰“能令见者心悦，名喜”，憬兴曰“从佛无瞋善根而生，能除众生瞋恚戚心，故欢喜”，昙师赞曰“慈光遐被施安乐，故佛又号欢喜光”。“安乐”者，如《法华》曰：“身意泰然，快得安乐。”佛光能令众生安乐欢悦，故名欢喜光。

“解脱光”。见《宋译》。《魏译》无之。故古诸师，未有注释。但《魏译》中有“炎王”与“无称”两光，昙师赞曰：“佛光照耀最第一，故佛又号光炎王。三涂黑暗蒙光启，是故顶礼大应供。”又：“神光离相不可名，故佛又号无称光。因光成佛光赫然，诸佛所叹故顶礼。”由上可见两偈之实，皆赞解脱。“神光离相”、“因光成佛”是显解脱光自觉之德；“佛光第一”、“三涂蒙光”，是显解脱光觉他之益。从此两赞合参，正显解脱光之德益。离相成佛，放光普度，正显解脱光之妙德与利益也。于此亦可见，古译差异，往往皆由于开合之不同耳。

“安隐光”。见《宋译》。安隐与安稳同。身安心稳也。五浊八苦不能挠，故曰安。山崩地陷不能动，故曰稳。又《宗镜录》曰：“安隐快乐者，则寂静妙常。”又寂静妙常，即常寂光。是知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是安义。三际一如，无去无来，是隐义。弥陀于寂静妙常中，妙光普照，咸令众生，安隐快乐，离诸生灭，是名安隐光。

“超日月光”。《净影》曰“过（超也）世间相，名超日月”，憬兴曰

“日夜恒照，不同娑婆二曜（yào 耀）之辉，故超日月”，昙师赞曰“光明照耀过日月，故佛号超日月光”。又《超日明三昧经》曰：“日之光明，照现在事。人物蠕（ruǎn 软）动，百谷药木，诸天龙神，皆因日成，普得茂活。日不能照二铁围间，亦不能照人心本，令开达也。但照有形，不照无形。超日明三昧，所以胜者何？殊照十方，无边无际。三界五道，靡不彻畅。”何况弥陀光明，故名超日月光。上之经文，胜余诸解。盖以日光能照一切有形，生长天地万物。但不能照无形，不能透铁围山（故不能照两铁围山之间），不能照明人之本心。超日明三昧胜之。但弥陀光明，又远胜此三昧。故名超日月光也。

“不思議光”。见唐宋两译。《魏译》开为“难思光”与“无称光”。按难思即不可思，无称即不可议也。《净影》曰：“过世心想，故曰难思。过世言相，名无称光。”过者超过之义。憬兴曰：“光非诸二乘等所测度，故难思。又非余乘所堪说，故无称。”又昙师赞曰：“其光除佛莫能测，故佛又号难思光”，“神光离相不可名，故佛又号无称光”。光离光相，故除佛莫测。昙师之解，摄前二者而更胜。（至于无称光既前合于解脱光，兹又合于不思議光，实亦无碍。盖诸译开合有别，错综不一，故显差异。但其实质亦无二致。解脱乃涅槃三德之一，正是不可思議也）

又“不思議”即不可思議。本经小本之原名，为《称赞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又《鼓音声王陀罗尼经》曰：“尔时十方恒沙诸佛，皆共赞彼安乐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議。神通现化、种种方便不可思議。若有能信如是之事，当知是人不可思議。所得业报，亦不可思議。”又莲池《疏钞》释“不可思議”曰：“此分为四：一是施法广大功德。谓无量寿、无量光、三宝道品种种等。二是神化周遍功德。谓水鸟树林，咸宣妙法。衣食服用，受用自然。众生皆具相好神变等。三是信受宿根功德。谓难信之法，能信受者，宿修无量善根等。四是果报难胜功德。谓即得往生，即得入上善会，即得不退转地，毕竟成佛等。皆超越常情，故云不可思議。如《金刚般若》云：‘是经义不可思議，果报亦不可思議’是也。”

又《小本》依正因果皆不可思議。《疏钞》曰：“依谓同居即寂光，正谓应身即法身。因谓七日功成，果谓一生不退。亦复超越常情，故俱不可思議也。”

又《弥陀要解》曰：“不可思議，略有五意：一、横超三界，不俟断惑。二、即于西方，横具四土，非由渐证。三、但持名号，不假禅观诸方便。四、一七为期，不藉多劫多生多年月。五、持一佛名，即为诸佛护念，不异持一切佛名。此皆导师大愿行之所成就。故曰阿弥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又曰：

“行人信愿持名，全摄佛功德成自功德，故曰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利。”《要解》所云“信愿持名，全摄佛功德成自功德”，真是“红心里面中红心”之语，近代印光大师赞叹此书曰：“理事各臻其极。为自佛说此经来第一注解，妙极确极！纵令古佛再出于世，重注此经，亦不能高出其上矣。”诚哉是言！

不思議光中，全摄阿弥陀如来不可思议功德。故名不思議光。

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斯光者，垢灭善生，身意柔软。若在三途极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终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

此段是本品之四，显弥陀光明妙用之殊胜。是为第十四“触光安乐愿”之成就。“其有众生，遇斯光者”，表佛光虽普照十方，无边无碍，但以众生根性不同，其根下缘劣者，喻如覆盆绝照，日光虽遍，但人覆盆于顶，则不见光明，故有能遇与不遇者。若有机缘，“遇斯光者”，则必获如下之光益。“垢灭”，《魏译》为“三垢消灭”，三垢即贪瞋痴之三毒。“善生”者，《十住毗婆沙论》曰：“善根者不贪不恚不痴。一切善法从此三生。”又《智度论·卅》曰：“一切善法，皆从三善生增长。”是明“垢灭”则“善生”也。又《魏译》为“善心生焉”。善心者，以惭愧之二法，及无贪等之三根，为善之自性。与之相应而起之一切心、心所，名曰善心。今约弥陀本愿，则指对净宗之真实信心也。“身意”，即身、口、意三业。“柔软”，谓心柔和而随顺于道。如《法华经》曰：“众生既信伏，质直意柔软。”盖此土众生，刚强难化。若“身意柔软”，便易调服教化。“三途”。途者，道也。三途者，火途、血途、刀途也。小狱兼寒热，大地狱唯在热。从热而言，故地狱名为火途。畜生互相啖食，故云血途。饿鬼常被驰逼，故名刀途。恶趣众生，在极苦处，蒙佛光照，其苦休止，而得安息。故云“皆得休息”。因佛本愿曰：“见我光明，照触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今此殊胜光益，正是此愿之成就。今云“命终皆得解脱”，正是愿文中慈心作善、往生极乐之意。由上可见三途极苦之众生，以见光故，尚能息苦，命终往生，故知弥陀愿力，威光摄受之力，俱不可思议。又《观经》曰：“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形好。一一好中，复有八万四千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又《般舟赞》曰：“不为余缘光普照，唯觅念佛往生人。”故知真实念佛之人，皆是具缘遇光之人也。

望西师疏曰：“问：人间行者，犹见光难。三途众生，岂辄得见？答：《心地观经》云：‘以其男女追胜福，有大金光照地狱。光中演说深妙音，开

悟父母令发意。’孝子追善，向以如此。弥陀光益，岂唐捐乎！”

“若有众生闻其光明……日夜称说，至心不断……”此段指闻佛光明之德。“日夜称说”者，亦皆“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吴译》曰：“善男子、善女人，闻阿弥陀佛声，称誉光明。朝暮常称誉其光明好，至心不断绝。在心所愿，往生阿弥陀佛国。”今经言“闻其光明威神功德”，相当于《吴译》之“闻阿弥陀佛声”。今之“日夜称说，至心不断”，相当于《吴译》之“朝暮常称誉其光明好，至心不断绝”。今之“随意所愿，得生其国”，相当于《吴译》之“在心所愿，往生阿弥陀佛国”。《会疏》曰：“日夜称说（弥陀光明），至心不断，是则生因也……然则称彼名号（弥陀圣号），至心信乐，是日夜称说义也。”《疏》谓“日夜称说，至心不断”，成为往生净土之因。而信乐持名，亦是日夜称说之义。且信愿持名是往生正因，故皆随愿得生也。

寿众无量第十三

本品显三无量：一、佛寿无量。二、会众无量。三、会众寿命亦复无量。一者法身德也。二者大愿普也。三者主伴如如，真实不可思议也。

佛语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

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寿命无量，寿命之长久，实无法称说，无法计算。此上正为第十五“寿命无量愿”之成就。“又有无数声闻之众”乃第十六“声闻无数愿”之成就。“寿命长久，不可称计”表阿弥陀佛究竟法身，三际（过、现、未）一如，故寿命无量。复以大愿独胜，超越诸佛，故报身化身寿命亦皆无量。佛寿无量故常觉众生。佛愿无极，故应广摄会众。是以国中声闻等亦复无数无量也。“神智洞达”者，显彼土会众之神通智慧通达透彻。《往生论》曰：“天人不动众（指极乐会众），清净智海生。”《论注》曰：“皆从如来智慧清净海生。”故皆“神智洞达，威力自在”。

“神智”。“神”谓神通，“智”谓智慧。此是两字分举。若合为一词，则自在彻见事理之智慧。“神”者，明也。此之智慧，神明无极者也。“洞”者，究竟透彻。“达”者，通达无碍。“威力自在”者，威神之力，自在无碍也。

“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深显《华严》广狭自在、一多相容、事事无碍不可思议境界。又《维摩经》亦显掌中持世界之不可思议功德。经云：“住不

可思议解脱菩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轮，著右掌中，掷过恒沙世界之外。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己之所往。又复还置本处，都不使人有往来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菩萨以一佛土众生，置之右掌。飞到十方，遍示一切，而不动本处。”极乐大众，悉具如是不可思议威神功德，深显圣众庄严，主伴功德均不可思议。

我弟子中大目犍（jiān 间）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星宿（xiù 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

此数句，独标目连功德，举以为喻。知星宿数，见汉吴译，《汉译》曰：“摩诃目犍连，飞行四天下。一日一夜，遍数星知有几枚也。”

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

此明声闻无数。目连神通第一，假令十方众生同具目连之神通，以毕生之时间，竭尽其智力，以共推算极乐圣众之数。其所知者，未及彼土众数千万分之一。

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设取一毛，析为百分，碎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孰多？阿难：彼目犍（jiān 间）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

“一毛”，言其微小也，更分为百分，则更小也。“如微尘”，则极小也。以此毛尘所沾得之水，喻所知之数。其不知者，如大海水，以喻彼土圣众，其数无量也。

彼佛寿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寿量亦尔，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

末段结合主伴。教主寿命无量，国中一切大众，亦皆如佛，寿命无量。弥陀大恩大德，微妙难思。带惑往生者，一登彼土，便无退转。又复寿命无量，故于彼土皆可于一生之中补佛位而证极果。此土既多退缘，又以寿命不过百年，故末法中，亿万人修道罕一得道。

又《往生论》偈云：“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佛寿无量，教化之众无量，所教人民皆同补处菩萨，故云善住持也。又偈云：“如来净华众，正觉华化生。”指彼佛会众，皆于弥陀国土清净莲花中生，“皆从如来智慧清净海生”，亦即皆从弥陀自心中生也。是故彼国人民，平等如佛，寿命亦皆无量，一生补佛。可知极乐主伴悉皆庄严，功德成就。

宝树遍国第十四

本品重显极乐国土依报庄严。七宝行树，周遍其国，此诸宝树，或一宝独成，或多宝共作。树皆整齐庄严，光色殊妙，随风奏乐，音调和雅。此即第四十“无量色树愿”之成就。

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唯一宝成，不杂余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华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华，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华果，种种共成。

“水晶”与水精同。梵语颇黎，又作玻璃，译言水精。有紫白红碧四色。“琉璃”乃梵语，华言青色宝。此宝青色，一切众宝皆不能坏。体坚色莹，世间希有，故名为宝。琥珀、玛瑙，亦皆世间珍宝。总之七宝，皆借世物勉强为喻。实则极乐一切万物悉皆微妙奇丽，超逾十方，岂真似此浊世之俗物！

又据《往生论》，则此宝树，显国土庄严中，种种事功德成就。《论》曰：“备诸珍宝性，具足妙庄严。”树是妙宝所成，是即“备诸珍宝性”之浅义。深言之，盖显弥陀之性德。一切妙宝皆弥陀性德所本具，一一宝中备具一切珍宝之妙德。“具足妙庄严”者，浅言之乃下文中“荣色光曜”与“出五音声”等义；深言之，则一一宝树皆是圆明具德也。

各自异行。行行相值，茎茎相望，枝叶相向，华实相当。荣色光曜（yào 耀），不可胜视。

前段表树之质。此数句表树成行，井然有序，光色明丽。正《往生论》中，“庄严地成就”，偈云“杂树异光色”，极乐国土，地平如掌，杂色宝树，遍满其国，上覆宝网，下饰宝栏，皆表地庄严也。

“各自异行”。表种种不同之宝树，各各依类成行。“行行相值”，《定善义》曰“彼国林树虽多，行行整直而无杂乱”也。“实”者，《会疏》曰：“实谓果实，不差其处（洽在其位），故云相当。”“荣色”，繁茂之形色。“光曜”者，光明照耀。“不可胜视”者，目不暇给也，亦即五色缤纷，目光难辨之义。

又《定善义》云：“诸宝林树，皆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由佛心是无漏故，其树亦是无漏也。乃至亦无老死者，亦无小生者，亦无初生渐长者。起即同时顿起，量数等齐。何意然者？彼界位是无漏无生之界，岂有生死渐长之义也？”准上之义，则彼国宝树，皆阿弥陀无漏心中所流出，无有老死，亦无迁变，故无初生与渐长之相。彼土是无生之界，故林树亦住无生，亦是无量寿。有情无情，平等一味。囫圇是个不可思议。以不可思议故，如下所云，树出妙

音，自然相和。

清风时发，出五音声。微妙宫商，自然相和。是诸宝树，周遍其国。

《会疏》曰：“无漏清净风，故云清风。应时而吹，故云时发。”“五音声”者，指宫商角徵羽之五声。此五声可摄一切音声（此五声乃中国古代乐律之本，再加变宫、变徵为七声。即现代音乐之七声）。“微妙宫商”，以宫商代表一切音声，悉皆“微妙”。“相和”者，相应也。《会疏》曰：“愿力所成，不藉鼓吹，故云自然相和。”树出和声，显极乐世界一草一木悉皆圆明具德也。

菩提道场第十五

此品中之菩提树，即第四十一愿中之道场树。品中先显树之广大庄严；次显树之妙德难思；末显弥陀愿力，举果明因。

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华果敷荣，光晖（huī 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聚宝鏤（suǒ 锁），饰诸宝柱。金珠铃铎，周匝条间。珍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饰。无量光炎，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道场”。此有五义：一、指释尊于印度菩提树下成道之处，名曰道场。二、指得道之行法，如《维摩经》曰：“直心是道场。”三、供佛之处，称为道场。四、学道之处，《维摩经肇注》曰：“闲宴修道之处，谓之道场也。”五、隋炀（yáng 扬）帝时以为寺院之名。诏改天下诸寺，皆名道场。今经所云道场，是第四义，修道之处也。

“菩提树”。据《西域记》曰：即毕钵罗树。佛坐其下成等正觉，故名菩提树。译为道树，或觉树。佛在世时，树高四百尺。后屡经残伐，犹高四五丈，是为此世界之菩提树。今经云彼土树高四百万里。或以《观经》中“佛身高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则显佛高树低，量不相称。实则此亦无碍。种种说量，皆随众生机宜，故不拘于一格。且此经举体是事事无碍，不可思议境界。此处高低纵然有异，若达广狭自在之玄门，则洽入一切无碍之法界。

“一切众宝”下，显菩提树之庄严。“自然合成”，表弥陀大愿大力之成就。自然如是，不假造作。“敷”者开显。“荣”者，繁盛明丽，“晖”同辉。意为此树亦是一切众宝，自然合成。是故华果繁茂秀丽，光明普照。

“复有”下，显树上之庄严。《往生论》偈言：“无量宝交络，罗网遍虚

空。种种铃发响，宣吐妙法音。”正与此处经文相应。经中璎珞、宝柱、宝网，皆树上空中之庄严。首明四色摩尼宝，此诸宝总摄众宝之善妙，乃最上之宝，故称“众宝之王”。以如是最上之宝，作为璎珞。遍垂树之枝条，以为庄严。“云聚宝锁”。锁即锁，此处指建筑物中相钩连之结构。“云聚”者，乃宝之名。如《唐译》曰：“有师子，云聚宝等，以为其锁。”故知云聚宝锁，即以云聚宝所成之钩连结构也。“宝柱”者，《宋译》云：“彼佛国土，有种种宝柱，皆以百千珍宝而用庄严。所谓金柱、银柱、琉璃柱、玻璃柱、真珠柱、砗磲柱、玛瑙柱。”复有二宝乃至七宝共成之柱。如是宝柱，饰以璎珞以及宝锁。“金珠铃铎”。“金”者，纯金，“珠”者，真珠。“铃”者，金属之铃，形似钟而较小。“铎”者，指铃中之木舌，用以击铃使发声。铃与铎皆妙宝所成，流出妙音。以上四者，遍悬于菩提树枝条之间，故云“周匝条间”。“珍妙宝网”者，《唐译》曰：“又以纯金、真珠、杂宝铃铎，以为其网。”故知宝网亦由金珠铃铎之所成，故云珍妙。“罗覆”者，“罗”指开张罗列，“覆”指覆盖。如是宝网，盖覆菩提树上，故云“罗覆其上”。宝珠放光，“百千万色”。如《观经》曰：“一一宝珠，有千光明。一一光明，八万四千色。”如是一一妙色，互相辉映，弥增光丽。故曰“互相映饰”。“炎”者，火光向上也。故“光炎”即光耀也。一一珠有千光明。今有无量宝珠，故曰“无量光炎，照耀无极”。“无极”者，无有极限。“一切庄严随应而现”者，憬兴云：“如来慈悲善报所现。故应众机，现大小长短，一宝二宝乃至众宝等，无不适意故也。”如是妙现，普应群机，变化不拘，一一圆妙，全显事事无碍。

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畅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

此显树能演说妙法，不可思议之益。“妙法”者，第一最胜不可思议之法。《法华玄义·序》曰：“妙者，褒美不可思议之法也。”风吹宝树枝叶，所发音声，演说不可称量之微妙法音。故云“演出无量妙法音声”。昙师曰：“此声为佛事，焉可思议。”“佛事”者，指诸佛之教化，亦即一切有益于佛道之事。通常以祈福超荐等法会，称为佛事。极乐国土，树发音声能作佛事，故昙师赞为不可思议也。又此音声，“清畅哀亮，微妙和雅”。义寂云：“清者清静，闻者不生沾染心故。扬者宣扬，由能宣扬实相法故。（彼本作‘清扬’，今本是‘清畅’。畅者通畅，欢畅，能令闻者舒畅。又具通晓之义，能令闻者通达实相法故）哀者悲哀，闻者能生大悲心故。亮者，明亮、响亮，又为透彻、显露。由能开发智慧明故。微者，微密，其音微密如梵响故（梵天音

乐)。妙者，妙善，其音妙善似鸾声故。和者，调和，音韵克调，宫商和故。雅者，雅正。其音雅正，顺佛法故。”上述音声之德，非但于天中最为殊特，亦于十方世界中，最为第一。故云“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

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树功德，皆得六根清彻，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由见彼树故，获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者无生法忍。

此显树作饶益，广施真实之利。众生若有目见此树，耳闻其声，鼻嗅其香，口尝其果味，身触其光影，或意根忆念树之功德，如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其中任何一根，能缘此树，皆得不退、得忍、成佛之胜益。首云“皆得六根清彻”。《会疏》释曰：“耳根无垢为清，彻听众音曰彻。”依此以例余根，则眼根无垢曰清，彻见众色曰彻。乃至意根，则意根无垢曰清，彻了诸法曰彻。六根各发胜智，皆得清彻。故曰“六根清彻”。“恼”者，《笺注》曰：“恼，心所名。小烦恼地法之一。（无明、放逸、懈怠、不信、昏沉、掉举，此六者，名为大烦恼地法）谓自己因自身知恶事为恶事而不改，执著至饱（饱者，满也），不用他人之谏言，但自懊恼烦闷也。又为二十随烦恼之一。（贪、瞋、痴、慢、疑、恶见，名为根本烦恼。从根本烦恼流出者，名为随烦恼）谓追想过去之行事，或由现在之事物不满于意，自懊恼之精神作用也。”又《唯识述记》曰：“烦是扰义，恼是乱义。”远离恼乱之患，故曰“无诸恼患”。乃至得不退转，直至成佛。故云“住不退转，至成佛道”。

下云见树成忍。前遍举六根，此独云见者，盖标眼根以例余根也。此处见树成忍正是第四十一“树现佛刹愿”与第四十七“闻名得忍愿”之所摄。《会疏》释云：“仰唯道场树者，正是正觉果满之标帜也。名号者，即是本愿成就之实体也。故愿以闻名为得忍因。成就以见树明其相。（谓弥陀大愿既已成就，则以见树证明得忍之事相）彼闻名，即道场树之妙声。（如《小本》曰：‘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此见树，即阿弥陀之果德也。以此况彼，闻名得忍，益弥著明也。”总之，名号与树，皆是果地大觉妙德之所显，皆是圆圆果海，圆融具德。皆是清净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皆是“真实之际”。亦即是当人自性。故能有如是不可思议真实之利也。但名号则声闻十方，普被三根，见树则唯有神游净土，目瞻宝树，方能获益。两者相比，则闻名得忍之益，更为显著。故《会疏》曰：“以此况彼，闻名得忍，益弥著明也。”

“得忍”。信难信之理而不惑为忍。《净影》云：“慧心安法，名之为忍。”又《大乘义章·十一》曰：“于法实相，安住为忍。”《会疏》云：

“智行增进名法忍。”

“获三种忍”者，《净影疏》曰：“寻声悟解，知声如响，名音响忍，三地已还。舍詮趣实，名柔顺忍，四五六地。证实离相，名无生忍，七地以上。”其意谓，闻法悟道，知一切法，如声之回响（回音），如梦幻泡影，名音响忍。是别教三地以下之菩萨所得。舍离言詮，趣入实相，名柔顺忍，是四五六诸地菩萨所得。若证入实相离一切相，名为得无生法忍，则在七地菩萨以上。又《弥陀疏钞》曰：“无生忍，略有二种：（一）约法；（二）约行。约法，则诸无起作之理，皆曰无生。慧心安此，故名为忍。约行，则报行纯熟，智冥于理，无相无功，旷若虚空，湛若渟（tíng 亭）海，心识妄惑，寂然不起，方曰无生。前说犹通诸地，后唯八地所专。”故知《净影疏》中之无生法忍，即《弥陀疏钞》中约行之无生法忍。故净影师谓为七地以上，莲池师指为八地，两说无违。又《仁王经》亦谓无生忍在七八九地。（至于余师异说，兹不具录）

本经三忍，以音响忍为首，柔顺忍次之。异于《贤劫经》而同于《华严·十忍品》及《如来兴显经》。《旧华严经》十忍为：“一者音声忍；二者顺忍；三者无生法忍；四者如幻忍；五者如焰忍；六者如梦忍；七者如响忍；八者如影忍；九者如化忍；十者如空忍。”其初三忍，全同本经。又《十忍品》曰：“若闻真实法，不惊不怖不畏，信解受持，爱乐顺入，修习安住，是为第一随顺音声忍。”即是音响忍也。又曰：“此菩萨随顺寂静，观一切法平等正念，不违诸法，随顺深入。一切诸法清淨，直心分别诸法。修平等观，深入具足，是为第二顺忍。”此即柔顺忍也。又曰：“此菩萨，不见有法生，不见有法灭。何以故？若不生则不灭，若不灭则无尽，若无尽则离垢，若离垢则无坏，若无坏则不动，若不动则寂灭地。……是为第三无生法忍。”简言之，则安住于不生不灭真如实相之理体，谓之无生法忍。见菩提树能获如是功德，深显弥陀愿力不可思议。

佛告阿难：如是佛刹，华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

佛告阿难，极乐世界，如是希有，不可思议，花果树木，皆作佛事，增长有情殊胜善根。令人得忍，证入无生。其因端在彼佛果德威神之力，与本愿、满足、明了、坚固、究竟之力也。《净影疏》曰：“皆无量寿佛威神力者，由彼如来现在威力，故获三忍。本愿力者，由其过去本愿之力，故获三忍。本愿是总，余四（满足、明了、坚固、究竟）是别。满足愿者，愿心圆备。明了愿者，求心显著。坚固愿者，缘不能坏。究竟愿者，终成不退。以此愿故，生彼国者，悉得三忍。”又满足愿者，义寂、憬兴均谓“四十八愿，无阙减故”。

明了愿者，义寂、望西谓“明慧共相应故”（此胜《净影》），憬兴谓“求之不虚故”（此同《净影》）。坚固愿者，义寂云“无退精进，所成就者”。究竟愿者，义寂、望西俱谓“期尽有情法界际故（度尽法界一切有情）”。诸说宜合参。

又“本愿力”者，《往生论》曰：“观佛本愿力，遇无空过者。能令速满足，功德大宝海。”《论注》曰：“依本法藏菩萨四十八愿，今日阿弥陀如来自在神力。愿以成力，力以就愿，愿不徒然，力不虚设。力愿相符，毕竟不差。”依法藏菩萨之本愿，乃有今日弥陀如来之神力。以弥陀因中发闻名得忍之愿，以愿力故，成就极乐见树得忍之殊胜功德成就。由愿生力，因力愿成。故曰“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令见树者，悉得无生法忍，顿证八地菩萨。

堂舍楼观第十六

本品有二：(一)者，佛及诸菩萨居处。(二)菩萨随意修习，从因得果，自由行道，皆大欢喜。

(一)

又无量寿佛讲堂精舍，楼观栏楯（shǔn 吮），亦皆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交络，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

“讲堂”者，说法讲经之堂舍。“精舍”，寺院之异名。《新译华严经音义》曰：“精舍者，非以舍之精妙，名为精舍。由有精练行者之所居，谓之精舍也。”“楼观”即楼台。“观”者，楼也，台榭也。“栏楯”，即栏杆（jiàn 见），俗称栅栏。纵者曰栏，横者曰楯。极乐殿阁皆从弥陀净心流现，众宝所成，非从木石，不假斤斧，随机应现，故曰“亦皆七宝自然化成”。“白珠”乃蚌中所生，白洁者贵。白珠者，珠中之上品。“摩尼”见前释。“交络”，谓交互网络。如《汉译》曰：“复以白珠、明月珠、摩尼珠，为交络，覆盖其上。”如是妙珠摩尼所成之网络，覆于七宝楼观栏楯之上，极为明妙。又《往生论》曰：“宫殿诸楼阁，观十方无碍。杂树异光色，宝栏遍围绕。”又第四十二“彻照十方愿”曰：“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莹如镜，彻照十方。”均表极乐之宫殿楼观，皆如明镜，照纳十方。故昙师曰：“宫殿楼阁，镜纳十方，宝树宝栏，互为映饰。”可见极乐之明妙，无能比者，故云“明妙无比”。至于菩萨所居之宫殿，亦复如是明妙。深显真实平等，如如一味。

(二)

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行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行、思道及坐禅者。

上(一)表境，此下表境中人，诸往生者各依其品位，随其意乐，自在修习。或在虚空，或在平地。各各随意讲诵、听受、坐禅、行道。

“经行”，旧云行道。乃于一定之地区，旋转或直往直来。用以防睡，并可养身疗病。《玄赞·二》云：“于中往来，消食诵经。如经布绡(xiāo 宵)之来去，故言经行。”又《法华经·序品》云：“未尝睡眠，经行林中。”又“思道”，思维于道也。思量于所对之境，而了别之，曰思维。又《观经》韦提希夫人请曰：“我今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唯愿世尊，教我思惟，教我正受。”善导大师注曰：“言教我思惟者，即是定前方便。思想忆念彼佛依正二报四种庄严也。”“坐禅”，坐而修禅也。禅者，梵语，具曰禅那。译为静虑，思惟修等。静虑者，禅那之体为寂静，而亦具审虑之用。故曰静虑。静即定，虑即慧也。定慧均等之妙体曰禅那。如《俱舍论·廿八》曰：“依何义故立静虑名？由此寂静能审虑故。审虑即是实了知义。如说心在定，能如实了知。”又思惟修者，指因而言。一心思惟研修，是为因。从此乃得定，故名思惟修。（上言禅者，均指六度中，第五度之禅定）

或得须陀洹(huán 环)，或得斯陀含，或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致者，则得阿惟越致。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

此明彼土人民，随所修习各得其果。须陀洹乃至阿罗汉，乃声闻乘圣果之差别。一、须陀洹果。译为入流，预流或逆流。又名初果。入流与预流同为一义。谓从凡夫初入圣道之法流。逆流者，谓入圣位，逆生死之瀑流。与上文字虽异，实义相同。断三界之见惑，即得此果。二、斯陀含果。译为一来。又名二果。一来者，断欲界九品思惑中之前六品。因尚余后三品，故仍须在人间与欲天受生一度。故曰一来。即一度往来之义。三、阿那含果。旧译不来，新云不还。乃断尽欲界思惑残余之后三品。不再还欲界之位。尔后受生，则为色界或无色界。四、阿罗汉。译为杀贼，应供，不生。乃断尽上至非想处一切思惑之声闻乘极果。以断尽一切见思惑，故名杀贼。既得小乘极果，应受人天供养，故曰应供。于一生中，尽诸果报，入无余涅槃，不再来三界，故曰不生。上云得四种声闻果者，皆指断惑而言。实则诸往生者，悉发菩提心，均是一佛乘。所谓声闻者，只是显示其断惑程度而作顺俗之谈而已。

“阿惟越致”，又作阿鞞跋致，乃不退转于成佛道路之义。小本《慈恩疏》曰：“阿鞞跋致者，阿之言无，鞞跋致言退转。故《大品经》云：‘不退转故，名阿鞞跋致。’”经一大阿僧祇劫修行之菩萨，方至此位。但净土法门

大异于是。《小本》曰：“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今曰：“未得阿惟越致者，则得阿惟越致。”两本正同。又《弥陀要解》曰：“阿鞞跋致，此云不退。一、位不退。入圣流，不堕凡地。二、行不退。恒度生，不堕二乘地。三、念不退。心心流入萨婆若海。”萨婆若海，此云一切种智海，即如来果海。别教须登初地，圆教至初住。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方能双舍二边，全归中道，念念流入萨婆若海。足见念不退之难证。但净土妙法，“五逆十恶，十念成就，带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是以灵峰大师赞曰：“十方佛土，无此名相，无此阶位，无此法门。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奇勋，弥陀之大愿，何以有此！”

末后，诸往生者，因随意修行，受用种种大乘法乐，并自在得果，故“莫不欢喜”。

泉池功德第十七

本品明极乐泉池不可思议功德。(一)首明池德之总相，并列标池量、水德、岸树、池花等别相。(二)池扬妙法，成熟善根。(三)十方生者，莲池化生。

又其讲堂左右，泉池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湛然香洁，具八功德。

“讲堂左右，泉池交流”是总相。表宝树莲池，周遍其国也。《观经》曰：“一一池水，七宝所成。……其摩尼水，流注华间，寻树上下。”可见极乐，庄严微妙，超逾一切。

别相中，首为泉池之形量。纵者长度，广者宽度。池之长宽深浅，应机化现，其量非一。称其形体，各为一等。从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皆随应而现。次表水德。是诸泉池，即八功德池。池水湛洁，清芬芳馥，故曰“湛然香洁”。水具八德，故称八功德水。《称赞净土经》曰：“何等名为八功德水？一者澄净；二者清冷；三者甘美；四者轻软；五者润泽；六者安和；七者饮时除饥渴等无量过患；八者饮已定能长养诸根四大，增益种种殊胜善根，多福众生常乐受用。”极乐之水能令饮者增长种种殊胜善根，可见极乐不可思议。

岸边无数栴檀香树，吉祥果树，华果恒芳，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覆于池。出种种香，世无能喻。随风散馥，沿水流芬。

此显池岸妙树庄严之相。“栴檀”见前释。“吉祥果”，印度所产，此方所无。状似瓜蒌，黄赤色。今以此方之石榴拟充之。石榴一花多实，故以石榴拟吉祥果。今经云“池流华树。……皆以无量宝香合成”，是故“华果恒

芳”。恒芳者，常香也。“光明照耀”者，即前之“无量光炎，照耀无极”。可见此诸花树，既吐芬香，复放妙光也。“修条”者，长枝也。“交”者，相接。“覆”者，垂盖。岸侧宝林，枝长叶茂。凌空相接，垂覆池上。如是林树出种种妙香，其香殊胜，非世间所有，故云“世无能喻”。“随风散馥”，随德风而散播其香馥。“沿水流芬”，顺池水而流送其芬芳。此乃第四十三“宝香普熏愿”之所摄。

又复池饰七宝，地布金沙。优钵罗华、钵昙摩华、拘牟头华、芬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

此显池中庄严之相。“池饰七宝”者，《吴译》曰：“皆复有自然流泉浴池，皆与自然七宝俱生。”“地布金沙”，地指池底。《汉译》曰：“有纯白银池者，其底沙皆黄金也。中有纯黄金池者，其水底沙皆白银也。……中复有二宝共作一池者，其水底沙皆金银也。”乃至：“中复有七宝共作一池者，其池底沙皆金、银、水精、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也。”

下明池花有四种妙莲。《会疏》曰：“优钵罗，此云青莲华。钵昙摩，此云红莲华。拘牟头，此云黄莲华。芬陀利，此云白莲华。《小本》所谓四色华也。”又《笺注》曰：“西方之莲，有青黄赤白四种。又随未敷、开、落之三时而异名，芬陀利为白莲华之正开敷者。又此华最大，华瓣数百，一名百叶华。《妙法莲华经》之莲华，即此白莲华百叶之芬陀利华也。又此华多出阿耨达池，人间无有，故称为人中好华、希有华等。”又“杂色光茂”。“杂”者，和也，合也，众也，集也。故“杂色”，指众色和合也。“光茂”者，明盛也。《小本》曰：“池中莲华，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亦显杂色光茂也。“弥”者，满也。莲花遍满宝池，覆荫水面，故曰“弥覆水上”。

若彼众生，过浴此水，欲至足者，欲至膝者，欲至腰腋，欲至颈者，或欲灌身，或欲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悦体，净若无形。宝沙映澈，无深不照。

此显水具妙用，善如人意。“过浴此水”者，《会疏》曰：“彼土人天，非水谷身。清净成就，不须洗濯（zhuó 卓），何须水耶？唯是为随意受乐，荡除心垢故也。”意谓：彼土天人，莲花化生，非依饮水食谷以维身命。本来清净，何须洗浴？盖随意乐而浴，为除心垢耳！心垢消除，自然神开体适，故下文曰“开神悦体”也。

此功德水之妙用，实不可思议。其水位上下、水温高低、水流缓急，“一一随众生意”。若人初欲此水至足，或欲至腰、至颈，或欲灌身，则同一池水

随人意念而升降自在。甚至水升虚空，而作淋灌。人间之水，其性向下。彼土之水，上下无碍。更有进者，同一池水，多人入浴，人之所欲，各有不同，或高或低，或暖或凉，或缓或急。而此水能一一知众生意，复能一一随众生意。如其所愿，同时同处，普应现之。当思此水，是何等之水。如斯境界，是何等境界。《法华》曰：“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此正是难思之妙法。

兹于不须说中，勉强说之。弥陀因地，住真实慧。庄严净土，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此真实之际，勉强说之，即实际理体。当人自心，亦即是一法句，一清净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此水即是真实之际，故能普门示现，广满众愿，一一惠以真实之利也。下曰水演妙法，弥显此意。

“开神”。“神”者，明也。又有情之心识，灵妙不可思议，故曰神识（俗称为灵魂）。又如《肇注维摩经·序》曰：“夫道之极者，岂可以形言权智，而语其神域哉！”是则以真证之不可思议境界谓之神域。又自在彻见事理之智慧，曰神智。故知“开神”乃能使浴者开显识性中本有之神智也。又水具八德，调和适意，故“悦体”。“净”者，清澄无垢。“无形”者，表至清也。以水至清，能使池底宝砂清澈映现，故曰“宝沙映澈”。彻照至底，故曰“无深不照”。“净若无形”，水之相也。“开神悦体”，水之用也。相用俱妙，实因水之本体妙也。

微澜徐回，转相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寂静声、无生无灭声、十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位声。

此段明本品之(二)水演妙法。广演无情说法之妙谛，以成熟极乐众生之善根。“微澜”，水生细纹曰“波”；大波曰“澜”。今曰“微澜”，乃指细波。“徐回”。“徐”者，缓也。“回”者，回流，水往复也。水波徐缓往复，互相激荡，辗转生波。故云“转相灌注”。水波相击，发微妙悦耳之声。其声之种类无量，微妙亦无量，故曰“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所言“无量微妙”者，以能广说无量妙法故。

“佛法僧声”。“佛法僧”者，三宝也。《小本》曰：“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波罗蜜”，译为到彼岸，或度无极，简曰度。或事究竟。以菩萨之大行，能究竟一切自行与化他之事，故名事究竟。乘此大行能由生死之此岸，到涅槃之彼岸，故名到彼岸。因此大行能度诸法之广远，故名度无极。“止息”。“止”者，停止之义，住止于谛理不动也。“息”者，休息。《止观·三》曰：“息义者，诸恶觉观，妄念思想，寂然休息。”故“息”者，息诸妄念也。此就所观而得名，故止息即止观。又《止观·三》

曰：“法性寂然曰止，寂而常照曰观。”又：“无明即明。不复流动，故名为止。朗然大净，呼之为观。”又《止观辅行》曰：“中道即法界，法界即止观。止观不二，境智冥一。”“寂静”，见前“诸根寂静”注。“无生无灭”者，涅槃之真理，本来无生灭。《仁王经》曰：“一切法性真实空。不来不去，无生无灭。”又《圆觉经》曰：“一切众生于无生中，妄见生灭，是故说名轮转生死。”又清凉云：“若闻无生者，便知一切诸法，皆悉空寂，无生无灭。”

“十力”者，如来证得实相之智，了达一切，无能坏，无能胜，故名为力。（详见第四十六品十力注）（一）知是处非处智力。（二）知三世业报智力。（三）知诸禅解脱智力。（四）知诸根胜劣智力。（五）知种种解智力。（六）知种种界智力。（七）知一切至处道智力。（八）知天眼无碍智力。（九）知宿命无漏智力。（十）知永断习气智力。是为“十力”。“无畏”者，又云无所畏。佛于大众中说法，泰然无畏之德也。此有四种：（一）一切智无所畏。佛于大众中，明言我为一切智人，而无畏心。（二）漏尽无所畏。佛于大众中，明言我断尽一切烦恼，而无畏心。（三）说障道无所畏。佛于大众中，说惑业等诸障法，而无畏心。（四）说尽苦道无所畏。佛于大众中，说戒定慧等诸尽苦之正道，而无畏心。是名四无畏。

“无性”者，《法华经》曰：“知法常无性。”“性”者，体也，一切诸法皆无实体，故曰“无性”。又《楞伽经》、《唯识论》等，明三种无性：（一）相无性。一切众生，以妄心向因缘生之事物，计度为我、为法，并迷执为实我与实法，是名遍计所执性。如见绳而误以为蛇，蛇非实有，但因妄情迷执，而有蛇相。此相非实有，但因妄情而现。故曰相无性。（二）生无性。由因缘而生之一切万法，谓之依他起性。他即指因缘。例如绳从麻之因，与它助缘而成，离妄情而自存。但绳无实性，缘散绳空。故曰生无性。（三）胜义无性。胜义者，谓圆成实性，指圆满成就之真实性。亦名法性，亦曰真如，是一切有为法之体性。例如绳之实性为麻。圆成实性为绝待之法，离一切相。若见知是麻，则离蛇绳之相。故曰胜义无性。“无作”者，无因缘造作。义同无为。《华严大疏》曰：“以有所作为，故名有为，有为是无常；无所作为，故名无为，无为即是常也。”《探玄记》曰：“缘所起法，名曰有为。无性真理，名曰无为。”故知“无作”、“无为”皆真理之异名。又《法事赞》曰：“极乐无为涅槃界。”涅槃为不生不灭，绝一切有为之相，是名无为。离一切有为造作，是名无作。极乐国土举体是一清净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曰无为涅槃界。

“无我”。我者，具常一之体，有主宰之用者也。于人身体执有此，谓之人我。于法执有此，谓之法我。然人身者，五蕴之假和合，无常一之我体。如

《止观·七》云：“以无智慧故，计言有我。以慧观之，实无有我。我在何处？头足支节，一一谛观，了不见我。”又《原人论》曰：“形骸之色，思虑之心，从无始来，因缘力故，念念生灭，相续无穷，如水涓涓（前浪去而后浪来），如灯焰焰（新焰生而旧焰灭）。身心假合，似一似常（实则刹那之际，生灭无穷）。凡愚不觉，执之为我。宝此我故，即起贪瞋痴等三毒。三毒击意（攻动意根），发动身口造一切业。”再言法者，总为因缘所生，亦无常一之我体。《大乘义章·二》曰：“法无性实（一切法皆无实性），故云无我。”故《十地经论》曰：“无我智有二种，我空法空。”又《金刚经》曰：“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

“大慈大悲喜舍声”。（喜舍见《宋译》）慈悲喜舍，名四无量心。（一）慈无量心，能与乐之心也。（二）悲无量心，能拔苦之心也。（三）喜无量心，见人离苦得乐生庆悦之心也。（四）舍无量心，如上三心舍之，而心不存著也。又怨亲平等，舍怨舍亲也。此四心，普缘一切众生，引无量之福，得无量之果，故名四无量心。

“甘露灌顶受位”。“甘露”者，天人所食之美露，味甘如蜜。《光明文句·五》曰：“甘露是诸天不死之神药，食者命长身安，力大体光。”“灌顶受位”者，显教谓等觉菩萨将入妙觉之位，一切十方佛，以智水灌菩萨顶。譬如转轮圣王，取四大海水灌太子顶，唱言：“太子已受位竟。”是名灌顶受位。又密典《秘藏记钞》以水灌顶，名甘露灌顶。《大日经疏》曰：“今如来说法王，亦复如是，为令佛种不断故，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顶，令佛种永不断故。为顺世法故，有此方便印持之法。从此以后，一切圣众，咸所敬仰。亦知此人毕竟不退于无上菩提，定绍法王之位。”又《秘藏记》曰：“菩萨初地乃至等觉，究竟迁佛果时，诸佛以大悲水灌顶。即自行圆满，得证佛果。”如上种种微妙法音，皆是水波自然之声，无情说法，遍满国土，池水树林，悉演妙法。

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辄独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此段明闻者得益。谛闻妙法，心无妄念，离诸垢染，故曰“其心清净”。“分别”者，思量识别诸事理，以妄分别为体。乃妄于无我无法之上，而分别我与法也。若无我、人、众生、寿者之相，平等无差，一味无别，故曰“无诸分别”。“正直”者，方正质直，无邪无曲。《往生论注》曰：“正直曰方。……依正直故，生怜愍一切众生心。”又《法华经》曰：“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此中所谓正直，指唯说圆教之一乘妙法之本怀也。“平等”，无差别曰平等。《往生论注》曰：“平等是诸法体相。”因真如周遍于一切诸法，万法一如，故曰平等。又《论注》曰：“闻阿弥陀如来至德名号，说法音声，如上种种口业系缚，皆得解脱。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口业。”是故极乐国人，得闻种种法音，其心清静，远离分别，正直无邪，毕竟得如来平等口业，故曰“平等”。又《法华科注·四》曰：“平等有二：一者法等，即中道理。二者众生等，即一切众生，同得佛慧也。”盖谓：一者，平等是中道之理体，一毛一尘无非中道，故曰平等。二者，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同得佛慧，故曰平等。“善根”者，《小本》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弥陀要解》云：“菩提正道名善根。”《圆中钞》疏曰：“执持名号，发愿往生，方名多善根也。”《弥陀疏钞》云：“执持名号，愿见弥陀。诚多善根、大善根、最胜善根、不可思议善根也。”彼土众生因闻泉流说法，如上之不可思议善根，悉皆成熟。

“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唐译》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获得广大爱乐欢悦，而与观察相应、厌离相应……（乃至）涅槃相应。”“相应”者，即契合之义。《往生论注》曰：“相应者，譬如函（匣也）盖（匣之盖也）相称也。”又《起信论》曰：“以离念境界，唯证相应故（唯有实证，方能契入离念境界）。”又《华严论》曰：“一念相应一念佛，一日相应一日佛。”今经云“随其所闻，与法相应”，深显弥陀本愿功德不可思议。诸往生者，善根成熟，所闻妙法，悉能契会。蹶（niè 聂）解起行，行起解绝。忘照同时，能所不二。智与理冥，乃至种种所闻，悉能顿契，与法相应。下云：“其愿闻者，辄独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复表此水圆明具德，自在无碍，妙应无穷，“一一随众生意”也。极乐国土，水鸟树林，悉演妙法。色光声香，皆作佛事。耳目所对，全显本心。举足下足，咸作佛事。故于无上菩提之心，永无退转，纯是增上因缘。

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华中，自然化生。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

此段乃本品之(三)十方往生者皆于宝池莲花化生。此为第二十四“莲花化生愿”之成就。“自然化生”。自然者，义寂云：“非胎藏所生育，故自然。”

《会疏》曰：“非妄业所感，佛愿令然，故谓自然。”“化生”，见前第二十四愿注。“清虚之身，无极之体”。“清虚”见汉吴译，《魏译》为“虚无”，其义同。义寂曰：“非饮食所长养，故虚无。非老死所殒（yǔn 允）没，故无极。”《嘉祥疏》曰：“以神通无所不至，故无极之体。色如光影，故云

虚无之身。”又《会疏》曰：“有而若无，纵任无碍，故名虚无之身。一得受生，无有终期，故名无极之体。”憬兴云：“虚无、无极者，无障碍故，希有故。如其次第。”（意谓：无障故曰虚无，希有故称无极）诸家之释，可合参。

不闻三途恶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音，是故彼国，名为极乐。

此文为第一“国无恶道愿”与廿八“国无不善愿”之成就。《小本》云：“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实。”又曰：“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又《论注》曰：“永离身心恼，受乐常无间。”故经云：“但有自然快乐之音，是故彼国，名为极乐。”

超世希有第十八

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希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馀方俗，故有天人之名。

本品显彼土正报依报，悉皆超越世间，甚为希有。先明正报。

“所有众生，容色微妙”。“容”者，形容，容貌。“色”者，色相。“微妙”者，精妙之极。“超世希有”者，《会疏》曰：“非有漏生灭身，故云超世。法性清净身体，故云希有。”又《往生论》偈曰：“天人不动众，清净智海生。”由上可见，所有众生皆是一清净句之流现，超越世间，故云“超世希有”。再者，悉皆莲花化生真金色身，三十二相，故云“超世希有”。色相皆如，故曰“咸同一类，无差别相”。此即“身悉金色愿”、“三十二相愿”与“身无差别愿”之成就。

又彼土众生，“皆得神通自在”，“皆悉住于正定之聚”，“得不退转”，实皆远超天人。唯以他方多有天人，故随方俗，而亦有天人之名。本经《礼佛现光品》谓彼土“唯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既皆是圣贤，故知实非世间之天人也。至于彼土中所谓为人与天者，依义寂意，有念佛兼持五戒（人业）往生者，并此以次，皆所谓人也。或念佛兼十善（天业）往生者，是名天也。又地居者，人也。或在虚空者，天也。

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宁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鄙陋。犹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比之忉利天王，又复丑劣。假令帝释，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國中，菩薩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及逮。

此举喻以显彼土众生容色之超胜。共作五番譬喻较量：(一)以乞人比帝王。乞者，乞丐，讨饭求生之人，形容枯槁。人间帝王，养尊处优，形貌丰润，容颜光泽。以乞人比帝王，则丑陋甚矣。(二)以人间帝王比转轮圣王（见前注），又不如远甚。(三)以转轮王比帝释。(四)以帝释比第六天（即他化自在天。乃欲界六天中，顶上之天），又皆丑劣远甚，过于百千倍也。(五)但若以第六天王比极乐世界之菩萨与声闻，则“不相及逮”（不可及），过于万亿倍。极显彼国会众，光颜容色超世希有。

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此显彼土众生，依报超胜。衣食住三者，皆如欲界之顶第六天之天王。

至于威德、阶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倍。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

此显正报之威德品位，超世希有。“威德”者，威神功德也。“神智洞达，威力自在”，“住正定聚”，“决证极果”，故云威德无比。“阶位”者，阶地品位。得三不退，位齐补处。故云阶位无比。“神通变化”者，经云，彼土声闻“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又一切生者，皆具宿命、天眼、天耳、他心、神足、漏尽等殊胜神通。如第十愿云：“于一念顷，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巡历，供养诸佛。”实已远超二乘神通，何况天人。故云威德、阶位与神变三者，一切天人，不能为比。乃至百千亿倍，甚至不可计倍之相悬殊也。

是故末后总赞“无量寿佛极乐国土”曰：“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

受用具足第十九

本品名“受用具足”。故所有国人皆“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如上种种殊胜受用，悉皆具足也。是乃总显正报之身心，依报之胜福，悉皆超世希有。但本品中列显“福德无量”，衣食宫殿，悉皆“应念现前，无不具足”。

复次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服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须，悉皆如念。

首数句，承上品中彼土众生“容色微妙”，故云，所有众生，过去已往生者，现在生者，将来生者，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端正庄严）”。

“如是”二字，即指上品远胜第六天王千万亿倍也。下显受用具足。“福德无

量”。《称赞净土经》曰：“由彼界中诸有情类，无有一切身心忧苦，唯有无量清净喜乐。”又本经《决证极果品》曰“唯受清净最上快乐”，是显福德无量也。“智慧明了”。此乃“光明慧辩愿”之所摄，愿曰“成就一切智慧”。又本经《菩萨修持品》谓彼国一切菩萨，“诸佛密藏，究竟明了”，皆“智慧明了”之意。又“明”者，明明白白；“了”者，了了分明。是为“明了”。密教中“如实知自心”者，智慧明了也。又“照见五蕴皆空”，亦是智慧明了也。“神通自在”者，如上品中“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倍”。又《菩萨修持品》曰：“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是则“智慧明了”，达神通之本，而变化神通，自在无碍。故曰：但得本，莫愁末。根本智者，本也。种种神通，皆圣末边事。以福德无量，故感得“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又以智慧神通故，“宫殿、服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须，悉皆如念”。

以下从饮食、衣服、住所三方面，明其受用具足。首明食。

若欲食时，七宝钵器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食，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便秘。身心柔软，无所味著。事已化去，时至复现。

“钵器”，简称钵，梵语为钵多罗。译为应器，或应量器。乃出家人盛饭食之器。“自然在前”。《汉译》曰：“满其（指钵）中百味饮食自恣（zì自）。若随意则至，亦无所从来，亦无有供作者，自然化生耳。”是知钵器饮食等等，皆弥陀本愿所感。故不须造作，自然出现也。“百味饮食”。百味，指百种好味。又《大论》曰：“有人言，能以百种供养，是名百味。饼种数五百，其味有百，是名百味。有人言，百种药草、药果作欢喜丸，……人饮食，故百味。”按菩萨之果报食与神通变化食，有无量味。彼土甘露味食，焉可思议。所谓百味者，只是顺此方习俗耳。“实无食者”。因彼土众生，莲花化生，清虚之身，无极之体，本无饥渴之苦，故无食者。但为意乐而食也。故“见色闻香，以意为食”，非真食也。又此妙食，具增上用，能增色力，而无便秘。复显彼土一切，悉皆超世希有。又食者“身心柔软”，于此妙味亦无贪著。本经《菩萨修持品》云“于所受用，皆无摄取”，又云“舍离一切执著”，故“无所味著”也。食已便自然化去，欲食时随意复现。一切自在无碍。

又此经文，正显《往生论》中庄严受用功德成就。偈云：“爱乐佛法味，禅三昧为食。”《论注》曰：“是故兴大悲愿。愿我国土，以佛法、以禅定、以三昧为食，永绝他食之劳。爱乐佛法味者，如日月灯明佛说《法华经》六十

小劫。时会听者，亦坐一处。六十小劫，谓如食顷。无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懈倦。以禅定为食者，谓诸大菩萨，常在三昧，无他食也。三昧者，彼诸人天，若须食时，百味嘉肴，罗列在前。眼见色，鼻闻香，身受适悦，自然饱足。食讫已化去，若（再）须（则）复现。其事（载）在经。是故言‘爱乐佛法味，禅三昧为食’。”

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

此明衣饰受用自在。“冠”者，帽也。“带”者，衣带。“璎珞”者，印度贵人男女，编玉以悬于身为饰，名璎珞。如是衣饰皆以众宝合成，故云众宝妙衣等等。以由宝所成故，光色微妙，如《观经》云“一一宝中有五百色光”，是故“无量光明”。又云“一一光明八万四千色”，是故“百千妙色”。所云百千者，盖极言其多也。又色中复放光明，如《观经》云：“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玻璃色中出红色光。……”等等。故知光色重重无尽，如是衣饰，具足庄严，自然在身，非因造作。

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网弥覆，悬诸宝铃。奇妙珍异，周遍校饰。光色晃曜（yào 耀），尽极严丽。楼观栏楯，堂宇房阁，广狭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隐（wěn 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

此明住所，受用具足。“舍宅”，所居之屋，俗云宿舍住宅。“称其形色”者。《会疏》云：“形，其身大小。色，青黄等色。”盖指房屋之形体与色彩相调和或舍宅之结构、大小、颜色等等，皆与住居者之形色相称。故形状称身如意，色彩悦目赏心。“宝网”者，由宝珠连缀而成之罗网。“弥覆”者，遍盖也。“悬”者，挂也。“宝铃”者，珍宝所成之风铃，随风能发微妙音声。“奇妙珍异”者，奇特、美妙、珍贵、希异。此赞网铃中诸宝之殊胜也。“周遍”者，遍及无余也。“校饰”者，《会疏》曰：“相交庄饰（庄饰即装饰）。”“晃曜”。“晃”者，光也，晖（huī 辉）也；“曜”者，照也。如上云光中有色，色中有光，互相映饰，故云“光色晃曜”也。“严丽”。

“严”者，庄也；“丽”者，美好也。“堂宇”。“堂”者，殿也，古曰堂，汉以后曰殿；“宇”者，屋边也，屋檐也。“房”者，住宅；又堂之中者为正室，左右为房。“阁”者，楼也。“广狭”者，宽窄也。“方圆”，方形与圆形。又凡以直线连缀者，皆摄于方。以弧线形成者，摄于圆。例如扇形，则形兼方圆也。其大小高下，“或在虚空，或在平地”。一一随人心意，随念显现。如《吴译》曰：“所居七宝舍宅，中有在虚空中者，有在地者。中有欲令舍宅最高者，舍宅即高；中有欲令舍宅最大者，舍宅即大；中有欲令舍宅在虚

空者，舍宅即在虚空中。皆自然随意，在所作为。”故知彼土舍宅之形状颜色大小以及升空在地，皆一一如人之意，应念而现。又《唐译》曰：“于众生前，自然出现。人皆自谓各处其宫。”如是无量众生，则有无量宫殿，互入互容，彼此无碍，正显事事无碍法界。“清净安稳，微妙快乐”。《会疏》曰：“无五浊，故云清净。无变易，故云安稳。尘尘不思议，故云微妙。永离身心恼，故云快乐。”又按《往生论》，如是种种，悉为一清净句之所显现，故云清净。如上种种不思议受用之物，悉皆应其心念，立即显现，故曰“应念现前”。诸受用物，圆具万德，无欠无余，故曰“无不具足”。

德风华雨第二十

圆明具德之风，故曰德风。妙花飘聚如雨，故曰花雨。彼佛国土风花、香光咸作佛事，自然增上，不可思议。

其佛国土，每于食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及众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香。其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触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

本品显极乐世界，德风花雨之功德庄严。此段明风，次段显雨。“德风”。（见《魏译》之高丽藏本。常见之龙藏本，作“得风”。德者，得也，其义实同）《吴译》曰：“亦非世间之风，亦非天上之风。都八方上下，众风中精，自然合会化生耳。不寒不热，常和调中适，甚清凉好无比也。”至于“众风中精”者，正如《首楞严经》中“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盖为性德之真风，故称为风中之精也。又《观经》曰：“八种清风，从光明出。”《吴译》中八方甚清之风，与《观经》中八种清风，所指应同。总之，彼国清风，乃“众风中精”，“从光明出”。故曰德风也。如是德风，“自然”，“徐起”。《会疏》云：“徐起，不迟不驶，适得其中。愿力灵籁（lài 赖），性不造作，故云自然。”（籁者，指一切孔窍机括之类。又《中华大字典》曰：“《庄子齐物论》：人籁则比竹，地籁则众窍，天籁则人心自动，是已。”故知“愿力灵籁”者，正表弥陀本愿心力之自然功用）

以下分显风德。首明风鼓妙声。德风徐动，宝树宝网，演出苦、空、无常、无我、波罗蜜等等微妙法音。“苦、空、无常、无我”是四谛法中，苦谛之四相。新译为：非常、苦、空、非我。《俱舍论·廿六》云：“待缘故非常，逼迫性故苦。违我所见故空，违我见故非我。”又逼恼名苦。苦法迁流，

名为无常。又男女一异等相，皆是虚妄不实，故曰空。综上述解，则逼恼是苦；苦法迁流待缘而现，故非常；见有男女一异诸相，而实无有，违我所见，故曰空；既然违我所见，当然非我所主宰也，故曰无我。“波罗蜜”，见前注。

极乐国土，水声风声，皆演妙法。《往生论》偈云：“梵声悟深远，微妙闻十方。”《论注》释“微妙”曰：“出有而有曰微。”出有者，出三有也。《论注》又曰：“无欲故，非欲界也。地居故，非色界也。有色故，非无色界。”净土非三界所摄，出于三有，故曰出有。而有者，谓净土之有，依一乘愿海而有。离二边，超四句，出有而有故曰“微”。又云“名能开悟曰妙”。名者，五法之一，一切事物有名有相，耳可闻谓之名，眼可见谓之相。闻物体之名，便心浮现其相。宝树说法，不离名句，以名能令人开悟，故称为“妙”。如是微妙法音，故使闻者，能悟深远。

又下显风送妙香。“温雅德香”。“温”者，和也，善也，良也。“雅”者，正也。“德香”者，香具万德也。《会疏》曰：“温谓温和，雅谓雅正。香气适人为温，简爱染香为雅（使人离爱染之香为雅）。”又以香具万德，故能使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尘劳”，烦恼之异名，详见前注。“垢习”，烦恼之习气。“垢”乃烦恼之污秽。“习”者，习性。尘劳垢习，污染心性，驱彼众生。今为德香所熏，于是自然不起。此又是以香为佛事也。

三明风之妙触。德风触体，自然安乐和谐，调心适意。故曰“安和调适”。其乐譬如比丘得灭尽定。“灭尽定”，又名灭尽三昧。乃灭尽六识心心所之禅定。不还果以上之圣者，入于此定。此亦“乐如漏尽愿”所摄。

下文风吹花聚，而显妙色。飞花如雨，故称花雨。下明花雨功德。

复吹七宝林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兜罗绵（mián 绵）。足履其上，没深四指。随足举已，还复如初。过食时后，其华自没。大地清净，更雨新华。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与前无异，如是六反。

彼国德风有诸妙用：首曰吹物出音，演说妙法；次曰随风散香，闻者清净；三曰德风触身，乐同灭尽；四曰随风送花，遍满国土。风吹宝树，依花色光，自然会聚。青黄赤白，遍满其国。故经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又《吴译》曰：“吹七宝树皆作五音声。以七宝树华悉覆其国中，皆散佛及诸菩萨、阿罗汉上。”树花因风从空散扬，供养圣众如天雨花，遍布佛土。《往生论》谓宝花布地，有二殊胜：一为妙色殊胜。飘花有序，依色成聚，青黄赤白，皆随其类。故曰“随色次第，而不杂

乱”。宝花布地，如图如锦。“种种色光，遍满佛土”，是为色妙也。二者妙触殊胜。经云“柔软光洁”。“光”者，指上述之色光无量；“洁”者，指花质洁净；“柔软”者，指妙触。“兜罗绵（同绵）”，梵语，道宣律师曰：“草木花絮也。蒲台花、柳花、白杨花、白叠花等絮是也。取细软义。”“履”者，蹈也。“没”者，下沉。足蹈花上，其触柔软，如蹈兜罗绵。足入花中，下深四指。举足出花，花即平整如初。故曰：“随足举已，还复如初。”

下明六反雨花，亦即《阿弥陀经》“昼夜六时雨天曼陀罗华”之义。六时者，晨朝、日中、日没、初夜、中夜与后夜也。晨朝雨花，“过食时后其华自没，大地清静，更雨新华”。“食时”者，正食之时，即日中之午时。《沙弥十戒仪则经》曰：“若受斋食时不得过中午。”是表晨朝所散之花，当日过中，则于地上自然化去，大地清静如初。于是空中更雨新花。如是随此六时，花降花化，循环往复，故云“随其时节，还复周遍”。“还复”者，循环与反复也。“周遍”者，遍满其国也。“与前无异，如是六反”。“六反”者，六度也，即《小本》之六时雨花。至于极乐国土而言昼夜者，只是顺此方之习俗。如《要解》云：“彼土依正，各有光明，不假日月，安分昼夜？且顺此方，假说分际耳。”又《疏钞》曰：“彼土既无须弥，又无日月。常明不昏，昼夜无辨。唯以华开鸟鸣而为昼，华合鸟栖而为夜也。”又慈恩《弥陀通赞》曰：“华开金沼，化生（指莲池化生之人）为天曙之情。鸟宿琼林，菩萨作时昏之想。”诸说皆同旨。又《圆中钞》更进一解曰：“以华开鸟鸣为晓，莲合鸟栖为夜。窃恐犹是凡圣同居净土气分，与秽土将忘未忘之间。以众生生者，多带业往生故。若上之三土，则无此相也。”

宝莲佛光第二十一

本品显阿弥陀佛国中宝莲，一一有微妙色光，一一光中又现千亿佛，一一佛说妙法，安立无量众生，如是重重无尽不可思议功德。

又众宝莲华周满世界。一一宝华百千亿叶。其华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朱紫，光色亦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映饰珍奇，明曜（yào 耀）日月。彼莲华量，或半由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由旬。一一华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

文中首明宝莲，次明莲光中佛。于宝莲中，又含六义：一者莲花周遍国中。二者莲叶数量，一一花有百千亿叶。三者光色无量。莲花本体，即是光

明。故曰“其华光明”。又莲花色类无量。青、白、玄、黄、朱、紫，此六为例，以摄无量。青色之莲，放青色光。白色之莲，放白色光。玄黄诸莲，亦各放其本色之光。故云“光色亦然”。四者妙宝庄严。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庄严莲花。诸宝皆是奇珍，故曰“珍奇”。此诸妙宝放无量光，光具众色，色复生光，互映互饰，故云“映饰”。明超日月，故云“明曜日月”。如《观经》云：“一一叶间，有百亿摩尼珠王，以为映饰。一一摩尼珠放千光明。”五者宝莲之量，从半由旬，至百千由旬。六者莲放妙光，“一一华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百千亿”者，是以数量表无量也。言“三十六”者，未见前人注释，愚以为极乐四土各有九品，故云三十六，指国中品数也。一一品有百千亿莲。（以百千亿表一极大之数）一一莲光如其色。故有三十六百千亿光。一莲摄尽一切莲，故云“一一华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但三十六品仍只大略之数，实则无量品，故可云一一莲出无量光也。

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各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此明莲光中佛，此亦有四：一者，光中佛数。“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二者，佛相。“身色紫金，相好殊特”。“紫金”者，紫磨真金也。“相好”者，《观经》云：“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各有八万四千随形好。”故云“殊特”。三者，光所现佛，亦复放光。“又放百千光明”。四者，佛说妙法。“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又此法益殊胜，“各各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以上深显事事无碍，重重无尽，不可思议法界。佛界中莲，从佛心生，莲花放光，光现多佛，佛复放光，说法度生。深显重重无尽。又应著眼，如是境界，非仅示现妙相而已，而实具有无边妙用，说微妙法，安立众生于佛正道。正是真实之利也。故知此皆真实智慧之所开显，悉是真实之际，无为法身。

《会疏》曰：“凡西方净土，以莲华为佛事，故亦名莲华藏世界。《小本》、《观经》盛说之。今经（指魏译本）亦以此结依正庄严。当知上诸庄严中，亦可有此不思議事。”此意甚是。前诸品中，亦多显示，但应了知，极乐举体是事事无碍不可思议法界。

决证极果第二十二

本品总结极乐世界，清净庄严，境智冥合，因果如如。诸往生者，内无取舍分别，故外感远离分别之境。无分别故，清净平等。故唯受最上快乐，住正

定聚，决证极果。弥陀本愿，究竟圆满。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曜（yào 耀）、昼夜之象，亦无岁月劫数之名，复无住著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式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

此段首明无分别之境相，次明无分别之心念。

“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曜、昼夜之象”。按五种原译：汉吴两译谓极乐日月处空；《魏译》不言有无；《唐译》、《宋译》均直言无有日月。

《弥陀疏钞》曰：“若和会之，当是日月虽存，以佛及圣众光明掩映，与无同（同于无日月）耳。而以理揆（kuí 葵）之，无者为正。何者？忉利以上，尚不假日月为明，何况极乐！”按莲池大师之意，依理而言，以无有日月为正宗。

故今经取唐宋两译之文，直言无有日月，与莲池大师同旨。因忉利天以上诸天，皆不赖日月，何况极乐世界耶？又《汉译》曰：“无量清净佛（即阿弥陀佛）顶中光明极大明。其日月星辰，皆在虚空中住止，亦不复回转运行，亦无有精光，其明皆蔽不复现。”此正符莲师所和会之说，彼土日月之光在圣众光中，掩蔽不现。如经云“日月火珠皆匿曜”。又如本经《礼佛现光品》曰：

“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菩萨光明，尚皆隐蔽，何况日月星辰等等耶？是故彼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曜、昼夜之象”，唯是常明不昏，无有昼夜。

“亦无岁月劫数之名”。就此土言之，其所以有昼夜年月与劫数者，因地球、月、日、星云等等皆在运动。自转与公转，遂有昼夜一月一年一劫等等，而岁月迁流。今据《汉译》，彼土“日月星辰皆在虚空中住止，亦不复回转运行”，是表彼土纵有日月星辰等，而无运转相，故无昼夜之别。时间无迁逝，故“无岁月劫数之名”。但以顺馀方故，始言岁月。（故知时间生于动。动之本，生于念；妄念相继，故有时间。近代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氏谓，时间只是由于人的幻觉，与此相通）

“复无住著家室”，亦非定言无有舍宅也。如前《受用具足品》云：“所居舍宅”，“尽极严丽”，“或在虚空，或在平地”。足证非定无舍宅也。今言“无”者，盖指不著家室之相也。极乐会众，所闻皆是无我之声，闻即相应。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既无有我，何有我之家室？故于所居舍宅，无有执著。故云“复无住著家室”也。复因人皆无我，故一切皆无须“标式名号”。上显境无分别。而此妙境，正由于离“取舍分别”之智心也，心净则土净。心离分别，则境亦无分别矣。此心此境，本无分别。境智一如，绝诸尘垢。故云“唯受清净最上快乐”。如《称赞净土经》曰：“唯有无量清净喜乐。”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聚，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聚，及不定聚，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

此文乃弥陀第廿九“住正定聚愿”及第十二“定成正觉愿”之成就。此实为弥陀全部本怀之鹄（hú 胡）的，无量妙行之圣果，智悲方便之极则，度生大愿之究竟也。文中有正定、邪定与不定三聚。“聚”者，类聚也。此三聚之说，通见于小乘及大乘经论，但内容差异甚大。小乘如《俱舍论》谓：初果及其以上之圣者，为正定聚。造五无间业者，为邪定聚。余者，介于上二聚之间，是为不定聚。大乘中三聚之义，复有多类：（一）《智度论·四十五》曰：“一者正定聚，必入涅槃。二者邪定，必入恶道。三者不定。”（二）《释摩诃衍论·一》云：“有其三种：一者，十信前，名邪定聚。不信业果报故。三贤（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圣（十地）名正定聚，不退位故。十信名不定聚，或进或退，未决定故。（《大乘起信论》同此）二者，十信前并十信，名邪定。大觉果，名正定。三贤十圣，名不定。三者，十信前，名邪定。十圣，名正定。十信三贤，名不定。”诸说不同。小乘以初果及其以上为正定。大乘或以必入涅槃，或以三贤以上，或以十地以上，或唯以大觉佛果为正定。

至于今经所云彼土众生，皆住正定聚者，《净影》云：“位分不退，名为正定。莫问大乘小乘众生，生彼国者，皆住正定。”望西同之，并云：“一切善恶凡夫，乘佛愿力，生彼国者，处不退故，是名正定。”又憬兴云：“若生净土，不问凡圣，定向涅槃，定趣善行，定生善道，定行六度，定得解脱，故唯有正定聚而无余二也。”《会疏》同之。又《甄解》宗善导意，释曰：“《释摩诃衍论》所谓正定聚，从佛果至十地三贤，皆名正定聚。净土正定聚亦然。或现十地三贤等，其体必至灭度，但是一涅槃界之示现差别耳。约一法句，则十地三贤当相即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也。”《甄解》之说，深显经意。盖谓净土之主伴皆是大乘，故皆住于正定聚。至于示现十地三贤，其体必入涅槃，当相即是法身。故于“皆悉住于正定之聚”句下，紧接“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往生之人，皆入正定之聚，决定成佛，极显弥陀大愿，不可思议。

本品会集魏唐宋三译。文曰：“若已生，若当生，（若当生见唐宋二译）皆悉住于正定之聚。”弥显弥陀大愿之深广。是则不但已生极乐者，住正定聚，必证菩提。乃至现在当来一切将生极乐之人，但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能与弥陀本誓相应者，虽居秽土，仍是具缚凡夫，但亦已住于正定之聚，决证菩提。是诚超情离见，不可思议，绝待圆融，究竟方便也。又《唐译》曰：“若当生者，皆悉究竟无上菩提，到涅槃处。何以故？若邪定聚及不定聚，不

能了知建立彼因故。”盖谓当生极乐者，皆悉建立往生之正因。依此正因，必得往生之果，必然一生补佛。故曰“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彼邪定聚及不定聚之人，则不能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故云“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又唐善导大师深入经藏，明正定聚益，通此彼二土。（谓弥陀“入正定聚”大愿之益，通显于彼土极乐与此土娑婆）《甄解》曰：“此土正定聚，是密益，彼土正定聚，是显益。”又曰：“若为现生密益者，今家（善导）不共义也。”可见《甄解》极赞善导大师所说，当生之人，虽身在娑婆，已获入正定聚之密益，为殊胜不共之妙义。所谓密益，盖指冥得此益也。又《小本》亦有与此相呼应之经文，经曰：“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表现在当来一切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之人，皆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可见不退转之胜益，亦复通于彼此二土，与今经文同一玄旨。阿弥陀佛大愿大力，不可思议。

专论极乐依正庄严之经文至第廿二品，告一段落。此下即为“十方佛赞”、“三辈往生”等。《无量寿经起信论》会结前之经义，消归自心。

《论》曰：“如上种种庄严，种种佛事，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如水中月，如画所现像，如幻所化人，皆以佛神力故，随众生心而出现故。当知一切众生所有神力，本与如来无二无别。特无大愿大行，发起胜因。不觉不知，沉沦永劫。若能一念回光，方知家业具在。如入宝山，取之无尽。如游香国，触处蒙熏。要须亲到方休，慎勿半途而废。”

十方佛赞第二十三

本品(一)初明十方佛赞；(二)次明佛赞深意；(三)末明一念净信不可思议功德。

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界中如恒沙佛，各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一)首标东方，顺世俗故，日出东方。东方世界，数如恒河之沙。一一界中各有恒河沙数之佛，一一佛“各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言”。“广长舌相”乃卅二相之一。舌广而长，柔软红薄，出口能覆面至发际。《阿弥陀经略解》蘧（qú 渠）庵师曰：“出广长舌，表无虚妄。无量劫来，口离四过，故感此相。”又《圆中钞》曰：“惟世尊多劫实语，故舌相广长，超异常人。然有常相、现相不同。若常相者，缩之虽常在口，伸之则能覆面，上至发际。此

曾令外道生信。所示如此也。若夫现相，又有大小不同。”如《阿弥陀经》曰：“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经言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即殊胜之“现相”。此经大小二本相校，大本未言“遍覆”，而言“放无量光”。故知舌相即是此光，此光即是舌相，无二无别。今言“放无量光”，故知法音所被，当不止三千大千世界。又《圆中钞》继云：“《法华》言高而不言广，故曰上至梵世。此经言广而不言高，故曰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要知二经，大小相齐。但文互略，故各举一边。悉是表无虚妄。现此以敦闻者之信耳。又义，《法华》明竖出三界，故但言高；此经明横出三界，故但言广。若即竖而横，即横而竖，文虽互略，义必相齐。”《钞》义精妙，启人深信。

又慈恩师云：“佛之舌相，证小，则覆面门，以至发际。今覆大千，证大事也。”又云：“菩萨得覆面舌相，故其言无二，悉真实故。则覆面之舌，已无妄语，况覆大千乎！”是故我等，于佛之所赞，应生实信。

“说诚实言”。说至诚无妄、真实不虚之言。《弥陀疏钞》曰：“诚实，明必可信。以诚则真，无伪，实则审谛不虚。所谓狮子吼，无畏说，千圣复起不能易，万世守之则为楷者也。”又云：“纯真绝妄，万劫如然。言诚实者，孰过于是。”故知诸佛所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乃极真极实之言，千佛出世不能改易，万代遵守不可违失。纯是真实，无有虚妄。是故我等咸当谛信，慎莫怀疑。“不可思议功德”，见前第十一品注。

下复举十方恒沙诸佛，亦复如是称赞弥陀。《会疏》曰：“虽诸佛所证，平等是一。念佛往生利益，弥陀不共妙法，故诸佛让德，而令归一佛。是第十七愿成就也。”意谓，佛佛道同，所证平等，无有高下。但念佛往生法门，乃弥陀不共之妙法。故其利益，亦是不共。是故诸佛推让其德，欲显一切诸佛无边功德，悉归弥陀一佛。欲令十方众生，悉入弥陀愿海，往生极乐世界。此正显弥陀本愿第十七“诸佛称叹愿”之成就。十方佛赞，始能名闻十方，普摄无边众生，会归极乐也。

何以故？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忆念受持，归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

(二)此表诸佛赞叹之本因。盖欲众生闻名生信，发愿求生，悉证无上菩提也。《会疏》曰：“是则第十八愿成就。一部宗归，唯在于斯。所以者何？虽四十八愿皆殊胜，以念佛往生为最要。虽一一成就皆难思，而此成就为不共，

故诸佛赞叹。”“闻彼佛名”者，《教行信证》曰：“言闻者，众生闻佛愿生起本末，无有疑心，是曰闻也。”闻名得福，故能生净信之心。“清净心”者，无疑之信心也，又无垢之净心也。《胜鬘（mán 瞞）宝窟·上》曰：“清净心，净者信也。起净信之心，又不杂烦恼心，名为净心。”“忆念受持”。“受”者，信受；“持”者，坚持；“忆”者，忆佛功德；“念”者，念佛名号。“归依”者，谓身心归向，依止不舍。“供养”者，《玄赞》曰：“进财行以为供。有所摄资为养。”所言“财行”，指二种供养：一、财供养。指香花、饮食、汤药、财物、头目脑髓、大地山河等等器物。二、法供养。如说修行，以为供养。《弥陀疏钞》曰：“清凉大师云：‘高齐大行和尚，宗崇念佛，以四字教诏。谓信忆二字，不离于心；称敬二字，不离于口。’”即本经“忆念受持，归依供养”之旨。《疏钞》云：“往生净土，要须有信。千信即千生，万信即万生。信佛名字，诸佛即救，诸佛即护。心常忆佛，口常称佛，身常敬佛，始名深信。任意早晚，终无再住阎浮之法。此策发信心，最为切要也。”

（三）特标“一念净信”，“至心愿生”，亦皆随愿得生之不可思议功德。“一念”者，《会疏》曰：“明往生正因，唯在信一念，不依念多少故。”又《教行信证》曰：“言一念者，信心无二心，故曰一念，是名一心。一心则清净报土真因也。获得金刚真心者，横超五趣八难道。必获现生十种益。一者冥众护持益，（乃至）十者入正定聚益也。”（以上明“一念”，以下明“净信”）又《弥陀疏钞》曰：“信即心净。《成唯识论》云：‘信者，谓于实德能，深忍乐欲。心净为性。何言心净？以心胜故。如水清珠，能清浊水。又诸染法，各自有相。唯有不信，自相浑浊。复能浑浊馀心心所。如极秽物，自秽秽他。信正翻彼，故净为相。’今修净土，主乎心净。信为急务，明亦甚矣。”是故《阿弥陀鼓音声王陀罗尼经》曰：“安乐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议。神通现化，种种方便，不可思议。若有能信如是之事，当知是人不可思议，所得业报亦不可思议。”又《要解》曰：“唯有大智，方能谛信。”《安乐集》依《论注》立三心：一者淳心，信心深厚也。二者一心，信心纯一也。三者相续心，信心相续不杂馀念也。并曰：“若能相续，则是一心。但能一心，即是淳心。具此三心，若不生者，无有是处。”

综观诸经论：《疏钞》谓“信即心净”；《鼓音经》谓能信如是之事者，不可思议；《要解》谓信即大智；《安乐集》谓“具此三心（信心），若不生者，无有是处”。皆明净信极为可贵。今经复冠以“一念”，而为“一念净信”，当知此之信心，则在百尺竿头又进一步，非思量所能及。禅宗三祖《信

心铭》曰：“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正与此一味。

《会疏》谓为“往生正因”。《教行信证》称为“清净报土真因”；并谓一念即一心（《止观·五》曰：“一心具十法界。”故知一心者，乃万有之实体，亦即真如也），复称为金刚真心，皆能开人心目。兹不多赘，以免蛇足。

“至心回向，愿生彼国”。“至心”，即《观经》中之至诚心。《四帖疏》曰：“至者真，诚者实。欲明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解行，必须真实心中作。不得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贪瞋邪伪，奸诈百端。恶性难侵（指恶性牢固），事同蛇蝎。虽起三业，名为杂毒之善，亦名虚假之行。不名真实业也。”“回向”者，以自身一切所修之善根，向于众生，又向于佛道也。下云“愿生彼国”者，乃回自身之信行而趣向往生也。亦即《观经》三心中之回向发愿心。经曰：“一者至诚心，二者深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会疏》曰：“凡就回向，有自力回向，有他力回向。如回自因行，趣向来果，是为自力。专投佛愿，不用自策励，是名他力。是非凡情回向，故亦名不回向。（不依自力，专靠他力，如是之回向非凡情所能知，故称之为不回向）《大品般若》云：‘菩萨如是回向，则不堕想颠倒、见颠倒、心颠倒。何以故？是菩萨不贪著回向故。是名无上回向。’（凡情目之为不回向，实则无上回向）”盖净土是他力法门，弥陀六字洪名与一乘愿海均是他力。今依靠佛愿，回向，往生，是为无上回向。是故能生一念净信，将所有善根，至诚回向，则“随愿皆生”。如《会疏》所开示：“唯在信一念，不依念多少”也。又《要解》云：“若信愿坚固，临终十念一念，亦决得生。若无信愿，纵将名号持至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铜墙铁壁相似，亦无得生之理。”中日两国大德，万里同风，同以信愿为往生之主因，皆是人天眼目。又《弥陀疏钞》亦曰：“但有愿者，无一不生。方知愿力，如是广大，焉可不信，焉可不愿！”修净业者，于本经之“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与《小本》之“信愿持名”，实应刻骨铭心，不可暂忽。

又《无量寿经起信论》亦明“一念”与“至心回向”之旨。《论》曰：“一念至心回向，即得往生。行者诚能一念信入，何须更论种种功勋！一切众生流浪生死，惟此一念，更无二念。乃至发真归元，成等正觉，唯此一念，亦无二念。《大智度论》云：‘行般若波罗蜜者’，‘一念能数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微尘’。一念之力，不可思议。如是念佛，即念是佛，即佛是心，非内非外，无缚无脱。尽山河大地、十方虚空，无一芥子许不是无量寿佛现身说法处。乃至离即离非，顿入如来大光明藏。”

三辈往生第二十四

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

前品十方佛赞，乃“诸佛称叹愿”之成就。盖欲十方众生，闻名发心，忆念受持，而随愿得生也。今品则论往生者因行之类次。盖以凡夫闻名后，信愿有深浅，发心有大小，持诵有多少，修习有勤惰种种之不同。众生之宿根有无量差别，福德因缘亦复各有殊异。人人自别，各各不同。故知十方众生往生者无量，其品类亦无有量。世尊乃于无量不同之中，粗标大类。于本经中分为上中下三辈，是为至略者也。三辈各有三，则为九，是则《观经》中之九品也。九品各含九，则为八十一。如是辗转推演，实是无量。今于无量辈中，总括为三辈。其往生后品位虽悬殊，若论其能往生之主因，莫不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盖此正本经之纲宗，往生极乐之关键。

三辈往生，乃我侪（chái 柴）凡夫得生净土之类别。其愿行功德，是我辈企求往生者之轨范。若真志求往生，则当依之，犹如明鉴，时时对照，思欲类及。当知净宗称为易行道者，是与余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法门相较而言也。唯此独易，故称易行。若论其实，如本品所明，则知往生，亦非易事。倘不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一向专念，而欲往生，无有是处。敬祈当世行人，慎莫初闻净宗易行，便生轻慢。信心虚浮，志愿弛缓。口谈净业，心恋尘缘。如是求生，当待驴年。

又本经三辈与《观经》九品，是否相配，古说不一。论为同者，有昙鸾诸师。昙鸾师《略论》云：“生安乐土者，《无量寿经》中唯有三辈上、中、下。《无量寿观经》中，一品分为上中下。三三而九，合为九品。”又《净影疏》曰：“十方世界诸人民，愿生彼国，凡有三辈。总以标举，如《观经》中，粗分为三，细分为九。”又嘉祥《观经疏》云：“《无量寿经》但明三辈。此（指《观经》）中开三辈为九辈。三辈者，谓上中下也。九辈者，于上品有三，中下亦三，故成九辈也。”又憬兴曰：“今即合彼（《观经》）九品，为此（本经）三辈，故其义无异。”又莲池曰：“三辈九品，正相配合，又何疑焉。”又天台《观经疏》谓：“此经（《观经》）九品，为令识位高下，即《大本》三辈也。”

至于主张两经相异者，则灵芝、孤山等诸师。灵芝师谓三辈止对《观经》之上品，不摄余六品，因《观经》之中品及下品，皆未发菩提心也。孤山稍广，谓此之三辈只摄彼之上品与中品，不摄下三品，因本经中三辈往生者，皆是善人，而彼《观经》中之下三品，皆是恶人，临终忏悔，念佛得生也。是故

诸师皆谓两经不能相配也。

莲池大师于《疏钞》中，会通上之异说。《疏钞》曰：“草庵《辅正解》曰：‘天台以九品同三辈者，乃约位次相同，不约行因而言。则孤山、灵芝，皆不违天台。所以然者，以天台但约位次，则辈品正同。二师唯约行因，则止齐中上。各有所据，取义不同。故不违也。’克实而论，则烦恼不异菩提，始恶何妨终善。恶人即已成善，岂不贤圣同科。三辈九品，正相配合。又何疑焉？”上之会通，甚契法要。盖天台等主张两经相配者，乃着眼于往生后之阶位，而未论及其因地之行持。灵芝诸师指为异者，乃专就因地行持，乃就曾否早发菩提心与平日之善恶而言。则《观经》之下三品，不能齐于本经之下辈矣。莲师末后曰“始恶不妨终善”，深契圣心。恶人临终如能忏悔发心，至心念佛，则恶人已成善人。故亦蒙佛摄受，随愿往生。故莲池大师曰“岂不贤圣同科”，同登极乐也。由上可见，此经三辈，彼经九品，实相配合，不容或疑也。又《报恩论》曰：“此经上辈当（当者，配合之义）出家。中下二辈当（同上）在家。乃从其多数，粗举大凡。故云‘凡有三辈’。《观经》就此大凡，略开为九。而又极其优降，以括无量行因之不齐。”此论极好。《观经》中，上上品往生者，弹指往生，见佛闻法，即悟无生法忍，须臾历事诸佛，次第受记，还至本国，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是乃三辈中极优者也。下下品乃五逆十恶，地狱相现，临终忏悔，十念往生者，乃下辈中最下者也。《观经》明其最优，兼指最下，故谓“极其优降”。二经乍看似异，而实旨正同也。

次分述三辈。首明上辈。

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经须臾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华中自然化生。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集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

经中上辈往生是否凡夫有分，乃净宗一大问题。古德有谓是乃菩萨之行。（如谓上上品须四地至七地之菩萨，上中品须初地至四地之菩萨，余可例推。中品中生及以下，才是凡夫所能达）若如是者，则弥陀大愿之无上，西方莲国之独妙，持名法门之易行，往生妙法之殊胜，皆成戏论。直使不可思议之净宗妙法，亦复成为可思议之法矣。故此实为净宗之关键，前于本解（貳）概要中，虽略论一二，未尽其旨，试更详之。

古说之非，幸得唐善导大师广引经论，力破旧说。大师于所著《四帖疏》

中论云：“又看此《观经》定善，及三辈上下文意，总是佛去世后，五浊凡夫，但以遇缘有异，致令九品差别。何者？上品三人，是遇大凡夫。中品三人，是遇小凡夫。下品三人，是遇恶凡夫。以恶业故，临终藉善，乘佛愿力，乃得往生。到彼华开，方始发心。何得言是始学大乘人也。（古师谓下辈是大乘始学凡夫）若作此见，自失误他，为害兹甚。”《疏》中复引《观经》十则，以证其说。兹不具录。大师直示，极乐九品莲台，均是浊世凡夫往生之位。唯因世间遇缘有大乘小乘之差异，故往生后有上辈中辈之不同。净宗乃最极圆顿之教，大根大器之凡夫，若能信受，圆解圆修，则与常人日劫相倍（圆人修一日，等于常人修一劫）。故能一生功圆，径登上品也。

现就本经，兼采余论，以明三辈往生，实为凡夫，兼及圣人。经中《必成正觉品》偈曰：“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出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圆满。”首四句明大愿之由，乃欲令一切长夜冥昧之众生，离诸忧悲苦恼，出生善根，成就菩提。故知所欲普济者，实为长夜忧恼，待生善根之具缚凡夫也。继四句偈，明普济之法。众生闻名，来生我刹。此诸众生，亦即长夜忧恼中之群生。是故善导师曰：三辈九品，总是为“佛去世后，五浊凡夫”也。末二句“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圆满”，可见忧恼凡夫，一登彼土，悉皆身真金色，妙相如佛，圆满具足。下更云：“亦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离欲深正念，净慧修梵行。”是表诸往生者，花开见佛，身心顿净，智慧猛利，大悲无量，自觉觉他，成就菩提。是皆阿弥陀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故能令长夜忧恼之凡夫，智慧清静，身心如佛。由是可见此土大心凡夫，蒙佛加被，上辈往生，得无生忍，又何足异。法藏比丘以偈颂愿，首句即是“我建超世志”。此正超世之处。安得守十方之常规，以论极乐之品位耶？

又《无量寿经钞》曰：“憬兴明许三辈九品，凡夫往生。故彼释云：‘一、凡小往生。二、大圣往生。’言凡小者，指三辈。”又《游心安乐道》曰：“又四十八愿，初先为一切凡夫，后兼为三乘圣人。故知净土宗意，本为凡夫，兼为圣人也。”更据本品开口便道曰：“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经中三辈，只是十方之诸天人民，未言菩萨声闻。故知三辈所指，首在凡夫。但经中亦兼为圣人，如《菩萨往生品》中，十方世界诸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

“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舍家”者，出家也。“弃欲”，离欲也。“而作沙门”者，为僧也。《毗婆沙论》云：“家是烦恼因缘。夫出家者，为

灭垢累，故宜远离也。”又玄恠（yùn 运）师云：“出家造恶极难，如陆地行船。在家起过即易，如海中泛舟。又出家修道易为，如海中泛舟。在家修福甚难，如陆地行船。”然有心出家而身不出家，身出家而心不出家等。今身心俱出家，故云“舍家弃欲”。又《无量寿经起信论》云：“一切众生由爱渴故，因有幻身。由幻身故，因有国土。舍家弃欲，爱渴净故，国土亦净。《大般若经》云：‘菩萨摩訶萨，志性好游诸佛国土，应远离居家。’故知出家为净土正因，以远离不净故。”

唐海东元晓师于《游心安乐道》曰：“《无量寿经》说三辈因，上辈之中说有五句。一者舍家离欲而作沙门，此显发起正因方便。二者发菩提心，是明正因。三者专念彼佛，是明修观。四者作诸功德，是明起行。此观及行即为助业。（元晓师以念佛为助业，此说未稳，前已于明宗章辩之，兹不赘）五者愿生彼国，此一是愿，前四是行。行愿和合，乃得生故。”

上《起信论》以出家为净土正因。元晓师以出家为显发正因之方便。两说稍异，而后说较稳。若兼究《观经》，则上三品未言出家，中品上生言“修行诸戒”。中品中生，言“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该经九品中唯此二品，确指出家。但本经反之。上辈言出家，中辈则谓“不能行作沙门”。盖以众生机缘无量差异，因地修行万别千殊，人人有异，各各不同。概括而粗分辈品，略显位次。窃思应病与药，随机说法，故未可拘于一格，死于句下。窃计无量寿会上，阿难当机，并有大比丘万二千人，比丘尼五百人。如是出家大德，皆应上辈往生。且以本经乃净土第一经，所示乃正宗典范，出家修行得上辈生，乃合常情。佛故契此因缘，而说上辈生者，出家弃欲，而作沙门也。至于《观经》，则大异于是，当机者实为韦提希夫人。阿难、目连侍佛左右，释梵诸天，虚空雨花。会中唯阿难、目连为大权示现之比丘，余无出家之众。于此会上当机闻法并上辈往生者，主要是韦提希夫人等在家人。故佛应其机缘，于上品生中，皆未言出家也。又《观经》曰：“韦提希与五百侍女，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之相，得见佛身及二菩萨，心生欢喜，叹未曾有，豁然大悟，逮无生忍。五百侍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生彼国。世尊悉记，皆当往生。生彼国已，获得诸佛现前三昧。无量诸天，发无上道心。”可见《观经》会上，当机之众纯是大乘根器，又皆是在家发心。如是诸人，定可上辈往生。且韦提希夫人悟无生法忍于现世，必是上品上生极乐佛土。韦提希乃在家妇女，现生得忍，上品往生。足证上辈生者，不限于出家之众。复显净宗妙法破尽规格，至极圆顿，不可思议。

又《报恩论》中曰：“刘遗民三度见佛，衣覆手摩，自当上品。非出家

也。而凡莲宗诸祖，及维摩、贤护等，一切缁（zī 资）素名德之往生者，可例知矣。”晋代刘遗民与庐山远公同会念佛者也，往生在远公前。远公临终，方从定起。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圆光之中，有诸化佛。观音势至，左右侍立。又见水流光明，分十四支，回注上下，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佛告远曰：“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汝。汝后七日，当生我国。”又见社中先化者，佛陀耶舍、慧持、慧永、刘遗民等，皆在侧。前揖曰：“师早发心，何来之晚？”刘遗民生前三度见佛，逝后随佛来迎远公。是则居士上品生之又一证例也。《华严》中，善财参五十三善知识，在家人实居多数。密宗中噶（gá 嘎）居派祖师为居士，因祖师是白衣，故俗称白教。维摩居士乃金粟如来示现。贤护等十六正士均是在家菩萨，为本经菩萨众中上首，故未可但从出家在家之相而生分别。本经谓上辈生者，出家弃欲。《观经》上品不言出家。韦提希夫人是在家女人，得上品生。五百侍女亦上品生。两经并不相违。盖韦提希夫人已是心出家也。例如我国南方以米为主食，北方则以面粉为主食。米麦虽异，但其能作为主食则一也。是故上品往生，心出家之在家人亦能也。次如《观经》中上品、中中品是出家人，《无量寿经》则谓，在家人亦可也。两经合参易明真实之义。是故应善体圣心，切莫死执文句。“舍家弃欲”，应著重于心出家，则此两经，并无二旨。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此为全经之纲宗，已详论于明宗章矣。《弥陀要解》以“信愿持名”为《小本》之宗，本注则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其旨同也。信愿即《观经》中之三心：一者至诚心；二者深心；三者回向发愿心。据《四帖疏》意，一、至诚心者，真实心也。二、深心者，深信心也。深信有二：一者，决定深信自身现是罪恶生死凡夫，旷劫以来，常没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二者，决定深信彼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众生，无疑无虑，乘彼愿力，定得往生。三、回向发愿心者，从真实深信心中，以所修一切善根回向，愿生彼国也。由上可见，《要解》所谓之信愿，即《观经》之三心。《观经》之三心，即本经中菩提心。故知今经之“发菩提心”，即《弥陀要解》之信愿。又“一向专念”即持名也。由于《阿弥陀经》大小二本，原是一经，是以两者之宗，实应一旨也。

“发菩提心”，已详述于明宗章中，兹不多赘。谨再从《安乐集》中论菩提心部分录取数则，以便参会。《安乐集》一度佚失，乃道绰（chuò 辍）大师所撰。所论甚为精要。下节录原文，并稍注释，浅申其意。

道绰大师于发菩提心有四番议论。第一，显菩提心之功用。《安乐集》云：“第一出菩提心功用者。《大经》云：凡欲往生净土，要须发菩提心为

源。云何？菩提者，乃是无上佛道之名也。若欲发心作佛者，此心广大，周遍法界。此心究竟，等若虚空。此心长远，尽未来际。此心普备，离二乘障。若能一发此心，倾无始生死有沦。所有功德回向菩提，皆能远诣佛果，无有失灭。”

兹粗释云：首引《大经》，以明功用。《大经》者，《无量寿经》。净影、道绰、善导诸家称之为《大经》，天台称之为《大本》。此菩提心实为往生净土之源。“源”者，本也。故知，若不发此心，纵然勤修，亦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终不能往生也。“云何”以下，申明其义。盖“菩提”者，觉也。无上觉即佛也。是故“菩提”即无上佛道之名。“发心作佛”即发起“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心。盖能发如是心者，本来是佛。此“作佛”之“心”，即本来是佛之心。故下复云，此心“广大”，竖穷三际，横遍十虚也。“究竟”。究极真际，穷尽法源也。“长远”。明寂真常，永离生灭也。“普备”。具足一切，无欠无余也。如是之心，功德不可思议。若能一发此心，便能倾尽无始以来生死与诸有沉沦。更以功德回向菩提，定能上证佛果。所有功德，决不唐捐，无有损失与消灭。道绰大师此语，直截道出菩提心之功用，超出情见，微妙难思。兹引密宗《菩提心论》以为佐证。《论》曰：“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菩萨功德故。若修证出现，则为一切导师。若归本，则是密严国土。不起于座，能成一切佛事。”菩提心之功用，焉可思议。

“第二，出菩提名体者。然菩提有三种：一者，法身菩提。二者，报身菩提。三者，化身菩提也。言法身菩提者，所谓真如、实相、第一义空。自性清静，体无秽染。理出天真，不假修成，名为法身。佛体道本，名曰菩提。言报身菩提者，备修万行，能感报佛之果。以果酬因，名曰报身。圆通无碍，名曰菩提。言化身菩提者，谓从报起用，能趣万机，名为化身。益物圆通，名曰菩提。”

释曰：第二明菩提之名与体，分就法报化三身而论。法身菩提，即是真如、实相与第一义空，“自性清静，体无秽染”。此即禅宗六祖于闻“无住生心”豁然大悟时，所云“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也。又“理出天真，不假修成”，即“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因本自具足，故不假修成也。五祖闻之，便授衣钵，立为第六代祖。并云：“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惠能大师当时尚未剃度，只是庙中一苦工。一发此心，顿登祖位。正可为《菩提心论》中“若修证出现，则为一切导师……不起于座，能成一切佛事”之事证。菩提心，迥（jiǒng 窘）出凡情，功用难思。如是心性，名为法身。是佛道之本体，名为菩提。下明报身。法身本

具，乃性德也。修德有功，性德方显。故备修万行，功德庄严，得报身佛果。报身圆明具德，通达无碍。故曰“圆通无碍”，名为报身菩提。从报身流现化身。随机化现，妙用无穷。故曰“益物圆通”，名为化身菩提。

“第三，显发心有异者，今谓行者，修因发心具其三种：一者，要须识达有无。从本来自性清淨。二者，缘修万行，八万四千诸波罗蜜门等。三者，大慈悲为本，恒拟运度为怀。此之三因，能与大菩提相应，故名发菩提心。又据《净土论》（即《往生论》）云：‘今发菩提心者，即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者，即是度众生心；度众生心者，即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今既愿生净土，故先须发菩提心也。”

释曰：发心有异者，谓有两类。初者，行者于因地中，具发以下之三种心。一者，须识有无，与了达从本以来，自性清淨。自性本淨，已见前注，兹不赘。至于“识达有无”，实为悟心之玄关。“无”者，即《心经》中，从无眼耳，乃至无智亦无得，一连串之无字也。又即《大涅槃经》云：“如是逆顺入超禅已，复告大众：我以佛眼，遍观三界一切诸法，无明本际，性本解脱。于十方求，了不能得。根本无故，所因枝叶，皆悉解脱。无明解脱故，乃至老死，皆得解脱。以是因缘，我今安住常寂灭光，名大涅槃。”此乃世尊最后慈悲微切之垂示，亦即永明大师愿于无量劫，剥皮为纸，析骨为笔，用血为墨以书此文，用报慈恩者也。无明本无，枝叶何有，达妄本空，真性自显。此即“知无”之要义也。至于“知有”者，宗门常曰：“必须知有始得。”又傅大士《心王铭》曰：“水中盐味，色里胶清，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心王亦尔，身内居停。面门出入，应物随情。自在无碍，所作皆成。”《铭》中以譬喻，明当人各各自有心王。决定是有，应物随情，发挥妙用，但不见其形。又《涅槃经》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知有”者，即是知有此佛性。《心灯录》云：“所以古德都要人知有。若不知有，总是虚妄。”上释“知无”与“知有”，以明“识达有无”。又“识达”，谓识心达本。了达从本来自性清淨，此正相当于《大乘起信论》中之直心。直心者，正念真如法也。二者，“缘修万行”，相当于该论之深心，乐修一切诸善行故。三者，“大慈悲为本”，相当于彼之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故。是以此之三种发心，正《起信论》之三心。“此之三因能与大菩提相应”。故知发如是之心，即是发大菩提心也。

次者引《净土论》，谓菩提心，即愿成佛度生，摄取众生往生净土之心。此心初看似较前心易于发起，实亦不然。盖以净土往生法门，实为难信之法，信心未生，何能发心。如《阿弥陀经》云：十方诸佛，称赞本师，于五浊世，

“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又本经《独留此经品》曰：“若闻斯经，信乐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是明能信净土，实是一切世间难中之难。于此难信能信，斯即大智。顺此信心，发成佛度生同登净土之愿，即是发菩提心也。但能真实信受，自然能发如上之心。是又为净宗之殊胜方便。如《弥陀要解》云：“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是以念佛之人，必宜早生信愿，是即发菩提心也。

“第四，问答解释者。问曰：若备修万行，能感菩提，得成佛者，何故？《诸法无行经》云：‘若人求菩提，即无有菩提。是人远菩提，犹如天与地。’”释曰：有人根据《诸法无行经》中所云，若人求菩提，即无有菩提可得。此求者乃远离于菩提，如天与地之相隔远。既然如此，今何云，修万行，能得菩提之果，而成佛耶？以下作答。

“菩提正体，理求无相。今作相求，不当理实。故名人远也。是故经言菩提者，不可以心得，不可以身得也。”释曰：菩提真正之本体，契理，则无一切相。理者，实际理体，亦即真如实相。行人若作相以求，意存菩提之果，与求菩提之法，此均是法执，即是作相。自离于理体之实际，故云“不当理实”。此人则远离于菩提也。

“今者虽知修行往求，了了识知理体无求，仍不坏假名，是故备修万行，故能感也。是故《大智度论》云：‘若人见般若，是则为被缚。若不见般若，是亦为被缚。若人见般若，是则为解脱；若不见般若，是亦为解脱。’龙树菩萨释曰：‘是中不离四句者为缚，离四句者为解。’今祈（求也）菩提。但能如此修行，即是不行而行。不行而行者，不违二谛大道理也。”释曰：不行而行，即无求而求。虽知理体无求，菩提无得，仍备修万行，以感菩提，妙契中道，故能相感而相契也。

次者，《安乐集》依《净土论》指出，凡欲发心会无上菩提者，先须远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一者，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著自身故。二者，依慈悲门，拔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故。三者，依方便门，怜愍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是名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释曰：三种相违之法，即文中：一、“我心贪著自身”。二、“无安众生心”。三、“恭敬供养自身心”。此三者必须远离也。

《安乐集》续云：“菩萨远离如是三种菩提门相违法，即得三种随顺菩提门法。何等为三？一者，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诸乐故。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违菩提门。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二者，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故。菩提安稳一切众生清净处，若不作心，拔一切众生

离生死苦，即便违菩提。是故拔一切众生苦，是顺菩提门。三者，乐清净心，欲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以摄取众生，生彼国土故。菩提是毕竟常乐处，若不令一切众生，得毕竟常乐者，则违菩提门。此毕竟常乐，依何而得？要依大义门。大义门者，谓彼安乐佛国是也。故令一心专至，愿生彼国，欲使早会无上菩提也。”以上所论违菩提门与随顺菩提门，正显发心违顺之异。凡已发菩提心修习净业者，应常体究，切莫自违菩提门，违失本愿，自障往生也。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弥陀要解》云：“于一切方便之中，求其至直捷、至圆顿者，莫若念佛，求生净土。又于一切念佛法门之中，求其至简易、至稳当者，莫若信愿专持名号。”又云：“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以名召德，罄无不尽。故即执持名号为正行，不必更涉观想、参究等行，至简易，至直捷。”又《圆中钞》云：“今经所示，初心凡夫，但是有口能称，有心能念，皆可修之。故知此经所示，乃至简至易之法门也。”又：“若执持名号，不问闲忙，不拘动静，行住坐卧，皆可修之。故知此经所示，乃至捷至径之法门也。”又：“称名之法，不择贤愚，不拣男女，若贫若富，若贵若贱，皆可修之。故知此经所示，乃摄机至广之法门也。”又《游心安乐道》云：“诸佛名号，总万德成。但能一念念佛名者，即一念中，总念万德。”又：“无始恶业，从妄心生；念佛功德，从真心起。真心如日，妄心如暗。真心暂起，妄念即除。如日始出，众暗悉除。”又《安乐集》引证《观佛三昧经》云：“佛劝父王行念佛三昧。父王白佛：‘佛地果德，真如实相，第一义空，何因不遣弟子行之？’佛告父王：‘诸佛果德，有无量深妙境界，神通解脱，非是凡夫所行境界，故劝父王行念佛三昧。’父王白佛：‘念佛之功，其状云何？’佛告父王：‘如伊兰林，方四十由旬，有一棵牛头栴檀，虽有根芽，犹未出土。其伊兰林，唯臭无香。若有啖其华果，发狂而死。后时栴檀根芽，渐渐生长。才欲成树，香气昌盛。遂能改变此林，普皆香美。众生见者，皆生希有心。’佛告父王：‘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念佛之心亦复如是。但能系念不止，定生佛前。一得往生，即能改变一切诸恶，成大慈悲。如彼香树，改伊兰林。’所言伊兰林者，喻众生身内三毒、三障无边众罪；言栴檀者，喻众生念佛之心。才欲成树者，谓一切众生，但能积念不断，业道成办也。”又《大悲经》云：“一称佛名，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穷尽。”《称扬诸佛功德经》云：“若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一心信乐，持讽诵念……其人当得无量之福，永当远离三途之厄。命终之后，皆得往生彼佛刹土。”又《文殊般若经》云：“众生愚钝，观不能解。但令念声相续，自得往生。”又《净修捷要》赞念佛法门云：“六字统摄万法，一门即是普门。全事即理，全妄归真。全性起修，

全修在性。广学原为深入，专修即是总持。声声唤醒自己，念念不离本尊。”又云：“无量光寿，是我本觉。起心念佛，方名始觉。托彼依正，显我自心。始本不离，直趋觉路。暂尔相违，便堕无明。”又《无量寿起信论》云：“须知持名一法，最为简要。行者初发心时，贵有定课。每日或千声，或万声，或十万声。从少至多，由散入定。随其念力，俱可往生。”又《安乐集》云：“称名亦尔，但能专至，相续不断，定生佛前。今劝后代学者，若欲会其二谛，但知念念不可得，即是智慧门。而能系念相续不断，即是功德门。是故经云菩萨摩訶萨，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若始学者，未能破相。但能依相专至，无不往生，不须疑也。”现世行人，实应谛信此说，不必先求离相，但当老实持名，“依相专至，无不往生”。此实为众生度生死海之指南针也。

上广引经论，以明持名念佛殊胜利益。至于持念而云专念，更云一向专念者，如《观念法门》所云：“佛说一切众生，根性不同，有上中下。随其根性，佛皆劝专念无量寿佛名”，“问：五种因缘（指五念门），皆是净业。何特于念佛行，专置一向之言耶？答，此有三义：一、谓诸行为废而说，念佛为立而说。二、为助念佛之正业，而说诸行之助业。三、以念佛而为正，以诸行而为傍。故云一向也”。下释其义。“一向专念”，有下三义：一者，废舍余行，专立念佛。单提一句佛号，一门深入，不杂他法。诸行俱废，唯立念佛名号一法。是名一向专念。二者，唯以念佛为正业。为助此正业，而修诸行。念佛为主，余行为助。主摄诸助，助随于主。主助圆融，同入弥陀一乘愿海。故亦名一向专念也。三者，以念佛为正，余行为傍。正傍有别，主次分明。一向念佛为主，虽不舍余修，仍可名为一向专念也。此论甚妥。是以念佛行人，莫不兼修礼拜、作愿、回向等念门也。

依据上说，则念佛之人，或兼持《往生》、《大悲》、《准提》等咒，或兼持诵《心经》或《金刚经》等等，只须主助分明，念佛绵密，亦皆不违于一向专念也。《无量寿起信论》更彰此旨。《论》曰：“行者既发菩提心，当修菩萨行。于世出世间，所有一毫之善，乃至无边功德，悉以深心至诚心，回向极乐。亦得名为一向专念。不必弃舍有为，乃名专念。以佛性遍一切处。有弃有舍，不名念佛故。”此论甚契时机，当前世人，世事繁多，颇难摒除净尽，终日念佛。但能深信切愿，求生净土。事来便做，事去即念。世法本无碍于佛法，何况更以世出世间，一切善行，以至诚心，回向极乐。故亦名一向专念。据《起信论》，兼行世善，尚得名为一向专念，更何况兼修余出世法。例如：藕益大师《梵室偶谈》云：“又禅者欲生西方，不必改为念佛。但具信愿，则参禅即净土行也。”又大师曾掩关结坛，持《往生咒》，求生净土，并作长偈

为誓。偈云：“我以至诚心，深心回向心，然臂香三柱，结一七净坛，专持《往生咒》，唯除食睡时。以此功德力，求决生安养。”足证但具往生信愿，则参禅持咒皆净土行也。又著《弥陀圆中钞》之幽溪大师，一生修《法华》、《大悲》、《光明》、《弥陀》、《楞严》等忏无虚日。临终预知时至，手书“妙法莲华经”五字，复高唱经题者再，泊然而寂。如是则修忏持经均是净土行也。由是可知，发菩提心，持佛名号，虽兼修余法，亦得名为一向专念，亦得往生。但多门兼修，总未若一门深入。一心专至，称念弥陀，则易使熟处变生，生处变熟。盖爱染贪著，是众生之熟处。菩提正念，是众生之生（生疏）处。生处转熟，方有可能于临终苦迫之际，提得起这一句佛号，感佛接引，而得往生也。是故善导大师示曰：“大圣悲怜，直劝专称名字者，正由称名易故，相续即生。若能念念相续，毕命为期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无杂缘得正念故，与佛本愿相应故，不违教故，顺佛语故。若舍专念修杂念者，百中希（稀）得一二，千中希（稀）得三四。”

总之持名念佛，是诸佛本怀，究竟方便，径中之径。此诚为万古不移之论。因人临终，万苦交迫，除持名外，余行难起。如《观经》云：五逆十恶之人，应堕恶道。临命终时，遇善知识。“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huáng 凰）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指观想）彼佛者，应称无量寿佛。如是至心，令声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终之时，见金莲华，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经云临终不能观佛，但仍能念佛名号，是显持名之法，实为至易也。临终易念，因得往生，是为至稳也。“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是为至顿也。五逆十恶之人，临终十念即得往生，带业凡夫，顿齐补处，是为至圆也。持名妙法既至简易稳妥，又复最极圆顿。是故十方如来同赞，千经万论共指，世之行人，实应速发大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因上二者，不可分割。发菩提心，信也，愿也。一向专念，行也。信愿行三，缺一不可。《弥陀要解》云：“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合此信愿，的为净土指南。由此执持名号，乃为正行。”意谓无上菩提心，乃修净土者之指南针。航海者，赖指南针以定方向。欲出生死苦海，直登极乐彼岸者，则赖菩提心以为导引。故知“发菩提心”者，修净业者，必不可少也。又由此菩提心，而持名号，乃为正行。是谓，苟无菩提心，虽持名号，亦非正行也。如《弥陀要解》云：“若无信愿，纵将名号持至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铜墙铁壁相似，亦无得生之理。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反之，虽发菩提心，但无求生净土之愿行，另修他门，则非净土

之机，亦不得往生。是故经中，三辈往生，俱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盖此实为三辈往生必备之正因。

“修诸功德”。见弥陀第十九“闻名发心愿”。愿曰：“闻我名号，发菩提心。奉行六波罗蜜。”又《汉译》（《吴译》同之）曰：“其最上第一辈者……就无为道。当作菩萨道。奉行六波罗蜜经者。作沙门不当亏失经戒。……至精愿欲生无量清净佛国，当念至心不断绝者。”综上二经，则知“修诸功德”正指奉行六度。《观经》中上品上生者，应“具诸戒行”，“读诵大乘”及“修行六念（六念者，佛、法、僧、戒、施、天），回向发愿”，其实质亦即奉行六度也。

“愿生我国”，亦即第十八愿中“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第十九愿“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与第廿一愿中“至心回向，欲生极乐，无不遂者”；第廿二愿“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如是诸愿中，皆以发愿回向，求生净土为劝也。《阿弥陀经》曰：“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又：“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又云：“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见“愿生我国”实为往生极乐之关键。

“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此正第廿“临终接引愿”之成就，弥陀愿海所惠真实之利也。《称赞净土经》云：“是善男子，或善女人，临命终时，无量寿佛，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俱，前后围绕，来住其前。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既舍命已，随佛众会，生无量寿极乐世界清净佛土。”经中“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是为净宗之心髓。因佛力加被，行人心始不乱。于是十念相续，便得往生。故称净土为果教，是他力法门，是易行道，是普被万类之慈航，均在是也。经云下辈者，“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更显此不可思议之他力。

“七宝华中自然化生”。此云“自然化生”者，表非胎卵湿化四生中之化生。如《法华文句》云：“《胎经》云：莲华生者，非胎卵湿化之化生也，非化而言化也。”又亦非《涅槃经》所谓之湿生。彼经云：庵罗树女等，因树华而生，名为湿生。盖秽土草木，常有湿气。庵罗树女等，托此湿气而生，乃名湿生。今净土中，莲华与人俱是同时而有，自然化现，不藉湿气，故亦非湿生也。

“智慧勇猛”。谓智慧明了锐利，能破烦恼骄慢贼军，故云“勇猛”。如《智度论》云：“智慧箭劲利，破骄慢诸贼。”又《维摩经》云：“以智慧剑，破烦恼贼。”又《心地观经》云：“法宝犹如智慧利剑，割断生死，离系

缚故。”“神通自在”，神通无碍也。如经云“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等也。

又《观经》中详明上辈之三品。兹节录嘉祥《义疏》：“第一谓上品上生。发菩提心，修行经七日，则生彼国。见彼佛身，闻说妙法，则悟无生法忍。当知此是七地无生也。第二，上品中生。不必读诵大乘经，但善解义理，深信因果，不谤大乘。此功德愿生彼国，即得往生彼国七宝池中，大莲华中。经一宿则开。经一小劫，得无生法忍。此亦是七地无生。前上品见佛闻法，则得无生。今中品经一小劫得无生也。第三，上品下生。此人亦信因果，不谤大乘。彼国华中一日一夜乃开。复经三小劫得百法明门，住欢喜地。今下品得初地无生，故知前上品是七地无生。”又《弥陀疏钞》更谓，上上品往生中，最上者可至八地。《钞》云：“则上上品中，从一地以至八地，已容多品，余可知矣。”可见上辈往生，见佛闻法，即悟无生，可登八地，足证“智慧勇猛”也。

“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此指现在以及当来一切众生，欲于当世亲自眼见阿弥陀佛也。《观经》谓，上品上生者，“阿弥陀如来，与观世音、大势至，无数化佛，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七宝宫殿。观世音菩萨执金刚台，与大势至菩萨，至行者前。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与诸菩萨，授手迎接。观世音、大势至，与无数菩萨，赞叹行者，劝进其心。行者见已，欢喜踊跃。自见其身乘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顷，往生彼国。”又上品中生者，“命欲终时，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无量大众眷属围绕。持紫金台，至行者前。赞言：‘汝行大乘，解第一义。是故我今来迎接汝。’与千化佛一时授手。行者自见坐紫金台。合掌叉手，赞叹诸佛。如一念顷，即生彼国七宝池中。”又上品下生者，“行者命欲终时，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与诸菩萨，持金莲华，化作五百佛，来迎此人。五百化佛，一时授手。赞言：‘法子：汝今清净，发无上道心，我来迎汝。’见此事时，即自见身坐金莲华。坐已华合。随世尊后，即得往生七宝池中。”《观经》与本经，同谓行者于命终前，见佛来迎，是即“今世见阿弥陀佛”也。于此五浊恶世，无佛之世，能见彼佛，实是希有。全凭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不思議力。复因行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广积功德，发愿回向，求生彼国。与佛愿相应，故能见佛。由见佛故，即得往生，永无退转，必证无上菩提。段末复示“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盖此乃往生之主因。加之以“积集善根，应持回向”，以是胜因，必得妙果。故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

本解崇尚他佛，或疑有味心宗。兹引三论，以为佐证。

一、灵峰大师《要解》云：“问：‘佛既心作心是，何不竟言自佛，而必以他佛为胜，何也？’答：‘此之法门，全在了他即自。若讳言他佛，则是他见未忘。若偏重自佛，却成我见颠倒。又悉檀四益，后三益事不孤起。倘不从世界深发庆信，则欣厌二益，尚不能生，何况悟入理佛？唯即事持达理持，所以弥陀圣众现前，即是本性明显。往生彼土，见佛闻法，即是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法门深妙，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见。唯马鸣、龙树、智者、永明之流，彻底担荷得去。其余世智辩聪，通儒禅客，尽思度量，愈推愈远，又不若愚夫妇老实念佛者，为能潜通佛智，暗合道妙也。’”

二、《无量寿起信论》云：“问：‘临终见佛，为是自佛，为是他佛？若他佛者，即成魔业。若自佛者，想力所成，虚妄不实，云何往生？’答：‘自佛他佛，总成戏论。人我两忘，自他不异。诸佛法身，湛然常寂。以本愿故，感应道交，即自即他，无虚无实，唯一真如，周遍法界。众生依于业缘，幻有分段。如居屋下，不见天日。念力诚坚，幻缘斯净。如撤屋蔀（bù 部），天日豁然。任运往生，还同本得。’”此论扫尽一切分别，自他生佛总成戏论。唯一真如湛寂周遍。任运往生极乐，还在本心之内。

三、《弥陀疏钞》云：“著事而迷理，类童蒙读古圣之书”，“昏稚未开，仅能读文，了不解义。所谓终日念佛，不知佛念者也”，“执理而遗事，比贫士获豪家之券，自云巨富，不知数他人宝，于己何涉”，“所谓虽知即佛即心，判然心不是佛者也。是故约理则无可念。约事，则无可念中，吾固念之。以念即无念，故理事双修，即本智而求佛智。夫然后谓之大智也”。又《疏》云：“然著事而念能相继，不虚入品之功。执理而心实未明，反受落空之祸”；《钞》曰：“假使骋驰狂慧，耽著顽虚，于自本心，曾未开悟，而轻谈净土，蔑视往生，为害非细。所谓‘豁达空，拨因果，莽莽荡荡招殃祸’者也。”读者当三复斯言，慎勿执理废事，讳言他佛，轻视净土，而自招殃祸也。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悬缙（zēng 增）然灯，散华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

《略论》云：“中辈生者，有七因缘：一者，发无上菩提心。二者，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三者，多少修善，奉持斋戒。四者，起立塔像。五者，饭食沙门。六者，悬缙燃灯，散华烧香。七者，以此回向，愿生安乐。”《会疏》同

之。第一发菩提心，第二一向专念，均如上解，不赘。第三“随己修行诸善功德”，谓诸善功德中，随己堪能，勉力以赴也。“奉持斋戒”，《大乘义章·十二》曰：“防禁故名为戒，洁清故名为斋。”“戒”者，《四分律音义》曰：“戒亦律之别义也。梵言三婆罗，此译为禁。戒者亦禁义也。”

“斋”者，谓不过中食。正午以为正时，以后为非时。时者宜食，非时则不宜食。不过中食（即常言之过午不食），名持斋。又《南山业疏》云：“斋谓齐也，齐一其心。或言清也。”故持斋者，以清心之不净也。又《会疏》云：

“斋戒，即八斋戒及摄大小诸戒。盖夫戒是人师，道俗咸奉。心为业主，凡圣俱制，正法住灭，皆一由之。明比日月，尊譬宝珠。宁当抱渴而死，弗饮水虫（指未经沙滤含虫之水）。乃可被系而终，无伤草叶。”《疏》中极论斋戒之要。正法能否住世，全赖行人能否持戒。故当宁失身命，毋违所受之戒。彭际清居士曰：“故知净土资粮，全凭功德。功德之基，莫先持戒。以戒净则心净，心净则土净故。”

第四、“起立塔像”。“塔”，具云窣（sū 苏）堵波，译为庙，或方坟。谓置佛舍利处也。《会疏》曰：“安塔有三义：一表人胜，二令他信，三为报恩。《法华经》曰：‘诸佛灭度已，供养舍利者，起万亿种塔，金银及颇梨。……或有起石庙，栴檀及沉水，木槩（mì 密）并余材，砖瓦泥土等。若于旷野中，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像”，指佛像。据《增一阿含》，佛升忉利，优填王忆佛，用牛头栴檀雕佛像高五尺，是为此土雕像之始。《法华经》云：“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像。刻雕成众相，皆已成佛道。”又《造像功德经》曰：“若人临终发言造像，乃至如糠（kuàng 矿）麦，能除三世八十亿劫生死之罪。”

第五、“饭食沙门”。即斋僧。以饭食供养僧众也。《六波罗蜜多经》云：“以食施者，当施五事。云何为五？一者施命。若人无食，难以济命。二者施色。因得食故，颜色和悦。三者施力。以是食故，增益气力。四者施乐。以此食故，身心安乐。五者施辩。若饥饿者，身心怯弱，言说蹇（jiǎn 检）讷（nè 呢），不能辩了。饮食充足，身心勇锐，得大辩才，智慧无碍。”又《会疏》曰：“饭食沙门者，经云：‘正令得满四天下宝，其利不如请一清净沙门，诣舍供养，得利殊倍。’”

第六、“悬缯然灯，散华烧香”。“缯”，帛之总名。“悬缯”者，以缯造彩幡悬挂于佛殿。《百缘经》云：“佛在世时，有婆多迦，过去曾作一长幡悬毗婆尸佛塔上。从是以来，九十一劫，常有大幡覆阴其上，受福快乐。然后出家，得阿罗汉。”“然”者，烧也。“灯”者，灯烛，灯火也。《施灯功德

经》云：“佛告舍利弗：或有人于佛塔庙诸形像而设供养故，奉施灯明，乃至以少灯炬，或酥油涂然（燃），持以奉施，其明唯照一道一阶。舍利弗：如此福德，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唯佛如来乃能知也。”“散华”，散布鲜花，以供养佛也。《会疏》云：“散华者，华开清淨。妙色妙香，散诸佛刹。若有华开，诸佛来坐。是故下界中以华为淨土。见色闻香，诸鬼神等嫌之，犹如粪秽色香故。（谓诸鬼神以花之色香，同于粪便，故嫌之）《陀罗尼集经》曰：‘若四部众，以众华散阿弥陀佛，发愿诵咒者，得十种功德。何者为十？一者，自发善心。二者，令他发善心。三者，诸天欢喜。四者，自身端正，六根具足，无有损坏。五者，死生宝池（指死后生于宝池中）。六者，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生值佛闻法，不生边地及下姓中。七者，成转轮王，王四天下。八者，生生世世常得男身。九者，得生弥陀佛国，七宝华上结跏趺坐，成阿鞞跋致。十者，成阿耨菩提。坐于七宝师子座上，放大光明。与阿弥陀佛等无有异也。’”“烧香”，烧香以为供养。《往生要集》曰：“随力办于华香供具。”《会疏》曰：“若人烧美香，魔伦趣他方。佛神欢喜守，修善必成就。如那乾诃罗国大王，遥向佛生国焚香作礼。香烟直至佛精舍，如白琉璃云，绕佛七重，化作金台。具如《观佛经》说。”又《大日经疏》曰：“烧香是遍至法界义。如天树王开敷时，香气逆风顺风，自然遍布。菩提香亦尔。随一一功德，即为慧火所焚，解脱风所吹。随悲愿力自在而转，普熏一切，故曰烧香。”后疏兼论烧香之事理，旨趣更深。

第七、“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回向发愿之紧要，已于上辈往生文中，略作注释。兹简录慈照宗主劝人发愿偈于下：“持戒无信愿，不得生淨土，唯得人天福，福尽受轮回。”又：“发愿持戒力，回向生乐国。如是各行持，千中不失一。”又《会疏》曰：“回向愿生者，如上诸善回向，则必作生因。若不回向，则不作生因。”皆显回向发愿之不可少也。

“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圆中钞》曰：“真佛者，弥陀之应身也，化身则从应身，又变化其身，而来接引。”《会疏》曰：“具如真佛者，如《观经》中，上辈三人临终时，皆言阿弥陀佛及与化佛来迎此人。故知真佛，指上辈所见佛也。余例上可知。”中辈之人，临终得见化佛，亦决往生。因佛诸身不一不异，故随化佛，往生安乐，住不退转。但“功德智慧次于上辈者也”。

又《观经》中品三种往生者，皆未言发菩提心。生极乐后，所证亦皆声闻乘果。如中品上生，花开即得阿罗汉果。中品中生，七日花开，得须陀洹（huán 环），经半劫后，成阿罗汉。中品下生亦是七日后得须陀洹，但须过一小

劫，方成阿罗汉。皆是下乘圣果也。善导大师谓中品上生，是下乘根性上善凡夫人，中品中生是下乘下善凡夫人，中品下生是世善上福凡夫人。上之经论，似与本经相违。本经中辈皆是发菩提心之大乘行人，到已皆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又《往生论》曰：“二乘种不生。”盖谓二乘种性之人，不能往生，此则契于本经而违于上之经论。如上相违之处，《净影疏》解之，甚为详善。

《疏》曰：“天亲作往生偈，二乘种皆不得生。《观经》宣说下乘众生，亦得往生。其义云何？释言：言二乘种不得生者，就此国中，往去时说。下乘众生先虽习得，临欲去时，要发大心，方得往生。若用小心求生彼国，无得去理。为是天亲言，二乘种不得往生。问云：若言去用大心，何故至彼证入小果？释言：由其本习下乘多故。本在此处，多学观察苦、无常等。至彼闻说苦、无常等，即便悟解。故证小果。以本乘终发大乘心，求生彼故。在彼国中，得罗汉已，即便求大（回小向大）。”（昙鸾、道绰诸祖胜解，已引录于前，兹不赘）

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乐，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

下辈生者，有三因缘：一、发菩提心；二、一向专念；三、至诚愿生。与中辈相较，只是不能作诸功德。又“欢喜信乐，不生疑惑”，即“十念必生愿”中之“至心信乐”。“以至诚心，愿生其国”，即《观经》之至诚心与回向发愿心。且三辈往生咸云“当发无上菩提之心”。是故《净影疏》曰：“然此三辈，人位虽殊，至欲往生，齐须发心求大菩提，专念彼佛，回向发愿，方得往生。”

“梦见彼佛”下有两释，其义稍异。一、望西谓先是梦见，临终时是眼见佛。《疏》曰：“三辈俱有梦见眼见故。《觉经》中说上辈云：‘于其卧睡中，梦见无量清淨佛及诸菩萨、阿罗汉。其人寿命欲终时，无量清淨佛则自与诸菩萨、阿罗汉，翻飞行迎之。’中辈亦同梦见彼佛。往生先兆，临终来迎。本愿胜益，故俱应有。若无佛迎，本愿虚设。然今文中，无来迎者。且为分别三辈差异，谓上报佛，中是化佛，下梦佛故。以实而言，梦见之后，可见佛迎。故《观经》说，‘化佛来迎’。恶人尚尔，况善人耶？”按上之论点有三：（一）彼佛有临终接引之本愿。若于下辈，不来迎接，则有违本愿故。（二）《观经》下品，俱是恶人，佛尚来迎。今经下辈，俱是善士，焉能不迎？（三）汉吴两译，上中二辈，俱先梦佛，然后临终见佛，故今下辈，亦应如是。是故本经谓梦见，言其前者；《观经》云见佛，指其后者也。此是一说。二、另一说如

《会疏》谓确是佛迎，但仿佛似梦。《疏》曰：“梦见彼佛者，如《观经》下三品人。命促刹那，狱火来现。虽佛来迎，仿佛不明，犹如梦中故。若不尔者，何至临终，得安闲神游乎？”盖谓《观经》所示下品之人，临终之时，地狱众火，一时俱至，众苦交逼。佛虽现前，但以神识不清，不甚明了。依稀仿佛，若在梦中。故云“梦见彼佛”也。若非有佛来迎者，焉能安闲有此十念，而随佛神游极乐也？两疏所辩虽异，但谓下辈往生，亦有佛来迎是一，殊途同归，故并引征，以证斯旨。

至于《观经》下品三人，俱是恶人者。善导大师谓，下品上生者，是造十恶轻罪凡夫人；下品中生，是破戒次罪凡夫人；下品下生，是具造五逆等重罪凡夫人也。彼经下品皆是恶人，与本经相违者，何也？望西《疏》曰：“下辈之内，有多类故。《观经》说恶，今说善人。故《觉经》（即《汉译》）云：

‘（其三辈者……）当断爱欲，无所贪慕。慈心精进，不当瞋怒。斋戒清净。如是清净者，当一心念欲生无量清净佛国。’”盖往生品类，万别千殊。三辈九品，只是粗分。故一下品中，已类别无数。彼经明恶人，本经则指善士。如《汉译》下辈之人，确是修善者也。又《观经》下品往生，生前虽是恶人，花开后并是大乘。下品上生，经七七日莲花乃敷。经十小劫，得入初地。下品中生，经于六劫，莲花乃敷。闻说大乘甚深经典，应时即发无上道心。下品下生，满十二大劫，莲花方开。闻法欢喜，应时即发菩提之心。嘉祥《观经义疏》曰：“上品修大乘因故，所以得大乘果。中品修小乘因故，还得小乘果。下品现在虽不修大乘善及小乘善，但彼临终时，遇善知识，为说大乘妙法。以闻大乘故，得大乘果也。”

《阿弥陀经》谓执持名号，得生净土之善男子、善女人，“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正符本经三辈临终见佛之说。其它如《称扬诸佛功德经》云：“若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命欲终时，一心信乐，念不忘舍，阿弥陀佛将诸众僧，住其人前，魔终不能坏斯等正觉之心。”又《鼓音王经》云：“若有四众，能正受持，彼佛名号，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即与大众，往此人所，令其得见。”又《华严经》云：“如来有十种佛事。一者，若有众生，专心忆念，则现其前。”是均为本经之良证。

夫如来者，本无去来。云何今言，佛现其前？莲池、幽溪、藕益三大师，深明其义，语皆精妙，契佛本怀。恭录于次。

莲池《疏钞》云：“古谓佛无去来。云何有佛，现在其前？答：感应道交，不妨不来而来，未见而见。故永明谓：‘知幻非实，则心佛两忘。不无幻相，则不坏心佛。’又云：‘法身真佛，本无生灭。从真起化，接引迷根。’

此乃如来本愿功德，令彼有缘众生，专心想念，能于自心见佛来迎，不是诸佛实遣化身而来迎接。则佛身湛然常寂，众生见有去来。如镜中形，非内非外。如梦中事，不有不无。又经云：‘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亦此意也。是故水清则月自来，心净则佛自现。所谓感应道交难思议也。”

幽溪《圆中钞》云：“凡是见佛，须论感应。若平居参禅，或修空观。既宗扫荡，佛亦不立。苟有所见，悉为魔境。或功用显著，心佛自现。亦须观空，弗生著相。今既念佛，求生极乐。临终见佛，此因妙感。复由生佛本是一体，感应道交，法尔如是。若不明此，妄论邪谈，不唯自障，兼亦障人。于此法门，大成罪过。”

藕益《要解》云：“十万亿土，不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以心性本无外故。又仗自心之佛力接引，何难即生。如镜中照数十层山水楼阁，层次宛然，实无远近。一照俱了，见无先后。‘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亦如是；‘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亦如是；‘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亦如是。当知字字皆海印三昧，大圆镜智之灵文也。”以上灵峰赞叹经文之言，亦复字字皆海印三昧，大圆镜智之灵文也。

以上三释，皆与禅净诸祖一鼻孔通气，正是从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者也。盖自他不二，自他宛然。因自他不二，故来迎之佛即是自心之佛。复因自他宛然，故于佛实不来，人亦不去之中，宛现临终佛迎，往生极乐之事。事理圆融，自在无碍，但能仰信，获益无量。

上三辈往生是一类。下明一念净心，十念一念往生之类。或名“一心三辈”。“一心三辈”见于北京净莲寺律宗大德慈舟老法师之《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科判》。法师乃我国（现代）华北三大高僧之一。曾在济南及北京专讲本经，并作科判（于一九三九年【己卯年】印行）。慈老所判“一心三辈”，与会集本经之夏师，同一心眼，同一手笔。发前人未发之精蕴，彰净门久隐之妙谛。禅净不二之旨，于兹益显。

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

此章全是《唐译》经文，魏唐两译，似为同一梵本。但此段《唐译》经文，系统分明，文富义深，远胜《魏译》。《魏译》则分散于本品首尾两处。于上辈之前云：“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其国，即得往生。”但复于下辈文中曰：“其有至心，欲生彼国，假使不能作

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若闻深法，欢喜信乐，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于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唐海东元晓师据《魏译》，于《无量寿经宗要》论云：“下辈之内，说二种人。二人之中，各有三句。初人三者：一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是明正因。二者，乃至十念，专念彼佛。是助满业。三者，愿生彼国。此愿前行和合为因，是明不定性人也。第二人中，有三句者：一者，闻甚深法，欢喜信乐。此句兼显发心正因。但为异前人，举其深信耳。二者，乃至一念念于彼佛。是助满业。为显前人无深信故，必须十念。此人有深信故，未必具足十念。（窃按元晓师之说乃专据《魏译》。若就本经，则一念得生者，全因获得一念净心也。从一心中，念佛一声，顿即与弥陀本愿相应，故临终即得往生）三者，以至诚心，愿生彼国。此愿前行和合为因。此就菩萨种性人也。（正是《唐译》中‘住大乘者’）”盖元晓师谓下辈中有两种人：一者，发菩提心，十念圣号，愿生彼国，而得往生，是不定性人。二者，闻法深信，乃至一念，愿生彼国，而得往生，是菩萨种性人。元晓师实已明察《魏译》下辈往生文中，品类不齐。试问“闻甚深法，欢喜信乐，不生疑惑”，如是殊胜智慧，应是何人境界？故元晓师名之为“菩萨种性人”。既是菩萨种性，复能生深信，起心念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实不应限于下辈也。

又《报恩论》曰：“谨按此段十念往生，专指住大乘者言之。大乘如禅宗得破参，及读一切大乘经典，得解悟者皆是。其人不专修净土。如智者、永明之类。”此《论》所见，更上层楼。（惜以永明大师为例，稍欠稳妥。因永明昼夜弥陀十万声）盖经云住大乘者，其心清净，闻甚深法，即生信解。如是智慧猛利，信愿坚固之人，唯智者、永明、中峰诸大老，方所堪能。既同智者、永明、中峰诸大祖师，又焉能位列下辈？是故夏师会本，于三辈往生人后，专引《唐译》，另成一段。以表常言之三辈往生外，另有一格。即慈舟法师判为一心三辈者也。此一心三辈，乃别有大人作略，超越常格，而得往生者。此之作略，即一心也。本品中，“一念净心”，即前《十方佛赞品》中之“一念净信”也。前云“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今云“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定生彼国”。前后呼应，同显一心与一念之旨。此实净土法门之妙体。夏师之会集，慈老之科判，均契诸佛本怀，深显禅净不二，实大有功于圣教。

一心与一念，文异而实同。《教行信证》曰：“言一念者，信心无二心，故曰一念，是名一心。一心则清净报土真因也。”谓信心无二之心，即是一

心，亦即是一念。并谓此为清淨报土之真因，则往生者必将登实报庄严土，而成地上之大士。一心之不可思议殊胜功德，于此可见。又《信心铭》曰：“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亦表不二之信心，即不可思议之一心。是故“一念淨信”，“随愿皆生”也。又《圆中钞》曰：“持名一心不乱者，因也。得一念者，约行成而为言也。此一念之力，有伏惑之功。临终正念，自然现前，往生淨土必矣。”盖言，持名心无散乱者，因行也。能得“一念”，乃行成之果。若得一念，则临终时，能伏诸惑，正念自然现前，定为往生之因。故本经曰：“发一念心，念于彼佛，定生彼国”也。又《弥陀要解》谓十念乃至一念往生，但约临终时，亦与此无违。若于平时能发一念清淨心，冥契理体，入于一念，则因此一念之力，临终必仍能有十念或一念也。如《圆中钞》所云：“此一念之力，有伏惑之功，临终正念，自然现前”也。

又一心中，有事有理。事一心者，《弥陀疏钞》曰：“闻佛名号，常忆常念。以心缘历，字字分明。前句后句，相续不断。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无第二念。不为贪瞋烦恼之所杂乱。事上即得，理上未彻。惟得信力，未见道故。名事一心也。”又《弥陀要解》曰：“不论事持理持，持至伏除烦恼，乃至见思先尽，皆事一心。”

理一心者，《弥陀疏钞》云：“闻佛名号，不惟忆念，即念反观，体察究审，鞫（jū 拘）其根源。体究之极，于自本心，忽然契合。以见谛故，名理一心也。”《弥陀要解》云：“不论事持理持，持至心开见本性佛，皆理一心。”在一心中，理一心最为上也。

又《弥陀疏钞》云：“执持名号，一心向往，即事一心。执持名号，还归自心，即理一心。”

《那先经》云：“诸善之中，独有一心，最为第一。一其心者，诸善随之。”《弥陀疏钞》曰：“即此一心，全体是佛。又此一心，即定中之定故，即菩萨念佛三昧故，即达摩直指之禅故。”

上所引证，一念即一心。此之一念，盖指本觉灵知之自性，谓为一念。例如日本幸西氏云：“一乘即弘愿。弘愿即佛智。佛智即一念。”该氏并立一念之义。谓凡夫之信心，如能与佛智一念相应，则往生事业自然成办，不须口口声声多称名号。此与《报恩论》相似。《论》云：禅宗破参，读教解悟，而专修淨土，而能一念淨信，与佛智相应，一念称佛，而得往生者也。

但淨宗常谓之一念、十念，则径指凡夫之称念佛号一声与十声。如义寂之《无量寿经疏》曰：“此言念者，谓称南无阿弥陀佛。经此六字顷，名一念。”是谓念诵一声佛号，即名一念。《观经》谓下品下生者，“如是至心，

令声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终之时，见金莲华，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由上可见，十念即十声。如是临终十念，乃至一念，皆得往生。如彭际清曰：“如实回心，一念念佛，无不往生，以佛本愿力故。”

至于《观经》中临终十念而得往生，与上所论一心之念，是同是别。莲池大师于《疏钞》中，论之极为精确。《疏》曰：“故知至心念阿弥陀佛一声，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良繇（yóu 由）正指理一心故。人有疑言，罪既多劫，业重障深，久勤忏悔，渐积功德，庶可消亡。而念佛一声，灭多劫罪。因微果巨，固所不信。今谓至心者，即一心也。若事一心，虽能灭罪，为力稍疏，罪将复现。多多之念，止可灭少少之愆。此之至心，正属理一心。一心既朗，积妄顿空。喻如千年暗室，岂以一灯，暗不速灭？故‘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不独《妙法莲华经》有之。《法华三昧观经》云：‘十方众生，一称南无佛者，皆当作佛。唯一大乘，无有二三。一切诸法，一相一门，所谓无生无灭，毕竟空相。’如上所说，非理一心而何？”莲池大师谓《观经》之“至心”，即理一心。盖临终亲见狱火，乃生实信，故能顿释万缘，唯提一念，念念离念，念念是心，念念契真，念念是佛。如是临终十念，契理一心，故得灭罪往生也。

又何为至心？《无量寿经宗要》引什公之喻：譬如有人，值遇恶贼，直来欲杀。其人勤走，渡河求免。尔时但念渡河方便。“但有此念，更无他念。当念渡河，即是一念。此等十念，不杂余念。行者亦尔，若念佛名，若念佛相等。无间念佛，乃至十念。如是至心，名为十念。”是谓行人念佛，如彼喻中人之欲渡河。只是欲渡之念，更无他念。是名至心。如是之念，相续至十，即为十念。临终能行，决定往生。乃至一念（见《念佛三昧宝王论》），念心纯固，亦得往生。盖以暗合道妙，巧入无生。是故五逆十恶，临终念佛，乃至一念，亦得往生。正显弥陀本愿不可思议。法藏菩萨五劫思维之果，即在于此。五逆十恶临终之际，地狱相现，众火俱至。而能以称名故，顿离妄惑，入理一心。以契理故，众罪消灭，即生极乐，登三不退。若非方便中之究竟方便，圆顿中之最极圆顿，何能臻此！今净土法门，能令恶逆凡夫，暗契一心，是故弥陀，号为愿王，诚不虚也。

又道绰（chuò 辍）大师于《安乐集》亦论十念往生云：“汝谓一形恶业为重，以下品人十念之善以为轻者，今当以义较量。轻重之义者，正明在心、在缘、在决定，不在时节久近多少也。一、云何在心？谓彼人造罪时，自依止虚妄颠倒心生（依妄心而生）。此十念者，依善知识方便安慰，闻实相法生（依

实相而生）。一实一虚，岂得相比也。何者？譬如千岁暗室，光若暂至，即便明朗。岂可得言，暗在室千岁而不去也。是故《遗日摩尼宝经》云：‘佛告迦叶菩萨，众生虽复数千巨亿万劫，在爱欲中，为罪所覆。若闻佛经，一反念善，罪即消尽也。’是名在心。二、云何在缘？谓彼人造罪时，自依止妄想，依烦恼果报众生。今此十念者，依止无上信心，依阿弥陀如来，真实清净无量功德名号生。譬如有人，被毒箭所中，彻筋破骨。若闻灭除药鼓声，即箭出毒除。岂可得言彼箭深毒厉，闻鼓音声，不能拔箭去毒也？是名在缘。三、云何在决定者？彼人造罪时，自依止有后心、有间心生。今此十念者，依止无后心、无间心起。是为决定。又《智度论》云：‘一切众生临终之时，刀风解形，死苦来逼，生大怖畏。是故遇善知识，发大勇猛，心心相续，十念即是增上善根，便得往生。’又如有人对敌破阵，一形之力一时尽用。其十念之善，亦如是也。”

又有人视临终十念为轻易，乃拟临终，方事修念。《安乐集》破之曰：“十念相续，似若不难。然诸凡夫，心如野马，识剧（剧者，甚于也）猿猴，驰骋六尘，何曾停息！各须宜发信心，预自克念。使积习成性，善根坚固也。如佛告大王，人积善行，死无恶念。如树先倾，倒必随曲也。若刀风一至，百苦凑身。若习先不在怀，念何可辨？各宜同志三五，预结言要。临命终时，迭相开晓。为称弥陀名号，愿生安乐国。声声相次，使成十念也。譬如蜡印印泥，印坏文成，此命断时，即是生安乐国时。一入正定聚，更何所忧？各宜量此大利，何不预克念也。”

又《弥陀要解》亦云：“若无平时七日功夫，安有临终十念一念？纵下下品逆恶之人，并是夙因成熟。故感临终遇善友，闻便信愿。此事万中无一，岂可侥幸！”

由上可见，一心之境甚为幽深。是故本经，宗于专念。藕益大师曰：“现前一句所念之佛，亦本超情离见，何劳说妙说玄？只贵信得及，守得稳，直下念去。或昼夜十万，或五万、三万，以决定不缺为准。毕此一生，誓无变改，若不得往生者，三世诸佛便为诳语。”又云：“要到一心不乱境界，亦无他术。最初下手，须用数珠，记得分明，刻定课程，决定无缺。久久纯熟，不念自念。然后记数亦得，不记数亦得。若初心便要说好看话，要不著相，要学圆融自在，总是信不深，行不力。”又道绰大师云：“若始学者，未能破相。但能依相专至，无不往生，不须疑也。”是故本经但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也。

至于末世，持名者虽广，而往生者不多，《安乐集》亦有问答如下：“若

人称念弥陀名号，能除十方众生无明黑暗得往生者。然有众生称名忆念，而无明犹在，不满所愿者何意？答曰：由不如实修行，与名义不相应故也。所以者何？谓不知如来是实相身，是为物身。复有三种不相应：一者信心不淳，若存若亡故。二者信心不一，谓无决定故。三者信心不相续，谓余念间故。迭相收摄。若能相续，则是一心。但能一心即是淳心。具此三心，若不生者，无有是处。”此论直指当世净业行人之病根。念佛而不能得往生之果者，以不知如来是实相身。认身如物，取相执著。妄生计较，缺少智慧，失中道义。另则三种不相应，此三种不相应，一言以蔽之，只是信心不足。往生资粮即信愿行，缺一不可。据《要解》所云，信愿有缺，则持名纵如银墙铁壁，风雨不入，亦不能往生也。

“住大乘者”。《法华经·譬喻品》曰：“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勤修精进，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师智、如来知见、力无所畏；愍念安乐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是名大乘。”又《十二门论》云：“摩诃衍者，于二乘为上，故名大乘。诸佛最大，是乘能至，故名为大。诸佛大人乘是乘，故名为大。又能灭除众生大苦，与（施）大利益事，故名为大。又以此乘能尽一切诸法边底，故名为大。”又《宝积经·廿八》云：“诸佛如来正真正觉所行之道，彼乘名为大乘。”“住大乘者”，即常住于如上大乘法中之人。当知是人，决非凡小。虽是肉身，亦名菩萨。

“清净心”，无疑无垢、净信之心也。（详见前注）《中阿含经·四十一》曰：“清净心，尽脱淫怒痴，成就于三明。”如是清净心，功德难思。故《十方佛赞品》曰：“乃至能发一念净信。……随愿皆生”也。以如上之清净心，归向无量寿佛，故云：“以清净心，向无量寿。”

“乃至十念”。“乃至”者，从多向少而言，如云“下至”。如上之信愿持名归向净土，下至仅得十念相续，亦定生彼国。此之十念包括（一）平时与（二）临时。（一）至于平时十念，亦有两种：一者，如前引《弥勒发问经》中佛说之十念，不杂结使，是乃菩萨念，而非凡夫念。本经所云“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即以脱尽淫怒痴之三毒，具成就三明之智德，以如是之心，而持佛名号。如是念佛，功德难思。以此为因，则临终正念现前，定得往生。但此乃菩萨之十念。二者，慈云忏主有晨朝十念法。每日清晨，漱口焚香，向西合掌。念佛尽十口气。一口气中，尽力念佛号，一口气尽，是为一念。此为接引事务繁忙，或勤修别法，无暇多修净业之人。终身修之，蒙佛本愿加威，亦得往生。（二）至于临终之十念，则如《观经》所说。暗契理一心，故必往生。总之，种种十念往生，皆弥陀宏誓中，十念必生大愿之所感。

“一念净心”，“发一念心”，与前文中“一念净信”中“一念”，均即是“一心”也。此一心乃十法界之本体，真如实相之异名，亦即《那先经》谓为“最为第一”，《弥陀疏钞》谓为“全体是佛”者也。“发一念心，念于彼佛”即“定生彼国”者，正日人幸西氏所主之一念义。凡夫之信心，如能一念与佛智相应，即得往生也。又此一念，既已全体是佛，即此全体是佛之念，以念彼佛，故一念即得相应，是以“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

“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因一念往生者，既亦曰三辈，故品类不一。临终景象，亦应随之而异。于上辈者，生死情尽，凡圣体空，明识佛无来去，而见佛来。了达生死本空，而现往生。舍此生彼，皆如幻梦。故云如梦也。于中辈者，了达世间，皆如梦幻泡影，故于临终，无所留恋，视同梦中也。至于下辈，其人临终，仿佛似梦，得见彼佛，亦得往生。（但一心三辈中之下辈，并不皆等于正宗三辈中之下辈。上中二辈亦复如是。盖一心三辈，别具一格，不同常规也）

由上可见，念佛达于一心，而得往生者，品类悬殊，上则圣贤，下及凡夫。念佛达于一心，乃至“能发一念净信”，“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皆得往生。其最下者，则为五逆十恶，临终发愿，至心念佛，十声相续，乃至仅得一声，以暗契理一心故，亦得往生。此显一心功德，最为第一。净土持名法门，微妙难思，五逆十恶临终念佛，暗合道妙，契理一心，即超生死，而登不退。极显持名法门，究竟方便，不可思议。

以上两类往生，一者三辈往生，皆由“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此则本经之宗也。二者，一念净信，一念往生，皆由“一念”。“一念”者，实相也，乃本经之体也。且一念之净心，举体是菩提心，“念于彼佛”正是专念。故知一心三辈，亦不外于本经之宗也。

又《观经》五逆十恶能往生。本经“唯除五逆，诽谤正法”是不能往生也。嘉祥于《观经义疏》中，释曰：“第三品明恶有三人。初明作十恶。次明作四重。后明作五逆。不明谤法阐提（谤法称为阐提），故明恶不尽。十恶四重五逆并得生西方。若是谤法阐提不得生也。阐提不信法，临终虽为说有无量寿佛，彼终不信，故不得往生也。”又《安乐集》论此甚详，已引录于前，兹不赘。

又《四帖疏》更有别义。《疏》曰：“如四十八愿中，除谤法五逆者。……如来恐其造斯二过。方便止言，不得往生。亦不是不摄也。……若造（经忏悔、发愿、持佛名号），还摄得生。”

两疏之说虽殊，但不相违。嘉祥师谓彼是谤法阐提，不能起信，故不得

生。善导师意谓，虽是谤法五逆，倘于临终，闻法能信，忏悔回心，至心信乐，愿生其国，乃至十念，佛垂大慈，亦可摄彼往生极乐。盖阐提亦能成佛。故临终若生正信，即非阐提。故佛垂慈，仍予摄受。但阐提之人，临终生信，实为难中之难。如《观经》云临终十念得生者，已是万万中之一，若如《四帖疏》所谓谤法五逆，临终能至心信乐念佛往生者，当为亿亿中之一也。

又《法鼓经》云：“若人临终，不能作念。但知彼方有佛，作往生意，亦得往生。”如来慈德，微妙难思。是故《安乐集》云：“当知如来有胜方便，摄护信心。谓以专意念佛因缘，随愿往生。”并赞云：“若闻阿弥陀德号，欢喜赞仰心归依，下至一念得大利，则为具足功德宝。设满大千世界火，亦应直过闻佛名，闻阿弥陀不复退，是故至心稽首礼。”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

前品三辈往生，主要显往生后之位次，而未广论往生之因行。故于本品增广之，名为“往生正因”。此两品互作经纬，彼此涵摄。盖前品三辈往生者之所行，亦皆是往生正因。本品中所示之正因，其果亦即是前品之三辈。

又本品所示诸因，多契于《观经》之净业。《观经》云：“生彼国者，当修三福：

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

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

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

如此三事，名为净业。佛告韦提希，汝今知不？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又曰：“复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何等为三？一者，慈心不杀，具诸戒行。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三者，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具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观经》所示，与本品内容，多相吻合。

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禁戒，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与之，令得安乐。忆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是人命终，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速得闻法，永不退转。

此文乃本品之首段。明第一类正因，发心念佛，兼受持经戒，自他二利得生。（此文全自《宋译》）

第一类正因，共有六句：(一)受持本经。(二)求生净土。(三)发菩提心。(四)严持

诸戒。(五)饶益有情。(六)忆佛念佛。(一)《观经》曰：“读诵大乘。”《观经约论》云：“不读大乘则不明佛心。不明佛心，则不契佛智。不契佛智，纵生彼国，不得见佛。”今经首云：“闻此经典，受持读诵。”此经即此《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此经乃净土第一经，亦中本之《华严》也。又此经乃世尊独留于将来经道灭尽之际，住世百岁，为末后众生留作津济者也。又“此经”亦兼指《无量寿经》汉、吴、魏、唐、宋诸译本，及王氏、彭氏、魏氏诸会节本。但能受持，均是正因。但此会本，独称善本，故持经功德弥胜也。“昼夜相续”，明勇猛精进，无有间断。(二)“求生彼刹”。以受持、读诵、书写、供养种种功德，回向净土。(三)“发菩提心”。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乃本经之宗，三辈往生之正轨，故重见于本品也。(四)“持诸禁戒，坚守不犯”。此即《观经》之“具诸戒行”或“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盖无戒则同漏器，虽勤念佛亦难圆满。(五)“饶益有情”。是菩萨利他行。如《普贤行愿品》曰：“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是故净业行人，应于众生广行饶益。“所作善根，悉施与之”。指自作之一切功德与善根，悉皆施与一切众生，令彼离苦得乐。如密教行人。愿己之一切功德，悉施一切众生。众生一切罪苦，悉皆由我代受。(六)忆佛念佛。“忆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盖念佛妙行，众善中王。乃妙中之妙，径中之径。于正因中，发心念佛，实为首要。

以上是因，下明其果。因果相随，如身与影。“是人命终，如佛色相”。其人如佛，真金色身，卅二相；并具种种如佛之功德庄严。“生宝刹中，速得闻法”。此人命终，色相如佛，并速得闻法。

复次阿难：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经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qǐ 起）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瞋，十不痴。如是昼夜思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志心归依，顶礼供养。是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

此第二类正因，其中共三句：(一)修行十善。(二)昼夜念佛。(三)志心归依，顶礼供养。

(一)修行十善。据《法界次第》，十善即是“止恶”。止前之恶，则不恼于他。行今之善，以利乐一切。(1)不杀生，止前杀生之恶行，当行放生之善。(2)不偷盗，止前盗他财物之恶行，当行布施之善。(3)不淫欲（不邪淫），止前于非妻妾淫欲之恶行，当行恭敬之善。(4)不妄言，止前虚言诳他之恶行，当行实语之善。(5)不绮语，止前绮侧乖理之恶语行，当行有义语饶益之善。(6)不恶

口，止前恶言加人之恶行，行软语之善。(7)不两舌，止前构斗两边之恶行，当行和合之善。(8)不贪，止前引取无厌之恶行，当行不净观，观诸六尘，皆欺诳不净之观行善。(9)不瞋，止前忿怒之恶行，当行慈忍之善。(10)不痴（不邪见），止前拨无因果，辟言邪心之恶行。当行正信，归心正道，生智慧之善心。上之十善，均是世善。《报恩论》曰：“凡是善行，皆可往生。但必常常念佛回向，即转世善为净因。故佛说诸经，总兼世善。而此十善业，且特说专经（《十善戒经》）。以净身三、口四、意三诸业，为修持根本也。”

(二)昼夜念佛。经云：“昼夜思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天亲菩萨《往生论》立“五念门”：(1)礼拜门；(2)赞叹门；(3)作愿门；(4)观察门；(5)回向门。《论》云：“云何赞叹？口业赞叹，称彼如来名。”又：“彼观察有三种，何等三种？一者观察彼佛国土庄严功德。二者观察阿弥陀佛庄严功德。三者观察彼诸菩萨庄严功德。”今经所云，正是第四观察门。或兼口念，则兼第二赞叹门。如是观察或赞叹，昼夜相续，故云“昼夜思惟”等等也。

(三)“志心归依，顶礼供养”。是第一礼拜门。《论》云：“云何礼拜？身业礼拜阿弥陀如来应正遍知，为生彼国意故。”又“归依”即归命。《往生论注》曰：“故知归命即是礼拜。然礼拜但是恭敬，不必归命。归命必是礼拜。若以此推，归命为重。”今经云，归依顶礼，复是志心，更兼供养，弥显精诚。

《往生论》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门行成就，毕竟得生安乐国土，见彼阿弥陀佛。”妙因感果，是故临命终时，蒙佛本愿加威。“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故得“不惊不怖，心不颠倒”。“不惊”者，不惊慌失措。“不怖”者，不畏怖恐惧。“不颠倒”者，心不错乱，忆佛之正念依然现前。故得往生。本品经文，未言临终见佛，但既得往生则佛必然来迎。因佛本愿，临终接引。若无佛迎，则凡夫自力不能往生。今不言者，以此品专论因行，故不多涉往生之果境。

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静。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瞋怒、嫉妒。不得贪饕（tiè 帖）慳（qiān 牵）惜。不得中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语深。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惟熟计，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静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

此第三类，有二句：一修行世善。二忙里偷闲，正念得生。此类指事物繁多之人，平素暇时甚少，未能大修斋戒，更难于一心清静。如是之人当努力行

善。并应忙里偷闲，善择时机，遇缘即修，不使空过，亦定得往生。净宗之妙即在“不离佛法而行世法，不废世法而证佛法”也。（见《报恩论》）

“有空闲时”。承上所言，事物繁多，未能身暇心净，大修斋戒。则当善用时机，遇闲即修。摒除世虑，勇猛专修。此句“有空闲时”总贯下文，直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

“端正身心”。端身正意也。《浊世恶苦品》云：“汝等能于此世，端心正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又《重重诲勉品》曰：“若曹作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是故遇空闲时，首应端正身心也。“绝欲”者，在此期间绝断男女间之爱欲。“去忧”，放下世间忧虑。

“慈心”，与众生乐之心，今此修持是为饶益有情而修也。“精进”者，勇猛于修善断恶也。《辅行·二》曰：“于法无染曰精，念念趣求曰进。”《华严大疏·八》曰：“练心于法，名之为精。精心务达，目之为进。”盖谓：“精”者，乃精一其心于佛法也。以此精心，唯以达本为务，是名为进。“本”者，本源也。明自本心，见自本性，是为达本。《大疏》之义较胜。

从“不当瞋怒”至“至诚忠信”，乃第一句，为人乘之世善。“嫉妒”，妒忌他人之盛事。又害贤曰嫉。“贪饕”。“饕”者，贪食也。“悭惜”，《大乘义章》曰：“吝惜财法称悭。”即耽著于财与法，不能施舍利人之心。“中悔”，信仰不坚，先信后疑，故曰“中悔”。“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犹豫不决曰疑。疑念害善根。譬如毒刺。故《万善同归集》云：“坚信根而拔疑刺。”“要当孝顺”，即《观经》之“孝养父母”，见于彼经三福之首，乃三世诸佛净业正因之一也。“至诚忠信”。“诚”者，真心，真实无伪也。“至”者，登峰造极也。诚之极，故云“至诚”。“忠”者，尽心竭力，忠于国家。“忠孝”二字，为世间美德之本。“信”，此处指世法，谓真实不欺也。下明第二句，忙中念佛。

“当信佛经语深”。此中“信”字，指出世法。谓于诸法之实体，三宝之净德，与世出世之善根，深为信乐，使心澄净，是为信。《唯识论》云：“云何为信？于实德能深忍乐欲。心净为性。”又《大乘义章》云：“于三宝等，净心不疑，名信。”又《俱舍论》云：“信者，令心澄净。”今闻佛经，并信经语甚深。《大论》曰：“信为能入。”故能从人乘，而直趋大乘圆门，念佛求生也。复信因果不虚。故信“作善得福”而精进向善。“奉持如是等法”，指上述诸善法。“无得亏失”。“亏失”者，减损也。以上数句经文（从“当信”至“亏失”），表从世间人乘，趋向极乐一乘也。

此下明忙里偷闲，精进念佛。“思惟熟计，欲得度脱”，即深思熟计，欲

脱生死也。“愿欲往生”，舍秽求净，以一切功德，回向往生也。“昼夜常念”“阿弥陀佛清净佛国”，乃忆佛念佛往生正行也。相续十日十夜，一般行人所需之功行也。一日一夜，乃多善根者，所需之功行也。但随其善根于十日夜乃至一日夜能不断绝，命终皆得往生。故云“寿终皆得往生其国”。此第三类正因之行人。其功德逊于前之二类也。

下明种种往生之人，因行各异，但生彼国已，悉是大乘，咸同一类。

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义利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

“行菩萨道”。表诸往生者，皆是大乘也。以下，明上述因行之果。因虽千差，其果一味。大乘行人寿终生彼，悉“皆得阿惟越致”并悉皆紫金色身，具足卅二种大丈夫相。不但身色如佛，且“皆当作佛”也。诸往生者，愿于何方作佛，莫不随其心愿而得成就。故云“从心所愿”也。至于成佛之期，则随行人之“精进早晚”而异。早日精进则早日成佛，是则平等中之差别也。平等有差别，成佛有早晚也。差别中之平等，则皆当成佛也。故云“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盖谓求道之心，精进不休，皆当成佛，决无违失其成佛之本愿者也。

“佛告阿难”。世尊为唤起会众之重视，故重呼当机阿难之名而告之曰：“以此义利故”。此处利有二义：一者坚利如金刚，可坏一切而不为一切所坏。二者利益，因此法门，能惠予一切众生真实之利也。盖谓往生法门之义理，举体是金刚智慧，故云利（坚利）也。同时又是大慈悲之流现，普施众生真实究竟之利。故云利（利益）也。是故无量无数等无边世界诸佛，“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凡夫往生皆不退转，位齐补处菩萨，此乃十方世界之所无，是故十方如来悉共称赞无量寿佛也。

礼供听法第二十六

本品名“礼供听法”。“礼供”者，十方世界诸大菩萨，咸至极乐世界，礼拜供养阿弥陀佛也。“听法”者，阿弥陀佛悯念来者，乃为宣演妙法，十方大士欢喜听受也。此中弥陀说法，乃释尊转述。但两土导师无二无别，释尊口述何异弥陀亲谈？故今我侪（chái 柴）读经亦未异于蒞会闻法也。品末释尊复赞闻法大士自利利他，受记成佛之德。

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为欲瞻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华、幢幡、宝盖，往诣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

“瞻”者，向上或向前看。此处即瞻仰之义。“听受经法，宣布道化”者，《会疏》释曰：“听闻受持弥陀所说经法，宣传流布其道德化益也。”盖谓十方大士于极乐导师闻受经法，复至十方辗转宣说导师之教导也。下云“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乃十方大士赞叹极乐国土功德庄严。

东方诸佛刹 数如恒河沙 恒沙菩萨众 往礼无量寿
南西北四维 上下亦复然 咸以尊重心 奉诸珍妙供

首言东方恒沙世界，继言馀方恒沙世界。其中各各世界皆有数如恒河沙之菩萨圣众，咸至极乐，礼敬无量寿佛。同以诚敬之心，奉献种种珍贵微妙殊胜供品。如《魏译》曰“各赍(jī 基)天妙华，宝香无价衣”等，是为财供养。下为法供养。

畅发和雅音 歌叹最胜尊 究达神通慧 游入深法门
闻佛圣德名 安隐(wěn 稳)得大利 种种供养中 勤修不懈倦
观彼殊胜刹 微妙难思议 功德普庄严 诸佛国难比
因发无上心 愿速成菩提

此偈乃上述诸菩萨，以歌颂赞叹彼佛及其国土。从衷而出，故曰“畅发”。其音和雅，故称“和雅音”。《会疏》曰：“五音相和，讽声不邪，故云和雅。歌谓歌咏。叹谓赞叹也。”“最胜尊”指阿弥陀佛。因是“佛中之王”，故称“最胜”。

(一)通赞佛德。“究达神通慧”。“究”者，究竟。“达”者，洞达。“神通慧”者，神通与智慧也。《六波罗蜜经》言：“弥勒白佛云：‘何名为神通智慧？’佛言：‘神通者，能以通力见极微色，是名神通。以净法眼，知色性空，亦不取著，是名智慧。复次，闻诸世间极微小声，是名神通。于诸音声，悟无言说，离诸譬喻，是名智慧。复次，能知一切有情心行，是名神通。了诸有情妄心非心，是名智慧。复次，于过去际，悉皆忆念，是名神通。了佛土空，是名智慧。复次，了知根性差别之相，是名神通。了胜义空，是名智慧。能知诸法，是名神通。了俗如幻，是名智慧。’”如上之殊胜神通智慧，悉皆究竟通达，故曰“究达神通慧”。

“游入深法门”。上明神通智慧。《净影》曰：“此通与慧，皆依法成故。”故次明游入深法也。“法门”，肇公注《维摩经》曰：“言为世则谓之法，众圣所由谓之门。”佛所说者，乃世之轨则，是谓之法。此法是众圣入道

之所由，故谓之门。《华严大疏》曰：“如来通智游入，故号门。”又《会疏》曰：“出入无碍名游，能彻奥域为入。”又《净影疏》曰：“穷本称入。”谓穷尽本源，名之为入。今诸菩萨赞叹弥陀，穷尽诸法实相之本源，出入无碍，故曰“游入深法门”。穷尽源底，是为甚深，故曰“深法门”。

(二)赞佛号功德。“闻佛圣德名”。弥陀本愿从第十八至第廿七共十愿，又从第四十四至四十八共五愿，愿愿皆因闻佛名号，永离诸恶苦，终得究竟乐。

(例如闻名得福愿，闻名发心愿，闻名得忍愿)十方众生闻名，悉皆安稳，得种种真实之利。是云“安隐得大利”。十方大士闻名得益，感恩图报。故广修供养，无有懈倦。“种种供养中”者，简言之谓财法二种供养。《普贤行愿品》曰：“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代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又：“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菩萨以闻名故，乃能于上述种种供养中，精勤修持，而无懈怠与厌倦之心。故云“勤修无懈倦”。以上皆因佛号功德，不可思议。

(三)赞佛国土。极乐世界“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其形色、光相、名数，皆不能称说，亦无能清辩。盖彼土殊胜微妙，非言思所能及。故曰“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种种庄严，入一法句，即清净句，即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极乐依正，悉是实相功德之所庄严，平等普现。故下云“功德普庄严”。如是妙土，如经云“超逾十方一切世界”，故云“诸佛国难比”。

(四)赞感人发心。“因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十方菩萨见彼土庄严清净，超逾十方，佛号功德，普度一切，因发大心，愿已成佛，亦成就如是刹土。如《维摩经》云：“以诸净国严饰之事，成己佛土。”亦能如是济度，尽未来际。

应时无量尊 微笑现金容 光明从口出 遍照十方国
回光还绕佛 三匝从顶入 菩萨见此光 即证不退位
时会一切众 互庆生欢喜

此文显感应道交，如来放光加持，大众证不退位，皆大欢喜。《宋译》曰：“尔时彼佛无量寿，化导他方菩萨心。密用神通化大光，其光从彼面门出。”故知“无量尊”即无量寿佛。“微笑现金容”，于彼佛金容示现微笑之相。《会疏》曰：“‘应时’，应菩萨发愿时。‘欣笑’，授记之相。如来常住三昧，将欲说法，安祥而动。故佛心湛然，无喜无忧。若将授记时，现欣笑。舌相薄净，如赤铜色。舌上五画，如印文。笑时动舌，出五色光。《宝积

经》云：‘诸佛常法，若授地狱众生记时，尔时光明两足下没。（乃至）若授菩提记，尔时光明从顶上没。’彼国纯一大乘故，更无余乘记。故云‘从顶入’。”《魏译》示放光之因，盖为“当授菩提记”。《嘉祥疏》曰：“正明授记，表得时机，所以欣笑口出。先还从顶入者，表吐言说，为物授至极法身之记也。”意谓佛正为大众授记。因时机成熟，故现微笑。并放光明从口而出。遍照十方，光回绕佛三匝，入佛顶中。此表为众所授之记，为至极法身之记，即究竟果觉之记也。又《望西疏》注光明照十方，还入如来顶者，“依《华严》表授菩萨成佛记也”。下明与会大众，善根成熟，见佛此光明，“即证不退位”。不退者，不退转之略称。即阿惟越致菩萨也。是故“时会一切众，互庆生欢喜”。会中诸菩萨，见此瑞相，知蒙授记，复现证不退，故互相庆慰，莫不欢喜也。《嘉祥疏》：“人天知相而欢喜。”如《宋译》曰：“时会一切诸众生，敬叹佛光未曾有，各各俱发菩提心，愿出尘劳登彼岸。”

佛语梵雷震 八音畅妙声 十方来正士 吾悉知彼愿
志求严净土 受记当作佛 觉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响
满足诸妙愿 必成如是刹 知土如影像 恒发弘誓心
究竟菩萨道 具诸功德本 修胜菩提行 受记当作佛
通达诸法性 一切空无我 专求净佛土 必成如是刹

弥陀放光，随即说法。故下曰“佛语梵雷震”。此“佛”字，乃阿弥陀佛也。佛音清浄，故曰“梵音”。又如梵天王，故曰“梵音”。《智度论》曰：“如梵天王五种声从口出：一、甚深如雷。二、清彻远闻，闻者悦乐。三、入心敬爱。四、谛了易解。五、听者无厌。”“雷震”，喻也。《嘉祥疏》云：“震雷能骇动物情，譬说法皆动无明之识也。”又《净影疏》曰：“震法雷者，法无碍智化众生也。”《唐译》曰：“震大法雷，开悟一切。”综上诸解，谓弥陀说法音声如梵天王。演说法要，如大雷震，开悟大众。此乃本师赞彼弥陀之语。下言“八音畅妙声”，亦复如是。“八音”者，如来所得八种音声。《梵摩喻经》谓八音为：“一、最好声。其声哀妙。二、易了声。言辞辨了。三、调和声。大小得中（闻者和融，自然会于中道之理）。四、柔软声。其声柔软（闻者喜悦，舍刚强意，自然入律）。五、不误声。言无错失（闻者各得正见，离九十五种外道之邪非）。六、不女声。其声雄朗（闻者敬服，魔外归顺）。七、尊慧声。言有威肃，而世尊重，有慧人声（闻者尊重，智解开朗）。八、深远声。其声深远，犹如雷震（闻者皆证甚深之理）。”又“八音”者，嘉祥师云：“一响，二彻，三清，四柔，五哀，六亮，七和，八雅。”“畅”者，说也，申说也。如《阿弥陀经》曰：“其音演畅五根五力”

等等。“妙声”者，妙法音声也。弥陀具足八音，以演说妙法，故云“八音畅妙声”也。

“十方来正士，吾悉知彼愿”。从此二句直至段末“必成如是刹”，皆本师释尊，转述阿弥陀如来所演畅之法音。“正士”即菩萨，如本经中十六正士。“吾”者，此为阿弥陀佛之自称。意谓十方菩萨来此，皆具殊胜大愿，我皆知之。其愿乃“志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也。是诸菩萨，发此大愿。故弥陀赞之。众生起心动念，如来悉知悉见。现诸正士，愿如弥陀，成就大觉，摄取佛土，佛即知之。故为说如是无上相应之法，以满其愿。

(一)“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响。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觉”者，醒悟；“了”者，了知。“一切法”者，总该万有之一切诸法。《大智度论》曰：“一切法，略说有三种：一者有为法，二者无为法，三者不可说法。此三已摄一切法。”“如梦幻响”，喻诸法皆虚妄无实。如梦，如幻化，如回响（空室回音）。《大智度论》曰：“如梦者，如梦中无实事，谓之为实。觉已知无，而还自笑。”又曰：“一切诸行，如幻欺诳小儿。属因缘，不自在，不久住。”又曰：“若深山狭谷中，若深绝涧中，若空大舍中，若语声，若打声，从声有声，名为响。无智人谓为有人语声。智者心念，是声无人作。但以声触故，名为响。响事空，能诳耳根。（乃至）菩萨知诸法如响。”又《会疏》曰：“如梦者，如梦所见，虽有种种事，毕竟不可得，诸法亦复如是。如幻者，如幻所现。虽似实化现，其体本寂灭，诸法亦复如是。如响者，如空谷响。虽因声击发，自性无所有。诸法亦复如是。”

下举胜愿，记必得土。《净影疏》谓此一偈，“举彼智愿，记必得土。觉了一切如梦幻等，是举智也。满足诸愿，是举愿也。成如是刹，记得土也。”

《疏》意为：了知一切，犹如梦幻，是智慧也。满足诸妙愿，是大愿也。不但发起诸妙愿，且能修习、摄取、满足诸愿，足证所愿真切。以此二者为因，故得受记曰：“必成如是刹。”刹土成就，乃智与愿之果也。又《会疏》云：

“虽经尘劫，犹如一念。虽在生死，犹如园观。遂（成也，达也）则满足妙愿，建立妙土。”盖谓从智满愿，从愿建土。以智慧故，生死如园观，多劫如一念。于此了达成就，故妙愿悉满也。两疏小异，而《净影》之说较亲。盖了诸法空，仍愿取净土。不落二边，妙契中道，是净宗本旨。如《维摩经》云：“虽知诸佛国，及与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此皆圆宗事理无碍，不可思议境界。下之二偈，同此玄旨。

(二)“知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胜菩提行，受记当作佛”。“如影像”者，如物之影像。虽从实体生，而无实性。《金刚

经》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现偈云，了知佛土，亦如影像。如是智慧，实为甚深。如是正士，深了佛土亦空。但仍“恒发弘誓心”。“弘誓”者，弘深誓愿也。复从愿起行。故曰“究竟菩萨道”。“究竟”者，至极也，决定于最终之极处也。“菩萨道”者，圆满自利利他而成佛果之菩萨大行（即六度）名为菩萨道，亦即菩萨行。如是诸正士，智愿双备，行解俱优，故皆具足功德之本。“具”者，具有。“诸功德本”，指一切功德之本源。《胜鬘（mán 瞞）经宝窟》曰：“德者，得也。修功所得，故名功德也。”“本”者，本源。本源者，众生本具之佛性。《圆觉经》云：“本源清净大圆镜。”谓本源清净如大圆镜。裴休《圆觉略疏·序》曰：“是众生之本源，故曰心地。”又“本”者，本极。法性之理体，为法之根本穷极。故曰本极。《法华玄义》曰：“本极法身，微妙甚深。”由上可见，“本”者，众生之本心也，实际理体也，本极法身也，亦即真如实相也。“具诸功德本”者，穷尽心源也，安住法身也，入诸法实相也。“菩提”者，《安乐集》曰：“菩提者，乃是无上佛道之名也。”“修胜菩提行”者，修习殊胜无上佛道之行也。与上句联读，则从根本智而求差别智，从文殊之大智，而起普贤之大行，而普贤大士之德，端在导归极乐也。“受记”，从佛受当来必当作佛之记。因具上述之智慧、誓愿与诸妙行，故必得佛之受记，而圆满佛果。故曰“受记当作佛”。《净影疏》曰：“举彼智行，记必成佛。”弥陀此偈中首二句，是智愿。中三句，是所修胜行。末句受记成佛，是所感之妙果也。

（三）“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会疏》曰：“一切有情非情，净秽凡圣，名为诸法。性者不改义，其理体也。（诸法本具之体性，永无改变，乃其实际理体也）因缘合成，假名诸法。（因缘和合，而现诸法，实皆虚妄，但是假名而已）自性寂灭，体不可得，故云空无我。”“我”者有二：一者人我。凡夫不了五蕴和合假现有我之义，妄认实有自主自在之人，能常主宰是名人我。若能了达但是五蕴假合，实无自体，是为人无我。是为小乘人之修行，断烦恼而得涅槃。二者法我，固执诸法有实体，有实用，是名法我。若了达诸法但从因缘生，实无自体。是名法无我。小乘唯悟人无我，菩萨则二无我皆悟。

“空”者，与无我同义。《大乘义章·一》曰：“空与无我，眼目异名。”盖眼与目虽是二名，实为一义。“空”与“无我”，亦复如是。下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会疏》曰：“专求者，是誓愿义。如四十八愿。如是刹，指极乐，劝希求也。”《净影疏》谓此一偈是：“举彼智愿，记必得土。通达法性一切空无，是举智也。前觉一切如梦幻等（指‘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响’），是世谛智。此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是真谛智。专求

净土，是举愿也。必成是刹，记得土也。”盖谓由于智愿，受记得净国土也。又《望西疏》谓：“二智（俗谛真谛二智）虽殊，性空是同。虽知性空，而愿净土。”《大智度论》曰：“佛法不著有，不著无，有无（亦有亦无）亦不著，非有非无亦不著，不著亦不著。”要之，不住二边，远离四句，妙契中道，平等一相。《金刚经》曰：“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十方正士，深达法空，专求净土，是即远离四相，修一切善，故“必成如是刹”也。又《会疏》曰：“所以菩萨虽洞达三空，智无所著，而能大悲熏心，发愿净土。虽净佛土，而常寂静。是则即一法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而二十九种（《往生论》谓极乐共二十九种庄严），即二十九种而一法句之义也。”《疏》说精妙。盖一切法无不从此一法界流出，亦莫不还归此一法界。一法界正是一法句。

弥陀晓谕十方正士之慈示，释尊转述已毕。以下为释尊续对此土会众之开示。（经文“闻法乐受行”前，《魏译》尚有“诸佛告菩萨，令覲（jìn 禁）安养佛”。今本删节）因“闻法乐受行”之人，指十方正士，十方诸佛劝谕其国正士，参礼阿弥陀佛。是诸正士，遵佛开示，往诣极乐世界，得见无量寿佛闻受妙法。闻后若能信乐受行，一心志求净刹，则必蒙受记，得成无上正等正觉。《会疏》曰：“闻法乐受行者，闻弥陀所说法，受持奉行也。”

闻法乐受行 得至清净处 必于无量尊 受记成等觉

《净影疏》曰：“自于当来得妙净土，名得净处。”又《会疏》曰：“清净处即是净土也。上所谓‘必成如是刹’义也。”两疏同旨。是均以建立佛国为“得清净处”也。但从心地法门而论，“清净处”亦可别进一解。则指本净妙心也。倘能闻法信受，一念相应，直彻心源，朗然大觉，本然清净，顿契法身，亦是得至清净处。乃至“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一念净信，一念净心，是则于刹那之间，得契于“清净处”者也。再其下则至诚念佛，毫无尘虑，净念相继，中无间断，暗合道妙，即念离念，是可称为冥至清净处也。如上诸人，亦必得于无量寿佛得蒙授记，将来皆必成佛。或显加，或冥应，则因人之智慧、愿行、善根、福德而异。

无边殊胜刹 其佛本愿力 闻名欲往生 自致不退转
 菩萨兴至愿 愿己国无异 普念度一切 各发菩提心
 舍彼轮回身 俱令登彼岸

“无边殊胜”者，极乐国土，超胜微妙，无有边际、无有量数，不可称说，故云“无边殊胜刹”。彼之刹土，超逾十方，正由阿弥陀佛殊胜本愿之力，故云“其佛本愿力”。十方众生，因弥陀第十七“诸佛称叹愿”，得闻名

号。又因彼佛闻名发心、闻名得福、闻名得忍等愿之加被，必皆信愿持名，得生极乐，证不退转。故云“闻名欲往生，自致不退转”。正如第十八愿所云，闻我名号，至心信乐，愿生我国，十念必生也。

“菩萨兴至愿”以下，表已得往生之诸菩萨，感佛深恩，誓师弥陀，咸发大愿。故云“兴至愿”也。《会疏》云：“至愿者，弥陀尊摄土（国土）、摄生（众生）、摄身（法身）愿，本是至极难思。菩萨愿同于此。”故亦愿摄如极乐之佛刹，度无边之众生，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同生净土，径登不退，证佛法身。是为菩萨之利他行。故亦“愿己国无异”。《净影疏》曰：“愿己得土，同阿弥陀，名国无异。”“普念”，平等大悲也。愿普度一切众生，各各发起无上菩提之心，厌舍轮回业身，同登极乐彼岸。

奉事万亿佛 飞化遍诸刹 恭敬欢喜去 还到安养国

如是辗转度脱，而得往生之无量无边菩萨，安住极乐，复能普供十方如来，闻法受教。“飞化”者，飞行游化也。“化”指神妙难思之变化。“安养国”者，即极乐国。此偈表极乐国中，十方往生之正士以及辗转度脱之菩萨，周遍十方，遍事诸佛。恭敬，礼觐，欢喜，听法；恭敬欢喜，复还极乐。

歌叹佛德第二十七

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承佛威神，于一食顷，复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华香幢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珍妙殊特，非世所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华，即于空中，合为一华。华皆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华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由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若不更以新华重散，前所散华终不复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

上品是十方正士至极乐国土礼供听法。本品乃极乐菩萨遍至十方，礼供诸佛，随即还归本土听闻妙法。品末兼表诸天供奉彼佛，及其胜因。“彼国”者，极乐也。“承佛威神”者，承受弥陀威神之加被也。如本经云：“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下文“于一食顷，复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即第十一“遍供诸佛愿”之成就。“供养之具，应念即至”，即第卅七愿“种种供养，随意即至”之成就也。“珍妙殊特，非世所有”，表诸供物，微妙殊胜，超世希有。供物之中，特以妙花为例。“合为一华”，表无边功德，悉入一句洪名；十方众生，同归弥陀一乘愿海。极乐依正一切庄严，全体是一法句也。“华盖”者，以花为饰之伞盖。《法华玄赞》曰：“西域暑热，

人多持盖，皆以华饰之，故名华盖。”极乐花盖，万德所成。故一盖中，广含无边德相，微妙难思。如经所云“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一盖具百千种光，百千种色，百千种香，既“香气普熏”，故知光色亦必遍照也。盖之大小，随人心量，故从“十由旬”，“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后至者散新花，前供之花化去，明诸妙供，化现随心。下曰“于虚空中，共奏天乐”，表诸菩萨复以天乐供佛。天乐之中“以微妙音，歌叹佛德”，是表诸菩萨于礼供中，兼修赞叹也。“佛德”者，如来所具之功德。《俱舍论》曰：“佛德者，诸有智者，思维如来三种圆德，深生爱敬。其三者何？一、因圆德；二、果圆德；三、恩圆德。”

经须臾间，还其本国。都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演畅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

此文表菩萨众游行十方还归极乐，听佛说法。“须臾间”。“须臾”者，片刻也。相当于四十八分钟（据《俱舍论·十二》）。《唐译》云“晨朝供养他方诸佛”，又云“即于晨朝，还到本国”，正是“经须臾间”之义也。于是会聚于七宝所成之讲堂，听佛宣说大教妙法。“大教”者，《起信论》谓一乘法也，菩萨闻后皆大欢喜，自心开解，得悟圣道。“道”者，断惑证理之智慧。显发此智，名为“得道”。

彭际清《起信论》曰：“问：无量寿佛说法，为是纯说一乘，为是兼说三乘？若纯说一乘者，何得尚有声闻众等？若兼说三乘者，何云二乘不生彼国？答：纯是一乘，别无三乘，岂独佛在七宝讲堂，纯是一乘，乃至一一华中，一一光中，风声水声，诸音乐声，亦纯说一乘，更无三乘。如《妙法莲华经》云：‘十方世界中尚无二乘，何况有三？’特以众生根智有差，所闻各异，所证不同。故前文言，或闻佛声，或闻法声，或闻僧声，或寂静声，空无我声，乃至甘露灌顶等声。其得闻者，或证须陀洹（huán 环）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乃至不退转地菩萨。具如他译本说。是即顺余佛土，寄四果名。实则决定成佛，不取有余涅槃。以能回小向大故。佛本愿故。”此说甚为精要。

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华，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

此文表彼土无情闻法，而兴妙供。出五音声，是妙乐供养；随风散花，是妙花供养。如是供养，皆由自然。《会疏》曰：“自然供养，不有为法故。”意为非因造作之有为法也。

一切诸天，皆赉（jī 基）百千华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

众。前后往来，熙怡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及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

此表诸天供养。“赍”，送也，持财与人也；又持物而行路也。“熙怡”，喜悦也。诸天能具如是殊胜供佛之福德因缘者，盖有数因：一者，“无量寿佛本愿加威”。盖由弥陀本愿威德加被，诸天乃能恭诣极乐，大修供养。第廿五“天人礼敬愿”中曰：“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诸天于闻名信乐之大乘行人，尚皆礼敬，又焉能不礼敬极乐教主耶？二者，“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表诸天能至极乐供养，皆因过去生中早种善缘，已曾供养如来，并善能令此善根（坚固善心，深不可拔，故名善根）相续，无有缺减。故今复有如是胜缘也。三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谓于善根，善于修习、摄取以至成就也。故今乃能以种种妙供，来至极乐供养弥陀。“前后往来，熙怡快乐”，更令善根增上。

大士神光第二十八

本品显极乐大士神通光明。于圣众中，特显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利生功德，悉超余圣。

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洞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蜎（yuān 渊）飞蠕（ruǎn 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豫知之。

“洞视”，天眼通也。“彻听”，天耳通也。“心意善恶，口所欲言”，皆能知之，乃他心通也。知过去之事乃宿命通也。知现在及未来之事亦属天眼通。此通能于六道死此生彼之事，明晓无碍。此文表彼国菩萨神通。

又彼佛刹诸声闻众，身光一寻，菩萨光明照百由旬。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

“身光”，圣众有顶光与身光。从身所发之光，称为身光。“寻”者，长度，八尺为一寻。又昙鸾师云：“里舍间人，不简纵横长短，咸谓横舒两手臂为寻。”声闻身光仅及八尺，菩萨光明则数千里。极乐国土一切菩萨威神光明，咸皆殊胜。但别有上首二尊，于一切众中，最为第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其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观世音菩萨”，又名观自在菩萨。浅说，则观世人称念彼菩萨之名而垂救度，故名观世音；遍观法界众生随其机缘，而自在拔苦与乐，故名观自在。

进言之，如法藏之《心经略疏》曰：“于事理无碍之境，观达自在，故立此名（观自在）。又观机往救，自在无失，故以为名（观世音）。前释就智，后释就悲。”此大菩萨与大势至菩萨，侍弥陀左右，赞佛教化，俗称“西方三圣”。显教言大士乃阿弥陀之弟子，密宗以为阿弥陀之化身。又观音本地为正法明如来。如《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曰：“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竟，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又《观音三昧经》云：“观音在我前成佛，名正法明如来。我为苦行弟子。”（此中之“我”，即释迦如来）又《首楞严经》曰：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于古观世音如来，受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法。从闻思修入三摩地，返闻自性，得无上道。《观经》谓大士顶上圆光中，“有五百化佛如释迦牟尼，一一化佛，有五百化菩萨，无量诸天以为侍者”。又：“眉间毫相，备七宝色，流出八万四千种光明，一一光明有无量无数百千化佛。一一化佛，无数化菩萨以为侍者”。

“大势至菩萨”。菩萨之大智大势（力）可至一切处，故名大势至。据《楞严经》，大士“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今于此界（娑婆），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与观世音菩萨，同为阿弥陀之胁士。《观经》曰：“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离三途，得无上力。是故号此菩萨为大势至。”《悲华经》曰：“由汝愿取大千世界故，今字汝大势至。”又《思益经》曰：“我（大势至菩萨）投足之处，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及魔宫殿。故名大势至。”《观经》又云：“此菩萨（大势至）行时，十方世界一切震动。当地动时，有五百亿宝华，一一宝华，庄严高显，如极乐世界。”故《大日经疏·五》曰：“如世国王大臣，威势自在，名为大势。言此圣者（大势至），以至得如是大悲自在之位，故以为名。”又《观经》谓大士“于肉髻上有一宝瓶，盛诸光明，普现佛事。余诸身相，如观世音，等无有异”。

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欲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

此二菩萨皆是在此娑婆世界，行菩萨道，往生极乐。为十方人民示此典范。普愿众生，求生净土。“现居此界”，“此界”者，即此娑婆世界。因与此土众生因缘深厚故。“作大利乐”者，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令离三途，得无上力，同生极乐也。观世音菩萨，世称“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法华经·普门品》曰：苦恼众生，“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又曰：“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

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是故“若有急难恐怖”，但以至诚归向大士，虔持名号，悉得解脱。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愿力宏深第二十九

本品显彼土所有菩萨均愿力宏深，决定一生补佛。若有本愿为众生故，虽生极乐国土，不舍恶世有情。故入生死，救度群生。欲令十方一切众生，皆得往生，皆当作佛。辗转救度，无有穷尽。品末复赞无量寿佛恩德无极。

复次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师子吼。擐（huàn 换）大甲冑，以宏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五浊恶世，示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恶趣。生生之处，常识宿命。

本品正弥陀第卅五“一生补处愿”，及卅六“教化随意愿”之成就。第卅五愿曰：“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行，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凡生极乐者，不离安养，必至一生补处。但有菩萨，发殊胜大愿。愿入生死界，教化有情。彼土菩萨亲闻弥陀说法，即以所闻，转教众生。故所说法，亲承如来。故亦如狮子之吼也。“擐”者，以身被挂铠甲，名为擐。“冑”者，铠也。甲冑乃古代战士被衣于身，以防矢石伤自肉体。以喻大心行人，为敌生死，以誓愿为铠甲，护卫本身慧命；“擐大甲冑，以宏誓功德而自庄严”，与此全同。从极乐再来此界之人，虽于五浊恶世，示为凡夫，亦有生死。但直至成佛，永离恶趣。并生生世世，常忆宿命，不昧本因。“示现同彼”，“彼”者秽土众生。

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泥洹（huán 环）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相教授，转相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泥洹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

极乐大士能发如是宏深誓愿者，盖因弥陀本愿加威，亦复是本身善随佛学也。弥陀本意，唯愿众生往生彼土，得涅槃道，悉皆成佛。新成之佛，复度众生。所度众生，又皆成佛，又复度生。故云“转相教授，转相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计”。以如是辗转度脱故，十方世界之菩萨、二乘、六道四生种种众生，得生极乐，证道成佛者，“不可胜数”。因往生者众，非数量所能及。

（又“泥洹”即涅槃）

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诸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宁为增减？

或疑，十方圣凡，咸归极乐。彼一刹土，宁能广容？是义不然。盖极乐国土，“常如一法，不为增多”。佛云“一法”，义理甚深，众生难明，故佛以大海为喻，以明其义。以大海喻极乐，诸水喻十方往生之士。诸水入海，大海不增。以喻十方往生，极乐之众亦不增也。又彼土大士，重返秽土，救度群生，其数亦无量，但极乐圣众，亦无减少。故云“常如一法”，“宁有增减”。于一法中，无有增减之义。兹再以世间数学之理为喻。数学有“无量”或“无限大”之义，以符号为 ∞ 。谓其数之大，超越限量，故名无限大。于是以 ∞ 加一切有限之数，仍等于 ∞ 。因 ∞ 表无量，或增某数，便大于 ∞ 者， ∞ 即不成为无量矣。又以 ∞ 减一切有限之数，亦仍等于 ∞ 。因 ∞ 若一减便少，即不是无量矣。故此 ∞ ，“常如一法”，“宁可增减”。今极乐者，实为无限大中之无限大，盖已超逾一切世间之无量矣。

又上经文正显事事无碍不可思议、殊胜微妙境界。盖极乐即是华藏，故广狭自在，一多相即，互融互摄，非言思所能及。

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明好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八方上下”，八方加上与下即是十方。十方无数佛国之中，其“长久广大，明好快乐”，皆与极乐世界不能相比。故云“最为独胜”。“长久”即常住，如经云：“建立常然，无衰无变。”“广大”，如上文大海所喻之义。“明”者，清净光明。“好”者，相好庄严。“快乐”者，如《小本》云：“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极乐世界所以能“最为独胜”者，皆由彼佛于因地中求得大愿，于无量劫积功累德，以致于成。阿弥陀佛以此无上恩德，普施十方，无有穷极。弥陀恩德，广大深远，言语难明。纵身有百口，口有百舌，穷劫说之，亦不能尽。故云“不可胜言”。盖彼佛住真实之慧，故能施真实之利，普令一切众生，咸入真实之际，故其恩德无有穷极。

（第三卷终）

第四卷

（从第卅品至第四十八品。末为后记、再记及附录）

本卷重点为：(一)继前第廿八品、第廿九品，明极乐菩萨愿力，修持真实功德，行圆德满，诸佛共赞。兼明国土安乐清静，寿乐无极，劝谕往生。(二)对净显秽，痛斥浊世恶苦，令舍五恶，去五痛，离五烧，劝修世善，重重诲勉，令持经戒，度脱其身。经中备叙众生造三毒五恶之业，招辗转痛烧之报。切指致苦之由，复示出苦之方。欲令众生深明因果，止恶行善，饶益有情，造福人间。以此回向，同生极乐。(三)礼佛现光，此会四众，皆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普令见者获益，闻者生信。(四)显边地疑城。示疑惑未断，但仍念佛修善，愿生极乐者得生之处。(五)本经流通分，赞叹念佛，劝于此经生导师想。当来经灭，独留此经。常念不绝，则得道捷。“如是妙法幸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普劝种福修善，念佛发愿，往生净刹。

菩萨修持第三十

经中第廿八至第卅二品，皆明极乐国中菩萨之妙德。于本品中，偏重菩萨自觉觉他之妙行：度诸众生，演说正法，以无碍慧，解法如如，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乘，至于彼岸等等胜行。至于第卅一与第卅二两品，则明彼土菩萨之功德与妙果。佛说是法，盖欲十方众生，生欣慕心，求生极乐，得与如是诸上善人俱会一处，修习圆满如是功德。

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余习。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五眼，照真达俗。肉眼简择；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

本品明彼土菩萨之大行，内容有三：一、大士自利德行；二、大士利他德行；三、德行圆满。

此段明一、大士自利德行。

“禅定智慧”。禅定即六度中之第五度，智慧是第六度。此二乃六度之主，故首标之。又定慧应等持。如《会疏》云：“夫有定而无慧，则同二乘沉

空。有慧而无定，则同外道邪思。故双举之。”“神通”者，天眼、天耳等六通。“威德”。“威”者，威神，谓威势勇猛，不可测度。“德”谓功德。如《魏译》曰：“无量寿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彼国一切菩萨，于上述之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悉皆圆满成就。故云“无不圆满”。“密藏”者，《二教论·上》云：“法佛谈话，谓之密藏，言秘奥实说。”意谓法身如来所说深秘玄奥之真实语，谓之“密藏”。又《僧史略》曰：“密藏者，陀罗尼法也。是法秘密，非二乘境界，诸佛菩萨，所能游履也。”盖谓密藏即陀罗尼，此法深密，非是小乘教之佛菩萨所能实践。今经云极乐大士，于“诸佛密藏，究竟明了”。综上二义，盖谓诸大士于法身如来，深秘离言之密意，种种难思之语及陀罗尼，悉皆究竟契入，洞然明白。“调伏”者，《探玄记》曰：“调者调和，伏者制伏。谓调和控御身口意业，制伏除灭诸恶行也。”盖谓调制三业，令离恶行也。“诸根”者，眼耳等六根。“调伏诸根”即调制身心，令离尘垢邪恶。“柔软”，谓心柔和而随顺于道。反之则为刚强，刚强则难教化。

《法华经》曰：“众生既信伏，质直意柔软。”即“身心柔软”之意。“正慧”，真正之慧。“真”者，真实。“正”者，无邪。离颠倒为正。又契真入实为正。故离虚妄分别，照了真心之智慧，名为“正慧”。“余习”。烦恼断后，残余之习气，名为余习，又名残习，或径名习气。二乘不能断除余习，唯佛独能断之。《大智度论》曰：“阿罗汉、辟支佛，虽破三毒，气分不尽。譬如香在器中，香虽去，余气故在。又如草木薪，火烧烟出，炭灰不尽，火力薄故。佛三毒永尽无余，譬如劫尽火烧须弥山，一切地都尽，无烟无炭。如舍利弗瞋恚余习，难陀淫欲余习，毕陵伽婆蹉慢余习。譬如人被锁初脱时，行犹不便。”现极乐大士“无复余习”，表能行至佛之行处。故《魏译》谓彼土诸大士“究竟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也。

“七觉”即七觉支，又名七觉分，或七菩提分。“觉”者，有觉了与觉察之义。觉法分为七种，故曰支，或曰分。七种之名为：念、慧（又名择法）、精进、轻安、喜、定、行舍。此七觉支之义为：(一)择法觉支，以简择智慧法之真伪。(二)精进觉支，以勇猛之心离邪行，行真法。(三)喜觉支，心得善法，即生欢喜。(四)轻安觉支，断除身心粗重，使身心轻利安适。(五)念觉支，常明记定慧而不忘，使之均等。(六)定觉支，使心住于一境，而不散乱。(七)行舍觉支，舍诸妄谬，舍一切法。平心坦怀，更不追忆。又《会疏》曰：“七觉支者，(一)择法觉分。智慧（慧）观诸法时，善能简别真伪，不谬取诸虚伪法，故名择法。(二)精进觉分，精进修诸道法时，善能觉了，不谬行于无益之苦行，常勤行在真法中，故名精进。(三)喜觉分，若心得法喜，善能觉了此喜，不依颠倒之法而生欢

喜，住真法喜，故名喜。(四)除觉分（即轻安觉支），若断除诸见烦恼之时，善能觉了，除诸虚伪，不损真正善根，故名除。(五)舍（即前行舍）觉分，若舍所见念著之境时，善能觉了，所舍之境，虚伪不实，永不追忆，是为舍。(六)定觉分，若发诸禅定之时，善能觉了诸禅虚假，不生见爱妄想，是为定。(七)念觉分，若修出世道时，善能觉了，常使定慧均平。若心沉没，当念用择法、精进、喜等三觉分察起。若心浮动时，当念用除、舍、定等三觉分摄。故念觉常在两楹之间，调念中适，是为念。此七通名觉分，能到菩提一分故。”

“圣道”者，指八圣道，亦名八正道。谓：一正见，二正思维，三正语，四正业，五正命，六正精进，七正念，八正定。《弥陀疏钞》曰：“一正见者，《杂集》云：若觉支时，所得真觉，以慧安立，谛理分明，无有错谬故。二正思维者，见此理时，无漏心相应。思维筹量，为令增长入涅槃故。三正语者，不惟心无邪思，以无漏智，摄口四业，住四善语故。四正业者，以无漏智，除身三种一切邪业，住清净身业故。五正命者，以无漏智，通除三业中五种邪命故。六正精进者，以无漏智，应勤行精进，趋涅槃道故。七正念者，以无漏智于应念正道法及助道法，心不动失故。八正定者，以无漏智相应，正住于理，决定不移故。皆言正者，以不依偏邪名正。能至涅槃名道。若《华严·离世间品》，则八正俱菩萨道。正见者，远离一切诸邪见故。正思维者，舍妄分别心，随顺一切智故。乃至正定者，善入菩萨不思议解脱门，于一三昧中，出入诸三昧故。释云，据此文证，岂不深玄。”盖谓七觉支、八正道等卅七道品，虽属小乘法，实通大乘。如《智度论》云：“三十七品无所不摄，即无量道品，亦在其中。”《净名》云：“道品是法身因。”又《涅槃》云：“若人能观八正道，即见佛性，名得醍醐。”故《弥陀疏钞》曰：“道品是一，观智大小，固无定也。”今经所云“依佛所行七觉圣道”，盖谓彼土菩萨以佛观智，以入道品也。

“修行五眼”。佛有五眼。菩萨志求佛德。佛德无量，故略举五眼，以概其余。此之五眼，“照真达俗”。能见真空，及如来藏中不空实性，故云“照真”。复能见无数世界之色，与彼中众生根性及死此生彼之事，故曰“达俗”。以照真故，自觉行圆，达于究竟；以达俗故，随机设教，度生无量。今此净土一法，正照真达俗之极至。“照真”显真谛，“达俗”，明俗谛，双举示中谛。三谛圆融，不可思议。又“照真”，故如实。“达俗”，故广度。故万类齐收，究竟度脱。

“肉眼”，即人间肉身之眼。能见现前色像，故曰“简择”。

“天眼”，为天趣之眼。《大智度论》曰：“天眼所见，自地（自身所住

之界，例如色界天以色界为自地）及下地（低于色界自地之界，例如欲界）六道中众生诸物，若近若远，若粗若细诸色，莫不能照。”又《净影疏》曰：“一切禅定，名为天住。依天得眼，故名天眼。能见众生死此生彼。”天眼实具以上两义。又天眼有二种：一者从报得，一者从修得。《净影》所云，是指修得者。生于色界诸天自然生得之净眼，是为报得。谓从果报而得，不赖修成也。又“通达”者，如《智度论》曰：“肉眼见近不见远，见前不见后，见外不见内，见昼不见夜，见上不见下。以此碍故求天眼。得是天眼远近皆见，前后、内外、上下悉皆无碍。”故云“通达”。又秽土天眼所见，不出三千大千。彼土菩萨天眼，见十方恒沙世界及其中众生生死。

“法眼”。望西曰：“缘俗谛智，能照法故，名为法眼。”憬兴曰：“法眼即以有智为体，能见众生欲性心及诸佛法，故名法眼。”《笺注》曰：“分明观达缘生差别之法，谓之法眼。”《魏译》曰：“法眼观察，究竟诸道。”今经云“法眼清净”，其义应如《三藏法数》所云：“法眼者，菩萨为度众生，以清净法眼，遍观一切诸法，能知能行。谓因行是法，得证是道。亦知一切众生种种方便门，令修令证也。”由上可见菩萨于一切法，能知，能行，能知种种所行之法与所证之道。复知种种方便门，以普度众生者，名为清净法眼。极乐菩萨之法眼，亦复如是，故云“法眼清净”。

“慧眼”。望西曰：“缘真谛智，能照空（真空）理，故名慧眼。”憬兴曰：“慧眼即以空智为体，照真空理。”又《大乘义章》曰：“言慧眼者，观达名慧，慧能照瞩，故名慧眼。”又“见真”者。《净影》曰：“能见真空，故名见真。”《大乘义章》曰：“慧眼了见破相空理及见真空。”《智度论》曰：“为实相故，求慧眼。得慧眼，不见众生，尽灭一异相。舍离诸著，不受一切法，智慧自内灭，是名慧眼。”又《思益经》云：“慧眼为见何法？答言：若有所见，不名慧眼。慧眼，不见有为法，不见无为法。所以者何？有为法皆虚妄分别。无虚妄分别，是名慧眼。无为法空无所有，过诸眼道。是故慧眼，亦不见无为法。”以上广引经论以释“慧眼见真”之旨，内中以《思益经》与《大论》之说最为精妙。盖了了见，无所见，不见有为，不见无为，方名见真。“智慧自内灭”即《心经》之“无智亦无得”，乃了因佛性之所了也。

“佛眼”。如来之眼，名为佛眼，即照了诸法实相之眼。“具足”者，憬兴曰：“一切种智为体，无法不照，故云具足。”《法华文句》云：“佛眼圆通，本胜兼劣。四眼入佛眼，皆名佛眼。”盖谓佛眼之本，是无上殊胜，谓之本胜。但亦兼具劣者，劣者其余四眼也。至于本胜者，能见佛性也。兼劣者，

兼具其余四眼之用，故能照真俗二谛一切法也。或疑佛舍肉身，何有肉眼。

《智度论》曰：“慧眼、法眼、佛眼虽胜，非见众生法。欲见众生，唯以肉眼。”又义寂云：“有肉眼，知障内色故。”为化度众生，现有相佛，故兼肉眼。“觉了法性”，《净影疏》曰：“佛眼能见真实如来藏中，不空实性，名了法性。”憬兴云：“能与佛一切种智相应，觉了中道第一义，故云觉了法性。”又云：“亦见佛性，故云觉法性。”故知佛眼，能觉了法性，即《文句》所谓之本胜，非余眼所能及也，是显佛眼之彻。至于具足者，显佛眼之圆，具足一切眼之用也。

或疑他经中，有以慧眼为第三，法眼为第四者，何以与本经相违？义寂与望西均释为，本经所云法眼之境，与前二眼，同是俗谛，慧眼始见真谛。真胜于俗，故本经法眼第三，慧眼第四也。若论修起之次第，先须达真，然后方能导俗，故他经中有以法眼居于第四者。如《华严演义钞》曰：“为道养身，先修肉眼。肉眼见粗不见细等，次修天眼。天眼见色，未见真境，故修慧眼。慧眼见理，未能见事，故修法眼。法眼未圆，故修佛眼。”又《智度论》曰：“菩萨摩訶萨，初发心时，以肉眼见世界众生受诸苦患，心生慈悲，故求慧眼以救济之。得是慧眼已，见众生心相种种不同，云何令众生得是实法，故求法眼，引导众生。”达真方能导俗，是为他经之序。至于本经则以真胜于俗，故以慧眼为第四。是即本经法慧二眼之序，不同他经之故也。

此段经文中，“无不圆满”以前是总赞，此下明一切圆满之因，首在究竟明了佛之密藏。故如探水得源，寻枝得本。得其根本，不愁枝末。古云“得其一，万事毕”也。若能了了常知佛之本体，自然调伏诸根，如手握金刚王宝剑，来者俱斩，自亦不存，剑亦非剑。故善调伏，身心和顺，“深入正慧”。身心俱调，正慧明了，故烦恼余习不断而断。志愿无上，随顺如来，依佛之教，行佛所行，故以七觉圣道，为所履践。佛之五眼，为所修习。照真达俗，从容中道。精进不已，则明本佛眼，觉了法性，究竟证入如来密藏。故知一切妙德，无不导源于佛之密藏。一一妙德，无不还归此密藏。

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诚谛，深入义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缚无脱。无诸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怨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离一切执著，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集灭音声方便。不欣世语，乐在正论。

二、明极乐大士利他圣行，功德圆满。此中复含三义：(一)演说妙法。(二)游诸佛刹。(三)普利众生。上之三者，互相含摄。

(一)从“辩才”至“远离颠倒”标菩萨慧辩德。“辩才总持”，《魏译》作“具诸辩才”。故知“总持”同彼“具诸”之义，表彼土大士具足种种辩才。又总持即是陀罗尼，故亦可解为，得辩才陀罗尼也。下云“自在无碍”，表菩萨所具乃无碍之胜辩。无碍辩者，有四有九。四无碍辩，又名四无碍智、四无碍解，是为菩萨说法之智辩。从意业而言，称之为解，或称之为智。从口业而言，则谓之辩。此辩有四，如《涅槃经》云：“菩萨能如是得四无碍：法无碍、义无碍、辞无碍、乐说无碍。”九辩者，如《胜天王般若经》说：“无差辩、无尽辩、相续辩、不断辩、不怯弱辩、不惊怖辩、不共余辩、无边际辩、一切天人所爱重辩。”此九亦名为无碍辩也。极乐大士具足如是种种无碍妙辩，无有障碍，故云“辩才总持，自在无碍”。

“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是差别智。“方便”者，善巧也。以善知一切众生根性与欲乐，随其机宜，善巧说法，故能契机。“所言诚谛，深入义味”。“诚谛”者，诚恳真实也。明根本智，契实相理。得差别智，知众生机，故所说之法“深入义味”。契理契机，普令闻者入于义理，深得法味，皆得度脱。故云“度诸有情”。以契理故，所说之法，皆是正法。“正法”者，真正之道法。《胜鬘(mán 瞢)宝窟》曰：“佛能以正法授与众生。”如是正法，“无相无为，无缚无脱，无诸分别，远离颠倒”。“无相”者，《净影》曰：“诸法悉空，名为无相。”又《涅槃经》云：“涅槃名为无相。以何因缘，名为无相？善男子：无十相故。何等为十？所谓色相、声相、香相、味相、触相、生、住、坏相、男相、女相。是名十相。无如是相，故名无相。”又密教于此更有浅深二义。密教于有相无相，有浅略与深秘之二释。(1)其浅略者：谓凡夫所见色心之诸法，事相显了，心前现行，易知易见，谓之有相。诸法之体性，无色无形，不存一相，谓之无相。(2)其深秘者：谓有相者，一切之法，各各之相，分明而住。无相者，一相之中，具一切之相，而一相不留。具一切之相而无一相，故云无相。非是无色无形也。“无为”者，无因缘造作曰无为，同于“无作”，详见第十七品“无作”注。“无缚无脱”。世以无明烦恼为缚，以断惑显真为脱。而未知无明与法性，本为一体。法性如水，无明如冰。现相虽殊，究其本体，则无明之冰举体是法性之水。《玄义》谓无明与法性，“如冰是水，如水是冰”。因冰水一如，故无缚脱。“无诸分别”即不二，即是如。法界理体，不二平等，故云如。诸法皆如，故云“如如”。《大乘义章》曰：“彼此皆如，故曰如如。如非虚妄，故复经中亦名真如。”彼此皆如，自然“无诸分别”。又《文殊般若经》曰：“若信一切法悉是佛法，不生惊怖，亦不疑惑。如是忍者，速得阿耨菩提。”又《大宝积经》云：“乃至诸法本性与

佛性等，是故诸法皆是佛法。”若谛信一切法悉是佛法，亦无分别矣。“远离颠倒”。如上所说，万法本际，皆契实相，故无颠倒。“颠倒”者，如罗什大师注《净名经》曰：“有无见反于法相，名为颠倒。”盖谓有见与未见，各有所执，皆违诸法平等之相，故名之为颠倒。“无相无为”及以下“远离颠倒”共四句，显极乐大士所说之正法也。

(二)从“于所受用”至“不希求想”表彼土菩萨平等游于十方佛刹，于所受用，皆不著取。游于净国，亦无爱乐。于诸秽土，亦不厌弃。“亦无希求不希求想”。据《金刚三昧经》云：“入道多途，要不出二种：一理入，二行入。”行入则有四者，其中第三为“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智者悟真，安心无为，万有皆空，无所希求，是真无求，顺道而行，故谓之无所求行。”由上可见“无希求想”，即无所求行。“亦无不希求想”者，即于“不希求”亦无。一法不立，是真无求也。又无希求，是无为。无不希求，是不住无为。不著有为，不住无为，方契中道。（是为理入）以上明彼土菩萨平等游刹之妙德。

(三)明平等度生之德。彼土菩萨有大慈悲，愿饶益一切有情，故于一切众生，不计亲疏恩怨，亦无彼我之分，更无违怨之想，视同一子，平等普度。故经云：“亦无彼我违怨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以下数句经文，重明自他二利与平等说法之德行，因游刹度生均不离说法也。但说法不能离自觉，故下云：“舍离一切执著，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重明自利之行圆满。此四句以舍离执著为首者，因此实为入道之关键。世尊睹明星而彻悟本心，开口第一句便道，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故知舍离妄想执著，当下便是如来智慧德相。故经续云“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者，指圆融通达之佛慧。《魏译》作“无碍智”。《大集经》云：“无碍智慧无有边，善解众生三世事。”又《法华经·化城喻品》：“如来无碍智，知彼佛灭度，及声闻菩萨，如见今灭度。”“解法如如”。《净影疏》曰：“解法如如，是其理解。……空同曰如。解知一切万法皆如，名解如如。”如如乃《楞伽经》所说五法之一。法性之理体，不二平等，故云如。彼此之法皆如，故云如如。是正智所契之理体。又《大乘义章·三》曰：“言如如者，是前正智所契之理。诸法体同，故名为如。就一如中，体备沙界恒沙佛法。随法辨如，如义非一，彼此皆如，故名如如。”又《会疏》曰：“如如是不一不异，不空不有之义。正是中道第一义谛相也。”综上两说，“彼此皆如”，既“如”故“不异”。又曰“彼此”，故

“不一”。故云“如义非一”也。

“善知集灭音声方便”者，《会疏》曰：“习（即集）即集谛，意亦兼苦。灭即灭谛，含道之言。因果相涉，故说四谛之教，即音声方便。”此《疏》以“集灭”即苦集灭道四谛法中之集灭二谛，故云集中已兼苦，灭中亦含道。今言集灭，即表四谛。又由于因入果海，果彻因源，因果相涉。小大偏圆，同归一乘法中。故说四谛之教，是即方便而说，名为“音声方便”。又《净影疏》曰：“善知习（即集）等，是其教解。习善之教，名习音声。灭恶之教，名灭音声。菩萨于此悉能善解，故名善知。于中巧知，故曰方便。”又《嘉祥疏》曰：“善知习灭音声，明辞无碍。”诸说不妨同参。本段末后曰“不欣世语，乐在正论”者，《会疏》曰：“明其离过，谓非世间无益之论等，专乐说出世大乘究竟了义故。”究竟了义第一义谛之言，方名“正论”。

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身烦恼，二余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乘，至于彼岸。决断疑网，证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乘道，不由他悟。

三、明极乐菩萨德行圆满。

“知一切法，悉皆空寂”者，《维摩经·弟子品》曰：“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又《大乘义章·二》曰：“空者，就理彰名，理寂名空。”又《会疏》曰：“般若妙慧，证寂灭平等，故云知一切法皆悉寂灭（“空寂”《魏译》作“寂灭”）。”又《万善同归集》曰：“教所明空，以不可得故，无实性故。是不断之无。”综上引证，简要言之：极乐菩萨以般若妙慧，了知一切诸法，皆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平等空寂。但应谛知一切皆空，不是断灭。此空寂是实际理体，不是断空，是第一义空，乃不断之无。如是契入寂灭平等，故云“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身烦恼，二余俱尽”。“生身”，可指分段生死之身，与变易生死之身。（此处则指菩萨变易生死之身）又生身者乃二余之一。“二余”者，生身之苦报与烦恼之残余。生身是苦果，烦恼是惑因。此二俱尽，谓之“二余俱尽”。如《会疏》曰：“生身者，是苦果依身，正是苦谛。烦恼、见思等惑，正是集谛。‘二余’者，即苦集余残也。菩萨能断正使，及以习气，无有余残。出过三界，离父母生身，有漏果缚悉断尽，故云‘俱尽’也。”又憬兴曰：“生身，在报。烦恼，苦因。因果二余，皆已尽故。”又《净影疏》曰：“生身，苦报。烦恼，惑因。此二残余，皆悉灭尽。”故云“二余俱尽”。

“究竟一乘”。“一乘”者，成佛唯一之至道，最极圆顿之教法。乘为车乘，以喻佛之教法。教法可载运行人登于涅槃彼岸，故名为乘。《胜鬘（mán

瞞)宝窟·上》云：“一乘者，至道无二，故称为一。运用自在，目之为乘。”又《胜鬘经》曰：“一乘即是第一义乘。”又憬兴曰：“一乘者，即智虽有三，其极无二，故云一乘。”《法华经》专说一乘之理，该经《方便品》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又云：“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又《净影疏》曰：“乘是行用。行能运通，故名为乘。随化多乘，就实不殊，是以言一。于此一乘，穷名究竟。”按此疏意，穷尽此一佛乘之理，谓之“究竟一乘”。盖极乐诸大菩萨，悲誓宏深，虽居极乐，但为哀悯众生，故仍示现于三界生死之中。住平等慧，精勤修习。故经云“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了达实相一乘之理，得至涅槃彼岸，故云“至于彼岸”。《会疏》曰：“彼岸，涅槃妙果也。”《净影疏》曰：“至于彼岸，涅槃果极。”涅槃果极者，指涅槃之极果，即至高无上之果觉，究竟成佛也。

“决断疑网”。此有异释。《净影疏》曰：“除妄显真，名断疑网。”《会疏》同之。《疏》曰：“断除疑网，智慧（同慧）自生。”其意皆偏于断自疑网。但《嘉祥疏》曰：“决断疑网者，能断众生疑。”两者虽异，但亦无违。因能除众生疑者，首自身无疑。又自身既断疑网，真智自生，必起大行，普令众生断疑证真。故知经文，实兼二义。

“证无所得”。“无所得”又云“无所有”，即空慧也，即无分别智也。体无相之真理，自心无所执著，无诸分别，是曰“无所得”。《心经》曰：“无智亦无得。”《智度论》曰：“诸法实相中，决定相不可得故，名无所得。”又《涅槃经》曰：“无所得者，则名为慧。有所得者，名为无明。”又曰：“有所得者，名生死轮。一切凡夫轮回生死，故有所见。菩萨永断一切生死，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涅槃》之说，真究竟了义之语也。又“证无所得”者，《仁王良贲（bēn 奔）疏》曰：“无所得心者，无分别智也。”又《维摩慧远疏》曰：“菩萨破去情相，到无得处，名无所得。”今云“证无所得”，即到无得处也。

“以方便智”。方便智又名权智，乃达于方便法之智，又为行方便之智。权智与实智相对。达诸法之实相，名为如来之实智。了达于诸法之差别，为如来之权智。如《大乘义章·十九》曰：“知一乘真实之法，名为实智，了知三乘权化之法，名方便智。”又实智者，体也。权智者，用也。如来成佛之本体，在于实智。一代教化之妙用，存于权智。又密教以胎藏（即莲花部）鬘（mán 瞞）荼（tú 途）罗之心莲花台为实智，八叶（瓣）开敷为权智。《大日经·二》曰：“诸佛甚希有，权智不思议。”故知方便智亦不可思议，度生妙

用，权化之法，全由此智也。又从实智以求权智，亦即从根本智而达差别智。故曰“增长了知”。莲瓣之盛敷，可喻增长，莲瓣之初开，可喻了知。心莲八瓣开敷，正显“增长了知”之义。因莲叶开敷而明现莲台，正表从方便智之开明，而彻显心源也。又度生事中，不离神通。而诸神通，从本以来，自然安住，非从外得，如《圆觉经》曰“本来成佛”。故云“从本以来，安住神通”。

权实二智俱明，神通自然安住。妙德功圆入于实相，证无所得，以无所得故，“得一乘道”。一乘者，一佛乘也。故得一乘道者，即圆证究竟大觉之佛果也。“不由他悟”者，《唐译》曰：“得一乘道，无有疑惑，于佛教法，不由他悟。”至于《魏译》作“慧由心出”，《净影疏》释云：“真解发中，名慧心出。”盖谓真实明悟，发于自心，名为“慧由心出”。又望西《无量寿经钞》曰：“疑网既断，实理忽证。彼能证智，不由他生，必由心出。”盖谓纤疑永断，朗然大悟，顿证实理，得一乘道。能证此一乘道之智，必从自心出，决不从他处生也。《会疏》曰：“断除疑网，则智慧自生。由心者，无师自然智，而不由他悟。”盖谓所生之智慧乃无师智与自然智。既是无师智，则不从人得。复是自然智，则不由他生。故云“慧由心出”与“不由他悟”也。上之三疏可以互参。综之则为朗然大悟，证入实相。无师智、自然智等等妙智，炳然齐现。悟由自心，非从外得。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六祖慧能大师曰：“密在汝边。”故知诸佛密藏，本来具足。悟则明现，不从他得，故云：“得一乘道，不由他悟。”

真实功德第三十一

本品续前，同明极乐菩萨自利利他之妙德，一、先以喻明；二、明真实功德；三、蒙佛赞叹。

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喻若须弥。自身威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薪。不著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未觉故。雨甘露法，润众生故。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华，离染污故。如尼拘树，覆荫大故。如金刚杵（chǔ 础），破邪执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

一、乃以诸喻，喻极乐菩萨二利之德行。

首以大海，喻菩萨智慧之宏深。“宏”即广大。如《华严》云：“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继以须弥，譬菩萨菩提之高妙。须弥山乃一世界

之中心，译为妙高山。《慧琳音义》曰：“唐云妙高山。四宝所成，故曰妙。出过众山，曰高。或云妙光山，以四色宝，光明各异照世故。”又云安明山者，“明”具妙光义，复含清净无垢义。安者，定也，不动也。故《宋译》云：“坚固不动，如须弥山。”今以此为喻者，以须弥乃四宝所成，表菩萨之菩提，乃万德之所庄严。山之妙高喻此菩提，更无有上。山之妙光喻其慧光，常照世间。山之安明，“安”显妙定，如如不动。“明”喻洁净，如宝无垢。

“威光”者，威德之光。此光即智慧之光。《魏译》作“慧光明净，超逾日月”。《会疏》云：“超逾日月者，日月有亏盈，慧光不然。日月有出没，慧光常明。日月不照心内，慧光能照。日月不周，慧光周遍故。”故云“自身威光，超于日月”。“雪山”，即大雪山。南瞻部洲，此山特高，冬夏积雪，故名雪山。雪山洁白，以喻戒德与定净。憬兴云：“定净满德，如雪山也。”又《会疏》曰：“以戒德喻雪山。戒德清净，如大雪山。常洁白，能照众生，令清凉故。”又《净影疏》云：“雪山显其定净。诸德皆净，名等一净。”等者平等，一者一如，净者本净。其心本净，故洁白如雪山；其心一如，故如雪山之不动；其心平等，故三无差别，一色纯白。

“忍辱如地”是以大地喻平等忍辱。平等即离诸分别。《往生论注》释心业无分别云：“如地负荷，无轻重之殊。”大地载物，重者轻者，同一负荷，无所拣择，无有分别。以喻菩萨忍辱之德，远离一切彼我、恩怨、违顺之别。

“清净如水”。菩萨清净，犹如净水，能洗除种种尘劳垢染，故云“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薪”。火喻智慧，薪表烦恼。菩萨智慧猛利，炽盛如火，断除烦恼，如火烧薪。“不著如风”。风性流行，一切无住，亦无执著。以无著故，行诸世界，自在无碍，如风行空。“法音雷震”。经云“佛语梵雷震”，雷音远闻，震惊世间，以喻法音，能觉群迷。“觉未觉”者，使未觉之凡夫得以觉醒也。“雨甘露法”，此以甘露喻佛之教法。甘露使人起死回生，佛之教法，能令众生，永断生死，得大涅槃。故曰甘露法。“雨”者，如天降雨，普润三根，故云“润众生”。《法华经》曰：“我为世尊，无能及者。安稳众生，故现于世。为大众说，甘露净法。其法一味，解脱涅槃。”又《佛地论》曰：“如来圣教，于诸外道，一切世间邪劣教中，最为真实。殊胜清净，犹如醍醐，亦如甘露，令得涅槃。”上之经论显“雨甘露法，润众生故”之意。“旷若虚空，大慈等故”，是以虚空，喻菩萨之平等大慈，如虚空之宽广无际，故曰“旷”，以喻慈心广大，虚空无著。如《魏译》曰：“犹如虚空，于一切有，无所著故。”《行事钞资持记》曰：“无所著者，离尘染故。”故以虚空之无著，表慈心之平等。

“如净莲华”。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莲生泥中，表不舍众生。出水花开，以喻菩萨离垢清净，故曰“离染污故”。“如尼拘树”。尼拘乃梵语，是树名，中国无此树，译作无节树、纵广树。《慧琳音义·十五》曰：“此树端直无节，圆满可爱，去地三丈余，方有枝叶，其子微细，如柳花子，唐国无此树。”又《罪福报应经》曰：“尼拘陀树，高二十里，枝布方圆，覆六十里。其树上子数万斛（hú 壶）。”又《阿惟越致遮经》曰：“能荫五百车。”故云“覆荫大故”。此喻菩萨于诸众生广作庇荫。“如金刚杵”。金刚杵，梵语伐折罗，原为印度兵器，密宗用为法器，表坚利之智慧。《大日经疏·一》曰：“伐折罗是如来金刚智印。”又云：“譬如帝释手持金刚，破修罗军，今此诸执金刚亦复如是。”又《仁王经念诵仪轨·上》曰：“手持金刚杵者，表起正智，犹如金刚。”又《诸部要目》曰：“不持金刚杵念诵，无由得成就。金刚杵者，菩提心义。能坏断常二边，契中道。中有十六菩萨位，亦表十六空为中道。两边各有五股，五佛五智义，亦表十波罗蜜，能摧十种烦恼，成十种真如。便证十地。”故知金刚杵表金刚正智，能退魔军，断烦恼，得成就。是即经中“破邪执”之义。此以金刚杵喻诸菩萨金刚般若之妙智，能破除一切不正之情执。“如铁围山”。一小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外有八山八海，其最外围之山，名曰铁围山，又名金刚围山。其铁性坚固，故云金刚。金刚能坏一切，而不为一切所坏，故以喻不坏德。“众魔外道”，皆不能坏。“众魔”见第十一品“魔恼”注。“外道”者，于佛教之外立道者，行于至理之外者，皆名外道。《资持记》云：“言外道者，不受佛化，别行邪法。”《天台净名疏》云：“法外妄解，斯称外道。”又《圆觉经集注》曰：“心行理外，故名外道。”又《俱舍玄义》云：“学乖谛理，随自妄情，不返内觉，称为外道。”又《大庄严法门经》曰：“文殊师利问金色女，谁是外道。女言：‘于他邪说，随顺忍受，是名外道。’”外道种类多少，诸经不一。《大日经》有卅种，《涅槃经》等有九十五种，《华严经》与《大智度论》则为九十六种，盖因以大斥小。所谓九十六种者，其中一种乃声闻道。《百论》云：“顺声闻道者，皆悉是邪。”声闻虽属如来正教，但是权法，故亦与余九十五种外道并列，而称九十六种。此以金刚杵喻菩萨智慧坚固，一切魔外，不能动摇。

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击法鼓，建法幢，曜（yào 耀）慧日、破痴暗。淳净温和，寂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舍诸爱著。永离三垢，游戏神通。

二、上以喻明，此下正说彼土菩萨真实功德。此文显菩萨自觉觉他，宏法利生之德。

“正直”者，正者不邪，直者不曲。《净名经》曰：“直心是道场。”《往生论注》云：“正直曰方，依正直故，生怜愍一切众生心。”又《法华经·方便品》曰：“于诸菩萨中，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又《法华文句》释曰：“五乘是曲而非直，通（教）别（教）傍偏而非正。今皆舍彼偏曲，但说正直一道也。”按五乘之分有多种，至于《文句》所指之五乘，为人、天、声闻、缘觉及菩萨乘。通教别教是偏，人天等五乘为曲。故正直之一道，唯是圆教之一乘。故“其心正直”者表菩萨之心，远离偏曲之教，唯是一乘圆法，方广平正，其疾如风之大白牛车也。“善巧”者，《佛地论》曰：“称顺机宜，故名善巧。”又《文句》曰：“显善权曲巧，明观行精微。”上句明觉他，善能观机逗教，行权方便。下句明自觉，于观行善入精微。如是自觉乃能方便觉他，随机应缘，故曰“善巧”。又《华严经》明十种善巧智：（一）了达佛法甚深善巧智。（二）出生广大佛法善巧智。（三）宣说种种佛法善巧智。（四）证入平等佛法善巧智。（五）明了差别佛法善巧智。（六）悟解无差别佛法善巧智。（七）深入庄严佛法善巧智。（八）一方便入佛法善巧智。（九）无量方便入佛法善巧智。（十）知无边佛法无差别善巧智。故知十种善巧智，皆源于深入精微，彻尽心源，从根本智而差别智，故能了达出生、宣说、证入等等诸善巧智也。“决定”，事之定而无移改者也。又《胜鬘宝窟》曰：“决定谓信也。”故“善巧”者随机应缘也，“决定”者真实不变也。“善巧决定”者，随缘善巧，悉皆真实也。

“论法无厌，求法不倦”者，上句觉他，下句自觉。《净影疏》曰：“专乐求法，心无厌足，自利方便。”“常欲广说，志无疲等，正明利他。”又《会疏》曰：“菩萨求法为利他故，所得法必为他说。为一切众生，经无量劫而无疲倦。”

“戒若琉璃”。戒者戒律，为戒定慧三无漏学之首。奉持戒律，明净清洁，以自庄严，持戒净洁，譬如琉璃。《梵网经》曰：“戒如明日月，亦如璎珞珠。”故曰“戒若琉璃”。“内外明洁”。“内”者，指心意，意业清净，起心动念，悉离垢染。“外”者，威仪具足，德形于外。内外悉洁，故其言说令众心悦诚服，故曰“其所言说，令众悦服”。

“击法鼓，建法幢，曜慧日”。《会疏》曰：“法音高响，犹如鼓声。威德摧邪，犹如胜幢。慧日照迷，犹如杲日。”《疏》意为：“法鼓”喻菩萨法音，醒众远闻。“法幢”喻菩萨威德，摧破邪恶。如嘉祥师曰：“建幢是战胜之相，譬说法降魔得胜也。”“慧日”喻菩萨智慧，照破痴暗，以醒群迷。又《净影疏》以闻思修三慧明此三喻。《疏》曰：“言击法鼓，喻闻慧法。鼓声远被，名击法鼓。建法幢者，喻思慧法，立义称建，义出名幢。（指建立法

义，彰显于众，为‘建法幢’）言曜慧日，除痴暗者，说修慧法，开众生也。”“痴暗”即无明之暗惑。《华严经·二》曰：“如来智慧无边际，一切世间莫能测，永灭众生痴暗心。”是即慧日“破痴暗”之义。

“淳净温和”。“淳”者，纯也，好也。“净”者，清洁也。“淳净”指内心之清湛离垢。“温”者，良也，善也，和也。“和”者，平和。“温和”指仪态之温良和美。“寂定明察”。“寂定”者，实际之理体。“明察”者，智慧之照用。《宗镜录》曰：“以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寂定”如镜之体，“明察”如镜之用。了了分明，秋毫不爽，故曰明察。“寂定明察”者，寂而常照也。

“为大导师”。《净影疏》曰：“以慧开人，名为导师。”《会疏》曰：“为失道者，示其正路，故曰导师。”能如普贤大士，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以最极圆顿之法，普利九界众生，故曰大导师。“调伏自他”者，“调”者，调和、调理、调顺，调其心也。“伏”者，降伏、制伏，降伏其非心也。《金刚经》曰：“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所问者正是调伏之意。若引申其义，则开显本心，是“调”字义。降伏非心，是“伏”字义。为大导师者，必于自心他心悉能调伏。自身入道，亦普令众生入道；自心大觉，亦广令众生入于觉道也。故下续云“引导群生，舍诸爱著”。“著”者，执著、染著。“爱”者，贪爱、喜爱、恩爱。古云“爱不重不堕娑婆”。众生染执难舍，菩萨妙德能令永离，故云“永离三垢”（“三垢”者贪瞋痴也）。复令众生游戏于神通之中，“游”者如水之流行，“戏”者安逸闲在也。盖表任运于神通之中，自在无碍。故曰“游戏神通”。

此文大意为：菩萨一心正直，安住一乘法中。复具善巧方便，精勤求法，广为人说，悉无厌倦。菩萨戒德清静，故所言说，能令闻者，心悦信伏。于是则大鸣法鼓，高建法幢，大放慧光，广宏妙法，破除众生无明痴暗。菩萨内心纯净，仪态温和，得乎中而形于外，表里一如也。菩萨“寂定明察”，定慧均等，寂照同时也。故于众生，为大导师，自觉觉他。普令众生悉皆除恶生善，顺于佛法，降伏非心，舍诸爱著，永断三毒；开显本性，安住神通，自在无碍。

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军，尊重奉事诸佛。为世明灯，最胜福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赫奕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

此段更广明菩萨真实功德。

“因缘”，《魏译》作“因力，缘力”。《净影疏》曰：“因力缘力，为

第一门，起修所依。过去所修一切善行，能生今善，名为因力。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名为缘力。”望西云：“宿世善根谓之因力。亲近知识谓之缘力。因缘和合能起行故。”上两说相同。但《会疏》稍异于是。《疏》曰：“因力者，菩提心正是佛道本因。能贯十方三世，令众魔大慑（shè 摄）怖故。缘力者，广求知识，大聚诸善。此缘有转凡入圣大威力故。”两说文异而实无违。《净影》以过去之善为今之因，《会疏》则以今之菩提心为成佛之因。实则若无过去多生善行，则不能发起今日之菩提心。若不发菩提心，则无成佛之因，故两说可互补。此两说中，《会疏》于本经较亲。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乃本经之宗也。“愿力”者，《净影》云：“起行之愿，名为愿力。”望西云：“求菩提心，谓之愿力。”又《会疏》曰：“愿力者，四弘誓愿能净佛国土，成就众生故。”综上三说，以四弘誓愿庄严国土，成就众生，志求本有之菩提心；并随愿起行，是名愿力。有愿而无行，是名虚愿，则无力矣。如是因缘和合，复具愿力，则自然“出生善根”。“善根”者，罗什大师曰：“坚固善心，深不可拔，乃名根也。”又《毗婆沙论》曰：“善根者，不贪不恚不痴。一切善法从此三生。”是故善能生妙果，并复生余善，故名善根。《弥陀要解》云：“菩提正道，名善根。即亲因。”菩提正道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此即成就菩提之亲因。因者，种子也。乃成就菩提果之种子，故名“善根”。又《大悲经》曰：“一称佛名，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穷尽。”故知善根是亲因。从因得果，果具种子，复作胜因。如是辗转，善根无尽。是故菩萨具足如下种种妙德。

“摧伏一切魔军”。“摧伏”指破除与降伏。“魔”者，见前注。又《智度论》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是故名为魔。”此类鬼神有大神力，能与修出世法者为难作对。魔之军众称为魔军。“尊重奉事诸佛”，本经第四十一品，谓往生边地者，“于莲华中，不得出现”，“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故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见佛与事佛也。今诸菩萨能奉事诸佛，正是多善根福德因缘。“为世明灯”。“明灯”喻菩萨智慧，照破众生迷暗，令众生开解正道。《净影疏》云：“自具智慧，能生物解，名世灯明。”此处“物”字即指众生也。自具智慧，故如灯。灯光照射，能显众色，喻令众生开发信解。故云“为世明灯”。又《会疏》曰：“照世间迷暗，故云为世灯明。”盖谓菩萨能照破世间痴迷与昏暗，故如明灯也。“福田”。“田”者，田地，以生长为义。于具德者造福，则得福报。种福得福果，是名种福田。应供之人，名为福田。《探玄记》曰：“生我福故，名福田。”又《优婆塞 戒经》明三福田：(一)报恩福田，父母师长也。(二)功德福

田，佛法僧三宝也。(三)贫穷福田，贫穷困苦之人也。供养此上三者，均能生福，故皆名福田。今经云“最胜福田”，表诸菩萨于种种福田中，最为殊胜故。《净影疏》云：“能生物善，名胜福田。”以能令众生，出生善根，故名为胜福田。因从善根复可生长无量诸福之果与善因也。至于“为世明灯，最胜福田”两句，应与下文“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作一气读，其义自见。“殊胜吉祥”，文殊大士圣号之涵义也。文殊即文殊师利。文殊可译为胜、妙、第一。师利可译为德、吉祥等。《大日经》称文殊为妙吉祥。文殊表根本智，乃七佛之师，故殊胜吉祥。今极乐诸菩萨，具文殊大士之智德，了了见自性。故为最胜福田，堪受一切人天之供养。又“赫奕”，“赫”者明也，“奕”者盛也。“雄猛”者，《法华经·授记品》曰：“大雄猛世尊。”世尊断尽一切烦恼，大雄不怯，勇猛精进，故曰雄猛。《净影疏》云：“佛于世间，最为雄猛。”“无畏”者，于大众中说法无所畏惧之德。又《大乘义章》曰：“化心不怯，名为无畏。”于化度众生，无有怯懦之心，名为无畏也。“相好”，卅二相、八十随形好也。故知“赫奕”者，表菩萨威光明盛也。“欢喜”表内心自在，形容和悦也。“雄猛无畏”则既表菩萨之实德，勇猛精进，说法无畏。复显仪容，威神无比，大雄不怯。至于“相好”则专指身色。下曰：“功德辩才”，表菩萨具种种其它功德，与种种无碍之辩才。“具足庄严”则为总结以上之赞语。如来以福德智慧庄严其身。此诸菩萨具足智福之庄严，超逾一切世间。此乃极赞菩萨之真实功德，至为希有也。

常为诸佛所共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远二乘境。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三、诸佛共赞，表诸佛为作证明，同声称赞，正显大士德深。

“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不生不灭”者，如《涅槃经》曰：“涅槃言不生，槃言不灭。不生不灭，名大涅槃。”又《维摩经》曰：“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小乘依有余涅槃之理而观不生不灭，趋于偏空。大乘则从空入假，于有为之事相上，显不生不灭之理。当相即道，即事而真。故能终日度生，终日无度，日涉万缘，一心空寂。乃能于布施、忍辱等六度悉皆究竟，而仍安住于不生不灭诸三昧中，不失定意。“行遍道场”，于道场正行，无所缺少也。“远二乘境”者，唯一乘法，究竟彼岸也。又《十住毗婆沙论》曰：“若堕声闻地，及辟支佛地，是名菩萨死，则失一切利。若堕于地狱，不生如是畏。若堕二乘地，则为大怖畏。”是故菩萨“远二乘境”。

“阿难”下，世尊总结极乐菩萨，真实功德，说不能尽。

寿乐无极第三十二

本品明极乐世界，寿乐无极。首显彼土会众殊胜，劝谕亲近。继明国土微妙，劝谕往生。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力为善，念道之自然。

此段双标彼国圣众及刹土，劝谕往生。

“佛告弥勒”，盖从此品起，弥勒菩萨最为当机，阿难次之。第四十六品，佛告弥勒：“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嘱汝等，作大守护。”故知弥勒菩萨当来下生，必遵佛咐嘱，宣演本经。

“微妙安乐清净”者，《会疏》曰：“庄严超绝，故云微妙。无有苦恼，故云安乐。无漏相，实相相故，故云清净。”盖谓极乐一切事相，皆是无漏之妙相。又实相无相无不相，故所显一切皆实相。因极乐所现之相是无漏相，实相相，故云清净也。末二句《净影疏》曰：“何不力励为善求生，名‘力为善’。‘念道之’者，自然往生，名念‘自然’也。”又《会疏》曰：“‘何不’二字，激劝之辞，即通二义。善有二种：一、称名念佛，是名善本。二、广行诸善，回向得生。念通二种：念谓能念，道谓所念。道亦有二：一、弥陀本愿，是名他力大道。不藉自力修善，一超直入，故名自然。二、三乘所证道，无为自然，性不造作，故亦名自然。虽互二义，正在初义。”

《净影疏》以为善求生，释“力为善”。以自然往生，为“念自然”。其言简要。其意以行善功德回向净土，力求往生，名为“力为善”。此说甚好。下云：自然往生，为“念道之自然”，则所言过简。《会疏》胜之。直指称名念佛，为善之根本，是乃正行也。“广行众善，回向得生”，亦是“为善”，是乃助行也。正助并举，主次分明，是《会疏》之长也。至于“道之自然”则《会疏》更胜。《疏》举二义：一、以他力直超为自然。二、以无为无作为自然。而以初义为主。此说极好。盖净宗之妙，正如《要解》所云：“从事持达理持。”但当老实念去，则“无为无作”等等，自然在其中矣。

以上二疏之说均专就《魏译》（“念道之自然”以前之文句，独见《魏译》），但汉吴两译于此下更有大段经文，广述彼土菩萨功德与刹土之自然最胜。本经采入，会成此品。于是本品经中于“念道之自然”下，八见“自然”二字，如“自然严整”、“自然无为”、“自然保守”、“自然中自然相”、

“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自然所牵随”。可证“自然”二字，实具要义。此“自然”二字，非外道所谓无因之自然。盖法尔如是，名为自然也。盖“自”者自性。“然”者，《楞严经》中“清净本然”。可见自然实含自性本然之义。自性之本然，即是真如、实相。如是“念道之自然”即持名念佛，亦即念实相。如《弥陀要解》曰：“实相无二，亦无不二。是故举体作依作正，作法作报，作自作他，乃至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无非实相正印之所印也。”是故《会疏》以无为无作为道之自然。复以他力法门，一超直入为自然，并指为道中之正旨。与《要解》之说，辞异而旨同。依信愿持名，他力大道，即得往生极乐。持名即是念实相。一超直入妙庄严路。如是之道，法尔自然。

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乐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回，意无懈时。外若迟缓，内独驶急。容容虚空，适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检敛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和正，不误倾邪。随经约令，不敢蹉（cuō 搓）跌（diē 爹），若于绳墨。咸为道慕，旷无他念，无有忧思。

此文显极乐会众殊胜功德。“出入供养”，见汉吴两译，原文中尚有“俱相随飞行，翻辈出入，供养无极”。盖指极乐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等也。其飞行十方，普兴供养，是修福也。“观经行道”，是修慧也。彼土圣众，于此福慧二种庄严，悉皆“喜乐”而愿“久习”。下云“才猛”者，即《法藏因地品》中“高才勇哲，与世超异”之义。才能勇猛者，因智慧故，故“才猛智慧”意即慧根猛利，才能超世也。“心不中回”，“回”者退也。“中回”者中途退转也。所以退转者，信念不坚，遇缘则退矣。极乐圣众，智慧猛利，断疑生信，坚固不动，如金刚山，故“心不中回”，一往直前也。“意无懈时”。“懈”者，怠也。懈怠之因，愿不深故。愿不深切，行持无力。故时勤时懈，常自放逸。但极乐圣众，深达至理，信深愿切，故勇猛精进无有懈时也。“迟缓”，“迟”者，迟徐、安徐之义。“缓”者，宽缓之义。故“迟缓”者，即安闲沉稳而不紧张急躁也。“驶急”。“驶”者疾速。“急”者紧急、急速。“外若迟缓，内独驶急”者，指其表现于外者，宽缓安闲，浑若无事。但其内心则精进不已，念念相继，心心无间，不令刹那失照，故云“内独驶急”。“容容”者，和同之义，不立异也。如后汉《左雄传》曰：“容容多后福。”今经“容容虚空”，指圣众之心和同于虚空。虚空无边际，故自心无边际。虚空无一物，故自心亦无物。虚空以空无故，森罗万象十方刹土依空而生。虚空建立万物，故自心亦建立万物。“无一物”故不落有边，“容万物”则不落空边。无一物而容万物，双照空有；容万物而无一物，则空有俱泯，从

容中道。故云“适得其中”。“适”者指洽合，“得”者指契会，“中”者指中道。如《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住即生心，生心即无住，中道义也。“中表相应”。“中”者内心也，“表”者表现于外者也。菩萨心契中道，得于中而形于外，故表里一如，自然相应，不必安排造作，而“自然严整”也。

“自然严整”直至“无有忧思”为一大段。其中菩萨种种妙德，皆因“适得其中”而自然成就。“严整”者，严肃整齐，指圣众之威仪。“检敛端直”即“严整”之内容。“检”者检束，不使分散。“敛”者收敛。故“检敛”即经中“耳目口鼻皆当自端”。收听摄视，外绝诸缘之意。又“端”者端正。

“直”者，不曲，正直之义。故“端直”者，外指身仪之端庄，内指心意之正直。是乃身心俱端也。“身心洁净，无有爱贪”。盖以契会中道，则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照破客尘，自然离爱，无有贪染。身心自然洁净。

“志愿安定，无增缺减”。“安”者，具静、定、止、宁、乐、善、无所求为诸义。“定”者，决定、坚定，无有动摇变易也。彼土圣众所发誓愿，自然坚定，无有忽增、忽减、忽过、忽缺之失。如经云“纵使身止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正是“志愿安定，无增缺减”之范例。

“求道和正，不误倾邪”。“和”者，具调、谐、温、顺、平、睦、合、同、乐、相应诸义。“正”者，从一，止于一也，具是、中、常、止、行无倾邪、方直不曲诸义。极乐圣众和平中正，以求无上之道，故不为倾邪所误。

“倾”者，斜也，侧也，倾覆也。“邪”者，邪恶与邪外也。彼土圣众不为倾斜邪外所误者，端在“随经约令，不敢蹉跌，若于绳墨”也。“约”者，约束也。“令”者，命令、法律、教令之义。“蹉”者，失足也，跌也。“跌”者，跌倒也。“绳墨”者，指木工操作时，以墨绳弹画之黑线，匠人依线施以斧锯，不敢有毫厘之差。极乐圣众遵行经中教言，若匠人之于绳墨，依线施工，不敢稍有违失，故可免于蹉跌，不为倾邪所误。本经《勤修坚持品》曰“随顺我教，当孝于佛”，“无得为妄，增减经法”，于此同旨。盖“离经一字，便同魔说”。世之行人，唯当以圣言量为依止也。

“咸为道慕，旷无他念，无有忧思”。第一句，心所慕求者皆是至道。第二句，“旷”者空旷。其心空广无有妄念。第三句，信心坚定，智慧明了，于世无虑，于法无疑，故无有忧虑之思。若约净宗，则“旷无他念”者，万缘放下也。“咸为道慕”者，一念单提也。“无有忧思”者，当念即是也。一声佛号，万虑齐消。灵光独耀，迥脱根尘。罄然独存，何喜何忧。故云“无有忧思”。

自然无为，虚空无立，淡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哀慈愍，礼义都合。苞罗表里，过度解脱。

“自然”二字，亦贯全段。乃因“适得其中”而自然如是。“自然无为”者，不因造作，自然安住于无为法中，此真无为。若因造作，则是有为矣。“虚空”者，指心如太空，开广无际，离垢无染，不受一尘。“无立”者，指一法不立。“淡安”者。“淡”者，淡泊。“安”者，宁静。又“淡安”为水流平满之貌。《文选·宋玉赋》云：“溃淡淡而并入。”水波相继，相似相续，此喻心离断常。平满喻平等圆满。“无欲”。“欲”者，《大乘义章》曰：“染爱尘境，名之为欲。”又曰：“于缘欲受，称欲。”又《俱舍论》云：“欲，谓希求所作事业。”据此，则经中“舍诸爱著”与“亦无希求、不希求想”等，均“无欲”也。此上三句，显“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但万行门中，“不舍一法”，故续云“作得善愿，尽心求索”等。正显事理无碍、圆融自在之妙义。如《德遵普贤品》曰：会中诸大菩萨“入空、无相、无愿法门”。但诸菩萨“咸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正与此处无为、无立、无欲，而“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圆融一味。又《至心精进品》云：“结得大愿，精勤求索。”故知极乐圣众，皆师法弥陀，结成大愿，精勤修习，住真实慧，以求成就也。下云“含哀”，大悲心也。又“慈愍”者，大慈心也。以大慈悲故，虽明知实无众生可度，而度生之行愿无有穷尽。故“心常谛住度世之道”，“欲拯群萌，惠以真实之利”。其所结得之大愿，自然契理契机，照真达俗。契理照真，故其大愿，实相为体，究竟了义，力用无量。契机达俗，故善契机宜。“礼义都合”，“礼义”者，仁义礼智信，世间道德也。但此二字不但代表当时古印度之社会道德，实泛指后世种种社会各个时代之社会道德与规律。所发之愿，必须与之相契，始能为当时社会之所容，方能宏扬教义，普利众生也。“苞罗表里”。“苞”同包。“罗”者，《嘉祥疏》曰：“罗之言摄。”故知“苞罗”即包容含摄之义。“表”指事相。“里”指理体。故知“苞罗表里”者，即事理双圆，真俗并照，众妙齐收，万类普摄。上智下愚，悉得度脱。世出世间，融通无碍也。“过度”者，《吴译》经题为《过度人道经》，“过度”表自出生死，亦令人出生死之义。“解脱”者，解惑业之缚，脱三业之苦。《唯识述记》曰：“解谓离缚，脱谓自在。”又曰：“言解脱者，体即圆寂。由烦恼障缚诸有情，恒处生死。证圆寂已，能离彼缚，立解脱名。”盖谓圣众大愿，能令自出生死，并摄一切有情，出离生死，永得解脱，故云“过度解脱”。

自然保守，真真洁白。志愿无上，净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

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胜。郁单成七宝，横揽成万物。光精明俱出，善好殊无比。著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

“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然保守”即宗门所称之保任。任者任运，要行便行，要坐便坐也。保者念念不异也。自然即任运之义，故任运保守即是保任也。“真”者，即一真法界，真如本性，妙明真心，与本经“真实之际”中之“真”字，今云“真真”者，表非对妄而说之真，盖为绝待（即绝对）之真。乃真中之真也。“洁”者，无垢，“白”者，无染。即六祖曰：“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亦即百丈禅语：“心性无染，本自圆成。”所保任者，正是此无染本净之绝待真心。“无上”者，《往生论注》曰：“无上者，此道穷理尽性，更无过者。”如宗门《宝镜三昧》曰：“潜行密用，如愚如鲁，但能相续，名主中主。”此正不堕法身数中。毗卢顶上行走，禅宗极则事，净宗之寂光上上品也。以此为志愿，故云“无上”。“净定”者，其心清静，寂然不动也。“安乐”者，安然自在，任运常乐也。“一旦”者，指之某一刹那际。因此“无上”是行不到处，故无行程可计，即无期限可言，只是在无心三昧中（据高峰禅师语），突然触着碰着，摸着向上关捩（liè 裂）子，刹那相应，究极心源，契入理一心。故云“一旦开达明彻”。“开”者，心开。“达”者，了达。“明”者，明白。如《信心铭》曰：“洞然明白。”“彻”者，透彻，亦指彻悟。所悟者何？只是“自然中自然相”。如《首楞严经》狂人迷失本头，狂走寻觅，是不自然。一旦狂歇，歇即菩提，本头宛在，何等自然。又如古德悟时曰：“原来师姑（比丘尼）是女人做的。”又如：“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比丘尼是女人，灯即是火，均自然中自然之相也。又如未悟者，谓山是山，水是水；悟入谓，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彻悟者则山仍是山，水仍是水。高峰禅师曰：“元来只是旧时人，不改旧时行履处。”只是仍旧，何等自然。再者自然相，即自性本然之实相。盖山水、男女、今时、旧时等等，一无非实相正印之所印。当相即道，即事而真。一一皆是清静本然，一一皆是“自然中自然相”也。“根本”者，本体。一切诸法之根本自体。《大日经》曰：“一身与二身，乃至无量身，同入本体。”此正明“根本”之义。又“本”者，本心，即本源之自心。又本性，乃固有之性德。又“有根本”之“有”字，至关切要。“有”者，如狂人之有本头。决定是有，不从外得。傅大士《心王铭》曰：“水中盐味，色里胶清，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心王亦尔，身内居停。面门出入，应物随情。自在无碍，所作皆成。”其中“决定是有”四字，道破诸佛密藏。盖谓人之心王，决定是有，如水中之盐味，其味确有，但此味之形状，则不可得。又曹山（曹洞宗祖师）曰：“只要知有便是。

无论当烦恼无明之时。”故此“有”字，万不可放过。“自然之有根本”，此含二义：一者，万象森罗，体性无二，千波皆水，众器唯金。自然之中，自有本体，此之本体，即是根本。二者，不由造作，一念顿悟，故云自然。了知万法尽在自心。顿见真如自性。自心自性即是根本。故云“自然之有根本”。

《净名经》曰：“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豁然即“一旦开达明彻”。还得本心即“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又《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足证曹山“只要知有便是”，正是佛佛相传之心印。湛愚老人曰：“曹山自比六祖，只是得此把柄。”

“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胜”。“参”者，入也，光光相入也。“回”者，回转。周流不息，变化不拘也。实相之体非寂非照，而复常寂常照。寂而常照，故从法身流出报化佛身，从理体出生无量微妙相用。故此自然之根本，自然出生无量光明色相，相参相入，回转变化，超逾十方，故云“最胜”。经中常以宝珠喻自心。《观经》曰：“一一宝珠有八万四千光。一一光作八万四千异种金色。一一金色，遍其宝土各作异相。或为金刚台；或作真珠网；或作杂色云。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施作佛事。”又曰：“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形好。一一好中复有八万四千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其光相好，及与化佛，不可具说。”上之经文深显光明色相微妙难思，随意变现。光中有色，色又现相。珠网等等妙相，只是一色所显。又如佛相具好，好中放光，光复现佛，皆极显参回之意。至于“施作佛事”与摄取十方念佛众生，正是“最胜”也。又参照上引经文中，可见极乐种种依正庄严，皆是自然根本之所现。此正是《往生论》所云极乐三种庄严，入一法句，一法句者清净句，即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此自然之根本，即彼论中之一法句也。

“郁单成七宝”。“郁单”，具云“郁单罗究留”，或作郁单越、俱卢等。此其略称。乃四大洲中，北方大洲之名。义为高上作、上胜生、高胜。

《玄应音义》曰：“此译言高上作，谓高上于余方也，亦言胜。”又云：“俱卢洲，此云上胜，亦云胜生。”又《起世因本经》谓此洲：“于四天下，比余三洲，最上最妙最胜彼。”又《吴译》作“郁单之自然，自然成七宝”。据《华严疏钞·十三》云：“郁单越，此云胜生。以定寿一千岁，衣食自然故。”彼洲人民毋须耕织劳作，而衣食自然丰足。《吴译》“郁单之自然”意即指此。本经依《汉译》作“郁单成七宝”，实为《吴译》二句之合，意谓如彼郁单洲自然丰足出生衣食诸物，而自然出生胜上之七宝。“横揽成万物”者，“横”指空间，“揽”，撮持、引取之义。指自然于十方虚空中流现万

物。“万物”者，一切物也。此万事万物，皆生于自然之根本。如《首楞严经》“元是菩提妙净明体”。盖谓万物悉从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也。至于极乐，亦复如是，乃由于弥陀大愿之所成，众生净心之所具。故经中“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正是自然转变最胜之所显。

“光精明俱出”。“光”者光明，“精”者精妙，“明”者明净，“出”者出现。自心本具万德。无明垢尽，则清净庄严，光明微妙，精美洁净，一切妙相，齐头并出，故云“光精明俱出，善好殊无比”。经云“光色晃曜，尽极严丽”，又云“清净庄严，超逾十方一切世界”。故其善好，十方世界实无能比者也。

“著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者，《会疏》曰：“所证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故名无上下。竖深横广，无有边际，故名无边际。是则佛智所照也。著，明也。洞达，证入义也。”据《疏》意，首句是所证之理体，即如如也。次句是能照之佛智，即如如智也。所谓理体，即“自然之根本”。所谓佛智，乃洞达从此根本流出自然相之智慧。体用一如，理智无二，能所双泯，绝待圆融，言思莫及。“无上下”者，指所证理体本来平等。经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皆显平等之义。平等故无上下。“著”者，显著、昭著，即显露之义。故《会疏》曰：“著”者，“明也”。此明字下得好。盖此即明心见性之明也。所明者即无上下之平等理体，即是心也。“洞达”者，“洞”者，洞然明白也；“达”者，识心达本也。穷尽心源，故曰“洞达”。《会疏》以证入释“洞达”，即此义也。“无边际”者，竖穷上下，横裹八方，无有边际，不可穷尽。佛智所照，亦复如是。故《会疏》曰：“是则佛智所照也。”至于《嘉祥疏》曰：“证果，无有形色上下好丑之异。洞达是智，无边际是真谛境。”《疏》意所证果觉，无诸差异，是无上下。智契真谛境，故无边际。与《会疏》同义。至于《净影疏》又有一说，《疏》曰：“但能念道，行德显著，不简（拣也）上下，同得往生，故言‘著于无上下’也。若得生彼，神通洞达，无有边际，故云‘洞达无边际’耳。”《疏》谓上中下三辈皆得往生，故云无上下。极乐人民皆神通无边，故云无边际。三说正宜合参。

宜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横截于五趣，恶道自闭塞。无极之胜道，易往而无人。其国不逆违，自然所牵随。捐志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著世事，憍（náo 挠）憍忧无常。

此段以前，所说皆极乐圣众之功德智慧。此段乃世尊唤醒法会大众，精勤修习，求生极乐之辞。前所开示，常住真心，人人本有，个个现成，本自清净，能生万法。悟则顿契本佛，迷则妄沦生死。于是世尊悲愍，更垂慈谕。大众即知“是心是佛”，当即精进，“是心作佛”。故曰：“宜各勤精进”云云。“各”者，不仅当时在会之人，实兼指后世一切能闻此法者，各各皆应依此慈教，信受奉行，念佛往生。正显“是心作佛”之究竟方便。

“宜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佛劝大众，各各皆应精进勤修，努力自为，求生净土，彻证本心，圆满佛智也。“勤”者，《俱舍论》曰：“勤谓令心勇悍为性。”亦即精进之义。“求”者，求道，亦即求生净土也。经中《至心精进品》曰：“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故下曰“必得超绝去”也。经中“自求”之自字，至为紧要。经云：“汝自当知”、“汝应自摄”，均与此同旨。《会疏》曰：“欣求在己。己，自心，故云自求。”盖净宗虽为他力法门，但行人若不自心精进，断除疑惑，深生正信，切愿求生，亦决无往生之理。故佛训勉，“努力自求之”。是心是佛者，性德也。是心作佛者，修德也。修德有功，性德方显。故努力自求，则“必得超绝去”。“超”者，超脱。“绝”者，灭尽、断弃。故“超绝”者，指超脱轮回，断除生死也。《会疏》曰：“一时顿超三界，断绝旷劫系业，故云超绝，亦绝则超也。”夫圣凡智愚，九品万类，各各皆得超绝去者，全赖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从果起修，一生成就，故皆得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得往生者，依弥陀本愿加威，不更堕三恶道，故云“恶道自闭塞”。皆登不退，直至成佛，故云：“横截于五趣”。“五趣”者，三恶趣及人天二趣也。阿修罗趣摄天趣中，故五趣亦即六道。人天本名善趣，今亦称恶趣，对比极乐而言也。如《净影疏》曰：“下三恶道，名为恶趣。人天二道，名为善趣。今此约对弥陀净刹，娑婆五道，齐名恶趣。地狱、饿鬼、畜生，是其纯恶所向，名为恶趣；娑婆人天，杂恶所向，亦名恶趣。若依此方修习断除，先断见惑，离三途因，灭三途果。后断修惑，离人天因，绝人天果。渐除不名横截。若得往生弥陀净土，娑婆五道，一时顿舍，故名横截。”又《会疏》曰：“必超绝去，非次第断，故云横截。”故知“横截”即横出、横超之义。又《嘉祥疏》曰：“修菩提因，横断五道流转，故恶道自闭塞。”“自”者，自然也。

“无极之胜道”。“胜”者殊胜。“无极”者，《会疏》曰：“凡夫生彼，速升果地，故云无极。”《魏译》作“无穷极”，《净影疏》曰：“升道无极，彰其所得。得道深广，故无穷极。”《会疏》以凡夫速登果位，究极方便，不可穷极，称为无极。《净影疏》则以果位之德深广难思，故云“无

极”。至于《嘉祥疏》则云：“去者既多，故云无穷极。”则以往生之人无量，为无极。三疏合参，真显无极。盖往生之人，众多无极；得果之速，方便无极；果地胜德，深广无极。可见弥陀恩德，究竟无极，故曰“无极之胜道”。

“易往而无人”。《净影疏》曰：“修因即去，名为易往。无人修因，往生者鲜，故曰无人。”又《嘉祥疏》曰：“只修十念成就，即得往生。而行者希。故云‘易往而无人’也。”《嘉祥》上言往生者多，今言希少，似相矛盾，而实无违。因从十方往生之人而言，确是无极。但就此秽土而论，则信愿往生之人，仍属希有。故云“无人”也。

“其国不逆违，自然所牵随”。首句谓彼国于各辈诸往生者，皆不逆不违。至于次句，古有二释：(一)《净影》曰：“其国不逆，彰前‘易往’。自然所牵，彰前‘无人’。娑婆众生，久习盖缠，自然为之牵缚不去，故彼‘无人’。”《疏》谓极乐于诸往生者，毫无违逆，故前云“易往”。但娑婆之人，久在烦恼盖覆缠缚之中，自然受其牵缚，不生厌离，焉能往生！故云“无人”。(二)另者，法住师云：“言自然所牵者，因圆果熟，不假功用自然招致故。”《嘉祥》云：“修因窍招果，则为此果所牵也。”（“窍”者，常云窍要、窍妙、窍门、诀窍，隐寓精要、巧妙、恰当、关键等义，故用以加强修因招果之语气）二师同旨。皆谓修因得果，自然可以往生也。以上所说虽异，但皆能顺经意。

“捐志若虚空，勤行求道德”。“捐”者，弃除也。厌离心切，于世无求。心怀空寂，净无垢染，犹如虚空，故云“捐志若虚空”，亦即万缘放下也。“道德”者，正法名为道。得道而不失，谓为德。“勤行求道德”，亦即一念单提也。“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世间无有真长生法，唯有往生，才得长生，经云“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亦皆无量”。于彼国中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见佛闻法，随意修习，直至成佛。故云：“寿乐无有极”。彼土名为极乐、安乐、安养，彼佛名为无量寿、无量光。胜妙如是，理应欣求。娑婆秽土，实应厌离，何更贪著世间俗事，讻讻而忧无常？“讻讻”，喧也，争吵也。此指争竞喧闹之态。世人贪恋所有，咸欲常保，而实无常，故以为忧。但忧亦无济也。于是引出此下《劝谕策进品》之全文。

本品显净土妙德，劝导求生。下品则示秽土恶苦，令知厌离。

劝谕策进第三十三

上品显极乐殊胜超绝，净定安乐，令众欣慕，发愿求生。本品则说娑婆秽

恶，众生障重，三毒炽盛，因惑造业，苦报无尽，沉溺苦海，痛不可言。故哀劝厌离，诲谕众生止恶行善，精进行道，求生安乐。

世人共争不急之务。于此剧恶极苦之中，勤身营务，以自给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为心走使。无田忧田，无宅忧宅，眷属财物，有无同忧。有一少一，思欲齐等。适小具有，又忧非常。水火盗贼，怨家债主，焚漂劫夺，消散磨灭。心慳（qiān 牵）意固，无能纵舍。命终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

此段首明此土众生普皆忧恼，劝令厌离。

“共争不急之务”，指世人皆共争无关紧要之俗务，不重本身急迫之大事。不知无常迅速，生死事大。但贪名利，故忧苦万端，无有出期。如《会疏》曰：“夫物有本末，事有缓急。以办了一大事为急先务。譬如人入大城中，必先觅安下处，而后却出干事。抵暮昏黑，则有投宿之地。先觅安下处者，修净土之谓也。抵暮昏黑者，大限到来之谓也。有投宿之地者，生莲华中，不落恶趣之谓也。然诸人缓于火急之事，走不急之经营。大命将尽，虽悔何益！”

“剧恶极苦”。“剧”者，甚也。《浊世恶苦品》曰：“唯此五恶世间，最为剧苦。”又曰：“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恶是因，苦是果。杀盗淫妄酒，是为剧恶。造恶感受恶果，名为五痛五烧，如火烧身，故曰极苦。又《会疏》曰：“人世炎炎，犹如火聚，故云剧恶极苦。”

“勤身营务，以自给济”。《会疏》曰：“营谓经营，专力于事云务。以是勤劳其身，故云勤身。”“给”者，相足也。以物饶足为给。又“给”者，供给也。“济”者度也。故知经义为：勤劳其身，经营事务，求能自给自足，以度此生。如《会疏》曰：“士农工商，为给自身，故云以自给济。给，供给也。济，周济也。”

“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指芸芸世人之种类也。世人位高者尊，位低者卑；财多者富，财少者贫；年老者长，年幼者少，种种不同之男男女女，无不同此愚痴贪欲之心，苦心积虑，忧念重重，奔波劳碌，无有已时。故曰：“累念积虑，为心走使。”义寂师曰：“累念于既往，积虑于未至，故云累念积虑。常为欲心所驱役，嘈杂奔波，故云为心走使。”意谓思忆过去是“累念”，忧虑未来名“积虑”。故此心念，无有安时。因心有所欲，身必随之。例如欲购爱物，则不顾拥挤杂乱，奔波排队。故曰“为心走使”，指为此欲心而奔走也。如《嘉祥疏》以“心财相积不舍”释“累念积虑”，以“勤求无宁”释“为心走使”。盖谓积于心念之中，俱是财物，故名“累念积虑”。

勤欲求得，故身心不安，是名“为心走使”。又憬兴曰：“为心走使者，如渴鹿逐于阳炎，翳眼弄于空华，皆为爱水之心，不了病华，而走驰故。”阳炎即阳焰，乃沙漠中出现之幻相。远望似水，渴鹿渴马等求水心切，趋赴求饮，惟是徒劳。又如有翳之病目，于虚空中妄见空花，思欲把捉。不知本自无花，故云“为心走使”。“走使”者，即俗云奔波劳碌也。

“无田忧田”，直至“忧苦万端”，一大段皆是“累念积虑”一句之详演。“田”者田地。“宅”者家宅。“眷属”者，家属、亲属、佣仆等。“财物”者，家财产业等资生之器物也。以上皆所忧之境。无者欲有，思欲得之。但已有者，又惧其无。亦复同忧。欲海难填，患得患失，故云“有无同忧”。

“有一少一，思欲齐等”者，例如已有一万元存款，见人有两万元，则思更有一万元；已有一电视机，见人有二，便欲更有一电视机，与之齐等。思而未得，故以为忧。思而能得，忧亦不止。因欲无止境，故永有不足之忧也。且稍具有，便欲常保，恐遭祸变，虑其复失。故云“适小具有，又忧非常”。“非常”者，即下之水火盗贼、焚漂劫夺等非常之祸也。“水火”，指水火之灾。

“盗贼”，指抢夺与偷窃之祸。“怨家”，指与我结怨之家。“债主”，指我欠债未还之人。以上种种，皆可突生非常之祸。如火能焚烧，水能漂没，盗能劫夺，贼能偷窃，怨家报仇，债主索欠。甚至俄顷之间，全非我有，旧日财富，荡然无余，故云“焚漂劫夺，消散磨灭”。《会疏》曰：“焚谓焚烧，兵火失火等难。漂谓漂流，洪水风波等难。劫夺，盗贼难。为怨家所消散，为债主所磨灭也。”世人“心慳意固”，指慳吝之心，至为顽固。财物有失，则心中更增愤恨，忧怨愁苦，意无解时，故云“无能纵舍”。“纵舍”者，放下也。

“命终弃捐……”。此四句泛指一切世人临命终时，则一切积爱之眷属财宝，皆当舍离。独去独来，无能随伴，至爱之人，可以同时死，但不能同处去。业因不同，果报千殊，去处各各不同。故云“莫谁随者”。《普贤行愿品》云：“是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宫城内外、象马车乘、珍宝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与此同旨。常云：“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不论贫富，莫不皆然。个中忧苦无尽，故云“万端”。

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嫉。有无相通，无得贪惜。言色常和，莫相违戾（lì 立）；或时心诤，有所恚怒，后世转剧，至成大怨。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急想破。

此劝世人，亲眷之间，应当和敬，不和成怨。

“敬爱”者，指恭敬与慈爱。“憎嫉”指憎恶与嫉妒。“有无相通”者，相通指财物，以我之所有，济彼之所无。“言色”，言语与面色。“违戾”，“违”者背逆。“戾”者，乖也，狠也。《会疏》曰：“怡声下气，言不违戾。温良恭谦，面无顰（pín 贫）蹙（cù 醋），是谓常和。”故知“言色常和”，即经中之“和颜爱语”也。

以上劝和，下明不和结成大怨。“或时心诤”者，“诤”通作争，《一切经音义》解作讼。《会疏》曰：“人情平时虽无愤恨，违境忽生，不时斗争，故云或时。”一时忽起相斗与争讼之心，故云“或时心诤”。“恚怒”，瞋恚忿怒也。乃三毒之一。一时瞋心，造成小恨。但冤冤相报，无有已时。怨憎常会，互相杀害，愈演愈烈。故云“后世转剧，至成大怨”。（如琉璃王为报宿怨，欲尽杀释种）“世间之事，更相患害”，指世间冤报之事，互为祸害。既造业因，必结恶果，报应虽不立即显现于当时，故云“虽不临时”。但因果不虚，决当报偿于后世，故云“应急想破”。众生但知畏果，菩萨则畏因也。

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

此段劝谕世人，舍恶修善。

“爱欲”指情爱与贪欲。实为生死之本。爱不重不堕娑婆。世人举体沉溺于爱欲之中，于是死此生彼，流转无穷。纵使眷属满堂，于生死之际，生是孤身来，死时独自去，无人相随，无人能代。故云“独生独死，独去独来”。

“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复指苦乐之果报，皆是自作自受，亦无有能替代者。憬兴云：“自当，即自受也。”“善恶变化”者，憬兴云：“善变化即善趣报。恶变化即恶趣报。”《会疏》云：“今世虽善果，（所作）业因恶，则来世变招殃过。现在虽恶报，所作善则后生化享福报。千变万化，不可具述。”此则“变化”之又一解也。又《嘉祥疏》曰：“恶因得苦，善因得乐。其报易前也。”“易”者，难易之易。“前”者，进也。善恶感报疾速，故云“易前”。“追逐所生”。“逐”者，追从也。谓所生之处，果报追随，相从不舍。随其业因，感得善恶之报。“道路不同”者，《嘉祥疏》曰：“作善者，天堂果报以待之。作恶者，刀山剑树以待之。”因果各异，生处悬殊。故临终分手，竟成永别。三途一报历五千劫，辗转六趣，何日重逢！且重逢亦不相识，故曰“会见无期”。于是世尊哀之，劝醒世人，何不趁此强健之时，

“努力修善”，将欲待至何时耶？人老体衰，难于精修，如《涅槃经》云：“迦叶：譬如甘蔗，既被压已，滓（zǐ 紫）无复味。壮年盛色，亦复如是。既被老压，无三种味：一、出家味；二、读诵味；三、坐禅味。”年老者失三种

味，故应及时努力，切莫迟延。

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竞各作之。身愚神暗，转受余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冥抵突，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欲快意。迷于瞋恚，贪于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语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之信，谓无有是。更相瞻视，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

本品明此土秽恶，众生三毒炽盛，造恶可哀。初段表贪毒，“贫富同然，忧苦万端”。次段显瞋毒，“至成大怨”。本段示痴毒，如“身愚神暗”，“不信经法”，“善恶之道，都不之信”。痴毒之祸，伤人慧命，且为三毒之本，故痴毒为患极深。（此下二段，复分举贪瞋二毒）

经义为，世人愚痴，不明何者是善，何者为恶。各逞己意，妄加分别。于善恶三世因果之恒规，不能生信。故云“世人善恶，自不能见”。既不知因，便不畏果，但图当时快意，不惧后患无穷。纵情恣（zì 自）欲，任意作恶，竞造恶因，不顾当来之凶祸，故云“吉凶祸福，竞各作之”。又《嘉祥疏》谓，世人以“死之祠祭杀生为凶，嫁娶等为吉。世人于此二事，竞各为之。”盖吉凶是因，祸福是果。杀生祭祀是凶，杀业所感三途之报为祸。世人皆以嫁娶为吉，但不知因喜庆而杀生，反成凶事，而招当来无穷之祸。此正是世人不明善恶所招之恶果也。“身愚神暗”者，《嘉祥疏》曰：“身造恶故云身愚，心不信故云神暗。”又《净影疏》曰：“身愚神暗，心塞意闭。生死善恶，自不能见。”故知愚暗，即是痴毒。以愚痴故，心意闭塞，不能正信因果。不能信受经法，入于正道。对于外道邪说，反易信奉。故云：“转受余教”。如是颠倒之见，相续不绝，永溺生死。而其根本，正是痴业。生死无常，以痴为本。故云“无常根本”。

“蒙冥抵突”者，“蒙”者，有眼球而不能见也。憬兴云：“蒙又作矇。蒙，覆不明也。冥，暗昧无知也。”“抵”者，兽以角触物。“突”者，冲也。又义寂释此句曰：“谓无所了知，触事违犯。如小儿夜行，狂犬妄走，无所不作也。”以愚昧蒙昧，故不明经义。以抵触为性，乃好冲突。故于经法，不能信受。于是“心无远虑，各欲快意”。《会疏》曰：“不顾后世，但求现乐，故云‘各欲快意’。”存心瞋恚，贪财好色，无有休止，故云“哀哉可伤”也。“先人不善，不识道德”表祖上愚痴也。《净影疏》曰：“素不为善，明其无行。不识道德，彰其无解。”无解无行，愚痴之极也。世代相承，子受父教，都是邪说，不谈善恶果报，故云“无有语者”。先人痴顽，后辈无知，事乃必然，故云“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者，《净影疏》

曰：“生死之趣，不能自见，不识果也。善恶之道，不能自见，不识因也。于因于果，自心不识。他无语者，故永不解。”是以“都不之信，谓无有是”。殊不知生死之事，必自见之，父子、兄弟、夫妇，死别之时，互相哭泣，无得免者。

一死一生，迭相顾恋。忧爱结缚，无有解时。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计，专精行道。年寿旋尽，无可奈何！

世人愚痴贪爱，不知世间万物，都是幻梦空花，误为实有，而不知无常迅速，不能永保。生时愈亲爱，死时倍苦伤。生死之际，存者，伤亲人之永别，亡者，悲自身之长逝。互恋难舍，如刀刺心。故云“一死一生，迭相顾恋”。昔日恩爱，今成忧苦。而此二者，束缚身心，如绳作结，不令出离，故云“忧爱结缚，无有解时”。又结缚即烦恼，《大乘义章》曰：“烦恼暗惑，结缚行人，故名为结。又能缚心，亦名为结。亦能结集一切生死故。”故知缚于情爱，即是结缚于生死，无有解时也。“思想恩好”。世人所珍，究其根源，实由情欲。而不知“欲为苦本”，“纯情即堕”。若不能于此“深思熟计”，一心修道，以求解脱。转瞬无常到来，寿命终了，至此则徒唤奈何。人命在呼吸间，故云“年寿旋尽”，“旋尽”者，谓转瞬即尽也。

惑道者众，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为妄兴事，违逆天地。恣（zì 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期。

此明从痴起瞋之过。三恶业中，瞋业为地狱因。又云：“一点瞋心火，能烧功德林。”世人醒悟者少，迷惑正道。故心怀杀毒，残伤他命，恶气炽盛，从冥入冥。故云“恶气冥冥”。又“冥冥”者，幽暗也，无知也，暮夜也。所作皆妄，故云“为妄兴事”，于是“违逆天地”。《嘉祥疏》谓为“上不顺天心，下违阎罗王之意”也。如是任意作恶，故云“恣意”。一旦罪恶满盈，故云“罪极”。于是罪业牵引，则不待世寿终了，乃顿夺其命，“下入恶道”。

“夺”者，强取也，使丧失也。顿然断其寿命，故云“顿夺其寿”。《嘉祥疏》释“顿夺”曰“灭寿夺算”也。又《净影疏》曰：“痴故起瞋，共相残害，各怀杀毒，恶气窈（yǎo 咬）冥，为妄事等。”续云：“造罪之人，宿罪之力，自然招集非法恶缘。随而与之，恣其作罪。待其罪极，顿夺令尽。将入恶道，受苦无极。”《疏》谓：世人因愚痴而生瞋心，相杀相害。心怀毒恶，唯作妄事。如是造罪之人，由其宿世罪恶之业力，种种恶缘自然相随，恣意作恶。待其恶贯满盈，果报显现，顿然夺尽其寿命，堕入三恶道。所受果报，无有穷极。欲出无期，故云“无有出期”。

若曹当熟思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常保，

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勿得随心所欲，亏负经戒，在人后也。

末段普劝，止恶从善，求生极乐。“若曹”，即“汝等”。“熟思计”即常云之深思熟计。“爱欲荣华”至“无可乐者”，《会疏》曰：“荣华不可保，会者定离散。爱欲不可常，盛者必衰故。颠倒妄乐，故无可乐者。”彭际清曰：“一切世人以欲为乐，不知是苦。智者观之，唯苦无乐。所以者何？以有为乐，无即是苦，不知有者无所因故。以得为乐，失即是苦，不知得者失所因故。以聚为乐，散即是苦，不知聚者散所因故。以生为乐，灭即是苦，不知生者灭所因故。”盖谓众生所乐正是苦因。从兹苦因，必生苦果，故云“无可乐者”。

继劝精进，求生安乐国。得生彼国，悉皆“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明”者明了，“达”者通达。《净影疏》曰：“智慧明达，得智胜也。功德殊胜，得福胜也。”智福并胜，故劝世人，精勤求生。并诫之曰：“勿得随心所欲，亏负经戒，在人后也。”“亏”者缺也，“负”者欠也。“经”指经教，“戒”指戒行。此处特劝持戒，以戒乃万行之基也。“勿得随心”者，《涅槃经》云：“常为心师，不为师心。”盖师心自用，乃行人大失。因此妄心，正是生死根本。师此妄心，恰是认贼作子。煮砂作饭，何能得食！何况随心任性，妄作非为者耶！《四十二章经》曰：“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与此同旨。“在人后也”者，落后于他人也。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本品弥勒领旨，心得开明。佛复垂训：一者当断惑念佛，知苦修善。二者自利利他，转相拯济。三者重示乐国胜果。四者谕除疑悔，免生边地。

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值佛，复闻无量寿声，靡不欢喜，心得开明。

弥勒领解佛语，深自庆喜。乃申赞颂，而白佛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教戒”二字见于《魏译》之高丽藏本。余本多作“教诫”。《韵会》曰：“戒通作诫。”《俱舍界品颂疏·一》云：“教是教授，令人修善。诫是诫勗（xù 叙），令人断恶。断恶修善，故名教诫。”又《会疏》云：“教，上人被下之言。诫，诫约也。言彻实理，故云甚深。转凡成圣，故云甚善。”法音广被，普令闻者，“皆蒙慈恩，解脱忧苦”。《会疏》云：“解脱忧苦

者，得闻要津，绝流浪忧。饱耽法乐，脱生死苦也。”意谓得闻法要，乃断流浪六道之忧。饱尝法乐，则除生死之苦。“佛为法王”者，《法华经·药王品》曰：“如佛为诸法王。”如来于法自在，故称法王。《法华·譬喻品》云：“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我者，释尊之自称。“群圣”者，指小乘初果以上，大乘初地以上，断惑证理之诸圣人。佛为九界导师，众圣中尊，故云“尊超群圣”。佛之光明，彻照洞达，无有极限，故云“光明彻照，洞达无极”。又《净影疏》云：“光明彻照，自福殊胜。达空无极，自智殊胜。”复解“无极”曰：“名感十方，有缘斯摄，名无穷极。”两解合参，则达空无极，表自智究竟通达第一义空，彻证理体，是为大智。故云殊胜。普度十方有缘众生，无有穷极，是为大悲。如来从体起用，悲智并运，故妙用无尽。是乃弥勒以福智超胜赞叹佛德。又佛十号之一曰天人师。天上天下，唯佛独尊，游步十方，为大导师，故云“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值佛”。“值”者遇也。经云“人身难得佛难值”是一大庆也。“复闻无量寿声”，经云“信慧闻法难中难”，何况所闻乃六字洪名，一乘愿海，最极圆顿，不可思议之妙法。又《弥陀要解》曰：“不论至心散心，有心无心，或解不解，但弥陀名号，一经于耳，假使千万劫后，毕竟因斯度脱。”故令会众，欢喜庆幸。开发佛智，明悟自性，故云“心得开明”。如《会疏》曰：“开发佛智，断灭无明，故云开明。”“靡”者无也。“靡不欢喜”即与会大众皆大欢喜。

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实当念佛，截断狐疑。拔诸爱欲，杜众恶源。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曹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极苦痛，死极苦痛。恶臭不净，无可乐者。宜自决断，洗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

佛重诲弥勒，首当自度。

“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实当念佛，截断狐疑”。此四句实为一大藏教之纲宗。“敬”者恭敬。敬佛者，《净影疏》云：“敬荷佛恩，名为敬佛。”

“荷”者承担领受之义。如来万劫熏修，入佛知见。乃以佛之知见，开示我等，普令悟入。以佛果觉，作我因心，不历三祇，顿入佛智。此正佛之深恩。我等遵依佛示，从文字般若而起观照，入于实相，是名敬荷佛恩。依此经中种种教诫，端正身心，止恶修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横生四土，圆登不退，才是真实敬佛也。故曰“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大”者，即大方广之大，绝诸对待，强名为大。此云“大善”，谓无上之善。又《会疏》曰：

“三业敬奉，是为敬。”以己之身口意三业恭敬奉事于如来，身业清静、口业清静、意业清静，乃名敬佛也。非同世俗，但以焚香礼拜为敬佛也。密宗常云

“清净三门信上师”，“以身口意供养上师”，均是此义。如是敬佛，实为大善。又《会疏》云：“佛如善见药，见闻悉得益。故为大善。”

“实当念佛，截断狐疑”。以念佛方是“敬荷佛恩”。盖一乘愿海，六字洪名，实为佛恩中最上之恩。又以念佛方是“三业敬奉”。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身口意三，全入佛中，始是真实归敬。若欲真实念佛，首须“截断狐疑”。狐性多疑，故云狐疑。行人不能绝疑，不敢勇猛直前，谓之狐疑。当知疑根未断，即是罪根。倘时信时疑，半信半疑，或勉强试念，而意实未安；或口虽念佛，而心慕他宗，皆非真实念也。要之，疑情不断，正信难生。信愿有亏，资粮欠缺。故须“截断狐疑”，老实念去，蓦直念去，拼命念去，直拼到死！花开见佛，悟无生忍。如是才是“大善”。

上明断疑而念佛。下复明，念佛即能断疑也。《安乐集》云：“若能常修念佛三昧，能除贪瞋痴。无问现在、过去、未来，一切诸障，悉皆除也。”愚痴少智，心则狐疑。念佛除痴，疑情自断。莲池、灵峰两大师均云：“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此乃“实当念佛，截断狐疑”之又一义也。

“拔诸爱欲”。憬兴云：“拔欲者，令离烦恼。”诸苦所因，贪欲为本。故劝拔除爱欲。“杜众恶源”，“杜”者，塞也。《净影疏》曰：“杜众恶源，令离恶业。杜犹塞也。恶业是其恶道家本。名众恶源。教之断塞，目之为杜。”其大意为：杜众恶源之意，即是令离恶业。因恶业使人入恶道，乃恶趣之本，故称为恶源。故应杜塞云云。望西同之。《疏》曰：“杜众等者，令断恶业。流转生死，恶业为源。故云之源。”《会疏》异是，《疏》曰：“诸烦恼中，瞋恚为最，故云之源。亦指无明为之源。佛悉断尽，更无余残。”故云“杜众恶源”也。以上两释，不妨同参。《会疏》就佛边说；《净影疏》等，则指行人下手处也。

“游步三界，无所挂碍”。《会疏》曰：“无谋神化，常体性空，故为游步。”憬兴云：“天上人间，唯佛独尊，故游步三界。化之纵任，故无所拘碍。”“挂”者，碍止之义。又“挂碍”，高丽藏本作“拘阂（hé 和）”。流作“拘碍”，故《净影》、憬兴、《会疏》诸本，皆作拘碍。憬兴所云“无所拘碍”即“无所挂碍”。以上《会疏》与憬兴，仍是专就佛边说，乃专就《魏译》而释。今释会本，则应广摄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乘佛威神，游化三界。经云：“于一念顷，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又云：“随意修习，无不圆满。”故能“无所挂碍”也。往生之人，游行十方，宣示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名，圆顿妙法，导引未度之人，归向极乐。故云“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此段经文，前半段谕众断惑念佛，此下半段劝众知苦修善。“若曹”即“汝等”。“永劫”。劫即久远无比之长时。今云永劫，则是永久之永久，永久无极也。“五道”即前“横截于五趣”中之五趣：天、人、畜、鬼与地狱。据《会疏》，“汝曹……不绝”诸句，意为“永劫以来，虽值多佛，发大心圣道修行难成就，故常没常流转。乃至今日未出生死也”。据上《疏》意，值佛之人，尚多劫沉沦生死，忧苦不绝。则未值佛者，更有过焉。故云“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于五道之中，常堕三途之内，至极苦痛，无有绝期。盖生老病死均极苦痛，且纯苦无乐。凡夫业报之身“恶臭不净”，何可爱乐！“恶”者，丑恶、凶恶。“臭”者，难闻之气味。“不净”者，不洁。《观佛三昧海经》曰：“自见己身三十六物恶露不净。”《大论》中举五种不净：谓种子、住处、当体、外相、究竟等五种，悉皆不净。种子乃精血，住处为胞胎，当体即全身，外相指形相，究竟即毕竟，悉皆不净也。《十疑论》谓七种不净：一种子，二受生，三住处，四食啖，五初生，六举体，七究竟。七种悉皆不净。故于自身以及他身，实无可乐之处。纯苦无乐，理应厌离。故下云“宜自决断”。“决”者，下定决心。“断”者，斩断恶因。恶因者，即下所云之“心垢”。《会疏》曰：“贪瞋痴为心垢，反之为三善。”“洗”谓洗濯（zhuó 卓）。“除”谓遣除。故云“洗除心垢”。“言行忠信”者，“言”谓语言，“行”指行动。《笺注》曰：“如言而行，如行而言，谓之忠信。”“表里相应”者，据净影意，“表”指言，“里”指心。其《疏》曰：“言表心里，语不违心，故名相应。”盖以心口如一，为“表里相应”。兹广其义曰：表者，表现，形于外者皆是表。“行”亦是表。“里”者，内心，内外一如，是名相应。此即直心。《净名经》曰：“直心是道场。”

人能自度，转相拯济。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意。

上段显生死轮转，忧苦不绝，劝令出离，是为厌离娑婆。此段则劝求生净土，即欣求极乐也。《弥陀要解》以“厌离娑婆，欣求极乐”为愿。又以“信愿持名”为“一乘真因”。故知世尊劝谕，正是往生切要。段中“人能自度”度自身也。承上文知苦厌离，“洗除心垢”、“表里相应”等文而言。是自利行。下“转相拯济”是利他行。是即释尊开示之第二点。“拯”者救也。谓辗转救度于他身，是即“众生无量誓愿度”也。发此自觉觉他之大心，念佛名号，才契本经之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既发大心，则应以至诚之心，“积累善本”，以求得本愿之妙果。“善本”同于“善根”。《胜鬘（mán

瞞)经·上》曰：“善本。本亦因也。欲以此善为菩提根，故名为本。”又《会疏》曰：“‘求愿’者，愿往生心也。‘善本’通名诸善，别指称名念佛。”因称名念佛正是往生极乐之善本。“积累善本”正是一向专念也。以下释尊重宣极乐之胜妙，谕劝求生。“须臾”者，为四十八分钟，指片刻也。佛勉世人，一世勤苦，犹如片刻。后生极乐，其乐无有穷尽。妙乐无边，超逾十方，无有终止。故云“无极”。如天台沙门忍空之《劝心往生论》云：“今生荣华一期之程，结苦果于亿劫。现世勤修须臾之间，开觉蕊于三明。”盖因小果大，受报时长。凡得往生者，经云：“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意。”如灵芝师释极乐云：“弥陀净土，境界殊绝。圣贤同会，闻法悟道，寿命永劫，不退菩提。更有余乐，不能过此。只无诸苦，已为可乐，况具诸胜事，其乐何穷！”故劝众求生也。

宜各精进，求心所愿。无得疑悔，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城中，于五百岁受诸厄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

世尊垂慈，既劝大众，欣求极乐，复谕众生，应舍疑惑，免生边地。是为如来开示之第四点。经云“宜各精进，求心所愿”，是劝众诚敬专修，一心净业。“无得疑悔，自为过咎。”“悔”者，《大乘义章》曰：“追返名悔。”即追悔返退之义。“过”者罪也。“咎”者，恶也，灾也。是劝大众不应疑惑，自生灾患，以免“生彼边地……受诸厄也”。“边地”者，或名疑城、懈慢国。《略论》曰：“五百岁中，常不见闻三宝安乐国土，谓之边地，亦曰胎生。”“厄”，艰也。《嘉祥疏》曰：“此中先诫断惑，明怀疑生边地。离佛前，远至五百岁华不开。不开且不得至十方供养诸佛。”《会疏》曰：“始终不退名精进。‘求心所愿’，愿求往生也。‘疑惑’者，不了佛智故。‘悔’是恶作。初信后疑，悔前信解，半途而废。‘自为过咎’者，‘彼国不逆违’，自甘生边地故。‘诸厄’者，不见三宝，不闻经法故。”《会疏》之解较详。

至于三辈中是否包括边地问题，《无量寿经钞》论之甚详。《钞》曰：“经说不同。谓《觉经》（即《汉译》）及《大阿弥陀经》（即《吴译》）中下辈摄（指中辈下辈皆有边地）。今经（指《魏译》）不尔，别说之。故诸师亦异。所谓昙鸾、元晓、法住、如湛等师，存不摄义。义寂、憬兴、龙兴、仁岳等师，存摄义也。各据一义，并不相违。但以此经，翻译正本。昙鸾大师，我宗高祖。今须依之。即《略论》云：‘又有一种往生安乐，不入三辈。’夫三辈，则信心往生，亦所劝也。边地即是疑心往生，亦所诫也。信疑劝诫，天地水火，何得相摄。”《钞》论甚善。具信心者入三辈，存疑心者堕边地。两

心不同，生处必异。是以今此《会本》，于三辈外，别明“边地疑城”，于后第四十品中详述之。

弥勒领受佛旨，乃向佛言，“受佛明诲”。“明”者，智也，备也，显也，发也。“明诲”即显发大智，明白完备之教诲。“专”者专一，“精”者精进，“修”者修行，“学”者学道。《法华经》曰：“渐渐修学，悉当成佛。”“如教奉行”表弥勒领解佛训，决定遵行也。“不敢有疑”，表领受舍疑之劝，不敢生疑。疑者乃万惑之所由生，故应断也。

浊世恶苦第三十五

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世，端心正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恶少，易可开化。唯此五恶世间，最为剧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舍五恶，去五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持五善，获其福德。何等为五？

此品广明浊世恶苦。恶者五恶，苦者五痛、五烧。劝令舍恶行善，离苦得乐。《净影疏》曰：“五戒所防，杀、盗、邪淫、妄语、饮酒，是其五恶。造此五恶，于现世中王法治罪，身遭厄难，名为五痛。以此五恶，于未来世三途受报，说为五烧。”五恶者，恶因也。五痛者，花报也。五烧者，果报也。又《嘉祥疏》释五恶曰：“何故但明此五？由世人喜造，故偏彰。”

“端心正意”，指正心诚意，善护己念，远离三毒，不思邪恶。又义寂曰：“直趣菩提名端心，不求余事名正意。”其义更深。盖以唯趣菩提始称“端心”，余无所求方名“正意”也。能如是端正身心，自然不为众恶，故云“甚为大德”。“大德”者，德之至也。“善多恶少，易可开化”。《嘉祥疏》曰：“他土中多有胜缘，又复善报强胜，作善为易。此土无此二缘。”“开化”即佛开导教化也。下文“唯此五恶世间”，至“离五烧”，其义如文。“降化其意，令持五善”者，《嘉祥疏》云：“降化其意者，悌（xī 希）（愿也）心入道，令持五善故，顺教修行。”《净影》与《嘉祥》均谓五善即五戒。“福德”乃善行及所得之福利。《嘉祥疏》曰：“‘获其福德’者，举远近二果，成其行也。”近果者，如《净影疏》曰：“由持五戒，于现在世，身安无苦。”远果者，得生极乐，定证涅槃。如《净影疏》曰：“后生弥陀，终得涅槃。”现世安乐，身后往生，故云“获其福德”。

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伏弱，转相剋贼。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乞、孤独、聋盲、暗哑、痴恶、尫

（wāng 汪）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事，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形易道。故有泥犁、禽兽、蜎（yuān 渊）飞蠕（ruǎn 软）动之属。譬如世法牢狱，剧苦极刑，魂神命精，随罪趣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是。虽不即时暴应，善恶会当归之。

在恶之中，首标杀生恶。太贤曰：“世间所畏，死苦为穷（极也），损他之中，无过夺命。”人所最怕者，死也。人所最惜者，命也。是以杀害他生，最为大恶。此不但佛教，其他宗教，亦戒杀人。

文中先明杀恶。文曰：“强者伏弱，转相尅贼。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伏”者，降伏。“尅”同剋，克也，杀也。（见《中华大字典》）《会疏》曰：“‘强者伏弱’者，能杀者为强，所杀者为弱。人畜皆然。‘转相尅贼’者，‘尅’谓制胜、杀害。‘贼’谓贼害。如雀取螳螂，人亦取雀，故云‘转相’。”又憬兴曰：“‘尅’者杀也。‘贼’者害也。”“残害”者，凶残伤害。“杀伤”者，杀生致死或伤害其身。“吞啖”。“啖”者吞也，吃也。蛇能吞蛙，蛙食蚯蚓，故云“迭相吞啖”。以上诸句，明杀生恶。“不知为善”乃至“不肯为善”，皆表造恶之过失。以广为不善，复杀害生命，故受“穷乞……尅狂”等报。“穷”者贫穷。“乞”者乞丐，讨饭度日者也。“孤独”。《经音义》曰：“无父曰孤，无子曰独。”憬兴云：“孤者无父母，独者无子女。”“聋”者，耳不听声也。“盲”者，目不能视也。“喑”者，口不能发声也。“哑”者，虽能发声，但舌不转，仍不能语言，故即哑也。“痴”者愚痴、痴呆。“恶”者，狠恶不善。“尅”者弱也，跛也，短小也。“狂”者疯狂。上即“不信道德，不肯为善”所受之种种“殃罚”。“殃”者祸也，“罚”者罪也。

下举“尊贵”等，表为善之得，弥显作恶之失。“尊贵、豪富”乃世间富贵之人。“贤明、智勇、才达”乃人中贤智之士。“长者”义兼二者，乃积财具德者之通称，又为年长多财者之称号。世间富贵贤智之人，皆由过去世中，行慈尽孝，“修善积德”所致也。上述之因果不虚，乃世间所见之事。上举之“穷乞”乃至“尅狂”乃殃罚中之易见者。而未知“寿终之后”其苦尤为深剧。“入其幽冥”下，正表其罪苦。“幽冥”者即常云之冥途、冥界。总指三恶道，别指鬼趣与地狱。如《会疏》曰：“幽冥，所谓冥途黄泉也。”“转生受身，改形易道”。《会疏》曰：“脱人身，受鬼畜等身，故云‘转生受

身’。四生转变，云‘改形’。六道生死，云‘易道’。”四生指胎卵湿化。例如舍麻雀身而得狗身，是为“改形”。又如舍人身而作狗，则从人道转为畜生道，是为“易道”。众生轮转于六道之中。“泥犁”即地狱，“蜎飞”者飞虫，“蠕动”者，爬虫。“譬如世法牢狱，剧苦极刑”。《嘉祥疏》曰：“譬如王法者引喻况。报轻在前，重苦在后。如似王法治罪，先桎（chǒu 丑）械诣市杀之。先现报后入地狱，故云‘极刑’。”其义谓，作恶受报，先受现世轻报，身后复受重报。如王法中，惩治罪犯，先置狱中，身被枷锁，受诸剧苦。此喻现身苦报。最后乃处以极刑，断其生命。“极刑”即喻地狱。地狱之苦，如火焚身也。又死后堕入三途，乃有泥犁、禽兽、蜎蠕之属。地狱尤苦，故云“极刑”。“魂神命精”见《汉译》。《魏译》作魂神精识。《无量寿经钞》曰：“有云第六识名魂神，第八识曰精识。”今此“命精”，即第八识阿赖耶，乃“去后来先作主人”者，故称“命精”。此第八识相似相续，舍命之际，随重投堕，故云“随罪趣向”。依其罪报，投入恶趣。若陷无间狱中，永劫难出，是名“或长”。或为微菌，则刹那生死，是称“或短”。《会疏》曰：“如八大地狱及长寿鬼云‘或长’。如飞蛾蜉蝣等云‘或短’。”其中寿命无量差别，皆是宿业所感。善趣以寿长为福，恶趣则以寿长为巨祸也。“相从共生，更相报偿”表冤冤相报，无有穷尽。《会疏》曰：“杀生等人，生生同出，彼此互害，报其怨恨也。”例如被杀者为索还命债，必追逐其冤对，同时出现世间方能报偿，是故冤家债主“相从共生”。今生人杀其羊，当来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又如猫死为鼠，鼠死为猫，世世同生，讨命偿债。故云“更相报偿”。盖因讨债之人，往往报复过甚，又结新冤，故无了期。“殃恶未尽，终不得离”。“殃”者，祸也，罪也，罚也。所作之殃恶未能偿尽，则必辗转恶趣，无有出期，痛不可言。“自然有是”者，义寂云：“作恶虽不乐欲苦果，苦果自应。修善虽不希望乐果，乐果自应。义同影响（指如影随身，如响应声）。然此经多言自然者，为显因果决定法尔。”又《会疏》曰：“因果必应，故云自然。”“暴应”，“暴”乃猛急突然之义。“应”指报应。善人行善，恶人作恶，应受之果报，或不当时立即显示。但因果不虚，于其后世，必受其报，故云“善恶会当归之”。

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zì 自）。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伪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诳。瞋恚愚痴，欲自厚己。欲贪多有，利害胜负。结忿成讎（chóu 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悭（qiān 牵）惜，不肯施与。爱保贪重，心劳身苦，如是至竟，无一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

慕及。常怀盗心，悵（xī 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复取。神明剋识，终入恶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

二明盗恶。于有主物，若多若少，不与而取，皆为盗恶。盗恶之行，源于三毒。贪欲慳吝，易生盗心。诸恶相资，以成盗过。

以下从“不顺法度”至“不顾前后”表贪欲之过。“不顺法度”，“法”者法轨、法则。“度”者轨度、规度，即常规也。“奢淫骄纵”。“奢”者奢侈。“淫”者，《等不等观杂录》曰：“经中淫多从女旁，专指男女事也。”淫行无节，故曰“奢淫”。“骄”者骄横，谓恃己凌人。“纵”者放纵。“自恣”，“恣”者纵也。男女共居，不顺法度。放情纵欲，但图快意，不惧罪谴，故云“任心自恣”。

“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等句，表在位者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损人利己，误国殃民种种恶业也。《嘉祥疏》曰：“宰相之宦，纵放臣下。用取万民贿，枉取人物。”是为“居上不明”之义。受贿已属盗行，况复“陷人冤枉，损害忠良”。“陷”者诬陷、陷害。“冤”者屈也。“枉”者邪曲也。“忠”者，敬事直行，奉公忘私也。“良”者善也。如是恶人，嫉妒贤者，陷害忠良。其人之言必巧佞（nìng 宁）不忠，阿谀取荣，诽谤良善，枉陷人非，心口不一。故云“心口各异，机伪多端”。义寂云：“机谓幻惑，伪谓虚诈。”憬兴云：“机者机关。即巧言令色，曲取君意，能行机伪。”又“机”者机心，“伪”者诡诈。如是机诈伪善，种种不一，故云“机伪多端”。如是恶人，无论尊卑上下，内外亲疏，皆欺骗诈惑。故云“尊卑中外，更相欺诳”。“瞋恚愚痴，欲自厚己”者，以瞋痴二毒，助长贪心。《会疏》曰：“三恶相资，炽发邪欲。吸引他财，欲积自己。故云‘欲自厚己’也。”“欲贪”即贪欲、贪恶也。《维摩经》曰：“身孰为本，欲贪为本。”又《会疏》曰：“欲海深广，不知厌足，无尊无卑，无富无贫，唯求收积。嘈杂奔波，故云欲贪等。”欲多占有，故曰“欲贪多有”。因利害相争，损人肥己，故云“利害胜负”，于是“结忿成讎”。“讎”即仇，甚至家破人亡，一切不顾，故云“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前后”者，前因后果。又《会疏》曰：“前不顾是非，后不顾讥嫌；亦前不顾明哲昭察，后不顾鬼神冥记；或亦前不顾过业，后不顾来报。”但求争胜，不惜两败俱伤。只图快意，不畏当来罪报。一切不顾，广行诸恶。

“富有慳惜”下表慳吝过。或人富有，但慳吝成性，“不肯施与”。“施与”即布施，不肯以财物给与他人。爱欲牢固，故云“爱保”。贪心深重，故云“贪重”。“心劳身苦，如是至竟”即终生劳苦，直至寿命终尽。但所得

者，只是独死独去“无一随者”。《嘉祥疏》曰：“‘无一随者’，神识孤游戏，财留在自界。”盖万般将不去，惟有业随身也。生平所作善恶之业，及所感福祸之果，则不相舍离。故云“追命所生”。义寂云：“谓善恶因及祸福果，皆追命根所生处也。”“追”者追随、追逐也。于是后世，“或在乐处，或入苦毒”。“乐处”者，三善道；“苦毒”者，三恶道。“苦”者痛苦，“毒”者毒祸。痛苦之极，故云“苦毒”。

以下正明盗恶。“见善憎谤，不思慕及”。“憎”者憎恶，“谤”者诽谤。见人之善，无敬慕之心反生憎恶，妄加诽谤，如是之人则无善念与善行。胸怀之中，常是侵夺之心。“悵望”即希望。唯思损人利己，故云“悵望他利，用自供给”。不义之财，得来容易，任性挥霍，顷刻“消散”。重复盗取，故云“消散复取”。于是“神明尅识，终入恶道”。“神明”者，《晋译华严经》曰：“如人从生，有二种天，常随侍卫。一曰同生，二曰同名。天常见人，人不见天。”如是二神，与人俱生，故名俱生神。《药师经》曰：“有俱生神，具书罪福，与阎魔王。”又《嘉祥疏》曰：“一切众生皆有神，一名同生，二名同名。同生女在右肩上书其作恶，同名男在左肩上书其作善。”又《五戒经》曰：“三覆八校，一月六奏。”三覆者，指正月、五月、九月。八校谓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八日。六奏指六斋日，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卅等六日。盖谓一年之中，有三个月，向上覆禀；有八日上报（校者报也）；一月之内有六日奏明也。又望西据《五戒经》曰：“如是等日，天神记录众生善恶也。”盖所禀报者皆众生之善恶。

“尅识”者，“尅”者刻也。“识”者，有异释。一者《嘉祥疏》、《会疏》等，谓识者记也。如《会疏》曰：“幽有天神，识其科条，无毫厘差。故云‘尅识’。识音志，即记也。”此与《嘉祥》之意正同，均谓有神明记录人之善恶，故报应不爽。二者谓“识”，乃第八识也。如憬兴云：“以种子识功能不亡，名尅识。”义寂与望西，双取二说。义寂云：“所作善恶，非但自识内薰，天神外记。记在二处，安有赦乎？”二处者，内识与外神也。以上诸说，义寂师稳妥。因唯识不碍于神明记录，神明记录，亦是唯识所现。故内外皆记之说为善。内外皆记，罪报追随，故辗转三途，“累劫难出，痛不可言”。

“累劫”者，多劫也。

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佚（yì 意）；烦满胸中，邪态外逸。费损家财，事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或交结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lù 路），强夺迫胁。归给妻子，极身作乐。众共憎厌，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神明记识，自

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

三明淫恶以及因淫恶而引起之贪瞋等恶。

“相因寄生”者。“寄”者，托也，附也。此句指众生由于相互间之业因而出生于世。《会疏》曰：“世界安立，单阳不成，独阴不育。夫妇相因相成。又父子相因，君臣相资。凡天地之间，无独立义。故云‘相因寄生’。”盖指众生皆有共业与别业。因彼此有共同之业报，乃于同一时期同一世界而出生。又因别业各各不同。由于彼此个别宿业之缘，或为眷属，或为仇敌。同生于世，以偿宿因。故云“相因寄生”也。“寿命几何”者，百年短暂，无常迅速。人命在呼吸间，转瞬即逝。但世人颠倒，不识苦空无常，但求幻妄之乐。如蛾扑火，自焚其身。是以“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佚”。

“邪”者横邪不正。“恶”者恶毒不善。《会疏》曰：“邪谓邪曲，恶谓罪恶。”“淫佚”者。“佚”音逸，同劾(yì 意)，娼(dàng 荡)也。“娼”者，淫也，放也。（见《中华大字典》）“淫”，荡也，贪色不以礼交也。又淫者，乃十恶之一。淫为枷锁，缚众生故；淫为罪源，生诸厄故。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入生死，故云：生死根本，欲为第一。如下引诸经论，皆备言淫欲之患。《沙弥律》曰：“在家五戒，惟制邪淫；出家十戒，全断淫欲。但干犯世间一切男女，悉名破戒。乃至世人因欲，杀身亡家。出俗为僧，岂得更犯。生死根本，欲为第一。故经云‘淫佚而生，不如贞洁而死’。”又《无量寿经钞》曰：“夫淫欲者，流转生死之根源矣。远离解脱之因缘也。如太贤云：

‘生死牢狱，淫为枷锁。深缚有情，难出离故。’如《智度论》云：‘淫欲者，虽不恼众生，系缚心故，立为大罪。’《瑜伽论》云：‘诸爱之中，欲爱为最。若能治彼，余自然伏。如制强力，弱者自伏。然此欲法有三种过：苦而似乐故；少味多灾故；不净似净故。’”又云：“何耽刹那之微乐，应受永劫之大苦。”又《诃欲经》云：“女色者，世间之枷锁，凡夫恋著，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间重患，凡夫困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间之衰祸，凡夫遭之，无厄不至。”

“烦满胸中”，《会疏》曰：“淫火内燃，胸热心狂”也。“邪态外逸”，淫邪荡佚之态，流露于外也。“费损家财”，“费”者耗也，“损”者减也。“事为非法”，所为之事，不合法度甚至干犯法律也。“所当求者，而不肯为”。不求自立，不务正业，不求出离，不知求福、求慧、求生净土。

“又或交结聚会”。《净影疏》曰：“‘交结聚’下，明造恶过。为淫造作杀盗等事，是其过也。”此下正明由于淫恶而引起杀盗等罪。“交结”者，勾结也。“聚会”，聚集邪众也。“攻劫杀戮”。凡以尖锐之物相刺皆曰戮。

此处指以枪矛等武器杀人也。“强夺”者，憬兴云：“公然劫取”也。“迫胁”者，以威力相恐惧，即豪夺也。是为盗恶。如是广行杀盗之恶，只为“归给妻子”，取悦于一妇人，以图“极身作乐”而已。“极身”者，望西云：“极谓疲也。”故极身者，疲劳其身也。“如是之恶，著于人鬼”。“著”者昭著。义寂云：“谓显中作恶者，著于人。隐中作恶者，著于鬼故。”又《会疏》曰：“人谓人间，官吏刑罚。鬼谓鬼神，冥官照见。”神明幽记，诸天亦记。造恶之人，岂能幸免。于是“自入三途”矣。“自”者自然，具决定之义。

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qǐ 起）语。憎嫉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谓己有道。横行威势，侵易于人，欲人畏敬。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营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绕归。又其名籍，记在神明。殃咎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镬（huò 获）。身心摧碎，神形苦极。当斯之时，悔复何及！

四明妄语之恶。

“妄语”者，《智论》曰：“妄语者，不净心欲诳他。覆隐实，出异语，生口业，是名妄语。”又《大乘义章》曰：“言不当实，故称为妄。妄有所谈，故名妄语。”故知心存欺诳，口出不实之言，即名妄语。又口之四过，亦即十恶中口业之四恶，名为两舌、恶口、妄言（即妄语）、绮语。《净影疏》曰：“口之四过，不应法故，通名妄语。”今经明标五恶。故以妄语摄余三者，合名一恶。但经意隐诫十恶，故列举其余三恶。盖于合中复有开也。“两舌”者，新译离间语。《四分律》云：“彼此斗乱，令他破也。”天台云：“遘（gòu 够）扇彼此，乖和合也。”又《大乘义章》云：“言乖彼此，谓之为两。两朋之言依于舌，故曰两舌。”是谓煽动离间，搬弄是非也。“恶口”者，新译为粗恶语。《法界次第》曰：“恶言加彼，令他受恼，名为恶口。”又《大乘义章·七》云：“言辞粗野，目之为恶。恶从口生，故名恶口。”是谓以恼他之心，出粗恶之言，令人受恼，名恶口也。“妄言”即妄语，新译虚诳语。解见前。又如《梵网》云：“不见言见，见言不见。”如是违心不实之言，即妄语也。“绮语”者，新译为杂秽语。《俱舍论》云：“一切染心所发诸语，名杂秽语。”又《大乘义章》曰：“邪言不正，其犹绮色。从喻立称，故名绮语。”又《无量寿经笺注》云：“绮语，一切含淫意不正之言词也。后世骚人积习，多喜以美人香草寓言。凡涉于闺阁者，皆谓之绮语。”又《十业道章》云：“说染言词，名杂秽语。若不染心，绮饰文辞，歌赞实德，非不善

也。”

望西云：“凡此妄语，世人喜犯，不顾来报。如南山云：‘此戒人多喜犯。良由妄业熏积，识种尤多。故随尘境，动便虚构。’”继云：“又行基菩萨云：‘口虎害人，舌剑断命。如口如鼻，死后无咎。’”令人之口如鼻之无言，免生过咎。如《智度论》云：“如佛说，妄语有十罪。何等为十？一、口气臭。二、善神远之，非人得便。三、虽有实语，人不信受。四、智人谋议，常不参预。五、常被诽谤，丑恶之声周闻天下。六、人所不敬，虽有教敕，人不承用。七、常多忧愁。八、种诽谤业因缘。九、身坏命终当堕地狱。十、若出为人，常被诽谤。”可见妄语之恶业，广生过咎，死堕地狱，慎莫轻忽。

“憎嫉善人”。“憎”者憎恶，“嫉”者妒嫉。此下至“尊贵自大”等八句，古有二释：一者，《嘉祥疏》云：“‘憎嫉善人’明恶口。‘败坏贤明’明妄语。‘不孝二亲’（《魏译》作二亲）明作恶人造逆。‘朋友无信’，明其不忠，成上妄语。‘尊贵自大’成其恶口。‘谓己有道’成其两舌。”二者，据望西意：“憎嫉善人，败坏贤明”乃“两舌过也”。“不孝二亲，轻慢师长”乃“恶口过也”。“朋友无信，难得诚实”乃“妄语过也”。“尊贵自大，谓己有道”乃“绮语过也”。两说稍异。盖言之不实，一口业中常具诸过。故未易详分也。又“谓己有道”，若是未得圣道，言我得圣道，是为破大妄语戒，所受罪报远过于其他口业。

“横行威势，侵易于人”。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也。“欲人畏敬”者，欲令大众，俯首听命，唯我是从也。贡高我慢，不知惭愧，不自戒慎恐惧，难于教化降伏。故云“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也。“慢”之罪恶，比于三毒，贪瞋痴慢，均属思惑也。

“赖其前世，福德营护”者。“营”字，据《一切经音义》乃卫也，即保卫之义。上述恶人能横行一时，皆由前世之福德作为护卫，但“今世为恶，福德尽灭”。望西云：“今依造恶，宿善灭时，善神舍去，故今世遭厄，此厄为痛。”《净影疏》云：“宿善灭尽，善神舍远。身无依倚，多遭厄难，是其痛也。”“又其名籍”者。“名”者名字。“籍”谓记罪之简牍（简牍类似今之档案）。“记在神明”，谓神明将恶人之罪行记入案册也。“殃咎牵引”，《会疏》曰：“无能他人牵我者，唯缚自业，自入恶趣故。”“入于火镬”，自入于狱火与镬汤也。“摧碎”者，摧毁破碎也。“神形”者，精神与形体也。《净影疏》云：“恶业所牵，鬼神摄录。将入恶道，受苦焦焚。”故云“苦极”。当此之时后悔莫及，故云“悔复何及”。

其五者，世间人民，徙（xǐ 喜）倚懈怠。不肯作善，治身修业。父母教诲，

违戾（lì 立）反逆。譬如怨家，不如无子。负恩违义，无有报偿。放恣（zì 自）游散，耽酒嗜美，鲁扈（hù 护）抵突。不识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谏晓。六亲眷属，资用有无，不能忧念。不惟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身口，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趣向。不仁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与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意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至。不豫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

“五者”，此第五恶，古有二说：一者如前，明饮酒恶，乃净影、嘉祥诸师之说。经文云：“耽酒嗜美”。后复广举余恶，以明酒之过恶。二者以今之五恶，实摄十恶。如义寂师云：“身业三恶，以为初三。口业四恶，合为第四。意业三恶，合为第五。”其意谓身业之杀盗淫，以为今之第一第二及第三恶。口业之四恶为今之第四恶。此皆彼此相合。独此第五恶，净影师等谓为饮酒恶；而义寂师谓为意业三恶，贪瞋痴也。清代彭际清氏亦同此意，于彼之《起信论》曰：“五恶之义，特准他经，配以十恶。其一恶者，杀业所摄。其二恶者，盗贪所摄。其三恶者，淫业所摄。其四恶者，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所摄。其五恶者，瞋恚邪见所摄。反是即为五善，亦名十善。”与义寂师之说，几出一辙。盖邪见生于痴也。

今解兼采两说。首重五戒，故说第五是饮酒恶。复广劝十善，故兼采后说。上之两说乍睹似异，实亦无违。盖好酒贪杯即是贪恶。醉后易怒，是为瞋毒。酒令神昏，饮之过度，甚至不省人事，是为痴毒。可见饮酒一恶，常与三毒并行也。《资持记》明酒有十过。记云：“一、颜色恶。二、少力。三、眼视不明。四、现瞋恚相（瞋毒）。五、坏业资生。六、增疾病。七、益斗讼（瞋毒）。八、无名称。九、智慧少（痴毒）。十、命终堕三恶道。”其中第四第七即瞋，第九即痴。又世云“酒能乱性”，指酒能迷乱人之心意与良善之本性，故令人造恶。今经云“耽酒嗜美”，本身即是贪痴二毒。是故饮酒一恶，实兼意业三恶。故上之两说，唯开合之异耳。

此下广明第五恶之过患殃咎。“徙倚懈怠”者，“徙倚”指徘徊，“懈怠”指懒惰。盖表心中犹豫，放逸懒惰，唯图苟安自私，不能修身行善也。故下云“不肯作善、治身修业”。“业”指正业。表恶人不肯自修其身，不务正业。其人对父母之教诲，则“违戾反逆”。“违”指违背。“戾”者狠暴。故违戾具狠毒背叛之义。“反逆”者忤逆不孝也。父母有子犹如冤家，故云“不如无子”也。如是恶子，辜负慈恩，故云“负恩”。违背礼义，故云“违义”。“无有报偿”表对于父母之恩德，全无报答。“放恣”者放荡自纵。

“游散”者游乐散漫。“耽酒”者，好酒贪杯。“嗜美”者爱食美味。又“耽”者取乐过度也。“嗜”者贪而无厌也。以上指肆情酒食，贪饮无度，正明酒恶。“鲁扈”，义寂《述义》曰：“鲁者鲁钝，谓无所识知也。扈者跋扈，谓纵恣自大也。”“抵突”见前“蒙冥抵突”释。谓愚狂抵触，无所了知，无所不作也。《辅行》曰：“鲁扈等者，无惭不顺之貌。”故“不识人情，无义无礼”。“义”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礼”者，《礼记》云：“顺人情者，谓之礼。”又《会疏》曰：“决断是非，资宜而行，是为义。甄辨尊卑，不失其节，是名礼。”盖谓能判别是非，所行合宜，是为义。能知尊卑大小，不违准则，是为礼。违反礼义，故云“无义无礼”。“不可谏晓”者，“谏”乃以道正人，即规劝之义。“晓”乃晓谕，以言说教人也。“六亲”者，父、母、兄、弟、妻、子也。又《显扬大戒论》曰：“六亲者，为身上三代，谓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身下三代，谓男女、孙男女、曾孙男女。”两说不同。“眷属”者，《无量寿经钞》曰：“六亲之外，名为眷属。”“资用”者，指资生所用之物，如财米等。如是恶子，于六亲眷属，所须维持生活之必需品，全然不顾。故云“资用有无，不能忧念”。于父母之恩，师友之义，悍然不顾，无动于衷。故云“不惟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

“意念身口，曾无一善”。《魏译》作“心常念恶，口常言恶，身常行恶，曾无一善”，是明身口意三，常作恶业，且未曾作得一善也。下复明痴瞋之恶。可证义寂师之说，实有所据。下“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正明痴过。不信佛法，拨无因果，此即一阐提也。

“欲害真人”，《魏译》作“欲杀真人”，《汉译》作“欲杀罗汉”。《玄应音义》曰：“真人是阿罗汉也。”又《法华疏记》云：“真是所证。证真之人，故曰真人。”杀阿罗汉即为五逆重罪。又“斗乱僧众”。“斗”者，斗争也。“乱”者，错也，作逆也。按此即五逆中之“破和合僧”。对于和合如法修行佛道之僧众，以手段离间之，使之斗乱，令废法事，名为破和合僧。《阿阇(shé 舌)世王问五逆经》云：“有五逆罪，若族姓子、族姓女，为此五不救罪者，必入地狱不疑。云何为五？谓杀父、杀母、害阿罗汉、斗乱众僧、起恶意于如来所。”此五乃无间业，感无间地狱之苦果。以上明痴瞋之恶。

“愚痴蒙昧”以下，皆正明痴恶出生之痛。“蒙昧”者，无知也。愚痴无知，反“自为智慧”，自以为是，实为愚痴之极。又因愚痴，不信三世因果，故不知此生之所从来，亦不知死后向何处去。不明因果，不信轮回。不知利他，唯图自利。故待人接物“不仁不顺”（庄子曰“爱人利物谓之仁”，

“顺”者，和顺），唯知自私，故“希望长生”。如是之人心愚行劣，虽“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与语，无益其人”。盖因如是痴人，心中茅塞，虽闻良言，不能领解，此正显痴毒所招感之苦痛。故《净影疏》曰：“现有愚痴，暗障覆心，无所知晓，以之为痛。”盖谓愚痴覆心，故蒙昧无知，此实为人生之巨痛。

“大命将终，悔惧交至”。义寂云：“生死为大命，穷逼为小命。”“悔惧”者，望西云：“悔惧等者，命欲终时，狱火来现，见此相时，生惧生悔，悔惧俱临，故云交至。”狱火逼身，是为烧也。人若不于有生之年，预先修善，至命终时，方始悔恨。但为时已晚，后悔莫及。“豫”即预，为预先之义。

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之，无谁代者。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冥入冥。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语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具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

此段总结前五恶、五痛、五烧。

“天地之间，五道分明”者，《会疏》曰：“天地则所依器界，总标三界。五道则能依有情，善恶通举。苦乐因果，人人常见，故云分明。”又义寂云：“天地之间，五道生死，因果分明。”表因必有果。如是业因，如是果报，一丝不爽也。

“善恶报应”。“报应”者，《笺注》谓“有施必报，有感必应”也。故现前所得之祸福，皆是宿因之报应。《会疏》云：“善恶约因，报应约果。因有善恶，果感苦乐。形声影响，毫厘不差。”影必随形，回响随声，一丝不爽。业因果报，亦复如是。“祸福相承”。“承”者，《会疏》云：“受也，继也。”盖宿世业因，善恶夹杂。故后世受报，或先乐后苦，或先苦后乐。苦乐相继，祸福相倚，故云“祸福相承”。作善得福，造恶得祸，皆是自作自受。故云“身自当之，无谁代者”。

从“善人行善”至“从冥入冥”六句，综合《会疏》及义寂师意，释曰：善人者种善因之人。来世生尊贵家，身形端正，缘境和美，身心适悦，是为“乐”。复又明达，乐善好施，是为“明”。若更多作善业，勤修福慧，乃得生天。其更善者，则念佛生西等等也。是云“从乐入乐，从明入明”。又恶人造恶业，种恶因，得恶果。故生卑贱之家，形容枯槁，饥寒交迫，逼恼身心，是为苦。复愚昧无知，不信正法，不行善事，是为冥。倘更多作恶业，死堕恶

道，故云：“从苦入苦，从冥入冥”也。经中继云如是六趣生死因果，其理幽深，非九十五种外道所能知，唯我世尊，独知其原。故云“独佛知耳”。佛垂教化，开显真实。但众生愚痴，不信不行。故云“信行者少”。是故世间“生死不休，恶道不绝”。世人不信佛海，作恶不已，此下，“故有自然三涂……痛不可言”等句，正明烧也。

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制意，端身正念。言行相副，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泥洹（huán 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

末劝翻转五恶，而成五善。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此喻五烧也。若人能于五痛五烧之中，专一其心，制止意业之三恶。端正身心，言行如一，诚实不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能得福，度脱生死。《会疏》曰：“寻言起行，以行践言。是名言行相副。副，助也，称也。”“长寿”者，长生也。世间焉有长生之事？唯证无生，则不生不灭。故离世间生死，方是真长生也。“泥洹”即涅槃，圆证三德之至果也。就净宗而言，即究竟寂光也。如是之善，称为大善。

本品广明善恶果报。《观经》三福中“深信因果”，亦正以此为劝也。世人愚痴不重因果，或更狂妄，拨无因果。故诸经中，反复教诲也。又《吴译》曰：“诸欲往生阿弥陀佛国者，虽不能大精进、禅定、持经戒，大要当作善。”彭际清居士曰：“十善本为天业。今以念佛因缘，回向极乐，即转天业而成净业。何以故？念佛之人能转恶业，何有天业而不能转？”是故修净业者，当尽己力，兼行众善也。且所谓带业往生，其业盖指宿业也。宿世恶业虽未全消，但仗佛本愿，及持名妙德，故可带业往生，不更恶趣也。（弥陀第二愿曰：“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不复更堕恶趣。”）但所谓带业者，只限宿业，而决非现行之业。如《涅槃经》中，广额屠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故知成佛，必须放下屠刀也。若行人习净，一面念佛，一面作恶，如是修净，决定不能往生也。

又有以行善为人天乘，而轻之者。唐鸟窠禅师以吹布毛示弟子会通，弟子悟入。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示白居易。白云：“此二句三岁小儿亦说得。”鸟窠曰：“八十老翁行不得。”以此二句为浅、吹布毛为深者，白居易也。以此二句与吹布毛平等无二者，鸟窠禅师也。一迷一悟，何啻（chì 斥）天渊。若是圆人，法法皆圆。人天乘即是一佛乘。又何能轻之耶？净宗之妙，在于照真达俗。若广行众善，则造福于当前之社会，且成为净业之助行。复深信愿，持佛名号，则自他兼利，常乐无极。

又此品广明浊世恶苦。虽只广陈事相，实则圆显一心。心秽则土秽，心恶则趣恶，一一无非自心所现也。经中详明两土净秽，令知欣厌。《弥陀要解》云：“娑婆即自心所感之秽，而自心秽，理应厌离；极乐即自心所感之净，而自心净，理应欣求。厌秽须舍至究竟，方无可舍；欣净须取至究竟，方无可取。《妙宗钞》云：‘取舍若极，与不取舍亦非异辙。’设不从事取舍，但尚不取不舍，即是执理废事；既废于事，理亦不圆。若达全事即理，则取亦即理，舍亦即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要解》之说，事理圆融，妙契中道。

重重诲勉第三十六

本品为折伏众生恶业，而示诲勉。首显恶因恶果，令知畏惧。末劝端正身心，不忘功夫，以免败悔。

佛告弥勒：吾语汝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历恶趣。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示众见之。或于寿终，入三恶道。愁痛酷毒，自相焦（jiāo 焦）然。

此明五恶、五痛、五烧相生之祸。《嘉祥疏》曰：“辗转相生者，明三毒。不除恶，恶不绝，苦果不息。”又《会疏》曰：“五恶是因，勤苦是果。依果诫因，辗转相生，现（世）痛后（世）烧，相因而生故。”两说俱明“相生”，但未详明“辗转”之义，净影、憬兴与望西明之。望西云：“初明恶生痛烧。次明烧生恶痛。”《净影》云：“初明从恶生痛生烧。下明其从烧生恶生痛。”憬兴同焉。是谓恶与痛烧，互相辗转而生。恶生痛烧，故入恶趣。但恶趣众生，三毒弥甚，故烧复生恶痛。如鸡生蛋，蛋又生鸡，彼此辗转而生，何有已时！故下云“敢有犯此”，“此”者恶也。敢犯恶者，必当永劫辗转于恶趣之中。故云“当历恶趣”。“历”者经历。恶趣是作恶自招之果。故举果相，以诫众生令止恶因也。“或其今世”至“示众见之”，明五痛也。乃现世之花报也。“被”者受也。“病”者疾病，诸业病也。“殃”者殃祸，水火之灾、刑罚之祸等等皆是。作恶之人，于现在世，或生重病，或招灾祸，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忧苦万端，不能出离。故云“死生不得”。下云“示众见之”者，显此恶果，普令大众，皆得见之。令知因果不虚，而生戒惧。下云“或于寿终，入三恶道”，乃后世之果报，明五烧也。“愁痛”者，忧悲苦痛也。

“酷毒”，极惨之苦痛也。“焦”者，灼也，炙也，为火所伤也。“然”者燃烧。《会疏》曰：“焦然，狱火剧貌。自者，自业所感也。”故云“自相焦

然”。

共其怨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剧。

《净影疏》谓此四句，乃“从烧起恶”。

“更相杀伤”等，据望西意，“是则烧生杀生恶也。”恶人在狱火中，痛极生瞋，互相伤杀。是则烧中，重复造恶，结怨成仇，故云“怨家”。互相报债，甲杀乙，乙复杀甲，故云“更相杀伤”。从微至著，愈演愈烈，无有穷期。故云“从小微起，成大困剧”。“剧”者，甚也，烈也，多也，增也。行恶不止，苦增不已，乃成大困，创重祸深，故云“成大困剧”，又《魏译》作“久后大剧”。《净影疏》曰：“身受劳苦，苦增不息，名久大剧。”

皆由贪著财色，不肯施惠。各欲自快，无复曲直。痴欲所迫，厚己争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几，随以磨灭。天道施张，自然糾举，𦍋（qióng 穷）𦍋忪（zhōng 忠）忪，当入其中。古今有是，痛哉可伤！

此重明三毒恶因，反复诫诲。

“皆由贪著财色”。多求无厌足为贪，贪心牢固曰著。《宝积经》云：“邪念生贪著，贪著生烦恼。”“财色”者，“财”指钱财货物。“色”者色情，指男女间之情欲。《嘉祥疏》曰：“或贪财，或贪皮肉。”又云：“‘皆由贪著’下，出三毒之过。贪著荣华，贪现在乐造恶。”“不肯施惠”者，不肯以财物施人也。《会疏》云：“贪欲虽多，以财色为大，故偏举。不能施惠，悭吝之相也。”“各欲自快，无复曲直”，只求自利快心，不问是非曲直也。“痴欲所迫”，贪欲之心，实根于痴，故曰痴欲。《遗教经》云：“若有智慧，则无贪著。”故此经文明痴贪二恶。至于瞋毒，已见上段。“所迫”者，《会疏》云：“爱欲逼迫，常想欲境”也。是故损人利己，但慕“富贵荣华”，以求快意于当时。不愿忍辱修善，积累福报于来日。于是威势不常，随即消灭。“天道施张，自然糾举”。“施”者，张也。“糾”即纠，正也，察也，举其非也。自然之理，法尔之道，谓之天道。《净影疏》云：“天下道理，自然施立。是故名为天道施张。造恶必彰，名自糾举。”《会疏》云：“今所言天道者，但是因果报应之报。”又云：“事已发者依法断割之。事未发者审察之。是云糾举。举，示也。”“𦍋𦍋”，忧思也，无所依也。“忪忪”，心悸不安，惊惶失措也。“当入其中”者，《会疏》云：“𦍋𦍋者，单独貌，独生独死故。忪忪者，心动也，惊惶貌，轮回无间也。其中者，五道之中也。”又《净影疏》云：“罪者归之，无人伴匹。故云𦍋忪当入其中。”下云：“古今有是，痛哉可伤！”，表三毒所作恶因，定感痛烧之恶果也。

以上诫恶，下文劝善。

汝等得佛经语，熟思惟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涂忧怖苦痛之道。若曹作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嗜欲，不犯诸恶。言色当和，身行当专。动作瞻视，安定徐为。作事仓卒，败悔在后。为之不谄，亡其功夫。

此经文乃如来普劝闻经之人专精修善也。

“佛经语”通指舍恶修善、背尘合觉之一切法门。别则专指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之净土三经。其中第一，即本经也。“熟思惟之”，从闻而思也。“端守不怠”，从思起修也。“端守”者，正守。如教奉行也。又憬兴云：“端守者，匡邪守正故。”尽此一生，端守佛诲，终无懈怠，故云“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憬兴曰：“圣通佛僧。善，世出世法，是无上宝，故敬之。此则三宝也。仁爱慈悲，博济众民，故云仁慈博爱，所谓博爱济众也。”“当求度世”者，自度度他，自觉觉他，普令一切众生永脱虚妄生死。“拔断生死众恶之本”者，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也。轮回六道，贪欲为本。生死苦海，智为能度。以智慧剑斩断贪欲无明等烦恼，即是拔断生死之本。如是则永离三途之苦。恶尽则痛烧俱息也。故云“当离三涂忧怖苦痛之道”。

次劝端正身心，与善相应，世尊直指作善之第一著。“作善”浅释为行善，究实则为“是心作佛”也。“端正身心耳目口鼻”，浅释则为身端心正，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等也。深析之则“耳当自端”即为观音大士反闻自性之耳根圆通也。大士不逐闻尘，返闻自性，是为端耳。如是演申，不逐色尘，返观自性，是为端目。如是六根，不逐六尘，朗照心源，方名端正，故为第一也。下云“身心净洁，与善相应”，亦同具上之浅深二义。浅言之即身心离垢无染，身之所行，口之所言，意之所思，悉是善也。深言之始觉智妙契本觉理，才是“与善相应”。但应谛知，此第一之善，究竟不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更就本宗，第一之善，实即大势至法王子之念佛法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也。一声佛号，六根俱摄。即六根自端也。又灵峰大师“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心既是佛，六根自然悉皆是佛。故云“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自端”者，一声佛号，六根自然端正也。自然“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善”者，“是心是佛”也。

品末重复劝勉，应弃欲止恶，安和专诚。“嗜”者，爱好与贪求也。

“欲”者，《大乘义章·七》曰：“染爱尘境，名之为欲。”“尘”，色声香味触五尘。此五者能起人之贪欲，故又名五欲。《智度论》曰：“五欲又名五箭，破种种善事故。”是故世尊劝诫众生，“勿随嗜欲”。且诸欲之中，淫欲之毒最深，故戒出家人首重断淫也。若能离欲，则可“不犯诸恶”，是乃深劝诸恶莫作也。“言色”者，言语与容颜也。“和”者和祥。言和者，即四摄之爱语。色和者，慈光照人也。“身行”者自身之所行也。“专”者专一、专诚、专精。“当专”指应当专精行道。若就本经，则劝一向专念也。“动作”者，行动也。“瞻视”者，看也。“徐”者，和缓。故“动作瞻视，安定徐为”，即一举一动，皆当安详镇定，从容不迫。“仓卒”者，匆促也，慌忙也。“谛”者，审慎也。作事慌忙，则必将失败与后悔。所行不慎，则“亡其功夫”。“亡”者丧失也。“功夫”者，修持之功力。

如贫得宝第三十七

前品佛说恶苦，折伏众生，诫令舍恶。本品说善因果，摄受众生，劝勉精进从善止恶，“拔生死之苦”，“升无为之安”。

汝等广植德本，勿犯道禁。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唯此世间，善少恶多。饮苦食毒，未尝宁息。

“广植德本”者，据《会疏》“德本”有二义：一者六度为一切功德之本，故曰德本。二者弥陀选择本愿，摄成果德之六字洪名，具足万德，为众德之本，故曰德本。“植”者，种植也，即培养也。“道禁”者，望西云：“为佛道故，制禁诸恶，谓之道禁。”故“勿犯道禁”，即六度中之戒度也。“忍辱”者，忍度。“精进”者，进度。“斋戒”者，望西云：“斋戒者，八斋戒。故云一日等。”“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如《宝积经》中文殊师利授记会云：“若有众生于彼佛土，亿百千岁，修诸梵行，不如于此娑婆世界，一弹指顷于诸众生起慈悲心，所获功德，尚多于彼。何况能于一日一夜住清净心。”又《思益经》曰：“若人于净国，持戒满一劫。此土须臾间，行慈为最胜。”又云：“我见喜乐国，及见安乐土。此中无苦恼，亦无苦恼名。于彼作功德，未足以为奇。于此烦恼处，能忍不可事。亦教他此法，其福为最胜。”又《善生经》曰：“弥勒出时，百年受斋，不如我世一日一夜。何以故？我时众生具五滓（zǐ 紫）故。善男子，是八戒斋即是庄严无上菩提之璎珞也。”以上

广引多经，以证此土行人于“饮苦食毒，未尝宁息”之中，仍能斋戒清净，忍辱精进，故其功德远胜于他方国土。于此土修行，若“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饮苦食毒”者，望西谓“既饮八苦水，复食三毒味”也。“未尝宁息”，“宁”者安也，“息”者止也。

望西《无量寿经钞》曰：“问：秽土修行若殊胜者，在此可修，何愿净土？答：如《要集》云：‘此经但显修行难易，非显善根胜劣。譬如贫贱施一钱，虽可称美，而不办众事。富贵舍千金，虽不可称（美）而能办万事。二界修行，亦复如是。’若欲速办成佛利他众事，专欣净土，何留秽土，不办佛道？”又据憬兴意，此间一日胜西方百年之善者，“此修难成故”。谓此土进修甚难，难能故可贵也。至于生彼国速得无上菩提者，“彼无时不修故。此修善时少，故不相违也”。憬兴之说较胜。

吾哀汝等，苦心诲喻，授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相教语。自相约检，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洒（xǐ 洗）心易行。自然感降，所愿辄得。

世尊重重诲勉，唯愿大众奉持经戒。故此段中，先言“授与经法”。谕令受持思维，如教奉行，后复劝“奉持经戒，如贫得宝”也。

“吾哀汝等，苦心诲喻”。《会疏》曰：“‘吾哀’，如来大慈。‘汝等’，所哀之机。五时调机，半满垂教，故云‘苦心诲喻’等。”盖谓如来大慈，哀悯群机，苦口婆心，开示教导。五时说法，以调应诸机。教分半（半字教）满（满字教），而随缘度脱。故云“苦心诲喻，授与经法”也。佛复谕曰，如是所闻经法，悉应“持思”、“奉行”、“转相教语”。“持”者受持，“思”者思维。“奉”者信奉，“行”者修行。此为自利也。于诸亲友“转相教语”，则为利他。“若不说法度众生，是即无能报佛恩”也。下复劝“自相约检，和顺义理，欢乐慈孝”。“约检”，犹言束敛，即“当自端心，当自端身”之义。“和顺义理”者，谓言行举止悉皆和于义而顺于理。和于义，动止咸宜。顺于理，自然中节。又“欢”者欢喜。诸经之末多云“皆大欢喜”。“乐”者安乐。“慈孝”，俗云上慈下孝。如经云：“我哀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是为大慈。六道众生皆我父母，誓愿救度，是为大孝。以大悲故，普令离苦。以大慈故，悉令得乐。是乃菩萨之大行，亦即“欢乐慈孝”之实义。再者，为能“转相教语”故，必先以四摄，摄受众生（四摄者布施、爱语、利行、同事），故“欢乐慈孝”亦寓四摄义也。

“所作如犯”至“洒心易行”，皆劝奉持经戒。本品名“如贫得宝”，故知“奉持经戒，如贫得宝”，乃本品之核心，世尊慈心至极之垂示也。贫者得珍宝，则诸苦顿息，从此欢乐无忧。此乃以宝喻经戒之妙用也。再者，贫者既得珍宝，则命根所系，自当全力护持，不可更失。此劝行人得受经戒，应善自奉持，如护头目。如有缺犯，应速忏悔，誓不更作。“去恶就善”，“改往修来”。舍昔非之恶行，修今是之善业。“朝闻夕改”者，谓从善如流，知过速改。“洒心易行”者，“洒”音“洗”，同洗。“洒心”即“洗除心垢”。

“易行”者，“易”指变易，谓止恶向善，去邪从正，回小向大，舍伪存真等等。如是则“自然感降，所愿辄得”。谓自得感应，佛力冥加，凡所愿求，皆得圆满。

佛所行处，国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

此文表佛慈德无量。

“佛所行处”，指佛所行履之处，即所到之处；复兼指后世佛法流行之处。“国”者国家，“邑”者乡里。“丘”有二义：一者《会疏》谓为山丘。二者《周礼》云：“四邑为丘。”是则“丘”亦聚居之处。“聚”者聚落、村落。望西云：“小乡曰聚。”“国邑丘聚”表佛所行之处所。无不蒙受佛之教化，故云“靡不蒙化”。既受佛化，则必感降吉祥。故得“天下和顺”乃至“各得其所”。“天下和顺”者，世界和平，万邦和睦也。“日月清明，风雨以时”指风调雨顺，无旱涝风雹等自然灾害。“灾厉不起”者，“灾”指灾祸，“厉”指疫厉。谓既无山崩、地震、海啸、陆沉等祸，水火刀兵等灾，又无瘟疫流行之厉也。“国丰民安”者，国家富足，生产丰盛，人民安乐也。

“兵戈无用”者，“兵”者兵刃，以金属为刃之军器。“戈”者平头戟也。兵戈喻战争。谓内无盗匪叛逆，外无他国侵略。故可偃武修文，止戈勿用也。

“崇德兴仁”者，尊崇道德曰崇德，兴施仁政曰兴仁。“务修礼让”者，《会疏》曰：“尊卑有序是为礼，先人后己是为让。”又“让”者退让，推善于人，自不受也。“国无盗贼”者，人民皆奉公守法，故无盗贼。“无有怨枉”者，在位者廉明公正，微察秋毫，故无错案。“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恃强凌弱，实为世间灾祸之源。霸国则恃其军力，以欺凌弱小；富者则仗其财富，而榨取贫穷；执权者常逞其权势，而鱼肉人民；为非者，则结成帮匪，以迫害良善。以众暴寡，仗势欺人，吸人脂膏，饱我肠腹，祸国殃民，莫此为甚。故愿“强不凌弱”，人人“各得其所”。彼此相安，有无相通，和平共处，厚往

薄来，愿世界臻于大同也。佛所行处，悉蒙上益，显佛慈力，难思难议。

我哀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升无为之安。吾般泥洹（huán 环），经道渐灭；人民谄伪，复为众恶。五烧五痛，久后转剧。汝等转相教诫，如佛经法，无得犯也。

此以经法渐灭，烧痛转剧，故复诫令舍恶修善，奉持经法。

“甚于父母念子”。《会疏》曰：“父母限一世，佛于无量劫。父母不平等，佛常平等。父母恶（厌恶）不孝，佛愍恶逆。父母养色身，佛于内心。故云‘甚于’。”意谓佛以平等大慈，于无量劫，养我慧命，远非父母所能及。故云“甚于父母”也。“此世”指此五浊恶世。“以善攻恶”，佛说善法，降化众生之恶，以消五痛，以灭五烧。“恶”即指五恶。“五德”指五善。令行五善，去五恶，背尘合觉，以拔除有情生死之苦本，复得无为之常乐。“吾般泥洹，经道渐灭”。“般泥洹”即般涅槃，译为入灭、圆寂。释迦正法五百年，像法千岁，末法万岁，一切皆过，名为经道灭尽。如《法灭尽经》谓《首楞严经》先灭，余经渐亦泯灭。当此之时，“人民谄伪”，“谄”者谄曲，“伪”者虚伪。人心淫邪狡诈，“复为众恶”，于是烧痛更炽，故云“久后转剧”。盖谓从正法像法而转末法，痛烧之惨，愈演愈烈。故诲弥勒及一切会众，应“转相教诫”，于佛经法，信受奉行，不可违犯。

弥勒菩萨，合掌白言：世人恶苦，如是如是。佛皆慈哀，悉度脱之。受佛重诲，不敢违失。

弥勒大士深领佛诲，故合掌敬谢，赞叹如来曰：世人恶苦，如是甚深。佛慈无量，于如是至恶之人，咸以平等大慈，“悉度脱之”。弥勒大士乃本经菩萨众之当机，故能深明本经秘奥，径曰：“悉度脱之”（意即悉皆度脱也）。经中《决证极果品》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聚，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表现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人，将来当生西方；且于当前，已住正定之聚。又《阿弥陀经》曰：“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表目前发愿往生之人，悉不退转于菩提。故云“悉皆度脱”也。《弥陀要解》云：“不论至心散心、有心无心，或解不解，但弥陀名号，或六方佛名，此经名字，一经于耳，假使千万劫后，毕竟因斯度脱。如闻涂毒鼓，远近皆丧。食少金刚，决定不消也。”亦正是“悉度脱之”之旨。弥勒大士末后曰：“受佛重诲，不敢违失。”此乃代现在当来一切含灵而言者也。故我等今日皆当如大士所云“不敢违失”。又彭际清曰：“净土至善之地。求生净土乃止于至善之功。不入净土之门，善不可得而圆，恶不可得而

尽。”是故我等皆当遵佛训诲，信愿持名，求生净土。

礼佛现光第三十八

本品弥显两土导师，慈恩无极，加被一切会众，普令亲见极乐依正庄严。《嘉祥疏》云：“现土使人欣慕。上虽耳闻说妙土，未如眼见。故此下现土，令皆慕修也。”又义寂云：“上来广说阿弥陀佛身土因果，众皆得闻，胜智上流，虽皆信解，劣慧下辈，未能决定。又耳闻者，不如眼见。是故下加阿弥陀威神之力，令此大众皆得眼见彼国之事，信上所闻，决定不虚。又欲令见彼国严净土，各各勤修往生之业。”再者，当时会众亲见，不但见者获益，更为后世闻者证信。令知极乐世界，确实是有，非乌托邦，非是庄生寓言。从信起愿，从愿导行，至心信乐，求生极乐，悉皆度脱，方显两土导师本怀。

佛告阿难：若曹欲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当日没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无量清净平等觉”，《汉译》称无量寿佛为无量清净平等觉，或无量清净觉。“西向”，以彼佛“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净土法门，指方立向，令众专一。彼佛现在西方，故向西也。“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欲见佛者，即应念佛。所见之佛，即当前能念之一念心性。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复因两土如来之加被，故感应道交，当念即见也。

阿难即从座起，面西合掌，顶礼白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种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

阿难闻诲，于是三业清净，称佛名号，顶礼发愿。“忽见”者，表感应神速。顶礼未毕，即眼见极乐教主，并耳闻十方如来赞叹弥陀。《会疏》云：“盖夫土无定相，净秽因心。譬如诸天共宝器食，随其福德，饭色有异。故业垢蔽心，则金容同秽灰。足指按地，则瓦砾化宝玉。岂身土令之然哉！是知西方非遥，迷心为隔。若能一念归真，则往生见土，亦何隔念与时乎？”《疏》语深明心净土净之旨。《净名经》云：佛以足指按地，此土顿现净刹。又《首楞严》曰：“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此之发光，非因手足。阿难见佛，只由于归真之一念。念佛时，是心念佛也。见佛时，是心见佛也。只是一心，我心佛心无毫厘许间隔。故《疏》云“何隔念与时乎？”只是一念，无去来今。是故阿难念佛礼佛，即见弥陀。故行者临终，若能一念归真，亦必当下见佛。蒙

佛接引往生极乐。故云：“念佛时即见佛时。”何有余念与时间之间隔耶？

“颜”者，面貌。“广大”者，如《观经》谓无量寿佛“佛身高六十万亿恒河沙由旬。眉间白毫，右旋宛转，如五须弥山。佛眼如四大海水”。“色相端严”者相好庄严也。《观经》曰：“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形好；一一好中，复有八万四千光明。”“黄金山”者，《观经》曰：“无量寿佛身如百千万亿夜摩天阎浮檀金色。”复以身形巍巍如山，故云如黄金山也。如上之报身庄严，虽非阿难及其果位以下之会众所能尽见，但以两土如来威神加被，以胜方便随其根器，各各能见。是故阿难即见彼佛，“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无碍无断”者，十方如来演四无碍之妙辩，故云“无碍”；如是赞叹，尽未来际，无有间断，故云“无断”。

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乐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植众德本。汝欲生彼，应当一心归依瞻仰。

阿难亲见弥陀如黄金山，德相端严。及彼土种种清净庄严，皆昔所未见。故云“得未曾有”。复闻十方佛赞，生希有心，发起大愿，愿生极乐。正表阿难当机，契会圣心，故发愿求生。乃曰：“我亦愿乐生于彼土”。世尊答曰：得往生者，皆已于无量诸佛，亲近供养，事奉学习，广植德本。正如《阿弥陀经》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也。今者，“汝欲生彼，应当一心归依瞻仰”。“归依”即皈依，“瞻”者瞻望，“仰”者崇仰，“归依瞻仰”寓礼佛、观佛、念佛、忆佛诸义；亦涵天亲菩萨五念之旨。五念者：一礼拜，二赞叹（称名），三作愿，四观察，五回向也。要之一心称念六字洪名，即总摄五念妙门。一心者，清净心也。又如《阿弥陀经》六朝襄阳石刻本云：“以称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是故阿难一心归依瞻仰，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亦如诸已往生者，曾亲近无量诸佛，植众德本，故必能满往生之愿。

作是语时，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时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处一寻，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犁、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没不现。滉（huàng 晃）瀼（yàng 样）浩汗，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

我土导师正作语时，彼土如来，掌放光明。正显释尊劝往，弥陀接引。两土两佛同心同德。佛光普照一切佛国，表弥陀普摄十方凡圣悉令往生。因佛光

加持，会中大众，皆见十方佛国，如在一寻（八尺）之地。弥陀光明，光中极尊，故云“殊胜”。所以殊胜者，盖因“极清净故”。故于此界一切山河境物，例如“黑山”又名黑岭，乃山名，见《西域记》及《慈恩传》；“雪山”梵语 Himalaya，即喜马拉雅山，山顶常年积雪，故名雪山；“金刚”、“铁围”皆山名，详见第十一品注。如是一切，“无不照见”。

下以日为喻。日出暗消，无论“溪谷”等“幽冥之处”（指深谷极暗之地），及“乃至泥犁”（即地狱），悉皆开辟明现，故云“悉大开辟”。且一切诸物“皆同一色”。“一色”者，准《观经》说，悉皆金色也。如《观经》第七观云：“无量寿佛住立空中。观世音、大势至，是二大士，侍立左右。光明炽盛，不可具见。百千阎浮檀金色，不得为比。”又第八观云：“佛菩萨像，皆放光明。其光金色。”第十五观云：“见阿弥陀佛与诸眷属，放金色光。”又如《七佛神咒经·一》曰：“其中所有一切万物，皆作金色。”又如《法华》放光现瑞时，“照于东方万八千土，皆如金色。”进言之，则“一色”者，表万法一如也。于佛妙智光中，悉显清净本体。差别相泯，唯露真实。是故“皆同一色”。

下复以劫水为喻。“劫水”者，三灾之一，指坏劫时之大水灾。地下水轮之水涌沸。大雨如车轴，第二禅天以下，尽被淹没破坏。“滉漾”指此大水无有涯际，无岸无边。“浩汗”者大水无际貌。（此句经文，可考《文选》中潘岳之《西征赋》：“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则汤汤汗汗，滉漾弥漫，浩如河汉。”）《唐译》云：“譬如大地，洪水盈满，树林山河，皆没不现，唯有大水。”大水喻佛光，树林等喻“声闻、菩萨一切光明”。例如星光，于月朗时，星光不现，故云“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明”指明朗，“耀”指照耀。“显”指明显，“赫”指显耀。（乃火盛炽貌，亦即赤色鲜明貌）

此会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及异形类。唯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著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

“此会四众”，大比丘众万二千人，比丘尼五百人，清信士七千人，清信女五百人。复有普贤、文殊、弥勒、十六正士与贤劫无量无边一切菩萨。诸天梵众乃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悉是会众。“皆见极乐世界”，表与会者，人人皆见也。此界四众弟子合为二万人，皆是血肉之身。人人皆见极乐世

界，此乃为当时及未来一切众生证信也。且此殊胜希有之瑞现，遍载五译。

《汉译》曰：“阿难、诸菩萨、阿罗汉等，及诸天帝王、人民，悉皆见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国土七宝已。”《吴译》同之。但以阿弥陀代无量清净。《魏译》云：“无量寿佛威德巍巍，如须弥山王，高出一切诸世界上。相好光明，靡不照耀。此会四众，一时悉见。”又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悉见无量寿如来。《唐译》曰：“彼诸国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悉见无量寿如来，如须弥山王照诸佛刹。时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处一寻。”《宋译》云：“尔时会中苾（bì 必）刍、苾刍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药叉、乾闥（tà 踏）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hóu 侯）罗伽，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及见无量寿如来，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大海。”五译同申，足证确自原经，决非传译有误。当时会众即见极乐依报种种庄严，又睹正报阿弥陀佛，功德巍巍，相好光明，圣众围绕。“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须弥山全称为须弥庐山王，乃十山王之一。此山非世间土石，纯是四宝所成，故云“无有杂秽，及异形类，唯是众宝庄严”。正报光明无量，故云“明现照耀”。依报“宽广平正”，“清净安隐（wěn 稳）”，故云“清净平正”。“声闻、菩萨围绕恭敬”，故云“圣贤共住”。

“阿难及诸菩萨众等”。阿难当机，故首云之。“及诸菩萨众等”盖指菩萨、声闻、天人等等诸众也。蒙恩睹瑞，欢喜踊跃，故皆五体投地，至诚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三藐三佛陀”，旧译正遍知，新译等正觉，乃佛十号中之第三号。故“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即六字洪名也。

诸天人民，以至蜎（yuān 渊）飞蠕（ruǎn 软）动，睹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kōng 空）篥（hóu 侯）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华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

此段经文复明弥陀第十四“触光安乐愿”之成就。愿文中“见我光明，照触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即此处“睹斯光者……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又《光明遍照品》云：“若在三途极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故今云：“蜎飞蠕动，睹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解脱。”钟磬、琴瑟、箜篥等等乐器，毋须弹奏，自然发声，故云“不鼓自然皆作五音”。十方天人来散花香，皆表殊胜快乐之象。

经中详谈见佛、见光、见土等等瑞相。或以此有著相之失，惜彼未知净宗之妙，端在当相即道，即事而真，故不必拨相求道，离事见真也。且此经纯是

《华严》事事无碍境界，一花一香无非帝网之珠。一一圆明，一一胜妙，一一皆是一真法界之全体。圆明具德，不可思议。

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胝（zhī 只）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净天眼，观一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

“过于西方百千俱胝那由他国”，见前注。极乐不离自心，理也。“过于西方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事也。理事无碍，故十万亿程，即在目前。故《观经》云：“阿弥陀佛去此不远。”会众诚感，佛力加威，净秽两土，互现目前。“如净天眼，观一寻地。”彼土圣众，皆见此界释尊，于会众中，说此《大乘无量寿庄严清静平等觉经》。

《阿弥陀经》谓此法门为“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末法众生情执深重，于此最极圆顿、一乘了义、究竟方便之妙法，不能信及，反生疑谤。是以本品礼佛见光，此世界中二万人，亲见极乐世界清静庄严，亲闻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为作证明，令生正信。欣乐愿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皆获四悉檀之益。今仰体圣心，傍引数经，以证极乐妙有，免堕偏空。(一)《观经》云：“韦提希与五百侍女，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之相。得见佛身及二菩萨。心生欢喜，叹未曾有，豁然大悟，得无生忍。五百侍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生彼国。世尊悉记，皆当往生。生彼国已，获得诸佛现前三昧。”(二)《佛说如幻三摩地无量印法门经》云：“时此娑婆世界释迦牟尼如来会中，所有诸菩萨摩訶萨（一万二千人），苾刍（二万人）、苾刍尼、优婆塞、优婆夷、梵王、帝释、护世四王并余天龙、夜叉、乾闥（tà 踏）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悉能见彼极乐世界，及见无量光如来。菩萨、声闻大众围绕。光明炽盛，如妙高山。”(三)《十往生经》云：“佛告山海慧菩萨：汝今应当起立合掌，正身向西，正念观阿弥陀佛国，愿见阿弥陀佛。尔时一切大众，亦皆起立合掌，共观阿弥陀佛。尔时阿弥陀佛，现大神通，放大光明，照山海慧菩萨身。尔时山海慧菩萨等（包括一切大众），即见阿弥陀佛国，所有庄严妙好之事：皆悉七宝、七宝山、七宝国土；水鸟树林，常吐法音，彼国日日常转法轮。”以上皆证当时印度人民，或数以百计，或以万计，亲睹极乐依正庄严。西方有极乐，有佛阿弥陀，此两“有”字，应深著眼。

总之，本品具四悉檀：(一)极乐依正现前，是世界悉檀。确显妙境，令众欢喜，生欣求心。(二)阿难大众，欢喜作礼，称念圣号，是为人悉檀。令生善故，持名往生是善中之善故。(三)破疑生信，是对治悉檀。疑根未断，即是罪根。信

力圆时，全成佛力故。(四)心佛不二，妙感难思。事理不二，妙境现前。是第一义悉檀。圆彰性具，令入实相故。如《无量寿起信论》云：“右明无量光明遍照一切。极乐娑婆，同一法界。本无彼此，安有东西？山河大地，皆是众生目眚（shěng 省）所成。若能一念入佛境界者，无量光明，普周尘刹；三涂六道，同时解脱。不独阿难以佛威加被，得见佛身，及诸依正，即今末法众生，但能入此法门，不离当念，疾得见佛。《华严经》云：‘诸佛一似大圆镜，我身犹若摩尼珠。诸佛法身入我体，我身常入诸佛躯。’是知诸佛众生，本来不二。名为见佛，实无见者。何以故？不可于一体中互相见故。”

慈氏述见第三十九

本品宗旨，仍是证信除疑。慈氏述见，弥证佛言真实。盖此前极乐依正庄严，唯是金口所宣。现则与会圣众，亲述自眼所见。复睹极乐胎生之众，困于疑城，更明疑惑之过。

尔时佛告阿难，及慈氏菩萨：汝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林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不？汝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雨诸香华，遍佛刹不？阿难对曰：唯然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不？阿难对曰：唯然已闻。佛言：汝见彼国净行之众，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不？及见彼等念佛相续不？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汝悉见不？慈氏白言：如佛所说，一一皆见。

阿难结集经藏，慈氏当来下生，故佛以此微妙法门嘱咐二人。

首示极乐妙严，诸天雨花之象，令作见证。“色究竟天”者，为净居天之一，乃色界天最胜之处，乃证不还果圣者所居之处。不还果梵名阿那含，断尽欲界九品思惑，则不再生欲界，必生于色界或无色界，故名不还果。净居有五天：一、无烦天。二、无热天。三、善现天。四、善见天。五、色究竟天。

《俱舍颂》曰：“此五名净居天，唯圣人居，无异生杂，故名净居。”今慈氏菩萨所见诸天散花，重证经文“一切诸天皆贍（jī 基）百千华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所见依报庄严。复证第卅九愿：“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

次则亲闻弥陀说法，法音宣流，普度十方。此证经文“佛语梵雷震，八音畅妙声”及菩提树王“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树王所说，正是弥陀法王之梵音也。

三见彼国圣众，游行十方，供养诸佛。是证第十一“遍供诸佛愿”之成

就。

四复见圣众念佛相续，是即弥陀本愿之核心。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三根普被，万类齐收。凡夫发心，十念顿证不退。大士行径，十地不离念佛。是故凡夫念佛而得往生；既往生已，仍复念佛。念念相续，尽未来际。故佛特示大士，令亲见作证也。

五复令见诸鸟说法，以证《小本》中“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

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汝复见不？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华内结跏趺坐，自然化生。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生者？

“有胎生者，有化生者”。极乐有胎生、化生二类。“于莲华内……自然化生”，是名化生。“胎生”者，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极乐。于佛五智疑惑不信。然犹信罪福，修习善本，生极乐国。但于五百岁中，花不开放。处花胎中，不能见佛闻法，故曰胎生。或名边地。《会疏》曰：“胎生者，譬如胎生人，初生之时，人法未成（指尚未成人）。胎言其暗，借此况彼耳。非胎胞中胎生。何以知之？安乐国土一向化生故，故知非实胎生。”《疏》意为：所谓胎生者，只是疑惑未尽，暗障犹存，未能见佛闻法，故以胎儿为喻。若论其实，一切往生之人皆是化生，并无胎生也。且边地之人虽云处胎，不但无处胎之苦，所受快乐，犹如夜摩天人，在宫殿中。夜摩天乃欲界第三天，在四天王天、忉利天之上，彼天中人时时唱言快哉快哉！可见其中天人之乐，甚矣。

慈氏见已，复问“何因缘故”有此二生，今既见果，欲明其因。“因缘”者，《会疏》云：“亲生为因，助发为缘。胎化皆藉因缘。故对其果，问其所由也。”又《楞严经长水疏》云：“佛教因缘为宗，以佛圣教自浅至深，说一切法，不出因缘二字。”

边地疑城第四十

佛告慈氏：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議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胜智，于此诸智疑惑不信。犹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

本品明胎生之因，劝生深信，免堕边地疑城，五百岁中，不见佛僧，不闻经法。望西云：“边地胎生，同体异名。”《略论》云：“又有一种往生安乐，不入三辈中。……于五百岁中，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圣

众。安乐国土，谓之边地，亦曰胎生。”可见望西正承昙鸾师旨也。《略论》复云：“边地者，其言五百岁中，不见闻三宝，同边地之难。或亦于安乐国土，最在其边。胎生者，譬如胎生人，初生之时，人法未成。‘边’言其难，‘胎’言其暗。此二名皆借此况彼耳。（谓边与胎皆是喻也）非是八难中边地，亦非胞胎中胎生。何以知之？安乐国土一向化生故，故知非实胎生。五百年后还得见闻三宝故，故知非八难中边地也。”又“疑城”者，若人于疑心中，念阿弥陀佛，则生极乐边地之七宝宫殿中，五百岁中，不得闻三宝之名。乃疑人所居，故曰“疑城”。如《守护国界主经》云：“若人命终之时，预知时至，正念分明，洗浴著衣，吉祥而逝。光明照身，见佛相好，众善俱现。定知此人决定往生净土。若人念佛持戒无精进心，命终亦无善相，亦无恶相。地府不收，安养不摄，如睡眠去。此人疑情未断，生于疑城。五百岁受乐。再修信愿，方归净土。”可见信愿二者实为往生见佛之根本。

此外更有懈怠国，或称懈怠界。在此土至极乐国之中途。生此国者，染著其国土之快乐，而起懈怠骄慢之心，不更进而生于极乐，故称为懈怠国。如《菩萨处胎经》曰：“西方去此阎浮提十二亿那由他，有懈怠界。国土快乐。……前后发意众生，欲生阿弥陀佛国者，皆深染著懈怠国土，不能前进生阿弥陀佛国。亿千万众，时有一人，能生阿弥陀佛国。何以故？皆由懈怠执心不牢固。”准上经义，懈怠国亦属边地疑城之类。

“不了佛智”者，昙鸾师《略论》云：“不了佛智者，谓不能信了佛一切种智。不了故，故起疑。此一句，总辨所疑。下四句一一对治所疑。”净影、法位、元晓诸师均同上之说，以“不了佛智”一句为总，余四为别。《净影疏》云：“初言‘不了佛智’，此句是总，‘不思’等别。佛智渊深，余不能测，名‘不思智’。佛智众多，非言能尽，言‘不可称’。于诸法门，知之穷尽。名为‘广智’。位分高出，名‘无等伦最上胜智’。”唐海东元晓师更于余之四句，配当四智。如《宗要》云：“此言‘佛智’，是总标句。下之四句，各显四智。‘不思議智’者，是成所作智。此智能作不思議事。谓一念称名，永灭多劫重罪。十念功德，能生界外胜报。如是等事，非其所测，是故名为‘不思議智’。‘不可称’者，是妙观察智。此智观察不可称境。谓一切法，如幻如梦，非有非无，离言绝虑。非逐言者所能称量，是故名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者，是平等性智。此智广度，不同小乘。谓游无我，故无不我。无不我，故无不等摄。（其义为：悉皆平等摄受）以此同体智力，普载无边有情，皆令同至无上菩提。是故名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胜智’者，正是如来大圆镜智。始转本识，方归心原。一切种境，无不圆照。是

名为大圆镜智。此一智中，有五殊胜：如解脱身二乘同得。如是镜智，正是法身，非彼所共，故名‘无等’。是一胜也。如前三智，菩萨渐得，大圆镜智，唯佛顿证，更无余类，故名‘无伦’。是二胜也。过于‘不思議智’为‘最’；逾于‘不可称智’为‘上’；宽于‘大乘广智’为胜，是为第三、四、五胜也。是故名为‘无等无伦最上胜智’。”又《会疏》曰：“不了佛智者，盖疑佛智之不可思议，不悟如来之所以大也。念佛往生，为佛智所建，疑是故，为不了佛智。不思議智者，佛之智慧，深广而不可思议，故云不思議智。念佛往生，为不思議智所立，疑是故，名不了不思議智。不可称智者，谓佛之智慧，众多无量而称说不能尽。故名不可称智。念佛往生，为不可称智所成。疑是故，名不了不可称智。大乘广智者，于诸法门，知之穷尽，故名大乘广智。念佛往生为大乘广智所感，疑是故，名不了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胜智者，位分高出，名无等无伦最上胜智。今此念佛往生，为无等无伦最上胜智所发。疑是故，云不了无等无伦最上胜智。”上之三说，互相发挥：《净影疏》简述其要；《宗要》广演其义；《会疏》会归净宗。故并录之。

经云“以疑惑心”者，以不能信了佛智，故生疑惑。疑有四意。以下广摄昙鸾、元晓、峻谿，并兼取憬兴等，诸师精意，简化其文字而综述之。

一者不信“不思議智”，故疑但念阿弥陀佛，未必得生极乐。不知不思議智有大威力，非思量所能及。一切万法无非自力他力。自摄他摄，千变万化，无量无边。安得以凡夫有碍之情识，疑彼如来无碍之妙法？岂知一面之镜，能现万像；千年积薪，一火烧尽！故至心一念称名，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十念必生，又何足异！

二者不信“不可称智”，不了佛智体绝对待，离过绝非。昙鸾师曰：“不可称智者，言佛智绝称谓（不可称量），非相形待（不相对待）。何以言之？法若有，必应有知有之智。法若无，亦应有知无之智。诸法离于有无。故佛冥诸法，则智绝相待。以知取佛，不曰知佛；以不知取佛，亦非知佛；以非知非不知取佛，亦非知佛；以非非知非非不知取佛，亦非知佛。佛智离此四句。”离此四句，即离百非。佛智离四句、绝百非，体离对待，故曰“不可称智”。智不可称，故念佛功德亦不可称也。念佛往生为不可称智所成。于此有疑，名不了“不可称智”。

三者不了“大乘广智”，疑佛不能实度一切众生，复疑一切念佛众生岂能皆得往生净土。故于阿弥陀佛作有量想。对治此疑，故言“大乘广智”。此智无法不知，无烦恼不断，无善不备，无众生不度也。欲明佛智，无不运载。运载一切，皆入无余，故曰大乘。其所运载，无限无际，故名广智。又于诸法门

知之穷尽，故名大乘广智。故能广契群机，悉皆度脱。如来大悲大智，于诸有缘，无不运载而入涅槃。开演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妙义，令诸有情以念佛入无念，因往生证无生。故能令念佛众生皆生净土。又世界非有边非无边。亦绝四句。佛令众生离此四句，名之为度。其实非度非不度，非尽非不尽。

四者不了“无等无伦最上胜智”，疑佛不得一切种智。疑是故，于念佛往生法门，不能正信，乃感胎生。元晓师意，如是佛智，只应仰信，不可比量。故名“无等无伦最上胜智”。如何仰信？应如《起信论》所云：“一切境界本来一心，离于想念。以众生妄见境界，故心有分齐。以妄起想念，不称法性，故不能决了。诸佛如来离于见相，无所不遍，心真实故，即是诸法之性。自体显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无量方便。随诸众生所应得解，皆能开示种种法义。是故得名一切种智。”是即“无等无伦最上胜智”。无所见故，无所不见，如是对治第四疑也。

元晓师《宗要》复云：“若人不决如是四疑，虽生彼国，而在边地。如其有人，虽未明解如前所说四智之境，而能自谦，心眼未开。仰推如来，一向伏信。如是等人，随其行品，往生彼国，不在边地。生彼边地者，别是一类，非九品摄。是故不应妄生疑惑。”此论至精至要。如能信如来诸智，是为上根利智；若未能信得及，但虚心自谦，仰信诸智，亦得往生，不堕疑城。净业行人当三复斯言，深体虚心仰信之要。

“若有众生”，“于此诸智疑惑不信，犹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是为生边地者之行境。“罪福”者，五逆十恶等为罪，五戒十善等为福。不能敬信佛智，尚信罪福因果，而常修礼佛念佛，求生净土。因念佛实为诸善之本，故云“修习善本”。如上之人，信福不信智，信事而迷理，故堕疑城也。

复有众生，积集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議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犹续念不绝。结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

以上为另一类生边地行人，信他不信自者也。与上一类，同是信未具足。盖信有六信：信事、信理、信自、信他、信因、信果。具足六信，方名具信也。本类行人知求佛智。下文“普遍智”等三智，相当于前之四智。勉强言之，“威德广大不思議智”，相当于前之不可称智与不思議智。“普遍智”相当于大乘广智。平等普遍运载一切有情，咸至无上菩提也。“无等智”应为“无等无伦最上胜智”之简。前之诸智见《魏译》。今之普遍智等见于《唐译》。译者开合不同，文笔有异，于是智名乃有出入。而两译所指之诸智实无

有异也。于上诸智，能知信求，故云“希求佛智”等。能信他佛，但于自佛，不能生信，于是心是佛之旨，尚有疑情。是为大失。

《无量寿起信论》论此甚详。《论》曰：“须了佛智乃至胜智，方名真信。以一切智不离自心。无我，无我所。凡圣一如，共同此智。全信自心具一切智，本来成佛。不于心外，别有信佛之心。如是回向，是名唯心净土，疾得见佛。若于自心诸智，犹滞疑情，不免心外见佛，虽修诸善，乘愿往生，不得见佛。以不契佛智故。所以《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云：‘三世一切诸佛，皆无所有，唯依自心。菩萨若能了知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随顺忍，或入初地。舍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极乐净佛土中。’是则了知心量，不涉程途。一切功德，具足成就。……故知有决定智，方能决定信。有决定信，方能决定生。慎勿以疑惑心而失大利。”是知信他不信自，仍是智短。既无决定智，即无决定信，是以“意志犹豫，无所专据”。信愿不坚，依据不专，但仍能念佛相续，以念佛力及发愿力，仍得往生。但滞边地。

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止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使尔，身行所作，心自趣向。亦有宝池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忉（dāo 刀）利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圣众。其人智慧不明，知经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生。

“是诸人等”，指上述二类往生边地之人。“以此因缘”，以修善念佛、发愿求生之因，感得生于彼国边地，七宝宫殿，宝池莲花，乐如忉利天及永不退堕之果。复因疑惑之过，感得“道止佛国界边”，于其城中不能得出，于五百岁不能见闻三宝之果。此皆唯心所造，业力牵引，不由他故。故云：“佛不使尔，身行所作，心自趣向。”正如《华严经》云：“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盖心生种种法生，地狱、天堂、净土、佛国，皆是自心所现。身所趣向，唯是自业所牵。业由心生，故云“心自趣向”。生于边地，亦于宝莲池中“自然受身”，故非世间之胎生，而实亦莲花化生。生活快乐“如忉利天”。但于城中，不能出离。所居之处在于平地，不能上升虚空，亦不能随意高大。更有甚者，则于五百岁中不能见佛闻法。“五百岁”者，据《汉译》为“于是间五百岁”。经中云“是间”，又不曰“彼国”。故此“是间”，应指世尊说法之处。是故憬兴曰：“五百岁即此方年数。”即是人世中所指之五百年也。但亦不可执定为此间五百岁。盖极乐品数无量，边地差别亦应无量。如《观经》中下品下生“于莲华中满十二大劫，莲华方开”。是其长者也。又如明代袁中郎宏道居士，以著《西方合论》功德，往生边地。但以智能胜故，不久即

见佛闻法。如经中四十一品所云：“若此众生，识其罪本……然后乃出。”故知忏悔断疑，乃出离之关键。时间并非定数。

“其人”，指生边地之人。“智慧不明”者，愚痴无智也。“知经复少”者，于大乘经典，所知不多也。“心不开解”，垢染深重，故不能心开意解也。复疑虑重重，故不欢乐。以上述种种原因，故称如是人等为“胎生”。

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胜智，断除疑惑。信己善根，作诸功德，至心回向。皆于七宝华中自然化生，趺跏而坐。须臾之顷，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生者，智慧胜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式，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

此经文总明极乐胎生化生因果之相。具信往生之人，既信佛智，亦信己善根。外慕诸圣，内重己灵，作诸功德，至心回向，皆于佛前莲花化生。光明智慧，功德成就，具如菩萨。反之，心中疑惑则堕胎生，五百岁中，不见三宝等，皆由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是以断疑生信，至为切要。

惑尽见佛第四十一

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绮（qǐ 起）殿，宝帐金床。栏窗榻座，妙饰奇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suǒ 锁）系其两足。诸小王子宁乐此不？慈氏白言：不也世尊，彼幽繫（zhī 直）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诸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

本品续劝断疑去惑。初以王子被囚为喻。《嘉祥疏》曰：“转轮王喻无量寿佛。七宝宫殿喻其净土。王子得罪喻疑心之人过。金锁喻花不开。褥不异（指饮食衣服，如转轮王）喻于花中受快乐自在。合喻可知。”“层楼”即重楼。“床”者，人所坐卧者。“帐”者，床帐，张施于床上者。“榻”，其用同床，长狭而低者曰榻。“锁”即锁。“妙饰奇珍”者，以奇异珍宝作为巧妙装饰。“幽繫”者，“幽”，囚也。“繫”，拘执也。故“幽繫”即今言拘押也。慈氏所答，首云被押之时，无自在乐。方便求出，方得解脱。

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悔，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于莲华中不得出现。彼处华胎，犹如园苑宫殿之想。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欣乐。若此众生识其罪本，深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已，然后乃出。

“亦复如是”，举事以合前喻。“华胎”合“七宝狱”。“不得出现”合“而以金锁，系其两足”。“犹如园苑宫殿之想……无诸秽恶”合“层楼绮殿，……如转轮王”。“不生欣乐”合“小王不乐”。“识其罪本”乃至“然后乃出”合“轮王欢喜，方得解脱”。《净影疏》云：“明胎生者，无余苦事。但五百岁不见三宝，不得修善，用此为苦。以此苦故，虽乐不乐。”又义寂云：“但望胜乐，劣乐为苦。如欣上者，厌下劣定为粗苦等。虽名为苦，非苦受也。”又望西《无量寿经钞》曰：“问：生边地为是疑心果，为是修善果？答：正是修善果，非疑心果。但由疑心所间杂故，令所得果，不得纯净。”

“若此众生”下，正劝断疑知罪，忏悔求出。“罪本”《魏译》作“本罪”。《会疏》云：“本罪者，疑惑罪也。”望西云：“疑佛五智，谓之本罪，非十恶业等。”“深自悔责”。义寂云：“言悔责者，此省察心，名为悔耳。责，呵责其迷心也。”望西又云：“五百年终，宿障微薄，识其本罪，而生悔责。依悔责故障尽，即到阿弥陀佛所。”又昙鸾师《略论》云：“识其本罪，深自悔责，求离彼处，即得如意，还同三辈生者，当是五百年末，方识罪悔耳。”昙鸾、望西皆谓悔罪得出在五百年末。但《嘉祥疏》有异说，《疏》曰：“深自悔责，明不必一种。若能悔即出。不悔必满五百岁。”以上二说亦不相违。五百岁末方识罪忏悔，乃边地人中之多数。不待五百年忏悔得出，乃其中之上根也。“过失尽已”谓过去疑惑之过失，已忏悔除净尽，然后方得出离疑城，见佛闻法。故知不论五百年中，或是其末，总须宿过全消，方得解脱也。

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失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嘉祥疏》云：“即得者，不隔时义。”谓才出莲胎，立即见佛闻法，不再经历时刻也。“久久亦当开解欢喜”。盖以其人生前“智慧不明，知经复少”，今虽亲见弥陀，耳聆佛训。但以心垢未除，情见犹存，故须多闻熏习，增长智慧，始能信解佛语，故云“久久亦当开解欢喜”。“开解”者，心开得解也。“欢喜”者，闻法契会，自然欢喜也。“亦得遍供”者，即昙鸾师云“即得如意，还同三辈生者”。具诸神通，遍供诸佛，于诸功德，随意修习，具如弥陀本愿。

“阿逸多”，即慈氏。释尊重唤其名，以警醒大众，专心倾听。“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失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至于菩萨

何有疑惑，《无量寿经钞》曰：“大乘凡夫名菩萨欤？或是纵说。纵菩萨生疑惑者，可失大利。故凡夫当明信矣。”《钞》意甚谦，未作决断。据笔者意，《钞》中两说均是，其一者我等虽是具足凡夫，若能真实发起菩提心，即是初发心菩萨。《论注》云：“此无上菩提心，即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即是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即摄取众生有佛国土心。”净业行人，若发如是心，亦即是初发心菩萨。天台谓别教之信位菩萨，如空中之絮，沉浮无定。是故初发心菩萨，实有退堕之患也。其二者，彼谓“纵说”，意谓：纵然真是菩萨，倘生疑惑，尚失大利。是以我等凡夫，更不可生疑。故此二说并不相违。“大利”者，即经中“真实之利”也。十方婆伽梵，住真实慧。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欲拯群萌，惠以真实之利。难值难见，如优昙华，希有出现”。今者难逢能逢，难闻能闻，而不信受，辜负佛恩，故云“为失大利”也。况此净土法门，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信愿持名，径登不退。是乃真实利中之最真实者也，是大利中之最大者也。于此不信，永失大利。如《千手经》云：“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当知其人永失大利。百千万劫中，轮转恶趣，无有出期。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是明疑惑“为大损害”之义。反之，则如《十往生经》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正信是经，爱乐是经，劝导众生，说者听者，悉皆往生阿弥陀佛国。若有如是等人，我从今日常使二十五菩萨护持是人。常令是人无病无恼。若人若非人不得其便，行住坐卧，无问昼夜，常得安稳。”是明信受之大利。何去何从，祈慎思之。下复明疑谤之大害。该经复曰：“于后阎浮提，或有比丘、比丘尼，见有读诵是经者，或相瞋恚，心怀诽谤。由是谤正法故，是人现身之中，来致诸恶重病。身根不具，聋盲喑哑。水肿鬼魅，坐卧不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或乃致死，堕于地狱。八万劫中，受大苦恼，百千万世，未曾闻水食之名。久后得出，在牛马猪羊，为人所杀，受大极苦。后得为人，常生下处，百千万世不得自在。永不闻三宝名字。是故无智无信人中，莫说是经也。”旁引两经，深显疑信虽只在当人一念之间，但所种祸福，悬隔天渊，历劫无尽。故云“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慈氏白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慈氏：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慈氏白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

慈氏大士，以无缘大慈，悯念末世中有一类众生，虽亦修善，但不求生西方净土，故发斯问。佛答：此一类众生，缺少智慧，迷恋天人之福，故不愿生。慈氏复云：“不求佛刹，何免轮回？”此有二义：其一者，专指如上之人，妄谓西方之乐不如天界。如是虚妄分别，不求生净土。不知修善之福，虽

得生天，但天寿尽后，仍复轮转。其二者，泛指各宗行人，虽能精进修持，但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专仗自力。则难于现在生中，坐断生死，仍受后有，故云“何免轮回”。

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深著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果，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欲相救免，邪见业王，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

“佛言”下，更明著相与离相之得失利害。著相修福，难免轮回。离相求生，永得解脱。此段先明著世间福，不出轮回。盖彼等虽种善根，但贪人天福报，不能离相，不求佛慧。“虽复修福，求人天果”，故不能出三界牢狱。

“得报之时，一切丰足”。暂享世乐，福尽还堕，后患无穷。命终之后，亲眷虽为之忏悔祈福，修法诵经，欲相救度。但彼之邪见根深，执迷不悟。因“邪见业王，未能舍离”。以邪见故，不生正信，故此邪见实为诸恶业之王。故云“邪见业王”。故“常处轮回，而不自在”。

汝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世智聪辩，增益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

此文所指，更甚前者。前者修善，但求世福，故不能出轮回。此则愚痴更甚。不种善根，反恃世智聪辩，骄傲自大。不生正信，助长邪心。不知世智聪辩，正是八难之一。邪见颠倒，反以为美。如是之人，焉能出离生死苦海？

复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执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植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趣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

佛答慈氏，此界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净土者，共有三种。一者贪著世乐，求人天果。二者世智聪辩，邪心炽盛。三者则为“取相分别，情执深重”。此三种人，纵能修福，所得只是世间福报。梦幻泡影，转瞬即逝。故“求出轮回，终不能得”也。

“复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中“大福田”者，持佛名号也。因持名是诸善中王，故所种田，方得名为大福田。惜以“取相分别，情执深重”，故虽念佛亦不能出轮回。经中三辈往生，皆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菩提心者，即大智、大悲、大愿、圆融一体之心。“情执深重”即是愚痴，何云大智？“取相分别”则有取舍，何由兴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如是之人何能发菩提心？故念佛亦不能入于三辈之中。藕益大师谓念佛如无信愿，亦不能生，正与此同。再者著相修福，其福有尽。如《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

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灵峰《破空论》释曰：“以无所住法，住般若中，炽然修行六波罗蜜，而不取相，是故能令少施与虚空等。……而众生住于相故，妄自计果计因，观大观小。若能称性而住，不住诸相。譬如芥子中空与十方空，性无二无别。以空非内外、彼此、方隅、形相，更无小空异大空故。无相之福，其福乃大。”又《金刚经》曰：“若心取相，即为著我、人、众生、寿者。”又云：“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上引《金刚般若》皆表取相分别之失。故经云“求出轮回，终不能得”也。

段末谓“若以无相智慧，植众德本”，求生净土，永得解脱。众德之本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又“无相”者，谓无色等五尘，男、女、生、住、坏等十相，名为无相。又《涅槃经》曰：“涅槃名为无相。”又《演密钞》曰：“寂灭者，即无相义。但心自证不从他得，故无诸相。”如《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又：“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皆彰此“无相智慧”。经云“若以无相智慧，植众德本”，乃至“永得解脱”。即《金刚经》中“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妙旨。《破空论》释曰：“盖不达无我，而修一切善法，止成人天伪果。不修一切善法而但证我空，止成二乘小果。妄言我法俱空，而恣（zì 自）行恶法，则为阐提狱种。惟以无我修一切善法，正所谓无所住而生其心，故即得无上菩提也。”两经相较，今经中“无相智慧”，“远离分别”，即如彼经“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植众德本”，“求生净刹，趣佛菩提”，即如彼经中“修一切善法”。又“当生佛刹，永得解脱”，即如彼经之“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夫净土乃一切世间难信之法，于此能信，是即无相智慧。如《金刚经》云：“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又：“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破空论》释曰：“设复计有少许我人等相，决不能信此经。设于此经信解受持，决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即是无相。”可证能信之妙德，举体即是无相智慧。盖此净宗乃最极圆顿、超情离见、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若人于此法能生实信，信事信理，信因信果，信自信他，如是六信具足，当知其人，亦必超情离见，与无相智慧相契。是故经中《独留此经品》曰：“若闻斯经，信乐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前云“取相分别”，虽种大福田，“求出轮回，终不能得”。是乃取相之过也。今云“若以无相智慧，植众德本”，“当生佛刹，永得解脱”。是乃

离相求生之功也。或入三辈，或堕疑城，关键所在，已昭然若揭矣。“身心清净，远离分别”者，盖无相智慧，即万法一如，染净平等，故身心清净。一切皆如，故离分别。再者念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故身心清净。净念相继，自然远离分别。或疑净宗以厌离娑婆，欣求极乐为愿，如是欣厌，岂非分别？《妙宗钞》答曰：“取舍若极，与不取不舍，亦非异辙。”盖舍之若极，则万缘放下，六根寂静。取之若极，则六字洪名，一念单提。如是念佛，何异于不取不舍？故云：“亦非异辙”。又《弥陀要解》答曰：“设不从事取舍，但尚不取不舍，即执理废事。既废于事，理亦不圆。若达全事即理，则取亦即理，舍亦即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如是妙谛，实非情见所能及。“求生净刹”者，至心信乐，愿生彼国也。如是求生，是乃举我介尔一念心愿，投入弥陀无边愿海。亦即摄彼一乘无边愿海，入我介尔一念心中。是故十念必生，有愿必满。“趣佛菩提”。因中即发菩提心也，果上则是必补佛位，究竟菩提也。以上六句即是今经之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宗而修，故“当生佛刹，永得解脱”也。

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前之三辈与边地疑城，皆论凡夫往生。今品广明十方菩萨往生之数无量。弥显净土妙法，圣凡齐收，利钝悉被。普劝众生，求生极乐也。

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植众德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

首弥勒大士叩问，此土他方不退菩萨（即阿鞞跋致）今当往生之数。佛答此土往生菩萨，其中大行者七百二十亿菩萨，小行者不计其数。“小行”者，《无量寿经钞》云：“小行等者，十信菩萨名为小行，对不退故。”盖谓不退菩萨名为大行菩萨，十信称为小行菩萨，以升沉不定也。

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远照佛刹，有十八俱胝（zhī 只）那由他菩萨摩訶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力佛刹、师子佛刹、离尘佛刹、德首佛刹、仁王佛刹、华幢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

以上明他方十一佛刹之名，及往生菩萨之数。此下复标第十二、第十三两佛刹。《会疏》曰：“十三次序，为出世前后，为约方所，其义未明。”故今

亦不必深究。经中举本土及他方十三刹，此十三刹仅为十方无量刹土中之略例。

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华。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具大精进，发趣一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士所修坚固之法。斯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

此文采自《魏译》。若参证《唐译》，则此处第一句“其第十二佛”，应指第十二佛刹。（例如《魏译》“其第二佛名曰宝藏”。《唐译》则为“宝藏佛国”）至于第十二佛土显往生菩萨之德，亦是例举。“坚固之法”者，不退转法也。至于不退菩萨亦往生极乐，其义为何？如《大论》中：“问曰：菩萨法应度众生，何以但至清净无量寿佛世界中？答曰：菩萨有二种：一者，有慈悲心多为众生。二者多集诸佛功德。乐多集诸佛功德者，至一乘清净无量寿世界。好多为众生者，至无佛法众处。”又《论注》云：“未证净心菩萨者，初地已上七地已还诸菩萨也。此菩萨亦能现身，若百若干若万若亿，若百千万亿无佛国土施作佛事。要须作心入三昧乃能。非不作心。以作心故，名为未得净心。此菩萨愿生安乐净土，即见阿弥陀佛。见阿弥陀佛时，与上地诸菩萨毕竟身等法等。龙树菩萨、婆薮（sǒu 擞）槃头菩萨，愿生彼者，当为此耳。”又云：“菩萨于七地中，得大寂灭。上不见诸佛可求，下不见众生可度。欲舍佛道，证于实际。尔时若不得十方诸佛神力加劝，即便灭度，与二乘无异。菩萨若往生安乐，见阿弥陀佛，即无此难。”以上《大论》与《往生论注》，皆明不退菩萨愿往生极乐之因由也。

《无量寿起信论》曰：“右明往生菩萨不可计数。皆是如来愿力所持，光明所摄。所以智者大师临终，令门人唱无量寿佛，及《观经》题目。合掌赞曰：‘四十八愿，庄严净土。华池宝树，易往无人。火车相现，一念改悔，尚得往生。况戒定熏修，圣行道力，实不唐捐。’言讫，称三宝名，奄然而逝。唐法照上五台，入大圣竹林寺，见文殊、普贤二大菩萨，问修行之要。文殊曰：‘诸修行门无如念佛。我于过去劫中，因念佛故，得一切种智。是故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禅定，乃至诸佛正遍知海，皆从念佛而生。’照云：‘当云何念？’文殊曰：‘此世界西有阿弥陀佛。彼佛愿力不可思议。汝当继念，令无间断。命终之时，决定往生。’二大菩萨因与授记曰：‘汝以念佛不思议故，毕竟证无上觉。若善男女愿疾出离，应当念佛。’慧日泛舶渡海，达天竺。至健驮罗国。东北大山有观音像。日乃七日叩头。又断食毕命为

期。至七日夜，忽见观音现紫金身，坐宝莲华，垂手摩顶曰：‘汝欲传法，自利利他，唯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可见净土法门，胜过诸行。他如天亲大士《无量寿论》、马鸣大士《起信论》、智者大师《十疑论》，以及永明、天如、楚石、莲池诸大德，所有述作，莫不殷勤赞叹，导往西方。决无欺世误人之事。何况我等生当末季，法弱魔强。独力修行，岂无错路？若复徘徊不信，深恋尘劳。如蛾赴火，如鱼处涸。曾不几时，大苦随后。宜各猛省，莫更他求！”

（以上正宗分竟）

彭氏《起信论》释曰：“正宗者，一、首明法藏广大誓愿，为令行者生担荷心。发起悲智，具普贤愿故。一、次明法藏广大功德，为令行者生真实心，广行方便，满普贤行故。一、次明极乐依正种种庄严，为令行者生决定心，至诚回向，入佛境界，不堕疑城故。一、次明往生正因，及世间果报，为令行者生精进心，一念念佛，成就三昧，决生彼国故。”准彭氏之说，要而言之，其首二则是劝愿，亦即发菩提心也。第三则是劝信。其末则劝行。止恶行善，而善中之王则持名也。信愿即是发菩提心，持名即一向专念。正是本经之宗。故云“正宗分”。若约《小本》，即是信愿持名。两本繁简有差，而纲宗无异。灵峰大师论《小本》之正宗分曰：“初广陈彼土依正妙果以启信。二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以发愿。三正示行者执持名号以立行。信愿持名，一经要旨。”两本合参，宗旨益明。

（叁）流通分

全经三分，初为序，中为正宗，末为流通。灵峰大师云：“此三名初善、中善、后善。序如首，五官俱存。正宗如身，脏腑无阙。流通如手足，运行不滞。”今是后语，后语亦善，不可因其非正因而忽视也。

非是小乘第四十三

本品经文，多是《唐译》，其中“非是小乘”与“第一弟子”等，则是《宋译》。本品是流通分之首，独劝持名。正是会权归实，摄末入本也。《无量寿经钞》云：“上来虽说万行往生。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名。”又黑谷《大经释》（节录）如下：“至流通，初废助念诸行二门，但

明念佛往生。”又云：“准本愿故，至流通，初废诸行，归但念佛。”可见弥陀本愿，实愿众生一向专念弥陀名号。今劝流通，特显佛愿。独倡持名，普劝流通。是故称为后善也。

佛告慈氏：汝观彼诸菩萨摩訶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归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贡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此段“汝观彼诸菩萨摩訶萨，善获利益”，指前品中十方往生无量无边诸大菩萨，彼等闻名往生，得大利益。如前所引《论注》所云：菩萨往生极乐，见阿弥陀佛，即与八地及八地以上诸大菩萨，毕竟身等法。故云“善获利益”。是乃举十方往生圣众往生得益，以劝众生信乐发愿也。下文则赞念佛第一以劝信。闻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归依礼敬，“如说修行”，即得大利，当得经中所说往生之一切功德。“一念”者，《汉译》云：“闻无量清净佛声，慈心欢喜，一时踊跃，心意清净。”（《吴译》同之）又《宋译》：“得闻无量寿佛名号，发一念信心。”又《魏译》云：“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据《选择集》意，此“一念”即“一念净信”；又即《三辈往生品》中之“发一念心，念于彼佛”也。又《嘉祥疏》曰：“一念即是具足无上功德者，明利深远。一念至信，修行发愿，必生净土，终得佛果，故云无上也。”又《选择集》云：“以念佛而为无上也”，“乃至一念而为大利也”。是故经谓，若人能生一念喜敬之心，持名求生，“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如上功德”者，即经中所说，横出三界，圆登四土，一生补佛，究竟寂光也。

“心无下劣”者，于自善根，能生信故。“亦不贡高”，明信佛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故。“成就善根”，如《小经》六朝石刻本云：“以称名故，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悉皆增上”者，净念相继，精进无已，故诸善根皆能增上也。又《弥陀要解》云：“同居净土是增上善业所感。”以念念即佛，为成佛之亲因缘。净念相继，乃等无间缘。以佛号为所缘境，乃所缘缘。言增上者，总摄前三缘，有大力用。“当知此人非是小乘”。“此人”，即如上一心念佛之人。世多讥念佛为自了，甚至鄙视，是则未了佛意。世尊金口亲宣，如是之人非是小乘。弥陀一乘愿海，悉赐大白牛车，唯是一乘，何有二三？故云“非是小乘”。佛复赞扬如是念佛之人，“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何以故？以念佛法门最为第一故，最为难信故。于此“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能生实信，如教奉行，故称第一。

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乐修习，生希有心。于此经中生导师想。欲令无量众生，速疾安住得不退转，及欲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起精进，听此法门。

此文复劝尊重依止，爱乐修习本经所授之法。《净影疏》云：“是故已下，劝学此经。以此经中说无量寿，闻获大利。故设大火满三千界，亦须从过听受此经，况余小难。”因此经乃是净宗第一经。于弥陀因地愿行，极乐依正庄严，三辈往生正因，两土秽净因果，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等等，摄无不尽也。故应“于此经中，生导师想”。敬依经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世尊复云：凡欲令无量众生速证不退，及为欲见极乐“广大庄严，殊胜佛刹”，愿随佛学，亦自摄受佛刹。如极乐之广大殊胜，普被诸根，广摄万类，以圆满功德者，当起精进心，听受此法门。

为求法故，不生退屈谄伪之心。设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

此复深劝大众，坚信此净土法门与《无量寿经》。首云：“为求法故，不生退屈谄伪之心。”盖以四宏誓愿中，法门无量誓愿学。何况此净宗乃第一之法，而此大经复是净宗第一之经。弥陀因地发心曰：“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求正觉者首应求正法。故不应自生谄伪之心。“退”指退转，“屈”指弯缩，“谄伪”指虚妄。“设入大火”。“设”者假设，盖谓倘因求法，身入大火，亦“不应疑悔”。当如弥陀因地“纵使身止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始是深信切愿也。

“何以故？”乃世尊自问之语，其下则从正反两面，深显其义：一、正者，如《菩萨往生品》所明，彼等无量无数十方世界诸菩萨众，皆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信受奉行，悉生极乐。二、反之“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下一品中复云：有一亿菩萨以不闻此经，而退转于无上菩提。是从反面以劝坚信也。末后总结全品，慈悲咐嘱，谕云：“是故汝等，应求此法。”

受菩提记第四十四

北京净莲寺长老慈舟老法师《无量寿经科判》，谓本品内容为“法师不退得记为劝”。其意为能演说本经者，信行不退，即得受记，以此普劝法师以及大众也。慈老之判，契合经旨。本品文初明说法得利；中段明不闻退转，并劝为他演说；末段受菩提记。

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植诸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胜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乐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已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种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疑滞，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

“正法灭时”。一代佛化，历正法、像法、末法之三时。嘉祥《法华义疏·五》曰：“佛虽去世，法仪未改，谓正法时。佛去世久，道化讹替，谓像法时。转复微末，谓末法时。”所云正者证也，像者似也，末者微也。又青龙《仁王经疏·三》曰：“有教有行，有得果证，名为正法。有教有行，而无果证，名为像法。唯有其教，无行无证，名为末法。”至于正、像、末所经历之年数，诸经之说不一。古德多采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

（说末法为一万年者，如《大悲经》）故知佛法住世尚约有九千年也。“正法灭时”，广指像法与末法。当前正是末法之时。此时之众生，善根逊前，但其中必仍有过去生中广修功德，当前供佛念佛之人。故云“植诸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众生”者，《弥陀要解》谓等觉已还皆可名众生。是以众生中，上可有等觉大士，下则六趣凡夫，我等皆在其中。如是众生由于以往多生供养诸佛，念佛修善，故蒙彼如来威神加被，乃于现世“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是以我侪（chái 柴）遇此法门，应深庆幸，切莫错过，务当“摄取受持”，则可“获广大一切智智”。

“摄取”者，《往生论》谓极乐依正一切庄严功德成就，“略说入一法句故。一法句者，谓清净句。清净句者，谓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又《弥陀要解》曰：“一一庄严全体理性。”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入一法句，从事达理，即事而真，谛信万德庄严，直入一句名号之中，净念相继是为“摄取”之义也。盖弥陀名号正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法身功德不可思议，故名号功德亦复不可思议。“受持”者，“受”者，信受，依教奉行也。本经之宗为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宗者，修行要径，依此而修，始名为受。“持”者，执持名号与持诵本经也。十地菩萨不离念佛，此一句佛号，唯佛与佛乃能究竟。是以等觉大士亦不离念佛。我等凡夫，但当老实念去。《要解》云：“以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故。”灵峰大师此言，真得十方如来之髓。实应尽未来际顶礼膜拜此一句也。念佛时，即是善根福德同佛时，是故“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我具缚凡夫，亦非份外。“一切智智”是佛智之名，同于一切智。但以一切智，有时指佛智。如《法华经·化城喻品》曰：“为佛一切智，当发大精进。”又《智度论》云：“是故如来名一切智。”但有时又指声闻缘觉之智。如《智度

论》又云：“后品中佛说一切智，是声闻辟支佛事。”是则谓一切智为二乘智矣。故为别于彼一切智，乃以一切智智专指佛智。《大日经疏·一》曰：“梵云萨婆若那，即是一切智。今谓一切智智，即是智中之智也。”又：“一切智智，如实了知。名为一切智者。”又：“又谓此智，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菩提心为因者，谓行者如实知自心也。大悲为根者，谓行者发悲愿，拔众生之苦，与以乐也。方便为究竟者，为一切智智之果，即以利他之行而名之也。”又《仁王经》曰：“自性清淨，名本觉性，即是诸佛一切智智。”由上之经文可见，今日能闻能信此微妙净土法门之人，皆由过去生中，已曾供养诸佛，广修众善，忆佛念佛，因此乃得诸佛威力加被，故今始“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此净土法门广摄万法，普收众类，故云广大。于此法门，若能信受奉行，当得一切智智，即是得佛智，如实了知，自心本来清淨。

“于彼法中，广大胜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乐修行”。（以上经文，节取《唐译》）盖谓：若人能于净宗妙法得广大胜解，了达净宗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心佛不二、念佛即佛之圆旨，则必能欢喜信受，常乐修习，复以此广劝他人也。

“广为他说”，下复云“为他演说”，本品末云“专心信受，持诵说行”，是皆普劝演说宏扬本经与净土法门。今者正是流通分，故劝演说，以广流通。如《愿力宏深品》云：“转相教授，转相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计。”故知乐为人说，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一乘愿海，方是知恩报恩之正行。妙法流通，正符如来本愿。是故《法华经·法师品》曰：“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当知此人，是大菩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曰：“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灭度后，能窃为一人，说《法华经》，乃至一句，当知是人，则如来使，如来所遣，行如来事。何况于大众中，广为人说。”又曰：“当知如来灭后，其能书、持、读诵、供养，为他人说者，如来则为以衣覆之。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是人有大信力，及志愿力、诸善根力。当知是人，与如来共宿。则为如来手摩其头。”由上可证，演说《法华》，功德无尽。而本经正是“法华秘髓”，如《弥陀要解》曰：“当来经法灭尽，特留此经（即本经，文见《独留此经品》），住世百年，广度含识。阿伽陀药，万病总持。绝待圆融，不可思议。

《华严》奥藏，《法华》秘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行之司南，皆不出于此矣。”故知演说本经者之功德不可思议，亦必为诸佛之所护念也。下云“常乐修行”，谕说法者应心口一如，言行一致，自不修习，何能劝人修习。

下复普劝断疑生信。若欲说法利人，则自身首须断尽纤疑。经曰：凡求是法，“皆获善利”。故应“安住无疑”，老实持念，勿生疑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为诸善之本。当奉为纲宗，安住如是法中。“应常修习，使无疑滞”。盖疑根未断，即是罪根。欲断疑根，应知方便。疑惑不断，只因慧心不朗。慧心不朗者，只以三垢障深。据《安乐集》，念佛三昧能除过去、现在、未来贪瞋痴一切诸障。垢去明生，则无疑滞矣。如是则不堕于诸天、二乘、懈怠国、边地、疑城，如是等等“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珍宝喻彼中之乐，牢狱喻未得究竟解脱，而不自在也。

又《安乐集》曰：“称名亦尔。但能专至相续不断，定生佛前。今劝后代学者，若欲会其二谛，但知念念不可得，即是智慧门；而能系念相续不断，即是功德门。是故经云：‘菩萨摩訶萨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若始学者，未能破相，但能依相专至，无不往生，不须疑也。”道绰（chuò 辍）大师此言，剖开诸佛秘藏，直显净宗心髓。但能信受奉行，依相专至，老实念去，纵未离相，决定往生净土。依相专至，凡夫能行。离相乃菩萨境界。《金刚经》“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实非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也。净宗妙用，实为方便中之方便。

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异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惟彼刹及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

世尊复举诸大威德菩萨，因未闻此法，而退转菩提，弥显流通此经之要。

“如是等类大威德者”，乃能生佛法广大异门之大士。“异门”对下句中之“此法”而言。“此法”者，净土法门也。“异门”者，净土以外其余种种法门也。经云：“涅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是诸菩萨，虽能于佛法中，开显净宗以外之种种方便法门。但以未闻此法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故。若不听闻修习，难于究竟自觉故。再者，念佛法门是普被三根径中之径，若不闻知此法，则难于普度有情，速脱生死，以圆满利他之行故。于自身则跋涉于艰险之途，于众生则导引于坑坎之路。未契如来方便，难入一乘愿海。是故将有一亿菩萨，因未闻此法而退转于无上菩提也。世尊欲令一切凡圣，悉闻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劝令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信受奉行，复能流通。虽仅于须臾之顷，“为他演说”，劝人听闻是经，使之“不生忧恼”。如是说法，乃至至心精进，“昼夜思惟彼刹及佛功德”。如是之人，“于无上道，终不退

转”。

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是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

“彼人”即指“于此经典……为他演说”之人。“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指劫火。成劫之后为住劫；住劫之后有坏劫；坏劫之末有火风水三灾。此火灾亦称劫火。《仁王经》曰：“劫火洞然，大千俱坏。”又《俱舍论》曰：“风吹猛焰烧上天宫，乃至梵宫无遗灰烬。”佛记彼人，于临终时，纵使此三千大千世界，皆被劫火所烧，彼人亦能从中超出，往生极乐国土。彼人以持说是经之功德力，及十方如来威神加被力，故于此界，虽是劫火洞然，大千俱坏，仍能安稳自在，从容往生。如《普贤行愿品》：“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佛复记曰：“是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佛为印证，如是之人，皆已于过去佛前，领受菩提记，皆当作佛；并为“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末后普劝大众“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笺注》云：“专心，谓心专一不杂余念也。”“持诵”，受持读诵也。“说行”，谓如经而说，依教奉行也。

独留此经第四十五

本品表当来经灭，佛以慈悲“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序分中《大教缘起品》世尊放大光明，光瑞殊妙，从昔以来所未曾见。阿难启问放光因缘。佛赞阿难曰：“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含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盖因阿难启问，世尊乃流出此殊胜希有之《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也。可见此经正因世尊“以无尽大悲，矜哀三界”，“欲拯群萌，惠以真实之利”，故说此广大圆满、简易、直捷方便、第一希有之难逢法宝也。直至当来经道灭尽，佛以慈愍，独留此经，止住百岁。遇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深显佛慈无尽，佛恩无极。复表此经所宣之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殊胜妙法，实是普济众生之阿伽陀药。法灭之际，众生业障弥深，仍可仰赖是法，而度生死。极显斯法究竟方便，不可思议。

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

“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指《礼佛现光品》极乐依正，一

切所有，以佛威力，如对目前。会中大众，人人皆见。以此胜缘，即令会众，生起实信。复因弥陀威德加持，会众善根，悉皆增上，故云“所当为者，皆可求之”。《会疏》云：“所当为者，当为往生愿行者也。皆可求之，能顺佛经可得之也。”段末佛垂诫曰，现既亲自见闻，故不可于佛灭度后，于极乐依正净土法门“复生疑惑”。

当来之世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愍，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值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当来经灭者，善导大师云：“万年三宝灭，此经住百年。”净影、道绰、慈恩、义寂、法住、望西诸师同之。《净影疏》云：“当来之世，经道灭者，举彼未来法灭尽事。释迦正法有五百年，像法千岁，末法万岁。一切皆过，名为灭尽。”但憬兴据《法住记》指为增劫七万岁后。《法住记》云：“人寿极长至十岁。刀兵劫起，互相诛戮（lù 路）。佛法尔时暂灭。增至百岁后，十六大阿罗汉与诸眷属复来人中，称扬显说无上正法，度无量众。乃至此洲人寿六万岁时，无上正法流行世间，炽然不息。至七万岁时，（宾头庐等）十六大阿罗汉与诸眷属，一时俱入无余涅槃。”憬兴云：“当人寿七万岁时，无上正法方永灭没，故云经道灭尽。”以上两说，各据一义。望西师判云：“（善导）大师弥陀垂迹，慈恩观音化现，所解不轻，以为依凭。”据望西意，释此经文，应按善导大师之教，此说甚是。

“特留此经”者，《净影疏》曰：“佛以慈悲怜愍众生，故法灭后，独留此经，百岁济度。以此经中开示净土，令人求生，故偏留之。《大涅槃经》显示佛性，圣人先隐，为是先灭。此经教人厌苦求乐，济凡中要，为是后灭。”

《疏》谓此经教人念佛生西，故独留之，于最后之百年救度众生。至于《大涅槃经》（及《首楞严经》）显示人人本具佛性，乃圣教中甚深之法。于后末世，众生根劣，无人能晓，是故先灭。此《无量寿经》教人厌离娑婆，欣慕极乐，乃救济凡夫之要法。是故后灭也。

“其有众生”乃至“皆可得度”。《净影疏》曰：“值斯经者，所愿皆得，明留之益。法灭尽后，百年闻者，尚得利益，往生净土。况今闻者，何有不生！”《疏》意：遇此经者，必满本愿，是乃正明独留此经之利益。至于法灭之时，闻经尚得法益，往生极乐，何况现在闻经信受之人，焉有不生西方之理。故《疏》续云：“定得往生，莫自疑虑。”“得度”者，渡生死之海，而证涅槃也。海喻生死，彼岸喻涅槃，超越生死中流而登涅槃之彼岸，故云“得度”。

如来兴世，难值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亦

为难。若闻斯经，信乐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

此叹闻经信受为难中之难，令人知经之难闻，生敬重希有之心。“兴世”者，出兴于世也。《资持记》云：“佛身充满，随物现形。示生唱灭（示现生灭），拯接群品。据娑婆所见：诞育王宫，厌世修行，降魔成佛，故云兴世。”盖谓佛身遍法界，无有来去；三际一如，本无生灭。只为应机度化，故现出生王宫，出家修道，降魔成佛，此即所谓兴世也。“难值难见”。《净影疏》云：“明值佛难。生当佛时，名之为值。目睹称见。此皆难也。诸佛经道，难得闻等，明法难闻。于中先明经教难闻。手得经卷名为得。耳听曰闻。亦可领诵名之为得。耳餐（餐，采取也）称闻。此等皆难。”故云“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亦为难”。“善知识”者，“善”谓于我有益，导我于善道者。知谓知心。识谓识形。如《法华文句·四》曰：“闻名为知，见形为识，是人益我菩提之道，名善知识。”故知此“知识”二字，为知心识形之义。故善知识亦称善友。相识相知导我于善之人，称为善友，即善知识也。又《圆觉经大疏·十五》曰：“善能知真识妄，知病识药，名善知识。”是谓能了别真妄，通达真际，知众生根，应病予药，名为善知识也。又《安乐集》依《法句经》曰：“佛言，善知识者，能说深法。谓空、无相、无愿。诸法平等，无业无报，无因无果，究竟如如，住于实际。然于毕竟空中，炽然建立一切法，是为善知识。善知识者，是汝父母，养育汝等菩提身故；善知识者，是汝眼目，能见一切善恶道故；善知识者，是汝大船，运度汝等出生死海故；善知识者，是汝絙（gēng 耕）绳，能挽汝等出生死故也。”该经复云：“一切众生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亲近善知识，请问法要。”又《法华经·妙庄严王品》曰：“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所以化导令得见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欲证菩提，当求善友。求友之道应如《圆觉经》所云：“末世众生，将发大心，求善知识，欲修行者，当求一切正知见人。心不住相，不著声闻缘觉境界。虽现尘劳，心恒清静。示有诸过，赞叹梵行。不令众生入不律仪。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经示曰，欲求善知识，首须求具正知见之人。何谓正知见？《圆觉大疏》曰：“善达觉性，不因修生，抉择无疑，名正知见。”觉性者，性觉妙明也。善能通达本有性觉，故云善达觉性。本有觉性，不从外来，非因修得，故云“不因修生”。因此正是行不到处也。“抉择”者，善能分别诸法相也。“无疑”者，于第一义而不动也。“心不住相”。《大疏》曰：“言心不住相者，离凡夫烦恼境界，若有少法当情，皆名住相。乃至菩提涅槃，尚不取著，何况世间梦幻境界。故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

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得无住心，即契圆觉”，“不著声闻缘觉境界”。如《称赞大乘经》云：“宁在地狱经百千劫，终不发二乘之心”，从“虽现尘劳”乃至“入不律仪”诸句。总之，如《大疏》所示：“坏见之人，虽不坏行，不堪与众生为其道眼。虽坏行，而不破见，是则人天真胜福田。”又《大论》曰：“于诸师尊，如世尊想。若有能开释深义，解散疑结，则尽心敬之，不念馀恶。如弊囊盛宝，不得以囊恶故，不取其宝。又如夜行险道，弊人执炬，不得以人恶故，不取其照。菩萨亦复如是。于师得智慧光明，不计其恶。”是故彼经结云：“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盖谓如是之人是真善知识。于真善知识能知能求，故必证菩提也。

《大疏》又曰：“但令善事明师，明师必自临事指示。亦同善财于文殊处发菩提心已，问菩萨行。文殊亦不具说，但令亲近善友，遂指德云比丘，辗转令往矣。”复云：“故《法句经》以二十一喻，喻善知识，谓父母、眼目、脚足、梯橙（橙同凳）、饮食、宝衣、桥梁、财宝、日月、身命等。后结云：‘善知识者，有如是无量功德，是故教汝等亲近。’大众闻已，举声号哭。自念旷劫为善知识守护。今日值于如来，乃至未曾报恩，无心亲近。说是语已，重复举声号泣。”是故《圆觉经·普觉品》普劝曰：“末世众生欲修行者，应当尽命供养善友，事善知识。”且恭敬善知识者，首在如教奉行，此亦甚难。故云“闻法能行，此亦为难”。盖善知识难遇难识，今幸求得，倘于彼善知识所示，不能信受奉行，则良医束手。如是则遇同未遇。故于善知识教，应闻而能信，信而能行。是为甚难也。上明遇佛，闻经，遇善知识，闻法能行，均极难得，甚为希有。但此上三者之难，莫过于下之“若闻斯经，信乐受持”，是乃难能中之难能，故云“难中之难”。其希有难得，更无过于此者，故云“无过此难”。何以故？如《净影疏》曰：“余义余法，处处宣说。开显净土，教人往生，独此一经，为是最难。”又《会疏》曰：“若闻斯经者，知识闻熏也。信乐受持者，往生正因。谓信乐本愿，受持名号，此法超异诸教故；得益超出诸善故；众机通入报土故（种种根机悉生报土）；一生成办故。必依多劫宿善，超过诸难之事。故云难中等。”准两疏意，若人于此第一希有、难闻难信之一生成办之妙法，能闻、能信、能受、能持，当知是人，必是多劫熏修，宿种善根，难能希有，超过一切。故曰“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此非谓法门难修，盖指如是之人，有如是希有之善根福德因缘，至为难得也。

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由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恶道中来。宿殃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向耳。

“得闻佛声”是《汉译》经文。《吴译》为“闻阿弥陀佛声”，《魏译》为“得闻彼佛名号”，《唐译》为“闻彼佛名”，《宋译》为“得闻无量寿佛名号”。诸译合参，故知“佛声”即阿弥陀佛名号。“闻”者闻名信受也。以名具万德故，能令闻者“慈心清淨”。“慈心”者，发起大慈心也。“清淨”者，纯净无垢也。“欢喜”者，内心喜乐也。“踊跃”者，欢欣奋起，形于身口也。“衣毛为起”指遍体毛孔开张，汗毛竖立。“泪出”，目中流泪。盖如是之人皆从佛道中来。佛所得之无上菩提，名为“佛道”。《法华经·方便品》云：“是诸世尊等，皆说一乘法。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又因行名道。佛道者，到于佛地之万行也。“曾作佛道，故非凡人”，乃佛之赞语。正如《金刚经》曰：“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灵峰《破空论》释曰：“此即信修大果也。设复计有少许我人等相，决不能信此经。设于此经信解受持，决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即是无相。”准是而论，本经乃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若能生信，当知是人，不是凡人，而是一切世间希有之人。若于圆教能生实信，圆解圆修，可称圆人。圆人修行一日，可当常人修行一劫。

反之，狐疑不信者，乃从三恶道中来，宿世殃祸业障未尽，尚未至得度之期，故不能信受。此亦如《金刚经》所云：“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或有人闻，心即狂乱，狐疑不信。”故知法门愈殊胜，世人愈难信。故于圆顿妙法，狐疑不信也。

勤修坚持第四十六

本品首为世尊咐嘱大众守护本经；次谕救护众生；三谕行解相资，求生净土。

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十力无畏、无碍无著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时亦难遭。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咐嘱汝等，作大守护。

本品首段为咐嘱护持本经。“无上之法”者，《往生论注》云：“无上者，此道穷理尽性，更无过上。”“无上法”者，涅槃也。《智度论》云：“是故知无法胜涅槃者。”“十力”者，如来所有之十种力用。一者，觉是处非处智力。处者道理之义，知物之道理非道理之智力。又指知一切众生因果果报。作乐业得乐报。因果相契，为是处。作恶业希望乐报，因果相背，为非

处，犹言“无有是处”也。二者，业智力。知一切众生三世因果业报之智力，或善不善，有漏无漏等之智力。三者，定智力。知诸禅定，解脱三昧之智力。四者，根智力，知诸众生，诸根上下，随机施教。五者，欲智力，知一切众生种种知解之智力。知他众生，种种乐欲，各各不同。六者，界智力。乃知种种界智力，于世间众生种种境界不同，而如实普知也。七者，至处智力。知一切道至处相。知所修何教道品，得至何位之智力。如五戒十善至人天，八正道之无漏法至涅槃等。八者，宿命智力。知众生一世乃至百千万世，姓名寿夭苦乐等。九者，天眼智力。见众生受生舍报，生生死死，从何道来，向何道去；以及善恶业缘，或苦或乐，无障碍之智力。十者，漏尽智力。于一切妄惑习气，永断不生。能如实知，不受后有之智力。

“无畏”者，乃四无畏。又云四无所畏。化他之心不怯，名无畏。今所指者是佛之四无畏（详见第十七品无畏注）。

“无碍”者，自在通达，互相涉入，融通两为一体。如灯光互相涉入，是无碍之相。《往生论注》曰：“无碍者，谓知生死即涅槃，如是等入不二门无碍相也。”华严宗立四法界。据《大明法数》：一、事法界。谓诸众生色心等法，一一差别，各有分齐，故名事法界。二、理法界。谓诸众生色心等法，虽有差别，而同一体性，故名理法界。三、理事无碍法界。谓理由事显，事揽理成。理事互融，故名理事无碍法界。四、事事无碍法界。谓一切分齐事法，称性融通，一多相即，大小互容，重重无尽，故名事事无碍法界。又名无障碍法界。今此经所宣，正是如来事理无碍法界，与事事无碍法界，甚深之法也。

“无著”者，无执著之念。如《金刚经》曰：“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破空论》释云：“无上菩提，超情离见，即是究竟彼岸。不但无非法相，亦无法相可得。故云无有定法名无上菩提。所证既超情离见，所说亦超情离见。故云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实相彼岸，虽复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可取说，而如来以四悉檀因缘故，亦可得说。但所说法，由其随顺四悉檀故，所以一文一句，罔不超情离见，离过绝非，而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也。”今云“无著”，即无所著取，符合《金刚经》义。正如莲花不著水，日月不住空。“无著”始开万德圆具之妙莲。“不住”于空，日月方能运行不息，光明遍照也。

“非易可遇”，指以上如来之法均难逢难遇。若有闻者，皆由前世曾作佛道，非是凡人。故云“非易可遇”。虽有善能说法之人，于此超情离见，不可思议之甚深法门，亦难于用语言文字而为开示。如本经云：“非是语言分别之

所能知”。故云“能说法人，亦难开示”。若人于此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能生深信，盖由多世所种善根，今齐发动。此诚万劫千生希有难逢之一日。故云“坚固深信，时亦难遭”。

“我今如理宣说”乃至“作大守护”，正显咐嘱。“如理”者契理也。“广大微妙”者，以此法门圆具万德，普被群机，故云“广大”。以念佛故，善根福德，顿同诸佛，神妙难思，故云“微妙”。“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此有二义：一者，如本经第廿三品，十方无量诸佛，各各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二者，如《阿弥陀经》曰：“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希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十方诸佛皆赞释尊演说是经。且此经原名《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故知如是经法，实为十方如来所称赞护念。故释尊咐嘱弥勒等作大守护。“大”者指超越群伦。以此法门第一希有，可名为大。于此守护，可名为大。又此守护，胜于护持头目，超越常情，乃名为大。又《唐译》云：“汝阿逸多，我以此法门及诸佛法，嘱累于汝。汝当修行。……我今为大嘱累，当令是法，久住不灭。”世尊作大嘱累，是故弥勒大士等，应作大守护也。慈氏大士于无量寿会上，受佛咐嘱，故知大士当来下生，必宏本经。

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五趣，备受危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

世尊如此殷重咐嘱者，盖末法中唯此能惠众生以真实之利也。故嘱守护，为一切有情，作生死海中之明灯。导诸众生，出离苦海。故云“长夜利益”。赖此妙法，则可令各类众生速离生死，不堕五趣，免受众苦。故咐嘱弥勒等，护持是经。

“应勤修行”以下，表为究竟二利，自觉觉他，但当遵顺佛语，坚持经法。精勤修习，仰报佛恩。“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三句，均指遵师重道，依教奉行。力诫行人，不可师心自用，违背本师，离经叛道。当知普利之道，首在“当令是法久住不灭”。为令久住，故云“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盖离经一字，便同魔说。

常念不绝，则得道捷。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种修福善，求生净刹。

此经八句，实为全经之总结，净宗修行之纲要。世尊此会所说之长行，于此告终。故知此八句，实为净宗之末后句，全经之结束语也。此八句理事齐

彰，正助并显。如来秘藏，和盘托出。首云“常念不绝”者，“常念”首指常念本经。如本经《往生正因品》中，劈头第一句便云：“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正是此处“常念不绝”之意。《非是小乘品》云：“于此经中，生导师想。”又《受菩提记品》云：“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顷，为他演说……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尊悲心无尽，普摄无余，故频以持念本经为劝也。世尊力劝持念本经者，盖经中所宣正是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之无上大法。行人但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必得往生，万修万去。故知行人受持此经者，即应依教奉行，如佛训诲，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深信切愿，持佛名号。故知“常念不绝”，究竟所指，则在常念此一句名号也。“不绝”者，净念相继也。行人果能真实发心，老实念佛，唯此一句，念念相继，则必定“如染香人，身有香气”。临命终时，佛来接引。慈悲加佑，令心不乱。决定往生，径登不退。圆生四土，究竟涅槃。故佛慈示“常念不绝，则得道捷”。“捷”者，迅速捷疾也。又如捷径，指径路也。是谓持名一法，乃修行之径路，老实持名则得道迅速也。盖以信愿持名之法，心作心是，果觉因心，故得道捷。因唯此持名念佛之法，是弥陀大愿之本，最易下手，最易成就，故称易行法，号径中径也。

“我法如是，作如是说”。此两句，真是“佛语梵雷震”，“说法师子吼”。直似金刚王宝剑，割尽一切情见，全显如来本心。以佛心印，印证本经，故云“我法如是，作如是说”。直截说来，此之二句即印证前之“常念不绝，则得道捷”。“我”字乃释尊自称。盖谓我之法即是这样，所以即如这样而说。所说为何？即“常念不绝，则得道捷”。此四句当一气读下，蓦直参去。若能契会，方知净土一法，圆融绝待。又如禅宗六祖为人印证曰：“如是如是，汝如是，我亦如是。”六祖之“如是”，亦即本经中之“如是”也。

又“我法如是，作如是说”，上句即我法是如，下句即所说是如。此二句表我之所说，即是我法。我法是如，故我所说即是如如。“如”者，真如，亦即真心、实相。即经中“真实之际”。本经之体，即真如、实相、真实之际，故云“我法如是”。“作如是说”者，即经中“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故知我法即真实之际。今所演说，即开示此真实之际。故云“作如是说”也。故知经中一一文字，皆从如来性海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一一字中实寓无边妙理。一一皆是弥陀性修二德所共庄严，一一皆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此“常念不绝，则得道捷”之慈示，正是如来称性之流露，世尊心印所印记。皆是大悲慈父如

理之说。故应至诚信受，于一切时处，常念阿弥陀佛。本品首明如来无上之法，非易可遇。继明净宗乃难信之法。虽有能说法者，能说余法，但于此超情离见之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之妙法，亦难开演，令众生信。故《阿弥陀经》中，十方如来称赞释尊于此娑婆五浊恶世，“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十方如来皆谓难说，正显此法“亦难开示”。若此难遇难示之法，虽已遇已闻，但若不能深信，虽闻何益，终成辜负。幸能深信，实为万劫千生希有难逢之一时，故应勤修坚持，常念不绝。但能信愿持名，莫不疾捷得道。

“如来所行”以下，表正助二行。普贤十大愿王之八为“常随佛学”。是故菩萨应随如来之所行而行也。夫极乐导师弥陀之所行：“便一其心，选择所欲，结得大愿”，“住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志，庄严妙土”也。夫释尊之所行，“欲拯群萌，惠以真实之利”也。十方如来之所行，亦复同此真实。故同声赞叹“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劝令众生往生极乐也。今我辈学佛所行，首当依佛所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弥陀要解》曰：“佛以大愿作众生多善根之因，以大乘作众生多福德之缘。令信愿持名者，念念成就如是功德。而皆是已成，非今（现在）非当（未来）。 ”盖谓佛以大愿作为众生多善根之因，以佛之大行作为众生多福德之缘。故能令信愿持名之人，于念念之中，皆成就佛之大愿大行之功德。如是功德皆是久已成就。不是今日初成，亦非当来再成。盖佛果觉，久已圆成。今我念佛，以佛果觉，作我因心。故我因心，顿同果觉。盖因“念佛善根福德同佛”，故云如是功德皆是已成也。如来乃善中之王，德中之尊。故我等首应随行。但如来诸善齐修，万德庄严，是故我等于世尊余德亦应随行，善知机宜，应缘修习，正助相资，速得圆满。

“种修福善”即修善种福。本经广劝舍恶行善。《观经》劝修三福。经云：“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净业。”其第一福中，已兼十善。《观经》指示，欲生彼国，当修三福。由是可知，修善种福，于修净者，实不可忽。

“求生净刹”是为一大藏教之总归。《华严》圆摄诸教，而以《普贤行愿品》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今经正是《华严》中本。于此经末，以求生净刹，普劝有情，同归极乐。今所劝者，正是弥陀之本愿，释尊及十方三世如来之本心。世尊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实欲众生同入弥陀一乘愿海，而得真实究竟之大利。信愿行中，愿为机枢。出生死海，唯赖愿王。方便多门，禅密教观，八万四千，门门皆可，但归元无二。诸方便中，究竟方便唯在往生。修行他法，欲于今生超脱三界，则为难行道。唯此“求生净刹”称为易行。净宗正修，首推

持名。但习余门，而能发愿求生，亦为弥陀摄受，而横出三界。是故此经以“求生净刹”总收前文。

福慧始闻第四十七

世尊于说长行后，复以偈颂，重申前意。于中复标明是非，拣非显是。于显是中赞叹三事：一、信往生。二、佛智难思。三、念佛得度。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若不往昔修福慧 于此正法不能闻
 已曾供养诸如来 则能欢喜信此事
 恶骄懈怠及邪见 难信如来微妙法
 譬如盲人恒处暗 不能开导于他路

首四句，正明本品之品名“福慧始闻”，亦即经中“当有众生，植诸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其中“植诸善本”，即是“往昔修福慧”。若非宿修，则“于此正法不能闻”矣。“已曾供养诸如来”即前之“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如是之人，广种善根，复因如来威力加被，故“则能欢喜信此事”。如《金刚经》曰：“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故知能闻此最极圆顿、究竟方便之净土法门，闻而能欢喜信受者，已于无量佛所修福修慧，种诸善根矣。

反之，一切恶浊骄慢懈怠及具邪见之人，不能信此法门。喻如盲人，常居冥暗之处，自不识途，何能导引他人于正路？

唯曾于佛植众善 救世之行方能修
 闻已受持及书写 读诵赞叹并供养
 如是一心求净方 决定往生极乐国
 假使大火满三千 乘佛威德悉能超

唯曾于无量佛所，广植众善之人，方能修此普救一切世间之行。所谓“救世之行”者，如本经谓，当来一切含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故。人欲自救并普救一切世间，皆应修此救世之行。此“行”即下文中“闻已受持及书写”……

“如是一心求净方”等三句。上段表闻信此经，今则引申其义，从闻信而起愿行。“受”者信受。“持”者，执持。依教奉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也。同时复书写、读诵、赞叹、演说、供养此《无量寿庄严清静平等觉

经》。如上种种胜妙功德，均以至诚心、不二心，回向净土，求生极乐。故云“如是一心求净方”。佛则为之授记曰：“决定往生极乐国。”如是之人，临命终时，“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故云“假使大火满三千，乘佛威德悉能超”也。

如来深广智慧海 唯佛与佛乃能知
声闻亿劫思佛智 尽其神力莫能测
如来功德佛自知 唯有世尊能开示
人身难得佛难值 信慧闻法难中难

此段表佛智深广，唯佛能知。二乘贤圣，皆不能测，何况凡夫。故应舍尽执情，唯当仰信。今幸具信慧，能闻此法，切莫错过今时。“海”者喻也。如来智慧，深广无涯，犹如大海，故云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者，如《法华经·方便品》曰：“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难解之法。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又云：“无漏不思议，甚深微妙法，我今已具得。唯我知是相。十方佛亦然。”可见佛所成就无漏、甚深、不可思议之微妙法，究竟诸法实相，唯佛能知也。“声闻亿劫思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者，如《法华·方便品》云：“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是法不可示，言辞相寂灭。诸余众生类，无有能得解。除诸菩萨众，信力坚固者。”又云：“辟支佛利智，无漏最后身，亦满十方界，其数如竹林。斯等共一心，于亿无量劫，欲思佛实智，莫能知少分。”盖谓佛之实智，非言语所能宣，是法不可示、不可说，除信力坚固之大菩萨外，余无能知者。“如来功德佛自知”者，如《法华经·寿量品》云：“一切世间天人及阿修罗，皆谓今释迦牟尼佛，出释氏宫，去伽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善男子：我实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譬如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抹为微尘，过于东方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乃下一尘。如是东行，尽是微尘。诸善男子：于意云何？是诸世界，可得思惟校计，知其数不？弥勒菩萨等，俱白佛言：世尊，是诸世界，无量无边，非算数所知，亦非心力所及。一切声闻辟支佛，以无漏智，不能思惟，知其限数。我等住阿惟越致地，于是事中，亦所不达。世尊，如是诸世界，无量无边。尔时，佛告大菩萨众：诸善男子，今当分明宣语汝等，是诸世界，若著微尘，及不著者，尽以为尘。一尘一劫，我成佛以来，复过于此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经表佛之寿量，补处大士亦所不达。是故佛之功德，唯佛自知。故下复云：“唯有世尊能开示”。开示者，开佛知见，示佛知见也。

上偈六句，深赞佛智，盖欲令闻者，了达如来智深，而诚信如来之语也。

《寿量品》中，世尊三告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诚谛之语”。因世尊圣智，声闻亿劫难测。况今凡夫焉能以生灭心，妄窥佛智，故惟当仰信。如《法华·方便品》云：“于佛所说法，当生大信力。”佛法大海，信为能入。

“人身难得”者，《梵网经·序》云：“一失人身，万劫不复。”又《涅槃经》云：“人身难得，如优昙华。”盖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也。“佛难值”。“值”者，遇也。如《法华·寿量品》云：“比丘当知，诸佛出世，难可值遇。所以者何？诸薄德人，过无量百千万亿劫，或有见佛，或不见者。以此事故，我作是言：诸比丘，如来难可得见。”又当年佛在印度王舍城时，城中仅三分之一人见佛。另三分之一人但闻佛名，而未见佛。更有三分之一人，不见不闻。可见值佛之难也。

“信慧闻法难中难”，即前“若闻斯经，信乐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慧能生解，故闻经信乐。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净宗难信。今则难得者能得，难闻者能闻，难信者能信，复加以慧解，故云“难中难”也。佛劝行人，当深信切愿，念佛求生，切莫错过。此回若错，则真成错矣。

若诸有情当作佛 行超普贤登彼岸
是故博闻诸智士 应信我教如实言
如是妙法幸听闻 应常念佛而生喜
受持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真善友

此之二偈，总结全经。本经之首第二品名“德遵普贤”，与会菩萨“咸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今于经末，乃云“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前云“德遵普贤”，今云“行超普贤”者何耶？且此一句乃《唐译》原文。译者乃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译文自当不违经旨。且《唐译》于经首亦云会众“咸共遵修普贤之道”。可见前之“德遵普贤”与后之“行超普贤”，俱是梵经原旨，而非译笔有误也。且此不但无误，而实是释尊慈悲至极，剖出心肝，与众相见。盖普贤乃大行菩萨，表差别智，称为华严长子。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愿而称王，以普贤之愿，广大无际，穷劫无尽，导归极乐，利济无尽，故称大愿之王。是故本经来会圣众，咸遵普贤之德也。但此经中，世尊于方便中独垂方便，于圆顿中更显圆顿，直以信愿持名一法，广摄六度万行。圆摄十大愿王，直入一句佛号。摄尽普贤无边行门，会归文殊一行三昧。文殊表根本智。一行三昧者，“系心一佛，专称名字”也。故知持名一法，直是醍醐，广含众妙。普贤十大愿王是从根本智而差别智。今则广摄愿王，唯倡信愿持名。是乃从差别智，复归根本。故云“行超普贤”也。盖持名之妙行，以果觉为因心。因果同时，直截了当，不假方便，不落阶梯。正如《弥陀要解》

云：“阿弥陀正翻无量，本不可说。本师以光寿二义，收尽一切无量。光则横遍十方，寿则竖穷三际。横竖交彻，即法界体。举此体作弥陀身土。亦即举此体作弥陀名号。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持名，即始觉合本。始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也。”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今则念念即是弥陀。且十大愿王，义理深广，非是常人，所能发起。而持名一法，普被三根，五逆十恶，亦能依之而度生死。譬如能愈不治之症者，推为良医之首。是故能度极恶之人者，应称善法之王。故谓持名，行超普贤。信愿持名，定登彼岸，故云“行超普贤登彼岸”。

世尊垂慈，复劝谕博学多闻、有智之人，当信如来所教，皆契实相理体。经中如理而说，唯是真实，故云“应信我教如实言”也。今谓念佛乃行超普贤之法，故称“妙法”。如是难值、难闻、难信之妙法，我今幸得听闻，故应信受，依教奉行，时时念佛，而深自庆喜也。再者，念佛之人蒙佛慈光摄受，“垢灭善生，心意柔软”。身得轻安，心生欢喜。如《观经》中，韦提希夫人因阿弥陀佛国清净光明忽现眼前，应时即得无生法忍。善导大师谓韦提希夫人所得之无生法忍为喜忍、悟忍与信忍。喜忍者，大师谓“念阿弥陀佛而生欢喜心”也。是故经中“念佛生喜”，因念佛而自心自生欢喜也。末后复劝谕行人，不但自身受持此法而度生死，且应自他俱利，广宏此经，劝导持名，辗转度脱，出离生死。如是之人，世尊赞之为“真善友”，即真善知识也。此乃世尊极赞之辞，盖善知识即同如来。此末后四句，正是世尊对后世能逢此经、能闻此法之一切众生之期望与训诲，故我等实应哀切领受，刻骨铭心，恪遵遗教，勤修坚持，切莫辜负慈恩。

本经之末，世尊重劝念佛，十方如来本心，一时和盘托出。此品中“福慧始闻”、“微妙法”、“救世行”、“智慧海”、“难中难”、“行超普贤”等，均指此信愿持名之无上妙法。至于念佛法门之妙，纵以无量身，一一身有无量口，一一口有无量舌，一一舌出无量音，穷未来劫，演说不绝，亦难道得少分。故不多说，唯恭录灵峰大师《要解》中二则，以归结本品之解。

一、《要解》云：“由无量光义，故众生生极乐即生十方。见阿弥陀佛，即见十方诸佛。能自度即普利一切。由无量寿义，故极乐人民，即是一生补处，皆定此生成佛，不至异生。当知离却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何处有阿弥陀佛名号；而离却阿弥陀佛名号，何由彻证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愿深思之，愿深思之。”

二、《要解》云：“盖所持之名号，真实不可思议；能持之心性，亦真实不可思议。持一声则一声不可思议；持十百千万无量无数声，声声皆不可思议

也。”

闻经获益第四十八

本品名闻经获益。广显闻者，获益难思。《无量寿起信论》云：“闻经之益，如是不可思议，皆是无量寿本愿力故。亦以本师威神加被故。凡有众生遇斯经者，其所获益亦当如是。”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那由他亿众生，远离尘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

“尘垢”通指烦恼。如《维摩经》云：“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正同此经。“法眼净”者，《维摩经嘉祥疏》云：“云法眼净者，小乘法眼，大乘亦法眼。小乘法眼即初果，见四谛法名法眼。大乘法眼，初地得真无生法，故云法眼。”今此经指小乘法眼净。如憬兴曰：“法眼净者，即预流果（初果）也。”又《净影疏》云：“见四真谛，名净法眼。”“阿那含”是小乘四果中之第三果。“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如《维摩经》云：“八千比丘不受诸法，漏尽意解。”肇公注曰：“漏尽者，九十八结漏既尽故，意得解脱，成阿罗汉也。”是指烦恼断尽，心意解脱，证阿罗汉之果。可见经中法眼净及诸漏已尽，均指声闻乘。

或问：闻此大乘无上经典，为何得小乘法益？《净影疏》云：“小乘众生，闻说娑婆秽恶可厌，深心厌离，故得小果。”憬兴亦云：“众闻此方秽恶可厌，故得声闻之果。”

四十亿菩萨，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始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各于异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

此段正指闻法所得之大乘法益。“不退转”，所修之功德善根愈增愈进，不更退失转变也。又表勤行修习，如念佛不退、勤行不退等。又不退转即梵语之阿鞞跋致。

本经中云“住不退转”，下复云“得不退忍”，均据《唐译》。至于《魏译》则只云“得不退转”。净影师《疏》曰：“大乘众生，闻弥陀威德广度，坚心愿求，故得不退。闻此多益，誓欲济度，名誓自庄。”盖谓闻名求生志愿坚决，故得不退。誓欲利他，故名弘誓功德以自庄严也。今经据《唐译》为“住不退转”，涵义稍深。但不妨仍引《净影疏》以指其中之初步者。

“得不退忍”。“忍”者，《大乘义章·九》曰：“慧心安法，名之为忍”，又十一曰：“于法实相，安住为忍。”例如无生法忍，据《智度论》释为安住于无生之法理，而不动心者也。可见忍者，即安忍，谓于理决定，而无移动之念也。准此可知，“不退忍”者，即安住于不退之理而无移动之念。是则念念皆无退转，应相当于三种不退之念不退也。盖不退有三：一位不退，所修得之位次不退也。二行不退，于所修之行法不退失也。三念不退，于正念不退转也。《观经妙宗钞》曰：“若破见思名位不退，则永不失超凡之位……伏断尘沙名行不退，则永不失菩萨之行……若破无明名念不退，则不失中道正念……”今“不退忍”者，指安住于实相之理，念念不移，则应是念不退矣。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则相当于行不退。闻经菩萨根机不一，闻法之益，自有差殊也。

“今始初发”者，发菩提心也。发心毕竟二无别，如是二心先心难。故一切经中于发菩提心之人数，均大书之也。如是菩萨既发大心，复行众善，愿生极乐，故均得往生见佛；复于诸方先后成佛，同名妙音如来。

复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俱胝（zhī 只）那由他人，得授记法忍，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宿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

此明十方具缘众生普得授记益。佛对众生授当来成佛之记，名授记。此有四种：一、未发菩提心授记。二、已发菩提心授记。三、隐覆授记。他人得闻，当人不知。四、现前授记。得其一者，皆名得授记。“得授记法忍”。

“得授记”，如前。“法忍”者，即弥陀第四十八愿中之三忍。（《魏译》为“第一第二第三法忍”）亦即音响忍、柔顺忍、无生法忍。得佛授记，证入无生，成无上正觉。如是之人，故云“得授记法忍，成无上菩提”。“皆是阿弥陀佛宿愿因缘”。如《唐译》云：“八万亿那由他众生，得授记法忍，成无上菩提。彼无量寿佛昔行菩萨道时，成熟有情，悉皆当生极乐世界。”盖一切法从因缘生。如是众生过去生中，得与因地中之弥陀相值，深蒙教诲，成熟善根，是乃无上殊胜之善缘。又因宿世受教因缘，曾从闻起思，从思生愿。如是正思正愿，印入八识心田，决定不消。是为无上殊胜之善因。今弥陀觉满功圆，成究竟觉。于是因缘俱熟，蒙佛威力摄受，“俱得往生极乐世界”。可见极乐世界菩萨、声闻、天人俱皆无量者，正表弥陀因地，于无量劫，于生死海中，教化摄受六道众生，实无量也。且我今日，于此妙法，能闻能信，是必弥陀于往劫中，追逐我于泥犁之中，教诲我于火宅之内。摄受不舍，劝导不休。不惜共轮转于六道，但欲我回心于一念。恩德无极，威德无穷。为我培植善

根，今幸生育增长。注释至此，不禁泪零！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希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声。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华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及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

此表法会圆满，复现奇瑞。本经现瑞，既现序分，复现正宗与流通。深显此经实为初善、中善、后善，万德圆满。如序分《大教缘起品》，世尊威光赫奕，如融金聚。放大光明，数千百变。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有。如是之瑞应称奇瑞，以昔所未有也。正宗分中《礼佛现光品》，既见弥陀，如黄金山，高出海面。复闻十方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弥陀掌中放光，一切佛国，悉皆明现。如是之瑞，正是奇瑞。末于流通分中，则大地震动，复现种种希有神变。光明普照，天乐盈空，天花纷降。经云“希有神变”，故今所现亦是奇瑞。《无量寿经钞》曰：“序分中有光颜奇瑞，今亦现此瑞相，当知佛意，表郑重也。”《嘉祥疏》谓流通现瑞者，“明感瑞证益”。又《净影疏》云：“如来化周，为增物敬，故以神力动地放光，作乐雨华。”总之皆为众生证信，劝令众生于经所说难信之法，应生实信。

“尊者阿难”以下，《净影疏》云：“明说广益，教愜（qiè 窃）群机，大众同喜。”“欢喜”者，《无量寿经钞》曰：“法位云：‘依《伽耶山顶经论》明欢喜有三义：一、说者清净。于诸法得自在故。二、所说法得清净。以如实清净法体故。三、依所说法得果清净。以能证得清净妙境界故。’今谓大众，闻弥陀愿，荷释尊恩，自得大益，何不欢喜矣！”准《钞》意：（一）说此经者，是我本师。“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是为说者清净。（二）所说之种种功德，只是一清净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是乃所说法得清净也。（三）得果清净，如灵峰大师云：“一一庄严，全体理性。”依教修持，横出三界，径登不退，圆生四土，究竟成佛。是乃得果境界清净也。具三清净，闻者得无上益，是故“皆大欢喜”。信乐受持，故云“信受奉行”。

《无量寿起信论》曰：“此经具无量寿全身；亦具一切诸佛全身。于此信入，即具一切佛智。故曰闻此经者，于无上道，永不退转。至经藏灭尽，此经独留。所以佛慈加被，殊异余经。奉劝后贤，普同信受。”

（以上流通分竟）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解竟

肆、后记

注经甫毕，再申数言。念祖障深福薄。浮生数十年，于烦恼堆里，颠沛流离，幸蒙慈光照沐，得休歇处。故感恩图报，拼死注经。于己未之岁（一九七九年），屏除俗务，广集中外经论，苦心参研，构思酝酿，经历二载。乃于辛酉（一九八一）掩门谢客，一心注解。该年竣初稿，次年竣二稿。连岁带病突击，体不能任。血压过高（220/120），心脏间歇，出现死脉。于是于癸亥（一九八三）辍笔，闭门潜修。每日念佛修法，并持咒数万。甲子（一九八四）春，医仍警告，应注意休息。但鉴于无常迅速，时不我待。故宁可书成而失命，不愿辍著以自保。于是奋笔修成三稿。时经六载，方告粗成。智浅力拙，必多错误。故先油印，广求教正，以便修改。期能略显经旨，用报佛恩。

数年来力疾注经，或冒酷暑，汗湿稿纸；或感佛慈，泪洗笔痕；或遍体毛竖，词句泉涌；或茅塞顿开，拍案惊呼！本为报恩，愈报恩弥感佛恩之难报；发心注解，因注经方知经义之幽玄。于禅净密之一味融通，持名之究竟方便，大经之事事无碍，愈深究明，愈知佛法大海，圆融绝待，言思路绝，微妙精深，不可穷尽。乃知大经如海，现所注明者，实未及毛端之一滴。唯尚堪自信者，此之一滴，确是来自大海。

是法圆融，超情离见。如帝网珠，重重无尽。无边教海、无量陀罗尼、八万四千法门，如是无量无边一切妙法，皆可入一一法中。如千珠光色悉入一珠中，于一珠中，全摄千珠。故此大经摄无尽藏。六字洪名，摄一切法。净土即禅。经云：“若众生心，忆佛念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又：“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即无上深妙禅。”又净宗即密，一句弥陀即是真言（往生咒第一句即是梵音之圣号），又“声字即实相”，故持名无异持咒，念佛即是念实相，直截究竟，不可思议。

若据理体，则“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八万四千法门，法法导归圆顿，门门同是帝珠。故本解中赞净土，亦即赞禅赞密，赞一切法。佛法如截旃檀，片片皆香；如泻水银，粒粒皆圆。若论应机，则千差万别，难易天渊。大平等中，极显差别。于千珠中，唯净法一珠，具缚凡夫，易闻易知，易信易入。于一切法中，最为易行。又复圆摄万法，顿超三乘，心作心是，当下究竟。念佛即是修德有功，佛号即是性德方显。“齐诸圣于片言，越三祇于一念”。广摄万类，会归一乘。横出三界，圆登四土。故于一切法中，首宏净土也。

如是殊胜妙门，“唯佛与佛，乃能究尽”，念祖下愚，曷敢臆测。敬祈诸方缁（zī 资）素、久修大德，不吝慈悲，垂赐棒正，以匡不逮，不胜企祷之至。

黄念祖恭敬顶礼 甲子初秋

伍、再记

丙寅暮春之初，本解三校甫竣。乃于篇末，再赘数语。

此解因海内缁（zī 资）素大德之倡导，由东林寺提出申请，重印五千部。东林寺乃我国净宗第一代祖师远公大师之道场。晋代《观经》及《阿弥陀经》均未译出，远公所禀正是《无量寿经》。今日东林与海内大德倡印此解，正契宿缘。大经放光，今正是时。

忆于注经之初，曾拟广引最新科学成就，以为譬喻，或作佐证。但动笔以来，始知此经广博幽深，浩若烟海。若再傍征科学，势必篇幅过巨。乃变初衷，舍繁就简。兹藉重印之机，乃于末后，稍谈科学，聊补前愿，略显结合科学以阐明佛理之方便。

余乃科技工作者，故常于讨论佛理时联系科学，听者每易领会。例如：人皆有佛性，生佛不二、生佛宛然等难明之旨，若以磁性喻佛性，以磁铁喻佛，以未经磁化之铁喻众生，则闻者易于得解。铁类等磁性物质皆有磁性，可喻众生皆有佛性。磁性之作用极大，例如发电机与电动机皆赖磁力而显功用。可见磁性不但是有，且作用无穷。但若从磁铁剖析磁性，觅其形体，则了不可得。正如傅大士所颂：“决定是有，不见其形。”磁铁与普通之铁，其本体并无分别。磁铁中电子运动轨道之方向一致，故有显著之磁作用。未经磁化之铁中，电子运动轨道杂乱，彼此方向不同。故所产生之磁作用，互相抵销，而不显磁性。若将此铁置于磁铁附近，铁中电子受到磁铁磁力之诱导，而排齐运动轨道之方向，于是立即显出磁力。可见磁铁与铁本体无异，故云“生佛平等”。加之以磁铁与铁所产生者，只是共同一个磁场，故云“生佛不二”。但铁实因磁铁之磁化作用，而成为磁铁，故云“生佛宛然”。由上可见，铁之异于磁者，只因其电子运动轨道杂乱。以喻众生所以异于佛者，只因妄念纷飞。从此譬喻，可助学人理解佛法。

上例乃就普通物理学而言。若联系近代物理学，则更令人震惊。上例仍为

旧概念，从物质而产生场。但现代物理学则认为物质者，只是人之错觉。爱因斯坦曰：“物质是由场强很大的空间组成的。……在这种新的物理学中，并非既有场又有物质，因为场才是唯一的存在。”爱氏指明物质形成于场（场乃具有能量强度之空间，其中并无一物），并唯有场是客观存在。另一大科学家赫尔曼·外尔亦谓：“一个物质粒子，例如电子，只是电场的一个小区域，其中场强的值很高，这表明在这很小的空间，集中了相当大的场强。……事实上，任何时候也不存在构成电子的物体。”此上二人均谓物质只是场。另一科学家杜·布洛伊则认为“一切物质都是波（如无线电波）”。以上之说，皆显粒子二重性——颗粒性与波动性。所谓颗粒，正如爱氏等所指，只是场强较高的空间。故当代西方科学界先驱艾德·蔡安指出：“宇宙物质各系统，一般可归纳为物质、能、电荷等等，一概都是归于零（空）。”以上论断，皆成为《心经》中“色即是空”之科学根据。

艾德·蔡安继云：“（一切所有）既归于空，当然亦能从空形成，随时均可成可灭。”又例如日本科学家松下真一所著之《法华经与核子物理学》曰：“阳电子和电子发生冲突（指碰撞等）时，在一刹那，所有粒子（指上述电子）都会消灭，而变成两个光子，成对地生成或消灭。”又：“元质点的世界，是一个反复‘生成’和‘消灭’的世界。”又：“这不就是佛教所说的‘空即是色’以及‘色即是空’之物质上（指物理学）的模样本身吗？”（此书中关于佛学精理之阐述，余虽未尽苟同，但著者曾在德国汉堡国立理论物理研究所，从事统一场论等研究工作十余年。故所介绍之科学内容，均可珍也）

近代科学界不但从微观世界实验中，证明物质形成于空，变化坏灭，反复不已；并在宏观世界研究中，取得同样结论。天文学家霍金斯云：“星点旋系从强度高能的虚无之中形成。”科学家已证实大宇宙出生于虚空，各种天体（星云、星球）皆在不断运行，不断生成和消灭。从空而有，因有而住，从住坏灭，复归于空。例如猎人星座距地球十五光年，乃距地球最近之星座。从夏威夷猫娜基山顶，用无线电望远镜摄得猎人座星云爆炸散开（坏灭归空）后之照片，后复用红外线镜头，摄得正在初步又形成新星云（从空复成）之照片，此实为星云宇宙由老到坏、灭又再生之最佳科学证明。猎人星座现正处于形成之初步。如是新生之星体，其数无量。星体经成、住而衰老，乃发射红光，称为红光巨星。太阳系中之太阳再经六十亿年，即将老化为红光巨星。倘更趋衰老而濒临毁灭时，天文学家称之为白光矮星。因即将崩溃，乃竭尽残力，辐射白光。星体缩小，最后突然爆炸而毁灭，复归于空。宏观世界中反复迁变，吻合于佛说之宇宙规律——成、住、坏、空。

再者，天文编号为 M87 之无线电波星云旋系，从非物质之无线电波区，喷出长达一万光年之光炬，其中为高速高能电子。从非物质之中，亦即从虚空中，而射出物质，实为惊人发现。从“空”转变为“有”，故“有”之本源即是“空”。上述种种科学实验，若联系佛学，则显现为“有”即假谛；本体为“空”即空谛；空有不二即中谛。天台宗基本教义之空假中三谛三观，现正由科学实验而日获证明。

不但独立绝对之物质被科学界否定，时间与空间亦有同样遭遇。爱因斯坦相对论，抛弃牛顿氏绝对时空之概念，指出时间与空间皆是相对的。彼等皆依赖于观察者之状态。若观察者运动速度可与光速相比，当其相对于观察者之速度继续增加时，时间之间隔即将延长（亦即运动者之时钟变慢）。至于空间，（具长、宽、厚三维，兹以长度为例），相对论证明：一个物体之长度，与其相对于观察者之运动速度（可与光速相比）有关，速度续增，则此物体之长度在运动之方向收缩。由上可见：运动者所经历之空间与时间，均依赖其与观察者之相对运动速度。（所有与空间、时间有关之测量亦同样皆是相对的）于是某一观察者视为同时发生之事，另一观察者则可能视为不同时。（浅例：假设有一列火车正以高速（可与光速相比）离开 A 处向 B 处飞驶。恰巧 AB 两处同时有闪电落地。车内人所见，则为 B 处之闪电先落。但 AB 中间 C 处有一人静坐。此人所见则两闪同时落地）故知绝对独立之空与时，俱不存在，只是人之错觉。

相对论物理学中，于三维之空间坐标上，加入时间，作为第四维。两者相互联系，而构成四维时空连续区。四维空间之实况，当人之思念，未彻底脱离妄想执著之前，则无法了解。但可从三维与二维空间之对比，而猜测四维与三维空间对比之情况。人为三维空间之生物，本身亦是三维。人可在地面投射一个影子。地面可理想化，为一几何平面，即是二维。假设此二维空间有生物，则此生物所能觉察者，只此影而已。绝不能知此影之源，亦无法估计此影将如何变化。至于弄影之人，则可随意变化影之形相，并预知此影将于某时可达某处。（此即俗称之预知未来。人对地面所有一览无余，即俗称之透视，可使影子忽有忽无，即俗称之搬运）由于以上之对比，人可稍测四维与三维空间之对比情况。例如实际物体在运动中之长度，即四维空间点组在三维空间之投影。若欲测定物体长度，则与确定影子之长度，同样无意义。（前已提出长度随观察者相对运动之速度而变）至于电磁波乃四维空间之波浪。每一电台发射之电磁波，皆可透过墙壁，遍布虚空。同时空间每一处，皆有各电台发射之电磁波存在。若转动接收机之旋钮，则东京、伦敦、巴黎，皆在当下。由是推想，四

五、再记

维及更高维空间之生物，其神通妙用更应远倍于是。佛经中指出欲界天中，天人皆有天耳、天眼等通，能预知众生未来死此生彼之种种情况。正因欲界天乃四维及维数更高之空间。色界天及无色界天，维数又高于欲界天。现科学家已承认十一维空间。圆满究竟佛陀之维数，应为无限大。法身遍满种种空间，无有障碍。

空间维数愈高，其境界愈不可思议。由此复度多空间之学说，可减少人类对于佛教不可思议、超情离见、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法界（例如：小大相容，延促同时，一多相即，重重无尽）之疑惑。世人每以世间常识为判定真伪是非之标准。惜未知此所谓为常识者，正是主观错觉之产物耳。

日松下真一云：“这实在很奇怪。正是现代物理学（元质点论）的真理，并用实验加以证明。这和古代的佛教思想的具体表现一样，不是令人惊叹吗？”F·卡普拉在其《物理学之道》（中译本名《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云：“古老的宗教典籍《华严经》，与现代物理学的理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当前大科学家作如是惊叹者，大有人在。上之二氏，仅彼中区区二例而已。

卡氏复于其书之结尾处指出：“我们（西方）的整个文明能否生存下去，也许就取决于我们能否进行这种变革。它最终取决于我们采纳东方神秘主义某些阴（指《易经》坤卦之德）的态度和能力。……”西方文明所急需采纳者，乃东方哲学之精髓。而佛教妙谛正是其中之顶峰。目前西方学术界有识之士，来求起死之药。我辈佛徒若能善巧传播如来真实之义，对于人类未来之文明幸福，定可有空前之贡献。

卡氏指出，《华严经》与现代物理学有惊人之相似性。而《无量寿经》，称为《华严》之中本。《华严》事事无碍法界之十玄门，备具于本经。故于注经之初，曾拟广泛联系科学。但以内容繁重，乃弃初衷。兹于重印之机，补志数则。篇幅所限，未畅欲云。挂一漏万，贻笑方家。唯冀读者了知，本经实为世出世法之要典，慎勿因其未合常情而轻忽之，则幸甚矣。

前岁甲子所印之本，乃未定稿。兹蒙江南缙（zī 资）素大德发心大量印行。乃更加校订，正其谬误，删其未妥，释其晦涩，力求明确易解。但为水平所限，未能尽如所愿。念祖乃愚昧下凡。注解大经，似管窥天。敬祈诸方大德，不弃鄙陋，续赐指正为叩。

黄念祖再记于北京莲舍 一九八六年（丙寅）四月

陆、附录

一、本经原序

初印原序（黄超子居士序）

《无量寿经》，为净土群经纲要，东来最早，译本最多。自汉迄宋，凡十二译。宋元而后，仅存五本。此五本中，互有详略，初心学者，遍读为难。王龙舒居士取汉吴魏宋四译，汇为一本，意在便于初学，往往取繁遗要，改深为浅，莲池大师谓其抄前著后，未顺译法。彭二林居士斥其凌乱乖舛（chuǎn 喘），不合圆旨。谨案龙舒会集四译时，尚在中年，识解未超，诚有舛误。但云栖、灵峰两大师所见南北之本，已自不同，或其别有定本，今已散佚，未可知也。至龙舒之《净土文》，成于晚年，沾溉后学，有裨净宗，厥功伟矣！二林因不嫌（qiè 窃）王会，又取康译删其繁冗，节为一本，谓可救龙舒之失。夫龙舒之误，在所会四译之中，二林节删仅限康本一译之内，为例不侔（móu 谋），云何补救？魏默深居士，复取五种原译，融会为一，文字简洁，远过龙舒；而率增乖舛之弊，仍复不免。考默深原稿，未及校刊，付诸友人，身后印行，致有增减，亦未可知。夫会集与译义不同，译经须见梵本，会集须照原文，无征不信，儒籍尚然。原译所无，征与何有？是以五种原译之外，虽有节会三本，而仍未能普遍流通。吾师夏莲居先生，未冠学儒，甫壮习禅，由宗而教，由密而净。于壬申之岁，发愿重校此经，阅时三载，稿经屡易，悲智并运，卒成斯篇。不但可以补王彭魏三家节会之疏失，实可称集汉唐宋五种原译之大成。佛学界诸尊宿多称为文约义显，词畅理圆。习净土者，诚能受持读诵，则于莲宗法门统摄无遗矣。此本初脱稿时，张宪臣居士见之欣赞，亟欲付印，以致序文与会译引证记均未付入，而莲师因校勘未审，不允流通，将有定本与序文等一并另刊。此虽初次付印之本，然于原译之外，未尝稍参一意一句，梅撝芸老居士在中央广播电台称为最善之本。读者诚能取五原译、三会本参考互证，则可知梅居士所称非溢美之词也。

小雪候弟子黄超子敬序

重印《无量寿经》五种原译会集序（梅光羲居士序）

《无量寿经》者，如来称性之极谈，众生本具之化仪；一乘之了义，万善之总门，净土群经百数十部之纲要，一大藏教之指归也。不但统摄事理因果，融会显密性相，而且详陈苦乐，照真达俗，是以我佛屡说，诸师竞译，东来最早，译本独多。《小本》始译于姚秦，《观经》初显于刘宋，二经未达乎东土，莲社已建于庐山。唐宋以前，净宗之盛，莫不以此经为宗尚也。宋元而降，古册散佚，十二译中，仅存五本，文词互有详略，义谛不无异同，初心学人，遍读为艰。仅持一译，莫窥奥旨，是以尘封大藏，持诵者稀。虽曹魏康僧铠师所译，号为详赡（shàn 擅），而汉吴唐宋四本中义旨亦有康本所无者。如四十八愿中最重要者，厥为莲花化生，与国无妇女两愿，而汉吴本有之，曹魏本所无。彭二林云：此经阐扬者少，实由无完本故。非虚语也。王彭魏三家节会之本，皆未尽美尽善，诚如黄超子居士所云，可见会集此经非易事也。一须教眼圆明，照真达俗。二须淹贯群籍，深于文字。三须于净宗法门，有久修专功。四须于五本原译，了然胸次。五须于王彭魏三家节会之本，洞鉴得失。六须于宋明迄清，南北各藏以及中外刊本，详审校勘，始可着笔。具此六者，惟吾学佛老友夏莲居师兄庶可当之无愧，此吾所以对于其会集之本一再赞叹，而惜其未能及早普遍流通也。吾常慨夫今之习净宗者仅持《小本》，于《小本》仅持秦译，问以法藏因地不知也；何者无量寿，何者无量光，茫然也；叩以浊世恶苦，往生正因，与夫持名方法，亦多瞠然无以应也；乃至询以依正庄严，修行次第，亦仅能粗举七宝八德、三辈九品、四十八愿之名目，而于其内容仍不知也。噫！理既未明，信何能深；信尚未坚，而欲使之一门深入，不惑他岐，难矣；而欲使之不动不摇，一向专念，以期达到一心不乱，得大轻安，获大解脱，抑又难矣。现象如此，而欲使之普遍宏扬，而欲以之折伏魔外，而欲使科学知识阶级，低首降心于净宗之门，此尤难之又难，几于不可能矣。以无上甚深微妙法门，竟使一般盲目者流，视为消极厌世、自了送终之具，岂不大可哀耶？此何以故？佛徒不读大经故；不弘大经故；大经无完本，而又不能遍观各种原译故；三家节会之本，又悉未能尽美尽善故。此吾师兄莲公所以谢绝万缘，掩关数载，千研百考，稿经十易，成为会集一本之总因也。其本为何？即《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是也。或曰此本一出，各译将废。余曰原译何可废也！不有原译，何成斯本，彼王彭魏三本既出，古译未废，而谓此本废古译乎？不虑于五译尘封之际，而虑于古本将显之时，是诚何心哉！且

莲公此本，正欲导行者遍观各译，广获法益，扩心目，坚信向，使无人持诵之古本光显于世，此其惨淡经营、报佛深恩之苦心也。或者又曰，古本全为四十八愿，今竟改为二十四者何耶？余哑然笑曰：闻子此言，知子不但于今本未尝展阅，即于五种原译亦未曾寓目也。汉吴两译愿文皆为二十四，魏唐两译四十八，宋译三十六，骤览之，魏唐广而汉吴略；细辨之，汉吴盈而魏唐绌。缘二十四者不仅二十四，四十八者又不足四十八。遵魏唐两译耶？既有缺而且复之憾；取汉吴二译而补之耶？又将躬冒改经之嫌。莲公会集此章，累月未决，寝餐俱减，而余与慧老法师恰于此时先后北来，遇诸莲公寓中，于是三人共同参详，又复拈阇佛前，始行定议：决奉汉吴二译，以二十四为纲；复准魏唐两本，以四十八为目，举其纲既与汉吴相同，数其目则较魏唐为备。千斟万酌会成此章。问者不识之无，则莫如何，倘稍通文理者，详览原译自可了然，固无待余之词费也。或又问曰：初印重印两本不同，将以何者为准耶？余告之曰：后后胜于前前，此无待论，初印未允流通，重校方为定本，莲公当日之言，已在黄序之内。况前本已臻完好，见者获益实多，重印精益求精，为效自当更普；而此次分增章句，大体依然，即令并行，亦复何碍！龙舒所会四译两本并存，二林所节魏译一再重刊。善乎二林之言曰：历考大藏诸经，旧录或加再治，只求精当，岂惮审详。但若续印，固当以定本为据耳。问者又曰：三家节会之本，或名《无量寿》，或名《大阿弥陀》，或名《摩诃阿弥陀》，今本所立之名，无乃赘乎！余反叩之曰：子于经名以诸家为准耶？以原译为据耶？谨考自汉迄宋十二译中，以“无量寿”为名者七，以“平等觉”、“正觉”为名者三。最初一译名《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最后一译名《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其中唯吴译经名最长，计共廿字。王会本于阿弥陀上加以大字，已为无据；彭魏两本皆名《无量寿经》，亦觉与原译相滥；而正定王氏取魏本作为衷论，冠以摩诃二字，尤嫌杜撰。莲公此本，直合前后两名，未动一字，既非自造，又极现成，不但无混于古本，且亦有别于诸家。一唱经名，不但十二种原本名义咸括其中，即全经大旨亦了然心目；不但本经，即《小本》与《观经》之大意，亦在其中。盖一心不乱，心作心是，咸莫非以自己无量寿之心体，合阿弥陀无量寿之大愿，以庄严自心，清净自心，以期普遍平等，自觉觉他而已。古所谓智者见经名，即知全部义；忙人见经题，亦易得利益。嗟（jiē 揭）乎！一经之名所关如此，况全经文句耶？一名之义深广若此，又况于全经意旨耶？莲公会集大经时所以慎而又慎，不敢有只字之忽也。以上所答皆余往昔所闻于莲公者，今皆举以相告矣。于是闻者欣然请曰：得聆绪论，疑虑冰释，莲公会集此本经过，复能见示否？余曰善哉！愿略述之，以利学人。余与莲公同

官十稔（rěn 忍），共学三十年。同受皈戒，同参叩于宗门耆（qí 其）宿；同受灌顶于密宗大德；同于慧老法师座下得受印证。生平友朋，深于儒佛两教者首推莲公，实吾之挚友，亦吾之畏友也。至其力屏万缘，掩关十载，于净宗要旨穷深极微，发前人未发之蕴，艰苦卓绝，为法忘身，实有足令人惊叹敬佩者。其会集此经之动机与苦心，并所具六种特点，所谓教眼圆明、深于文字、专攻久修、遍探原译、洞窥诸本、网罗各藏等，悉见前文所述；而其始终敬慎，心精力果，以迄于成，更有非人所及者。方其从事之初，净坛结界，香光庄严，咒水加持，内外整洁，冥心孤诣，万缘俱屏，秉笔必先礼佛，坐卧不离称名，累月经年，人物罕睹，《欢喜念佛斋诗》中，所谓“一室唯供佛，三年不下楼”者，盖记实也。故其于九万五千七十字之五种原译内，玄义微言，深文奥旨，无一语而不详参，无一字而不互校，务使精当明确，凿然有据。无一义不在原译之中，无一句溢出本经之外。艰涩沉晦，使之爽朗；繁复冗蔓，归于简洁；凌乱俾成整严，阙疏悉令圆满。必期有美皆备，无谛不收。往往因一字之求安，浹旬累月而不决，日日祷于佛前，时时萦诸梦寐，此其敬慎、虔恭状况，皆光羲与慧老法师所目睹者也。故其精诚所感，屡现瑞征，兹恐骇俗，姑不具引。是以及其告成也，文约而义丰，理显而词畅，醒眸爽口，易记易持，无艰深畏难之虑，有殊胜易往之感，虽欲不谓之善本不可得也。每一持诵，恍若置身于清净庄严之域，徜徉乎华池宝树之间。如覲（jìn 禁）慈光，如聆法语，诵者忘倦，听者生欣，随分领解，各如其量。摄凡浊介尔之心，入圣众俱会之境；易全真成妄之念，为背尘合觉之行。果能受持读诵，如说修行，不但拔将来之苦果，实已获现前之福利。非真修净业者不觉其妙；非曾涉教海者莫窥其深；非详考各译，不知其抉择之精；唯遍校会本，始见其从事之慎。然此实非门外耳食者所能骤解也。吾尝谓欲宏佛法于今日，必须提倡净土；欲宏净宗，必须先宏大经。果能人人持诵，则因果自明，身心自洁，劫运自转，太平自至。盖统摄二谛，未有明备简要若此者也。惜多年未有定本，致法宝莫能流通。前清盛时，万善殿常课此经，故得宫廷整肃，政治清明，由彼时群知因果，故能上下相戒，朝野相安。咸同而后，此经辍诵，朝纲紊乱，国势随衰，虽不尽由于此，而此经所关重矣。今此本既出，不但为净宗前途贺，且可为世运前途幸也。莲公之为学也，由百家众流而归之于佛，历性相显密而归之于净。其所著述，除会集大经而外，尚有《校经随笔》、《会集秦唐两译阿弥陀经》、《会译引证记》、《大经五念仪》、《莲宗密钞》、《净修简课》、《一翁幻语》、《入道三字箴》、《一梦漫言评叙》、《听佛轩自警录》、《邵康节安乐集钞》、《白玉蟾诗禅道影录》、《二溪学粹》、《欢喜念佛斋

诗钞》、《渠园诗文集》，或已印行，或正待印，计十余种。莲公素耻宣传，余之言此，并非故为标榜，盖欲使世知如此学识，如此功行，其所会集之经典，所信向之法门，自必具有甚深义趣；而学识未充，功行不逮者，未可据以浅陋眼光轻事测评，致蹈谤法之咎，而为深心护法，有志救世者，所笑叹也。又其宏愿热诚，苦口慈心，感人极深，信向者众。此次俯应黄甥念祖之请，重印大经，闻者欢跃，争相随喜，光羲侨渝养痾，额首遥庆。往年曾为作序，未及付印。兹再略摘莲公所著《校经随笔》中语，增入前序；节录《大经合赞》附于卷末；并遣一甥两女就学其门，听受此经要义，即以此序代为之赞（zhì志）焉。每忆沈谷成居士，有众生福薄，大经尘封，提倡无人，佛恩难报之语，辄生慨愧！今幸因缘成熟，宝典放光。本经有云：值此经者皆可得度。彭二林曰：此实无量劫中，希有难逢之一日也。然则遇此经者，可不宝诸？有智之士，幸勿忽诸。

公元一九四六年夏历丙戌 南昌梅光羲和南序于重庆

二、本经原跋

敬跋重印大经会集本后

萧方骏

丙戌十月十九日，为北平广播电台台长黄念祖君之慈母梅太夫人六十正寿。鉴于世俗之寿其亲者，或绮筵丰席，残伤物命；或扬厉铺张，徒导奢习。虚靡资财，无裨实际。思欲涤除陋俗，一挽颓风，乃请命于太夫人，拟易为施德培福之举。太夫人欣然喜曰：“一切供养，法供养最，培植福慧，莫先印经。吾闻《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为郛（yùn 运）城夏莲居老居士所会集，曾经宗教俱彻、行解并超、缁（zī 资）素共仰之大德慧明老法师所印可。称为文约义丰，词畅理圆，嘱其及早流通，以利有情。吾长兄擷公称为集汉吴魏唐宋五种原译之大成，为古今尽美尽善之本。极乐庵华严讲座律宗大德慈舟法师，曾亲为科判，并以此本在济南净居寺讲演，听众欢赞，盛况空前。青岛湛山寺印经处，亦曾印行多部。汝欲弘法寿亲，曷若广印此经？况经之所在，即法之所在；法之所在，即我佛光明所在也。本经有云：‘佛所行处，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

礼让。国无盗贼，民无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回忆八九年来，汝兄弟姊妹卫国抗战，各居一方，今幸国土重光，天伦聚首。蒿目时艰，流离失所者众矣！安不忘危，忍以奢靡自寿乎？经名《无量寿》，寿莫大于是。宜印此经，以副吾志，且满汝愿。”念祖三世奉佛，善根深厚，欣承慈命，尤契本怀。乃取《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重印千部，以广法施，可谓善于寿母者矣！吾知闻此印经因缘而兴起者，殆将踵接，由一版而再版三版，以至千万版。印者无量，读者无量，发心获益者无量，而太夫人之功德福寿，亦与之俱无量矣！盖此经为净宗无上宝典，不但于苦乐欣厌、生佛感应之理，阐发尽致，而且于事理因果、显密性相之义，赅括无遗；尤妙在不离佛法而行世法，不废世法而证佛法。普遍流通，有移风易俗、矫正人心之效；受持读诵，具消罪灭业、延福增寿之功。是以贤智之士，有志大乘者，莫不以先读为幸也。行见佛光遍照，灾障潜消；劫运早回，群生安乐，则太夫人之仁慈，与念祖之诚孝所推，岂有极哉！念祖笃信佛乘，志量远大，受学莲公以来，昕（xīn 心）宵研讨，益见精纯。此次所印大经，复经莲公手自补校，文义尤为周足。至于此经初印因缘，已见黄序；而会集义例梅序详之。念祖昆仲为撝芸之甥，而念祖又愚之婿也。撝芸与莲公为学佛老友，三十年来，津逮学海，声光并茂，有“南梅北夏”之称。莲公会集此经，阅时数载。会有句云：“浊世无如念佛好，此生端为大经来。”亦可想见其志愿精纯矣！撝芸称此经为第一善本，推莲公为学佛友朋中第一人，愚与两公又均为民元旧雨。此经莲公会集之，撝芸详序之，念祖印行之，而不慧亦幸得附骥其间，沾溉法益，因缘际会，良非偶然。谨略述此次印经缘起，愿与持诵此经者，同为梅太夫人祝无量寿焉。

佛历二千九百七十三年丙戌初冬，息园居士三台萧方骏谨识于旧都寿山福海之居。时年七十有七。

敬跋三印大经会集本后

黄念祖

丙戌之冬，家慈梅太夫人寿辰，念祖敬承慈命，重印吾师莲公夏老居士所会集之《无量寿经》千部，深愿各地闻风兴起，印者无量，读者无量，发心获益者无量，以广法施而回劫运。乃甫经逾月，而净宗学会、儒佛同心学会，以暨崇俭素食会、万国道德会、正谊学会等，诸方善信先后发心，续印此经达三千部，于以见人之好善，谁不如我。法不孤起，仗缘乃生。念祖所印千部，既

有家母舅南昌梅公为之序，又有家岳丈三台萧公为之跋，而此次发心续印，诸公咸欲念祖略叙梗概，用志胜缘。虽自维浅陋，然于义不可以辞，谨就见闻感想所及，供养大众，幸垂察焉。

愚闻莲师之集成此经也，首蒙宗教俱彻之大德慧老法师，于佛前持经摄影，以资印证。继有禅宗大德月溪法师力赞速印。复有密宗大德超一法师协助流通。更有律宗大德慈舟法师亲为科判，并在济开讲，盛况空前；拈华寺亦曾开讲全部。至于领众课诵此经，则有极乐庵方丈妙禅老和尚；并请山东女子莲社吴倩萝（xiāng 乡）社长，在寺开讲两月。而长期以此自课者，则有悟妙法师、本觉法师，与比丘尼心常师。发愿注解此经者，则有曾著《蒙藏佛教史》之妙舟法师。期以十年精力为此经疏钞者，则有净宗祖庭石壁山玄中寺方丈雪峰法师。妙雪两师，与续可法师，均为大学毕业；妙续两师，又均曾服务于军政教育各界者也。而续公出家因缘，则半由此经。当其幼年，即于吾师信仰极深。中年发心学佛，吾师即以此经授之曰：佛法非同小缘，宜先熟此以培善根。乃未半月竟能背诵。吾师嘉其猛利，为讲净宗要旨，连夕达旦，凡四十日。隆冬风雪，炉火无温，听者讲者俱忘寒疲。续公欲企净业大成，未几敝屣（xǐ 喜）世荣，披剃圆具。现已宏法平津，群推其慧辩特出，皆此经有以启之。

以上所述，均为目前出家大德，与此经有殊胜因缘者。至若唐宋以前，高僧名贤受持赞演，获得灵感者，不可胜数。而现在居士中得益此经者，尤多可纪：有素不信佛，因睹此经善根顿发，遂率眷属同受皈戒，最先课读，最先成诵，最先印行二千部于十五年前者，故丕威将军张公宪臣也。十年课诵此经，从未间断，且在黄阳山闭关手写数本施人，古稀高龄，健逾少壮，李西原老居士也。多年沉痾，百药罔效，因拜诵此经宿疾顿瘳（chōu 抽），正信既启，判若两人，发愿尽未来际读此宏此者，黄正明女士；踵而行之者，李明坤、梅葛明、锦明女士等也。乍读此经欢喜赞叹，未几即能背诵如流，从此皈向佛门，志修净业者，张辅卿将军也。发心手写此经，预备将来影印者，则有萧公方骏、郭公则沅（yún 云）、李君广平。因诵持而坚正信，或为日课，或能背诵，或除宿障，或增善根，则有曲善堂、夏悟明、王述宗诸居士。虽向佛乘，未获途辙，骤遇此经，如贫得宝，则有冯性圆诸女士。夙信净土，自谓已窥堂奥，及读此经，始愧往昔未得门径；又闻吾师讲解，乃知此法顿赅八教，圆摄五宗，广大精深，令人欢叹、愧奋于不能自己，则念祖与黄庐（lú 庐）初中将、齐重九居士等也。至于读诵此经，或著显效，或获密益，耳目所及，已难悉数。亦有乍信乍疑，随人言转，或熟视无睹，或期诸将来，此虽福缘未具，善根容有发时。若于原译既未遍读，会本更未详参，妄逞瞽说，意存嫉妒，则竟是波

旬眷属，如来所谓可怜悯者。本经有云：“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又云：“恶骄懈怠及邪见”，“譬如盲人恒处暗。”于以见众生机感各不同，善根不可思议，业力亦不可思议，我佛已屡言之矣！念祖初获此本，未遑（huáng 凰）措意，迨搜集五种原译，逐一披读，始知此经非特为净土群经之纲要，而且于世道隆污，国运兴衰，有绝大关系。又检三家节会之本，详参互校，益恍然于吾师弘法救世之苦心，与会集此经之精慎，实非浅识寡学所能梦见。宜乎缙（jī 资）素大德，先后倡导、赞叹，不谋而同也。

善乎沈善登居士（曾著《报恩论》，近代佛学界特出人物也）之言曰：净宗之妙，在不离佛法而行世法，不废世法而证佛法。此经备示依正庄严、修持位次而外，实如前跋所谓：苦乐欣厌、生佛感应之理，阐发尽致；显密性相、事理因果之义，赅括无遗。是以志向大乘者在所必读，有心救世者在所必宏也。慨自世风日下，人心陷溺，同业共感，劫运空前，群感切肤，咸思挽救。然而劫由业成，业由心造，欲回劫运，须正人心。世风未转，劫运难回，苦因不拔，苦果难出。本经菩萨修持以下，直至三十七品，剴切指示浊世致苦之由，与出苦之方，深悲极慈，重重诲勉。其间历叙众生以三毒五恶之业，招辗转痛烧之报，俨然为今日灾劫写照。欲令众生观果知因，洗心易行，改往修来，离苦得乐。若仅知持名，不明纲宗，既昧往生正因，难收感应效果。是以本经于礼佛现光之前，又复揭示：“佛所行处，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民无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以上十三句经文）盖法不异佛，佛不离法，此经诵持处，即佛光照摄处。更有如前跋所云：果能受持读诵，必获开慧灭业、延寿增福之效；普遍流通，实有移风易俗、矫正人心之功。是以前清开国，特重此经。宫庭课诵，著为定例。故得人知自戒，上下相安。迨乎末叶辍诵，纲纪日紊，而清社亦颠覆随之矣。《会疏》有云：此经乃七难消灭之真言，天下太平之秘诀。实为确论，非讐（wèi 魏）言也。

犹忆日寇鸱（chī 吃）张，国都播迁，林故主席礼请海内唯一耆（qí 其）德虚云老法师，主持法会。念祖服务后方，幸获皈依。老法师谆谆诤诫吾人，亦以挽劫修道，自他俱利，莫如潜心净业。当代龙象太虚大师，提倡建设人间净土，亦曾详引此经文句。与夫莲师会集此本之深心，示现虽异，而悲愿无殊。由是观之，无论挽劫修道，与建设人间净土，莫不以此为根本阶梯，可断言矣。此经多印一部，持诵多增一人，即减少一分业力，挽回一分世运。所望弘法长德，忧世贤达，合力提倡，普遍推行。庶使此照真达俗、事理双融之契经，凡圣齐摄、性修不二之宝典，光明遍照，佛日常辉，则其潜消灾祸，扶翌

伦纪，效力之伟将有非言可喻者。治本之图莫善于此，救时之要亦莫先于此。耆硕俊彦所见皆同，幸勿等闲视之也。

更有进者，如来悬记，此经独留。值斯经者，皆可得度。《报恩论》云：“人道一日不坏，则此经一日不坏。”又谓此乃佛说一切经中真实、圆顿、了义，反乎此者即皆魔说。可谓大声疾呼恳切极矣。窃意当来独留者，必为此本无疑，因其具备诸译之长故。又复当知，弥勒菩萨既受此经于佛，且曾发愿，于刀兵劫中拥护众生（见《悲华经》）。凡于此经受持宏扬者，即为福德无边弥勒菩萨之所拥护。然必肯读肯弘，方能与菩萨本愿相应。因此菩萨受佛重诲，于此经典作大守护故。至于会集缘起，及其重要意义，具详梅黄两序暨《大经合赞》中。威远黄君，为吾师入室弟子，梅公则与吾师同游佛海，几四十年。南梅北夏，有若岱华并峙。相知既深，所言尤确，详阅两序，再读本经，更易了然。固无待念祖复述。仍将《大经合赞》节印于后，深研熟味，获益无穷。切望读者加之意焉。

丙戌嘉平佛成道日 弟子江陵黄念祖敬跋

弟子众等敬以印经功德，回施法界一切有情，此经所在咸蒙慈光，夙现冤亲，同获解脱，凡有受持读诵印写流通，罪障消除，福慧增长。并愿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民无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共登觉岸，圆证菩提。十方善信，咸同此愿。

三、大经合赞

夏莲居居士 撰 梅光羲居士 节录

欲修净业者必读此经。因其为净宗诸经纲要故；非读不能深入故，读之能得总持故。已修净业者，不可不读此经。因其于世出世间因果、苦乐，详赅无遗故；非熟读不能坚正信故；又于极乐依正修持法式，非读此不易明了故。

习禅者须读此经。因此法门即无上深妙禅故；弥陀即自性故，净土即唯心故；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故；又即净即禅故，净外无禅故；不信净土即不信禅故，亦即不信自心故。

学密者须读此经。因自经首上师说法，入灌顶阶，受菩提记，以迄道场庄严，本尊放光，全部具足四种曼陀罗故。又密严不离极乐故。

宗贤首者不可不读此经。因诸大菩萨咸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处处导归极

乐故；纯显理事无碍故；又即小本《华严》故；极乐即华藏故。

宗天台者不可不读此经。因随文虔诵，止观已具，不历次第，自在圆顿门中故；即境即心故；会三归一故；又即《法华》所谓“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故。

宗法相者不可不读此经。因极乐依正即法相故；信愿持名是唯识故；由愿生而悟无生，由依他而证圆实故；入有得空，转识成智故。

已持《小本》者再读此经。顿觉心地开朗；读此经再持《小本》，更见简妙精切。依此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方得一心不乱故；不能专念决难一心故。

读《观经》者再读此经。益信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故；因其于出世三福阐发更详故。又日观、水观乃至宝树、菩萨佛观，较之《观经》简要易修故。

未信佛者不可不读此经。以此经能起正信故；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故；一染识田永为道种故；能读此经，即不信佛亦不失为善人故。

喜文字者不可不读此经。因此经皆汉魏唐宋原文，雅洁简练故；熟读能悟作文方法故；能使文境高妙故；又由文字般若以起观照，能达实相故。

向大乘者必读此经。因经中云：如说修行，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无量亿菩萨，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故；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故。

学儒者不可不读此经。因一向专念，即是诚意正心故；发菩提心，方能明德亲民故；同生极乐，方可谓之止于至善故；举凡《易》之寂感，《书》之精一，《礼》之毋不敬，《诗》之思无邪，皆在此经之内故。

无论治军、从政、求学、经商，皆不可不读此经。因其能对治贪瞋痴故；消业去习故；增福开慧故；能矫正人心移风易俗故；能消灾化劫，使国运昌隆，世界平安故；是即无尽宝藏故。

无论僧俗男女，皆不可不读此经。因其普被三根故；能治众病故；拔苦与乐故；是破暗之明灯，业海之慈航故；实一乘之了义，万善之总门故；是以十方诸佛同赞故。

四、莲翁恩师八秩寿赞

黄念祖

（先师夏莲老八秩寿辰，作此颂赞。原稿毁于文革浩劫，时逾廿载，脑中仅得十分之八七。兹因注先师汇集之《无量寿经》，弥感夫子宫室之美，故补

缀成篇，附录卷末)

猗与恩师	大善知识	乘愿再来	示生尘世	圆解圆修	智慧猛利
宗通说通	圆融一味	金刚正眼	烁破大千	续佛慧命	继祖心传
从显入密	摄禅归净	万流入海	一心净信	一句弥陀	即深妙禅
净念相继	直透玄关	知恩报恩	宏法利生	掩关津门	专究大经
无量寿经	净宗宝幢	苦无善本	尘封大藏	老婆心切	汇集五经
广摄众妙	究竟一乘	畅佛本怀	为世明灯	三载功圆	群称善本
当来经灭	独留是经	流传末后	必此会本	衣珠出尘	诸佛欢喜
龙天庆赞	天花如雨	德风广被	名称普闻	大众钦仰	趋拜师门
宫墙九仞	妙德难思	慕名者众	知音者希	知音传实	慕名传虚
随人喝彩	矮子看戏	终日相逢	终日不见	身在庐山	不识真面
虽不识面	已在山中	闻风睹影	万福攸同	师洒甘露	普润三根
开我茅塞	出我迷津	眼翳顿消	大事初明	得休歇处	庆快生平
师寿八秩	庆喜赞叹	请师住世	作人天眼	恶海腾波	唯赖慈航
愿我导师	长寿无疆				

甲子初秋乘恩弟子黄念祖追忆于北京莲舍

五、注经偶颂

黄念祖

壬戌秋深，注经之暇，因见木叶飘零，蓦地触着云门之体露金风，临济之佛法无多子，大梅之即此物非他物等公案，枕上口占，偶成四偈。

(一)

尘缘何所恋 掩门注大经 立论唯依圣 得旨在忘情
粗明净法妙 弥感佛恩深 注得虚空破 甘露雨倾盆

(二)

浑然忘老病 誓死报慈恩 随缘传佛语 即事显禅心
莲花不著水 金针可度人⁽¹⁾ 破颜微自笑 放手扯葛藤⁽²⁾

注：(1)宗门常云“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今反其意。(2)禅家凡见人说事枝蔓不径捷者，谓之扯葛藤。

(三)

谁知六字明 即是一味禅 立断与顿超⁽³⁾ 一念本来圆
已在含元殿 何更问长安 曹山真知有 不询五十三⁽⁴⁾

注：(3)立断与顿超，乃密宗红白教大圆满法中无上之法。(4)曹山乃曹洞宗二祖，有句曰：“何必南询五十三”。五十三指善财五十三参。

(四)

木叶脱落尽 金风露树身 的的祖师意 切切老婆心

佛法无多子 知音有几人 试听无生曲 窗外鼯鼠声⁽⁵⁾

注：(5)大梅临终闻鼯(wú 无)鼠声。乃示徒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众人，善自护持。”

六、本解常引经论目录

甲 经典

- | | |
|---------------|-----------------|
| 一、无量清静平等觉经 | 二、阿弥陀过度人道经 |
| 三、无量寿经 | 四、无量寿如来会 |
| 五、大乘无量寿庄严经 | 六、观无量寿经 |
| 七、大阿弥陀经（王会本） | 八、摩诃阿弥陀经（魏会本） |
| 九、阿弥陀经 | 十、称赞净土佛摄受经 |
| 十一、阿弥陀经秦唐两译会本 | 十二、观佛三昧经 |
| 十三、后出阿弥陀佛偈经 | 十四、阿弥陀鼓音声王陀罗尼经 |
| 十五、往生经 | 十六、文殊说般若经 |
| 十七、般舟三昧经 | 十八、大宝积经 |
| 十九、随愿往生经 | 廿、佛说如幻三摩地无量印法门经 |
| 廿一、大般若经 | 廿二、晋译华严经 |
| 廿三、唐译华严经 | 廿四、法华经 |
| 廿五、首楞严经 | 廿六、金刚经 |
| 廿七、圆觉经 | 廿八、大毗卢遮那经 |
| 廿九、楞伽经 | 卅、涅槃经 |
| 卅一、思益经 | 卅二、大集经 |
| 卅三、梵网经 | 卅四、药师经 |
| 卅五、净名经 | 卅六、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 |
| 卅七、密迹金刚力士经 | 卅八、心地观经 |
| 卅九、悲华经 | 四十、仁王般若经 |
| 四一、占察经 | 四二、璎珞经 |

- | | |
|-----------------|-------------------|
| 四三、称赞大乘经 | 四四、心经 |
| 四五、大悲心陀罗尼经 | 四六、胜天王般若经 |
| 四七、罪福报应经 | 四八、优婆塞戒经 |
| 四九、诃欲经 | 五十、遗教经 |
| 五一、四十二章经 | 五二、大乘密严经 |
| 五三、普超三昧经 | 五四、金刚顶经 |
| 五五、圣无动尊大威怒王陀罗尼经 | 五六、七佛神咒经 |
| 五七、陀罗尼集经 | 五八、法灭尽经 |
| 五九、大法炬陀罗尼经 | 六十、九品往生阿弥陀三摩地陀罗尼经 |
| 六一、尊胜陀罗尼经 | 六二、莲花生大士应化因缘经 |
| 六三、佛地经 | 六四、守护国界主经 |
| 六五、如来不思議境界经 | 六六、入佛境界经 |
| 六七、报恩经 | 六八、四阿含、增一阿含、长阿含经 |
| 六九、金刚华经 | 七十、胜思维梵王经 |
| 七一、佛名经 | 七二、月灯三昧经 |
| 七三、入如来智德不思議经 | 七四、菩萨本生经 |
| 七五、宝云经 | 七六、华首经 |
| 七七、正法念经 | 七八、菩萨处胎经 |
| 七九、法华三昧观经 | 八十、造像功德经 |
| 八一、目连所问经 | 八二、六波罗蜜多经 |
| 八三、施灯功德经 | 等等 |

乙 论著

- | | |
|----------------|---------------|
| 一、往生论 | 二、大乘起信论 |
| 三、大智度论 | 四、大日经疏 |
| 五、法华嘉祥疏 | 六、法华科注 |
| 七、法华文句 | 八、法华游意 |
| 九、法华论 | 十、无量寿经义疏（净影疏） |
| 十一、无量寿经义疏（嘉祥疏） | 十二、法华玄赞 |
| 十三、法华义疏 | 十四、摩诃阿弥陀经衷论 |
| 十五、报恩论 | 十六、无量寿经起信论 |
| 十七、无量寿经笺注 | 十八、弥陀疏钞 |

十九、弥陀要解
廿一、往生论注
廿三、观经四帖疏
廿五、宗镜录
廿七、万善同归集
廿九、梵室偶谈
卅一、十疑论
卅三、成唯识论
卅五、成实论
卅七、俱舍玄义
卅九、起信论义记
四一、华严大疏钞
四三、华严演义钞
四五、涅槃经疏
四七、圆觉经大疏
四九、圆觉经略疏
五一、菩提心义
五三、五教章
五五、佛地论
五七、仁王良贲疏
五九、仁王经合疏
六一、金光明经文句
六三、维摩经肇注
六五、百论
六七、阿弥陀秘释
六九、秘藏记
七一、胎藏界鬘陀罗钞
七三、胜鬘宝窟
七五、心经略疏
七七、贤首心经略疏
七九、心王铭
八一、信心铭
八三、法住记

二十、弥陀圆中钞
廿二、龙舒净土文
廿四、安乐集
廿六、心赋注
廿八、弥陀通赞
三十、观经约论
卅二、行卷偈
卅四、唯识述记
卅六、俱舍论
卅八、俱舍光记
四十、华严探玄记
四二、华严合论
四四、华严玄谈
四六、金刚经破空论
四八、圆觉经集注
五十、菩提心论
五二、大乘义章
五四、四教仪
五六、仁王经疏
五八、仁王经青龙疏
六十、十二门论
六二、维摩经天台疏
六四、维摩经慧远疏
六六、毗婆沙论
六八、东密阿字观
七十、五秘萨诀
七二、秘藏记钞
七四、教行信证
七六、香象心经疏
七八、楞严长水疏
八十、心灯录
八二、上生经慈恩疏
八四、止观辅行记

- | | |
|-------------|-------------|
| 八五、摄大乘论释 | 八六、法事赞 |
| 八七、事赞 | 八八、礼赞 |
| 八九、昙鸾赞阿弥陀佛偈 | 九十、昙鸾略论 |
| 九一、劝心往生论 | 九二、瑜伽论 |
| 九三、大宝积经论 | 九四、西域记 |
| 九五、净修捷要 | 九六、佛祖统记 |
| 九七、释迦谱 | 九八、原人论 |
| 九九、往生要集 | 一〇〇、本源清净大圆镜 |
| 一〇一、大明三藏法数 | 等等 |

丙 外国净宗大德注疏

- | | |
|-------------------|-----------------|
| 一、无量寿经甄解（日本道隐师） | 二、无量寿经会疏（日本峻谛师） |
| 三、无量寿经合赞（日本观彻师） | 四、日本黑谷《大经释》 |
| 五、日《秃钞》 | 六、无量寿经钞（日本望西师） |
| 七、无量寿经宗要（新罗元晓师） | 八、游心安乐道（新罗元晓师） |
| 九、无量寿经义述文赞（新罗憬兴师） | 等等 |

回 向

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

祝愿现生者增福延寿，发菩提心，常随佛学，勤修精进，利济群生。已故者往生净土，同出苦轮，共登觉岸。

《大乘无量寿经解》（简体版）整理说明

本书以佛陀教育基金会 1988 年版和 2011 年 1 月修订版《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解》（繁体版）为蓝本，校对时参考了 1986 年庐山东林寺印行的《大乘无量寿经解》简体版、1984 年北京居士林油印简体本。对于底本中明显的排印错误进行了校正。书中引用资料中的讹误，则查《大藏经》予以校正。为方便读者阅读，本书采用简体横排版，故此将原文中的“右段（品）”改为“此段（品）”，对生僻字加注了汉语拼音和同音字，并按简化字习惯校订了标点符号。

本书与以上四种版本不同之处：P8 倒 10 行：若见诸相非相，**则**（原为：即）见如来。P10 倒 11 行：**法藏**（原为：弥陀）修因。P11 倒 6 行：谓彼安乐**佛国**（原为：国土）是也。P13 第 15 行：横竖交彻，**即**（原为：皆）法界体。P17 倒 14 行：皆**真极**（原为：极真）故。P17 倒 12 行：故一称嘉**号**（原为：名）。P49 第 14 行：本为龙种**上**（原为：尊王）如来。P58 第 6 行：兵**杖**（原为：仗），变为莲华。P70 第 16 行：如来**无**（原为：不）请而为**师**（原为：归）。P92 倒 12 行：定慧**均**（原为：等）故。P100 第 13 行：菩萨璎珞**本业**（原无此二字）经。P100 第 14 行：始起一**相**（原为：想）住于缘。P109 第 6 行：顶成肉髻相。梵音乌瑟膩**沙**（原无“沙”），译作肉髻。顶上有肉，隆起为髻形者，亦名**无见**（原为：间）顶相。P121 第 5 行：受一**劫**（原为：切）重罪。P121 第 15 行：除此以外，更无**诸**（原为：余）苦。P134 第 17 行：令彼速**成**（原为：得）阿耨多罗。P134 第 18 行：《魏译》云：“一发**意**（原为：念）顷，供养无量（原有“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尊。P160 第 19 行：戒**是**（原为：亦）一切善法梯橙。P167 第 16 行：**十万**（原多一个“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P175 第 2 行：彼安乐**佛**（原为：国）土亦如是。P175 第 18 行：**尺**（原为：尺）。P194 倒 13 行：由**有**（原为：其）精练行者之所居。P204 倒 13 行：能以百种（原有“羹”）供养，是名百味。P225 倒 7 行：不必弃舍**有**（原为：百）为。P232 第 11 行：以本**乘**（原为：垂）终发大乘心，求生彼故。P237 第 2 行：见金莲华，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原为：车轮）。P238 第 16 行：如树先倾，倒必随**曲**（原为：由）也。……念何可**辨**（原为：办）？各宜同志三五，……譬如**蜡印印泥**（原为：腊印之泥），印坏文成。P251 第 3 行：《大智度论》（原为：又）曰。P264 第 9 行：处处贪**著**（原为：求），名之为求。P268 倒 2 行：于一切有，无**所**（原为：有）著故。P269 第 5 行：枝布**方**（原为：分）圆。P318 第 11 行：于莲华**内**（原为：中）……自然。P334 倒 10 行：当知是人，**则**（原为：是）如来使。P339 第 16 行：重复举**声**（原为：身）号泣。P339 第 17 行：当尽命**供养**（原为：事）善友，事善知识。P350 第 7 行：永不失超**凡之位**（原为：假（指永超出于凡夫之假有）。）P352 倒 11 行：**若**（原为：以）众生心，忆佛念佛。以上均依《大藏经》（CBETA2010）修改。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错漏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助印或赠送本书电子稿邮箱 guanjinlo@sina.com。

妙音弘法团敬启

二〇一一年三月